

古龙作品集

剑客行

作者：古龙

《星光居士严肃脸》及参考文献持续更新网址

<https://github.com/xingguangjushi/xgjsysl>

- 第一章 摩云神手
- 第二章 安乐公子
- 第三章 无情碧剑
- 第四章 辣手童心
- 第五章 凌风公子
- 第六章 扑朔迷离
- 第七章 血海深仇
- 第八章 洞中天地
- 第九章 销魂秘笈
- 第十章 豹突山庄
- 第十一章 音魔幻境
- 第十二章 风暴袭来
- 第十三章 阴差阳错
- 第十四章 挺身而出
- 第十五章 塞外双残
- 第十六章 往日秘辛
- 第十七章 有口难言
- 第十八章 血掌火龙
- 第十九章 生死茫茫
- 第二十章 祥麟公子
- 第二十一章 江南美人
- 第二十二章 玉面青蚨

第二十三章 金府双卫

第二十四章 青铜制钱

第二十五章 神驴铁胆

第二十六章 洞中遇合

第二十七章 端方公子

第二十八章 前尘恨事

第二十九章 莲花开落

第三十章 武林盛会

第三十一章 夺宝遗恨

第三十二章 图穷匕现

第三十三章 蛇蝎美人

第三十四章 千钧一发

第三十五章 急转直下

第三十六章 恩仇难分

第三十七章 天涯狂生

第三十八章 南海一君

第三十九章 重出江湖

第四十章 风云陡变

第四十一章 海外三煞

第四十二章 神龙太子

第四十三章 霸业宏图

第四十四章 天仙魔女

第四十五章 南海龙女

第四十六章 太阴神掌

第四十七章 太白双逸

第四十八章 风尘三丐

第四十九章 域外四凶

第五十章 八荒风雨

第五十一章 君临天下

第五十二章 天佛秘传

第五十三章 钩心斗角

第五十四章 锋镝情潮

第五十五章 九大掌门

第五十六章 义薄云天

第五十七章 决死一搏

第五十八章 金龙令下

第五十九章 烟消云散

第六十章 情根深种

第一章 摩云神手

这条路笔直地伸到这里来，又形成一个弯曲，弯曲的地方是一片长得颇为浓密的树林子路，路就从这树林子里穿出去。

虽然已近黄昏，但六月骄阳的余威仍在，热得叫人难耐。

一丝风声也没有，穹苍就像是一块宝石，湛蓝的没有丝毫杂色，阳光从西边射下来，照在路上，照在树梢，却照不进树林子。

路上，本没有什么行人，但此刻远处突地尘头大起，奔雷似地驰来几匹健马，到了这树林子前面一打盘旋，竟然全都停住了。

一个骑着毛驴的丝帛贩子刚好从树林子里出来，看到这几个骑士，目光不禁一愕，在这几个骑士身上望了半晌，但自己的目光和人家那利刃般的眼睛一触，就赶紧低下头，扬起小皮鞭，在驴子后面抽了一下，这毛驴就放开四蹄跑了开去。

原来这五骑连人带马都透着有些古怪，马上的骑士，一色淡青绸衫，绸衫上却缕着金线，识货的人一眼望去，就知道光是这一袭绸衫，价值就在百金以上，绝不是普通人穿得起的。

尤其奇怪的是，这五匹马的马鞍下，也露着金丝的流苏，阳光一闪，照在那马镫上，马镫竟也闪着金光，这五人五马立在这六月的阳光之下，只觉金光灿烂，就像是庙里塑金的神像似的。

此刻，这些骑士们一勒马缰，马就慢慢地进了树林子，一个满面于思的大汉，将头上镶着一粒明珠的淡青武士巾往后面一推，扳着马鞍子四下一望，就侧顾他的同伴说道：“这地方又凉快，又清静，我看咱们就在这里歇一下吧，反正咱们已算准那话儿准得从这条道上经

过，咱们等在这里，以逸待劳，一伸手就把点子给招呼下来，你说这有多痛快。”

这满脸于思的大汉非但生相威猛，说起话来也是声若洪钟，满口北方味儿，显见是来自燕赵的豪强之士，奇怪的只是这种人物，怎会穿着这种衣服呢？不但透着奇怪，简直有些透着玄妙了。

他说完，不等别人答话，就将手里的马鞭子朝鞍旁一插，一翻身，飏地跳下了马，身手的矫健，也说得上是千中选一的好手。

另一匹马上一个瘦长汉子在鼻孔里哼了一下，冷冷道：“老二这一年来把武功全都搁下了，你们看看，他刚跑了这么一点儿路，就累得恨不能找张床来往上面一倒，说起话来，又生像京里下来的那几个人就是他儿子似的，只要他一伸手，就什么都成了。”

那叫做“老二”的汉子咧嘴一笑，一面伸手往马股上一拍，那马就得得地跑去一边，一面却笑道：“大哥，不瞒您说，我还真觉得有点儿吃不消，这次要不是为了咱们吃了人家一年多，又蒙人家那种款待，兔蛋子才会冒着这么大的太阳赶到这里来。”这身長七尺的彪形大汉又嘿地一笑，道：“不过从京里下来的几块料，还真没有放在我二霸天的眼里，就算他们能搬出‘燕京镖局’里的人来，可是大哥，您想想，燕京镖局的那老头子，还会将什么好手借给这些鹰爪孙吗？”

那个他叫做“大哥”的瘦长汉子又冷哼了两下，目光一转，蓦地道：“老二，念短！”

另四个穿着豪华，身躯精干，神色剽悍的骑士一齐随着他的目光往那边望去，只见一个穿褴褛长衫的汉子，手里拿着一本烂书，坐在

林中道旁的一棵树下，眯着眼睛，像是已经睡着了，却将两只穿着破布鞋的脚伸得远远的。

那满面于思的大汉不禁又哈哈一乐，指着这穷汉笑道：“大哥，您真是，自从咱们兄弟上次栽了那次跟斗之后，您越来越小心了，连这么个穷酸也含糊起来。”

那瘦长汉子双眉一皱，也翻身下了马，远远踱到一株树下，竟闭目养起神来。

也有风从林隙中吹了进来，那自称“二霸天”的汉子敞开衣襟，迎风一吹，伸出青筋隐现的大手往长满了胡子的嘴边一抹，笑道：“这里要是再有一碗冰镇梅汤，那可就更美了。”

话未说完，眼睛突地愣住，原来那睡在树下的穷酸身旁，正放着一个细瓷盖碗，碗盖上沁着水珠子，里面竟真的像盛着“冰镇梅汤”。

这大汉目光一触着这只盖碗，便再也收不回来，又仔细地盯了两眼，这只盖碗浑然是宝蓝色，细致光滑，显见是名窑所制的精品，只是这大汉不识货，他看的只是那碗盖上的水珠子。

于是他目光又四下一转，看到他的弟兄们都在望着他微笑，他呲着牙一撇嘴，走到那穷汉身前，朝那伸出的脚上一踢。

那穷汉蓦地惊醒了，一探头却仍然眯着眼睛，作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来望着这踢醒自己的人。

自称“二霸天”的大汉此刻也看清了这穷酸年纪还轻，脸生得也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两道眉毛又细又长，尤其夺目。

但这“二霸天”是既粗鲁，又蛮干，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此刻

见这穷酸少年醒了，就又冲着他一呲牙，指了指那上面沁着水珠子的宝蓝盖碗，粗着喉咙大声问道：“喂，小子，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穷酸少年仿佛睡得很熟，被突然弄醒来似的，眼睛仍惺松着道：“这里面装的是梅汤，小生用冰镇了一晚上，还舍不得饮哩。”

这大汉哈哈一笑，往嘴里咽了口唾沫，连连指着那盖碗道：“好极了，好极了，快拿来给大爷我喝，大爷我正渴得很。”

那穷酸少年揉了揉眼睛，仿佛弄不懂似的，结结巴巴地说道：“不过……这碗梅汤小生还要，还不想送给阁下！”

这位“二霸天”两只眼睛突地一瞪，喝道：“你这穷酸，敢情是胆子上生了毛了，我二霸天今天高兴，才客客气气地叫你把梅汤拿来，不然大爷一脚踢出你的蛋黄子，你……”

哪知他话声未落，那静站在树下的瘦长汉子突地一声喝叱道：“老二，禁声！”又道：“老五，你听听，是不是点们已经来了？”

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立刻从地上翻身跃了起来，伏向地上，用耳朵贴着地倾听了半晌，突地满脸喜色地说道：“大哥，还是您耳朵灵，果然是点们来了，一共有三辆车，九匹马，距离这里还有一箭多地，最多一盏茶的时候就过来了。”

这时那位自称“二霸天”的大汉便再也顾不了喝梅汤，一翻身，飏地一声，一个箭步窜到另一边的林口，手搭凉篷，朝前一望……

前面果然有一股尘土扬起，也隐隐有车马嘶声传来，这汉子生性虽然鲁莽，但行动却矫健得很，一拧身，又窜回树林子，双臂一张，低低吆喝一声，将正在四下吃着草的马都赶到一边去，又从自己

那匹马的马鞍旁抽出一口折铁刀来，迎风一刺，不禁咧嘴一笑，呲着牙说道：“好兄弟，你休息了这么久，今天也该让你发发利市了。”

这时另四个汉子也都跃了起来，凝视戒备，耳听得车辚马嘶之声越来越近，众人脸上的神色，越发露出紧张的样子来。

而那寒酸少年，更像是被他们这种样子吓得不知怎么好，拿起那只宝蓝盖碗来，双手簌簌地发抖，抖得那只碗不住地响。

满面于思的大汉一步窜过去，掌中刀在他面门虚幌一下，沉声低喝道：“你小子老老实实给我坐在这里，动一动大爷就要你的命！”这寒酸少年抖得更厉害了，碗里的梅汤泼了出来，溅得一身。

“二霸天”惋惜地望了一眼，这时那另外四个汉子都已闪到树后，一面向他喝道：“老二，点子来了。”

“二霸天”再也顾不得梅汤了，一拧身，也闪到树后，只见林外已当头驰进两匹马，马上坐着一胖一瘦两个汉子，一进树林，这两人也喘了一口气，方要说话，哪知却听到暴喝一声：“朋友站着，燕云五霸天在此恭候朋友们的大驾已有多时了。”

“燕云五霸天”这几个字一喝出来，那胖子脸上的肥肉就颤抖了一下，另一个人面上也是倏然色变，霎眼间，随着这喝声，林中已闪出五个穿着绣金华服的剽悍汉子。

那胖子又一惊，几乎从马上跌下来，两只小眼睛四下一转，强自镇定着，却见一个满脸于思的彪形大汉已窜到自己马前，厉声喝道：

“郑胖子，快把你押着的东西给太爷留下来，然后夹着尾巴快滚，我厉文豹看你生得肥头大耳的，说不定会饶你一命。”

原来这满脸于思的粗犷大汉，正是名满两河的剧盗，燕云五霸天中的“二霸天”厉文豹。

这燕云五霸天既未安山，亦未立寨，却是大河南北最著凶名的绿林道之一，这同族兄弟五人，仗着飘忽的行踪，狠辣的行事，在两河一带的确作过几件大案，也搏得不小的万儿。

这当头的胖子长相虽然不佳，却也是两河武林中的名人，河朔名捕胖灵官郑伯象，此刻他虽再也想不到这燕云五霸天会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招呼这批官家运送的珍宝，此时他心里尽管发毛，口中却仍不含糊，双手一拱，强笑着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厉当家的，这些日子来，小的也不知道厉当家的到哪里发财去了，一直没有向您请安，心里正在难过，哈哈，想不到今天却让小的在这里给遇着了。”

这以手腕圆滑享名于六扇门里的老公事，此刻一面说着话，一面也从马上跃了下来，双手一拱，作了个罗圈揖，竟又陪着笑道：“厉当家的，您那大人不见小人罪，小的这儿给您那请安了。”

厉文豹突地仰天哈哈大笑起来，那郑伯象的一张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心里更在打着鼓，他此次保的虽然是贵重的东西，但一来因为谁也想不到这段从清苑到济南府素来平静的官道上会出事，是以护送的人不多，再者也是因为这些年来六扇门里根本没有能人，所以他此刻心里有数，知道就凭自己这儿的几个人，绝对不会是这“燕云五霸天”的敌手。

他心里嘀咕着：“燕京镖局的那茹老头子真该死，派了那么个寒寒蠢蠢的小伙子来帮着我们押镖，呸，这趟可出事了，这干系谁来担

当？”

他心里正又发毛，哪知厉文豹笑声倏地一住，呲着牙又喝道：“郑胖子，多年不见，你怎么还是这一套？要是你小子想在厉大爷们眼前玩这一套，那你可就打错了算盘了，识相的，你还是撒手快滚吧，反正车子上那玩意儿，又不是你郑胖子的。”

这胖灵官平日见了穿墙洞、打闷棍的毛贼，一瞪眼，一发威，倒很有那么回事，可是此刻见了这横行一带的巨盗，他却只剩下赔笑的份儿了。他是两河的老公事，本来和这“燕云五霸天”还有着一星半点交情，哪知人家现在根本不卖这个交情，他虽然仍在咧着大嘴直笑，可是这笑容中却半分笑意也没有，而他身旁同来的那个瘦子，比他还不管用，此刻赔笑都笑不出来。

厉文豹目光电扫，又朗声大笑起来，回首朝那瘦长汉子，也就是“燕云五霸天”里的“大霸天”厉文虎一望，大笑着说道：“大哥，兄弟我的话可没有说错吧，您看看，这还不是一伸手，就……”

哪知他话尚未说完，在郑胖子和另一瘦子的两匹马中间，突地多了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厉声喝道：“哪里来的匪徒，这么大的胆子，敢伸手动燕京镖局保的镖！”

厉文豹后退一步，两只环眼一转，上上下下打量了这少年一阵，不由又朗声大笑起来，笑声中满是轻蔑的意味。

原来这少年虽然面目也颇俊秀，身上却穿着一套粗布短衫裤，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子，哪里像个保镖的达官。“二霸天”厉文豹怎会将这个少年放在眼里，大笑着喝道：“怯小子，你要是不要命的话，大

可以找别的法子去死，何必要叫你厉太爷费事？厉太爷的宝刀之下，还懒得杀你这样的小子呢！”

那胖灵官一看这少年出来，不禁暗中一皱眉头，在肚里暗骂道：“你这小子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凭你那点功夫就敢在燕云五霸天跟前叫阵，你真是活得起腻，唉——想不到声名赫赫的燕京镖局，竟然弄出这么一个怯小子来做镖师，不然随便搭上一个，今日遇着事，也可以抵挡一阵子。”

他心里一面这么想，一面却又在打着别的主意，突地又一笑，胁着肩说道：“厉当家的，你这可知道了吧，这趟货虽然是官家的东西，但可不是小的我的责任，而是燕京镖局保的镖，您要是不信，您去看看，那三辆车子上还插着铁掌震河朔茹老镖头的铁掌镖旗哩！”

这老奸巨滑的老公事，此刻一见大势不妙，就先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一面横着眼睛望着那浓眉大眼的少年，意思就是说：这可是你自己招惹来的，该怎么办你瞧着办吧！

这些人的心事在当时仅是一闪而过，厉文豹笑骂方住，却见那少年冷笑一声，手腕由背后一抄，但觉漫天光华一闪，被这人瞧不起的粗服少年手中竟多了一柄寒光耀目、光华流转的长剑。

这一声龙吟，一闪光华，使本来站在他身侧的两匹马，咧咧一声长嘶，仰首跑了开去。厉文豹、郑伯象、五霸天，脸上可全变了颜色，一直不为人注意地站在那树下的寒酸少年，目光也微微露出诧异之色，谁都想不到这土头土脑的怯小子手里，会有这种神兵利器，因为各人都是大行家，大家全看出了这口剑的不凡来。

这少年一剑在手，全身上下，也仿佛突然焕发了起来，两只大眼睛往厉文豹身上一瞪，长剑当胸一抱，厉声喝道：“你们今天谁要是想打这辆镖车的主意，得先问问我这口剑才成。”

“燕云五霸天”之首，那瘦长而精练阴鸷的汉子——厉文虎双臂一分，走上一步，将厉文豹拦在身后，沉声道：“我二弟招子不亮，看不出朋友是位高人，我厉文虎这里先向朋友告罪。”他语声一顿，目光利剪似地在那胖灵官面上一瞪，又道：“只不过朋友年少英俊，想必系出名门，这次来替这种鹰爪卖命，未免也有些不值吧。”

这少年瞪着两只眼睛，嘴巴抿得紧紧的，对厉文虎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兀自抱剑当胸，听他说完了，才朗声道：“我展白年轻识浅，对这一套全不懂，我只知道这趟镖是茹老镖头交给我的，我就该把它送到地头，各位朋友要是看得起我展白，就请让个道，我展白来日必有补报之处，否则——”

那厉文豹大喝一声，接口道：“否则怎的？”他性烈如火，虽然也觉得这少年手里拿着这种兵刃，就必定有其来头，但这少年这么一来，他可忍不住了，随着这一声厉叱，从厉文虎身侧抢上一步，刀光一闪，闪．电似地朝这叫“展白”的少年斜斜劈下，风声劲急，端的是刀沉力猛。

展白一撤步，肩头微塌，掌中这口光华乱闪的利剑便带着一溜阴森森的青光向上一翻，找着厉文豹那口折铁翘尖刀奔去。

厉文豹这口刀虽也是百炼精钢所造，但此刻可不敢让人家的兵刃碰上，他猛地一挫腕子，刀锋一转，划了个圆弧，“力劈华山”立刻

变成“天风狂飙”，刷地又是一刀，朝展白剁去，这“二霸天”名不虚传，刀法的确精熟已极。

哪知这少年展白的装束虽粗拙，身手却灵活，根本不让这厉文豹的招式使到，一拧身，“凤凰展翅”，反手一剑，连削带打，竟从厉文豹的刀光之中抢攻出去，厉文豹赶紧一仰身，往后倒窜，才堪堪避过这招，但却已面目变色了。

这两招一过，厉文虎不禁皱了皱眉，他已看出这姓展的少年虽然使的剑法不过是武林习见的“三才剑”，但身法、路子，却高明得很，时间、部位的拿捏，更是恰到好处，像是这少年在这口剑上已有多年的苦练，绝不是自己的二弟能抵敌得住的。

他这里正自暗中皱眉，但厉文豹的一招受挫，怒火更长，厉吼一声，竟又飞身扑了上去，唰、唰一连又是两刀。

那少年脸上绝未因一招占了上风而有丝毫骄矜的样子，两只大眼睛，瞪在这厉文豹的刀尖上，随着他的刀尖打转。厉文豹这势如疯虎的两刀劈来，他身形一错步，便又轻而易举地躲了开去，掌中长剑随着身子一引，剑光倏然而长，身随剑走，剑随身游，竟将一趟“三才剑法”使得无懈可击。

不过十个照面，这粗犷骄横的厉文豹便有些招架不住了，郑伯象在旁边看着满心欢喜，咧开大嘴，心里直乐：“喝，看不出这怯小子手底下还真有两下子，我要能将他拉到衙门里去，还真是一把好手。”但眼角一望那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五霸天”中另外四人，他心里的高兴不禁就打了个折扣。

厉文虎眼看他二弟越来越不成，而且他此刻也看出那姓展的少年武功虽不弱，剑法却平常，并不是什么高人的子弟，只不过仅仗着自己的苦练才将这趟剑练得如此精纯而已。

于是他心中便无顾忌，目光一转，朝“五霸天”中的“老三”、“老四”、“老五”打了个眼色，双手一翻，从怀中撤出兵刃来，竟是一对不是武功精纯的人绝不能使的“判官双笔”。

他随即一长身，口中厉喝道：“弟兄们，先把这小于拾掇下来。”

郑伯象心里蓦地一惊，霎时间，但觉漫天寒光大作，原来这厉家兄弟们已全将兵刃撤到手上，除了那口折铁翘尖刀和这对判官双笔外，老三的一对镔铁双环杖，老四的一条链子枪，老五的一口丧门剑，这几样兵刃，竟没有一样相同的。但是这厉家兄弟身手的配合，却绝未因兵刃的差异而显得散漫。厉文虎厉喝一声过后，这厉氏四兄弟各个展动身形，已将那姓展的少年和胖灵官郑伯象以及另一个京城捕快石猴侯麟善围在里面，场中的几件兵刃，眼看就全要招呼到那姓展的少年身上。

展白飏然几剑，便将对手逼得无还手之力了，他面上虽无表情，心里却不禁高兴，自己苦练多年，虽然没有名师指点，但现在却可以试出自己的武功并不含糊，这横行一时的“燕云五霸天”中的一人，眼看就得丧在自己剑下。

但是等他看到当下这种情势时，他心中不禁一凛，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付“五霸天”中的任何一人，虽然绰绰有余，但假如人家五个一齐上来，自己却万万不是人家的对手了。

那胖灵官和石猴一胖一瘦两个捕头，此刻更是吓得双腿直打哆嗦。

哪知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间，突地传来一阵清朗的笑声。

厉家兄弟微微一惊，却见这笑声竟是那寒酸少年所发出，此刻，他正一摇一晃地走了过来，一手拿着那只宝蓝盖碗，一手拿着那本破烂不堪的书，脚上的鞋子也没有完全穿上，拖拖拉拉地，形状简直有些猥琐。

然而他的笑声，却是那样清朗，高亢，使人简直不信这种人物会发出这样的笑声来。

厉文虎久闯江湖，此刻眉头又一皱，忖道：“唉！今天我可又看走眼了，想不到这穷酸也是一把好手，我厉文虎真是时衰运背，怎地竟遇着这种难缠的人物哩！”

随着这朗笑之声，正在动着手的两入，手底下可全慢了下来，展白心里本在嘀咕，此刻索性住了手，那厉文豹早就没有还手之力了，此刻当然更不会动手，累得在旁呼呼地喘着气，两只眼睛，却也不禁为这寒酸少年的笑声而张得大大地。

这寒酸少年此刻一转眼睛，笑声顿住，眼睛顿时也又眯成一线，用三只手指端着碗底，两只手指掀起碗盖，将那只宝蓝盖碗送到嘴上，深深啜了一口，又笑起来，说道：“各位怎的不打了呀？小生今日正要开开眼界，看看五个打一个究竟是怎么一种打法，各位不打了，岂不叫小生扫兴！”

厉文豹刚喘过气来，此刻又一呲牙，瞪着眼睛喝道：“你这穷酸，方才太爷叫你不要动，你跑来多管什么闲事？不怕太爷把你的蛋黄子

给踢出来！”这鲁莽的汉子刚刚吃了大亏，此刻一点也没有学乖，又张牙舞爪起来。

那寒酸少年眯着眼睛，“嘻”地一笑，指着他说：“唔呀，你这汉子，生得仪表堂堂，怎的说起话来却一点也没有人味，像是有人养没有人教的顽童，来，来，快给我叩三个头，让我教你读些圣贤之书，教你一些做人的道理。”

这厉文豹气得哇哇怪叫一声，一塌身，伸出蒲扇般大的左手，就要去抓这寒酸少年的脖子，那寒酸少年似乎吓得面目变色，连连倒退，两条腿却偏偏又像不听使唤，连伸都伸不直了。

厉文虎双眉一皱，一声乱喝，道：“二弟，住手。”身形一动，方要赶上前去，哪知身旁光华一闪，原来那姓展的少年，已自掠了过去，一剑刺向厉文豹，一面喝道：“好朋友，你要动手，只管冲着我姓展的来，何必冲着人家发威！”

那寒酸少年一面倒退，一面在嘴里连连嚷着：“对，对，你要发威，就找人家使宝剑的去，何必来找我，你要是把我这只碗碰碎了，就冲你还赔不起咧。”嘴里虽是这样嚷着，但身形乱动之下，拿着碗的手却半点也没有哆嗦。

那厉文虎双眉又一皱，喝道：“姓展的朋友住手！二弟，快住手，”一面也掠上前去，将厉文豹挡到身后，却朝那寒酸少年当头一揖，朗声说道：“阁下虽然真人不露像，但厉文虎两眼不瞎，却看得出阁下是高人，我燕云五兄弟今日当着阁下眼前点线开扒，虽然无状，但我兄弟却有不得已的苦衷，希望阁下高高手，让我兄弟们将这事料理了，

日后敝兄弟一定登门到府上去向阁下叩头。”

这混迹武林二十多年的老江湖，眼里撒不进牛粒沙子，此刻竟已看出这寒酸少年大有来头，连连作揖，连连赔话，希望他不要伸手出来管这趟闲事，免得自己一块到口的肉又飞了开去。

哪知那寒酸少年根本不认账，一面也弯腰打揖，一面连连说道：“好汉，你别作揖，小生这可担当不起，您要到寒舍去，小生更不敢当，寒舍地方太小，要是好汉们都去的话，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这寒酸少年一面说着话，一面却将眉头皱了起来，原来这时骄阳已落，彩霞西弥，已近黄昏，而林外又传来一阵马蹄之声。

厉文虎面色又一变，阻着那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厉文豹的发威，却又向这寒酸少年深深作下揖去，说道：“阁下既然这么说，那小可就先向阁下告罪，无状之处，我弟兄们日后一定登门谢过。”一面转着头，朝他的弟兄叱喝道：“弟兄们，天已不早，还不快把点子招呼下来！”掌中判官双笔一分，身躯一转，双笔抢出，就要向那姓展的少年动手。

哪知他只觉眼前一花，挡在自己面前的，却是那寒酸少年，而此刻林口马蹄纷沓，已有三骑连袂驰进这树林里来。

这三骑马上人的身形，一人众人之目，燕云五霸天、胖灵官、石猴，俱都又为之面色大变，只见胖灵官眼中所闪动的，却是笑色，他竟将这边的事搁在旁边，放开两条肥腿跑到这三人的马前面去，满脸堆下笑来，深深一揖，巴结地说道：“好久没有看到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可好？小的一直瞎忙，也没有去给你老人家请安！”马上是三

个穿着酱紫色长袍的老者，年纪已有五旬上下了，坐在马上，却仍然腰板挺得笔直，目光中更带着夺人的神采。

此刻那厉文虎，也撇下挡在自己面前的寒酸少年，和那正在冲自己瞪着眼睛的姓展的壮士，掠到这三个紫衫老者的马前，也自长揖道：“是哪阵风将老前辈吹到这里来的？晚辈厉文虎，叩问老前辈的金安。”三骑之中，当头的一人是个瘦小的老者，此刻却只在鼻孔里微微哼了一下，算是对这两个叩问自己的人答礼。然后他身形微动，倏然间已从马上掠了下来，望也不望那正在朝自己弯腰的燕云五霸天和胖灵官一眼，却径自走到那寒酸少年面前，而且深深躬下腰去。

这一来，众人才大惊失色，谁也想不到这一身硬软功夫已入化境，小巧轻身之术更传诵武林的江湖顶尖高手之一，摩云神手向冲天，竟会向一个寒酸少年躬身行礼。

这寒酸少年哈哈一笑，身躯一直，目中顿时放出神采来，寒酸的样子，立时随着他双目一张而荡然无踪。褴褛的衣衫，也变得不再褴褛了，因为这寒酸少年此刻神采之中，竟自然有种令人不可逼视的华贵之气。

他一笑过后，用手中的一卷破书指了指站在他面前的摩云神手向冲天，嘴角仍然带着一丝潇洒的笑意，朗声说道：“向老哥，你这真是太巧了，人家燕云五霸天正要动刀子收拾我，你要是再不来，我这条命就得呜呼哀哉了。”那昔年独踞浙东七家镖局又在雁荡山将江南巨盗铁骑金刀戴东骥一掌劈死，使得武林黑白两道莫不闻名胆落的摩云神手向冲天，闻言后便转过身来，双目电张，瞪在那厉文虎的脸上。

第二章 安乐公子

这摩云神手向冲天一转身，厉文虎面色就立刻为之苍白起来，哪知向冲天仅仅朝他瞪了一眼，随即又向那寒酸少年道：“老朽来迟一步，却叫这些混帐冒犯了公子，老朽这就将他们拿下，听凭公子发落。”

那寒酸少年朗声一笑，缓步走了过来，一面又笑道：“向兄，我这可是说着玩的，你切不可认真！”说着，他刚好走到厉文豹身侧，就将手中的那只盖碗一扬，带笑道：“厉二侠，这碗里的梅汤还有少许，阁下可还要喝些？”

厉文豹见了这等阵仗，早已将骄狂之气都缩回肚里，听了这话，一张脸胀得跟茄子似的，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这寒酸少年又微微一笑，用手中的书拍了拍那瞪着眼发愣名叫展白的少年肩头，道：“展壮士使得好一手剑法，真叫兄弟羡慕得很，展壮士如不嫌弃，事办完后务必请到寒舍聚聚，兄弟虽不才，却最好结交朋友。”

展白脸色微微一红，但仍然挺着腰板，拱手道：“公子太夸奖了，展白蒙公子解围，此恩此德，永不敢忘，日后一定登门请教，拜谢公子今日的大恩。”

寒酸少年连连点头笑道：“好，好，只是拜谢的话，再也不要提起。”说着又走到厉文虎身前，含笑接道：“厉大侠今日可否看小弟的薄面，高高手，放他们过去？厉大侠如果需要盘缠，千儿八百的，就由小弟送给诸位。”

郑伯象直觉扑通一声，心里的一块大石落了地，一面却又暗地寻

思：一出口就是千儿八百的，这少年好大的口气，看他这种气派，莫非也是那四个主儿的其中之一吗？

那厉文虎连忙一拱手，强笑道：“公子的吩咐，小的怎敢不遵，公子的厚赐，小的更不敢领，只是还请公子示知大名，以便小的回去，对敝家主有个交代。”

此话一出，众人又都微惊，就以厉家兄弟的这种穿着打扮，谁又想得到他们另有“主人”？

寒酸少年眼珠一转，仍含笑道：“想不到，想不到，声名赫赫的‘燕云五霸天’，上面公然还有主人。”他目光突地一凛，瞪在厉文虎身上，接着又道：“只是不知道厉当家的可不可以告诉兄弟，贵家主是哪位高人？难道厉当家的们这次拦路劫镖，也是奉命行事吗？”

这时，那摩云神手已走到寒酸少年身侧，冷冷说道：“公子，您和这些人啰嗦什么！吩咐他们一声，让他们把镖车驾走不就得了，您要是再和这班人客气，他们就越发得意了。”

厉文虎到底也是武林中扬名立万的人物，听了这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但却不敢发作起来，只得忍着气道：“敝兄弟虽然是武林中的无名小卒，可是，敝兄弟的居停主人却不是普普通通的武林道，江湖中人多多少少也得给他三分面子，只是——”

那摩云神手一瞪眼，喝断了他的话，厉声道：“你怎地这么多废话！那小子的名字，你爱说就说，不说就快滚，回去告诉他，这趟事是我向某人管的，有什么话，叫他都冲我向某人来说好了。”

这厉文虎面色越发变得铁青，一跺脚，回身就走，一面招呼着道：

“老二，老三，既然向老前辈这么说，我们还不走干什么！”一掉头，朝那此刻站在旁边已心安理得的胖灵官冷笑说道：“姓郑的，今天就是你的造化，不过我姓厉的告诉你，你车子里那口箱子，可不是我厉家兄弟要的，要东西的人是谁，你心里琢磨，要是你以后还想在江湖中混，趁早还是将东西送去，不然以后换了别人找你，可就没有我姓厉的这样好说话了。”

他这明里是向郑伯象吆喝，其实却是向那向冲天示意。

向冲天如今已逾知命，在武林中混了三十年，对这话哪还会听不出来用意何在，此刻他身形一动，快如闪电地掠到厉文虎前面，厉叱道：“好小子，你竟敢说这种狂话，今天我向大太爷倒非要把你留下来不可，看看你那主子有没有三头六臂，能把我向某人怎么着。”一伸铁掌，朝厉文虎当胸就抓。

厉文虎一拧身，旋右脚，躲开这招，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那向冲天手肘一沉，左手已倏然向他腕子抓去，厉文虎甩左掌，再往后退，哪知这摩云神手身手之快，的确不同凡响，根本连喘气的功夫都不给人家，瞠目低叱一声：“躺下！”拗步进身，左手原式击出，右手微微一圈，竟刚好勾住厉文虎的右腕，往外一扯。

厉文虎只觉半边身子一麻，随着人家这轻轻一拉，蹬、蹬、蹬，往前面冲了好几步，到底稳不住身形，倒在地上。

这摩云神手一伸手，就将名头颇响的“燕云五霸天”为首的厉文虎治得躺下来，众人心里都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那名叫展白的少年，更是暗叫惭愧，一种失望的感觉，倏地突上

心头，方才他原以为自己的身手已能在武林中争一席之地，自己身上负的那一段血海深仇，也有了报复的指望。但此刻见了人家的身手，才知道自己仍然差得太远，心里一难受，长叹一口气，垂下头去，但觉眼下茫茫，前途又复渺然。

这一刹那间；各人的感受自然都不相同，那厉家四兄弟更是一个个面孔发胀，站在那里，进又不是，退又不是，不知该怎么好。

向冲天目光四转，凛然在那厉氏四霸天的脸上溜过，蓦地厉喝道：“你们还不给我滚，回去告诉你们主子，就说厉文虎已经给我扣下了，他有什么手段，尽管冲我向某人施展好了。”

那寒酸少年却又微微一笑，道：“向兄火性仍然不减当年，难怪昔年武林宵小，一闻摩云神手之名，就惶然色变，但是——向兄，你却也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

说着，他竟伸手将厉文虎从地上扶起来，微微笑道：“厉当家的你这可就不对了，令居停主人到底是谁？你也该说出来呀，难道兄弟这么不才，连贵，主人的名字都不配听吗！”

那厉文虎一跤跌在地上，将身上的那一袭华服，弄得到处是灰，脸色忽青忽白心里羞愤已极，咬着牙沉吟了半晌，猛一跺脚，恨声道：“我厉文虎今日被这样作践，这只怪我姓厉的学艺不精，但——”

他转身朝着向冲天一咬牙，接着又道：“向大侠，你要是对我所说有关敝居停的话不满，何必对我们这种晚生后辈动手？你可以找敝居停，教训他去，只怕——你也认为敝居停太不才，不值得你教训。”

向冲天目光又一凛，张大眼睛，叱道：“姓厉的，你——”

却被寒酸少年含笑拦住，道：“向兄，别发火，别发火，听他说下去吧，此人倒引起小弟的兴趣来了，如果小弟猜得不错的话，那倒真可能有戏唱了！”

厉文虎双眼瞪在向冲天身上，右手一伸，伸出四根手指来，冷冷接着道：“敝居停主人住在南京，姓金，就是这位主儿，向老前辈，想必也知道他吧！不过以向老前辈这种身份，自然也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可是这一向独断独行，素来心高气傲的摩云神手，在看了他这手势，听了他这话之后，虽然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脸上的颜色却仍然不禁变了一下。

那胖灵官和石猴侯麟善，这时更是面容惨变，互相对望了一眼，那郑伯象一张嘴，像是想说话，却听那寒酸少年仰天大笑了起来，他心中一动，将嘴边的话又忍住了。

这一来，那厉文虎反倒愣住了，他只望自己说出主人的名字后，别人一定会大惊失色，甚至将自己所要的东西双手奉上都未可知，这寒酸少年虽然一定也有来头，但比起自己所说出的这人来，也一定大大逊色。摩云神手武功虽高，却也万万惹不起这人，是以他神色之间，才会有那样的态度，哪知这寒酸少年听了自己所说那足以震动江湖的名字，却纵声大笑起来。

这寒酸少年笑声未住，却将手中始终托着的那只宝蓝盖碗的碗盖，用两只手指夹了起来，朝这厉文虎面前一晃。

厉文虎目光动处，看到在这碗盖里面，却写着几个字，他目力本

佳，忙凝睛一看，只见这碗里面竟赫然写着：“安乐公子最风流”

字是殊砂色，形如龙飞凤舞，笔力苍劲，下面还署着下款：“铮兄清玩，樊非拜赠”。

这些字迹一入厉文虎之目，厉文虎只觉眼前一花，险些又一跤跌在地上，微微抬头，看到这寒酸少年仍在带笑望着自己，头不禁往下一垂，却又看到寒酸少年那双已经破烂不堪的鞋子，此刻在他眼中，已截然有了另一种价值了，因为芸芸天下，又有谁敢说穿在安乐公子云铮足下的鞋子是不值一文的？

这素来阴鸷深沉的厉文虎，此刻也变得手足失措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倚仗的人，在这人面前，已不是自己能够倚仗的了。

那寒酸少年哈哈一笑，道：“厉当家的，你此刻该知道小弟是谁了吧？那么，就请回去上复金公子，就说今天卖了我云铮一个面子，哈哈……”他朗声一笑，又道：“我和祥麟公子虽然无缘见面，但却早已倾慕得很，还请厉当家回去代在下向金公子问好。”

厉文虎此刻再也硬不起来了，唯唯答应着。那云铮又一笑道：“厉当家的此刻事情既已了结，兄弟也不便屈留大驾，如果日后有兴，阁下不妨到苏州寒舍去盘桓几天，哈哈……厉当家的就请便吧！”

这时不但厉文虎栗然色变，其余的人也不禁都交相动容，厉文虎诺诺连声，倒退着走了两步，又深深一揖，一回身，走向林边。

厉氏兄弟们立即都跟在后面，这方才还不可一世的“燕云五霸天”，此刻却一个个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地走了。

少年展白，瞪着大眼睛站在旁边，将这一切事都看在眼里，听在

耳里，他看到这安乐公子云铮的飘飘神采，朗朗侠行；自己心胸之间，顿时也觉得热血沸腾，不能自己。

那摩云神手望着“燕云五霸天”挥鞭急去的背影，嗤地冷笑一声，道：“南京城里的那个主儿，最近也越闹越不像话了，云公子……”

云铮却朗声一笑，截住他的话道：“向老师，树大招风，名高惹妒，我何尝又不是臭名在外？江湖中的闲言闲语，多是听不得的。”他语声微顿，又道：“方才那叫什么‘五霸天’的，多半是借着‘祥麟公子’的招牌，在外惹事生非，唉！这种事，我也经的多了，向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吕老六那次在镇江惹祸，不也挂着我的招牌吗？若不是樊大爷知道我，不又是一场是非？”

摩云神手听了，脸上虽仍微有不悦之色，但还是唯唯应了。

少年展白看在眼里，对这安乐公子这种恢宏气度，不禁又暗暗为之心折。

那两个京城名捕，此刻早就堆着一脸笑，趔了过来，一齐躬身施下礼去，诚惶诚恐地说道：“小的们有眼无珠，刚才没有认出您老人家来，今天小的们承云公子您老人家伙义援手，实在感激不尽，只是小的们有公事在身，又不便多伺候您老人家，只好以后再亲到府上给您老人家叩头。”

一面又转过头，朝摩云神手向冲天躬身、施礼赔话。

云铮微一挥手，含笑说道：“云某此次适逢其会，理应替两位效劳，谈不上什么感激。”

这穿着一袭寒衫的江南首富的公子，名重武林的“四大公子”之

一，此刻目光一转，却转到少年展白身上，含笑又道：“这位兄台好俊的身手，小弟日后倒想和阁下多亲近亲近，寒舍就在苏州城外的云梦山庄，兄台日后经过苏州，千万别忘了到舍下盘桓几天。”微微一顿，又道：“还有，兄台回到镖局里，也请代小弟在茹老镖头跟前问好。”

少年展白指锋沿着剑脊一抹，灵巧地回剑入鞘，他入镖局虽未好久，但却是武林世家。不禁有些惭愧！正想启口谦谢几句，哪知眼前突然人影一花，自己掌中已经回鞘一半的长剑，不知怎地，已经到了人家手上。

这一来，他不禁为之大吃一惊，须知他武功虽不甚高，但却曾刻苦下过功夫，眼力，手劲，在武林中已大可说得过去，但此刻明明他自己拿得极稳的长剑，竟会在一眨眼间被人家夺去，他大惊之下，凝目一望，却见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那先前和摩云神手向冲天一齐策马入林的一个貌不惊人的瘦小老者。

而这瘦小老者，此刻手上却正拿着自己那柄爱逾性命的长剑，一手把着剑柄，一手微捏剑梢，在若无其事地把玩着。

少年展白不禁剑眉微轩，隐含怒意，朗声厉叱道：“朋友是何方高人？此举是何用意？”

那安乐公子面上也微现诧色，走了过来，正待问话，哪知那瘦小老者手指轻弹，锵琅将长剑弹出一声龙吟，突地一整面色，沉声向展白问道：“小朋友，你这口剑是哪里来的？”

少年展白面上变得越发难看，大喝道：“你管不着！”

随着喝声，他竟左手“砰”地一拳，向那瘦小老者的面门打去，同时右手疾伸，去夺这老者手中的剑。

这少年年少气盛，再加上自己的剑被夺去，竟不管人家是何身份，当着这些名重一时的武林名人，就伸胳膊动手了。

但是他双手方才伸出，眼前却又一花，已失去那瘦小老者的行踪，心中正一凛，左拳右掌已被人家轻轻托出，自己满身的气劲，竟再也一丝都用不出来。

只听一个清朗的口音笑道：“兄台，有话好说，切切不要动手。”原来托住他一拳一掌的，就是那安乐公子云铮。

少年展白盛气不禁一馁，颓然收回了手，起先他心里以为，这安乐公子能享盛名，不过还大半是靠了他手下的食客多是能人而已。

但人家此刻一伸手，他心下就有数了，知道这安乐公子，武功竟是惊人无比，但是，他虽明知自己的武功比人家差得太远，仍忍不住气愤愤地道：“云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假如公子要这口剑，只要公子开口，小弟一定双手奉上，公子又何必这么做呢？”

他这话已说得很重，但是安乐公子面上仍微微含笑，一点也不动气，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兄台，你误会了，你误会了！”一面却侧过头，朝那已转到展白身后的瘦小老者道：“华老师，你快别和人家开玩笑，把剑还给人家吧！”他哈哈一笑，指着这瘦小老者向展白道：“兄台，来，让小弟引见引见，这位就是江湖人称‘追风无影’的华清泉老师，兄台放心，华老师绝不会恃强夺剑的。”

这“追风无影”四字一出，方才看到这瘦小老者的身手，却不知

道他是谁的人都不禁大吃一惊！目光都转到这貌不惊人的老者身上，几乎有些不相信此人就是名震天下，以轻身小巧之术驰誉武林、江湖人称“第一神偷追风无影”的华清泉，也想不到此人竟也被安乐公子收罗了去。

“追风无影”华清泉却仍寒着脸，缓缓又走到少年展白的面前，沉声道：“我问你，你这口剑是哪里来的？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谁是你的授业师傅？”

他一连声又问了这几句话，生像是没有听到云铮的话似的，此时不但云铮面上收敛了笑容，摩云神手脸上也微微变了色。

那两个六扇门里的名捕，此刻老早站得远远的，他们一听“追风无影”的名字，脑袋就发胀，再也不敢趟进这浑水里。

少年展白脸上更变得纸一样地煞白，瞪着眼睛，朗声道：“华老前辈，我早就听过你的名字，也知道你是武林里成名的高手，可是我却不知道你凭着什么，要问我这句话！”

这“追风无影”冷冷一笑，竟沉声又道：“朋友，今天你若是不好好把我问你的话说出来，我华某人立刻就叫你毕命此地！”

此话一出，众人不禁又为之大吃一惊，那安乐公子强笑一下道：“华老师，你这是干什么？看在我的面上，让这少年壮士把剑拿回去吧。”他又强笑了一声，接着往下说道：“不然人家还真以为是要我这口剑哩！”

哪知这“追风无影”华清泉竟往后退了一步，仍铁青着面色，道：“云公子，我华清泉在武林中得罪的人太多，弄得不能立足，去投奔

您，承您不弃，待我如上宾，我华清泉感激您一辈子，只要您云公子一句话，叫我华清泉汤里去，我就汤里去；叫我华清泉火里去，我就火里去，可是——”他目光突地一凛，在那少年展白身上一转，沉声接道：“可是今天，我却非要问清楚这口剑的来历，问清楚这少年的来历不可，他要是不说出来，我华清泉纵然落个以强凌弱，以大压小的罪名，也顾不得要将他这条命搁在这儿。”

这位曾经一夜之间，连偷京城七十三家巨宅的江湖第一神偷，此刻面寒如铁地说到这里，突地身形一动，宛如一道轻烟般升起，瘦小的身躯拔到两丈五、六处，双足微微一蹬，竟在空中打了个盘旋，掌中长剑一挥，只见一道碧莹莹的剑光，像是在空中打了个厉闪，“咔嚓”一声，竟将一股粗如海碗般的树枝，一剑斩成两段，“哗然”一声，那段树枝带根连叶的落了下来，这“追风无影”又在空中轻挥一掌，将这段树枝击得远远的，身形才飘然落下。

华清泉露了这么一手足以惊世骇俗的功夫，两脚丁字步一站，仍然沉着脸，厉声道：“谁今天要管我华清泉的闲事，他就是我华清泉的老子，我也得跟他拼了。”

。

安乐公子素以气度旷达见称于天下，此刻却也不禁面目变色，正待说话，那“摩云神手”却一个箭步掠了过来，沉声道：“华老师，你这是干什么？你敢对公子这么无理！”

这“追风无影”此时手里正紧紧抓住那口寒光照人的长剑，闻言回过头来，冷冷道：“向冲天，你我可有几十年的交情，你难道还不

清楚我的一切？你难道眼睛瞎了，看不出这口剑是什么剑？是什么人的？”

他越说神情越激动，“摩云神手”向冲天不禁愕了一下，目光朝这口剑上着实盯了几眼，突地像是想起了什么，面色立刻大变，讷讷地想开口，却又忍不住了，竟横过两步，走到一边去，两道目光，却仍紧紧瞪在那口剑上。

少年展白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此刻突地沉喝道：“华大侠，你是武林中成名立万的人物，我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可是我今天就是不说，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成名露脸的人物能把我怎样！”说着，他一面嘿嘿冷笑，胸膛挺得更高，两只大眼睛瞪得滚圆，发着光，一面又道：“而且，华大侠，我告诉你，你快把剑还我，不然只要我一天不死，我纵然拼上性命，也要将这口剑夺回来的。”

“追风无影”目光更凛如利剪，左脚迈前一步，厉声道：“你真的不说！”

少年展白一挺胸膛，也厉声叱道：“不说又怎地？快还剑来！”

语声一了，众人但见眼前剑光突长，那“追风无影”竟大喝道：“那今天我就要你的命！”飕飕两剑，如闪电般飞向展白，这成名武林已近三十年的人物，竟真的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动起手来了。

那安乐公子云铮再也忍不住，身形一动，已挡在展白前面，将手中的那只宝蓝盖碗一举，竟以之去挡那“追风无影”的剑光，口中亦喝道：“华老师，你真的要动手？”

华清泉一招两式，其快如风，已发到中途，但此刻却也不得不硬

生生将剑招撤回来，手腕猛挫，那口剑竟骤然停在那只宝蓝色的盖碗前面，只要再差了毫厘，他就得将这只盖碗毁了。

他这种手劲拿捏之妙，端的是恰到好处，安乐公子平伸掌心，却一动也不动地将这只盖碗托在手上，架住那口剑，说道：“华老师，你若是真要动手的话，也得说出个原因来呀？”

这“追风无影”握着剑的腕子微颤了几颤，显见是在强忍着激动的情感，剑尖颤动间，碰到那只宝蓝色的盖碗，发出几声轻微的锵琅声，但是安乐公子托着盖碗的手，仍然动也不动。

两人目光相接，华清泉倏地脚跟一旋，退后一步，他终究不敢向这安乐公子出手，轻轻长叹了一声，摇首说道：“云公子，你又何必插手管这件事哩！”

那“摩云神手”向冲天，此刻竟也一步掠来，双手疾伸，轻轻从云铮手里接着那只盖碗，却沉着声音向云铮道：“云公子，华老师是有道理的，公子还是不要管这件事好了。”

安乐公子缓缓放下手来，心中却不禁疑云大起，他知道这“摩云神手”向冲天，混迹于江湖中的日子极久，眼面极广。是个极精明强干的人物，他既然如此劝自己，那此事必有道理。再加上这“追风无影”也不是轻举妄动的人，当然更不会是为了贪求这口宝剑，而要去取这少年的性命。

但是，这“追风无影”在外面的仇家虽然多，可也绝对不会和这初出江湖、任事不懂的年轻人结下梁子呀？那么，他此刻如此逼着这个少年，却又是为着什么原因呢？

安乐公子想来想去，却也想不出这其中的道理，他干咳一声，道：“华老师，假如你真的有什么重大的事，那么我也不便管，可是……”

他微微顿了顿，又道：“依我之意，你还是在这里当着外面的朋友，将这事说清楚才好，否则外面传了出去，于你华老师的清名也有损，华老师，这事若果是光明正大的，那么你就说出来，又有何妨呢？”

他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这“追风无影”紧紧逼着追问一个少年所有的宝剑的来历，又紧紧逼着追问人家的姓名师承，而他和人家却非亲非故，这其中又会有什么光明正大的理由呢？

那少年展白此刻也大喝道：“对了，华大侠，你到底凭着什么要问我不愿回答的话？这口剑是属于我的，你凭着什么抢去？你有什么理由，你就说出来好了。”

这“追风无影”目光一凛，一丝寒意倏然泛上他那干枯、瘦削的面孔，冷冷注视了这少年半晌，突地道：“你难道真不知道我问你这些话的用意？你难道真不知道这为的是什么理由？朋友，你要是在我姓华的面前装蒜，嘿嘿，那你可走了眼了。”

少年展白一听这话，却愕了一愕，还未来得及答话；只见那安乐公子云铮向他扫了几眼，却道：“华老师，这位少年壮士虽然和我仅系一面之识，但我却看得出来。他绝不是奸狡虚伪的人，华老师最好还是将为什么要问他的原因说出来吧，这原因是光明的，相信这少年壮士绝对不会知而不言。”

说着，他又望了这少年展白一眼，只见他面上露着感激知己的神情，正也望着自己，两只大而有光的眼睛，满是正义之气，他确信自

已绝不会看走了眼，遂下了决心，若是“追风无影”说不出一个理由来，那么自己纵然拼着得罪他这个武林高手，也得助这少年一臂之力。

第三章 无情碧剑

这“追风无影”华清泉长叹一声道：“公子既如此说，此事说出亦无妨，只是一一唉！”他目光竟转向那摩云神手向冲天，又道：“向兄，想来你也知道了我此举之故，还是向兄说出来吧，故人虽已逝，往事却仍然令小弟心酸。”他双目突地一张，神色已变激昂：“此事说出后，若有人还认为我此举不当的，我华清泉便立刻横剑自刎，绝对不用别人动手。”

他说完这些话，那少年展白脸上的肌肉突地抽动了一下，像是也想起什么，又像是有什么难言的隐衷似的。

摩云神手向冲天伸手微抚颌下的花白短须，也长叹一声，道：“公子，你可曾听说过，二三十年前，武林中曾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曾令天下豪杰之士为之扼腕？”

他略为停顿一下，见那安乐公子云铮面上已倏然动容，又微喟接道：“距今二三十年前，江湖上有位惊天动地的英雄，此人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尤其古道热肠，急公好义，江湖中人无论哪一路的朋友，没有不曾受过此人恩惠的，近百年来，此人在武林中德望之隆，据我所知，实在无人能超越他的——；

他话声又微顿，那安乐公子却已脱口道：“向老师，你说的是不是那位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

此话一出，那少年展白面色忽然惨白，突地一拧身，双足猛顿，往外就窜，竟想越林而去。

但他身形方动，那“追风无影”已厉叱一声，暴喝道：“朋友，

你给我留下来。”身形毫未作势，已刷地掠出三丈开外，少年展白只觉得眼前一花，这“追风无影”已拦在他前面。

他面色一变，一扭腰，往侧面就扑。

但是他在这以轻功见重武林的“追风无影”面前，怎地逃得出去？那华清泉脚步只一错，又拦在他前面，左手疾出，并指如剑，风声飕然，直点他乳上一寸六切问的“膺窗穴”，一面又喝道：“好猴儿崽子，你想溜，你这是在做梦。”

少年展白身形施动间，胸前风声已至，他脚步猛挫，转蜂腰，挥左掌，抄着这“追风无影”的手腕便切，身手也颇快捷。这一掌刚刚递出去，只觉肘间一麻，自己的身躯，便再也无法动弹，他自知已被人家点中穴道了。

于是他在心里暗叹一声，又暗恨世人，为什么当一个人自己不愿提起自己身世的时候，别人却偏偏要逼自己说出来？

这“追风无影”指尖微拂处，点中了少年展白肘间的“曲池”穴，铁腕一抄，穿入他的肋下，随即一震腕子，远远的将这少年朝“摩云神手”向冲天抛了过去。

“摩云神手”双掌微伸，竟像是毫不费力般，就接住了他的身躯，再随手抛在地上。华清泉却已掠了过来，冷冷望了云铮一眼，云铮剑眉微皱，这事发展至此，他也越来越糊涂了。

他绝对想不到，这少年在一提起霹雳剑三字时，便立刻溜走，他也忖度不出这其中原因，不禁暗中思索道：“难道这年纪轻轻的少年，竟和二三十年前那霹雳剑展大侠之死有着什么关连不成？”一念至此，

目光掠过那还在“追风无影”掌中持着的长剑，不禁心中又是一动，骇然又忖道：“这位第一神偷紧紧逼着他问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这少年方才所使的剑，就是当年展大侠震慑江湖的‘无情碧剑’吗？”

那“追风无影”面寒如水，冷冷说道：“云公子，你此刻大约也知道了我为什么要逼问他的原因吧？昔年展大侠用这柄‘无情碧剑’做过了不知多少恩情如天的事，但是苍天无眼，却让展大侠不明不白地死了！云公子！”他话声又变得激动起来，接着道：“休怪我斗胆说一句，公子你年纪还轻，你没有看到展大侠在洞庭湖上死状之惨，我却看到了，我华清泉身受展大侠的活命再造之恩，可是，当我在洞庭湖上看到展大侠那具死状惨不忍睹的尸身时，我……我……我竟连凶手是谁都找不出来！”

他悲哽着喘了一口气，又咽下一口唾沫，像是要将已快爆发的情感按捺下去一些，又接着道：“二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展大侠的仇家，但是我纵然用尽千方百计，也探查不出这班贼子究竟是谁来，总算天可怜我，今日让我找出一些眉目来了。”

他说到这里，安乐公子常带笑容的面上，也不禁为之黯然。

只见这悲怆无比的瘦小老人，此刻举目望天，又道：“云公子，你可知道，当我发现这少年手中所持的剑就是当年展大侠的故物时，心里是什么滋味？云公子，我要是不将这少年得到此剑的来历问清，我怎对得起我那在九泉之下的恩人？我要是让展大侠冤沉海底，我还算是个人吗？”

安乐公子听了，神色越发黯淡，讷讷地竟再说不出话。

“追风无影”华清泉双目有如火赤，突地一弯腰，左掌疾伸，在这少年的肩上、肋下，一拍一捏，解开了他的穴道，却用右手的长剑指着这少年的咽喉，目光如刃，厉声道：“朋友，方才的话，你总该听到了，我也知道你年纪还轻，不会是杀害展大侠的凶手，可是我却得问问你，你这口剑是哪里来的？你要是对我老头子隐藏半点，哼！”

这瘦削严峻的老人语声一顿，手腕微抖，剑尖颤动，碧光生寒，在这少年咽喉前三分之处一划，厉声接道：“今天我就要让你的血，立时溅在这口剑上。”

剑光如碧，剑气森寒，这华清泉枯瘦的手掌，紧紧抓在剑把上，生像是钢铁铸的，动也不动，使得剑尖只是停留在这少年喉前三分之处。

安乐公子微喟一声，目光流转，只见这少年嘴角紧闭，双眼炯然，面上竟然丝毫没有惊惧之色，不禁暗暗赞叹：无论如何，这少年总算个铁铮铮的汉子！

他心中正自思忖，却见这华清泉语声一落，那少年双肘一伸，身形后滑，突地翻身站了起来，华清泉冷喝一声道：“你这是找死！”长臂伸处，剑光如练。

哪知这少年身躯拧转，竟“扑”地跪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向华清泉叩了三个头。

安乐公子见了，长叹一声，暗中摇头，转身走开两步。

“摩云神手”面上亦露出不屑之容，这少年若是倔强到底，他们或者会助以一臂之力，但此刻见他竟做出这样举动，不禁都对此人大

起轻蔑之感。

“追风无影”也暗中一愕，腕肘微挫，将长剑收转。

却见这少年伸手入怀，掏出一个细麻编成的袋子，缓缓从袋中取出一方丝绸——想是因为年代久远，这块绸缎已失去旧日光泽——极其郑重地将它拿在手里，收回麻袋，挺腰站起，急行一步，走到“追风无影”身前，恭恭敬敬地将这方丝绸双手捧到华清泉眼前，目光凝注，却仍不发一言。

安乐公子袍袖微拂，缓步走向林外，回首晒然道：“向老师，我们该走了——”话犹未完，却见那“追风无影”竟向那少年展白当头一揖，面上神色，激动难安，大反常态，双目中满是惊诧之色，缓缓伸手接过这方丝绸，镇定的手掌，此刻竟亦起了微微的颤抖。

那少年展白愕了半晌，后退一步，躬身道：“老前辈可否将掌中之剑，赐还晚辈？”

这“追风无影”方才的当头一揖，使得他亦是惊诧莫名，目光转动处，见那安乐公子亦自停下脚步，吃惊地望着自己，“摩云神手”回顾之间，显然亦大为惊愕！

可是这些人心中虽感惊诧，口中却都没有问出来，只见“追风无影”华清泉左手捧着那方丝绸，呆呆地凝视了半刻，突地长叹一声，电也似地倒转剑尖——

碧光一闪，血光崩现，安乐公子、“摩云神手”，不约而同地大喝一声：“华师傅！”箭步一窜而前，却见这纵横武林一世的“追风无影”已倒在地上，颈间血流如注，竟连后话都没有一句，就自刎而死。他

那干枯的手掌里，仍紧紧抓着那方丝绸，长剑一碧如洗，莹如秋水，横置在他胸前，映得他扭曲的面孔，看起来竟有一分狰狞的感觉。

这一个突生的变故，有如晴天霹雳，使得每个人都愣住了，任何人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这“追风无影”竟会突地横剑自刎，事前不但没有留下片语只字，甚至连半点迹象都没有。

“摩云神手”虽是性情冷酷，深藏不露之人，此刻亦不禁颜色大变，瘦长的身躯一俯，将这华清泉的尸身斜抄了起来，只见他颈间伤痕甚深，头软软地搭了下去，面一亡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不知是因为生前的激动，抑或是死时的痛苦。

暮风吹过树林，使得他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转目望去，只见那少年展白愕愕地站在旁边，脸上铁青一片，像是惊得说不出话来。

向冲天和“追风无影”相交多年，此刻横抄着这曾经叱咤一时的武林高手的尸身，心中思潮澎湃，他深知华清泉的为人，知道他也正和自己一样，情感的坚强，足以经得起任何重大的打击，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见到那方丝绸时，就突地如此呢？

他轻轻放下这具尸身，缓缓扒开那只紧握着的手掌，取出那方丝绸来，乃见这方竟能使得一个武林高手丧失性命的东西，只是一块极其普通的布料，本来虽然也曾是鲜艳的，但此刻却已旧得泛黄，而且四侧丝线脱落，极不规则，像是由一块大绸子上用重手法扯落的。

那么，在这一小块极其普通的丝绸里，又隐藏着一个什么巨大的秘密？

“摩云神手”心思转动间，突地掠起如鹰，身形轻折，疾伸铁掌，

刷地向那少年当胸击去。

哪知这少年展白却仍然动也不动，目光凝视，好像是什么也没看到。

向冲天大喝一声，腕肘微抖，突地变掌为抓，五指如钩，勾住这少年展白的手腕，左掌一扬，将掌心那方丝绸送到他的眼前，厉声喝道：“这是什么？”

少年展白缓缓抬起眼睛来，呆滞地望着他，却摇了摇头。

“摩云神手”勾住这少年展白左腕的右手，突地一紧，一双鹰目，其利如电，瞬也不瞬地望在这少年面一亡，又厉声喝道：“朋友，你究竟是什么人？这块破布究竟是什么东西？”

一种深入骨髓的痛苦，使得这少年展白的一条左臂几乎完全失去知觉，但是他仍然强忍着，嘴中绝不因任何痛苦而呻吟出来，只是深深地又摇了摇头，这方丝绸虽然是他自己取出的，但他和别人一样，也在惊异于这件突生的变故，惊异于这方丝绸的魔力，因为他亦是一无所知的。

“摩云神手”双眉一轩，右掌微拧，少年展白禁不住轻轻一哼，他知道只要人家再一用力，自己的手腕便得被生生拧断。

但是他生具傲骨，求情乞免的话，他万万说不出来，别的话，他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因为这方丝绸，确是自己取出交给那“追风无影”的，而“追风无影”又确是为此而横剑自刎。

他心中暗叹一声，忖道：“其实我又何尝知道此事竟会如此发展？我若知道‘追风无影’会因此而死，那么我也万万不会取出这方丝绸

来——”

抬目一望，却见那始终俯首凝思着的安乐公子云铮缓步走了过来，徐然伸出手臂搭在向冲天的左掌上，将向冲天的铁掌，从展白的腕间移开。

向冲天面色微变，沉声道：“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云铮轻叹一声，却不回答他的话，转过头去，向那少年展白缓缓道：“兄台亦是姓展，不知是否就是那霹雳剑展老前辈的后人？”

展白身躯一挺，道：“小可庸碌无才，为恐辱及先人，是以不敢提及。此刻公子既然猜中，唉！”他左腕之间，虽仍痛彻心脾，却绝不用右手去抚摸一下。

安乐公子微微一笑，道：“这就是了，兄台如不是展大侠的后人，方才也就绝不会对那——华师傅屈膝的。”

他语声微顿，少年展白立刻长叹一声，道：“先父惨死之后，小可不才，虽不能寻出元凶，但亲仇如山，并未一日或忘。”他望了华清泉倒卧着的尸身一眼，又自叹道：“华老前辈义薄云天，对先父的恩情，又岂是小可叩首能报万一的？却又怎知——唉！”

他长叹二声，结束了自己的话，心中却觉得情感激动难安，因为他感到自己有生以来，命运坎坷，很少有人对目己加以青睐的，而今这安乐公子云铮，不但对自己屡屡维护，最难得的是，自己竟从这仅见一面的初交身上，获得一份世间最为难求的了解。

“摩云神手”向冲天左掌一摊，却又摊出那方丝绸，沉声道：“如此说来，此物又是什么？”

展白目光一垂，叹道：“这个么……小可却也不知道因何会使华老前辈如此——”他心中突地——动，倏然顿住了话。

却见那安乐公子已含笑道：“兄台诚信君子，既然如此，小弟万无信不过兄台之理，而且此事太过离奇，亦非我等能加以妄测，只是——”他语声一顿，倏然转身，俯身拾起那柄碧光莹莹的长剑，用左手两指挟住剑尖，顺手交与展白，又自接口说道：“此剑神兵利器，大异常剑，武林中人知道此剑来历的必定不少，兄台挟剑而行，如想隐藏行踪，恐非易事哩。”

此刻日已尽没，晚风入林，溽暑全消。

展白心中思潮翻涌，缓缓伸出手，去接这柄碧剑，一面讷讷道：“小可孤零飘泊，今日得识兄台，复蒙兄台折节倾盖，唉！只是小可碌碌无才，却不知怎样报兄台此番知己之恩。”

哪知他手指方自触及剑柄，林木深处，突地传来一声长笑，一条人影，贴地飞来，其疾如矢，展白只觉时间一麻，一个清朗的口音说道：“那么，此剑还是放在区区这里，来得妥当些。”

语声之始，响自他身边，然而语声落处，却是十丈开外，只见一条身量仿佛颇高的人影，带着一溜碧光，电也似地掠了过去，眨眼之间，便自消失于林木掩映之中。

这条人影来如迅雷，去如闪电，轻功之妙，可说惊世骇俗，不但展白没有看清他的来势，就连“摩云神手”及安乐公子都像是大出意外，不禁为之一惊、一愕，原先挟在安乐公子云铮手上的剑，此刻竟已无影无踪。

云铮大喝一声，身形暴长，飏然几个起落，往那人影去向掠去，“摩云神手”向冲天目光一转，冷笑一声，双臂微振，亦自如飞掠去。

展白微微愣了愣，眼见那向冲天的背影亦将消失，再不迟疑，猛一弓身，脚下加劲，便也追去。

耳边只听得身后发出焦急的呼喝声，想必是那些始终远远站在一边的镖客捕头发出的，他也没有驻足而听。

他虽然施出全力，在这已经完全黝黑的林木中狂奔，但是片刻之间，他却连那“摩云神手”向冲天的身影也看不见了。

这片林木虽然占地颇广，但是他全力而奔，何消片刻，亦自掠出林外，举目四望，只见穹苍似碧，月华如洗，月光映射之下，四野一片沉寂，却连半条人影也看不到。

他微微喘了口气，解开前襟的一粒钮子，让清凉夜风当胸吹来，但心中却仍是热血如沸，紊乱难安，这两个时辰中所发生的事，件件都在心中，然而却件件使他思疑不解。

令他最感到奇怪的是，那“追风无影”华清泉，既是他故去父亲的知交，那么却又为着什么一见那方旧了的丝绸，就突地自刎？而自刎之前，心情就显得激动不已。

他长叹一声，暗问自己：“这方绸布中，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这问题他自然无法解答，而另一件难解之事，却又跟踪而至。

他知道不但那“摩云神手”向冲天已享誉武林，那安乐公子云铮，更是在江湖上极有声名地位的人物，是以他万万想不到，会有人竟敢当着这两人之面，抢去自己的碧剑。

他又扯落一粒钮扣，胸前的衣襟便敞得更开了些，自己裸露的胸膛，可以更深沉地领受到晚风的凉意。•

但是他心胸之中，却仍像是堵塞着一块千钧巨石，多年来的沉郁，此刻像已积在一处，于是他的思潮，便不能自禁地回想到过去……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他还是个方懂事的孩子，在一个其凉如水，星稀月明的仲秋之夜，他和他母亲，正自忆念着离家已久的父亲的时候，他的父亲果然像往年一样，在中秋之前，赶回家来了。只是，和往年不一样，他爹爹此次带回来的并不是欢乐的笑容，而是满身的伤痕和不住的呻吟！

去日虽已久，记忆却犹新。此刻他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一切，他爹爹那满身的血迹，此刻也仿佛又在他面前跳动着，凝结成一片鲜红的血色。而那簌簌风声，却有如那声声的呻吟。

他沉重地叹息一声，从怀中取出那只细麻编成的袋子，不用打开，他就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什麼，因为这曾是他终日把玩凝注的——一团干发，一段丝绦，一粒钢珠，一粒青铜钮扣，一枚青铜制钱和那方显然是自衣襟扯落的丝绸。

这些都是他爹爹垂死之际交给他的，还挣扎着告诉他六个人的名字，要他以后见着他们时，将这些东西分别交给他们。最后，他记得父亲颤抖地指着那柄剑，说道：“你要好好的……”。

可是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爹爹就死了，他那时年纪虽小，却也知道他的爹爹不是常人，于是，他悲痛着他为什么要像常人一样地死去，死的时候，面上甚至带着痛苦的扭曲。

“你要好好的用这柄剑为我复仇。”

他痛苦地低语着，将他爹爹没有说完的话，接了下去。多年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句话，也无时无刻不为这句话而痛苦着，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始终无法知道杀死他父亲的仇人究竟是谁。

那是一段充满了痛苦，痛苦得几乎绝望了的日子，他和他母亲，从未涉足过武林，根本不认得任何一个武林中人，武林中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霹雳剑展云天还有妻子，他们虽然因此而躲过了仇家的追捕，却也因此得不到任何援助。

于是他们辗转流浪着，期冀能学得一份惊人的绝艺，但是他们失望了，直到他的母亲也因痛苦和折磨而死去，展白学得的，仍是武林中常见的功夫。他虽然有过人的天资和过人的刻苦，但那也只是使得他的武功略比常人好些，距离武林高手的功夫，却仍然是无法企及的遥远。

于是，此刻他伫立在夏夜的凉风里，惭愧、自责、痛苦地折磨着自己。

“即使我知道了爹爹的仇人，又能怎样呢？我甚至连他遗留给我的剑都保存不了，我又有什么力量为他复仇？”

举目四望，眼前仍然看不到半条人影，惟有啾啾虫鸣和飒飒风响，在他耳边混合成一种哀伤凄惋的音乐。

他长叹一声，举步向前走去，只觉自己前途，亦有如眼前的郊野般黑暗，此刻他几乎已浑忘一切，心中混混沌沌的，但觉万念俱灰，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了。

他埋葬了自己的母亲之后，就孤身出来闯荡，但是这对江湖一无所知的少年，能够生存下去，已极不易，别的事，他又有什么能力完成呢？他凭着个人的勇气，挣扎着，终于让他在那驰誉武林的镖局里找到一个职务，虽是巧合，却也是困难的！而此刻他却连这些也全都忘了，他忘了自己肩上仍然担负着押镖的责任，只是茫无目的地前行着，似乎在寻找一些他失落了的东西。

林木依然，星光亦依然，沉寂的夏夜里，大地似乎没有一丝变化，然而生存在大地的人们变化，却又有多么大呢？

展白行行止止，心中暗暗希望那安乐公子能为自己夺回剑来，但他若是真的夺回剑来，那对展白来说，又该是一种多大的悲哀呀！自尊的人，有谁愿意从别人手上得回自己不能保留的东西呢？

“知了”一声，一只金蝉从他身侧飞过，没人他脚下的荒草里，他茫然四顾一眼，目光转动处，心头不禁怦地一跳，一阵难言的寒意，却从脚底直透而上。

群星漫天，月光将他的身影长长地映在长满了荒草的泥地上，但使他惊悸的却是，此刻在他的影子后面，竟映着另外一个影子——一个人的影子。

他大惊之下，还未来得及转身，却听身后已传来一声厉叱，道：“你泄漏了老夫的秘密，老夫打死你！”

他又是一骇！心中电也似地闪过一个念头：“我何曾泄漏过什么人的秘密，他不会认错人了？”身随念动，倏然转了过去，却见自己身后，不知何时，竟站着一个矮胖的老人。

月光之下，只见这老者满面怒容，眼睛恶狠狠地瞧着地上的影子，竟又厉声道：“你泄漏了老夫的秘密，老夫打死你。”扬手一掌，朝地上映着的影子打去，只听“呼”一声，地上荒草乱飞，泥沙溅起，竟被这老者凌厉的掌风打了个土坑，这老者意犹未尽，身形未动，扬手又是数掌，掌风虎虎，竟是他前所未见。

他惊骇之下，不禁为之呆呆愣住了，飞扬起的断草泥沙，沾了他一身，他却浑如未觉，片刻之间，只见那片本来映着这老者人影的荒草地上，泥沙陷落，那条影子果真不成人形了。

展白心中一寒，转目望去，却见这老者目光亦正转向自己，手指着地上的土坑，竟突地哈哈一笑道：“这种坏东西，非打死他不可，姓展的娃娃，你说对不对？”

展白心中又是怦地一跳。

“他怎地知道我姓什么？”目光转处，突地想起眼前老者，竟是方才和那“追风无影”华清泉、“摩云神手”向冲天同时策马入林的，只是自己方才没有注意此人的行动，此人也从未有所行动，却想不到他此刻竟会突然在自己面前出现。

第四章 辣手童心

少年展白心思转处，却见这老者伸出一只肥胖而短小的手掌，道：“展娃娃，你把手上的东西交给老夫看。”

说着又哈哈一笑：“老夫要看看这里面装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怎的拿出一样，就送了华老猴儿的终？要是老夫也有个这样的袋子多好！”

展白不禁后退一步，躬身道：“此乃先父遗物，老前辈请恕晚辈不能”

话犹未了，那老者突地冷哼一声，面上笑容尽敛，厉叱道：“你是给还是不给？”

目光中恶毒之意竟又大现，就生像是方才瞪着那条影子时的神态一般。

展白心中一寒，想起他方才的掌风，不禁长叹一声，心中暗骂：“怎的我今日遇着的尽是这些不可理解之事，不可理喻之人？”心里一发闷，越发说不出话来。

却见这老者面上神色更加不耐，缓缓地移动脚步，向他走来。展白从未逃避过任何事，但此刻仔细一想，自己何必和这种不可理喻之人纠缠？脚步微错，口中喝道：“晚辈有事，恕不奉陪了！”刷地向林中掠去。

哪知耳边闻冷冷一哼，眼前一花，那老者竟又挡在自己面前，厉声喝道：“娃娃，你想跑？你不问问，有谁逃得过我费一童的！”

展白虽然初入江湖，但“费一童”三字一入他耳，却不禁连连打

了几个寒颤，暗叹自己倒霉，今日居然遇着此人。

原来这“费一童”武功绝高，行事又极难测，纵然是武林中一流高手，也没有不怕遇着这“辣手童心”费一童的。

展白此刻目光一转，看到荒草地上，又映出了这费一童的影子，心念突地一动，指着地上的影子道：“费老前辈，你看这该死的家伙又来了。”费一童目光一凛，望着地上的影子，缓缓扬起手掌来，展白心中自暗喜，哪知这“辣手童心”突地收回手掌，哈哈笑道：“来了就来了，老夫才不上你这个当。快把手上的东西拿来！”语声方落，突地出手，电也似地往展白手上的麻袋子攫去。

展白大喝一声，身形微长，向后倒窜。

费一童哈哈一笑，手腕微抖，伸出小指，斜斜一划，展白只觉左腕一麻，右手的麻袋便被人家攫了过去。

他微微定神，却见那“辣手童心”身形已在两丈开外，正摇摇晃晃地走入树林，此刻心中羞恼交集，再也顾不得别的，倏然两个起落，便已追入林中。只见那费一童的身影，正在树干之间缓缓而行，一手拿着只细麻编成的袋子，另一只手却在掏那袋子里装着的東西。

展白半日之间，连遭打击，理智几乎完全淹没，立即像只疯了的猛虎般朝那仿佛在林中施然踱步的“辣手童心”扑了过去。

但这树林枝干颇密，那“辣手童心”费一童看来似在踱步，其实身法却迅快无比，等到展白绕过十数株树干，发狂似地扑近时，这费一童却又早已走得远远的了，一手从布袋里抓出一团乱发，往地上狠狠丢去，一面口中连连骂道：“原来这小子是个呆子，原来这小子是

个呆子！我当他这袋子里放着什么好东西，哪知却是些臭垃圾。”手臂连挥，将袋子里的制钱、钢珠、铜扣、丝绦，纷纷丢到地上，突又纵身跃起，左手抓住一根柔弱的枝桠，右手将袋子挂了上去。

展白抬头望去，只见这枝桠离地竟有三丈，但费一一童身躯吊在上面，却像是四两棉花似的，随着这柔弱的枝桠上下弹动。

他大喝一声，亦自纵身扑了上去，哪知身形掠起不及两丈，就又“扑”地落了下来，费一一童哈哈大笑，一翻身，横跨到枝桠之上，望着地上的展白，笑声得意已极。

展白心胸之中，怒火大张，虽然明知这怪人武功远在自己之上，但却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继续使足全力猛扑上去。

这次他竟跃至两丈开外，眼见那枝桠已离头顶不远，伸手一抄，哪知拇指方触着枝桠，就再也无法向上跃高一寸，只得又落了下来。

这“辣手童心”费一童拍掌大笑，突地像是得意过度，身子一歪，跌了下去。

展白暗哼一声，准备只要他身形一落地，便狠狠给他一掌。

哪知费一童跌上一半，凌空一个“死人提”，身躯竟又笔直地翻了上去，四平八稳地坐到树枝上，哈哈笑道：“小伙子，你要是能上得了这里，我就把这破袋子还你。”

展白见他凌空吊着的两只脚，不住地来回晃动，而那根柔弱的枝桠，仍只被压下一点，心知这怪人虽似疯癫，武功却高不可测，长叹一声，方待回身走出，但转念一想，暗骂自己：“展白呀展白，你这才还算得什么男子汉，遇着一点困难，便畏首畏尾起来，将来还能成什

么大事？不如死了算了！”

一念至此，他但觉心中热血奔腾不已，突地一个箭步掠到树下，手足并用地朝树干爬了上去，耳中听到那怪人的笑声虽仍未绝，但却似乎已渐渐远去，抬头一望，枝桠上果然已空空地再无人影，那怪人已不知哪里去了。

转眼四顾，风吹林木，枝叶筛动，那种混合着讥嘲和得意的笑声，也已消失在簌簌风声里，展白怔了一怔，见那只袋子仍在树梢随风飘动，便再爬上几尺，伸出右手去抓那只袋子，但枝长五尺，手长却不及三尺，他空白着急，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袋子攫在手里。

袋子仍在摇动着，仿佛那怪人的声音，讥嘲而又得意。展白暗一咬牙，拧身一扑，将它抓在手中，但身躯已无着力之处，“噗”地掉到地上，噔、噔、噔冲出数步，方自站稳。

一时之间，他心中羞、怒、愧、恼，交相纷至，也不知究竟是什么滋味，伸手一探，袋中早已空空，只剩下那方褪色的丝绸。但他脑子里却堵塞着太多的事，多得他自己也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树林之中，虽有月光漏入，但究竟是黑暗的。他茫然举步而行，既忘了自己从何而来，也不知将要向何而去，不由暗中谴责自己：父亲的遗命，朋友的重托，自己竟没有一样能妥善地完成，就是父亲临终之际那么慎重地交给自己的东西，此刻也全都从自己手中失去了，他纵有心一死谢罪，却又有何颜面见父亲于九泉之下呢？

于是他开始在地上搜索，希冀能找回被那如疯子般的怪人所抛去的东西，但在这连对面的人影都分不甚清的树林里，又怎能找到这些

细小的东西？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停下脚步，极力将心中紊乱的思潮压了下去，目光四扫，见自己立身之处，竟还是方才遇着“燕云五霸天”，以及安乐公子等人的那块林间空地，但此刻已人踪全渺，就连那“追风无影”华清泉的尸身，都不知被谁搬去了。

抬目一望，林梢星月仍明，他暗忖道：“此刻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我且在这里歇息一下，等天光大亮，再入林去找找那些爹爹的遗物。唉！反正我现下已是无处可去，多留在这里一刻，少留在这里一刻，又有什么两样？”

他心胸之中，茫然已极，随意寻了一块石块，倚着树干坐了下去，只觉思潮越来越是混沌，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睡梦之中，他仿佛又回到那有如黄金般的童年，慈祥的母亲，正温柔地拍着他的身子，嘴里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儿歌。

于是他笑了，初升的阳光，正像慈母的手，温柔地拂在他身上，一时之间，他不知此刻是真是梦，只觉得那拍在自己身上的手，竟越拍越重，终于一揉眼睛，醒了过来，耳边却听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道：“朝露晨风，如此之重，你睡在这里，也不怕着了凉吗？”

这声音越发真切，真切得使他也知道并非来自梦中了。他努力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张目一望，只见一个满身华服的中年美妇，正站在自己身前，用一种无比慈祥的目光望着自己，而这种目光，他已久久没有享受到了。

这中年美妇见他张开眼来，慈祥的脸上微微一笑，又道：“少年

人不知珍惜自己的生命，到年纪大了以后，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语音虽亲切，其中却似有种难以描述的忧郁味道。

展白怔了一怔，翻身爬了起来，他本是至情至性之人，此刻见这中年美妇与自己素不相识，却如此温柔慈祥地对待自己，心中不禁大为感动，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却又讷讷地不知该说什么好。

那中年美妇见到他这副样子，目中的神色更为慈祥了，轻轻长叹一声，又道：“男子汉志在四方，本应出来闯荡的，但是，唉，世上又有什么地方能有家那么温暖呢？看你面目憔悴，显见得在外面已经流浪很久了，你要是不怪我多嘴，你……你还是快点回家的好。”

说完轻轻一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过去。

展白望着她的背影，心胸之间但觉热血沸腾，不能自己，突然哀声叹道：“我……我没有家！”两滴晶莹的泪珠，在眼眶中转了两转，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那中年美妇走了两步，听到这句话，脚步一顿，又转身回来，展白伸手一抹面颊上的泪珠，长声叹道：“我一生之中，从没有见过像夫人这样的好人，所以忍不住——”

他语声一顿，扫目望处，却见树林尽头，停着一辆极为华丽的马车，车辕两侧，竟有四个劲装佩剑大汉端坐马上，不住地回头望来，一个个浓眉深皱，似是不高兴。

他心念一动，便又接道：“夫人有事，还是走吧，我……我以后一定会珍惜自己的生命的。”

他嘴里如此说，心中却在暗忖：“其实生命有什么值得珍惜的，

我若不是还有父仇未报，就算立刻死了也不可惜，只是我连杀父仇人是谁都不知道，父亲的遗物也被我弄掉了！”不禁又为之悲怆不已。

那中年美妇柳眉微皱，柔声问道：“你年纪还轻，但言词之中，却怎的像是有着许多悲怆难解之事？唉！你们青年人总是这样，还未识得愁滋味，就已如此忧郁了，等到你像我这样的年纪，心里就是有一忧愁烦闷之事，也不会说出来了，唉！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唉，青年人，还不笑一笑？大好生命，黛绿年华，都在等着你去好好享受哩！”

这中年美妇温柔地说着，展白只恨不得她永远说下去，抬头一望，却见她眼中的忧郁之色，似乎甚于自己，不禁暗忖：“这位妇人衣衫丽都，风姿华贵，显见不是达官贵人家眷，便是巨商富贾妻室，正是极有福气之人，怎地却有着如许烦恼？”

又忖道：“她和我素昧生平，就已如此对我，想见她平日必是极为慈祥的好人，她若真是烦恼，我岂能不为她解决？”

他只知人家如此对待自己，自己便应加上十倍去报答人家，却将自己的烦恼抛在一边，至于人家的烦恼，是否他所能解决，他也不管，一挺胸膛，朗声说道：“我看夫人也像有着什么烦恼之事，不妨告诉在下，我虽无用，却还有些笨力气，只要我能办到的事，一定全力为夫人去做。”

那中年美妇展颜一笑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帮我的忙呢？”

展白不禁怔了一怔，讷讷地说道：“夫人如此问我答不出，但我

流浪以来，就算躺在大雨之下，也从未有人管我，而此刻夫人却如此照顾我，我若能为夫人效劳，便是最为高兴之事了。”

说到后来，他只觉自己所说之话，正是天地间唯一的道理，是以声调便越说越响，仍自惺忪着的睡眼，也露出神采来了。

那中年美妇目光转了两转，似乎心中也大为感动，轻轻叹道：“唉，傻孩子，我只是乘车经过这里，看到你睡在朝露之下，怕你着了凉，是以便下车招呼你一声，这又有什么了不起？我若真有什么困难之事，要你做，那你岂不是太呆了些吗？”

展白长叹一声道：“我不会说话，心里想着的事，常常无法说出来！”那中年美妇突地轻轻摇了摇手，道：“不说也好，反正我已知道你是个很好的孩子，你的好意，我会常常记在心里的，唉——青儿的心，要是有你一半善良就好了，老天为什么总是让善良的人受苦呢？”

伸手一抚两颊，目光温柔地在展白身上凝视半晌，又道：“不要忘记我的话，把心里烦恼的事抛开，世上没有家的人多得很，年轻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自怨，你知不知道，生命中一些美好的事情，是要自己去创造的，若是意志消沉，不去奋斗，这种人就只配受苦一辈子。”她又微微一笑，转身走去。

他站在树下，呆呆地愣了半晌，那中年美妇所说的话，此刻仍然在他耳旁缭绕着：“……大好生命，黛绿年华，都在等着你去享受……生命中一些美好之事，是要自己去创造的……”他细细体会着这些话里的含意，不觉想得痴了。

哪知林外马蹄之声，又复大作，他抬目望去，只见三匹健马，箭

也似地冲进树林来，堪堪驰到他面前，马上的人各自一勒缰绳，那三匹马昂首长嘶一声，人立而起，马上的骑士已掠下马来，却正是方才护在那中年美妇车旁的劲装汉子。

展白微微一惊，又大为奇怪，不知道这三个大汉突地折了回来，是何用意。

那三个劲装大汉，脚步沉实，身躯剽壮，两边的太阳穴鼓起如丘，一眼望去，便能看出俱是武功不弱的练家子。他们横扫展白一眼，一言不发，便并肩向他走了过来，眼中更是杀气腾腾。

展白大为诧异：“这些人看来似要加害于我，但我却一个也不认得，天下事怎的如此奇怪，总是要让我遇着些无谓的烦恼！”

念头尚未转完，这三个劲装大汉已各自暴喝一声，分做三个方向扑了上来，展白大惊之下，身形微塌，后退两步，背脊紧紧靠在树干上，“霸王卸甲”、“如封似闭”，一连挡了三招。

那三条大汉冷笑一声，叱道：“小伙子快些拿命来吧，就凭这两下子想在太爷们面前拼命，那你是在做梦。”三人联手，唰、唰、唰，又是三掌。

展白武功本就不高，手中无剑，更要再打三分折扣，加上他疲劳未复，心神交瘁，此刻哪里是这三条如龙似虎的大汉敌手，勉强又拆了数招，J心里忍不住想问：“我和你们又有何冤何仇？你们怎的什么话不说，就要我的命？”但他乃十分倔强之人，口中却绝对不问出来，因为只要一问，便显得自己示弱于人，那是他宁可死去也不肯干的。

这三条大汉冷笑连连，手底下越来越辣，竟都是武林中叫得出字号来的高手，展白一个疏神，前胸便被“砰”地着了一掌，几乎将他背骨都尽数打折，但他却连哼也未哼一声，“力劈华山”、“黑虎掏心”倏然攻出一拳，同时“进步撩阴”，一脚踢向右边那大汉的下腹。

这一拳、一腿，正是他全身功力所聚，那三条大汉竟都被他逼退一步，尤其右边那大汉久居江南，“南拳北腿”，南人本不善使腿法，此刻竟险些被展白一腿踢中。

他连退二步，方自拿桩站稳，大怒之下，突地反身一抽，从身后抽出一柄精光雪亮的鬼头刀来，迎风一劈，喝道：“点子不软，并肩子撒青子招呼他。”

一溜青光，当头向展白砍了下去，另两人也各自抽出兵刃来，恶狠狠地扑向展白，一面纵声笑道：“喂，你这小子可知道太爷们为什么要宰你？嘿嘿，想是你这小子前生缺了德，今生叫你死了也是个糊涂鬼。”

展白既惊且怒，身影左避右闪，勉强躲了三数招，眼前刀光一晃，已到当头，他全力拧身闪避，哪知腿上一寒，却已中了一刀。他暗叹一声，知道今日已是凶多吉少，他虽未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但想到父仇未报，就此死去，真是死不瞑目。一念至此，勇气大增，奋起精神，又拆了数招，腿上的疼痛也不觉得了，哪知左臂又是一寒，被刀锋划了一道长达一尺的口子。

这时他纵然有着无比的勇气，为生命而搏斗，但身上的刀伤疼痛，却使他再也无法支持，暗叹一口气，方待飞身扑上，将右侧那大汉紧

紧抱住，让他陪自己一齐死去。

哪知林外突又驰人一匹健马，尚未到达，马上已自喝道：“陈清、陈平，你们还不给我住手！”语声清脆，竟是那中年美妇的口音。

那三条大汉对望一眼，一齐退了开去，右边那个，口中却向展白低声骂道：“小伙子你再敢对我们夫人……”

言犹未了，只听“啪”地一声，他脸上已着了一掌，面容骤变，一眼望去，却见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中年美妇，已不知何时掠下马来，以及用什么身法掴了他一掌，同时还在怒叱道：“你说我什么？”

那劲装大汉空自气得面目变色，口中却不敢吭半句。

那中年美妇冷笑一声，道：“你们近来也越来越不像话了，动不动就要杀人，这少年才和青少爷一样大，算老爷子亲眼看见我和他说话，也不会怎的，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奴才，却来多什么事？若不是我一发现你们不在就赶了来，人家年纪轻轻，岂非要被你们伤了性命？”

她骂一句，那三条大汉面上就变色一下，却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来，只听她哼了一声，又叱道：“还不远远地滚开去！”

这三条大汉俯身垂手，一连退了五步，才一齐拧转身，头也不回地往林外奔去，连马都忘记牵走了。

展白身上的刀伤，虽然痛彻心脾，但知觉仍未失去，眼看这美妇纵马入林，掴了那大汉一掌，心中不禁暗叫“惭愧”，他本以为这妇人是个弱不禁风的富室贵妇，再也想不到人家的身手，竟远远高出自己之上，而自己先前却说要凭着一些力气，来帮人家解决烦恼。

后来他见到这妇人面带秋霜，一扫先前的温柔之态，将那三个武力甚高的劲装大汉，骂得狗血淋头，而这三人非但不敢还口，并且畏惧之色，表露无遗，心里不禁更感奇怪，不知道这妇人究竟是何许人物。

那中年美妇目送那三条大汉如飞奔出林外，方始转过头来，走到展白身前。

展白强笑一下。道：“多谢夫人搭救，不然……”

哪知话未说完，这中年美妇突地指着他叫出声“哎哟”。，

展白不禁为之一愕，抬眼望去，只见这中年美妇目光之中，满是关怀之情，缓缓说道：“你们年轻人真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病了？”

展白又强笑一下，却见她接着又道：“方才我还没有看出来，但觉就算你身子是好好的，在这凌晨露重的时候睡在这里，已是极为不妥，现在……唉！要是风寒入骨，内外交侵，那……”

她轻轻叹息一声，中止了自己的话。

展白只觉她言词之中，所含的温馨慈祥，竟是自己一生从未领受过的。一时之间，心中满含感激之情，呆呆地望着这中年美妇，好久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他愣了半晌，转目望去，只见道上已有行人，而且像是马上就要走进树林了，心中长叹一声，向那中年美妇长揖及地，道：“小可孤零飘泊，夫人竟如此相待，小可不敢言报，只有深铭于心，终生不忘。”

他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只是小可身子倒还粗壮，就算有了些

微伤，也还支持得住，夫人也不必以此为念。”那中年美妇轻轻摇了摇头，道：“你可知道。你外表看来虽然还不怎样，但目中神光已散，依我观察，你不但受了伤，而且伤还不轻，习武之人，不病则已，一病下来，便是不可收拾！唉，你年纪还轻，有许多事你还不知道，我的话你该听听，我相信我绝不会看错的。”

展白心中一动：“难道我真的伤得不轻……”暗中试一调息，果然发现胸臆极不舒畅，须知他心中积郁本深，虽仗着先天体质极佳，尚未病倒，但昨夜他连遭各种变故，心情大大激动，方才又和那三条大汉一番激斗，受了外伤，正是内外交侵，眼看就要倒下去了，只是一时之间，他自己还未觉察而已。那中年美妇轻叹一声，又道：“你听我的话，赶快回家……或是找个知心朋友之处，好生歇息些时。”

她说着手入怀，取出一个上面满镶珠宝，制造得极为精巧的小盒子，缓缓打开，非常慎重地从里面拿出一个软缎包着的小包，小心地层层开了来，里面竟是一粒像是琥珀般的赤红丹丸。他用拇、食二指，夹起这粒丹丸，送到展白面前，又道：“我一时大意，不知道那些蠢汉竟是如此无聊，害得你受了伤，唉……我虽然知道你不会怪我，但我心里还是难受得很，这粒药丸我保存了许多年，对你也许有些用，你拿去吃了吧！”

展白缓缓伸出手掌，接了过来，只见这粒赤红的丹丸，在自己掌心不住地滚动着，心中想到自己的一生遭遇，不觉悲从中来，讷讷说道：“我……我没有家……，也……也没有朋友，我没有家……也没有朋友。”心胸之中，悲怆不已！热血翻涌，但觉眼前这粒赤红丹丸，

越滚越快，竟变得一片赤红，像是有一团火，在自己四周燃烧着，“哇”地一声，张口吐出一口鲜血来，闭目晃了两晃，终于倒了下去。耳边但听得那中年美妇惊呼了一声，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五章 凌风公子

展白昏迷之中，只觉车声辘辘，颠簸不已，又似闻水声淙淙，仿佛在水上，但脑中始终是一片混沌，有时觉得自己又回到许久许久以前，还躺在妈妈那温暖的怀抱里，有时又觉得自己赤手空拳，正在和无数个手持利剑的恶魔拼命激斗，自己一会儿将这些恶魔全都打跑，但一会儿又被这些恶魔打倒地上，那无数柄利剑就在自己身上一分一寸地切割起来。

终于一切声音归于静寂，一切幻象也全都消失。

他茫然睁开眼来，脑中空空洞洞地，眼前也还是一片空白。这些天来，他一直在浑噩中度过，此刻自然难免有这种现象。直到时间又过去许久，他呆滞的目光，才略为转动一下，这时候一切他视觉所见之物，才能清楚地映入脑中。

他赫然发现自己竟是处身在一间精致华贵无比的房间里，床的旁边，放着一个茶几，通体是碧玉所制，茶几上一只金猊，一缕淡烟袅袅升起，仍在不断地发着幽香。

于是千百种紊乱的思潮，这一刹那间，便在他空虚的脑中翻涌起来：“这是什么地方？我究竟怎的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随着镖车……哦，不对，我早已离开他们。”

因之那天晚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便一幕一幕地在他脑海中映现了出来。

他记起了燕云五霸天的劫镖，记起了安乐公子的仗义出手，也记起了那只里面放着梅汤的细瓷盖碗，记起了那迫风无影华清泉的神秘

的死，记起了自己手中之剑竟被那神秘的人影夺去，又记起了那诡异的奇人，神秘的中年美妇，和她慈祥的笑容。

于是他也记起晕迷前的那一刹那，他知道当自己晕迷之后，一定是被那高贵的妇人救到这间高贵的房间来。

“但是，她究竟又是什么人物呢？”一眼望去，任何人都会将她看成一位高官的贵妇，或者是巨富的夫人，但是当他想起那守护在车旁的三个大汉，想起她和这三条大汉所说的话，想起当她将自己从这三条大汉手中救出时所施展的那种惊人的身法，不禁又为之茫然。

也不知过了多久，也只觉自己脑中的思潮，越来越乱，试一挣扎坐起，全身竟是软的没有一丝力道，长叹一声，侧目望去，只觉窗外月色甚明，高高地挂在柳树梢头，月光满窗纸，映入房中，照得床前地上，呈现出一片银色光华。

“假如爹爹不死，那么生活是多么的美呀！此刻我也许还和旧时一样，和那只花猫一齐躺在屋角的斜阳之下，唉……爹爹，你临死的时候，为什么不将害死你的人到底是谁告诉我呀？唉……纵然我知道了又怎样！我……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人，我连爹爹的遗物都不能保留，又怎能为他老人家复仇。”

一时之间，他心胸中又被悲怆堵塞，禁不住再次长叹一声，张开眼来，哪知目光动处，却见到一双冰冷的目光，正瞬也不瞬地望在自己身上。

屋里没有灯光，但窗外月明如洗，月光之下，只见这人穿着一袭淡蓝的丝袍，长身玉立，神情潇洒已极，面目极为英俊，只是嘴角下

撒，在月光之中，冷森森地带着一分寒意。

展白心头一跳，他虽在病中，自信耳目还是极为灵敏，甚至窗外秋虫的低鸣，他都能极为清楚地听出，但这人从何而来，何时而来，他却一点也不知道。这英俊、潇洒、却又森冷，倨傲的少年，就像幽灵似的，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这少年目光凛凛一扫，缓步走到床前，森冷地轻叱一声：“你是谁？”

展白一愣，随即道：“小可……”

哪知这少年双目一翻，根本不理睬他的答话，又自冷叱道：“不管你是谁，快给我滚出去！”

展白不由心中大怒，冷笑一声，道：“阁下又是何人？小可与阁下素不相识，请阁下说话，还是放尊重些。”

那少年目光如利剑般凝注在他的脸上，面上木然没有任何表情，有如泥塑一般，口中却冷笑一声，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知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展白不禁又是一愣，暗问自己：“此人是谁？这是什么地方？难道他就是这里的主人？那么那高贵的妇人，怎会将我带到这里来而他却不知道？”

心念数转，怒气渐消，疑云却又大起，挣扎着想支撑坐起，但力不从心，又扑地倒在床上。

那少年目光，似乎也大为惊异，冷哼一声道：“原来你受了伤，那么，又是谁将你带来此地的？”

袍袖一拂，走到那碧玉小几之前，将几上的金色香炉移动一下，放得正了些，又冷哼了一声，低语道：“竟将我的龙涎香都点了起来。”

展白心中一动，脱口道：“阁下是否此地的主人？”

那少年冷笑一声，接口道：“我不是此地的主人，哼哼，难道你是此地的主人不成！”

展白心中暗叫一声：“惭愧！”

非但再无怒火，反觉歉然，讷讷地说道：“小可实在不知此处是何地，也不知是怎么来的？阁下若是此地的主人，只管将小可抬出去便是，唉！小可……”

那少年双目一张，冷叱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哼哼！”

突然回过身来，厉叱一声：“不管你有伤无伤，有病无病，快些给我滚出去，若是等到我亲自出手，哼哼，那你就惨了！”

展白暗叹一声，他此刻心中虽又怒火大作，但转念一想，这里若是别人的居处，而自己却糊里糊涂地睡在人家床上，自然难怪人家不满，便又将心中怒火捺下去，缓缓道：“阁下若是此地的主人，小可自应离去，只是小可此来，实非出于本意，阁下又何苦如此咄咄逼人！”

那少年剑眉一轩，厉叱道：“一盏茶之内，你若不快些滚出去，本公子立时便让你……”

展白纵是极力忍耐，此刻亦不觉气往上撞，接口道：“阁下纵然能将一个手不能动，身不能移的病人伤在掌下，也算不得什么英雄。”

那少年目光一凛，突地连声冷笑道：“如此说来，你若未病，我

就无法伤你了？”

展白也冷笑道：“这个亦未可知。”

他本非言语尖刻之人，但此刻却被这少年激得口齿锋利起来，心中本想说出自己来到此地，大约是被那中年贵妇带来，但自己却连人家的姓名来历都不知道，想起那三条大汉和她的对话，更怕替那中年贵妇带来麻烦。

暗道一声：“展白呀展白，你宁可被这少年摔出房去，也万万不可连累人家！”

只是他却未想到，他若真的是被那中年贵妇带来此间，那么那中年贵妇必定有着原因，她和这少年也必关系异常密切，否则怎会如此？

那少年目光转了几转，突地走到展白身前坐了下来，伸手把住展白的脉门，展白心中既惊且奇，但周身无力，根本无法抗拒，只得由他捉住手腕，抬目望来，却见这少年眉心深皱，右手一动，又将自己的另一只手腕抓住，沉吟半晌，目中竟现出惊异之色，起身在屋内转了两转，袍袖一拂，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出去。

展白送他身影消失，心中不禁大奇，暗暗忖道：“这少年本来立即叫我离开这里，怎地微微把了我的脉，就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

又忖道：“我此刻周身并不痛苦，却又没有一丝力气，这些天来，我失去知觉，理应病得不轻，但此刻我怎的连一点病后那种难受的感觉都没有？”

想来想去，只觉自己这些日子所遇之事，竟然全都大超常情之外，

无一能以常理揣测，便索性将这些事抛在一边，再也不去想它。流目四顾，只见窗外庭院深沉，柳丝随风飘舞，屋内香气阵阵，陈设高雅，他身世孤苦，几曾到过这种地方，一时之间，更觉那中年美妇和这倨傲少年的来历不可思议，心里虽告诉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与自己本无干系之事，但思绪紊乱，却又无法不去想它。

他心念方自转了数转，哪知门外突又传人那倨傲少年冰冷的声音：“最近天气太热，你们想必懒得做事，我看，你们真该歇歇夏了。”

语声落处，门口人影微动，那倨傲少年，便又负手走了进来，双眼微微上翻，面上虽是木无表情，但令人看来，却不由自主地会从心底泛起一阵阵悚栗的寒意。

展白微一偏首，目光动处，只见四个黑衣劲装的彪形大汉，垂着双手，远远跟在他身后走了进来，行动之间，虽然都极为剽悍矫健，但面目却有如死灰，惊悸恐惧之情，溢于颜表，生像那倨傲少年方才说那几句轻描淡写，似乎没有半点责备意味的话，已使得这几个剽悍、矫健的彪形大汉，为之惊骇到这种地步。

那倨傲少年鼻孔里冷哼一声，尖长的手指，从袖中伸出，往躺在床上的展白身上轻轻一指，用他惯有的冰冷语调缓缓说道：“这人是谁？居然在我床上高卧起来，你们虽然都养尊处优惯了，等闲不会轻易动弹一下，但却不致一个个连眼睛都瞎了吧？”

这倨傲少年说起话来，声音冷淡平静已极，既不大声喝叱，亦不高声谩骂，但这四条彪形大汉听了，面上的惊悸恐惧之色，却更重几分。

展白不安地在床上转侧一下，见到这四条彪形大汉那种面如死灰，噤若寒蝉的样子，不禁大生同情之心。“为什么同样是人，有些人却如此可怜？”

见到这少年的狂傲之态，心中又不禁颇为气急……

“这少年年纪轻轻，怎地就如此目中无人，做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来？”

转念一想，又不禁忖道：“这怎怪得人家？若是有个不相识的人高卧在我的床上，我又当如何呢？”

心中暗叹一声，恨不得马上站起身来，跑出这房间，又恨不得能说几句话，为自己解释一下。

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两样事他都无法做到，一时之间，他心中羞惭、恼怒、不安各种情感，纷至沓来，又呆呆地愣住了。

却见那倨傲少年目光突地一垂，在那四条劲装大汉的面上，像厉电般一扫而过，冷冷又道：“如果你们已经休养够了的话，此刻就请动动手，将此人搬出去吧。”

言词更为客气，语气却更加冰冷，双目又是一翻，望在屋顶之上，再也不瞧别人一眼。

那四条劲装大汉，齐声答应一声，转身走向展白的床前。

展白眼望着他们一步步走进自己，知道不出片刻，自己便要被这四条大汉抬出房外，心中陡然一阵热血上涌，拼尽全力，大喝道：“站住！”

四条大汉的脚步微微一顿，走在最后的汉子，怯畏地往后看了一

眼，那倨傲少年的一双眼睛，却仍瞬也不瞬望在屋顶上，展白方才拼尽全力的一声大喝，他竟像根本没有听到。

在这一刹那里，一阵阵的羞愧、悲愤、难堪，使得这心性倔强的少年展白，宁愿立时血溅当地，也不愿被这四条大汉抬出屋去，因为，这对一个倔强的热血少年来说，该是一种多么大的屈辱呀！

但这四条汉子，脚步稍微一顿之后，又笔直地向展白走了过来。

展白再次悲愤地大喝一声，双肘一撑床面，想奋力挣起，当事实残酷地告诉他，无论在情在理，他都无法在这间房子里逗留的时候，他宁可自己爬出去，也不愿被人抬走。

但是，他那一双平日坚强而有力的臂膀，此刻却有如婴儿般的柔软而脆弱。

于是，他那已被多日来的伤疼病苦折磨得失去原有的精力的虚弱身躯，方一挣起，便又落在床上柔软而华丽的被褥上。

他知道此刻一切的挣扎与反抗，都是多余而无用的了。

他只得绝望地闭上眼睛，接受这无法避免的屈辱，纵然他的心已被太多的悲愤刺得仿佛要滴出血来。

哪知就在那四条剽悍的劲装大汉沉重的脚步将要走到床前，展白绝望的眼帘将合未合的时候，窗外突地传来一声轻脆的娇叱……

“住手！”

展白心中怦然一跳，猛地张开眼来，只见月荫匝地，枝叶簌然的窗棂之外，有如惊鸿掠入一条黑色人影来。

他目光虽快，似乎还跟不上这人影的那种不可企及的速度，他只

觉自己的目光方自一瞬，这条人影已站在他的床前。

那四条劲装大汉口中低低惊呼一声，齐齐顿住脚步，弯下腰去，十分恭谨地行了一礼，弯下去的身形，久久都未站直。

那倨傲少年的目光，此时由屋顶移下，微一皱眉，前行两步，对那来人道：“你来干什么？”

语声虽不和悦，却也不是方才那种冰冷的样子。

展白心中不禁大奇：“这人是谁？怎地这四条彪形健壮的汉子，竟会对她如此恭谨？”

这黑衣人影背床而立，展白虽然无法看清她的面容，但从她那被一袭柔软的黑丝衣裳紧紧裹住的婀娜背影上，却已知道这身形如电的人影，竟然是个女子。

“难道她就是那神秘而高贵的中年美妇？”

展白目光转处，却见这女子纤腰仅容一握，体态如柳，千缕万丝，挽着一个拘谨的发髻，斜斜垂下的双手，更是其白如玉，无论从何处去看，都和那中年美妇不尽相同。

于是他心中更加疑惑，只觉不但那中年美妇、这倨傲少年、以及像惊鸿般突地掠来的黑衣女子的来历不可思议，即连这郁郁苍苍、深沉宽阔的庭院里，似乎也包含着一些秘密。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

他将这问题在自己的脑海之中，再次闪电般寻思一遍！

“是武林世家？抑或是豪富巨宅？甚或是公侯府邸呢？”

却见这黑衫女子，除了那一双斜垂下的玉手，保持着一个美妙的

弧度之外，全身笔直地站在床前，连一丝动弹都没有，展白虽然看不到她的面容，却不禁在心中勾描出一个冷静、倨傲、而高贵美艳如花的轮廓来。

她甚至连话都没有说一句，只是静静地与那倨傲少年面对而立。

刹那之间，春日温暖而飞扬的空气，便生像是倏然为之冻凝住了一般，那四条劲装彪形壮汉缓缓抬起头来，各自对望一眼，暗中移动着脚步，似想倒退着走出这间房子。

哪知他们的脚步方自移动了三两步，那黑衣女子却又娇叱道：“站住！”

叱声方落，这四条大汉的身形，便如飡斯应地为之停顿。

只听这黑衣女子又道：“你们方才在干什么？”

声音虽然娇柔，竟然亦是森冷而严肃的，与她那婀娜而曼妙的身躯大不相称。

展白暗中一叹，忖道：“怎地又是这种腔调！”

但是他的目光，却不停地从这黑衣女子、倨傲少年、以及那四条劲装彪壮汉子的身上掠过，只见这四条汉子畏怯地抬起头来，望了黑衣女子一眼，便又极快地垂下头去，答道：“刚才公子爷吩咐小的们将这位相公抬出去，是以——”

黑衣女子冷哼一声，缓缓道：“你们倒听话得很。”

展白目光回到她的背影上，只见她螭首微微转动一下，目光又凝注到那倨傲少年面目之上，冷冷问道：“是你叫他们把人家抬出去的吗？”

那倨傲少年轻轻一皱眉头，道：“要你来管什闲事，难道我叫人将一个不相识的人从我床上抬走，与你又有什么干系不成？”

说着转身低哼一声，向那四条大汉微一瞪目，这四条大汉八只满含惊恐、畏惧之色的眼睛，一会儿望倨傲少年，一会儿又望向这黑衣女子，张口欲言，举步又止，不知怎样才好。

却听这黑衣女子又冷然说道：“亏你还算是武林中久以聪明智计著名的人物！哼，我看你的脑筋，倒也有限得很，你难道不会想一想，这少年若是没有来历，又怎会跑到这里来养伤？难道家里的人都死了不成？”

那倨傲少年冷峻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那四条彪壮大汉的身上，头也不回地说道：“我看你们还是死了好了，像你们这样半死不活的样子，哼哼，真是——”

那黑衣女子纤腰突地一晃，脚步未见移动，婀娜的身躯却已逼到倨傲少年面前，冷叱道：“你在说谁？可要说清楚些！”

身形虽已移动，却仍然是背对展白。

那倨傲少年眼角一扬，接口道：“你如此紧张作甚？难道我说的是你？”

黑衣少女冷哼一声，道：“我知道你现在是武林中成名露脸的大英雄，大豪杰了，怎会把我这个姐姐放在眼里？可是——哼，难道连妈妈也都不在你眼下了吗？”

倨傲少年神色一动，突地回过头来，道：“啊！这陌生少年，难道是她老人家送到我这里来养伤的？”

目光一转，越过黑衣少女的肩头，凝注到展白的身上。

展白此刻心中才告恍然：“原来这倨傲少年竟是那中年美妇的儿子。”

想到她在对自己说话之时的忧郁神情，又自忖道：“她为什么会露出那种忧郁的神态？按理说，她不该如此忧郁的呀！她言语之中，像是对自己的儿子失望得很，却又是为着什么呢？如今她的儿子不仅年轻英俊，并且又在武林中享有盛名，而我呢……”

想到自己，他不禁暗中长叹一声，什么事也不敢再想下去。柔软华丽的被褥，使得他有如睡在云堆中一般舒适，但这倨傲少年目光中的轻蔑与森冷，却又使他有如置身寒冰。

他不知自己该不该倒转头避开这少年的目光，却听那黑衣少女又道：“若不是她老人家，还有谁敢把人带进你这房……”语声突地一顿。展白只觉得眼前人影一花，接着便听到一阵清脆的掌声，心中不禁大奇，定睛望去，那四条劲装大汉，此时正并排站在门口，同用双手捧着面颊，脸上俱是一片茫然惊惧的神色，那倨傲少年，目光之中满含怒意，却望在那又复背床而立的黑衣少女身上。

展白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惊：“方才那刹那之间，难道她已在这四条大汉的面颊之上，各各击了两掌？”须知他自己亦是有武功之人，对武功一途，亦颇下过苦功，此刻见了这黑衣女子的武功，心中不禁大感惊骇，知道若拿自己苦练十数寒暑的功夫来和人家一比，直有如皓月下的一点萤光而已。

只见那倨傲少年的目光，瞬也不瞬地望着那少女身上，良久良久，

方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你可知道他们是谁的手下？”黑衣女子冷冷道：“除了名满天下的凌风公子慕容承业之外，还有谁配当得起他们的主人？”始终在留意着他们谈话的展白，此刻心中骇然一震：“原来这少年竟是武林四公子中，最无情的凌风公子。”他虽是初入江湖，但“武林四公子”名传天下，乃是当今江湖中风头最劲的人物，你若对个稍稍涉足武林的汉子念一句：“安乐风流，”他便立刻可以接着念道：“飘零端方，凌风无情，祥麟热肠！”因为这四句流传江湖的口语，正是描述这“武林四公子”为人的特色的。

第六章 扑朔迷离

展白心念转处，目光凝注在这凌风公子的身上，见他虽是怒极，但神色却仍然木无表情，不禁暗自感叹一声，忖道：“凌风公子无情客，无情最是凌风人。人道江湖传言难以听信，但此刻看来，虽不能尽信，却也并非全不可信的呢。”

却见这凌风公子薄削的嘴唇，轻轻一撇，目光瞬也不瞬地在那黑衣女子面上凝注半晌，突地冷冷一笑，道：“好极，好极，想不到非但我的房间，我自己不能安排，竟连我的手下，都要劳动你来替我教训了，好，好——”冷笑连连，衣袖一拂，竟自转身向门外走去，那四条大汉愣了一愣，各自踌躇地望了那黑衫女子一眼，面目之上，满是进退维谷的尴尬之态。

展白深深为这四条看来勇敢剽悍，其实却又如此怯懦的汉子悲哀，他无法了解世上生具奴才之性的人，怎会如此之多。

他目光又缓缓转到那黑衣女子的背景上，只见她婀娜多姿的身躯，此刻起了一阵微微的颤抖，仿佛微风中的柳丝一样，怔在那里，良久良久，突地幽幽长叹一声，春葱般的手掌轻轻向那四条满面恐慌的大汉一挥，宽大的衣袖，飘飘落了下来，一面缓缓说道：“公子走了，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四条大汉如获大赦，齐齐恭身答应一声缓缓退出门外转身匆忙地走了。

这间幽静清雅的精室，便又恢复原来的清静，睡在床上的展白，暗中长长松了一口气，但心中不安之意，却仍不能因之尽消，因为他此刻伤病方感稍愈，但体力未复，仍是虚弱无比，对任何事的发生，

他都没有应变之力，而他此刻的存身之地，却又是如此的不安定，他自知随时都有遭受别人羞辱的危险，这是一个生性倔强高傲之人最难以忍受的怪事。

但无论如何，他对这黑衣女子，却是无比感激的，嚅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能够将自己心中的感激之情表达出来。

哪知这黑衣女子突又长叹一声，似乎颇为忧郁地说道：“舍弟无知，不知做人之道，还请相公原谅他的狂妄才好。”

语声是那么忧郁，使得展白不禁为之想起那中年美妇，因为她们说话的声音，竟是如此相似，而她忧郁的语声之中，却又含蕴着那么多的温柔，就像是宜人的春风一般，使得展白心中因方才的屈辱而受到的创伤，都为之平复起来。

他讷讷地并没有立刻回答，因为他知道自己此刻的处境，那“凌风公子”虽然狂妄，但自己无论如何总是睡在人家的床上，应该请求原谅的，也该是自己而不是他呀！

于是，他又暗中长叹一声，呆呆地望着这黑衣女子的背影，道：“小可飘泊孤零，一无所成……唉，姑娘如此对待于我，已使小可感激不尽，若再说这样的话，那小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他前面所说的两句话，本是心中自怨自艾，自责自惭的感觉，说了两句，忽然觉得自己在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面前，说出这种话来甚是不妥，便改变了语气，但心中却仍不禁暗暗谴责着自己：“怎地我连话都不会说了！”

哪知这黑衣女子听了他的话，却又幽幽长叹一声，喃喃低语着道：

“孤零飘泊……孤零飘泊又有什么不好？自由自在的，总比困于樊笼之中要好得多了吧。”语气中的自怨自艾之意，竟似比展白还要浓厚十倍。

展白不禁一愕，暗自忖道：“她生于如此豪富之家，平日养尊处优，只要她说一句话，便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要争着去做，怎地言词之中却又如此哀伤幽怨？”

他又想起那中年美妇的怨艾之色，似乎在这样华丽深沉的庭院中，每个人心里都有着心事，而每个人的心事都是极不快活的，只是她们的心事究竟是什么，他却极难猜测出来而已。

他心中正在感慨丛生，却见这黑衣少女柳腰轻轻一摆，竟自缓缓转过身来，展白心头一跳，不能自禁地将目光望向她面目之上——

他的目光立刻凝结在她的面上了，几乎再也无法移动一下。

他虽然拙于言词，却是极为聪慧之人，但是他此刻纵然用尽自己的智力思索，却也无法想出任何词汇来形容自己眼中所见到的面容。

使他无法了解的，却是这全身黑衣的女子，面上竟亦蒙了一方黑纱，将她的樱唇和鼻端一齐掩住，但是黑纱上面所露出的春山黛眉，如水秋波，却是展白平生从未睹见的美丽，美丽得将这方平凡的黑纱，都映成一片炫目而神秘的光彩。

她秋波淡淡向展白的身上一扫，眼波中那种幽怨、温柔的光亮，像是残春中的阳光，使得展白心中一荡，突然觉得天地间都变得温暖起来。

这样感觉是展白平生未有过的，他虽然暗自镇摄着心神，想将自

己目光收转，但是他的目光却像是寂寞的游子突然寻得一个温暖的家室，留恋地停留在她面上，无法移动。

两人目光相对，那黑衣女子突地垂下头去，良久方始抬头，目光却又和展白的遇在一处。

又是一阵无言的沉默，展白的目光渐渐明亮起来，却是这黑衣少女的目光渐渐黯淡，目光中的忧郁之色，也越发重了，她突又柳腰一动，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向门边。

展白心中一凜，刹那之间，自责自惭之念又复大作，暗恨自己怎地如此孟浪，又暗恨自己方才怎会生出那种奇异的感觉。

哪知这少女走到门边，脚步突地一顿，轻轻叹了口气，道：“你晕过去了好多天，此刻身子一定虚弱得很，等一会我叫人送些东西来——”语声微顿，又道：“但是你却用不着谢我，这一切事都是有人托我做的，我不过是看他的面子而已。”语声未落，罗袖微拂，惊鸿般掠了出去。

她前面几句话说的本来温柔无比，但语声一顿之后，却立刻变成冷冰冰的语气，这前后几句话让人听来，竟像不是一个人说的。

展白目送她背影消失，却只觉室中仿佛飘散着她身上的淡淡幽香，眼前还浮着她婀娜的身影，而最后的几句话，也仍然在耳边荡漾着，就又生像是一枝冰冷的箭，由他的耳中刺入心里。

于是他苦恼地抬起手来，扯动着自已头上的乱发，手臂虽仍痛苦，却抵不上他心中的痛苦，“这女子虽然有恩于我，却与我毫无瓜葛，她是什么身份？我又是什么人？她如此对我，已是极留情面的了，我

又何必为这种事苦恼？”

他虽然暗中如此思忖，但不知怎地，心里却仍然放不下此事。

他似乎觉得世上所有人对他的轻蔑，都比不上这黑衣女子对他的冷淡更令他难受，一面又不禁暗暗寻思：“她说，看他的面子，‘他’又是谁呢？怎地会将这种事托她做，而她也答应了？那么，他们之间……”他痛苦地扯动自己的头发……

门外忽地轻咳一声，悄然走入一个青衣小婢，手里捧着一只碧玉茶盘，盘上放着一只碧玉盖碗，袅袅婷婷地走到展白身前，莲足轻错，微一衿衿，轻轻道：“请公子用汤！”说着，纤手动处，已将盖碗掀开。

展白只觉满室清香扑面而来，心中还未及多作思索，这青衣小婢便又将盖碗捧到他面前，一面又从盘中取了个碧玉汤匙，一匙匙地将碗中参汤，喂入展白嘴里。

展白茫然吃完了它，神气蓦觉一旺，但心里却更感难受，自己此刻直有如在接受着别人的施舍一样，而施舍自己的对象，却完全是为着另一个人的面子，而自己竟连此人是谁都不知道。

一想到这里，他便恨不得将方才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目光转处，却见门口又有人影微微一闪，接着便有一声轻脆的娇笑从门外传来，四周的寂静，似乎全都被它划开。

但展白此刻的心情，却是极不适宜承受这种笑声的。

他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只见门外又已悄然走进一个婀娜的身影，手里竟又是端着一个青玉茶盘，盘上又是一只青玉盖碗，这身材婀娜的妙龄少女，一手端着茶盘，一手扶着纤腰，莲步依依，体态娉婷，

像是柳丝似的，被微风吹了进来。

展白此刻转过头去，这少女轻轻一笑，柔声问道：“公子，你可要吃些东西？呀——你已有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哩。”

她说话的声音这么娇柔，每句话的尾音都拖得长长的，就像是月夜之下远方飘来的青玉箫声，箫声虽止，余音却久久不歇。

但是这娇柔的语声听进展白的耳里，他紧皱着的双眉，却皱得更深了，他甚至觉得这娇柔的语声只不过是用来揶揄讽笑自己——“公子……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他不由暗“哼”一声，忖道：“施舍，又是施舍，”于是他大声叫了起来：“端出去，端出去。”

这妙龄少女脚步已停在他的床前，此刻不禁为之一怔，道：“你这是干什么？”语声竟仍然是娇柔的。

展白暗叹一声，心中突又觉得有些歉愧，无论如何，人家对自己总是一番好意，自己如此相待，岂非太过无礼。不禁说道：“多谢姑娘的好意，不过——你还是端出去好了。”他语气虽已和缓得多，但头却仍未转回，只希望自己回过头来的时候，房中又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么，他便能静静地思索一下。哪知这少女却又娇笑一声，道：“你不想吃东西就算了，干嘛这么凶呀！人家费了好多心思，全心全意地帮了你这一次忙，你……你现在却要叫人家出去。”

这几句话说得展白为之一怔，回过头来，只见站在自己床前的少女，一身锦衣，云鬓高挽，神态娇俏之中，却又流露出一种清雅高贵之气。

这少女秋波一转，瞬也不瞬地凝注在他脸上，突又娇笑道：“说

真的，你对我这么凶，真是不应该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了帮你的忙，惹了多少麻烦？你呀……你真是不知好歹。”

纤腰一扭，将手中的玉盘，放到展白床头的小几之上，自己的身躯，却轻轻坐到展白床侧，接着道：“来，我喂你吃东西，你要是生了气，尽管气，可别把自己气坏了，饿坏了肚子，那我可不答应！”展白呆呆地望着这少女，心里更加迷惑，他不用费心思索，便知道自己和这少女根本连面都未见过，但这少女此刻对自己说起话来，却像是多年知交似的，既关怀又亲热，“她还帮过我的忙？”但帮的是什么忙，展白却完全不知道。

一阵阵淡淡的幽香，随着窗外吹人的微风，吹进他的鼻端，他只觉这少女坐得越来越近，一张娇甜俏美的粉面，也似乎凑到自己眼前，他对这少女虽无恶感，但她这种肆无忌惮的大胆作风，却又使他心底泛起一种厌恶的感觉。

他一正脸色，沉声说道：“在下与姑娘素昧平生，姑娘如果真的有恩于在下，在下日后必有以报答姑娘，但在下此刻并不想吃东西。再者男女独处一室，也该稍避瓜田李下之嫌，请姑娘还是留意些的好。”

哪知这少女坐在床侧，一手支着床沿，一手支着下颌，一双明目，却望在屋顶上，生像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

等到展白的话说完，她方自缓缓垂下头来，眼角斜斜一瞥，却又立刻收回目光，望在自己的一双纤纤莲足上，低语道：“真的有恩于在下，真的，在下……”掩口噗嗤一笑，眼注流转，瞥了展白一眼：“难道你认为是假的吗？”玉手轻抬，一只春葱般的手指，笔直地指

到展白面前：“告诉你，要不是我，你呀……你早就被人抬出去了。”语声轻柔娇脆，配合着她的眼波和动作，令人看来，只觉她举手抬目之间，都含蕴着万千种风情仪态，生像是她虽然在骂人，可是被骂的人却仍然有福了。

展白呆呆地望着她，一时之间，也不知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一面暗中思忖：“如此说来，刚才那黑衣少女，便是受她所托了……”心念一转：“那么她是谁呢？难道她也是那凌风公子的姐妹不成？”仔细一看，这少女的俏甜娇丽，脱略形迹，虽和那黑衣少女的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以及那凌风公子的狂妄高傲，冷酷无情，大不相同，但眉目之间，却和他们有几分相似之处，他无法了解这兄妹三人的生性怎会有如此的差异，一面却又不禁大为同情那中年美妇，试想有着这样三个儿女的母亲，对其身心的负担，又该是多么沉重哩！

他虽然曾经听过“武林四公子”的声名，但对江湖中这声名极响的四位“公子”的家世，却只有一个极为模糊的印象而已，仅知这四人家世俱都显赫无比，武功的师承，更是来历不凡，是以甚至在一眼瞥见“安乐公子”四个字时，都不能很快地想出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来。

他沉思半晌，越思越糊涂，直到这少女又自一笑，问道：“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他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回答人家的话。

“但是，我该如何来回答她的话呢？”他不禁又在踌躇：“感激？”这在一个倔强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多么难以表达的情感啊！他一面寻找着自己的答话，一面却又暗暗忖道：“她妈妈救了我，她哥哥要赶

我出去，她姐姐替我解了围，却是受她的所托，但我又根本不认得她。唉——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本是一家人。但彼此的关系，为什么如此复杂呢？”

他本就异常紊乱的思潮，此刻更是紊乱不堪，竟连一句该说的话都说不出来，方自定了定神，哪知身侧突地响起一个奇冷澈骨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道：“她说的话你听到没有？”

展白心头一凛，转目望去，却见床侧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身材颇长的人影，一身褴褛的衣衫，一头蓬松的乱发，颌下的胡须，更是乱得惊人，与这庭院中的一切都不大相称，只有那一双利如闪电的眼睛，正在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目中的寒意，比语气中还重三分。

这突来的怪人，这突来的问话，使得展白更加怔住了。

那少女面上仍然带着春花般的笑容，也没有去望这怪人一眼，仿佛这怪人的出来，根本就在她的意料之中似的。

乱发怪人眉峰微皱，冷冷又道：“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

展白失神地望着他，仍未答话，乱发怪人冷冷一笑，霍然伸出手来，残破的衣袖也随之扬起，带起一阵阵强劲的风声。

那少女面上笑容未敛，突地一回身，抱住这乱发怪人的手臂，在他耳边低低说了两句话，怪人目中的威光，立刻尽敛，温柔地望了少女几眼，手臂一伸一缩，身形突地电闪而退，头也未回，便从开启的窗中掠了出去。

窗户虽不小，但只架开一半，这怪人身形颇长，不知怎地，竟连望都未望一眼，便从那远比他身形狭小的窗中掠出，就像他背后长了

眼睛，又像他身躯可以随意伸缩似的。

他来得突然，去得更是突然，展白望着他的倏忽来去，心里更是惊疑，只觉自己所经所遇，都有如梦境一般。

那少女缓缓回过头来，望着展白格格一笑道：“你怕不怕他？”

展白茫然摇了摇头，道：“他是谁？我为什么要怕他？”

这少女伸手一拢鬓角，又在展白的床侧坐了下来，一面仍自娇笑道：“你为什么不怕他？他的武功可真厉害呀，连大哥和爹爹都说他武功深不可测，只是他从来不和人动手，是以他的武功到底有多高，谁也不知道，可是……嘿嘿，要是有人欺负了我呀，他老人家就不答应了，非将那人打个半死不可。”她语声微顿，又道：“上次一个从鲁北来的，叫什么‘三翅粉蝶’的家伙拜见爹爹，在花园里碰见了，我以为我好欺负，就对我说了两句难听的话，我心里又羞又气，正想动手教训他，但是还等不到我动手，雷大叔他老人家永远好像跟在我身后似的，那小子看见他老人家来到，还要逞威风，他老人家连话都没有说，轻轻一抬手，就将那小子活活地劈死在一丛玫瑰花下了，让他……死了还做个风流鬼。”

她咕咕呱呱说了一大套，说到后来，又噗嗤笑出声来，这少女既像是轻佻，又像是天真，什么话都敢说。展白一面听着她的话，心中一面不停地思忖：“这乱发怪人是谁？怎地能在这深沉似海，有如侯门般的家庭中来去自如？”

又忖道：“她的爹爹到底是什么身份？怎地连采花大盗都会来拜见他？”

听到后来，这少女说“三翅粉蝶”死在花下，还替他下了个“风流鬼”的注脚，又不禁在心中暗笑：“她怎地连这话都说得出口。”

他却不知道这少女自幼娇纵成性，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羞，更不知道什么是畏惧，此刻“噗嗤”一笑，又自说道：“方才雷大叔伸出手来，若不是我站在旁边，你这条小命也算完了，”她掩口一笑，忽又幽幽长叹了一声，双目望着窗外。

展白见她忽而娇笑，忽而长叹，心中正自诧异，却听她接着道：“真奇怪，自从妈妈把你带回来那天，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喜欢……”

她虽是天真未泯，娇纵成性，但下面的话，仍是说不下去，两颊微微一红，伸手一拢鬓发，方自接着道：“所以后来妈妈不能来看你的时候，我就天天来看你，今天大哥从太湖回来，我就知道要糟，以大哥的脾气，一定会把你从他房里摔出来，妈妈不在，我又怕大哥，想来想去，只有搬出大姐来当救兵，你不知道，大姐的脾气可跟我不一样，一年之间，也难听到她说上句话，我说好说歹，央求了半天，才算把她请来，你呀……你却不领情。”

展白虽本对她的放纵之态，极为不喜，但此刻见她如此对待自己，心中亦不禁大生感激之情，微微一笑，说道：“姑娘如此对待于我，在下实是感激不尽，哪有不领情的道理。”

这少女面孔一板，故作嗔恼之态，道：“谁要你感激我，谁要你领情！”

展白一愕，却见她又噗嗤笑出声来，纤手掇起衣角，缓缓弄着，道：“不过，只要你知道我对你好，不要再凶狠狠地对我，我就高兴

了。”

展白虽然极为拘谨，此刻心中亦不由微微一荡，只觉这少女对自己的情感竟是如此直率，不加半丝掩饰，他自幼孤零，长成后刻苦习武，一生之中几曾享受过这种温暖的情意，一时之间，不觉呆呆地愣住了，望着这少女，又直说不出话来。

这少女垂着衣角，一面又道：“你姓什么？叫什么？我问妈妈，妈妈也说不知道，真奇怪，妈妈也是跟大姐一样，平常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难得看到她老人家笑一笑，但对你却也像是很关心的样子，我本来以为你跟她老人家一定很熟，哪知她老人家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展白微叹一声，前尘往事，又复涌上心头，心想：若不是那位中年美妇仗义援手，自己只怕此刻已暴尸荒野了。不禁暗叹忖道：“人家对我有如此大恩，我却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目光转动，清了清喉咙，道：“令堂大人，高贵慈祥，有她慈航普渡，她老人家对我的恩情，实在使我铭感，姑娘如不见怪的话，不知可否将她老人家的名讳告诉我，也让我……”

这少女格格一笑，截断了他的话，道：“看不出你，说话酸溜溜的，倒像个穷秀才。”

展白面颊一红，却见她又道：“我爹爹姓慕容，我大哥、大姐也姓慕容，你猜我姓什么？”

展白一呆，心想这少女真是憨得可以，怎地向我问这种话，难道我是呆子不成？口中却道：“姑娘想必也是姓慕容了。”

哪知这少女却摇了摇头，拍手笑道：“你猜错了，我不姓慕容，我姓展，跟我妈妈的姓。”神色之间，极为高兴得意。

展白心中暗笑，答道：“如此我当然猜不出了。”

一面又不禁暗中思忖：“原来那位夫人与我竟是同姓。”

却见那少女一笑又道：“看你的样子，也像是武林中人，怎地连我们家的名字都没有听过？”言下之意，大有凡是武林中人都该知道她家的样子。

展白凝注着她，只觉这少女娇憨之态，现于词色，心中原本以为她甚是俏达的感觉，此刻已荡然无存。

那少女秋波一转，遇到他目光，不觉轻轻一笑，低声道：“告诉你，我叫展婉儿，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告诉我？你的爹爹妈妈还在吗？在哪里？你有没有……”

微咬下唇，轻轻一笑，垂下头去，接道：“太太。”

她一连问了五句，句句都问着展白心中的创痛之处，他愣了半晌，长叹一声，说道：“在下也姓展，叫展白，家父家母都……都已故去了，我孤身飘泊，一无所成，连家父的深仇，都未得报。”

他心中积郁多年，始终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此刻见这少女对自己有如此直率的情感，不觉将心中的积郁，都说了出来。

只听得展婉儿眼圈越来越红，终于忍不住，两滴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沿着她俏美的面颊缓缓流下。人类的情感，原本就是那么奇妙，有的人你对他相交一生，也不会听到他说出一句真心的话，另外一些人你与他匆匆一面，却会尽倾心事，展白越说越觉悲从中来，难

以抑制，竟忘了自己倾诉的对象，不过是一个方才相识的娇憨少女。

他的语声是低沉的，这间精雅的房间，也仿佛被悲哀的气氛充满。

哪知他话未说完，窗外突又闪电般掠入一条人影，扑到展白的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沉声道：“你是谁？展云天是你什么人？”

展白一惊之下，只觉自己的手腕，其痛欲折，不知不觉的手掌一松，掌中竟落下一团乱发来。

原来他方才心情积郁难消，悲愤填膺，竟将自己的头发扯下一绺，此刻落在淡青色的锦衾上，便分外刺目。

刹那之间，他心中既惊又奇，不知道这人怎会知道他爹爹的名字，更不知道这人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抬目望去，只见站在床前，抓着自己手臂的人，竟然就是方才那身躯颀长，潦倒褴褛的怪人“雷大叔”。

第七章 血海深仇

但展白生具傲骨，别人对他越是蛮横无理，越是能激起他的傲性。

如果有人用暴力强迫他，就算刀斧架在颈上，他连眼眉都不会皱一皱！

因此，这突然间去而复返的乱发怪人——雷大叔。虽然手如钢箍，紧握住他的手腕，使他的手臂剧痛如折，他仍然是不理不睬！

“说！你是谁？”雷大叔怪目圆睁，厉光如电，紧盯着展白，厉声叱道：“你是不是展云天的后人？”

雷大叔显然神情甚为激动，问展白这话时，双手竟微微发抖；但握住展白的手，可就无形中又加重了几分力道！

展白感到被乱发怪人紧握之处，奇痛入骨，又加上他身有重病，兼负刀伤，无法运功和乱发怪人的手劲相抵，只痛的他面白气促，几乎昏死过去！

但就在这种难言的剧痛之下，展白依旧咬牙苦撑着，不管那乱发怪人，是如何的穷凶恶极，仍然是闭紧嘴唇，给他来了个相应不理！

在展白身旁坐着的如花少女，见他痛的脸色惨白，额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芳心中老大不忍。又见展白虽在剧痛之下，仍然毫无乞饶求恕的神情，更为他的硬骨气，而暗暗心折。相反的，她对雷大叔这种粗暴举动，却有了老大的不高兴，只见她小嘴一嘟，说道：“大叔！你放手呀！看，都快要把人家的手折断了，叫人家怎么回答你的话？……”

这雷大叔本来最疼婉儿，素常对婉儿的要求，百依百顺，无所不

从。但在目前，这雷大叔却似失去了往日的镇静。

展婉儿使嗔撒娇，叫他放开握住展白的手，他竟恍如未闻，仍然双手紧握着展白的腕部关节，乱发蓬乱的脸上闪过无限的悲愤怅惘之情，双眼死死地盯在展白的脸上……

“云天呀！云天！莫非真是苍天有眼，给你留下了后代吗？……啊！这一定是了……一定是了！一定是！我雷……”

雷大叔狠狠地望了展白一会儿，忽然仰起脸来，一脸的肃穆之情，口中仿佛祈祷般地喃喃自语。

但他刚刚说到此处，忽听婉儿一声惊叫：“哎哟！他死了！雷大叔！雷大叔！他死了呀……”

雷大叔如大梦初醒，猛然低下头来，只见展白面白如纸，双目紧闭，口鼻之间似是已没有了气息！

雷大叔——这武林奇人，想当年与霹雳剑展云天，义结金兰，情同生死，二人并道江湖，不知做了多少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仗义侠行！

但在二人一次小别期间，忽然噩耗传来，武功侠行震惊天下的霹雳剑展云天，竟然被暗算惨死！

当时的雷大叔，听到这个噩耗，几乎痛不欲生，立即赶到出事地点，洞庭君山绝顶。但，他不仅未能查到暗算展云天的凶手是谁，甚至连展云天的尸首都未找到！

可是，君山绝顶的现场，却是一片零乱，树折草飞，断剑残戈，满地散落的暗器，到处皆是，尤其遗留在地上一滩滩殷红的血迹，东

一片西一堆，染红了黄沙枯草，一切景况，均显示出是经过一场惨烈的凶杀所留下的痕迹！

雷大叔见此光景，知道江湖上传言不假。当时，他曾悲愤得几乎发疯，也曾想到横剑自刎在君山绝顶，以酬报知交好友。

但是，一个比死亡更大的欲望，使他活了下来！那就是，他想到了复仇！他要寻访到暗算杀死展云天的仇人，为他结义盟兄复仇！

可是，他走遍天涯，踏破铁鞋，连杀死展云天的仇人是谁，他都未寻访出来，复仇就更无望了。

事隔二十余年，他已经对万事都感到心灰意冷时，却为凌风公子的父亲，慕容庄主，仰慕他的侠名，重金礼聘，请他到慕容庄主的庄上充当一位门客！

雷大叔本无意寄人篱下，但他又想到久访杀死义兄的仇人，杳无端绪，自己万念俱灰，落拓江湖，也不是个办法，武林四公子，新近崛起江湖，各自收罗拉拢武林高手，归其门下。几年的时间，武林四公子的门下，武林高手已经是成千论百，声势之隆，直可媲美春秋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了。

自己暂在慕容庄主的庄上歇马，慕容庄上鱼龙混杂，说不定也许会把杀死义兄的仇人，查出个端倪来！

因之，雷大叔落足在慕容庄上。

慕容庄主，富可敌国，最讲究排场，不仅本家人豪华无比，就是对门下食客，也均是礼遇有加，一个个衣锦华裘。

惟独雷大叔，筚路蓝缕，不修边幅。

但慕容庄主，深知雷大叔武功高强，义气干云，所以对雷大叔的行止，丝毫不加干涉，并委以保护内宅的重任。

慕容庄主的内宅，门禁森严，即三尺孩童，无呼唤也不得入内。

这雷大叔一个草莽豪客，能够登堂入室，且住居于内宅之中，可以说是深蒙慕容庄主另眼相看了！

至于雷大叔能在慕容庄主的门下，安心住下来，还不仅是为了酬答慕容庄主的赏识，而是因雷大叔特别喜欢婉儿，真比婉儿的亲生父母——慕容庄主夫妻，还要深一层。因此，雷大叔竟在慕容庄上久久住下来。

可是，雷大叔对查访杀死义兄的仇人，却始终没放松过。

数十年如一日，雷大叔时时惦记着，要为盟兄复仇。

如今，竟大出意外地，叫他见到了似乎是盟兄展云天的后人！又叫他如何不心情激动？如何不失常呢？

因为他从未听盟兄说过有妻室儿女。

但，他今天见到展白，这少年人眉梢眼角间的英俊气概，极像盟兄当年的样子。

他又在窗外，听少年对婉儿说，他也姓展，父亲惨死，至今连杀父仇人都不知是谁！

因此，他仰首向天，喃喃自语，对展白忍痛不住，昏死过去的情形，竟毫无所知。

给展婉儿惊声一呼，雷大叔才如梦初醒，低头一看展白痛死过去，吓得忙把手松开，紧跟着伸出双手为展白推宫活穴！

看到展白昏死的情状，展婉儿竟泫然欲泣！

这貌比天仙，自幼娇纵成性的姑娘，包围追求她的武林子弟成千论百，富拟王侯的，武功高强的，貌比潘安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不计其数，但她从未把一个放进眼内。

如今，却衷心爱上这穷愁潦倒，又有伤病在身的落拓少年！情之一字，真是令人不可理解的了。

“姑娘！”雷大叔见婉儿哀伤的神情，深悔自己的孟浪，不该出手太重伤了这少年，心中老大不忍。于是温和地说道：“你不用担心，他不会死的！”

“我，我恨死你了！……”婉儿听雷大叔一安慰她，反而忍不住存于眼眶内的泪水，像断线珍珠般，滴落在她锦绣的衣襟上。她心痛展白被雷大叔抓得痛昏过去，竟口不择言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可是，她话一出口，又觉得对一个非常疼爱自己的长辈，竟说出这样的话，有点不妥。停顿了一下，立即改变了口气。说道：“他，他若是死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虽然她极力想改变口气，不愿说出对不起雷大叔的话来，但因为太关心展白的安危，所以，说出口来的话，依然显得不太客气。

雷大叔听了微微一愕，他自从到慕容庄上以来，爱护婉儿，甚于爱护自己的亲生女儿。虽然，他连婚都没有结过，更不曾有过亲生女儿，但他相信，就算自己有了亲生女儿，爱女儿的心也不会超过爱婉儿的心。想不到婉儿竟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雷大叔不禁微微一愕……

不过，这也是一瞬间的事，雷大叔仅微微一愕，一边用双手为展白推宫活穴，一边转头望了婉儿一眼。

见婉儿痴望着展白，满脸关怀之情，眼泪簌簌地落下，心中立刻明白了一大半。心中忖道：“看来我这刁钻的女娃儿，八成已经爱上这少年。啊！……我才是老糊涂，对一个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她的意中人，更能使她关心的吗……？”

雷大叔想到这里，对婉儿无礼的话，不但不生气，反而微微一笑。说道：“婉儿，你不用心急！大叔负责还给你一个活……”

雷大叔说至此处，却再也说不下去了。活什么呢？活情郎，活未婚夫，还是活爱人……总觉得怎么说也是不妥，不由尴尬地直用手抓胡子，干瞪眼……

偏偏展婉儿，又是个天真未凿，娇憨无比的少女。她见雷大叔的怪样子，不由破涕为笑如雨后春花般说道：“活什么呀？大叔，你怎么不说了！”

“活……活人！”雷大叔啜嚅了半天，突然用手一拍自己的脑袋，到底让他想出来了这么一句恰当的话，脱口说出，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噗哧！”婉儿再也忍不住，不由笑出声来。娇笑倩兮地说道：“当然是活人了，难道我还要个‘死人’不成吗……？”

婉儿笑着说至此处，突然脸孔一红，脉脉地低下头去，用手拉扯了一下自己的衣襟。

然后又瞟了雷大叔一眼，见雷大叔正用一种似乎含有深意的眼光望着她，立刻又很快地收回目光，她，头垂得更低了，脸孔涨得更红

了。

有人说：“少女害羞的神情最美！”此话一点儿也不错。只见展婉儿，赛雪欺霜的粉白小脸上，烘染上一层朝霞般鲜艳的红晕，明如春水似的眼波，放出一种灿烂的光彩，盈盈欲流，娇艳明丽，纯美无比，不亚于一朵红睡莲，在晨露中迎着朝阳盛开，真是美丽极了！

其实，雷大叔并不知道，展婉儿是为了什么，竟无端不胜娇羞？

但，世上又有几人能够猜测出，青春少女的心呢？

原来展婉儿，在背地里常听到母亲管父亲叫“死人”，她天真少女的心上，便以为“死人”是“丈夫”的代名词。

如今，她无意中把展白比做了“死人”，难怪她要脸红了……

就在此时，展白在雷大叔一阵推拿之后，已然悠悠醒转，他缓缓地睁开眼来，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婉儿貌美如花的娇靥，但却朦胧不清，有如雾里看花……

“水……”

婉儿见他苏醒过来，神态高兴已极。听到他说要水立刻拿起茶几上的碧玉盖碗，先在温水里洗过，然后倒了一杯开水来，就在床上轻轻扶起展白的头来，把盖碗里的开水一口一口地喂给展白喝。……

“唉！”雷大叔轻喟了一声，见这娇贵无比的慕容府中二千金，对一个落魄青年，竟是如此的温柔体贴。

不由暗叹“情”字力量之伟大，真是不可思议……

“谢……谢”展白就着婉儿的素手中，啜了几口水，人在神智已见清醒时，第一个是嗅觉，他鼻孔中嗅到一股如兰似麝的少女身上特

有的幽香。

第二个是视觉，他看到一张绝色少女的如花娇靥，紧紧贴在自己脸旁。

第三个是触觉，他只觉软玉温香，自己正倒在一个纯美的少女怀中。不由脸孔发烧，一股说不出的缠绵滋味，竟使他心中一荡……

这种温柔滋味，这种旖旎风光，是他一生中从未领略过的。他又见这如花少女，温柔地拥抱着自己，白玉似的素手，端着一杯水，一口一口地喂自己，而且，那少女比春水更加明媚的双眼，含着无边厚爱，万缕柔情，望着自己。

啊！这一切的一切，似梦似真，竟使他感动得不得了。

口中嚅嚅地说了“谢谢！”两个字，突然又转头望见，立于床前的乱发怪人，两只比电闪还明亮的一双怪目，正在紧紧地盯着自己。他又感到这样亲密地偎在一个陌生少女的怀中，实在难为情，便挣扎着想坐起来！

谁知他不挣扎还好，这猛力一挣，只觉左臂处的刀伤，一阵噬心的剧痛，不由使他咬牙皱眉，又颓然倒在少女的怀中！

“哎呀！”展白天生傲骨，虽然急痛钻心，仍然咬牙皱眉，没有发出声来。但他这第二次又倒在婉儿的怀中，婉儿的手，正触到他的肩胛之处，婉儿只觉触手湿漉漉地一片，她还以为是自己不慎，泼溅出来的水。谁知待她抬手看清竟是鲜红的血，不由惊吓得尖叫起来！

“怎么！”雷大叔不知婉儿为何如此惊惶？急上前来探视……

“婉儿！”接着门外也传来一声惊呼，只见一个中年贵妇，环佩

叮当，快步走进屋中，惊问道：“怎么了……他！……”

这时雷大叔也看清楚，原来展白奋力一挣，竟把左臂上的创口，重新震裂，鲜血透衣，流了一床！

中年贵妇满脸惊惶关切之容，一边伸出素手连点展白“臂儒”“心俞”穴，为展白止住流血，一边回头对锦衣少女说道：“婉儿，你去取一杯人参燕窝羹来，需要浓一点！”

锦衣少女忙不迭地应了一声，飞快向门外跑去……

“婉儿！”站在一旁的雷大叔，忽然叫住婉儿，说道：“不用去了。我这里有一颗丸药，人参燕窝虽能提神补血，但我这颗药丸，却比人参燕窝要强多了！”

雷大叔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个羊脂小瓶来。这羊脂小瓶只有鼻烟壶大小，外边包了几层绸布，雷大叔郑重地打开，看样子极为珍贵……

“大叔的药也给他吃。”门外传来婉儿的声音：“人参燕窝汤侄女也去取……”说着已去远了。

“这孩子向来是极热心的……”中年贵妇笑对雷大叔说。

展白这次创口迸裂，虽然痛极，却未失去知觉。他咬牙苦忍着蚀心刺骨的剧痛，睁眼望着中年贵妇如慈母一样慈爱地关心着自己，暗想婉儿亲侍汤药，极热心地为自己奔跑，人家尊贵的身份地位，可以说是奴仆如云，一呼百诺，如今为着自己一个穷苦潦倒的人，竟肯降尊纡贵，尽心服侍自己，不由一丝温暖直袭心头，可又夹杂着无限感激这一粒来历不明的药丸，要挟自己……

展白本是生具傲骨之人，又受尽了人世间的冷落，从不愿向人乞

怜，更不愿接受别人的要挟。

因此，在雷大叔要他说实话，才肯给他吃药时，竟转头面向墙壁，给雷大叔来了个不理不睬！

这一来，把个性情暴躁的雷大叔，气了个须眉皆炸！

就连中年贵妇人，见展白对雷大叔的善意，竟做出无礼的样子，也不由深感意外。柔声说道：“孩子！这龙虎续命丹，功可起死回生，练武的人吃了，更可增长劲力，一般武林之人，连做梦想都想不到的！雷大叔，问你什么话，快回答大叔！你吃下这粒丹药，身上的伤病，都可以好了！而且，对你好处无穷哩……”

中年贵妇，语调慈祥，态度和蔼可亲，对展白犹如慈母。

可是，展白仍没有回过脸来，面向墙壁，说道：“我不希罕！”

“气死我也！”雷大叔怒叫一声，说道：“难道我真是瞎了眼！我……”

雷大叔神情激越，说至此处，竟语不成声。手拿龙虎续命丹。心中暗想：武林中人梦寐以求之而不可得，自己不顾生命为少林寺尽了一次大力，少林掌门方丈为报答自己恩惠，才赠了这么一粒，自己珍藏在身上十五年之久，舍不得服用，如今，自己好心好意拿出来给他吃，却不值人家一顾……

雷大叔越想越难过，手执那粒珍药左右为难。

送出又不是收回也不是。如果此时自己再收回怀里，别人可能还会说自己是舍不得，把这粒丹药送人哩……

“叭！”的一声脆响，任谁也想不到，雷大叔竟把一粒珍贵无比的灵药，一抖手摔在地上！

在中年贵妇惊讶的，莫名所以的时候。雷大叔已经像电光石火似的，纵出室外！

突如其来的一声脆响，展白情不由己的转回头来，只见乱发怪人已不在房中，中年贵妇一脸的惊异之容。

“怎么回事？”展白不知何故，脱口问出。

“唉！”中年贵妇轻喟了一声，说道：“孩子，你伤了大叔的心了……”

“伤谁的心？”微风过处，展婉儿娇艳如花似的纤手托着一只玉盘，玉盘上放着一个碧玉盖碗，袅娜得如风回杨柳，快步走了进来。

不等中年贵妇答言，婉儿却把玉盘放在茶几上，用手端起盖碗，掀了盖，先呶起小嘴吹了吹凉，然后拿了一个白玉羹匙，轻轻在碗内搅了一搅，立刻端至展白面前，娇笑说道：“来！吃吧，我喂你！”

展白先不吃人参燕羹汤，含着疑问的眼光，问那中年贵妇道：“夫人，小可不愿吃他的药，怎么算是伤了他的心呢？”

中年贵妇，没有回答展白的问话，仰脸若有所思，停了一会，忽然低下头来，向展白问道：“雷大叔问你什么来着？”

“他问我……是谁？”展白见中年贵妇慈蔼如慈母，不忍拒绝回答。“又问我……”

“娘！”这时，展婉儿却在一边插嘴道：“不要问那么多嘛！先让他吃，好不好！若不，他会……”

“别打岔！”中年贵妇神色很庄重，阻止婉儿插嘴，一双美妙的凤目，只注视着展白，等他回答。

“又问我展……”展白只有据实回答。但说到父亲的名字时，不

禁激动的嘴唇发抖，说道：“……云天，是我的什么人？”

听到展云天的名字，中年贵妇的神情，似乎一震。更加紧地问展白：“你为什么不回答雷大叔？展……云天，究竟是你的什么人？”

“展……云天是先父……”展白感激中年贵妇救命之恩，又加上中年贵妇待他如慈母，只有据实以答。

中年贵妇听展白说出，展云天是他父亲，脸上顿现出一种无比惊奇之容，凤目中现出一种无比欣喜的光彩，张口欲言，但心情激动无比，竟一时哽住，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绝色锦衣美女——展婉儿，却不知展云天是何人，也未留意中年贵妇神色遽变，只端着人参燕窝汤，一只纤手拿着白玉匙，要喂展白吃，忽见展白掉头落泪，忙把白玉匙放进碗内，在衣襟内掏出一方绢帕，一边为展白拭泪，一边以万般温柔的声调说道：“不要哭嘛！来，擦干眼泪，吃下这碗人参燕窝汤，你的痛就会好啦！乖！听话，啊！……”

这二八年华的少女，哪里是像跟一个尚比她大一两岁的少年说话，倒像是在哄孩子。

展白心头感到一阵无比的异样……

此时——

忽然从门外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青衣小婢，进门来张望到中年贵妇，忙上前施礼说道：“夫人！……您在这里呀！叫小婢好找……老……爷子正急着……找夫人……”

青衣小婢好似紧张过度，脸孔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结结巴

巴地说。

中年贵妇皱了皱眉，脸上闪过一丝不大愉快的神色，平静地问道：“老爷子找我有什么事？”

“小婢不……不知道。”青衣小婢结巴地说：“老爷子正在发……发脾气，说叫夫人……快去！”

中年贵妇似是无可奈何地，立起身来，又望了倒在床上的展白一眼，向婉儿说道：“婉儿！你要好好照顾他，娘去去就来！”

婉儿嗯了一声，中年贵妇即随着青衣小婢而去。

这时，偌大一间华丽的卧室之中，只剩下婉儿与展白二人。

展婉儿撒娇使赖，半哄带劝，一口一口地喂着展白吃了那碗人参燕窝汤。

展白从母亲死后，天涯飘零，历尽世态炎凉，从来没有尝受过这般温情。只觉芳香扑鼻甜美如蜜的人参燕窝汤，从少女白玉般的纤手中，一口一口地喂进自己嘴里，这一甜直甜到心坎里，暖暖的热气，也随着人参燕窝汤，一直温暖到心窝！

展白一边张嘴吃着，一边不住打量这位对待自己有着无比深情的绝美少女。

见她身穿一袭剪裁合体的浅蓝色锦衣，那锦衣的质料非丝非绸，却柔飘光亮无比，使她曲线玲珑的娇体，妙韵天成，更见优美！

浅蓝闪亮的锦衣领口，绣着一圈白色的小花，仿佛大海里涌起的白色浪花，清新纯美。

少女周身的肌肤，白如凝脂，白玉般的粉颈，乌黑的秀发，裘盖

着一朵朝霞里盛开的白莲般的椭圆小脸，细长的眉儿，如蝴蝶翅膀一样左右开展着，瑶鼻樱口，一双黑白分明的明眸，顾盼生姿。笑时露出偏贝似的皓齿，嘴两边有两个深深的梨涡，叫人看了意乱情迷……

但最使人动心的，还不在她这脱尘出俗，美逾天仙的容貌。而是她那一种内在的气质，娇憨天真，毫无一点机心，纯洁善良的犹如天使！

现在她娇躯依偎在床前，几与展白肌肤相接，展白一边张嘴接吃着少女一匙一匙送来的参汤，一边鼻孔中嗅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处女之幽香，几疑身在梦中！

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出这萍水相逢的绝美少女，为什么会对他这样好？……

“在下……想问姑娘一句话。”在那青衣小婢叫走中年贵妇时，使展白想起中年贵妇在途中救自己时的忧郁神情，不知如此高贵慈祥的贵妇人，还会有什么心事？又想起这婉儿如此纯真善良，竟跟刚才那倨傲少年，与那冷若冰霜，神秘无比的黑衣蒙面女郎，像是兄弟姐妹似的，要是同胞兄弟姐妹，性格怎会如此不同？而那青衣小婢口中的老爷子又是谁？展白心中充满了疑问，禁不住问道：“不知姑娘……肯开诚相告否？”

但，展白问出口来，才觉得探询人家的隐私，实有冒昧之嫌，不由得吞吞吐吐。

“在下……姑娘……姑娘……在下……”婉儿模仿着展白的口吻，未说完先自花枝乱颤地笑起来。

又说：“哎呀，酸死了！”

展白脸孔一红……

“白哥，有什么话尽管问好啦！”婉儿一片天真，上边的话只是觉得好玩，丝毫没有讥笑展白的成分。

一见展白脸红，立刻止住了嬉笑，诚恳地说道：“如小妹知道的一定告诉你。不要姑娘，在下的，听着多见外！以后就叫我妹妹好啦！”

“哪能……我实不敢当”……展白还想推辞，谁知婉儿接嘴道：“我们都姓展，没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白哥，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展白见婉儿虔诚，自己不好意思再推辞，便说道：“婉妹——”
这一声婉妹，婉儿听了甚是开心，笑容如花。

“那青衣小婢口中说的老爷子，是不是令尊……”

婉儿抢着点了点头，展白继续问道：“令堂好像是不甚快乐，难道令尊与令堂……”

婉儿笑容立敛频皱蛾眉，无限委婉地说道：“白哥，请你不要问我这些好不好，小妹不愿谈论上一辈人的事……”

婉儿说到最后语声渐低，头也跟着低了下去。

展白见婉儿幽怨之情，知道人家有难言之隐，便改口问道：“既是婉妹不愿说，愚兄不便再问。但是，愚兄还有一事，深感不解，为什么婉妹这样好，令兄却那么咄咄逼人？令姐又……”

“不要谈他们啦！”婉儿又抬起头来，含着无限深情凝望着展白，说道：“也让小妹请问几个问题，白哥，你的病好了以后，准备作何打算？”

展白蓦地听到婉儿如此一问，千端万绪，立刻压上心头，不由使他呆住了……

“父仇不共戴天！”当然自己病愈之后，是要去为父亲报仇。但自己连父亲的仇人是谁，都不知道。

而且，又把父亲临死时，遗留下的宝剑及遗物，也给弄丢了。自己武功未成，举目无援，此后连个存身之处都没有。

半途弃职，燕京镖局是无脸再回去，至于现在自己存身之处——这神秘不可测的地方，虽然中年贵妇及婉儿，对待自己甚好，但说不定人家是见自己伤病，才产生了同情，等到自己伤好病愈，万无久住之理。何况，还有那倨傲少年，及那疯颠的乱发怪人，自己想起来就寒心，就算让自己住，自己也住不下去……

展白思及此处，顿感前途茫茫，充满了悲观与无望，真是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了！

固然，展白处此悲观绝望之境，对人世一无留恋，一死毫不足惜。但想到父仇未报，自己又不能死。真应了那句怆语：“求生无路，欲死无门！”

思及此处，展白真有英雄末路之感，不自觉地滴下几滴英雄泪来……

“白哥！”谁知婉儿见展白怅望屋顶，默默无语，独自落泪，竟一探娇躯，伏在展白身上，双手抱住展白，用一种铁石之人听了，也会心软的温柔声调说道：“天角天涯，不管你走到哪里，展婉妹也不跟你分开！”

这纯洁少女的真情流露，使展白心中大为感动，犹如在炎凉的人世之中，顿逢知己一般。寒冬里又出现了春天，绝望中又生出了希望，黑暗里有了光明，沙漠中开遍了花朵！

这虽是虚幻的不可捉摸，但，又显得多么充实呢？

展白情不由己地，也从被中探出双手，紧紧拥抱着婉儿，嘴中喃喃低语：“是的，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

“哼！”突然窗外传来一声极冷的冷哼，有如一阵凛冽的寒风，刹那，把遍地的花朵吹落得无影无踪！

“无耻的丫头，胆敢败坏门风！”冷哼过后，跟着传来一声，寒冷犹如冰窟雪窖的语声责骂。

“大哥！”婉儿娇喝一声：“你敢欺侮我！”喝罢，婉儿从展白怀中挣起，飞掠至窗外！

一阵争吵声，愈来愈远，终于听不到了……

刹那之间展白仿佛觉得方才逸然的房间，于今又变得寂寞冷清起来，这盛夏的六月之夜，怎的有如此寂寞冷清的感觉，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而脑海之中，却偏偏又混乱得很，自他在那小林中遇着安乐公子之后，一切世事就仿佛变得混乱不堪，他虽想静下思潮来仔细思量一遍，竟不能够。

第八章 洞中天地

人类的情绪，的确奇怪得令人难以解释。有时，你在一个热闹无比的场合里，往往会有着非常冷静而清晰的头脑，但是，当一切事都静下来的时候，你的思绪却往往会混乱起来。

他暗自苦叹一声，方自合上眼帘，想安静地歇息一阵。

哪知——

就在这一刹那里，窗口又漫无声息地掠入一条人影，这人影身势之快，有如闪电，身形落下，脚尖在地面下只轻轻一点，便已落到床前，双手突地伸出，往展白的身上拍去。

展白眼帘阖合，根本不知有人掠入屋来，此刻只听得床前有些微异声响动，他下意识地张开眼来，眼光动处，不禁脱口道：“雷大叔！你——”

突地瞥见“雷大叔”面上一片狞恶之态，双手前伸，似乎要择人而噬，他心中不禁为之一寒，下面的话，便再也说不出来了。

原来这条掠窗而人的身影，正是方才突然离去的“雷大叔”。

他方自伸出双手，往床上的展白拍去，听见展白的这一声呼声，似乎呆了一呆，手掌倏然顿住，两人目光相遇，“雷大叔”面上的狞恶之态，突然消去，一丝笑容，缓缓自眼角泛起。

他呆呆地望了展白两眼，突地一把抬起展白，身形猛地一旋，脚尖微点，便又闪电般自窗中掠了出去。

展白大惊之下，脱口惊呼一声，呼声未歇，他已被这似疯非疯，行事却件件超于常情常理之外的怪人“雷大叔”挟到园中。他心想挣

扎，但周身无力，又想问问这“雷大叔”如此对待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但转念一想，此人行事既是件件不近情理，就算问他，只怕也是无用。

“雷大叔”身形一落窗外，微一点足，便斜斜往右跃去，就在他这微一点足间，展白勉强抬起头。

目光往下打量一下，只见这庭园之中，林木葱郁，如花似锦，虽然处处均有亭台楼阁，但却被四下的假山湖石遮去大半，也就看不十分清楚，一眼望去，但觉这庭园之深沉广泛，竟是自己生平未见。

他不禁为之暗中惊赞，方得再仔细看上一眼，但“雷大叔”身形又起，倏然几个起落，展白只觉四下的树木亭台山石，像风一样地倒退回去，眼中只能见到这些林木亭台山石的一点影子，这“雷大叔”身形之快，的确是惊人无比。

瞬息之间仿佛掠至一道长廊，“雷大叔”身形便从这长廊下穿过，长廊尽头，竟是一座小山，这小山似真似假，虽然像假山，但假山却又不会如此高巍；若说它是真山，但真山却又不会如此玲珑；一条上山的坡道，依山曲折，山上林木森森，苍苍郁郁，更是方才庭园中所见之上。

但“雷大叔”却不由这条山道掠上，身形一转，竟扑向这葱郁的山林之中，这一来展白心中更是惊悸难定，四下的林木树干，都似要向他身上迎面飞来，他只好闭上眼睛。

心想无论这“雷大叔”要将自己带往何处，自己都无力反抗，只得听天由命了。

他虽然闭上眼睛，却无法闭上耳朵，只觉得满耳风声如潮水击岸呼呼不绝。

但是——

他方自转念之间，这满耳的风声又一齐停住，却听得“雷大叔”道：“到了。”

展白展开眼来，发觉自己此刻竟是置身于一间洞窟之中，星光从洞外映入，只见这洞中虽然十分幽黯，但石床石几，布置得却极为井然有序，而且十分洁净，这不但与“雷大叔”的外表不相称，而“雷大叔”会将展白带到这种地方来，更大大出乎展白的意料之外，他不禁暗中思忖：“这是什么地方？他将我带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雷大叔”说了那句“到了”之后，便再也不发一言，展白心里想问，但竟还是没有问出。

只得任由这诡异神秘的怪人将他放到那张石床之上，无可奈何地暗叹一声再次阖上眼帘，他想：无论什么事，谜底却总有揭解的时候。

“雷大叔”立在床前，像是又将展白仔细地看了两眼，突又疾伸双手，往展白身上拍下——

展白这次却没有张开眼来，他只觉“砰”然两掌，击在自己胸前，腰边，似是痛极，又似是酸极。

他大叫一声，张开眼来，模糊中只见到“雷大叔”丑怪的面容，和洞外的一线天光。

接着，他便茫然失去知觉，世间纵有千万件事发生，他都不知道。

这期间，世上是否有事发生呢？

安乐公子云铮，以及“摩云神手”向冲天，追向那突然现身，自云铮手上夺去碧剑的神秘人影，是否追得上呢？

这神秘人影是谁？为什么甘冒大险，自武林中赫赫有名，威镇一方的“安乐公子”手中，夺去这柄“无情碧剑”呢？

还有，这神秘深沉的庭园中的兄弟姐妹，是否会因他失踪而又生出许多事端？

这一切，展白都无法知道，依然在他已苏醒的时候。

他醒转来的时候，洞窟中仍然是一片漆黑，甚至比他来时装更黝黑了。

他缓缓睁开眼睛，但却像是没有睁开时一样，因为他虽然睁开眼来，却仍然是什么也看不见，为什么？难道此刻仍然是深夜？

但深夜之中，也该有一些黯淡的光线呀！

于是他便想挣扎着坐起来，哪知他身躯一动，便已轻灵而不费事地坐了起来，以前的病痛与疲惫无力，此刻竟已消失无影。

他惊呼，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自幼以长，他也曾受过不少次病魔的折磨，但却从未一次，病痛的消失，竟有如此之快的。

他旋身下了床，四下仍是暗不见物，他迟疑着，喊了一声：“雷大叔！”

四下寂无应声，这诡异神秘的“雷大叔”，此刻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如此黑暗中，他虽然站了起来，却不敢随意移动脚步，略一展动手脚，各处却轻灵如前，甚至比往昔更轻灵了些。

他呆呆地站在床前，但站了许久，突地感觉到有些微风，吹到他身上。

他奇怪，在这暗五天光的地方，怎会有微风吹进来呢？

于是他摸索着，向微风吹来的方向，缓缓地走了过去，他发觉自己走到一片山石前，而微风，竟就是从这山石上吹入的。

他更大惑不解了：“山石之上，怎会有风吹进来呢？”

他伸出手掌，在这片小石上缓缓摸索着，于是他发觉这片小石四周上有十数个龙眼大小的洞，微风，便是从这小洞中吹入的。

“既有风吹进来了，为什么却没有光线一齐透入呢？”

他暗问着自己，一面却也为自己寻得了答案！

“想必是这些小洞也是通向一个黑暗的地方，但这地方，却是可以透入天风的。”

于是，他对自己置身之地，便有了些了解，但除此之外，他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他闭上眼睛，良久，再张开来，希冀能看到一些东西，但伸手处，却仍然是黑暗不见五指。

这浓重的黑暗使得这地方虽有天风，空气却仍旧使得他透不过气来。

他什么也不能做，只有坐下来思索，但此时此地，他又怎能专心思索呢？短暂的黑暗已能使人发狂，何况如此漫天的黑暗！

再站起来，他暗中分辨着方才自己卧倒时，所见的这座洞口，摸索着走到那里，伸手一摸——

呀！这原先的洞口，此刻竟变成了一片石壁，他发狂了似地在这

片山石上下左右都仔细摸了一遍，这片山石竟是如此完整，完整得竟没有裂隙。

那么，方才的洞口到哪里去了呢？

这山窟若是没有出口，那么，自己方才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他真的完全困惑了，沿着这片石壁他向右走去。转了个拐角，伸手处，突地触到一包麻袋，麻袋中装着的，像是糍粑一类的小食物，麻袋旁似乎还有一缸清水，他俯下头，闻了闻，这缸清水似乎还散发着一股香气，似是酒香，又似是菜香。

他忍不住喝了一口，水的滋味，也似乎是不可形容的香甜，香甜中又带入些苦涩，一生之中，他竟从未喝过类似这样的“水”，他又喝了一口，清凉的“水”，使得他精神镇定不少。

于是他再摸索着走过去，一张石几，两张石椅。石几上空无一物，突然摸到薄薄的一册书籍，他忍不住将之拿到手上，但转念一想，这种黑暗的地方，纵有书籍，却又有什么用呢？

再走过去，又是一个转角，过去便是那片微风吹入的山壁，然后，他又回到石床边，似是他失望了，也迷惑了，这个洞窟之中，竟似真的没有一个像是出口的地方。

在床上他不知坐了多久，又不知睡了多久，站起来，走到水缸边，喝两口水，从麻袋取了一块东西出来，咬了一口，又是奇怪的滋味，他长叹频频，怎地自己一生中，会有如此奇的遭遇。

思潮紊乱，百般无聊。

他摸索着拿起那本书，走向床侧，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在这无聊的

时光中有消遣的东西，可是没有光线，又怎能看书呢？

他无可奈何地将书页翻动着，突地发现，书上的字迹，竟像有些凸出的样子，那想必是为石刻时聚墨过多，或者是抄写时聚墨太浓，无论如何，他的心，狂喜地跳动了一下，因为，在这无聊时候里，他总算有了可以消遣的东西。

从第一个字摸起，呀，不能阅读，而只能如此摸索，可的确是件苦事，他忽然有了盲人的痛苦，也开始体会到盲人的痛苦。

一笔一画，一撇一横，他叹着气，摸索着，终于，他脱口呼道：“气！”

第一个字，是“气”字，那么第二个字呢？终于，他也摸了出来，那是个“混”。

摸出了两个字，他信心大增，下面的字，他便更仔细而耐心地摸着，于是，他又摸出了。

“沌，清，浊。”三个字。

第六个字他摸得极快，因为那又是个“清”字，第七字，“升”，第八个字，又是“混”，第九个字，“降”，第十个字，“道”，第十一个字，他摸得极快，因为那是个“一”字，第十二个字，“法”，第十三个字，他摸了更久，才摸出是个“众”字。

阅读十三个字，那几乎在霎眼之间便可完成，可是要摸出十三个字，即的确是件困难的事，他歇了口气，伸了伸手，手指却像是有些麻木了，时间更不知过了多久，他将这十三个字低念一遍！

“气混沌清浊清升混降道一法众……”

于是，他茫然了，这十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他无法了解，只得集中思索，又不知过了多久，他暗中思索着道：“气，大概是说真气一类的气的，是混沌的，清浊不问，要想清气升，浊气降，道理只有一个，但是方法却有许多——”

“呀！这十三个字，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只能猜测，却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于是他起来喝了两口水，又吃了些东西，便再摸下去，只觉下面的句子，越来越繁复深奥，他每摸一个字，便要停下来思索许久，在摸下一个字的时候，他心里还在不断地思索着上一个字的意义，这样，他摸得便更加慢了。

时间，便在这摸索的苦思之下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只知道那一缸高达五尺，粗不能合抱的水缸中的“水”已几近喝完，而那麻袋中的“食物”也似剩无几了。

但见他此刻却并没有来为这些生活上必须的东西发愁，因为这本薄薄的书册上的字迹，已吸引了他大部分心神。

他再也想不到这薄薄的一本书册上，所记载的东西，竟是深渊如沧海，这其中每字都像是有着一个特别的意义，而第一个意义即又都是武学中极深奥的精妙之处。

展白天性本极好武，只苦于未遇明师，此刻他发觉了这种武学秘笈，怎会不欢喜如狂，别的事，他便一概不放在心上了。

他对字迹的摸索，虽然越来越觉容易，但是书中的字句，却越来越难以明了，往往一个字他要详思许久，而且要承上顾下，再分辨哪

个字相连是一句话，到哪里才能成一段落，因之，他的进展反而越来越慢。

但是任何事只要有了开始，便会有结束的一天，何况他是如此有恒心。

终于，一天，当他将最后一个字都辨清的时候，他的心，不禁为之狂喜地跳动起来。他卧在床上，仔细地再将这册书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仔细地思索一遍，此刻他已能将这册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毫不困难地背诵出来。

他思索得越深，狂喜的心，便也跳动得越厉害，因为他每思索一遍，便发觉这其中所含的武学精妙，竟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

于是他开始依着这秘笈上所记载的方法，练习起来。

摸索着的日子虽然是困苦的，但一切困苦，他此刻都已得到了报偿，因为他发觉依着这本书上的方法来修习内功，进境竟是无比的迅速，这和以前他苦练武功的时候，其难易之别，真是判若霄壤。

他休息的时候越来越少，因为又发觉自己的精神此刻竟是如此充沛，他再也不去想别的东西，因为这些武学的精妙，已使他无暇旁骛。

哪知——

过了不知多少黑暗的日子，他盘膝坐在床上，继续着他内功的修习。

当他意与神合，心无杂念的时候，他发觉他身下的石床，竟突地缓缓移动了起来。

他大惊之下，猛提一口真气，身躯便又轻灵而曼妙地跃到地上，

凝神戒备，他不知道在自己一生之中，现在又将遇着什么奇怪的变化。

石床仍在缓缓移动着，山壁外突地传来一阵清朗的笑声，这笑声竟冲过山壁，传入他的耳里，他紧张的期待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似乎都已因着这紧张的期待而绷起如弓弦了。

“轰咚！”一声巨响，一线天光破壁而入，在石床后边的石壁上，竟现出一个数尺大的洞来！

展白大吃一惊，心想：“什么力量可以把这整座石壁震开？……”

但，展白惊诧未定，笑声震耳，破口之处，陡然涌现一个颇长的人影！

颇长人影，背光而立，展白视线突然由暗到明，一时之间，看不清来人的面貌，只能看到那颇长人影，满头乱发飞蓬，长衣在微风中，扑扑飘扬，当洞口而立！

颇长人影，哈哈大笑，石壁回音，笑声震耳，嗡嗡不绝！

颇长人影身形一晃，倏然撤身站在石床上。

展白再凝神一看，原来竟是那乱发怪人，“雷大叔”！

第九章 销魂秘笈

展白目光惊奇而错愕地望在这怪异老人“雷大叔”的身上，只见这“雷大叔”笑声渐敛，缓缓跨下石床，含笑道：“你心里在奇怪，我怎地会将你带到这里来，又为何突然走了，是不是？”

展白不禁一愕，只得轻轻点了点头，却听“雷大叔”说道：“你心里还在奇怪，这石洞莫非有什么古怪，是不是！”

展白又自一愕，暗道：“他怎地完全知道我的心事。”他却不知道此情此景，无论是任何人设身处境，都会有这种猜疑，这“雷大叔”将心比心，自然一猜便中。展白一愕之后，只得又点了点头，却见“雷大叔”哈哈一笑，好整以暇地在床边坐了下来，道：“那第一件事你自然不会猜到，至于那第二件事嘛——”他语声微顿，缓缓伸出手掌，四下一指，接着又道：“你且看看，这山洞原本一无巧妙，只不过我在你熟睡之际，将石床石桌的位置移动了个方向，然后再用块巨石堵住洞口，你在黑暗之中，只当是洞口还在石床前面，却不知——哈哈，”他伸手一指石床边他方才突然现身的洞口，大笑两声，极为得意地接道：“这洞口只是在这石床旁边而已。”

展白目光动处，只见他方才现身之处，天光直射而入，一块巨石，已被移到一边，心中不禁恍然，暗叹一声：“我怎地竟连这道理都想不出来，”心思一转，又忖道：“这怪老人此刻说起来，不但语声清晰，而且有条有理，哪里还有半分他先前那颠狂怪异之态，莫非他以前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只是——他这却又是为着什么呢？”他心中仍然大惑不解，但一时之间，却又不知如何问出口来。

只见“雷大叔”目光一转，突地看到展白时刻摸索，因而一直放在桌边的那本内轻武功奥妙的书册，方自敛去微笑的面容，又自泛起一丝笑意，缓缓伸手拿了起来，展白直到此刻，方第一眼见到这本他不知摸索过若干遍的武功秘笈样子，只见这册薄薄的秘笈，封面竟然彩色斑斓，一眼望去，只觉色彩夺目已极。

他先前只当这本秘笈，必定是浅火淡黄一类颜色，此刻不觉大出意外，不禁为之一愕，突地想起他幼时听到的一个“瞎子摸象”的故事，那是在一个夜凉如水的晚上，他那已因长久的痛苦折磨而死去的慈母，在一盏孤灯边对他说的。

黄昏的灯光，慈母的面容，此刻似乎又泛起在他眼前，柔和的语声，谆谆的教诲，此刻也似乎响起在他耳边：“你若没有亲眼见到，即使那东西是你亲手摸触到的，你也不能替它妄下断语，不然，你就会变成和那些摸象的瞎子一样愚笨。”

他已深深地体会到这几句话里所包含的深刻的教训。他也已深深地了解到这教训中所包含的爱心，一时之间，他不禁又回到遥远的往事中去，竟忘记了他此刻身在何处。

“雷大叔”一面缓缓翻动着手中的秘笈，一面缓缓又道：“老夫带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你能读到这本秘笈，这些日子来，想必你已读过了，是不是。”

方从往事的梦中醒来的展白，眼眶中似已有浅浅的泪痕。

他茫然点了点头，却听“雷大叔”又道：“老夫将你独自关闭在这洞窟之中，也是为了要你能在黑暗与孤独之中，仔细研读这书中的

精妙，不知道——”

他语声越来越见郑重，展白听了心里却不禁有气，暗忖：“你要我仔细研读这书中的精妙，却又将我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哼——这是什么话！”忍不住抢口道：“老前辈对晚辈的盛情，晚辈实在是感激得很，只不过晚辈的眼睛并没有什么毛病，在有光的地方一样也能看得见字迹，而且看得十分清楚，老前辈若以为晚辈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见物，那么——哼哼——”他生具直肠，此刻心中有气，便不管对方是谁，也要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至于说出来的后果如何，他却根本未曾考虑，这却也正是少年男儿的本色。

哪知这“雷大叔”默默地听着他的话，非但丝毫不以为忤，面上反而泛起一种淡淡的笑容，直到展白话说完了，他面上突又掠起一阵奇异的表情，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竟自长叹一声，道：“当真是一模一样的脾气，唉——”长叹一声，语声突顿，展白听了他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心中方自一动，却见他突地手腕一扬，将手中那本彩色绚烂的书册，笔直地抛了过来，口中道：“少年人心直口快，原本是好事，但对人对事却不可轻加判断，知道吗？”

展白又为之一愕，全然不知道他话中的用意，直到那本彩色斑斓的书册已在洞外射入的天光的映影之下展现在他眼前，他方自疾忙伸出手来，接着了它，只听“雷大叔”冷冷道：“打开看看。”

展白心中大奇！

“难道这本书在有光的地方就看不见了么？”但是他却清楚地记得，书中的字迹是整齐地排列着的，于是他暗中替自己方才的猜测下

了个坚决的否定，伸手翻开这本书册定睛一看——

他却又不禁呆呆地愣住了。

他的心，也为之急遽地跳动了起来，他几乎想立刻将这本上面满载武功奥秘的秘笈撕毁。

但是另一种混合着强烈的好奇，与原始的欲望的冲动，却又使得他的眼睛再也不能移动一下，刹那之间，他只觉目眩神迷，心荡意摇，身形几乎站立不稳，颤抖着伸出手掌，再去翻动第二页。

哪知——

“叭”地一声，他面颊之上竟被“雷大叔”重重拍了一掌，手腕微展，手中的书册也被“雷大叔”劈手夺了过去，他心头一震，心智一清，想到自己方才的样子，不禁为之红生双颊。

原来他伸手翻开那一面彩色斑斓的封面，目光转处，却见第二页中，虽有一行行淡淡的字迹，但整页之上，却画满了身无寸缕的绝色美女，而且亦是以极为鲜艳的色彩绘就。

这些美女或坐或卧，粉臂雪股，莹莹生光，不但体态姿势，各尽其妙，画得生动无比，而且眉梢眼角，隐含春意，面目之间，更满含荡意，有的是鬓发乱洒，胸雪横舒，有的是金针轻拈，绣榻斜卧，便是铁石傻子见了，也无法不为之心动。那展白虽然坦荡正直，但究竟是血肉之躯，而且血气方刚，一生之中，几曾见过这种图画，更何况这些图画之中，还似隐含着一种奇诡的魅力。

此刻他定了定神，只觉心头似乎还在砰砰跳动，却听“雷大叔”冷笑一声，道：“黑暗之中，虽然看不见，但却比看得见还要好些吧！”

展白目光一望，心中大感惭愧，哪知“雷大叔”却又微微一笑，伸手一拍他肩头，和声道：“不过你心里也不要难受，这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自古至今，不知葬送了多少英雄豪杰的雄心壮志，你年纪还轻，这又算得了什么。”言语之中，竟满含安慰鼓励之意。

展白心中不禁大为感激，目光一抬，讷讷地说道：“老前辈……晚辈……年轻识浅，还望老前辈不要怪罪。”

要知道他生性刚直，别人若是对他轻视欺凌，要他低头认罪，那是万万不能，但若是别人对他好些，他心中有愧，便又忍住不说出来。

“雷大叔”微微一笑，又道：“锁骨销魂卷，天下第一奇，这句话你年龄尚轻，大约不曾听过，但若是——唉，若是年纪和我相若之下，却极少有人未曾听过这天下第一奇书的故事，我费尽千方百计，寻得此书，却也险些因它走火入魔。”他语声一顿，突又将这本怪绝天下，也妙绝天下的奇书，送到展白面前，又道：“你再看看，这书中的玄秘之处，还不止此哩。”

展白垂下头去，眼观鼻，鼻观心，只是再也不敢望它一眼。

“雷大叔”微微一笑，伸手掩住了此书的大半，又道：“你且看着这书上的字迹。”

展白心有余悸，但知道这怪异老人此举定有深意，轻轻一抬眼帘，只见这上面的极淡字迹，开头几字，意是写着：“美人有态有情有趣有神，唇檀拂日，媚体迎风……”他心头一动，抬起目光，再也不敢望下看去，心中却不禁大奇，期笑着道：“晚辈在暗中摸索，这开头几字，似乎根本与此大不相同！怎地——”

“雷大叔”双眉一展，喜动颜色，道：“你再闭起眼睛摸摸看。”

展白心中一动，立刻阖起眼帘，伸手摸去！

上面字迹微凸，他入手便知，仍然是那些内含武功奥秘的字迹，不禁睁开眼睛，奇道：“这是怎么回事？”

“雷大叔”嘴角含笑，像是极为高兴，道：“先前我怕你纵然在黑暗中寻得此书，却也不知其中奥妙，哪知竟真的摸出了上面的字迹。”

展白接口道：“晚辈这些日子以来，日日都在摸索，已将此书上的字迹完全默诵出来——”

“雷大叔”双眉一轩，急急问道：“书中含意，你可曾明了？”

展白叹道：“晚辈资质愚鲁，书中字迹如此艰涩生奥，晚辈苦苦琢磨多日，才将此中含意，略为了解少许，还望老前辈再加指点。”

哪知“雷大叔”突地眼帘一垂，浩叹一声，缓缓说道：“看来天缘偶合，一丝也强求不得，唉——我这番苦心，总算也没有白费。”他缓缓睁开眼睛，退回石床坐下，又道：“你若真能将此书中奥妙了然，只要再加研习，只怕毋庸多日，就连老夫也不再是你的敌手。”

展白忍不住问道：“此书明明是本正正当当的内功秘笈，怎地却有个如此不正的名字，著书之人明明想将自己的一身武功传之后世，却又怎地在书上画些这种——唉，这岂非故意要陷人入罪。”他语声渐渐地变得高昂起来：“像这种人写下的内功秘笈，只怕也不是什么正道功夫，晚辈不学也罢。”

要知道他本具刚强正直的至情至性，幼从父母之训，更使他成为一个一丝不苟的正人君子，此刻但觉心有所感，便又直率地说了出来。

那“雷大叔”微微一笑，意示赞许，道：“此书虽有许多邪异之处，但书中所载武学奥秘，却都是武林家正宗的不传之秘，而且著书之人如此作法，也并非没有深意。”

展白“哼”了一声，方待辩驳，却听“雷大叔”又已接道：“此书的来历，武林中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此书大约是两百七十年前，一位叫做‘只眼郎君’的武林奇人所著。”

展白忍不住又自问道：“这‘只眼郎君’又是什么人，难道他只有一只眼睛吗？”他终究是少年心性，心里觉得奇怪，便又问了出来。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这个只眼郎君名虽‘只眼’，却非‘只眼’，他取此名大约是取的‘独具只眼’之意，吾生也晚，虽然不能眼见这位前辈奇人的风采，但闻得江湖故老传言，这‘只眼郎君’不但武功奇高，而且凡事都有独特的见地，更能识人，江湖中人的好歹善恶，只要被他见了一眼，便立刻可以分辨，再也无所遁形，是以有许多假冒伪善的武林中人，都被他揭穿隐私。”

展白剑眉一扬，又问道：“此人既是如此人物，怎地却又弄出这种害人不浅的东西来，依晚辈看来，此人只怕也是个假冒伪善的伪君子哩！”

“雷大叔”微微笑道：“人是‘盖棺便可论定’，但是这位武林前辈的一生行事，此刻他不但‘盖棺’已久，而且只怕早已骨化飞灰，却仍无法‘论定’，这自然便是因为他在武林中惹下无穷风波，不过——他一生行事是善是恶，虽然各人观点不同，看法各异，但是他留下的这本武功秘笈，却万万不能算做‘害人的东西’。”

展白剑眉又见一扬，心中大感不服，忍不住抗声说道：“老前辈方才还说这本秘笈不知葬送了多少武林豪杰的雄心壮志，此刻怎又说它不是害人的东西。”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你年纪如此，却也固执如此，但固执定须择善，‘择善而固执之’方是君子。”他微笑稍歇，又道：“闻道那‘只眼郎君’非但不是‘只眼’，而且天生俊秀，貌如子都，在当时江湖中，享有第一美男之誉，是以他一生之中，不知经过了多少情孽纠缠。只是他心如铁石，丝毫无动于衷。”

展白暗“哼”一声，忖道：“心如铁石，便是无情之人，人既无情，必定不会是什么好人。”他此刻心中对这“只眼郎君”已有成见，是以无论“雷大叔”如何说法，他心中都不服，只是他见“雷大叔”对此人像是十分推崇，是以口中也就没有说出。

只听“雷大叔”又道：“这位前辈起初在江湖中成名立业之际，武功虽高，却未臻绝顶，那些被他揭发了隐私之人，自然恨他入骨，只是他交游广阔，当时武林中有数的几位奇人，对他都特别青睐，是以那些人心中虽然积恨，却也无可奈何。”

“于是这些人苦心积虑之下，就想尽千方百计来引诱于他，只要他做出一件邪行，那些人就可藉口将之除去，哪知——哈哈。”

他得意地大笑两声，又道：“哪知他心肠当真是坚如金石，无论你利诱或是色诱，他都无动于衷，所以他始终没有落入陷阱。”

展白心中虽然不服，但此刻却也不禁对此人的行径，暗中起了些赞佩之心，忖道：“此人若真的如此，倒也可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文

夫。”

却听“雷大叔”又道：“后来他忽然参透内家妙谛，便寻了个偏僻之地，静研武功上乘奥妙。他虽然处处设防，哪知却被他一个最亲近的朋友，因妒生恨，将他静修之地，说出了去。于是此讯一传，群魔大动，竟等他静修之际，前去骚扰，这其中最厉害的，据说是一个美绝天仙的魔女，竟施展‘姹女迷魂大法’，在他那绝顶内功将成未成之际，使他心动。”

他语声一顿，苦叹一声，展白亦不禁为之心动神驰，叹口气道：“可惜。”

“雷大叔”又道：“内功练不成，可惜还在其次，唉——要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内功修习得愈加上乘，心魔也就愈加难防，尤其在他这种将心妙谛，性命交修，生死交关将通未通之际，一个不好，非但立时要走火入魔，而且性命也危如悬卵。”

“这一代武林奇人便在这性命交关之际，微生绮念，走火入魔，若非当时武当玄门的韦教真人‘铁心道长’，与‘少林佛门的韦教祖师’‘苦水上人’，闻得讯息，一怒连袂下山，以佛道两门的无上大法，将他救转，那么他纵不立刻魂归离恨，至少也得走火入魔从此不能动弹了。”

他将这昔年轰动天下的武林掌教往事，说到这里，展白才不禁透了口长气，伸手一抹头上汗珠，摇首叹道：“好险。”

“雷大叔”却又苦叹道：“唉！纵然如此，但这位武林奇人，虽然早已参透内家绝顶奥妙，但却因为身体受损，从此不能勘破内功最

后一关，以致抱恨终生，他虽然不愿将自己苦心研透的武功绝顶奥秘，因此湮没，却也不甘后学毫无困难地得到这种绝顶诀妙。”

“因之他才费尽心力，制了如此一本奇书，藏在罗浮绝顶的一个隐秘所在，而且扬言天下，有如此一部奇书，只是直言定力不坚的，切切不可尝试——”他目光一转，望向展白道：“这又怎能说他不对？”

展白愣了一愣，垂首无言，却听“雷大叔”接着又道：“这位前辈异人，后来自知武功无法再进一层，便埋首于诗词书画之中，他天资绝顶，当真是‘一通，百通’，后来竟成了天下闻名的丹青妙手，据说这本奇书上的图画，不但全是他亲手所绘，而所绘的人，便是那曾毁他大道的魔女。”

他将手中画册一扬，接道：“你方才见这书中之人，是否神态各异，但面目却完全一样，唉——这魔女当真是天生尤物，便只这画里传真，已能使人意马心猿，也难怪那‘只眼郎君’——”

他长叹一声，倏然中止了自己的话，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这段离奇诡异，曲折豪快的武林往事，只听得展白目定口呆，意醉神迷！眼前似乎活脱脱地现出那“只眼郎君”的影子。

他不禁为之默然垂下头去，心中反复忖道：“便只这画里传真，已能使人意马心猿……唉！看来不但这‘只眼郎君’是位奇人，就是这魔女也是奇人。”

两人默然良久，各各似乎都在追忆武林前辈的英风往事，展白心中更多了几分警惕，一阵风由洞上吹来，扑面吹向展白。他抬起头来，定了定神，微喟一声，方自问道：“这本奇书后来的历史如何？又怎

地会到了老前辈你的手上？”

“雷大叔”目光一抬，像是方自从回忆中醒来！定了定神，道：“那‘只眼郎君’话虽那般说法，但武林中人听得有这种内家秘笈，谁能不怦然心动？不到半年，罗浮山群雄毕集，都是一心想要寻得这武林秘笈的人，但转眼一年过去，在罗浮山巅的大小洞几乎被这些人搜寻一遍之后，这本武林秘笈也终于被法华南宗门下的两个弟子寻到。”

展白双眉微皱，接口道：“那些别的一心寻宝，但却失望了的人，只怕不会让他们那么安稳地得到此书！还有——”他指了指“雷大叔”手中那本书接道：“他们见到这本看来彩色斑斓，仿佛是一本艳词淫画的奇书的时候，又怎地知道这便是‘只眼郎君’所留的内家秘笈呢？”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这些事我也是听于故老相传，真实详细的情况，我也知道得并不清楚，只知这‘法华南宗’的两个弟子，在武林中本是有名的硬手——”他语声停顿，突地长叹一声道：“要知道这些武林高手聚到罗浮山之后，本已经过一手的明争暗斗，葬身于此事中的人，不知已有了多少，这‘法华南宗’的弟子两人，经过一阵‘弱肉强食’的淘汰竞争之后，还能屹立不倒，想必不但武功极硬，便是心计也定有过人之处。”

展白连连颌首，道：“是极！”心中一面却对这“雷大叔”分析事情的冷静清楚，颇为敬佩，念头转处，心中不禁又为之一动！

“他本是极端聪明的人，以前却为什么要装成那副样子，唉！想见他自身也定然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往事，以后我倒要问问他！”

却见“雷大叔”，一扬手中那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接着又道：“此书被那两人发现之际，据说是被装在一个制作得极其精妙的檀香匣中，匣面之上便写的是‘锁骨销魂天佛秘录’八字，这也就便是此书有此名称的由来，那两人发现此本奇书之后，竟全然不动声色，只将檀木匣子打开，取出这本秘笈，换上一本‘太极拳法诀要’，放在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再将这匣子放回原处，然后他两人竟再跟着别人一齐寻找，只当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一样，别人自也全不知道。”

展白暗叹一声，道：“这两人当真是工于心计，难道他们神色之间，一丝也没有露出吗？”

“雷大叔”颌首叹道：“想那般武林豪士，都是何等人物，端的是眼中不留半粒沙子，只要他两人稍现辞色，别人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

展白叹道：“我只道‘法华南宗’是武林正宗，却想不到也有这等弟子。”

“雷大叔”安然一笑，道：“莫说‘法华南宗’，便是‘武当’，‘少林’，又何尝没有败类。”展白颌首一叹，却听“雷大叔”接道：“上山寻宝之人，有的被惨杀而死，有的失望归去，最后只不过剩下十数人而已！那‘法华南宗’的两个弟子，便不动声色地混在其间，过了数日，一个深夜之中，那时正值初冬，罗浮山巅，寒意已重，大家正在围火取暖，忽地听得一阵阵狂笑，远远传来，大家心中一惊，跑去一看——唉，夜色之中，只见那‘法华南宗’的两个弟子其中一人，竟脱得浑身赤裸，在朔风中满地打滚，而他手里，便拿着这本奇

书。”

展白只听得心头一颤，忍不住脱口惊呼一声，“雷大叔”长叹接道：“原来那人身怀奇书，忍了数日，终究忍不住，心想：‘深夜之中，我偷偷看几眼又有何妨。’便乘着大家未曾注意之际，跑到一个山窟中，藉着微弱的火光偷看，唉——他不看便好，这一看之下，只看得他面赤心跳，神魂飘荡，心中无主，此人年纪尚轻，本是个独行巨盗，后来才投入‘法华南宗’，是以内功修为亦不甚纯，再加上他早年放荡江湖，难免声色犬马，在罗浮山巅苦了一年，忍了一年，心中本自有些发慌，哪禁得如此刺激，看了许久，竟看得发狂了。”

展白心头不禁又为之一震，脱口道：“这本书上的几页图画，当真有这般魔力？”

“雷大叔”叹道：“你未窥全貌，自然不知道其中奥妙，据说此书中所说的图画，都是依照那魔女的‘姹女迷魂大法’所绘，书中词句，更是一一唉！你但想此书既有‘锁骨销魂’之句，便自有‘锁骨销魂’之力，由此便可见一斑了。”

他微顿又道：“另一个‘法华南宗’弟子，见了这情况，大吃一惊，慌乱之下，跑了过去，先不管他同门兄弟的生死，伸手就将此书抢了过去，他如此一来，那些武林群豪便动了疑念，大家竟一齐动手，将这师兄弟两人制住，而且大家约定，谁也不得翻阅此书，一面将此书压在一块大石之下，一面想出各种酷刑，来拷问这师兄弟两人，这两人一个狂了，一个受刑不住便说了出来！”

展白又自接上叹道：“此种情况，这两人想必都难逃毒手了吧！”

“雷大叔”叹道：“不但这两人身遭毒手，而且死得极惨，别的人一听之下，便也立刻为之大乱！据闻那法华门人话方出口，站在最前的五人，便被他们身后的人下了毒手，其余的人不分亲疏，不分敌友，一阵乱砍乱杀，其中只有一人叫做‘五爪灵狐’的，心智稍清，忖量自己武功较差，是以先就溜了，但却也未曾走远，躲在暗中偷看，到后来他眼见那些武林高手，互相残杀殆尽，只剩下一个崆峒弟子，身手较高，狂笑着搬开那块巨石，取出这本奇书，哪知这人笑声未绝，身后突地中了一刀，立刻气绝。原来那‘五爪灵狐’知道他此刻已是强弩之末，便偷偷到他身后，一刀将他砍死了，空山之中，狂笑之声又起，却已是那‘五爪灵狐’发出的了。”

雷大叔一口气说到这里，语声方自一顿。只听得展白颤抖，手足冰凉，他初涉江湖，生性忠厚，几时想到过江湖中竟有如此凄惨残酷之事，武林中竟有如此奸狡凶残之人！一时之间，只觉怒气填胸，再也忍耐不住，突地劈手夺过这本奇书，双手一分，竟要将这本天下第一奇书撕毁！

第十章 豹突山庄

“且慢！”雷大叔急声喝止。

人影一晃，洞口之处鬼魅似的出现了一条人影。

展白目光触及那条鬼魅似的人影，心中不由一愕！

原来这鬼魅似的人形，纤腰一束，体态如柳，头上发髻高挽，一袭柔软的黑绸衣衫随风微扬，脸上蒙着一方黑纱，双手肤白如玉，正是凌风公子房中出现过的神秘黑衣女郎！

雷大叔见这神秘的黑衣女郎，在此地出现，脸上现出一丝不悦之色，皱了皱眉，问道：“什么事？”

覆面黑纱之中，黑衣少女如水秋波，向展白飞快地一瞥，嘴中却冰冷地说道：“弟弟和妹妹打起来了。”

“你怎么不管？”雷大叔似乎颇为关心。

“我管不了！”黑衣少女仍然是冰冷的语调。

“哼！”雷大叔像是不信，沉哼了一声，又问道：“你母亲呢？”

“他更不听母亲的话！”

“你父亲，还有别的人！”黑衣少女一贯冰冷语调，似乎已惹起雷大叔的不快，语气中有点不耐烦地说：“难道你家的事，非要找我不行吗？”

“别人管不了！”

展白在一边也感到奇怪，看雷大叔的情形，分明又惊又急，但黑衣少女语调却始终是冰冷冷地，好似漠不相关的神态，何况她说的是她自己的同胞兄妹之间的事呢！

展白关切的只是婉儿，那天真未凿的少女，是不是为自己跟她倨傲无情的哥哥打起来了？

“我去看看”雷大叔愣了一下，显然是关心婉儿。又转头对展白说：“你在此地等我！”

说罢又示意展白，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收起来。身形一晃，颇长的身形，就在黑衣少女站在洞口空隙之处，如一缕轻烟般地飞了出去！

在雷大叔驰去之后，黑衣少女并没有随着走开，却一偏身向洞内跨了一步，斜身倚在石壁上，一双如水的美目紧紧地盯住展白。

这时，洞外明亮的光线，斜射在黑衣少女的脸上。虽然她的樱口与瑶鼻被黑纱掩住了，但黑纱上面所露出的春山黛眉，如水秋波，被斜射的光线一照，越发显得眉目如画，美丽得令人眩目！神夺！

“姑娘，请里边坐……”展白被黑衣少女美目倩兮地盯着一瞧，目炫神摇，想说句客气话，以掩窘态。谁知话一出口，才想到在这荒山野洞里，自己是一个孤男，怎好请人家一个黄花少女到洞里边来坐？想到这里，神情更显得尴尬了，不由得用手抓抓鼻子，又摸摸耳朵，偏偏他手中又拿着那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没个放处。

“你手中拿的是什么？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黑衣少女目光投在色彩缤纷的“天佛卷”上。展白才猛然憬悟《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中，春色无边的画面，是万万不能给一个少女看的，不由急得忙向怀里揣，一边急得结结巴巴地说：“没有……没有什么！”

“藏什么？”黑衣少女黑漆漆的瞳仁一抛，给了展白一个白眼，

带着鄙视的口吻说道：“我只是看看，又不要你的，小气鬼！”

“这……这……姑娘不能看……”

展白生具傲骨，十数年的飘零身世，受尽了冷落与白眼，最怕受人鄙视，而黑衣少女这几句话，却正刺伤了他的痛处，如若是别事，他拼命也不惜的。可是，这《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他是说什么也没有胆量拿给黑衣少女看的。

“哼！”黑衣少女皱起瑶鼻哼了一声，语气更是冷冷，“我从来没有求过人，没想到第一次求人就碰了钉子。我救过你一命，凭这一点，你也非要给我看看不可！”

黑衣少女说至此处，莲步轻移，袅袅娜娜地向展白走来，而且白如凝脂的玉手一伸，冷冷地说道：“拿来！”

展白嗅到一股似兰似麝的馨香，随着黑衣少女一抬手之间，冲进鼻端，又见她如水的秋波紧紧盯着自己，一边意乱情迷，一边止不住连连后退，嘴里说道：“姑娘……实在不能看……”

黑衣少女见展白真不给她面子，脚尖一点劲，身形比电还疾，欺近展白，同时，左手并二指，直点展白双目，右手却用“叶底偷桃”招式，直抢展白手中拿的“天佛卷”。

黑衣少女突然出招，身法与招式，都是奇快无比，展白无备，蓦然眼前一花，劲风袭体，黑衣少女已攻至眼前。展白无暇思索，完全是本能的反应，右手以“天佛卷”猛敲黑衣少女腕部“关元”，左掌下劈，巧破“叶底偷桃”妙招。

黑衣少女家学渊源，即当今武林一流高手，亦少有敌手，若是展

白未进洞内之前，就这一招，展白也万难躲闪！

但展白习得《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所载，无上的佛家内功吐纳导引之法，虽是在暗中摸索，乏人指导，而且时日甚短，但也今非昔比，就在毫无招式章法可言之下，出手也妙到毫巅，攻敌之必救，逼得黑衣少女非要撤招自保不可！

不过，黑衣少女武功比展白实在高出甚多，而且展白内功虽已飞快地增加，却不自知，并不能灵活运用，也就不能发挥威力。在他逼开黑衣少女的双手之后，微一怔神，黑衣少女左手一翻，“唰！”的一声，已把展白拿在右手之中的“天佛卷”，给夺了过去！

展白手心一滑，“天佛卷”已出手，黑衣少女却已纵身掠至洞口之处。

“我看到底是什么书？这样宝贵！看都舍不得给人看……”

黑衣少女手拿“天佛卷”，一边说，一边轻移莲步向洞外走去，同时以白玉般纤纤手指开始翻阅……

“姑娘！看不得！”展白心中大急，一边叫，一边由洞内追了出来！

“啐”黑衣少女已把“天佛卷”翻开只看了一眼，便不由粉面通红，低啐了一口。说道：“这样的坏书！还给你！”

“哗！”黑衣少女返身快，展白冲出来也快，二人撞了个满怀，不由同时惊呼出声“哎呀！”

黑衣少女被展白撞进怀内，胸前一麻，周身酥了半边，这是她一生中从未经过的事。以一个黄花处女，被一个男子撞在怀内，虽然不

太痛，却是又惊又羞，不禁使她心头小鹿般突突乱跳，立时之间，满脸红霞，呆呆地一言不发……

展白懵着头撞在黑衣少女怀内，只觉着暖玉温香撞了满怀，一股从未感受过的滋味，使得他心荡神摇，急退三步，抬头一见黑衣少女满脸红霞，秋水般的双目明媚欲流，似嗔似怒地望着自己……

“啊！对不起！”展白到底是个心无邪念的大孩子，一见撞了人家，赶快赔礼，向黑衣少女深施了一揖。同时，又弯腰把掉在地上的《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拾了起来。忽听一声阴森的冷笑起自身侧！

这声冷笑极冷，恍如令人有寒天里掉进冰窖的感觉，听得展白心中一凛，当即转脸望去。

待展白一看清眼前的态势，心中更加吃惊，原来不知何时，竟在洞外不远的草地上，站了十数人之多，他竟不知这些人是何时来的！

为首一人，穿一袭淡蓝色丝袍，长身玉立，神情潇洒已极，面目也极为英俊，只是嘴角下撇，满脸寒霜，虽在骄阳照耀之下，仍使人有冷森森的感觉。

展白一看来人，正是在病中要把自己丢出室外，倨傲无情的凌风公子，慕容承业！

凌风公子身后，有八名劲装佩刀大汉，一个个双眼精光暴射，狠狠地瞪住展白。

展白见这八名劲装佩刀大汉，其中倒有三四名眼熟。跟随中年贵妇，曾在林中伤了自己两刀的陈清、陈平也在其内，其余觉得眼熟的，可能是在凌风公子房中见到过，但想不出他们的名字。

在凌风公子右首，站定一个眇目道人，灰布道袍，削腮尖喙，面目如鸟，两只盲眼乱翻，只有眼白没有瞳仁恍如两枚白果，看来阴森可怖。挨着眇目道人站定一个中年儒生，巾带飘扬，一脸狂傲之态。

凌风公子左首，也站定二人，一个脸色青白，顶上无毛的断臂老者。一个一身华服，俨如豪贵的富绅。

这四个人站在一起，虽然显得不伦不类，但一个个太阳双穴高高鼓起，除了那眇目道人之外，每个人双目开阖之间，俱都是精光四射，如利刃般光灼刺人。可想而知都是武功高强之奇人异士。

展白一见凌风公子，率领多人前来，一时不知其意，瞧瞧这一个，又望望那一个，口中却未发一言。

“哼！”黑衣少女低哼了一声，冷然说道：“欺侮了妹妹，又找姐姐来啦！”

凌风公子轻轻一皱眉，不理睬黑衣少女，却以倨傲无比的冰冷声调，对展白说道：“想是你的病好了吧？”

“托福，在下的病痊愈了。”展白不知凌风公子，为何关心起他的病来了？只有据实以答。

“你还有什么后事，需要交代吗？”凌风公子说此话时，嘴角竟浮起一丝笑容。不过，这笑容却冷得使人心头发颤。

“……”展白不知所云，一时未答出话来。

“你是装傻，还是害怕？”凌风公子嘴角下撇，紧盯着展白问道：“你不记得在我房中说的话了吗！”

“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凌风公子咄咄逼人，激起了展

白的怒火，不由傲然答道：“在下从来没有怕过什么，更不知公于是指何而说？”

“哈哈！……”展白此话一出口，凌风公子尚未答言，站在一旁的狂傲书生，突然发出一声高亢入云的狂笑，笑声喻然震耳，显然这中年狂生内功高深难测。

“胎毛未干的小子，竟敢对公子如此说话？想是活得不耐烦了！”

中年狂生说罢，厉目一睁，奇光如电，袍袖一甩，往前走了两步，看样子就要上前动手。

展白被中年狂生如利刀的眼光一瞪，心里不禁一寒。但他是个宁折不屈的个性，虽明知不敌，依然毫不畏缩地站在那里，并暗中运功戒备，准备随时一拼。

谁知中年狂生尚未出手，凌风公子身后的八名劲装佩刀大汉之中，却窜出二人，向着凌风公子一拱手，躬身说道：“公子爷，小的去把此人擒来！”

展白一看，窜出的两名劲装大汉，正是在树林中伤了自己两刀的陈清、陈平，不由心中更气，暗道：“真是时衰被狗欺了，连两个奴才都这般瞧不起自己……”

凌风公子低头瞧了二人一眼，冷傲地说道：“要活的不要死的！”

就这一句话，更把展白气得热血沸腾……

“喳！”陈清、陈平双双应了一声，又对中年狂生一抱拳，说道：“想这么一个无名小卒，何需二爷出手，看小的去把他擒来！”

“哈哈！”中年狂生又是一阵狂笑，说道：“去一个就够了，用

不着两个齐上！”

展白一听，这个气就更大了，暗想：“眼前之人，一个个都是这般小瞧自己，自己纵然不敌，也要拼掉他一个两个……”

陈清、陈平，听中年狂生这一说，倒真不好意思二人同时出手了。陈清“呛啷！”一声，抽出肋下佩刀，说道：“那么，由我来！”

陈清鬼头刀出鞘，一个虎步跃至展白面前，用刀尖一指展白鼻梁，喝道：“小子，亮兵器吧！”

展白见陈清对凌风公子与中年狂生那份奴才像，对着自己却如此耀武扬威，又想到自己在病中被他们三人围攻，连砍了自己两刀的仇恨，不由怒火高烧，嘿嘿说道：“跟你这奴才动手，用不着拿兵器，小爷空手奉陪好了！”

其实，展白的家传至宝“无情碧剑”，已在安乐公子手中遗失，此时想用兵器也没有。不过，他见陈清的狂劲，实在忍不下这口气，竟用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给他来了个更狂，更骄傲！

展白此话一出口，凌风公子，中年狂生不必说，凡是随着凌风公子一起来的人，莫不骤然色变，陈清脸上更是挂不住，大吼一声叫道：“好狂的小子！看刀！”

陈清那天在松林内，曾领教过展白拳掌上的功夫，那天是三打一，还没讨了好去，如今一对一，在拳掌上自己决不是眼前少年的对手。因此，展白虽用话挖苦他，他仍不敢徒手与展白相搏。一声暴喝之后，手中鬼头刀一紧，就要上前动手，心想：好歹掰他一刀两刀的，也得在人前出出这口窝囊气……

“住手！”

谁知陈清鬼头刀尚未亮招，黑衣少女却突然娇叱道：“陈清，你要不要脸？拿兵器和人家徒手打！”

陈清闻声，脸上一阵白一阵红，手拿鬼头刀，上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时之间呆子……

“这里事不要你管！”凌风公子皱眉说道：“你与陌生男人单独相处，我不说你，也就够了，还在一边多嘴，难道不知羞吗？”

黑衣少女气得周身发抖，那么冷傲镇静的人，竟气得语不成声，以白玉般的纤指，指着凌风公子，“你……你……”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清！动手！”凌风公子却不管这些，冷冷喝令陈清动手。

陈清正在进退维谷的当儿，凌风公子一声令下，如奉纶音，提起亮光光的鬼头刀，搂头盖顶向着展白砍下！

展白早已蓄气待敌，见陈清一刀砍来微一偏头，让过刀锋，“力劈华山”，当胸一掌向陈清打去！

“砰！”的一声大震，展白这全力劈出的一掌，结结实实地打在陈清前胸之上！

陈清“吭！”的一声，前胸如受万斤重锤，一副高大身躯，直被展白一掌震飞三丈开外！

众人蓦然惊顾，陈清已口喷狂血，摔在地上死去，“当啷！”连响，一柄明晃晃的鬼头刀也抛出老远……

也就是在众人微一惊愕之间，耳边又传来“砰！咣！”一阵连响！

原来是陈平见乃兄惨死在展白掌下，悲愤填膺，猛然向展白后心掬了一刀，展白听到身后金刃劈风，知道有人暗袭，他自知在这样多武林高手环伺之下，万难讨了好去，早立下拼命之心，因为他满腹悲酸，再也受不住别人的侮辱了，尤其是当着黑衣少女的面，他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只知道“威武不屈”，谁来跟谁拼。因此，在听到脑后金刃劈风之声，他不闪不躲，直待陈平手中鬼头刀的刀尖，眼看要刺进他的后心之际，他才猛然一旋身，并借旋身之势，右掌一式“倒打金钟”，正好打在陈平耳门上，陈平连吭声都未吭声，翻身栽倒，立即七窍流血地死去！

再说陈清、陈平虽然仅是慕容府上的两名卫士，但武功却都不弱，就算武林中第一流高手，要想三招两式把他们兄弟打败，也不是易事。如今，展白只一出手，便把二人打死，眼前之人纵然个个武功高强，眼高于顶，见了这。完全出乎意外的结局，也莫不脸现惊容！

一个个鼓着双眼瞪着展白，心中暗忖：“想不到这不起眼的少年，倒真有点门道！”

不要说众人奇怪，就连展白自己心中，也在惊异不止。暗想：“前些天在松林中他二人截杀自己时，自己还不是他二人的对手，如今，怎么二人如此不济事，只一掌便要了他们的命呢？”岂不知《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乃天下第一奇书，内载武学均是不传之秘，展白虽仅习数十天，内力已经大增。何况他还运足了全力，陈清、陈平焉能承受得住！

在展白暗暗自忖的当儿，凌风公子见展白连毙自己两名手下，面

上勃然色变……

“哈哈……”但凌风公子尚未出面，那中年狂生却仰天发出一声狂笑，笑声高亢入云，嗡然震耳，直到他笑罢收声，余音仍久久不绝，可见中年狂生内功火候，已达炉火纯青之境。

“小子！”中年狂生笑罢一瞪眼，向展白喝道：“你在公子面前，连毙慕容府上两名家丁，你小子够狂！有胆量！”

“不管是谁，”展白不知自己出手轻重，连劈二人，心中不无愧疚之念。但他又受不住这些人的当众侮辱，更知仇恨已结成，化解无望。左右前后，反正是个不解之局，不由豁出去了，见中年狂生一喝问，立刻昂然答道：“找到在下头上，在下也舍命相陪！”

“狂妄小子！”中年狂生双目神光暴射，沉喝道：“你认识我是谁吗？”

“恕在下眼拙，”展白答道：“不知阁下是谁！”

“天涯狂生！”中年狂生暴吼道：“知道吗？天涯狂生赵九州就是我，我就是天涯狂生赵九州！三招！只要三招便制你死命！”

“如果三招之后，在下不死呢？”展白反正豁出去了，明知不敌，嘴边也不肯示弱。因为比他的武功高出太多，“天涯狂生”之名，他是听得太多了，那差不多是个传奇性的人物，武林中妇孺皆知，而且都津津乐道。天涯狂生出身在长白门下，三年艺成，便战败了长白门所有高手，连他授业的恩师也败在他的手下。他觉得长白门人再没有人可以教他，也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便独自下山，在江湖上扬言，谁能胜他，他便拜谁为师。因他天资奇高，无论任何门派武功，只要他

看到，他便能过目不忘，而且能举一反三，立刻悟出制胜该门武功之道来。因此，三五年下来，找他较量的武林高手，固然不在少数，但没有一个人能是他的对手。后来他单人独骑上嵩山少室峰，独闯少林寺天下闻名的“罗汉阵”，又独自一人跑上武当山，单人力战武当派武功最高的“武当三子”，仍能全身而退，“天涯狂生”之名，已轰动了整个武林！

后来不知为什么，江湖上不见了“天涯狂生”的踪迹。没想到事过十数年，如今“天涯狂生”又在此地出现，而且，看样子他也被慕容府“豹突山庄”收罗了下来，以“天涯狂生”之狂，从未服过人，对凌风公子却似执礼甚恭，这更是一个使人想不透的谜……

“你能三招不死，”天涯狂生赵九州袍袖一拂，说道：“天涯狂生的名号送给你了。小子，你就准备受死吧！”

“早就准备好了！”展白被天涯狂生的狂傲，把他潜存在的狂劲激起来了，横眉凝气地答道。

“接着，第一招！”

最后的“招”字，尚未落地，天涯狂生身形电射而起，半空中左臂横屈，以“腕”“肘”撞点展白前胸“三阳”“分水”重穴，右掌却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圆弧，搅起一股漩涡形的劲风，直向展白面门罩来！

展白大吃一惊，这怪异谲诡的招式，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因为展白不认得对方招式门道，不敢冒然出手接招，只有用“跨马金山”步法，向一旁闪去！

说也真巧，展白向侧方回身跨步，一脚踩在一颗滚圆的卵石上，

脚下一滑，身体失去平衡，不由“哎！”的一声，往斜刺里栽倒下去……

“第二招！”

就在展白脚下踩滑，身形向下栽倒的刹那，天涯狂生已招随声出，施出第二招！

天涯狂生的第二招，施出的更见奇诡，他身形平飞疾射之中，展臂拗腿，飘逸的身材，宛如一只点水的蜻蜓，足尖微一点地，连看也没有看，借身形电旋之势，反臂劈出一掌！

掌刃劈风，带起一股破空的锐啸，“嚓！”的一声，五尺开外一棵碗口粗的小松树，掌缘过处，竟如刀斩一般整齐，被天涯狂生一掌砍折！

“噗！”被天涯狂生拦腰斩断的小松，上半截树身飞落在数尺开外，不歪不斜，直直地插进土中，并未倾倒，宛然栽在地上一般！

天涯狂生的掌力，实在惊人！

但未伤到展白，因为展白此时已栽倒地上，恰好躲过天涯狂生这比刀剑还厉害的一掌！

说起来是幸运，展白如果不是滑跌，势难躲过天涯狂生这势比飘风还疾的一掌！

天涯狂生并不是大言欺人，这诡奇快捷无比的两招，不要说展白，就是当今武林第一流的顶尖高手，也万难躲过！

五尺外的一棵小松，尚被砍断，如果是血肉之躯，挨上这利逾锋刃的一掌，那还不像小松一样，立被拦腰斩为两截才怪呢！

可以说展白完全是侥幸，恰巧脚下踩滑，身形踉跄在地上，才躲

过了这一掌之厄。因为天涯狂生出招拿捏巧妙，在出第一招时，已算准了展白要往何处躲避，是以第二招连看都未看便施展出来了，如果不是展白滑跌，无论如何是躲不过这一掌的！

天涯狂生第二招没有打到展白，似乎大出意外，微微一愕之间，见展白已踣跌在地，他并不知道展白是无心中滑跌的，还以为展白是用什么“特殊身法”，躲过他的两大杀招。但再一看展白跌倒的情形，并不是身法招式中的以“膝”“肘”触地，而是平平实实的跌倒，不由莞尔一笑，喝道：“小子！爬起来吧！”

说罢随手一掌，向跌在地上的展白挥去。

展白失足摔倒，正待爬起，忽觉劲风扑面，以为天涯狂生的第三招又来了，慌忙中出一式“懒驴打滚”，直滚出八尺以外，才腾身而起。

“哈哈……”天涯狂生一阵狂笑，说道：“小子！不用穷紧张，我第三招还没有出手呢？”

天涯狂生说罢，两眼直视着展白，缓步走近……

这样谈笑从容之间去杀人，比狂啸怒吼，挥刀舞杖的情势，更加使人阴寒恐怖。

“哼！赵叔叔！”黑衣少女却忽在一边叫道：“你还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说出口来的话，算不算数？”

“赵叔叔向来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没有说过的话不算数的，若不然我也不会是你们慕容府中，一住就十年。红姑娘！你说对不对？”

天涯狂生一边对黑衣少女讲话，一边仍然步步逼近展白。

“那么，”黑衣少女说道：“赵叔叔说过在三招之内，致人于死，如今三招已完，为什么还要找人家？”

黑衣少女风娟致然，覆面黑纱上方露出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灵活转动，望望天涯狂生，又望望展白。

展白见天涯狂生步步逼近自己，虽然天涯狂生是谈笑从容，但展白心头却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寒意！有面对不可抗拒之强敌，生命危在旦夕的恐怖感觉！

不过，展白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虽然天涯狂生谈笑间杀气逼人，仍然稳站当场，双目注定天涯狂生，暗中蓄力待敌！

天涯狂生步步逼近展白，听到黑衣少女说他已施出三招，不由停步，双眼奇光闪闪转向黑衣少女，沉声问道：“明明是两招，众人有目共睹，红姑娘为什么说是三招？”

“第一招‘拦江截斗’。”黑衣少女不紧不慢地说道：“第二招‘横江断流’，赵叔叔，侄女说的对不对？”

天涯狂生点了点头，说道：“对！那么第三招？”

天涯狂生心中虽然暗暗敬佩黑衣少女的绝世才华，连自己独创的“追风奇形掌”中招式也能认得出来，但自己明明只施出两招，并未施出第三招。暗想：你鬼丫头再精明，也无法指出我施出三招的明证来。因此，有恃无恐地等待着黑衣少女的回答。

“第三招，”黑衣少女大眼珠一转，说道：“在那少年扑地躲避之际，赵叔叔已经施展过了！”

“哼！”天涯狂生冷哼一声，说道：“为叔向来不打倒地之人，那

随手一挥，是令他起来，算什么招式？”

“浪击流沙！”黑衣少女说道：“分明是一大杀招，如果不是那少年躲得快，恐怕此时早已没命了！”

黑衣少女此言一出，天涯狂生竟当场被怔住！

原来天涯狂生“追风奇形掌”中，还是真有“浪击流沙”这么一招，那随手一挥也真似那招式的样式，不过却没有用心施展那种奥妙变化及巨大威力罢了。天涯狂生无心出招，如果是有心，倒在地下的展白也万难躲过。此时，天涯狂生经黑衣少女点破，本可不认账，继续对展白施出第三招，以致展白死命，可是天涯狂生乃是成名多年的武林高手，又加上他狂傲的性格，岂肯那么做！因此，天涯狂生怔了一怔，摇了摇头，黯然说道：“赵叔叔今天算栽了，不过，话得说到头里。红姑娘！赵叔叔今天是栽在你的嘴里，不是栽在他的手中！”

说着，回头向凌风公子一抱拳，说道：“赵某在公子府上，一住十年，毫无贡献，现在就此告别，青山不改，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四字未落，天涯狂生襟袖飘扬，人已如一只闲云野鹤般地，飘然疾逝于万绿丛中！

这是任何人也没有想到的事，天涯狂生竟遽然走了！而且，他的身法太快，凌风公子等人连想出口挽留都来不及，骄阳绿野之中，已经消失了天涯狂生的踪影！

“哼！”凌风公子竟把一腔怨气，发在姐姐身上。只见他冷哼一声，对黑衣少女说道：“你把赵二叔气走，看回去你怎么跟父亲交代？”

黑衣少女一耸瑶鼻，也冷哼了一声，说道：“他自己要走，我有

什么办法！”

“你是白费心机！”凌风公子嘴角下撇，语气更加阴冷，说道：“你就是把赵二叔气走，我也不能饶过他！”

说罢，气势虎虎地向展白欺近！

“公子留步！”忽见那锦衣华服，状如贵绅的壮年大汉，向前跨出一步，唤住凌风公子，然后转向展白说道：“老夫想吹一首小曲，请小哥儿欣赏欣赏，不知小哥儿可有此雅兴否？”

展白见这锦衣壮汉，一身富贵气，面白无须，看样子最多也不会超出四十岁，口中自称老夫？又见他谈吐儒雅，跟这一身华丽服饰显得十分不调和。不过，展白心里明白，江湖上双方对敌，愈是表面客气的人愈不好惹。他虽不知这锦衣壮汉姓甚名谁，但看那气派，尤其是只目开阖之间，目光犀利，几如一柄锋刃直刺入内心，知其亦必为一武林顶尖高手。

可是，展白此时已下定决心，不向任何人低头。因为他心里明白，在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绿林豪客面前，哀恳求怜，他们心如铁石，不但不会同情你，说不定反而招致比死更令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因此，他毫不考虑地昂然答道：“不论诸位划下什么道儿，在下一律接住就是了！”

展白此话一出，黑衣少女在一边直皱眉。心说：“傻小子！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这银箫夺魂章士朋，比天涯狂生更难惹，你怎么也敢向他挑战？”

“壮哉！”锦衣壮汉——也就是银箫夺魂章士朋文绉绉地喝了一

声彩，说道：“小哥儿豪气干云，我吹箫客算是遇到知音了！”

银箫夺魂章士朋说着，从袖管内取出一只银光灿烂的洞箫来，先微微一笑，然后把箫口对正嘴唇“呜——律！呜——律！”吹出了两个音符，其声清越，其音高昂！

展白尚不知就里……

四周之人。已缓缓向后退去，并纷纷取丝巾纸卷堵塞耳孔。

黑衣少女却急得直跺脚，心中暗暗叫糟……

黑衣少女欲拦不及，吹箫客章士朋已把银箫凑在嘴边，“呜律！呜律！”地吹奏起来。

箫声虽然不大，但清越异常，一个音符一个音符，都打进人心深处。低沉沉的地方如嫠妇夜泣，呜咽凄迷，使人听了有魂销肠断之感，忍不住要堕下泪来，高亢处锐音扶摇直上，几可穿苍穹而破层云，又如壮士悲啸，风云失色，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更是使人悲愁激荡，不能自己。

悲伤凄凉的箫声，正合了展白的心境，他想起被惨杀而死的父亲，茹苦含悲而死的母亲，以及自己悲凉凄苦受尽折磨屈辱的往事，不禁悲愁忧伤地出了神，竟忘了大敌当前，自己处身何地！

“呜律！呜律！”箫声愈来愈凄凉，展白面容悲苦，双眼呆呆地凝视着远方，谁也不知他把自己的心神引到了何处。不过，两行情泪已沿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黑衣少女因知道银箫夺魂的厉害，事先早已凝视戒备，内心抱元守一，未被箫声感染。但她看到展白忧伤凄苦泪流满面的情形，知道

展白已经在无备中堕入术中，不由芳心大急，高声叫道：“章叔叔！这样不公平！”

原来名重武林的豹突山庄庄主，“摘星手”慕容涵，对重金礼聘网罗在门下的武林高手，礼遇既隆，待之也甚恭，不但“摘星手”本人均与之称兄道弟，就是他亲生儿女，也均以叔伯呼之，所以“黑衣少女”慕容红对这些武林豪客，均以叔叔呼之，当然，这是“摘星手”笼络人心的另一手法。

银箫夺魂章士朋微微一笑，停住箫声，说道：“红姑娘，又有什么高见？”

黑衣少女粉脸一红。她脸上虽有一方黑纱，齐鼻掩住脸孔一半，但仍能看出她眉目间娇羞无限。她处处庇护展白来与自己人作对，被银箫夺魂章士朋暗中一点，尤其章士朋含有深意的笑容，更使她觉得被人识破心事，感到一阵难为情。黑衣少女素性冷漠，轻易不动情感，如今，不知怎么竟对孤苦落拓的展白，动起情感来。所以，态度上也就有了很大的转变，把那种冷漠、矜持、高傲的心性，一下子转变成像一般青春少女一样的善羞善感了！

“章叔叔名重武林，”黑衣少女虽然含羞，但知展白已危在旦夕，便不顾一切的说道：“怎能对一个后生晚辈，骤施暗算！”

银箫夺魂一愣，胖团团的脸上显出一丝不悦之色。问道：“红姑娘！此话怎讲？”

“章叔叔‘音魔夺魂大法’，为天下驰名之绝技，事先不对人家说明白，便遽然施展，攻人无备，这不是等于暗算吗？”

“谁说没有说明白？”银箫夺魂章士朋被黑衣少女一口一个“暗算”，说得动了真怒，面色一沉，说道：“老夫请他品箫，他亲口答应，十目所视，十耳所听，怎么说没有说明白？哼！真是岂有此理！”

“可是，”黑衣少女聪慧逾人，虽然银箫夺魂章士朋句句实言，但她为了救助展白，眼珠一转，早又计上心来。闻言忙道：“章叔叔并没有说明白，是以箫声与人家比武，当然人家不会有备！”

黑衣少女说至此处，又转脸对展白说道：“你说对不对？你知道章老前辈的‘音魔夺魂箫法’，是一门更厉害的武功吗？”

黑衣少女原是想点醒展白，叫他提高警觉，不要迷迷糊糊地便妄送了性命！

谁知展白迷离怅惘，呆呆地凝望着远方，竟如傻了一般，对黑衣少女的问话，恍如未闻，只任着两行热泪簌簌地滚落，把胸前青衫都湿了一大片。

黑衣少女心中一惊，知道展白为箫声所迷，但不知他内腑真元受了伤没有？当即推了痴呆的展白一把，高声说道：“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展白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蓦然清醒过来，收回眼光，但仍然怔望着黑衣少女，竟不知方才出了何事？

原来，黑衣少女推了展白一把，并在暗中疾点了展白胸前“采台”“气户”两大重穴一指，是以展白立时清醒过来。

“银箫夺魂章老前辈，”黑衣少女见展白清醒过来，又暗中提醒展白：“要以压倒武林的‘音魔夺魂箫法’和你比武，你估量能接得

下来吗？如果自认不行，最好还是别自找苦吃！”

黑衣少女一心维护展白，话中特别提出银箫夺魂章士朋“夺魂箫法”的厉害，是暗示展白不要逞强，如果不接受银箫夺魂的挑战，以章士朋在武林中的地位来讲，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对一个晚生后辈，骤施杀手！

可是，展白却完全错会了黑衣少女的好意。

他被箫声所惑，沉溺在悲痛哀伤的往事之中，过度的哀伤，使他灰心绝望，几乎内腑真元溃散，如果不是黑衣少女见机的快，及时阻止银箫夺魂章士朋继续吹奏又在暗中点开展白穴道，使他内腑真元不致溃散。再迟一刻。展白恐怕已经伤在银箫夺魂的“音魔箫法”之下，这在表面上虽然看不出什么凶险，事实上展白已在生死边缘上兜了一转回来！

但展白清醒之后，听了黑衣少女的话，误以为黑衣少女也在瞧不起他，剑眉一挑，昂然说道：“章前辈‘夺魂箫法’威震武林，展白乃一后生晚学，得聆章前辈箫法，何幸如之！就请老前辈赐教吧，在下纵然不敌，就是死了也会深觉荣幸！”

原来展白误会了黑衣少女之意，他从哀伤沉痛之中，恢复了理智，心中暗暗责备自己：“展白呀展白！你纵然受尽痛苦，可也不能堕毁了门风，想当年父亲掌中一柄‘无情碧剑’，走闯南北，见义勇为，何等气概？自己纵不能学得父亲当年的英勇，也不能畏缩苟活，被别人这般瞧不起！”

银箫夺魂章士朋，廿年前凭一只银箫，在华山绝顶上，“一箫会

三老”，独自一人，力敌廿年前领袖武林的“中原三老”，声名之胜，可以说是压倒天下武林。这些武林遗事，稍微涉足武林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展白也不是不知道银箫夺魂章士朋的厉害，但他已抱定必死决心，觉得愈是死在名气大的武林高手手下，愈觉值得，因此毫不考虑地接受了银箫夺魂的挑战。

“壮哉！壮哉！”银箫夺魂章士朋见黑衣少女道出了自己的名号，正以为面前少年，绝不敢接受自己的挑战，但出乎意外的，展白竟豪气干云地接受了。章士朋连呼两声壮哉，满面欣然，说道：“那么，就请小哥儿聆听老夫一曲！”

说罢，竟自踱到一块巨石旁，展襟披袖，好整以暇地坐了下来，先望了望展白，抿了抿嘴唇，莞尔一笑，然后将那只赖以成名的烂银箫，凑在唇边……

黑衣少女狠狠瞪了他一眼，心里干着急，见事已至此，却无法再加阻拦。

其余的人，早已退出老远，一齐张大眼睛，望着这难得一见的绝世武学——“音魔箫法”的表演。

“鸣律！鸣律……”

清越悠扬的箫声，已从银箫夺魂章士朋的唇边响起。

这一次的箫声，却不似刚才吹奏的那般悲伤凄凉。

这是一种欢愉无比的情怀，好像春暖花开，百鸟喧鸣，大地充满了生命的欢欣，使人听了，只感到满眼春光，内心说不出的心旷神怡！

又好像一个年轻的情人，知道那多情的爱侣，正在百花盛开的园

地等着他，他载歌载舞，一路歌唱欢跃地跑着，去寻找他的爱侣，投在他爱侣的怀抱，只有幸福，只有爱，只有快乐！没有一丝儿悲伤与苦恼……

展白这次有了准备，他澄清心志，抱元守一，并且也在草地上盘膝坐了下来，五心朝天，默诵《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中的练气秘诀：“气有清浊，清升浊降，道一法众……”他竟练起正宗心法中的吐纳功夫来了。

《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不愧为天下第一奇书，展白按照其中秘诀练气，呼吸之间，已达灵台清明，浑然忘我之境，对那感金化石的箫声，充耳未闻！

退出老远的众人，尚且塞住耳朵，在如天籁似的箫声感染之下，几个功力较浅的劲装佩刀壮汉，已有点抵受不住，满脸向往欣热之情，身不由己地手舞足蹈起来……

就连定力极强，且事前有备的黑衣少女，竟也眉飞色舞，跃跃欲动，有点把握不住的样子……

欢愉的箫声继续下去，展白依然无动于衷……

第十一章 音魔幻境

银箫夺魂章士朋一边吹箫，一边双目注定展白，见展白闭目垂眉，跌坐在草地上，丝毫不为箫声所动，不由心中大感诧异。暗道：“此子根骨虽佳，看样子武功并无多大根底，怎能具有如此高强的定力？竟不为我的箫声所动……”

银箫夺魂心中这样想着，吹奏的箫声却又一变：由欢愉之情，一变变为悲伤愁苦之音。

欢愉的箫声，一变为悲愁凄苦之音，就好像由春暖花开之境，一下子掉进肃杀的寒冬。冰雪封冻了大地的生机，满眼繁花被狂暴的寒风吹残，欢乐已成过去，幸福变为悲伤，那同心连理的爱侣倏然丧失了，希望没有了，充塞在目前的一切，均是令人灰心的、绝望的，好像只是一片渺茫无底的深谷，只有黑暗与空虚！

凌风公子、眇目道人、秃顶老者等人，因功力深厚，距离较远，尚未为箫声所左右。但那跟在凌风公子身后的六名劲装佩刀大汉，却随着箫声的音律而变幻，箫声喜，他们也跟着欢欣鼓舞：箫声转悲，他们也随着悲伤唏嘘起来！

就是定力极高的黑衣少女，因为就站在展白一侧，距离较近，竟也被箫声感染。先前箫声欢愉，她满脸欣喜之容，美得出奇的粉脸上，虽然被黑纱遮住一半，仍能见到她“眉如春山横，眼如秋水聚”眉眼盈盈，笑容如花，有掩不住的内心欣悦之情。如今，律声转悲，她眉眼间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黛眉深锁，星目含悲，满脸的幽伤哀怨，待箫声咽呜凄惋达到高潮之际，竟然掉下泪来！

展白依然不为所动，这就使银箫夺魂章士朋更感惊奇了。“阳春薤露”“寒冬瑞雪”，连演两大乐章，竟然没有感动一个少年！

箫声又一变，由“寒冬瑞雪”转变为“秋风霜刀”。

咽呜幽伤的箫声，顿时变为激昂肃杀之音。

清越激昂的箫声，愈来愈高亢，愈来愈激越，到后来竟如战马悲鸣，号角急吹，好像千军万马震天动地而来一般！

杀伐的金音，震耳惊心，使人犹如置身于惨烈的战场。

“呛！呛！……”一片金铁的交鸣之声，跟随凌风公子的六名劲装壮汉，竟然把持不住，纷纷抽出腰间的佩刀，互相砍杀起来！

箫鼓声中，刀崩血现，断肢与残刃齐飞，六名劲装大汉，状如疯状，互相砍杀之间，已有三四人负伤挂彩！

凌风公子急声喝止，竟不能阻住六名手下之疯狂砍杀，秃顶老者双眉一皱，出手如风，立刻点了六名壮汉的穴道，六名壮汉便像木雕泥塑地呆住，但一个个仍然怒目金钢般的，举刀欲扑。而且一个个身上还流着血，状极可怖……

黑衣少女纯美的眉目之间，隐然现出一股浓重杀机，但她仍然咬牙强忍着，眉心微现汗迹，可见其已经很吃力了……

“章兄！”眇目道人虽然双目已盲，但听觉特别敏锐，听音辨位，对附近状况了如指掌，知道银箫夺魂章士朋的“夺魂箫”，并未制住眼前少年，自己人反而闹了个狼狈不堪，当即以“传音入密”绝技，对章士朋说道：“此少年有点怪道，最好还是换个方法制住他，以免惊动老爷子！”

眇目道人是用“传音入密”绝技，与银箫夺魂讲话，别人只能看到他嘴唇翕动，却不能听到他说些什么，惟有银箫夺魂听得清楚，但眇目道人的话反而激起了银箫夺魂的怒火，他想到自己仗以成名的“音魔夺魂箫法”，竟制不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这若传出江湖还像什么话？因此，他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把箫声更紧凑地吹奏起来！

他箫声又为之一变，但不论他的箫声怎样变化，甚至把引人迷失本性的喜，怒，哀，惧，憎，……七情六欲，都一一演遍了，仍然不能撼动展白！

此时，展白跌坐在草地上，五心朝天，闭目垂眉，纯美之中带着几分童稚的脸上，隐然泛起一层宝光，青山绿野，艳阳照耀之下，竟有宝相庄严，一派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气氛！

银箫夺魂一只银箫，纵横江湖数十年，竟使当年领袖武林的“中原三老”，知难而退。此后，他功力更是大进，不过年事渐高，已略知隐晦，不复如壮年时之锋芒毕露罢了。今日，他见展白小小年纪，竟能一掌击毙陈清、陈平，轻易躲过天涯狂生三大杀招，又把天涯狂生气走，而引起了他的豪兴，想以“音魔箫法”试试展白到底有多大道行。

不过，起初他并未全力施为，只想以“春阳冬雪”等曲谱，便自认为可制服展白。

没想到，他连演“春、夏、秋、冬”四章，又把能迷失人类本性的“七情六欲”章节，一一演奏，展白竟丝毫未为所动，银箫夺魂又急又怒，立刻把“音魔箫法”中最厉害的“夺魂箫法”也施展出来，

竟全力施为起来。

但，展白依然未为所动，银箫夺魂不禁暗暗纳罕。心中不信暗道：“这少年明心见性，定力之强会超过中原三老？”

银箫夺魂做梦也想不到，展白运功用以对抗“音魔箫法”的，竟是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所载，武林绝响的佛门正宗心法！

想当年“只眼郎君”，受“天仙魔女”绝代尤物，以“姹女迷魂大法”所苦，走火入魔，以“只眼郎君”之绝世奇才，尚且几乎沦于万劫不复之地。多亏武当掌门“铁心大师”与少林掌教“苦水上人”，以释道两门无上大德，将他救转，他才以平生苦学所得，绘就了这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其中炼气御魔的法术，可以说是超绝今古，能够勘破“天仙魔女”那绝代尤物的迷惑，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迷惑了的？因此，银箫夺魂的“音魔箫法”再厉害，也无法动得展白分毫！

可是，以“天下无敌”自诩的银箫夺魂，怎肯就此甘心？他团团的圆脸上涨得通红，双目神光暴射，鼓唇作气，竟把最厉害的“音魔幻境”演奏出来！

清越震耳的箫声，高亢入云，直可穿金破石，“鸣律！鸣律！”的锐音扶摇直上，袅袅然升高，升高，再升高！几乎升高至九霄银汉，倏然又四散着从高空摇落下来，一个音律，分散成成千成万个缤纷的音符，犹如天女散花般地洒落下来，“缤纷花雨”“瑞雪漫空飞舞”……甚至“天龙脱甲”“搓碎的七彩虹霓”漫空散落下来，也没有这般多

彩多姿……

凌风公子遽然色变；秃顶老者高叫了一声“速退！”抱住凌风公子的手腕，飘然后跃十数丈外！

眇目道人知道银箫夺魂已经僵上了，暗自摇头太息，但事已至此，无法拦阻，只好随着秃顶老者退后十数丈外，以维护凌风公子……

七彩缤纷的箫声中，宛然有无数美妙的少女，裸肢露体，翩翩起舞，春色无边……这是在少男心中的幻象。但在少女心中，却又不同，恍惚中一个比理想更完美的青年男子，在她身边软语温存，细诉衷情。他的热情，他的至高无上的爱，他的纯美，可以溶化世上任何少女的心……如果是在一个贪财奴的面前，又会现出大把的金钞，成堆的黄金，耀眼生辉的珠宝……若是一个爱慕盛名的人，在他眼前又会幻化出皇冠，帝冕，数不清的堂而皇之的大帽子……总之“幻由心生，景由心造”，那奥妙的箫声，能随各人心头所欲，幻化出你爱慕，向往，终生追求得不到的东西，显现在你的面前，几乎伸手可得。

试想，这样针对各人心头的梦想、欲望，有谁能够抗拒？有谁能够不受引诱而不堕入他的术中？

但，展白依然不为所动！

这《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佛门正宗心法，定力之强，的确不同凡响！

可是，站在一边的黑衣少女“慕容红”，名重武林“四大公子”之中“无情公子”的胞姐，领袖北五省当今武林的豹突山庄庄主“摘星手”慕容涵的女公子，竟然失去了常态！

只见她苗条如柳的娇躯，一阵颤抖，如玉洁白的肌肤隐泛出红晕的色彩，如远山含烟的黛眉微蹙着，似是熬受着心中的痛苦，媚如春水凝聚的眼波，盈盈欲流，又似有着说不出的欲望，脸泛桃花，娇羞之中，又现出掩饰不住的媚态……

“哧”慕容红欲火焚身，一抬素手，把覆面黑纱扯落，顺手丢在一边！

啊！樱唇素口，娇艳欲滴，如玉柱般的瑶鼻，更是纯美玲珑，凝脂似的浑圆下巴，就是最高明的雕刻家也无法塑出如此完美的典型！慕容红“黑衣少女”，现露了真面目，美逾天仙，尘世无觅处！

慕容红撕落覆面黑纱，美艳照人，她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冷漠与娇矜，媚视烟行，风情万种，含着热情如火的欲望，袅袅婷婷地走近展白！

“哥……我等了你好久……嗯，我想你……想得好苦……唉，哥……我爱你……”

她热情如火，檀口微张，星目微闭，嘴中梦呓般喃喃低语，一副娇躯如扭股糖似的偎进展白怀中，一只手圈住展白的脖子，另一只轻轻抚摸着展白的脸庞……

展白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感到脸上微痒，睁眼一看，一个美艳无比的绝色少女，正偎在自己怀内，暖玉温香“咚！咚！咚！……”他心中立如万马奔腾一般，一股热流从丹田直冲泥丸，心旌动摇，五内如焚……

这一下子冲破了展白“心之防线”，“音魔箫声”立刻乘虚而入，

展白再也把持不住，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住黑衣少女……

这热情如火的恋爱画面，落在狂傲无情的凌风公子眼内，使他又羞又怒，暴喝一声：“够了！”：

这一声暴吼，乃凌风公子功力所聚，恍如平地响起一声暴雷，银箫夺魂蓦然一愕，竟停止了他那感金化石的箫声！

暴喝声中，凌风公子恍如飘风射电，纵身跃至展白与慕容红近前，一手拉开偎在展白怀中的姐姐，一掌劈出，当胸向展白打去！

“砰”的一声，展白不知躲闪，被凌风公子一掌打在前胸之上！

展白坐在地上的身形晃了几晃，竟未跌倒。

但展白心胸之间，被凌风公子千钧掌力击中，犹如受了千斤铁锤一般，内腑真气流窜，五脏翻滚，剧痛钻心，忍不住一张嘴“哇！”喷出一口鲜血！

“啪！”一声脆响，黑衣少女一掌掴在凌风公子面颊之上，打得凌风公子一路踉跄，直斜退出五六步才勉强站住，险些栽倒！

凌风公子俊美无比的脸上，立刻现出五个红红的指印，肿起老高，鲜血也顺着嘴角流下来！

显然黑衣少女慕容红这一掌打的不轻，凌风公子富贵世家，娇生惯养，不要说挨打，长这么大，连恶声都未听过，这突地一记重击，大出意外，竟把他打愣了……

黑衣少女慕容红，一掌打退凌风公子，完全不当一回事，只双眼望住展白，满脸关切之情，娇声说道：“哥……噢……你被打痛了！啊！可怜的哥……让妹看看伤得重不重？……”

说着，走上前去，提起衣襟下摆，来为展白擦拭嘴角的血迹。

“你走开吧！姑娘，在下自幼吃苦惯了，这点伤还不算什么！”

谁知展白，对慕容红的柔情蜜意，竟视若无睹，摆手拨开黑衣少女，从地上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转身便走……

“哥！等我，妹跟你一块走！”黑衣少女从后边紧紧追上，见展白只是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对她理也不理，不由急得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一边紧追，一边恳求。

凌风公子脸上虽然挨了姐姐一掌，这是他长这么大从未尝过的滋味。但这还不算使他惊奇的，最使他吃惊的是，他那终年难得说上一句话，凡人不理的姐姐，如今，竟大反常态，对一个陌生少年死追不舍。是以凌风公子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瞪视着这一幕，竟忘记了脸上的疼痛……

“红姑娘！”

“慕容红小姐！”

眇目道人，秃顶老者，一齐横身向前，阻住黑衣少女的去路，意思是提醒她的注意，不要忘记了身份……

谁知黑衣少女慕容红，眼睛一瞪，喝道：“你们干什么？躲开！”

眇目道人，秃顶老者均是武林前辈异人，在江湖上辈份极尊，虽在豹突山庄慕容府上为门客，但就是威名显赫的慕容庄主，对他二人也不敢稍存不敬。如今，黑衣少女慕容红竟呼喝下人一般，对二人呼喝起来，二人均不免一怔！

“红姑娘！”秃顶老者双眉一皱沉声说道：“就是你自己不顾身份，

我这做伯伯的，也不能让你胡来！”

眇目道人在一旁也接口道：“姑娘！要考虑令尊在武林中的地位，不可任性而为……”

“别啰嗦！”黑衣少女就是不听这一套，见眇目道人与秃顶老者阻在自己面前，而展白已摇摇晃晃地走出好远，忽地“野马分鬃”，双手左右一分，逼退眇目道人与秃顶老者，飞身向展白追去，一边口中叫道：“哥……等我……”

眇目道人，秃顶老者万也想不到黑衣少女，慕容庄的大小姐，竟会向二人出手攻击，而且慕容红这一招“野马分鬃”，又施用的凌厉无比，在其无备之下，这武林声望极高的两大高手，竟被逼退了两步，二人不由老脸一红，不约而同地，双双腾身，又阻在黑衣少女面前！

黑衣少女见二人又挡在自己面前，竟如小孩撒娇般地哭叫道：“躲开！躲开！我不要你们管……”

一边哭叫，一边竟用手把身上的衣服，一条条地撕扯下来！

黑衣少女手法极快，三把五把，已把身上一袭黑线绸衣扯碎，随着她纤手扬处，条条碎绸如一群黑色蝴蝶随风飞散，把她一副纯美无比白玉羊脂般的胴体，立刻呈现了出来！

秃顶老者瞠目失色，慌忙后退。他年逾知命，武林盖世，大江大浪的场面见多了。可是，从没有一次事件的演变会像这一次，做梦也想不到的突然，致使他无法应付，不敢再上前阻拦，连忙后退不迭，尴尬万分！……

第十二章 风暴袭来

眇目道人虽然双目全盲，但听觉之灵敏，不亚于有双眼的人，听音辨位，已知眼前情状，纵然不能看见，也吓得他连退数步，白果眼连翻，张口结舌，半天做声不得！

“什么话？简直……简直……”

凌风公子气得俊面泛白，搓手顿足，喃喃自语，愣了半天不知怎么才好。可是，黑衣少女虽是他的胞姐，如今身上一丝不挂，他也不敢上前拦阻，空在一边搓手顿足，干着急……

展白也闻声回过头来，乍见黑衣少女纯美无比，白玉凝脂般的裸体呈现在眼前，不禁为之一呆。

“谁也不能管我！我爱他！谁也不能管我！我爱他！……”

黑衣少女一边疯了般地撕碎了自己周身的衣服，直至寸缕不剩，意犹未尽，又开始双手拔下头上的钗环，首饰，耳坠，项链，白玉手镯……一样一样地随取随丢，倏时间她身上一件人为的装饰物也不剩了，恢复了她原始的纯真，她头上乌云似的青丝，也披散开来，秀发如波浪般地随风飘扬，她张开双臂，如一只小鸟归巢般向展白飞来！

展白心之圣殿，奇异地展开了。他眼睛看到一幕前所未见的景象：青山绿野，白云飘浮在奇峰的山腰，绿水绕过翠绿的丛林，一片开阔的草原上有无数的繁花盛开，远望犹如一张锦绣的绒毡平铺在大地上。就在那风景如画的锦绣绒毡上，欢跃奔跑来了一个纯真自然，赤裸着的少女，她是周身不带一丝罪恶，美丽无比，圣洁无比，也善良无比的一位天使！

对着慕容红美艳无比的裸体，展白心中毫无一丝邪念，既无欲望，也没有一点一滴羞耻之感。反而觉得自然、应该，好像觉得许久许久以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纯洁美丽的大自然之中，天生美丽的肉体，善良无比的心灵，应该是赤裸的、诚实的，不杂一丝邪念的，不加一点掩饰的！

一种奇异的冲动，他也开始撕碎自己身上的衣服，他健壮的古铜色的肌肤露出来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慕容红眼中也流露着异样的光辉，嘴中发着阵阵的欢啸：“啊！唷！哟！荷！……”

这时展白周身赤裸，只剩下一条短短的内裤。慕容红已跑近他身前，竟合身扑近他的怀内，吻着他宽阔的胸膛，抓紧他结实的臂膀，拥抱一阵，亲吻一阵，又围着他欢啸跳跃一阵……她是疯狂了！为欢乐疯狂了！为解放自己疯狂了！她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快乐，这样的自由，这样的无拘无束，这样的幸福！

但，这场面却把凌风公子，银箫夺魂章士朋，眇目道人，秃顶老者众人给吓呆了。眼前的情景，简直使人不能想像！也不敢相信！

那六名劲装壮汉，虽然被制住穴道，手脚不能移动，但眼睛不瞎，见到这番情景，也莫不在心中暗暗称奇！……

这些人之中，只有章士朋最难过。他一万个也想不到，自己压倒武林的绝技，“音魔夺魂箫法”，竟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展白心中也有类似慕容红的欢乐，自由……等等欢乐的感受。但他撕碎自己身上衣服，片片碎布随手丢弃，到了最后，有两样东西，他不仅没有丢弃，反而从幻影的欢乐中，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

一件是《锁骨销魂天佛秘笈》，那是他一切希望所寄，雷大叔言犹在耳：修炼至高无上的武功，开创自己光明的前途，为报父亲血海深仇……一切的一切都寄托在这本奇书上，他不能丢；另一件是，他父亲临死之前，交给他的麻布小袋子，他要凭着这唯一的线索，去寻访杀父的仇人，他不肯丢。

因此，他从幻想之幸福的天国中，一下子又跌进冷酷的现实里来。纵然周身赤裸，奇美无比的慕容红，以万千情丝来缠绕他，以爱恋升高近似崇拜的痴女心来拥吻他，他已全不放在心上，心里只盘算着，怎样摆脱眼前这些人的纠缠，按照“天佛卷”去修炼武功？怎样查访杀父仇人？……展白手执二物，陷于苦思之中，对于拥吻自己，在身边欢啸跳跃的慕容红，完全忘记了……

“哼！”突然传来一声冷哼，继之是冰冷冷的声调：“没有用的东西！还不把她弄回去？在这里给我丢脸！”

“红儿！红儿！”同时一个女子声音，惊叫道：“你怎么啦？怎么啦？”

跟着一阵脚步零乱之声。展白惊醒过来，抬头一看，面前已多了数十人之多！

数十人拥护着一个年约五旬开外，身高体健，满面红光的贵人。只见他一身闪闪发光的华服，赤红脸，虎目蚕眉，方额阔口，黑漆漆的头发，梳得净光，两鬓夹杂着数梗如霜的银发，双目开阖之间，精光逼人，雍容华贵，不怒而威，几至使人不敢仰视！

在林中救自己，又在凌风公子房中百般维护自己的中年贵妇，与

那贵人并肩而立。

其余三五十人，肥胖高矮。丑陋俊彦不等，但看一个个神气充足，身躯剽悍，便知尽些三山五岳，奇人异士！这些人便像众星拱月一般，拥簇着雍容华贵的中年夫妇。

展白一看这气派，便猜到这华服贵人必是这中年贵妇的丈夫，一定也就是众人口中的“老爷子”了。

华服贵人一脸怒容，中年贵妇满脸疑色！

雍容华贵的贵人，本就气势慑人，不怒而威，如今，脸上带着怒容，更使人有惴惴不安，呼吸窒息之感！

就在展白惊视之中，早有四名青衣婢女，各自脱下一件外衣，用双手举着，来遮挡慕容红的裸体，并拥护着慕容红走回去！

“我不要！我不要……”慕容红一边娇啼嘶唤着，一边被四名婢女拥簇着走了回去。显然，他不敢忤逆父亲的意思，虽然她神智尚未完全清醒，心中是极度不愿！

展白猛然灵机一动，就在众女婢举衣遮住慕容红之际，把手中的“天佛卷”与麻布小袋子，一齐塞进裤中。好在他的短裤裤口很紧，不怕掉出来。

“丢给他一件衣服，叫他跟我来！”

华服贵人说话似有莫大权威，完全是命令式，语气之中，好像他的话一丝不容反抗！

当即有一名劲装佩刀壮汉，脱下身上黑缎披风，抖手丢向展白。

也许这劲装壮汉，成心显露一手，或是想把展白置于死地，虽是

一件柔软的衣服，丢向展白竟贯足了内家真力，把一件黑缎披风抖得笔直，犹如一根铁棒一般，劈空破风，直向展白胸前攒来！

展白微微一笑，伸手两指一捏一抖，不但破了暗蓄内力，并立刻把黑缎披风披在身上！

“点力破千钧”，按说展白以两指接这劲装大汉的全力一击，露的这一手，并不简单，但华服贵人连看也不看，竟转身向回走去。

好像知道展白不敢反抗，必会跟他回去似的。

展白心中起了一阵强烈的反应。但一看拥簇在华服贵人四周的武林豪客，一个个对他怒目而视，展白自知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又见中年贵妇，以无比慈爱的眼光望了自己一眼，竟把冲到嘴边的倔强言语，硬给咽了回去。

他心中暗想：“看你们要把我怎样？且跟你们去了再说！”

不过，在他举步跟随人家去时，内心的自尊，好像受了无限屈辱，暗自责道：“展白！展白！难道你就是这般怯懦吗？如一个羔羊一样，伏着任人宰割！”

可是，敌势太强了，他自知没有反抗的力量。他内心性格虽然倔强，但他也明白，此时不能暴虎凭河，盲目牺牲，他还要留着有用之躯，完成自己肩负的重任！

因此，他强忍下了这一口气，打算先走一步算一步，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轻言牺牲！

于是他跟着这些人走去，但心中愧疚自责，不由得他低下头去。谁知他一低头，黑缎披风的左前襟上刺绣着一只金钱豹，栩栩如生，

分外刺眼！

他对中年贵妇，黑衣少女，凌风公子……以及眼前等人，毫不知其底蕴，心中一直充满了好奇，但事实的急遽变化，竟使他无暇顾及。如今，看到这黑缎披风上刺绣得非常精致的金钱豹，很快地使他想到。江湖上名满天下的一大豪门！

“豹突山庄！”展白寻思道：“如我猜测不错的话，这华服贵人，定是豹突山庄庄主，摘星手慕容涵无疑了！”

展白想至此处，举目向前望去，他想仔细打量一下，这名满天下，被武林黑白两道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摘星手”慕容涵，到底有何出奇过人之处。

华服贵人在前走着，他身后杂沓地跟随着三五十名武林高手，凌风公子、眇目道人、秃顶老者、银箫夺魂，以及自相残杀的六名劲装大汉，此时亦为人代解穴道，包扎了伤口，都跟在华服贵人的身后。

至于被展白打死的陈清、陈平，也有人去为其掩埋尸首，华服贵人连过问都未过问，好像这死伤人命，在他们眼中看来，竟如家常便饭一般寻常。

展白在人影交错之中，只能掩映看到华服贵人的背影，他那一身非丝非绸的华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展白猛然心中一动，觉得华服贵人所穿的衣服质料，透看有点特别，运足目力望去，辨别贵人华服既不是绫罗，又不是绸缎，但闪闪发光，柔韧华贵无比。跟在身后的三五十人之中，也有不少身御华服的，即连婢女家丁装束的佣人，身上所穿的也均是贡青匹缎，这种衣料在市面上也算是贵重衣料了，

非富贵之家是穿不起的。但与那华服贵人身上穿的华服一比，都不免黯然无光！

展白猛然想起，这华服贵人身上衣服的质料，不正是跟自己麻布小袋子里装的那方非丝非绸的布料，完全相同吗？

这一意外发现，使展白心神悚然一震，如被雷殛，几乎使他把持不住，热血上冲，很想猛然扑上前去以死相拼！

但他极力制止着自己，暗中咬牙切齿：“莫非此老贼，就是我的杀父仇人？”

展白心中思潮如涌，暗暗寻思：“父亲临死前亲手交给我这小袋子，袋内装的一团乱发，一段丝线，一粒钢珠，一粒青铜钮扣，一枚青铜制钱，和那方显然是自衣襟扯落的丝绸，自己始终不知何意，如今，这方丝绸与这华服贵人所穿衣服质料相同，就算这华服贵人不是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最低限度这也是一个有力的线索……”

展白就这样神思潮涌，跟着慕容庄主一行人，也不知走了多远，经过多少重门重户，最后“摘星手”也未审问他，迷迷糊糊地把展白关进一座石牢之内！

展白不知“摘星手”究竟怎样对付自己，初被关进石牢内，心颇不安，但后来想通了，一切抱定逆来顺受心理，决定暂时忍耐，并借着与外界隔绝的机会，在石牢内苦练《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所载的高深武功。

初时，展白心急练习武功，在无人监视时，白天也打开“天佛卷”研习，但书页上的魔女像，粉腿酥胸，竟使他不能静下心来研习其中

高奥武功，反而时时想入非非，尤其他领略了慕容红纯美无比的赤裸胴体，画中传真，一直引导他联想慕容红，肌肤芳泽，更使他心烦意乱，意马心猿！……

后来，他猛然惊悟，觉得这样继续下去，自己非走火入魔不可。于是，他又按照在黑洞中的方法，闭目摸索起来，好在他已经摸索过很久，以指代目，并不太困难，一边摸索，一边研习，全体心神，完全沉浸在《锁骨销魂天佛卷》内的武功秘诀上，竟忘记了日夜晨昏，亦忘记了石牢中的孤苦寂寞……

不谈展白在石牢中苦练“天佛卷”秘技奇功，再说领袖北五省武林的“摘星手”慕容涵，把展白关进石牢内，对这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并没有挂在心上。他只是气恼以自己管教之严，门风防范之谨，素以“清白”二字，夸耀武林，以标榜不同于一般男女混杂，秽闻四播之江湖道。如今，自己亲生的女儿，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了个精光当众表演一丝不挂，这要传出武林，自己的颜面岂不是被扫尽了吗？

“摘星手”，北五省武林领袖，素以冷静、沉着、喜恶不形于色，见称于武林。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概。这一次他却动了真怒，他与夫人在后宅秘室之中，严厉地追问慕容红，到底为了什么，竟不顾羞耻到了如此地步？

但慕容红一味地啜泣，对父亲的问话一言不答。

这更勾起了慕容涵的怒火，“啪！”一声脆响，他一掌把一个名师雕刻的楠木茶几，击了个粉碎。虎地立起身来，从壁上摘下一柄切金断玉的短剑，“当啷！”一声掼在慕容红脚前地上，厉声叱道：“你就

给我死了吧！免得给我丢脸！”

说罢，气冲冲地摔门出去！

慕容红毫不犹豫，抬起泪眼，见父亲已经出去，立刻拾起地上的短剑，猛向自己颈间刎去！

中年贵妇——也就是展氏夫人，伸手夺下女儿手中短剑，一把搂住慕容红流泪道：“红儿，千万不要寻死！你父亲只是一时气愤，过些时候他就会好的！”

“娘！”慕容红不由哭倒在母亲怀里……

“摘星手”慕容庄主气呼呼地出了内宅，走到东跨道去找儿子慕容承业，守门的小僮开门慢了一点，慕容涵一脚踢飞了门扉，守门小僮听到一声巨响，门扉已碎，不知出了何事，从门房中探头外望，“砰”的一声，小僮的头颅被庄主劈了个粉碎，立时倒地死去，其余男女佣人见到如此情形，一个个吓得体似筛糠，畏缩在墙角门边，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恰巧凌风公子又未在房内，这就更激起了“摘星手”的怒火，他找不到出气的对象，一抬手又把迎门条案上的古玩玉器，打碎了一大堆！

“唏哩哗啦！”

一阵暴响，传出室外，把畏缩在门外的男女佣人，吓得个个魂飞魄散！这恐惧是双重的：不但触在庄主火头上，小命就要玩完。公子房内摆设打碎，这些都是公子心爱之物，他们都是公子院中的佣人，凌风公子性情暴躁，冷酷无情，更超过其父，等到老爷子发完脾气走

了，公子回来，他（她）们又是有嘴说不清，甚至连原因都不敢说出，便要受到那无情公子的残酷责罚。

因此，凌风公子院中的男女佣人，人人自危，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公子何处去了？”

慕容庄主旋风般地回到门外，厉声呼叱。吓得三魂少了二魂的男女佣人，没有一个敢上前回答。

“你们都哑了吗？为什么不回话！”

慕容庄主不怒而威，素常不言不笑，门下等即畏惧他像畏惧天煞神一样，连正眼相视都不敢，对一切吩咐，只有低头唯唯的份儿。如今，庄主大发雷霆，这还是下人们从未见过的事。一个个吓得牙齿打战，腿肚子直转筋，没有一个敢上前来。“公子爷在前厅……”

最后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青衣小婢，大着胆子说。

“哼！”慕容庄主冷哼了一声，竟没有再发怒，拂袖出了公子院门。

男女佣人们，不禁长长出了一口气，都觉得有点像从鬼门关上转了一圈回来的感觉，这条命不啻是捡回来的一般了……

慕容庄主“摘星手”怒火焚心，从儿子院内气呼呼地出来，向前院大厅内走去时，天色已全黑了下来，偌大一座豹突山庄内，每间房子门窗之间透出的灯光，其数目之多，直可和满天繁星互相辉映！

每道院门，房屋转角，通路口上，处处有明桩暗卡，见了庄主，一个个恭身行礼，“摘星手”理也不理，只大踏步向前走着……突然在一处花木扶疏之处，忽有三条黑影，比电还疾，一晃眼隐没于花丛

之中！

“谁？”

“摘星手”目光何等犀利，虽在黑夜之中，那三条黑影又奇快无比，但也难逃过“摘星手”的眼睛，因此，暴然喝问了一声！

风声簌然，三个黑巾蒙面的夜行人，手中俱各执着寒光闪闪的长剑，横剑当胸，飞身掠出在摘星手面前！

这倒大出慕容涵意外，他万也想不到自己卧虎藏龙的“豹突山庄”，加上自己武林中的声名和地位，夤夜之间，竟会有夜行人出现。那么，这夜行人的胆子可算得是“胆大包天”了！

慕容庄主乍见三条黑影，隐没于花丛之中，还以为是自己庄上的门客，随之一声喝问，见三个夜行人以黑巾蒙面，手执长剑，现身在自己面前，心中诧异大于惊奇，他既不相信，江湖道上的人物，有胆量敢来夜犯豹突山庄，又奇怪自己庄上的明桩暗卡，都是干什么吃的，有夜行人闯入庄内腹地，竟无一人发觉？

“何方朋友？夤夜来到豹突山庄，有何见教？”

慕容涵虽在气头上，但见到江湖道，仍然能够沉定下来，不失一派宗主身份，说的话不疾不徐，从容不迫。

“既来宝庄上当然是好朋友了！”

当中站立的蒙面夜行人，一言甫罢，两旁站立的黑衣蒙面人，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两枝长剑，如急风暴雨一般，猛向“摘星手”左右要害刺来！

这两个蒙面人，武功不弱，两枝长剑，招式精奇，俨然武当路数，

显见是剑术名家，而且二人分刺合击，配合得天衣无缝。

两枝长剑，点刺之间，幻成五七朵金花，电闪星飞般攻向慕容庄主！

这就看出慕容涵艺业不比寻常来了，在两大剑术高手骤起发难，看来万难招架的凌厉攻势之下，他沉哼一声，抡起左手二指，轻敲左右二剑，“叮！叮！”两声微响，两个蒙面人的长剑，立被震开数寸！

两蒙面人顿觉握剑右手掌心一热，长剑几乎把握不住，便知不好，才待抽剑换式，但“摘星手”左手二指点开长剑，右掌平胸半圆划出，虽见他掌势不疾，但破空锐啸的掌劲，已随着一挥之势发出。两蒙面人只感到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道迎胸压来，再想逃避，焉得能够？只听“砰！砰！”两声巨震，二人胸前如受万斤钢锤猛击一般，立被震飞丈之开外，口喷鲜血而亡！

另一名蒙面人一见大惊，顾不得看视同伴死活，飞身想逃，但他身形尚未纵起，突感手腕一紧，如被钢箍钳住一般，左手已被“摘星手”抓住！

“摘星手”冷哼一声，沉声喝道：“你给我躺下！”

蒙面人立感“肾俞穴”一麻，撒手丢剑，翻身栽倒。

摘星手不愧为北五省武林盟主，略一伸手，三个夜行人，但都称得起是武林一流高手，立即二死一伤！三人倒地，砰！砰！巨响，三剑脱手，当啷震耳，倏时间惊动了附近的明桩暗卡，六七名劲装大汉已飞窜至近前，一见是庄主亲自捉到刺客，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嘶！”摘星手一把将夜行人蒙面黑巾扯下，看来竟是一个廿余

岁青年，并不认识，冷哼了一声，才待要问，眼光突然看到青年紧身夜行衣的左前襟上，绣着一只麒麟，立时脸色一沉，喝道：“樊非！你是樊非手下？”

尚未等被擒青年答话，慕容庄主突然一抖手，把被擒青年摔向一边吓呆了的壮汉身边，叱道：“给我绑了！”

喝声甫落，慕容庄主双足一顿，身形平射而起，疾如鹰隼，划空而去！

原来前院已隐隐传来杀伐之声，显然尚有不少外敌侵入庄内，是以慕容庄主急驰而去……

几个劲装大汉，惊魂甫定，立刻把被擒青年，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扛扛抬抬把那少年关进石牢之内。

展白正在石牢内呼吸吐纳，练习《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中所载武功，已达浑然忘我之境，只感灵台清明，周身舒畅无比，一阵真气在体内畅通流转……忽听石门铁锁铿锵一响，“咚！”的一声，又从牢外贯进一个人来，在暗中展白张目一望，竟看得分外清楚！

“夜能视物了！”展白心头一阵狂喜……

原来展白运功抵抗银箫章士朋的“音魔箫法”时，正在紧要关头，突被慕容红一扰，差一点走火入魔。幸亏慕容红与他的热爱镜头，激怒了凌风公子，当胸打了他一掌，不但未使他受伤，反而把他体内的死脉震开了，使他张口吐出腑内的淤血，内腑“任督”二脉打通。这“任督”二脉，乃是练武之人最难攻破的一关。阴差阳错，展白因祸得福，竟在一连串的折磨打击之下，把“任督”二脉打通，真乃天假

奇缘！

固然，展白在无知之中，打通了练武之人艰难甚于一死的“任督”二脉。但他所经的却不是正途，如果他被凌风公子一掌震开死脉，如不即时活动一下周身筋骨，必致瘫痪，那他后半生的命运也就完了。偏偏慕容庄主适时赶至，把他带回庄内，有了步行这一段路的距离，使他周身筋骨已活动开了，不致落成半身不遂的残废人。但仅是活动开筋骨，如不能接着获得休养调息，还是会落个气血虚弱的死症。巧不巧，慕容庄主把他挟回庄内，并未啰嗦他，只把他关进了石牢，正好让他适时得到了调息的机会！

可说是机缘凑巧到了极点，好像天意应该产生展白这么一位纯正善良的武林奇葩！一切加害于他的力量，反而成了助长他的力量！

展白这时调息过来，岂仅已能黑夜视物，就武功内力，亦增长了数倍！

不过他日前还不自知罢了，等到他自己知道的时候，恐怕他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这是以后的话了，暂且不表。且说，展白在黑暗的石牢中，又是黑夜，睁眼能够视物，心头一阵狂喜。他还不敢相信自己，先抬头望石牢铁窗外，天空的星斗，知道不是假。又用牙齿咬了自己的手指头，也证实了不是梦，望见被关进牢来的这位难友。

只见他穿了一身密扣紧身夜行衣，身上像扭股糖似的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一张温玉似的俊美脸庞，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好一表俊品人物！

展白不知为什么，一见他就好像有缘似的，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不禁冲着他龇牙一笑。谁知那人仰面向天，目光望着房顶，对展白理也不理。展白顿然醒悟，时值黑夜，牢房内又没有亮灯，自己能看到人家，恐怕人家不能看到自己呢！于是，发言道：“这位兄台，因何也被关进牢内？”

“谁？你是谁？”那人仰首侧望，目光茫然，显见他在黑暗中看不清牢内情形。

“我叫展白，朋友的高姓大名能否见告？”

那人听到展白报了姓名，想了一想，觉得江湖上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不由戒心放宽不少，长叹一声，说道：“已经做了阶下囚，还提名道姓做甚！朋友，老实对你说，我和你均已身陷龙潭虎穴，只有认命等死的份儿，还有什么可说的？唉！”说罢又长叹了一声。

展白微微一笑，说道：“生死有命，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刀剑在前，又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凭着自己聪明的才智，奋斗求生！就算难免一死，我们能够在临死之前，多交一个朋友，不是也可以多得一点安慰吗？何况生死之交，患难之友，更是毕生难遇呢！”

那人听了展白这一大篇道理，觉得展白见解不凡，心头郁结抒散不少，随说道：“多承指教。在下樊素……”本来他名字“素”字下边还有一个字，但说了一半，想起隐情，立刻住口未说。展白却以为他就是“姓樊名素”，不加思索地接口道：“原来是樊素兄！待在下为樊兄松绑！”

说着，走来为樊素解下身上的五花大绑，那人估不到展白手脚未缚，等到展白手指触到他身上，他想躲闪已是力不从心。忽然的脸孔一红，想起自己素常何等心高气傲？如今，竟只有睁着眼任人摆布的份儿。心如刀钻，不由落下两滴泪来。

展白不知他的心情，为他解开绑缚，反见他落泪，遂安慰道：“樊兄，些微挫折，何须烦恼！想孔圣人都有过陈蔡之危。”说着，又把自己一生中所受的屈辱折磨略讲了一些。樊素听展白言语诚恳，谦虚热情，内心对展白更增了几分好感。

但等到展白解开绳索，见他仍不能转动，发现他尚被点了穴道，要想为他推宫活穴时，樊素却无论如何不肯让展白动手。

展白见他争得满脸通红，心中虽感奇怪，但展白是个心地纯洁的青年，并未想到其他。见他至死不从，便用“凌空拂穴”手法，为樊素解开了穴道。

这“凌空拂穴”手法，也是展白从《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中，摸索练习得来的。展白只是按照书中所写施展，并不知这手法，施展出来多么惊世骇俗。樊素却暗暗心惊，想不到被摘星手关在牢内的，还有这等身负绝世武功的武林高手！

就在此时，突见窗外火光一亮，接着人声鼎沸，杀声震耳……

第十三章 阴差阳错

二人方一错愕，突听石牢门外“呃！呃！”两声喉鸣，似有人被点中穴道，接着铁门当啷一声被打开，一条颇长人影在门前一晃。沉声喝道：“快走！”

展白眼光何等犀利，立刻看出来人是乱发飞蓬的雷大叔，但雷大叔在牢门口一闪即逝，展白无暇细想，一拉樊素，喝道：“走！”

“走”字出口，人已飞身掠出牢门，樊素随后紧跟出来，二人出得牢门，只见靠左一带厢房，火光冲天，火光照映下，刀光剑影，人影纷然交错，已有数十人捉对儿厮杀在一起！

“砰砰！砰砰！”金铁交鸣及掌拳相交之声，惊天动地，战况甚是激烈。尚不时传出负伤倒地之人的闷哼惨嗥，眼看着断肢飞射，刀崩血现，令人触目心惊！

展白东察西看，却看不到雷大叔在何处？樊素一眼看到自己方面的人，死伤惨重，边战边退，渐呈不支状。豹突山庄方面的人，却愈战愈勇，其中一个眇目道人更是勇不可当，身形电旋星飞，一双铁掌挥舞得风雨不透，掌风烈烈，疾啸生飙，可说是当者披靡！

樊素不知那眇目道人是何许人物，只见自己的二哥，“追风剑”樊杰，及奔牛山二义金氏弟兄，三人三枝长剑，合战眇目道人，竟被眇目道人一双铁掌逼得滴溜溜乱转，如走马灯相仿，不但近身不得，而且险状百出。

正巧追风剑樊杰剑演“追风剑”绝招“疾风斩劲草”，身躯平射而出，手中剑化一道银芒，直向眇目道人后心“三焦”“风眼”“神堂”

三大重穴罩去！

眇目道人左手箕张，指尖微勾，猛抓金氏老大面门，右掌横立如刀，斜砍金氏老二“肩井”，一招二式，同时攻向二人，身手不凡。金氏弟兄立感一股巨大压力，迎面撞来，胸间气翻血涌，欲想招架，而举手乏力，堪堪就要伤在眇目道人掌指之下！

追风剑“疾风斩劲草”招式适时而至，寒森森的剑尖，眼看距眇目道人后心不及三寸，那眇目道人虽然双目已盲，背后却像长了眼睛一般，身形倏然一转，追风剑长剑落空，擦衣而过，眇目道人白果眼一翻，暴喝一声：“着！”电奔似的一掌向追风剑凌空平射的身形猛砍而下！

追风剑用劲太猛，本想一招结束眇目道人，没想到眇目道人“听风辨位”，耳朵比眼睛还灵活，不但躲过他“追风剑”杀招，而且一掌砍来，疾啸破风，追风剑身形凌空，无法换式，暗叫一声：“吾命休矣！”

突见一条黑影电泻而至，半空中硬接了眇目道人一掌，“砰！”的一声大震，来人竟从眇目道人掌下，救了追风剑一命！

但来人却被眇目道人威大无匹的掌风，凭空震飞两丈，那人身在半空连翻三个筋斗，才落足地上，但已踉跄数步，摇摇欲倒！

展白看得清楚，那救了追风剑一命的，正是跟自己站在一起的樊素。

追风剑死里逃生，身形直飘出一丈开外，才双脚落地，惊魂甫定，横剑当胸，瞠目四顾。樊素硬挡了眇目道人一掌，整条手臂却麻了，

胸内气翻血涌，双脚踏地，勉强未倒，正在抿紧嘴唇，强压住冲到喉头的一口鲜血，星目涣散，俊美的脸上一片惨白。

“好小子！”眇目道人一声狂笑，叫道：“你们还有多少人？就一齐上吧！让道爷一道送你们上西天！”

眇目道人嘴中说着，左手平胸挥出一掌，破空狂飙，卷向奔牛山二义及追风剑，右手高举过顶，摇了两摇，‘臂上骨节“咯！咯！”爆响，掌心立时变成靛青，泰山压顶一般，劲啸破空向樊素当头拍下！

显然眇目道人成心要把樊素一掌击毙，这一掌竟是全身功力所聚！

樊素大吃一惊，见眇目道人掌风如排空巨浪，迎头压下，威力竟广罩二丈以内。躲也无处可躲，无奈咬紧牙关，“霸王举鼎”，双掌以周身所有的力量向上迎去！

奔牛山二义及追风剑，被眇目道人左掌挥出罡风劲流，逼得惊呼急退；樊素硬接眇目道人一掌，内腑已经伤不轻，怎再当得起眇目道人全身功力所聚的一击？双掌以周身真力向上迎去，立感眇目道人掌势如千斤巨闸，当头压下，眼前一黑，再也忍不住冲到口边的鲜血，一张嘴“哇！”的一声，满嘴鲜血狂喷，人也往前栽倒！

“住手！打！”一声暴喝，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展白疾身扑至，“双撞掌”猛向眇目道人前胸推去！

眇目道人目不能视，但凭听觉，亦胜过有眼之人。展白声出招至，眇目道人白果眼一翻，脸上抹过狠毒杀机，显然他被多人围攻，已激起了满腔怒火！“围攻”“暗算”，他恨之入骨，因为他的双眼便是在多人“围攻”及“暗算”之下瞎掉的。但他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双

眼全瞎之后，不但未把全身高强的武功丢下，反而更加刻苦修炼，三十余年荒山野洞隐姓埋名的苦修，竟使他达到“以耳代目”，反比有眼睛之人，更加灵敏的地步。同时，三十余年的苦炼，他的武功又不知增强了多少。他二次出山，江湖上沧海桑田，已经人事全非，围攻暗算他的人多已亡故，一二残余，也被他找到杀死，后来他被“摘星手”网罗在庄上，成为豹突山庄十大高手之一。

今晚，仇人大举来犯，眇目道人为报答慕容庄主知遇之恩，拼命力战，加之他武功又高，三五照面，即有数人伤在眇目道人掌下，樊门三杰的老二追风剑，在犯庄之人中算是有数的高手之一，一见眇目道人神态威猛，无人能挡，立即一挺长剑，“孤凤出巢”，攻战眇目道人！

但凭以三十六路“追风剑”闻名武林的追风剑仍不是眇目道人的敌手，十数招下来，已是险状百出，长剑招式每每递出，即被眇目道人强劲掌风逼出圈外。奔牛山二义恐怕少庄主有失，一摆手中长剑，与追风剑攻战眇目道人。

眇目道人白果眼乱翻，厉啸声中，一双铁掌运转如飞，指点掌劈，强大的掌风劲流，排空驭云，激荡而出，一双赤掌，力战三大剑术名家，仍然稳占上风。

追风剑不该求胜心切，在渐处下风之际，冒险施出“追风剑”杀招“疾风斩劲草”，以图力挽劣势。当眇目道人掌指攻向金氏二义，后心门户洞开时，追风剑客身剑合一，猛袭眇目道人后心三大重穴，没想到眇目道人武功登峰造极，听风辨位，身形电旋，不但躲过追风

剑凌厉杀招，且旋风般劈出一掌，追风剑立陷厄运，如果不是樊素，适时赶至，接下眇目道人一掌，追风剑早已横尸在眇目道人铁掌之下。

可是，樊素硬接眇目道人一掌，内腑已经受伤。眇目道人最恨敌人以多为胜，见敌手越打越多，顿起杀机，暴怒之下，已把他震惊江湖的“罡眇黑煞掌”施出。

眇目道人左掌平胸挥出，先逼退追风剑与奔牛山二义，右掌运足了“罡眇黑煞掌”，猛向樊素当头拍下！樊素在救助追风剑时，硬接了眇目道人一掌，内腑已受伤不轻，怎能再当得起眇目道人“罡眇黑煞掌”的全力一击？樊素勉强举起双掌向上迎去，立感眇目道人掌力如泰山压顶直压下来，眼前一黑，胸内气翻血涌，再也支持不住，张口喷出一口鲜血，人也往前栽倒！

眇目道人掌势排空激荡，猛击而下，这一掌下去，樊素不被击成一摊肉酱才怪呢……

展白不知厉害，猛喝一声，双掌合身扑至，虽没有什么招式可言，“天佛卷”的佛门真力，却已运至十成。’ “轰隆！”一声巨雷般暴响，展白双掌与眇目道人的掌力击实，劲流激射，回旋生飙，砂石四飞，威势惊人！

“噠、噠、噠……”展白被眇目道人“罡眇黑煞掌”力，震得猛退五六大步，双眼发黑，耳内雷鸣，心中暗道：“好大的掌力！”

岂不知，这是他受助于“天佛卷”的功效。若是他在未习“天佛卷”内功之前，眇目道人这一掌，焉有他的命在！

眇目道人身形乱晃，肥大道袍漫空飞扬，心中也暗暗吃惊：“这

人掌力沉厚，隐含佛门降魔掌力，势威力猛，生平仅见！”

暴喝声中，追风剑，奔牛山二义，三枝长剑如银虹经天，又齐向眇目道人攻去！

展白被眇目道人掌力震得有点头昏脑胀，立地片刻，才恢复神智，一眼看到委顿在地的樊素，面白如纸，口角泛血，又见追风剑，奔牛山二义，三枝长剑已重新围着眇目道人打了起来，展白无心恋战，先救人要紧，从地上抱起樊素，纵起身形向黑暗之处驰去！

“小辈，你给我留下！”

暴喝声中，一条人影激射而至，半空中劈出一掌，破空锐啸，声势惊人！

展白手中抱着一个人，见来势凶猛，不敢硬接，急打“千斤坠”，身形疾泻落地。但人来人身手矫健，半空中一掌劈空，身形如暴风疾雨，“倏”地一声，已临展白头顶上空，探出的手腕一沉“云龙现爪”，变掌为抓，五指“嘶！嘶！”劲啸，猛向展白头顶抓下。

这身法招式，快逾电闪，而且来人这临空一抓，威力广罩二丈方圆地面，展白欲躲不能，欲架无力，何况他还不愿使双手抱住的樊素受到伤害。稍一迟疑，立感头顶五股疾风，刺肤生痛，迎头压下！

展白心中一惊，暗道：“不好！……”

忽见又一条人影，来势更疾，从斜刺里射来，临空划了一个圆弧，半空中与扑向展白的人影相交，“啪！”的一声轻响，两条人影迅如陨星疾落，分向两旁二丈开外落下地来。

“雷震远！”落下地来的一条人影，竟是面色青白独臂秃顶老者；

另外一条人影，正是乱发飞蓬的雷大叔。只见秃顶老者，面色气得惨白，怒目圆睁，瞪视着雷大叔说道：“难道你吃里扒外不成？”

“司马敬！”雷大叔乱发被夜风吹得纷飞幡扬，沉声叱道：“休得胡言！想我雷某是何等样人？”

展白一听，这独臂秃顶老者，竟是二十年代武林中闻名丧胆的“追魂铃司马敬”，心中不由一凛。

原来“追魂铃司马敬”，乃是西北道上有名的魔头，与“独脚飞魔李举”号称“塞外双残”，武功高不可测，行事怪僻，手段残酷，如被缠上誓死不休，不把对方杀戮殆尽，永不算完。江湖上不论黑白两道，对这两个魔头，莫不避若蛇蝎，无人敢惹。没想到也被慕容庄主收罗在庄上。

“那么，”追魂铃司马敬对雷大叔冷然说道：“为什么阻挡老夫擒拿庄上逃犯？”

“司马兄可能拿错了。”雷大叔说：“这少年乃是雷某一个晚辈，哪是什么逃犯？”

“嘿嘿嘿……”追魂铃司马敬一声冷笑，说道：“老夫与庄主亲自把他擒来，关在牢内，还会有假吗？雷震远你明明是吃里扒外……”

“住口！”雷大叔乱发飞扬，双目如电，厉声叱道：“就算我雷震远吃里扒外，也轮不到你这秃鬼来说嘴！”

“雷疯子！”追魂铃司马敬最忌讳说到他的秃头，见雷大叔骂他秃鬼，不由目闪凶光，阴狠地说道：“别人怕你，我司马敬可不怕你！别以为你有‘七十二路天佛掌’就天下无敌，叫老夫看来不值一顾！”

“不信你可以上来试试！”雷大叔双掌一立，傲然说道。

“好！老夫就领教领教你雷疯子的天佛绝学！”

追魂铃喝罢，独臂一探，身形电射而起，向雷大叔迎胸劈来一掌！

掌风破空锐啸，劲流山涌，追魂铃掌力惊人。

雷大叔嘴角含笑，稳立如山，对着追魂铃威势强大的一掌视若无睹！

追魂铃强大掌风，恍如飞星陨石，眼看已击在雷大叔前胸之上，又突然变掌为抓，五指箕张，幻起漫天爪影，笼罩雷大叔胸腹之间致命要害，猛抓而下！

展白在一边看得心头狂震，像秃顶老者一只独臂，能施出这样威、猛、迅、捷、变化莫测的神奇招式，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雷大叔对追魂铃的奇奥招式，却从容不迫，依然稳立当场，直到漫天爪影已临近胸前，雷大叔才身形电旋而出，展白几乎没看清楚雷大叔，是用什么身法，只觉眼前一花，雷大叔已脱出爪影之外，同时，见雷大叔右掌如刀，斜砍秃顶老者后脑“风府”重穴，左腿猛踢秃顶老者“尾椎”一招二式，奇奥绝伦。

雷大叔见招打招，掌腿齐施，快如电光石火，攻敌之必救。展白初睹高手过招，心痒难熬，脑际中灵光熠闪……

秃顶老者身形一翻一弓，斜射出二丈开外，才躲过了雷大叔的一掌一腿，但已气得双目如欲喷火！

秃顶老者，更不答话，二次猛扑而上。

二人倏分又合，身法均是快得出奇，招式更是精奥万分，只看得

展白眼花缭乱，心头狂喜，把救人逃跑的事都忘于九霄云外去了，眼睛睁得滚圆，紧紧注视着二人的一招一式……

有道是：“能见高手过招，胜过从师三年。”展白心切父仇，醉心习武，却从未遇到名师，但所学的不过是一般庄家把式，为了强壮筋骨倒可以，要想与武林高手一争长短，实在差得太远！

就是雷大叔苦心孤诣，把他关闭在石洞，授以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中之武学，使其在暗中摸索，得窥正宗心法门径，练会了吐纳炼气之术。又经过“银箫夺魂”音魔箫法的试炼，及凌风公子的无情打击，震开了周身奇经八脉，但对于真正动手过招的奇奥变化，随机应变，仍然是一窍不通。

雷大叔与秃顶独臂老者“追魂铃”司马敬，均是当今武林一等一的高手，名列豹突山庄十大高手之列。二人内功修为均至炉火纯青之境，身负绝世武学高不可测，素常虽被慕容庄主一样的重视，一样的恩礼有加，但骨子里谁也不服谁。不过均是武林中身份地位极尊，无缘无由不会当面较量罢了。

因此，这二人一动上手，虽然同是豹突山庄方面的人，却比与敌人动手过招，更加狠毒！更加猛烈！

好在，夜犯慕容庄主的仇家，人数不少，慕容庄主的武林高手及庄主本人，均在迎战来犯之敌，又加上来敌纵火烧庄，整个豹突山庄，杀声震耳，火光烛天，百数十人捉对儿厮杀，对这雷大叔与追魂铃司马敬，自己人与自己人搏斗相打，竟未被人发现。

雷大叔与追魂铃司马敬，快攻快打，恍然间打了二十余个照面。

二人越打越快，越快越狠，招式更是云诡波谲，奇奥百出，身法迅逾飘风闪电，翻翻滚滚，掌风劲流激荡四射，波及两丈方圆范围，直打得砂石横飞，庭中花木枝叶四溅，声势好不惊人！

展白看得着了迷，双手抱着负伤昏迷的樊素，站在一旁，双眼一瞬不瞬地望着二人动手的一招一式，对眼前火光烛天，杀声盈耳的混战场面，竟恍如未见？更忘了自己身处何地。

“你好大胆！还不快走，等在这里干什么？”

一声低叱，响在展白耳侧，又觉得衣袖被人一拉，展白蓦然惊觉，回头见一条娇小人影，已飞身掠向暗处。

展白这才想起自己身处龙潭虎穴，而且怀中还抱着一个负伤昏迷的新交，觉得警告自己的人似友非敌，心想先离开险地，为樊素医好伤势要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当即纵起身形，随着那娇小黑影跑去！

在前奔跑的黑影，对庄上路径似乎甚为熟悉，穿屋过廊，腾房越脊，专找黑暗无人之处跑去。而且其身法也甚快，不时伫下身形等候展白，到转弯拐角之处，更是暗打招呼，一直把展白引到庄外，跑上一个密林丛生的小山上，才停下脚来。

展白目力已到夜能视物地步，一路跑来，早已看出在前引路的黑影，似是天真未凿的婉儿。如今，那黑影跑到小山顶上，立定脚步，展白定睛看去，夜风习习吹得她衣袂飘举，秀发微扬，满天繁星之下，悄然立在小山坡上的不正是婉儿还会是谁呢！

“你怀抱的是谁？”

婉儿站定身形，等展白跑近，用手掠了一下被夜风吹乱了的鬓发，

向展白问道。“我新交的一位朋友，名叫樊素。”展白毫不隐瞒地说。

“姑娘……”

“姓樊的！”婉儿打断展白的话。“那一定是我家的大仇人了，让我看是谁？”

微风扑面，婉儿嘴里说着话，人已棉絮随风般地飘到展白面前。同时，伸手向樊素面门抓去。

展白估不到婉儿身手竟也如此快捷，毫不下于乃姐。

如今，这妹妹出手又是这么快，而且听她说樊素是她家大仇人，展白误以为婉儿想施杀手，来伤害昏迷不醒的樊素。展白与樊素虽是新友，却一见投缘，在牢中谈得甚是投机，他怕婉儿伤了樊素，同时，也是下意识的反应，见婉儿探手抓来，身形一侧，向一旁闪去。

“嘶！”展白闪得快，婉儿的手来得也快。展白一闪，婉儿一抓，正好把樊素头上的武士巾抓落下来。

“咦！”

“呀！”

婉儿，展白同声惊呼，原来樊素头巾脱落，露出满头青丝，竟是一绝色少女，分明是女扮男装！

“哼！”婉儿一愕，瞬即小嘴一撇，粉脸现出妒意，冷哼一声，说道：“原来是个女的！我说你为什么舍死忘生，也要救她哩！”

“我……我不知道！”展白错愕地说：“真……不知他是女的……”

“不用装傻了！”嫉妒，乃女人天性，爱之愈深，妒之愈甚。婉儿虽是纯洁天真，心无点尘，但她既为女人，与女人生之俱来的妒心

还是有的。病榻上与展白一夕相对，她心之深处已暗暗爱上展白，如今展白舍死忘生所救援的竟是一绝色少女，而且抱在怀内爱护备至，婉儿心里立刻起了酸溜溜的感觉，不高兴地说道：“那么，现在你该知道了吧！”

言外之意，是要展白把樊素放下。

偏偏展白是个不懂女孩儿家心事的憨直青年，低头望了望昏迷在怀中的樊素，又抬头一眼望见此山竟是雷大叔第一次带他来到的地方，自己曾住过的石洞就在前面，嘴中随喃喃说道：“她负伤很重，我要给她疗伤。”

说罢，也不管婉儿站在一边，撅着嘴不高兴，竟抱着樊素大踏步地向石洞中走去！

“你！……”展白此举大出婉儿意外，见展白抱着怀中少女直向石洞中走去，脸色大变，抬起手来想阻拦，不知又想起什么，口中只说了一个“你”字，立刻噎住，怔了一怔，咬了咬下嘴唇，竟一跺脚恨恨地离去。

婉儿身形如一阵轻烟，消失在山腰密林里。展白一心关注樊素伤势，对婉儿的含怒离去并未留意。

展白把樊素抱进洞内，将她放在自己曾睡过的床上，伸手一探她的鼻息，已是微弱的可怜，离死不远了。

展白顾不得男女之嫌，先救人要紧。事实上，此际他也没想到男女之分。樊素已被秃顶老者掌力震得五脏离位，展白先为其五脏归还本来位置，然后双掌按在樊素命门穴上，为其推宫活穴。

《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中之武学果然是旷世绝学，展白短短时间的揣摩，按照书上秘诀施为，不消片刻功夫，樊素竟呻吟出声，苏醒过来。

但展白初次为人运功疗伤，损耗真力甚巨，为樊素疗好伤势之后，已是疲乏劳累不堪。

樊素长嘘一声，睁眼一片昏黑，什么也看不到，竟不知自己身处何地。

恍惚中，她记得自己被眇目道人掌力震伤，火光中与自己同困牢中的少年救了她，往后便昏迷不醒了……

那么，自己现在是置身何地？她轻动了一下躯体又发觉胸腹间疼痛已失，似乎伤势也好了，又是谁为自己疗好伤势呢？……许多疑问，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中，使樊素想不通，几疑身在梦中。

等到她神智完全清醒，已证明自己不是在梦中，她又下意识地抚了一下自己额前的散发，才猛然忆起，自己易钗而弁，私自跟着三位哥哥，率领庄上门客，来到“豹突山庄”，报杀母之仇，是瞒着父亲，而且不能让父亲知道的。自己伤势已好，还不赶紧离开，等到天色已亮，可就不好办了。

思及此处，急归之心油然而生，转侧四顾，虽没有让她发现身旁的展白，却让她看到洞口些微光亮。

原来展白正在按照《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所载无上正宗心法，“返本归元”调息。而这“返本归元”大法，又是憋着一口真气，在内腹消转“紫宫”而“丹田”，直达十二重楼，连呼吸之声皆无，是以身

在咫尺，只因洞中黑暗，樊素并未发觉。

等到樊素发现洞口微光，爬起身来，摸索着向洞口走去时，展白已调息复员。说道：“樊兄……不！樊姑娘，你要到哪里去？”

昏黑之中，樊素突闻人言吓了一跳。但微微一怔之后，又猛然朝洞外窜去！

想她一个闺阁少女，纵然身负绝世武功，昏黑暗室之中，突闻人言，也生出畏惧逃避之心。

展白不知就里，担心樊素伤势初愈，不能妄动真气，又怕她跑至洞外，遇到敌手无法应战，当即随着樊素身影，追出洞外。

月残星稀，山风习习，东方天际已现出鱼肚白，天色接近黎明了。

展白窜出洞外，见樊素并未远走，站在山坡上秀发随风微扬，玄色武装衣角被风吹得折折作响，女身而男装，更显出一种妩媚英俊之态！

“哦！”樊素轻啍一声，脸寒似水，绝无半点女人忸怩之态，冷然说道：“原来是展兄相救！我这里谢过了。”说罢抱拳一揖。

展白想不到她会突然变得如此冷漠，见她道谢忙也还了一礼，说道：“樊……樊姑娘伤势初愈，不宜走动……”

樊素秀脸一扬，说道：“这个不劳挂怀。”说罢转身就走。

“姑娘慢走！”展白赶前两步唤道。

樊素猛然回身，目蓄怒光。说道：“是否展兄因为有恩于我，而有他求？”

这两句话说得冷峻已极。展白闻言一愕，心中暗想：“我又没得

罪你，怎么一时之间态度变得如此冷漠？……”

就在展白微然一愕之际，林荫深处嗖然跃出三条人影。

三条人影身法特快，才一晃身已跃至展白面前，清一色玄色劲装，三柄晶莹耀目长剑，剑尖斜指展白胸腹要穴，来势电疾，使展白无暇细想，已陷在三人剑式包围之下。

展白一打量三人，年龄均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一个个英俊挺拔，三双星目如六颗明亮的晨星，精芒如电盯视着自己，每个人眉目之间都泛起浓重杀机。

展白看这三人甚是眼生，只有站在当中的青年武士，像是昨夜在火光中力战眇目道人之人。由此展白料到这三人决不是“豹突山庄”上的人。

“大哥！”樊素却在一旁叫道：“他不是豹突山庄上的狗腿……”

三人之中较年长的一个，皱了皱眉，向展白低叱道：“小子！师承何人？为何劫掠我的妹妹？趁早实话实说，免作冤死之鬼！”

展白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自己拼着损耗真元，救人一命，反受到如此恐吓。想他本是性格高傲之人，怎会在威逼下低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更激起了他的傲性，对逼近胸前的三柄利剑，视若无睹，只向三个玄装侠士抛了一个鄙视的眼色，撇了撇嘴，冷哼了一声，一言不发。

三人之中最年幼的一个，性子也最急，见到展白的傲然之色，早已不耐，立时叫道：“大哥，看这小子所穿衣服，分明仇人爪牙。何必跟他噜嗦！早解决他早赶路！”

嘴中说着，手腕向前一递，剑尖颤处，猛刺展白前胸。

原来展白身上穿的，还是绣有豹突山庄标志的黑缎披风。

剑尖锋利无比，距离又近，少年侠士手腕微一吐劲已刺破展白前襟。

展白前胸微感一痛，也是个猛劲，随手挥出一掌，向剑身压下。

“嘶！”一声微响，展白所穿一件绣豹披风，前襟被剑尖划破一道尺许长的口子，肤破血流，所幸未伤到筋骨，那几乎贯胸而入的长剑，却已被展白掌力震开横移三尺！

少年侠士估不到年纪轻轻的展白，竟有如许浑厚掌力，而且硬敢以空手挡剑，使他虎口一热，长剑几乎脱手。

“小子！有点门道，再接这个！”

少年侠士暴喝声中，长剑反臂横削，一式“拨草寻蛇”，剑尖吞吐一片金芒，向展白拦腰斩至。

展白一掌震开前胸之剑，双手一分“拨云现日”，猛劈左右剑手前胸要害。

以长剑抵住展白左右两肋的两名侠士，不防展白赤手空拳，在三柄利剑抵制之下尚敢反抗，展白蓦然出手，二人立感前胸如受重压，身不由己吸胸后退将及一丈。

这时候少年侠士第二次运剑向展白拦腰斩来，展白骤然发难逼退三剑手，见少年侠士冷森森的剑锋第二次逼胸而至，展白双手左推右挡，以强劲掌风逼开少年侠士长剑，“进步撩阴”，飞起一腿，猛踢少年侠士下腹“丹田”。

少年侠士微一仰身，躲过展白一腿。展白却是以进为退，一腿逼退少年侠士，飘然疾退一丈开外。同时嘴里喝道：“你等不知好歹，妄想以多为胜，在下失陪了！”腾身欲走……

三名玄装侠士，乃镇江一带有名剑术名家，江湖道上提起“镇江樊氏三杰”，大江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夜率领庄上门客前来豹突山庄寻仇，虽然放火烧庄，把武林中视为禁地的豹突山庄闹了个天翻地覆，但并没有讨了好去，弟兄三人率领二十三名一流高手，被豹突山庄方面的人围攻截杀，死伤惨重。眼看天将破晓，樊氏三杰明知恋战无益，这才呼哨退去。

但樊氏三杰的老二“追风剑”樊杰，苦战眇目道人时，见妹妹被一少年掳走，便告请大哥“戮情剑”樊俊及三弟“摩云剑”樊英，来到庄后小山上寻找。

恰巧遇到他妹妹与展白在一起，弟兄三人均以身法快速，剑术高强称雄武林，一露面三剑交辉把展白制于剑下，但万也想不到展白能从三人剑下脱身而出。

樊氏一族与慕容一姓，原为通家之好。只因一次桃色纠纷，反目失和。又因为人言可畏，樊氏夫人竟含羞自尽，致使两家结下大仇，虽然樊大爷有心化解，想压下这件事，不再提起为死去的爱妻复仇，但他的儿女却永不忘怀这辱母杀母之恨，时思报复。

最近樊大爷因事离家南下，樊氏三杰兄弟姐妹四人趁父亲不在家，率领门下高手前来寻仇，没想到寡不敌众，仇未报成，反而闹了个断羽而归。

如今，展白身穿豹突山庄标志外衣，弟兄三人杀机陡起，更没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竟能从他弟兄三人剑下逃脱。

展白飞身欲走之际，弟兄三人纷纷暴喝，一齐腾起身形，半空出招，三枝长剑如三条贯日白虹，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朝着展白迎头罩下。

展白初窥“天佛绝学”门径，虽然周身奇经八脉已被打通，稍假时日，或遇高手指点，不难达到超凡入圣之境。但究竟是欠缺经验，纵有一身高强内功，竟不知灵活运用。身形刚刚腾起，蓦见三条精芒耀目的剑影，夭娇如龙，幻成漫天剑幕，迎头罩下，立感冷森森的剑气，迎面压来。

耳际突听一声娇呼“三位兄长，且慢！……”

第十四章 挺身而出

樊门三杰听到妹妹急呼，手中剑俱自顿了一顿。

展白在三剑夹攻危急之下，将心一横，“风打枯荷”“豹隐南山”，一连奋力攻出三掌。

此时，展白功力高出以前甚多，在情急拼命的情况下，奋力劈出三掌，竟然是威不可挡！

只见如排山倒海般的掌风劲流，破空而至，樊门三杰一万个也想不出，眼前毫不起眼的木讷少年，竟有如此高强的内家掌力，当即各自收势退身，挥剑自保。

樊门三杰各自飘身落于五尺之外，但三柄长剑仍自严守门户，对展白隐取包围之势。

“小子！果然有点门道，”老大“戮情剑”樊俊剑眉一轩，向展白沉声叱道：“我说你小子怎么敢这样狂呢！”

樊氏三剑的老三“摩云剑”樊英嘿嘿一阵冷笑，剑尖一指展白眉心，说道：“但你小子要想在樊家三剑下逃出活命，那你小子算是梦想！”

展白尚未答言，樊素鸾（樊素鸾易钗而弁，在石牢中跟展白互通姓名时，脱口说出“樊素”，尚有一个“鸾”字，及时忍住口边未说出来。）已赶至近前，用手掠了一下被风吹乱的鬓发，娇声说道：“三位兄长，他……展小侠在石牢中助我脱险，并且，他……刚才曾为我疗伤……”

樊素鸾虽是女儿身，但素有男子气概，不知为何忽然在言词之间，

竟有点吞吐忸怩之态。

樊氏三剑晃目看了妹妹一眼，脸上流露一股待似不信，却又不得不信的神情。老大“戮情剑”樊俊问道：“此话是真？”

“戮情剑”出了名的冷酷寡情，他眼睛望着展白，此话不知是向展白发问，还是向他的胞妹发问。

展白热心救人，没想到竟惹来了一顿闲气。不过，他近来遇到不近情理的事太多了，所以仍自强行忍着，站立当场，一言不发。

“大哥！”樊素鸾却幽幽地说道：“你以为妹妹会说谎吗？”

樊氏三剑虽未回头，仍然狠狠地注视着展白，但耳中听到妹妹这充满了幽怨的声调，也知道事情不会有假，而且，老大“戮情剑”，也体会到刚才自己的多疑，可能严重地伤害了妹妹的自尊心。

“戮情剑”樊俊虽然个性孤僻，冷傲寡情，但对他这唯一的胞妹，却是爱护备至。一听到妹妹幽怨的声音，立刻将手中剑一横，收势回身，说道：“既然是真的，那么，就放过他了！”

樊氏二剑，听到大哥这样一说，也俱自收剑撤招。“戮情剑”跟着轻喝了一声：“走！”

三剑一鸾，随即腾身向小山下纵去……

展白看到此种情形，心中感慨万千。暗想：自己真是时乖命蹇，所遇到的尽是一些不可理喻之人，好心好意救助人家，反倒惹来一肚子闲气！

但看到樊素鸾那娇娜的身影，秀发随风飘扬，跟着她三位兄长飘然离去之际，心中不免又生起一股怅惘难舍之情。他也说不出个所以

然来，只觉得在石牢中与樊素鸾相谈甚是投机，虽然那时不知她是易钗而弁，但依恋地竟不愿与她分离。因此，见她走了，一时之间，心神远行，怔在那儿……

甚至他连樊氏三剑的无理之言，也忘了置辩。可是就在他一怔之间，三剑一鸾身形驰出未远处，忽听数丈之外寒林中一声冷哼，一个阴沉的语声传来。

“走！没有那么容易——豹突山庄岂是尔等要来便来，要走便走的地方？”

随着阴沉语声，风声飒然，在四周密林之中，人影晃动，一连闯出数十人之多。

这数十武林人物，提刀执杖，蜂拥而至，正好阻住三剑一鸾的去路！

三剑一鸾，收步停身，横剑当胸，举目四顾，脸上俱自闪过一丝惊惶神色，但迅即三剑斜举，摆开门户，把徒手的樊素鸾维护在中心，看样子是准备不惜以死力战。

展白举目一看，从寒林中现身出来的一群人，不由热血沸腾，双眼几乎冒出火来……

原来，这群武林人物之中，当先一人，身高体健，一袭高贵无比的绸袍，红润润的颜面，漆黑的头发如黑缎般光亮，两鬓却有数根星星白发，虎目蚕眉，狮鼻阔口，双眼神光逼人，真是仪态森严，令人望之生威。来人非他，正是那豹突山庄庄主，中原武林无人敢轻攫其锋的“摘星手”慕容涵。

其实展白并不认识这势可盖天的“摘星手”，只是“摘星手”身御的那件华贵的绸袍，其质料竟跟展白的父亲临死之前，交给展白遗物之中的那方褪了色的丝绸，一般无二，这是使他心情激动的最大原因。

展白并不确知这“摘星手”慕容涵，便是他的杀父仇人。但，这袭世上很少见的高贵绸袍，却是他追查杀父仇人姓名的唯一线索。

展白见到“摘星手”所穿的那袭绸袍，在初升朝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陡然忆起父亲临死之前的惨状，又想起自己保镖出来，遇到“燕云五霸天”劫镖，安乐公子仗义相助，“第一神偷追风无影”华清泉抢剑，逼问自己“无情碧剑”的来源，自己把父亲遗物显出来，“追风无影”突然横剑自刎……这一切的一切，忽然之间，都涌现在展白的眼帘……

但，就在展白瞠然发怔，脑海中思念电转星飞之际，那边威震武林的“摘星手”慕容涵，已经向三剑一鸾喝问道：“大胆小辈！竟敢夜犯豹突山庄，还不弃剑受缚？难道还要等本庄主下令动手吗？”

“老贼！”戮情剑樊俊怒叱道：“用不着耀武扬威！不过是倚仗尔等人多，樊氏三杰既敢来就不怕，有什么本领使出来好了！”

“戮情剑”这几句话分明是色厉内荏。“摘星手”慕容涵微微一笑。说道：“小辈！死在眼前，尚敢大言不惭，假如尔等弃剑就缚，那么本庄主看在以往和你父亲的交情上，还可放给尔等一条出路，如若不然，哼！”

“摘星手”慕容涵说至此处，冷哼了一声，二目神光暴射，这慕

容庄主本就相貌威严，不怒而威，如今一发怒，更使人不寒而栗。

“这小孤山就是尔等葬身之地！”

“摘星手”此话出口，杀气逼人。

樊氏三剑一鸾素知“摘星手”言出必行，令出如山。如今，看到“摘星手”虎目冷冷放光，脸上布满杀气。又见站在“摘星手”身后的“豹突山庄”十大高手，以及数十个门下食客，个个杀气腾腾，拧眉立目狠瞪着他们四人，便知绝难讨了好去，说不定便要横尸当场，心中不免掠过一丝寒意。

但，想到樊家在武林中的门阀地位，樊家的主母——也就是自己的母亲，受到慕容庄的侮蔑而含辱自杀的耻辱，不禁热血上冲，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怒声叱道：“废话少说！有本领把你家小太爷拿下就是了！”

“摘星手”面孔一沉，再不发言，手势向前一摆。风声飒然，站在“摘星手”身后的十大高手，竟有五六人一齐晃身越众而出。

“豹突山庄”十大高手，在武林中俱都是独霸一方的顶尖高手，随便举出任何一人，都是在江湖上叫得响的人物，认为自己在庄上，无人再敢侵犯“豹突山庄”。如今，一夜之间，被人大举侵犯，而且纵火焚庄，他们十人均认为这是个人的奇耻大辱，因此，一见庄主示意，立刻抢先而出。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越众而出，凭各人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却不好意思合手围攻，首先“银箫夺魂”章士朋一抱拳，向其他数人言道：“诸位贤弟！老哥哥卖个老，这第一仗就让给老哥哥吧！”

说罢，从袖口内抽出银光灿烂的银箫，就想上前动手。

看这一身华服，面白无须，俨如中年贵绅的“银箫夺魂”，对着五六个秃发鹤颜年至耄耋的武林高手，自称老哥哥，可知他一定要比那五六个老人年纪更大，但外表上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

突然，一个眇目道人，翻着一双白果眼，豪笑一声，说道：“章兄的‘夺魂箫法’，天下驰名，对付几个鼠辈，哪还值得章兄出手，我看这第一仗，还是让给我这瞎老道吧！”

可是，还未等眇目道人出手，另一独臂秃顶老者，叫道：“道兄也请憩一会，由老夫先上第一阵！”

独臂秃顶老者，正是“追魂铃”司马敬，只见他声出招至，独臂一抡“横扫千军”，掌缘挂起一股尖啸劲风，猛向三剑一鸾停身之处劈去！

樊素鸾游身回掌，从二哥“追风剑”肋下，遥攻两掌；“追风剑”长剑舞起一面剑墙，来挡“追魂铃”强大掌风；“戮情剑”与“摩云剑”，却身形游走，两柄精芒长剑，犹如灵蛇出洞，一左一右，分向“追魂铃”两侧攻至。

三剑一鸾同时出招应敌，配合得竟是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原来这三剑双掌，正是樊家剑拳阵式中闻名的“混元三才阵”，三剑一鸾平日演练有素，如今被逼施展，威力竟自不小。

“追魂铃”司马敬，为西北道上有名的高手，武功高不可测，性情又残暴无比，与“独脚飞魔李举”合称为“塞外双残”。如今，当着庄主与十大高手之面，抢先出手，原想在人前露脸，没想到大意轻

敌，眼前四个后生晚辈，合起手来竟有这等奥妙招式。

“追魂铃”司马敬，一掌劈出，立感自己掌力如石沉大海，同时，两道冷森剑芒，已挟着劲气向自己左右两方刺来，便知不好。好在他临战经验丰富，见势不妙，当即挫身蹬腿，身形倒跃一丈，方才躲过了左右双方二剑的杀招。

“追魂铃”司马敬气得残眉倒立，怪目圆睁，“叮咚！”一声，从怀中掏出一个黄澄澄的铜铃。

这铜铃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圆口木柄，就如走江湖郎中卖药所用的铜铃差不多，不过稍微大一号而已，但司马敬把这铜铃擎在手中，举铃过肩，“叮铃！叮铃！”用手一摇，声声脆响，竟是鸣金击玉，震耳欲裂，闻之令人心颤神摇。

并且许多武林高手，纷纷后退，显见这小小铜铃必有惊人之处，再看他外号叫“追魂铃”，便可知小小铜铃，决不简单。

樊氏三剑一见司马敬取出铜铃，头脑中极快地想起一个人来，不由陡然色变。

但司马敬一震手中“追魂铃”，“叮铃铃”一串褫魂夺魄的锐音，随着电射似的身影，已扑向三剑一鸾。

樊氏三剑惊惧之中，剑演“三星在户”，三柄长剑，并排一线，剑尖抖颤之处，幻成三朵银星，齐向“追魂铃”迎来。

樊素鸾不知“追魂铃”的厉害，在三位兄长三剑齐出之际，为了配合“三才剑阵”之变化，平胸推出两掌，名为“剑林玉蝶”，粉白掌心，真如两只玉蝶在三剑交辉中拍出，直取司马敬心腹要害。

司马敬半空中一声长啸，身形电射，手中“追魂铃”化为一环金芒，“叮！叮！叮！”三声脆响，火花四射，竟把樊氏三剑的三柄长剑同时荡开，樊氏三剑一路踉跄，从斜刺里冲出五六步去，才拿桩站稳，但三个人已是俊面泛白，双眼神光涣散。

说时迟，那时快。三剑被司马敬“追魂铃”荡开，司马敬身形并未落地，“哈哈……”，手腕震处，铃锤在铃碗内一阵搅动，尖音盈耳，猛向樊素鸾面门压下。

樊素鸾心神被“追魂铃”的锐音震散，一双玉掌的力道已不知投向何方，只觉心悸神摇，一圈一圈的黄色光影，犹如阳光日轮，迎面压来，一波一波的锐音，搅乱神智，充盈满耳，只感到周身发软，头昏目眩，心知不好，“哎呀！”一声娇呼，仰面向后倒去。

司马敬的“追魂铃”，果然厉害，只一招“褫魂夺魄”，便破了三剑一鸾的“混元三才剑”阵，而且，樊素鸾眼看便将被“追魂铃”拿下。

陡听一声暴喝：“住手！”掌风山涌，铃音“嗡！”然狂鸣！

司马敬倒飞两丈开外，面前人影一晃，当场已多了一个纯朴木讷的少年。

这纯朴少年一现身，不少人惊呼出声：“噫！是他！”

原来这纯朴少年，正是展白。

展白自从发现慕容庄主“摘星手”，所御华贵绸袍质料，竟与他父亲遗物之中那方丝绸相同，周身热血沸腾，一时之间竟使他怔在那里，对眼前的激烈打斗都置若罔闻。

忽然，“追魂铃”的铃声，将他从沉思迷惘中惊醒，抬头一看，正好看到司马敬荡开三柄长剑，樊素鸾危在旦夕之间。

展白生就侠骨义肠，见死岂有不救之理。何况，樊素鸾是他心目中的知己呢。

此时，他看到樊素鸾性命垂危，早把受了她三位兄长一肚子闲气的事给忘了，只觉得救人要紧。而且他也没有考虑自己能否胜过“追魂铃”。可说是“只见一义，不见生死”，何况是救自己的知己朋友，那简直是义不容辞。

展白也是急劲，大喝一声“住手！”人已腾空而起，半空中将真力运至十成，双掌凭空推出。

司马敬把成名的兵器“追魂铃”施出，眼看一招得手，突感劲风山涌，扑面而来，司马敬暗吃一惊，不顾伤敌，晃身跃出二丈开外。

司马敬晃身跃出圈外，原以为是又来什么武林高手，待定睛一看，竟是那使自己与雷疯子引起误会的少年，不由得又惊又怒。

怒的是自己与人搏斗，竟敢有人半路插手，惊的是，这看不起眼的少年，竟有这般雄厚的掌力，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小子！”司马敬怒叱一声，冷森说道：“听说你是雷震远的晚辈，为什么三番五次跟本庄作对？”

展白在人群中看了看，并不见雷大叔同来。他虽然木讷诚实，但也听出来司马敬话中之意，是想嫁祸江东。展白不善诳语，要想说不认识雷大叔，雷大叔却对他恩重如山，曾两次救他脱险，又将“天佛秘笈”传授于他；要想承认是雷大叔的后辈，那雷大叔存身“豹突山

庄”，而且与庄上屡屡作对，必给雷大叔招来解释不清的麻烦。因此，他睁着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望望这一个又望望那一个，竟是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

樊氏三剑踉跄站定，横剑当胸，惊惶回顾，见又是那少年救自己妹妹，脸上闪过一丝惭愧神色。

樊素鸾惊魂甫定，用一双明如秋水的秀目，注定展白，粉脸泛白，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摘星手”皱了皱眉……

“小友艺业不凡！”“银箫夺魂”章士朋越众而出，向展白一笑，说道：“不知是何人门下？姓甚名谁，可否告知老夫？”

展白尚未答言，突闻一声厉吼：“章兄，何必多费唇舌！先把小辈拿下，还怕他有什么实话不肯说吗？”

发话之人，身法好快，只见恍如一缕黑烟，声落人到，身在半空，屈指如钩，猛向展白右臂“经渠”重穴抓来。

展白突感眼前一黑，来人指未到，右臂肌肤先感一阵寒风刺骨，知道来人武功高强，不敢硬接，甩臂塌肩，就势左手劈出一掌。

来人哈哈一笑，喝声：“你给我躺下！”身形临空电转，倏然又欺近展白左侧，左手伸出，疾扣展白打出的左掌手腕。

来人招式奇诡神速，变化莫测，展白赶紧收掌退身，脚下一错，横跨五尺，几乎左腕右臂被来人抓住。就这样，展白左腕慢了一点，仍被来人指风扫中，只觉左腕奇寒，骨痛如折，连半边身子都麻了。展白大吃一惊，举目一看来人竟是一个虬面铜须，无比狞恶的独腿老

头。

这面貌狞恶的独腿老魔，正是与“追魂铃”司马敬齐名，在西北道上，人称为“塞外双残”的“独脚飞魔”李举。此老性格残暴，鬼诈百出。在庄主身后看到展白竟能把自己的老友“追魂铃”一掌震出圈外，当时也是一怔。

但他可不像别人，看到出乎意料的事，便惊愕纳罕，纷纷猜测这不起眼少年的来历出身，他却一眼便看出门道，眼前少年只是内力雄厚，并没有什么出奇的手法。因此，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想以自己成名江湖的独门手法“闪电追风擒拿手”，去制服少年。

老怪物想到就做，在“银箫夺魂”章士朋出面与展白答话的当儿，暴喝一声，身形电射而起，半空中一式“金豹露爪”，猛向展白“经渠”重穴抓去。

展白甩腿出掌，“独脚飞魔”，单腿一点地面，左手倏伸，闪电般又施出一招“分猿裂虎”。

“独脚飞魔”两招连环而出，十拿九稳，认为眼前少年再也无法脱逃，因此，口中并喝了声：“你给我躺下！”

万想不到眼前少年看似迟钝，动作却灵快无比，仍能轻易闪过。“独脚飞魔”豪气大发，“卸关点元”“断筋截脉”“饿鬼攫魂”，指掌兼施，一连攻出三大杀招。

别看老怪物只是一条腿，身法真是奇快无比，要不他怎么叫“独脚飞魔”呢！尤其他这擒拿手法，名为“闪电追风”，施展出来真如飘风闪电一般，快速绝伦，而且出手奇奥无比。

“独脚飞魔”这种奇奥擒拿手法，就是一般武林高手看来，都觉得眼花缭乱。可是，这看着不起眼的纯朴少年，却能不慌不忙，一一躲过。

众人无不暗暗称奇，因为在“独脚飞魔”奇奥的擒拿手闪电般连环攻击之下，那纯朴少年在指风掌影之下，只是微一闪身，略一挫步，便能把看来险极的杀招躲过，但看他那份愣愣怔怔的样子，分明不是用什么奇奥身法躲过的，而只是临机应变之招式及身法，才躲开他的一击。

尤其那少年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全神注视着“独脚飞魔”出招变招的手法，对于躲招还手的事反好像不大留意，看样子就如同师父给徒弟喂招的情形差不多，徒弟用的招式都是师父教的，再快也打不到师父身上，而师父用不着存心躲闪，便可躲开徒弟的招式，所以用不着防备徒弟怎么打，只是注意徒弟出招变招的手法步位对不对就是了。

这样看来，眼前这不起眼的少年，岂不是比享名武林数十年的“独脚飞魔”李举的武功，还要高吗？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因此，当场那么多武林顶尖高手，竟都发起呆来，全神贯注地望着场中二人动手……“独脚飞魔”李举，比别人更加吃惊，一边动着手，一边心中电转。暗想：“真是碰到鬼了！凭老夫独霸武林的擒拿手法，竟不能制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这个面子可算丢大了！”

“独脚飞魔”这样想着，手底下可就更加狠毒，施出手法，招招均可致命。事实上，展白能够及时躲过“独脚飞魔”的凌厉杀手，完

全是下意识的反应，心中一点也不知其中奥妙。

当然，这要归功于展白当初在基本功夫上下过苦功，同时，展白默习《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正宗心法，内功大增，耳聪目敏超于常人，又加上他无心中被打通周身奇经八脉，反应特快，心随意动，意在神先，故能在“独脚飞魔”闪电凌厉攻势之下，仍能见招躲招，见式躲式，一一躲开。

不过，展白却忘记攻击了。他一边晃肩错身随着“独脚飞魔”的凌厉招式，闪，展，腾，挪；一边瞪大了眼睛注意“独脚飞魔”的奇妙杀手，谁说他傻？他竟在动手相搏之间，跟敌人学习起巧妙招式来了。就这样，“独脚飞魔”毫不知情中让展白偷学了招式，老怪物还不自知，快攻快打，晃眼之间，攻出了二三十招。

第十五章 塞外双残

眼前那么多武林高手，虽然都是走南闯北，经多识广，但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因此……

一个个目不转睛望着二人动手相搏，好像看热闹一般，竟忘了这是一场以性命为赌的生死搏斗。

但是“追魂铃”司马敬的确是称得上老奸巨滑，他在众多高手之中抢先出手，眼看一招“褫魂夺魄”，即将慑服三剑一鸾，突然半路一个傻小子，一掌竟将他逼退，这无异在人前使他栽了一个大筋斗，老怪物在西北道上成名多年，从来无人敢惹，哪里忍得下这个折辱？

因此，在别人出神的望着“独脚飞魔”与展白舍命相搏之际，他却在心中暗打挽回颜面的主意。

以“追魂铃”在江湖上的名望地位，当然不好意思与“独脚飞魔”合战展白，又看到展白与“独脚飞魔”竟缠斗了二三十招，仍然不分胜负插不过手去，便抢目四顾，看到“三剑一鸾”呆站在一边，四双眼睛瞪了个滚圆，面露惊诧之色，一齐注视着展白力战“独脚飞魔”，似乎是连置身何地都忘了。

“追魂铃”心想：“何不趁此机会，先把四个小辈收拾了，回头再设法处理那傻小子。”

“追魂铃”主意已定，缓步欺近三剑一鸾身前，嘿嘿一阵冷笑，沉喝道：“你们四个鼠辈，还要等我老人家费事吗？”

说着“叮叮叮！”一震手中“追魂铃”，脆音震耳。

三剑陡然一惊，立刻转过脸来，一看是“追魂铃”，不自禁地各

自提起长剑，又见司马敬两截断眉耸立，一双怪目圆翻。独臂高举“追魂铃”，样子好像凶神恶鬼一般，不由各自心中打了个冷颤，俱各后退了一步。

但樊素鸾一双明眸仍然紧盯着展白，对司马敬的步到身边恍如未见。

司马敬却不管这些，陡然一震手中“追魂铃”，口中“哇”的一声闷吼，作势欲扑。

樊氏三剑面上一惊，被吓得又各自后退一步。

但司马敬却并未出手，只是虎声恐吓，见“樊氏三剑”被吓成那个样子，不由仰脸哈哈一阵狂笑，神态得意已极。

“樊氏三剑”见自己被老怪物如此戏弄，不由又羞又怒，想起自己弟兄三人以及父亲在武林中的名望地位，如今竟被人如此戏弄，俱各愤怒填膺，弟兄三人一使眼色，趁着“追魂铃”仰天发笑的当儿。

三剑齐出，猛袭“追魂铃”喉下“璇玑”，胸前“三阳”，下腹“气海”，三大要穴。

镇江樊氏三剑，以家传“追风剑法”称雄武林，剑招神奇快速是其特长，尤其他弟兄三人合起手来的“三剑交辉”。

当今武林很少有人能够抵挡他弟兄三人心与神会，动作如有默契一般，三枝冷森长剑，分进合击，同时攻向司马敬上中下三盘要害。

“小辈！尔是找死！”

司马敬暴喝一声，晃肩抬腿，躲过上、下两剑，独臂一抡手中“追魂铃”，“叮！”一声金铁交鸣……

老二“追风剑”樊杰被震得一路踉跄，直冲出五六步去，身形兀未站稳，就觉得虎口如被火烧，长剑几乎脱手。

司马敬哈哈狂笑声中。

手中“追魂铃”摇起，“震铃惊龙”一串震慑心魂的锐音跟踪而至，猛砸踉跄欲倒的“追风剑”后脑。

眼见“追风剑”就要死在“追魂铃”下。

樊素鸾蓦然回首，看到二哥危在旦夕，一声惊呼，奋不顾身，扬起一双玉掌，猛向“追魂铃”扑来。

同时“戮情剑”樊俊，与“摩云剑”樊英，看到老二失招遇险，大喝一声，两枝长剑，一指司马敬左肋一指司马敬后心，同时攻到。

司马敬“追魂铃”向下一按，“追风剑”闷哼两声，多亏他百忙中低头，躲过了要害，被司马敬“追魂铃”按在右肩之上，樊杰只觉右肩如受千斤重锤，痛彻心腑，一头栽倒在地，直滚出老远……

“叮！叮！”两声脆响，司马敬铃伤“追风剑”及时回手，荡开了身后袭来的两只长剑。

“戮情剑”与“摩云剑”，兄弟二人被“追魂铃”震得身形乱晃……

司马敬身形如飘风闪电，铃伤樊氏三剑之中的老二，反手摇铃，震开三剑中老大、老三身后袭来的两枝长剑，身形毫不滞留，就地一旋，避开樊素鸾的双掌，“追魂铃”抡起一环金芒。

“哈哈……”锐音盈耳，猛向樊素鸾酥胸上砸来。

司马敬不愧是西北道上一大高手，力战四人，招式连环而出，浑如一气呵成。

樊素鸾武功不及三兄，她三个哥哥合起手来，还挡不住“追魂铃”的全力一击，如今她两个哥哥被震退，一个哥哥被打伤，对司马敬威猛绝伦，迅逾飘风闪电的招式更加无法招架。

她双掌落空，立感面前一花，劲风压体，“追魂铃”挟着震慑人心的锐音，如泰山压顶般向着自己胸前罩来，不由粉脸惨白，娇呼出声……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沉喝，声音虽然不大，却如水银泻地，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晰地灌入司马敬耳中：“司马小儿！胆敢逞凶杀人？还不给我住手！”

司马敬闻声心惊，倏然收手停身，扭头一看……

“托！托！托！……”

一个庞大身影跌跌撞撞冲进司马敬身前，司马敬急用“追魂铃”一档，把那人挡住，定睛一看，原来是他自己的老搭档“独脚飞魔”李举。

这一来可把“追魂铃”司马敬给弄傻了，再一看“独脚飞魔”脸色惨白，牙关紧咬，看样子竟似受了极重的内伤。

“莫非我这伙伴，竟被那不脱乳臭的少年打败了？”

司马敬心中吃惊，抬头一看，展白正站立在那里，一双明澈的大眼睛望着他炯炯放光，这眼光使司马敬吃了一惊，此时他才算看出来，眼前这不起眼的少年，内功竟是精湛无比，若不然不会有这种充足的眼神。不过，要说凭他这点年纪，能把成名多年的“独脚飞魔”打败，这是司马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的。

事实上，这横行西北道上无人敢惹的武林顶尖人物“独脚飞魔”李举，还真是被展白一掌震伤的。

原来展白醉心“独脚飞魔”的招式奇奥，触发了见习武功的浓厚兴趣，动着手的中间，只顾贪看“独脚飞魔”的一招一式，身法步位，反而把与敌人搏斗，出招伤敌的事给忘了。

一味随着“独脚飞魔”转，瞪大眼睛看着“独脚飞魔”发招变招。“独脚飞魔”怎会知道展白是在向他偷学武功？但展白跟他这种打法，却是他闯荡江湖四五十年来从未遇到的怪事！

老怪物见展白只是不还手，而自己连施杀招，竟被这少年傻傻呵呵地躲过了，不由打心中越感奇怪。老怪物江湖经验固然老到，但一时也不明白展白用意。后来动手的时间一长，可就看出来，面前少年只注意他出手发招，分明是偷习他的手法招式。

“独脚飞魔”心中暗道：“小子！倒跑在我老人家面前来捡便宜了！哼！哼！我要不给你小子一点厉害，还让你小子把我老人家当冤大头呢！”

“独脚飞魔”思至此处，“开门见山”双掌向展白面门按来。

因是近身搏斗，“独脚飞魔”双掌奇快无比，展白晃肩急躲，险些被老魔双掌按在面门之上。

掌缘劲风，把展白左颊扫得生痛，展白微然一愕，岂不知这一招还是老魔的虚招，就在展白晃肩向左，老魔身形一旋，真比闪电还疾，单掌挂风，猛扣展白左耳根“藏血”重穴。

这一招变化的突然而快速，展白几乎无法躲过，百忙中缩劲藏

头……

“哈哈……”独脚飞魔咧嘴一笑，喝道：“小子，躺……”

“下”字尚未出口，独脚飞魔右掌立如刀，猛向展白前胸按至。

不但是“独脚飞魔”本人，就连那么多的武林高手，也看得很清楚，眼前少年，定然无法再躲过这一掌。

展白心头一惊，才一低头，“呼！”的一声，上盘一掌擦顶而过，当胸一掌，紧跟着狂啸而至。

展白也是急劲，百忙中双掌一封，“天佛掌”的绝学无心之中让他用对了，正是一招“佛祖参禅”“砰！”的一声大震，展白身形晃了两晃，竟把横行西北的“独脚飞魔”，震退了六、七大步开外。

因“独脚飞魔”只是一只独腿，老魔生性怪僻，虽是独腿，既不用拐也不用杖，行走是以独腿点地向前跳跃。

因此，被展白双掌一封震退出去，独脚竟收脚不住，一直退至司马敬身边，才被司马敬一掌追魂铃挡住。

当着这么多武林高手，尤其是在庄主面前，“独腿飞魔”脸上如何能挂得住，暴吼一声，情急想跟展白拼命……

“追魂铃”却横臂把他拦住，眼向十丈外密林之处望去，脸色惨变，满是惊恐之色。

“独脚飞魔”不由自主地也随着司马敬的目光望去，只见在密林中走出一个骑着毛驴的丝帛贩子。

这丝帛贩子年纪很老了，白发白眉，颌下留着一撮雪白的山羊胡子，看样子足有八九十岁，瘦小枯干，脸上皱纹很深，但双目神光充

足，开阖之间精芒慑人。

他身穿白纺绸裤褂，缎鞋白袜，裤腿扎着藕荷色丝带，苍苍白发在脑后用红线绳扎了一个小辫子。

稳坐在小毛驴上，毛驴背上驮着十数匹绸缎，他手挥小皮鞭，嘴里“得儿！得儿……”催骑快走。

可是那小毛驴就是不肯向前走，而且四蹄抢地向后倒挣着，也许是它见到山坡上人多陌生，老头催得急了，竟“呜……哇！呜……哇……！”嘶鸣起来。

别看这小毛驴身形奇小，比大一点的狗大不了许多，但叫起来嗓门还真大，只震得四野轰鸣。

“畜生！你见了人多就害怕是不是？”丝帛贩子在驴上喝道：“但我老人家还有急事，不快走可就赶不上了。”

说着，扬起小皮鞭在小毛驴的后腿上“劈劈！啪啪！”一阵乱抽……

这年老的丝帛贩子一露面，“塞外双残”那西北道上两大顶尖高手，竟是颜色惨变，脸上流露出惊恐已极的神态……

“追魂铃”吓得额上渗出冷汗，心中暗惊：“我说那说话的声音怎么那么熟？果然是这位主儿！唉！今天我司马敬可真是倒了大霉，怎么会碰上他……”

“独脚飞魔”内心的惊骇，比“追魂铃”更甚，心神皆颤，暗想：“完了！今天真要丢大人现大眼了……”

不但“塞外双残”心惊胆怕，“豹突山庄”十大高手，甚至连庄主本人“摘星手”慕容涵，看到这老年丝帛贩子突然出现，也不由脸

上微微变色，尤其“摘星手”乃中原武林一大豪门，门下高手上千论百，自己本身武功也高至绝顶，高贵的地位，威严的仪表，俨然一代宗主的身份，如今见了这瘦小枯干的老年丝帛贩子，神情之间竟有了畏惧之色，这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展白心中纳罕，暗想：“这贩卖绸缎的老头，由自己在镖局押镖上路开始，几次和他碰面，他这贩卖绸缎常走到武林人物出没聚会的场所，好像不是单纯为了做生意。……”

就在展白微一忖度之间，那丝帛贩子的小毛驴忽然四蹄腾开，风泼似地向着“豹突山庄”众武林高手停身之处奔来。

“唷！唷！”

卖绸缎的老人一脸惊惶之容，翘着山羊白胡，一边手忙脚乱地勒缰绳，一边嘴中急声喝止，并叫道：“诸位老乡亲！帮帮忙！哎哟！不好！我的小驴子受惊啦！快帮忙拦一拦！哎！哎！不好不好！我老人家要完蛋……”

他就这样一路上胡嚷乱叫，张手舞脚，还真是像要从惊奔的毛驴背上摔下来！

“呼拉拉！”这小毛驴不跑是不跑，跑起来还是真快，四蹄翻飞，踢沙扬尘，十数丈的距离，飘风闪电般地冲至众人面前。

那么多武林顶尖高手，竟无人敢出手拦阻，并纷纷向四边闪开……

“哎哟！”老人惊叫道：“你们怎么不帮忙呀？难道见死不救吗？哎！哎！这年头人心大坏！人心大坏……”

说着，又是“哎！”的一声惊呼，在飞奔的毛驴背上，身形一溜歪斜，看情形岌岌可危，真要摔下来的样子。

“摘星手”慕容庄主，忽然上前两步躬身抱拳，满脸谦恭之色，说道：“你老人家便是‘神驴铁胆’董老前辈吧！晚辈慕容涵这厢有礼啦！”

“摘星手”这一说，老人忽然嘻嘻一笑，说也奇怪，那惊奔的小毛驴立刻收势站住，不远不近，恰恰停在“摘星手”面前五尺之处，老人稳坐驴背，根本像没有刚才那么回事一样。

可是“摘星手”此言一出，在场众人无不悚然变色。

先前这看似丝帛贩子的老人一露面，还只有老一辈的武林高手蓦然心惊。但年纪比较轻一点的，还都懵然不识。

如今听慕容庄主这一称呼，来的这老人竟是四五十年以前，名震天下的“神驴铁胆”董千里，不由个个悚然色变。

想那“神驴铁胆”董千里，乃是四五十年以前武林中闻名丧胆的人物。

他的事迹充满了传奇色彩，武功之高更是神鬼难测。关于他的奇事迭闻，武林中只当神话来传说，因为四五十年以前，江湖上便失去了他的踪迹，武林中很少有人见过。

“西北双残”司马敬的左臂，李举的右腿，听说便是被“神驴铁胆”废了的。

当时“追魂铃”司马敬与“独脚飞魔”李举，二人各自返回师门向掌门师父哭诉了被“神驴铁胆”伤惨肢体的经过。

当然，他们并不说自己二人在西北道上恃强凌弱的残暴，只是说如何被“神驴铁胆”杀伤，“神驴铁胆”又怎样污辱师父，二人加油加醋一渲染，立把二人的师父激怒，当时联袂进关找“神驴铁胆”为徒弟报仇。

固然，那时他二人的师父，已经是当时武林中屈指可数的头号人物，但也知道单凭二人要想胜过“神驴铁胆”，那是毫无把握的。于是又约集了当时江湖上几个黑道上的顶尖高手，一共是十数个武林巨手，九九重阳，在太行山吉高峰上，约会“神驴铁胆”比武。

这吉高峰上的比武大会，是当年武林一大胜举，差不多中原武林道上的高手，以及四海八荒的奇人异士全到了。

但是，“追魂铃”与“独脚飞魔”的恩师，与十数位当时黑道上的顶尖高手，一个个都败在“神驴铁胆”的三枚铁胆，八八六十四式“奇形掌”下，非死即伤，而且竟没有一人能走出十招。

这一来“神驴铁胆”的威名大震，可是，也就从此江湖上失去了“神驴铁胆”的踪迹。

如今，这神话般的人物，“神驴铁胆”董千里，又在此处现身，怎不使众人吃惊！

“哈哈……”

卖绸缎的老人一声长笑，两只细目一睁，奇光四射，向“摘星手”说道：“你这可是认错人了！不要看到老朽骑驴，就把老朽当做‘神驴’。老朽更不是什么‘铁胆’。哈哈！老朽是‘豆腐胆’，最怕看到打架斗殴……”

老人说着，一圈毛驴，又走至“樊氏三剑一鸾”身旁，这时樊氏三剑中的老大、老三，以及樊素鸾兄妹三人，正在救治被司马敬“追魂铃”打伤的老二，“追风剑客”樊杰。

老三“摩云剑”樊英扶住樊杰，老大“戮情剑”正为樊杰“推宫活穴”，樊素鸾拿出樊家秘传的跌打圣药正喂樊杰吞服。

“你们看可怕不可怕？这不是打架又打伤人了吗！”老人在驴背上看了看樊杰，然后抡目四顾，扫视了司马敬、李举二人一眼，说道：“这是谁动手打的？”

狂傲的“塞外双残”，脸色吓得变成死灰一般，畏惧地望着老人既不敢承认，又不敢否认，变得就似聋哑一般……

这时，老人的眼光望到展白，向着展白呲牙笑了一笑。

展白不知这卖绸缎的老人，为什么老是向自己发笑。在押镖的路上，每遇到老人，老人总要向自己呲牙笑笑，展白也茫然地跟他笑了笑。

“小哥！”老人竟对展白开口说话了：“咱们老小二人倒是很有缘，又碰上了。”

“真是巧遇。”展白含着深意地答道：“小可走到哪里，老先生也走到哪里。”

“吓……”老人笑了。跟着一抬腿从小毛驴上下来，走至樊氏三剑一鸾近前，用手一指樊杰的右肩，说道：“右肩里风穴挫伤，如不快治，便要落个半身不遂。”

“戮情剑”累得满头大汗，用“推宫活穴”手法，就是解不开二

弟受伤的穴道，正在心急，突然老人用手一指，“戮情剑”离得最近，微感老人指处一丝微风吹过，樊俊蓦然惊悟，这分明是江湖上只闻传说，未曾见过的“凌空拂穴”手法。

“戮情剑”不明骑驴老人的用意，恐怕老三负伤后再被暗算，愕然一惊……

“追风剑”却打了一个冷颤，人已苏醒过来，缓缓睁开眼睛……

“戮情剑”这才知道老人是帮忙自己，为二弟解开了穴道。而自己却费了半天劲，手揉掌推，用尽了周身真力仍然解不开，而人家只那么虚空用手一指，便解开了，自己还差一点要出手阻拦，不由暗道了一声：“惭愧！”

但，老人下得驴来，展白一眼看出小毛驴的鞍轡铜环上，斜挂着一口宝剑，只因为老人刚才骑在驴背上，正好用脚把那宝剑挡住了。老人这一下驴，那宝剑便霍然人目。

宝剑的形象一触及展白的眼帘，展白不由心头狂震……

原来那柄宝剑，绿鱼皮鞘，黄金吞口，剑柄上嵌镶着一块晶莹透明的碧玉，杏黄丝穗随风微拂。那不正是在“安乐公子”手上遗失，父亲在临死之前交给自己，并遗命自己要以此剑为父报仇的“无情碧剑”吗？

展白乍睹失而复得的故物，心情大为激动，身形猛窜而前，伸手去抓驴背上的“无情碧剑”。

同时嘴中大声喝道：“这不是我的宝剑吗？老先生……”

要说展白在心情激动之下，身形不能说不够快，但他快，老人比

他更快，展白身形尚未扑至驴前，老人后脚却先至，一晃身跃上驴背，嘴中连忙叫道：“呃！这位小哥，你是怎么啦？要抢我老人家的宝剑吗？”

“哼！”展白怒极，冷哼一声喝道：“不知是谁抢了谁的宝剑？咱们光棍眼里不揉沙子！你一路跟着我，抢了我的宝剑，还到我眼前显光吗？……”

展白一边怒喝一边紧赶，此时老人已骑驴走出两丈开外。

展白怕让他再跑了，“八步赶蝉”身形急跃随后追去，同时，身形跃起半空，猛然向老人后心劈出一掌。

“哎哟！”老人尖声急呼，同时骑在驴背上身形乱晃。

展白劈出的一掌落了空，老人兀自叫道：“小哥见财起意，要想拦路抢劫！你们那么多人，谁来帮忙拦住他呀！”

“老儿！用不着装疯卖傻！”展白在后边气得骂起来，一边急赶，一边又劈出两掌，同时嘴里说道：“你要不把小爷的宝剑留下，你就是逃到天边，小爷也追上你把宝剑要回来！”

“哎呀！……哎哟！……”老人骑在驴上头也不回，一边如风驰电掣向前跑去，一边嘴中“哎呀！哎哟！”地乱叫。

但展白接连朝老人后心要害劈出的数掌，均在老人身形乱晃乱动之下落了空。就是展白向小毛驴腹背上劈了一掌两拳，也被小毛驴乱蹦乱跳之间躲过。

一人一骑，跑得飞快，晃眼之间，已跑出十数丈之外，眼看将要隐没于密林之中。

“豹突山庄”上的高手，见展白追踪老人跑了，有数人跃跃欲追，却被庄主“摘星手”阻止住……

眼看着一人一骑，愈跑愈远，身影渐渐隐没于密林树丛之中；叱咤声，蹄声，也渐渐不闻……

第十六章 往日秘辛

原来展白在“豹突山庄”庄后小孤山上，追那骑驴的丝帛贩子，足足追出有四五十里之遥，在一带密松林之前，忽然失去了骑驴老人的踪迹。

奇事发生了，那骑驴老人虽然踪影不见，他那柄“无情碧剑”却挂在一棵大松树上。

展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下哪里有这样奇事，失去的宝剑，竟会平白无故地挂在树上，等着自己来取？

但事实摆在眼前，黄金吞口，绿鱼皮鞘，杏黄剑穗随风微扬，“无情碧剑”明明挂在那里。

展白以为自己眼花了，整天念着那柄失剑，眼前才会出现这种幻像。当即揉了揉眼睛，再抬头望去，“无情碧剑”还是好好地挂在树梢。

挂剑的树梢，距地足有四丈余高，一月余前，“辣手童心”费一童抢去展白的小袋子，把里边的东西一一丢掉，然后把袋子挂在距地三丈高的枝头，展白即无法取下，这次挂剑枝头，距地四丈余高，按理展白决无法跃上，可是，展白心急取剑，并没有考虑这些，当他证明“无情碧剑”确实挂在那里，立即拔起身形，“嗖！”的一声，一下子窜起足有四丈余高，半空中身形一折，“蜻蜓抵柱”，伸手抄住剑柄，人也飘身而下。“好身法！”

展白心急取剑，对自己的轻身提纵术，忽然增高了许多，并未留意。但身后传来一声喝彩，却把展白吓了一跳！

展白手中之物，有两次被抢的经验，那真是使人痛不欲生。这次失剑刚一到手，突然身后又现敌踪，展白几成惊弓之鸟，脚落地面之后，手握剑柄，指按剑柄卡簧，“呛琅！”一声龙吟，“无情碧剑”出鞘，闪起一溜碧光，展白就撤剑出鞘之势，反臂后抡，一式“夜战八方”，无情碧剑在身后划了一道光弧，然后转身展眼四顾。

展白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

原来站在展白身后的，竟是两个身穿白色麻衣，腰系草绳，长发披肩，面目呆板的毫无一点表情，而且脸色惨白的无点滴血色的两个怪人。

这两个怪人，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展白身后，恍如两具幽灵，而且，这两个怪人周身带着一种鬼气，从这两个幽灵般的怪人出现之后，顿使这阒无人迹的密松林，笼罩上一层阴森森的感觉。

虽然是丽日中天，展白却有恐怖阴森之感，恍如置身地狱，周身汗毛根根发炸。

尤其奇怪的是，这两个怪人，无论衣着打扮，面貌形状，无一不同，几乎如一人分身为二人一般。

就在展白惊怖失神之中，其中一个怪人呲牙一笑。

不过，他这笑容比不笑更吓人，面上肌肉动都不动，只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另一个怪人，却向展白一伸手，阴森森地喝道：“拿来！”

展白退后一步，横剑当胸，心中暗下决心：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再把父亲的遗剑失落，纵然一死，也在所不惜！想罢说道：“在下与

二位素不相识，不知二位叫在下拿什么来？”

“咯！咯！咯！……”

两怪人齐声怪笑，声如鸡啼。笑得展白周身直起鸡皮疙瘩。

“第一要先拿剑来！”两个怪人笑罢，仍由其中之一先发言。

“第二你要再把命拿来！二事为一，我看你还是先把剑拿来比较方便，省得你死后，我老人家还得弯腰拾剑！”

这话狂傲已极，直把展白视如无物。展白听罢，剑眉一轩，激起满腔怒火，早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冷笑一声，说道：“二位大言不惭，请报上个万儿来！我展白剑下也不死无名之鬼！”

二怪人听展白自报姓名，互相对望了一眼，毫无表情的脸上，竟也耸动了一下，齐声问道：“怎么！你也姓展！不会是假的吧？”

“岂有此理！”

展白心说：“姓还有假的？”

想罢傲然说道：“是不是二位用的假姓假名，才不敢说出来？”

谁知这话，正触动了二怪人的隐痛。只见其中之一叱道：“我叫活死人！”

另一个也厉声叱道：“我叫死活人！”

二人又同声说道：“我二人还真是无名无姓，但说出名号之际，也就是你死亡降临之时！”

两怪人说罢，同时纵起身来，掌、爪兼施，向展白猛扑而至。

展白手中剑一紧，左封右挡，接连施出五六招，才把两个怪人逼退。

近日来，展白接连会过不少武林顶尖高手，但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招式。

两个怪人招式出手，似慢渐快，看他掌指缓缓而出，突地狂雨暴风而至；忽然又快而慢，见他闪电追风而至，突地又凝止在眼前，掌指缓缓划出。

怪人每出一招，展白必须连换三五招，才能挡住，因此，两人互攻出两三招，已把展白闹了个手忙脚乱。

此时，展白完全失却了与“独脚飞魔”动手时的从容镇定。因为“独脚飞魔”招式再快，总有脉络可循，如今，这两怪人施出的手法，却是毫无迹象可觅。

展白的武功，原就很杂，当初他虽在武学一道上，刻下数十年的苦功，但缺乏名师指点，所学的不过是极普通的武功招式。后来他苦习《锁骨锁魂天佛秘笈》佛门正宗心法，内功大增，耳目锐敏，大逾寻常，才达到了修习上乘武功的门径。可是，对奇奥的剑掌招式，他仍是一窍不通。然后，他接连与高手过招，都是从别人的奇奥招式中，触动了他的灵思，才学会了三招五式，其中不连接之处，还得由自己临机应变，设法弥补。

他与“三寸丁”动手时，他的内功潜力，比“三寸丁”高的多，但仅能与“三寸丁”打成平手，就是因为招式不纯熟的原因。

如今，在这两怪人的怪异手法夹攻之下，立刻使展白捉襟见肘，左右支应。

十数招已过，展白已守多攻少，长剑每每递不到部位，即被两个

怪人强劲掌风逼回。

展白愈来愈感心惊，转眼四面八方，均是面目阴森的白色人影：有的快如飙风，闪眼扑至眼前；有的凝立面前，浑如不动，屈指伸掌抓向自己。但不管是快还是慢，丝丝劲风，透骨奇寒，拳拳指影，触肤生痛，而且围在自己四周的白色怪人，愈来愈多，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变成十六个，十六个变成更多。展白虽然心中明白眼前幻像是由于两个怪人，身法变幻所致，但已不知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只有把“无情碧剑”舞了个风雨不透，以求自保。

展白的“三才剑法”是极为普通的一套剑法，但由展白手中施展出来，却又不同凡响，一是“无情碧剑”为武林至宝，二是展白内功真力激增。一套武林习见的“三才剑法”，由展白施展出来，居然寒光滚滚，犹如怒龙闹海，冷森森的剑气，扑面生寒，舞到快时，忽忽隆隆，竟然隐挟风雷之声。

两个怪人的吃惊，不下于展白，因为弟兄两个合起手来的“太极两仪离魂掌”，很少有人能够在掌下走出十招去，而面前这毫不起眼的少年，竟能力战十数招而不败。

晃眼又是五六招过去了。

“活死人”还能沉得住气，不紧不慢，一招一式地往下打，“死活人”性子急而烈，见久战展白不下，厉啸一声，左掌横削，右掌竖砍，一式“阴阳异路”，猛罩展白上、中两路，五处要穴。

这一招凌厉无比，展白被两个怪人围困得头昏眼花，早已不知敌人招式从何而至，只顾奋力把无情碧剑舞个风雨不透，不求伤敌，只

求自保，对敌人凌厉杀招浑然不觉。

可以说等于盲人骑瞎马，走到危险边缘而不自知……

但“活死人”突然看见展白剑穗上，悬坠一物，心中猛然一震，有意无意之间，出手部位把“死活人”将要伤到展白的杀招，阻了一阻。正当“死活人”要跳脚发脾气时，“活死人”出手如风，已把展白剑穗上飘坠之物抓到手中，跟着飘身后退。

“死活人”虽然不知“活死人”此举的用意，但二人向来同进同退，见“活死人”窜出外圈，瞥着一肚子的不高兴，也随后倒跃而出。

展白顿觉压力一减，四周白色人影倏然而收，忙也收势停身，横剑而立。

两个怪人已经打开一个绸布小包，随手抓出一团乱发，两个怪人先自对望了一眼，然后向展白面前一递，叱问道：“这是什么？”

展白一眼看见两怪人手中拿的那团乱发，不禁热血上冲，双目尽赤。

那不正是“辣手童心”费一童，给自己丢掉，自己苦寻不获的父亲遗物吗？

“还给我！”

展白厉声嘶吼。

“你们是从哪里捡来的？”

两个怪人估不到展白忽然变得这么凶，撇了撇嘴，把那团乱发，向展白面前一丢。同时冷冷地说道：“还你就还你，什么好东西？”

说着又从绸布包里翻出一段丝条，两怪人又对望了一眼，无表情

的脸上，也抹过一丝疑惑之色，转向展白问道：“这又是什么？”

“快还我！”

展白未留心“活死人”是在自己剑穗上抓去的那个绸布包，只奇怪两个怪人从何得来父亲的遗物？同时，内心又激动万分，连声叫道：

“那小包的东西都是我的！”

两个人不理展白叫闹，把那段丝条丢给展白，又从绸布包内，接连翻出一粒钢珠，一个青铜钮扣，一一丢还展白。

最后，那两个怪人从绸布包内翻出一枚青铜制钱，立刻如触蛇蝎，猛然跳了起来，狂啸厉吼，双手把自己头上的披肩长发，缕缕抓落，发丝漫空飘扬。

这一回该轮到展白吃惊了，他不知这两个怪人为什么忽然发起疯来？

两个怪人跺脚捶胸，敲自己的脑袋，拔扯自己的头发，悲嘶惨呼如鬼哭狼嚎，各自发了半天疯，又互相抱在一起，两头互撞，“砰！砰！”发出巨响，样子竟像是痛不欲生……

展白如坠五里雾中，怔怔地望定两个忽然发疯的怪人，莫知所以……

忽的，那两个怪人出手如风，一边一个，一个捉住展白的左臂，一个捉住展白的右臂。

一是展白不防，二是两个怪人出手实在太快了。

展白猛吃一惊，双臂被抓之处，痛如骨折，但仍然咬牙硬挺住，没有发出声来。

“这便是‘无情碧剑’？”

抓住展白右臂的“活死人”悲声问道。

展白抗声喊道：“放开我！”

“你是展云天展大侠的后人！”

抓住展白左臂的“死活人”凄惨问道。

展白一阵心悲，凄然不答。

两个怪人忽然又放开展白，一齐躬身向展白施了一礼，然后“活死人”悲声呼道：“苍天有眼，恩人有后！”

“死活人”也悲声呼道：“苍天无眼，恩人冤沉海底！”

“不然！”活死人拉住死活人，把手中那枚青铜制钱摊在掌心。

凄惨说道：“兄弟，你看这是什么？”

“呜——啊！”死活人仰天长声悲噪，噪声悲壮惨烈，几可穿石破云。

“你我弟兄，为了恩人死得不明不白，一时又查访不出仇家，”死活人悲噪过后，沉痛说道：“恬颜活在世上，所谓‘有恩不报，生不如死’，才隐姓埋名，以‘活死人’‘死活人’自况，如今见了此物……”

“死活人”说着一指“活死人”手中拿的青铜制钱，心情更见悲痛，满面泪痕，继续说道：“已知仇人是谁，但却不能为恩人复仇，你我弟兄还有何颜面，在世上偷生？”

“是呀！”活死人也悲哭起来，跟着反问道：“兄弟！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两怪人说罢，又抱头呜呜痛哭起来……

展白想不到两个幽灵似的怪人，看似阴森冷酷，却具有如此热烈的情感，而且，听二人话里的含意，分明也是父亲的故交。此时展白已把初见二人时的反感和厌恶化为乌有，反而觉得跟二人十分亲切起来，就如见了父执辈的亲友一般。又见二人哭得悲切，忍不住在一旁劝道：“二位且不必伤心，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位只要有这一片心，不要说我展白，就是我那过世的先父，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不尽了！”

谁知展白不安慰二人还好，这一安慰二人的话刚说完，二人忽然放手分开，泪如泉涌地叫道：“愧见故人！愧见故人……”

叫着叫着，“活死人”猛然埋头向一棵有两人合抱的巨松树干上撞去。

显然他是悲伤过分，想撞树自杀。

展白措手不及，想拦没拦住，而这边“死活人”也同样埋头向另一巨大的松干上撞去。

“咔嚓！”

“咔嚓！”

先后接连两声巨响，跟着“轰通！”“轰通！”两声大震，枝溅叶飞，尘涌沙扬。

两怪人撞树自杀，不但自杀未成，反把两棵双人合围不拢来的参天巨松给一头撞倒。

展白见状暗暗咋舌不已，看这两个怪人这埋头一撞，怕不有千钧力道？

但两个怪人一头未把自己撞死，心犹未甘，接连又埋头撞去。“咔喳！轰通！”

“咔喳！轰通！咔喳——轰通……”

声声暴响，接连传来，两怪人一头一头地撞去，一棵一棵的巨松应声而倒，把整座密松林，闹得地覆天翻，尘埃蔽空。如果是在远处的人，看到这样的声势，还以为这松林里山崩地陷了哩！

大概两个怪人自己也明白，光是撞树自杀不了，竟舍下展白不顾，悲天恹地地痛哭哀号着跑去。

只见两个怪人身形如飞，长发幡扬，声声裂帛似的惨号悲啸，晃眼跑得失去踪迹。

而声声悲啸还摇曳在天边，响遍了整个荒野……

展白怅然望着两怪人去远，怔忡良久，才收回心神，暗道：“看不出这两个幽灵似的怪人，倒是至情至性之人。”

“唉！”展白又叹息一声，暗自忖道：“听他二人之言，似已知道自己杀父的仇人是谁，但怎么又说是不能为父亲报仇？……”

展白想到这里猛然憬悟，突一跺脚，竟自叫出声来。“哎呀！我怎么忘了问问他！……”

“娃娃！你忘了问谁？”突然身后有人答了腔。“竟自己跟自己说起话来！”

展白回头一看，在身后站定的竟是那“辣手童心”费一童。

展白心中一寒，知道此老最是不可理喻，不由地皱了皱眉……

费一童哈哈一笑，样子是开心已极，眯着两只眼睛，说道：“小

伙子，你不愿遇到我老人家是不是？”

展白没有理他。

“可是，偏偏又叫我们遇上了。而且，还是老地方，小伙子，你能说这不是咱爷俩有缘吗？”

展白这才猛然记起，这座松林原是自己遇到“燕云五霸天”劫镖之处。旧地重游，想起自己这一个多月来的奇异经历，真有如隔世之感！

“既是咱爷俩有缘，”费一童不管展白心中感慨万端，兀自嘻嘻笑道：“那就拿来吧！”

展白一听，心说：“又来了！”忙自退后一步，苦笑一声，说道：“老前辈！你把晚辈的东西丢掉，害得晚辈还不够苦吗？现在又来要！你要什么？晚辈身无长物……”

“反正这一次，老夫不要你那臭垃圾就是了！”费一童仍然嘻笑着，却用手一指展白手中“无情碧剑”说道：“把你那柄剑，拿来给老夫看看！”

展白一听大怒，心想：“难道我展白就是这么任人予取予夺吗？”想罢双目一瞪，凛然说道：“武林中人人皆知，‘兵器，乃习武之人第二生命！’老前辈说出此言，不觉得有点过份吗？”

费一童倏然脸色一寒，笑容尽敛，沉声喝道：“老夫只问你，是给！还是不给？”

展白嘿然一声冷笑，傲然说道：“那要问问这柄剑，看它自己愿不愿意！”

费一童目光中杀机顿现，展白以为他要出手抢夺，立即暗中运功戒备，忽然那费一童目光一转，又看向四周那些横七竖八，折断倒地的巨松，忽地脸色又趋缓和，用手四下一指，问展白：“这是怎么搞的？这些大树怎会齐腰折断？”

展白真有啼笑皆非之感，自己白紧张了半天，他却转变了兴趣，忽然又去问那些断树了。转又一想，此老不可理喻，何必跟他多耽误时间？

“那——”展白说：“还是请老前辈自己去研究研究吧！晚辈还有急事待办，就此告辞！”展白说罢，回头就走……

哪知耳边一声冷哼，面前人影一晃，“辣手童心”又横阻在展白面前，厉声叱道：“娃娃！你又想跑是不是？在我老人家面前玩这一套，那你可是自讨苦吃！”

展白一震手中“无情碧剑”，冷然说道：“那么，就请老前辈划下道儿来吧！在下接着就是了！”

“哼！”费一童从鼻孔里哼出一股冷气，满脸不屑之色，说道：“小伙子！你还敢跟我老人家动手吗？”

展白胸脯一挺，毫不畏惧地说道：“说不得要领教老前辈几手高招了！”

费一童脸上阴晴不定，目光左右流动……

展白知道这“辣手童心”，虽然表面上疯疯癫癫，其内心却最是阴险诡诈不过，怕他突施什么暗算，立刻全神戒备，功运全身，准备随时接受贸然一击！

“辣手童心”费一童，可说是怪诞到了极处，眼看双方搏斗一触即发之际，忽然他眼光又停在数丈之外的地面上，好像又把要跟展白动手的事忘了，脸上流露出好奇之色，一边迈步向那眼望之处走去，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咦！这地下是什么人写的字？”

费一童这样一阵紧一阵松，使展白的心情也跟着紧一阵松一阵，展白真感到欲笑不能，欲哭无泪。对费一童奔向充满了好奇的地方，连看也不看，昂首提剑，大踏步地向林外走去……

同时，展白暗下狠心，只要费一童再来拦阻自己，一定运起周身功力，当胸就给他一剑，哪怕一剑把这老怪物刺一个透心窟窿，自己也决不皱一皱眉……

哪知，展白的狠心又白下了，任着他大踏步地离去，费一童这次却没有再来拦阻他。不过，费一童在展白身后，断断续续地读出地下的字迹，听到展白耳中，展白可不由地自行转了回去！

只听费一童在那里句不成文地念道：“杀父仇……盘……金陵……势可……天……不……妄……动……驴……胆……”

“不通！不通！”只听费一童在那里跳脚骂道：“简直狗屁不通！”

展白听入耳中，心头猛震！“哎呀！这岂不是骑驴老人，书告自己杀父仇人的线索吗？”

展白猛然回身，急向费一童站处奔去——但是，晚了！费一童已经在那里骂骂咧咧，又蹦又跳，飞起一只脚来，用鞋底把那些字迹涂去！

展白急声呼止，人也飘风闪电似地赶了过去，但是，费一童已把

地下所有字迹，擦了个干干净净，反而瞪起一双小圆眼，注定展白问道：“怎么？小伙子！这地下的字是你写的吗？真是不通已极！难道你小子长这么大连书都没有读过吗？”

展白哪有心跟他胡扯，忙低头望去，见地下已是沙土一片，毫无字迹可寻，不由跺脚急道：“老前辈！你这是何苦呢？处处和在下作对！真是！真是！……”

展白“真是”了半天，真是不知该怎么骂他才好？

那“辣手童心”费一童，见展白急成这个样子，倒颇觉好玩，竟然拍手打掌地笑了起来！

“唉！”展白仰天长叹一声，心说：“何必跟他一般见识？还是早早离开他为妙！那骑驴老人既是挂剑留字，可能是暗中帮助自己，那留字中既有‘杀父仇，盘金陵’字样，虽然字义不全，但杀父的仇人，可能是在南京，自己不如就往南京走一趟，说不定可以探听出仇人的踪迹来……”

展白想罢，当即转身准备离去……

可是，那“辣手童心”费一童突地又晃身挡住展白去路，喝道：“小子！你剑还未留下，就想走！你想你走得了吗？”

展白真被他逗得发起火来，再不发言，“剑指天南”，抖手一剑，直向费一童“眉心”重穴刺去！

“来得好！”

费一童陡喝一声，上身一侧，躲过展白剑尖，晃肩跨步左手倏伸，猛扣展白右手脉门，竟是“空手入白刃”手法，同时，右掌闪电般从

肘下穿出，掌缘挂风，猛按展白左胸要害！

“辣手童心”费一童，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出手招式诡奇绝伦，不同凡响！

展白猛吃一惊，估不到费一童赤手空拳，对着自己凌厉剑招，不但不退，反而欺身直进！展白气极力猛，长剑出招，待费一童逼近自己身前，再想撤剑换招，已经来不及了，赶紧沉右腕，右腕已被费一童指风扫中，展白只觉骨痛如折，半边身子发麻，“无情碧剑”几乎脱手而出……

好在右腕未被费一童抓住，但费一童冲向自己胸前一掌，却再也躲避不开！

展白也是个急劲，提起左掌向外一封，“砰！”的一声大震，二人同时噎！噎！噎！退后三步！

因是近身搏斗，二人均未运上全力，谁也没有占到谁的便宜！

展白匆忙中，运掌一封，化险为夷，心里还不怎么样，但“辣手童心”费一童见展白竟能跟自己硬对一掌，以他的武功修为，和素常颇为自负的心情来说，就凭展白——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敢跟自己硬碰硬地对了一掌，而且竟能跟自己打个平手，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好小子！真有你的！”

费一童双眉轩动，两眼圆睁，厉声叫道：“再接老夫一掌试试！”

说着，圈臂立掌，运了八成功劲，猛然平胸推出！

掌风山涌，呼啸而至，“辣手童心”掌力惊人！

展白无心中与费一童硬对了一掌，竟然拉了个平手，信心倍增，迎接费一童强劲掌风，以右掌全力迎去！

“轰！”

一声巨震，二人掌力击实，余力四激，飞沙扬尘！

展白身形晃了两晃，依然稳站原地不动；那“辣手童心”费一童却蹬！蹬！蹬……一连后退五六步才拿桩站稳！

这一回该轮到费一童吃惊了，暗想自己成名江湖数十年，很少遇到敌手，怎么眼前这不起眼的少年，竟能一掌把自己震退？

尤其是一月之前，在这里曾和这少年遇到过，分明他武功平平，怎能在这一月之间，他的功力忽然增高许多？……

费一童极为自负，素常眼高于顶，如今，被这名不见经传的少年一掌震退，如若传出去，那以后自己就不要在江湖上叫字号了！

费一童想到这里，既惊且怒，两只怪眼圆睁，头上白发根根直立，看这老儿能够“力贯发梢”，足见其内功修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

“小子！有点门道。”

辣手童心费一童暴吼道：“再接老夫一掌！”

费一童说罢，这次竟未猛然出手而是跨前数步，骑马蹲裆一站，鼓腹纳气，闭目垂眉，先把两臂平直伸出，然后缓缓收回双掌，掌立如刀，置于胸前。他在做这些动作时，内腹真气流转，皮下肌肉鼓起如鼠，随着气流来回乱窜，而且周身骨节“咯！咯！”作响，样子是凶恶已极！

展白看他这份神情，犹如一只激怒的公鸡，蓄满全身力量，待机

扑敌，知道此老儿必欲和自己全力一拼。当即想道：如若跟老儿全力一拼，也好试一试自己内力修为究竟进境到什么地步，想到这里，立即将剑还鞘斜插于背上，然后也拿桩站稳，澄心净虑，抱元守一，把“天佛绝学”运至十成！

在展白运功戒备时，费一童已经功聚双手，缓缓睁开眼睛，双眼内竟是精光如电，杀气逼人！

他见展白也在凝聚功力，咧嘴笑道：“娃娃！你准备好了吗？”

“请老前辈赐招吧！”

展白不知费一童有诈，当即说道：“晚辈准……”

谁知趁着展白开口说话，真气一泻之际，费一童吐气开声：“嘿！”

双掌如排山倒海一般，向展白猛推而至！

展白大吃一惊，赶紧闭住一口真气，运起周身功力，以双掌向袭来的强劲手风迎去！

“砰！”

一声短而脆的暴响，展白只觉双耳雷鸣，眼前金星乱窜，犹如狂飙怒浪的巨大冲力，几乎使自己立足不稳！

而且，那巨大无形的压力，仍然如长江大河一般，向自己汹涌而至，展白知道自己危机一发，如不能奋力抵住，那么，自己这条命也就算完了！

展白心思电转，立即气沉丹田，力打“千斤坠”，强把身形稳住，赶紧把周身功力运集在双臂上，力透掌心，咬牙苦撑，竟把这千钧一发的危险场面，硬给他挺住了！

“辣手童心”费一童，虽然未把展白放在眼内，但是连着硬对了两掌，已知道眼前少年不可轻视。在第三次对掌，运功集气时，使诡弄诈，引诱展白说话，趁着展白开口说话，真气一泻之际，猛然双掌全力推出，想把展白立毙掌下，以保全自己的颜面。

他运集了修炼四五十年的功力，双掌全力推出，觉得展白迎来自掌力一泻，心中一阵得意，暗道：“小子，这一下子你小子算玩完……”

谁知，展白掌力一泻，又猛然挺住，一股威猛绝伦的力道，反而压迫回来！

费一童大吃一惊，赶紧收摄心神，把余下的力道，又加注到双掌之上……

展白也自运集周身功力相抗……

这一来，二人互相较量上了真力！

只见二人均是骑马扎桩站稳，相距约有五尺，双臂平直前伸，四掌遥遥相抵。不知道内情的人，远远望去，还以为一老一少，两个人在树林里摆什么架式哩！

离近了一看，才能看出二人神情紧张无比：老人头上白发根根直立，怪目圆睁，周身肌肉索索直抖。

可是，展白习得“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的正宗心法，那“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以前辈异人“只眼郎君”所遗，为天下第一奇书，书上所录，均是尘世难见的上乘武功，具有佛门降魔的无比威力，又加上展白连番奇遇，先受“银箫夺魂”章士朋“音魔大法”的试炼，使他“归真返璞”，又被“凌风公子”无意中一掌把他周身奇经八脉震

开。可以说，展白在短短一月之间，武功内力大增，不下于平常人按正规修炼五六十年的功力。因此，二人实力相当，竟闹了个棋逢对手！

二人掌力甫接时，展白吃了费一童使诡弄诈的亏，几乎被费一童内力震伤，待他勉强撑住，气纳丹田，一口真气在内腹流转，立觉费一童双掌的压力大减，自己内力反而源源而生，心内大定，即刻又加上两成力道，向费一童反击回去！

费一童只有在双掌初吐时，感到展白内力一泻，没想到迅即被展白挺住，继而感到展白内力如长江大河一般，从双掌之上，滚滚压来，心中又惊又怒，只有咬牙苦撑！

又是一盏热茶的时间过去了，荒野密林中竟是出奇的静，红日已偏西，微风拂过树梢，只有林荫处不时传来一两声斑鸠的啼声，此外，四野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又谁知在这宁静的树林里，正有一场生死的搏斗！展白在稳住局势之后，心有余裕，脑中露光耀闪，突然想到《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中，有两句秘诀：“虚而不虚，弱而不弱。”那解说正是一个“吸”字诀。

展白急欲赶往南京，实不愿与费一童在此苦耗，心想：“像这样跟他苦撑下去，不知何时算完？何不用‘吸’字试一试，如能脱离这老儿的纠缠，自己也好早一点离开此地！”

展白少年心性，并没考虑到此举关系生死，却是想到就做。当即调节内腑真气，掌心向内一吸突感费一童的掌力，如万河决堤一般，向他汹涌压来！展白大吃一惊……

第十七章 有口难言

费一童却是心头狂喜，忽感展白掌力一泻，以为展白内力耗尽不支，当即大吼一声。

“躺……”

但是，他“下”字还未出口，突觉展白力道又猛然弹震而回，费一童立感有如千钧巨闸压上身来，眼一黑，耳内雷鸣，再也支撑不住，“噉！”

一声悲惨长号，人也往后倒撞出去，又是“砰！”的一声大震，费一童直跌出一丈开外，四平八叉地平摔在地上！

原来展白“吸”字诀，刚一施出，立感不妙，随即又把实而又实，强而又强“天佛卷”中的“弹”字诀施出，立把“辣手童心”费一童震倒！

这倒是展白没想到的，他看费一章惨嗥一声，倒跌之后，站直身形，先自调息一番，才走过去，一看那桀骜怪诞的费一童，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眼、鼻、口、耳内都渗出鲜血，人已经是死了！

展白虽也在江湖上走过，但这还是第一次杀人，他看到费一童七窍流血，双眼上翻，脸上肌肉扭曲，死状之惨，触目惊心！

对这三番两次欺侮他的老者，竟而心生歉意，暗暗默祷道：“老前辈，这是何苦来？你三番两次找我麻烦，哎！想不到我竟失手把你打死……”

展白默祷罢，心说：“还是把他掩埋了，免得使他暴尸荒郊，被野狼苍鹰吃掉……”

于是，他拔出“无情碧剑”，就在树林里挖了个坑。可是，当他拖着费一童的尸身，刚要丢下去时，突然从林外“嗖！嗖！嗖！”接连窜进三个劲装大汉来！

“好哇！”

一个豹头环眼的大汉，说道：“青天白日，杀人还想灭迹，你小子就别想脱了这个干系！”

展白猛然一愣。又一个满脸精悍之色的汉子嘿嘿笑道：“朋友是哪条线上的？沾了油水别想独吞！”

第三个劲装大汉，脸色青白，一脸的晦气，也在一边冷冷地说道：“见者有份，大秤金，小秤银，摆出来过过份量吧！”

展白虽在江湖道上混了没有几天，但对这些眼面的黑话还是懂得的。一听三个劲装大汉竟把他当做拦路劫财的强盗，而是找他来分油水的，心中，颇不是滋味，他也打着半生不熟的江湖黑话答道：“原来三位是合字，可惜招子不亮，这里并没有油水可沾，只是在下一个同伴，病死途中，在下为他收尸！”

听了展白的话，三个劲装大汉似是不信，一齐走拢来看。一见费一童那份死相，满脸精悍的汉子立刻看出蹊跷。嘿嘿一笑。说道：“明人眼前不说假话，朋友，你这位同伴不是病死的吧？”

“哎呀！”

展白尚未答言，脸色青白的汉子一声惊呼：“死的这不是‘辣手童心’费老前辈吗！”

其他两个壮汉闻言，也睁大了眼睛，重新打量了费一童两眼，待

发现死者果然是“辣手童心”费一童，立刻腾身后退两步，各自探手背后，“呛啷！”一声，抽出刀来！

三个劲装大汉三柄鬼头钢刀，立向展白形成包围态势！

“你小子怎么把费老前辈害死的？”

豹头环眼的大汉戟指展白，叱道：“还不照实说来！”

“老大！”

另两个壮汉一齐叫道：“还有什么可问的！要他小子给费老前辈偿命就是了！”

说罢，手执鬼头刀，恶狠狠地齐向展白围了上来。

“三位且慢！”展白喝道：“在下与费老前辈比武，一时失手误伤……”

“小子！说大话不怕折了舌头！”脸色青白的汉子，冷森森地说道：“凭你明打明斗，会是费老前辈的对手？一定你是用什么暗算，害死费老前辈！”

“小子！你就偿命来吧！”满脸精悍的汉子跃起身形，搂头盖顶向展白一刀砍下！

展白晃身躲过。另两个汉子，一左一右，两柄鬼头刀，一刺展白左肋，一刺展白后心，一齐向展白攻来！

展白转身出掌，躲过身后鬼头刀，顺掌一推，又把刺向左肋的鬼头刀推开！

三个壮汉身影交错，又一齐举刀攻上！

展白看三个壮汉刀法凌厉，而且有理说不清，在身形电旋星飞之

际，反手撤出背上的“无情碧剑！”

“呛啷！”龙吟声中，一溜碧色光华，“无情碧剑”出鞘，展白就撤剑出鞘之势，施出一招“桥江断流”。

“呛！”“呛！”接连两响，有两柄鬼头刀为展白“无情碧剑”削断！

三个壮汉惊呼急退，各自跃身纵出一丈开外，一齐惊视着展白！

这时，他们可不敢小看展白了，见展白一剑便削断了两人的兵器，岳峙般地站在当场，俨然有大将军八面威风之概！

三个壮汉既惊且怒，两个被削断兵器的壮汉，一咬牙把手中的断刀，猛向展白掷来！

“嗡！”“嗡！”两柄断刀，挂着风声，一袭展白面门，一袭展白前胸！

看来劲力颇猛，展白不敢用手去接那断刀，身形一矮，用“白鹭卧波”身法，躲过掷来两柄断刀！

可是，就在展白身形一矮之际，另一壮汉趁着展白躲闪两柄断刀之际，举起鬼头刀，“玄鸟划沙”，猛向展白砍至！

展白估不到三个壮汉，如此剽悍，败而犹斗，才伏身躲过两柄断刀，见另一壮汉刀又攻到，立用剑尖一点地面，身形平射而起，半空中飞出一腿，用脚尖一点壮汉的腰眼，壮汉立脚不住，直在地上滚出老远，方才挺身站起！

这时，三个壮汉灰头土脸，斗志全失，满脸惊恐之色望定展白，意思是恐怕展白追杀他们，脚步趑趄后退，可又不敢掉头后跑，后来

见展白并没有追杀他们的意思，胆气稍为壮了一点，脸色青白的壮汉，色厉内荏地说道：“好样的！有种留下个万儿来！”

“在下展白！”展白体会到自己武功进境甚速，身法招式得心应手，内心闪过一丝得意，闻言答道：“三位还有何见教？”

“阁下不要神气！”满脸精悍之色的壮汉说：“我们哥儿三个认栽啦！咱们走着瞧！”

说罢，三个壮汉悻悻离去。见三个壮汉走了，展白暗自一笑，心说：“我展白也该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他把费一童尸体埋葬了，立即返身上路，认定方向，直朝南京赶去。

天黑时，走进一个大镇，展白也不知道这市镇是什么名字，只见街衢上灯火辉煌，熙来攘往，商肆林立，市面竟是非常热闹。

展白匆匆行来，腹中早感饥饿，一边走一边向四处打量，想找一家酒楼用饭住宿，天明再走。

一路上展白东张西望，只注意酒楼的招牌，可就没注意到不少的短装汉子，也在不住地打量他。

展白走着走着，远远看到一家酒楼，金字大匾，上书“群英酒楼”，楼上楼下灯火照耀如同白昼，酒客进出川流不息，划拳闹酒之声喧达户外，而且一阵阵酒谗香味，袭进鼻端，展白当即大步向群英酒楼走去。

展白一进门，即看到一个短衣劲装汉子迎上前来，在展白面前一站，问道：“你是想吃酒？还是想住宿？”

展白看他不像酒保模样，但嘴里还是照实答道：“既要吃酒，也要住宿。”

短衣劲装大汉，上下又打量展白几眼，冷冷地说道：“对不起！本店酒座客满，房间也均被客人包下，请你到别家去吧！”

展白看这大汉，不像开酒店之人，又见帐桌旁几个酒保面现惊惶之色，只远远地站着并不敢走近来，心中充满了疑问，但是，人家说客满了，当然也不好意思硬往里闯，只有转头出来。

谁知展白连走了五六家酒楼饭馆，均有人在门口挡驾，全说客满，请他到别家去！

一直走到最后一家饭店，这已是到了市镇的边上了，再往前看一片昏黑，不要说是人家，连灯光都没有了。展白不仅心中起疑，也渐渐生起气来，暗道：“哪有这样巧的事？一家客满，家家客满！眼看再向前就要走出镇去了，难道这么大的镇城，竟连吃饭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吗？”

这样想着，他可就又迈步走进一家酒店的大门，这次他学乖了，先伸头从窗子里向里边看了看，见食客三三五五，到有大半座位空着，这才大踏步地向里边走去！

果然从店里又走出一个劲装大汉来，插腰在展白面前一站，喝道：“朋友！你慌慌张张往里闯，要干什么？”

展白灵机一动，说道：“找人！”这次他不说吃酒住宿了。因为他已看出每遇到拦路的壮汉，均不像开店的人，他想先走进里边去，要吃什么，找到酒保以后再说。

谁知那劲装大汉，并不放过他，仍然挡在他身前，冷冷地问道：“你找谁？”

展白一愣，说道：“我找谁还要告诉你吗？”

那壮汉嘿然一笑，说道：“找人要说出姓名来，由我派人去叫，自己不能随便往里边乱跑！”

展白心说：“哪里来的这么多规矩？”但他已看出来，这些人是专门找麻烦来的，于是也装傻充愣地说：“我要找酒保！”

那人一愣，似是估不到展白有这招。但旋即会过意来，知是被展白耍了，当前一瞪眼，叱道：“你找酒保干什么？”

展白此时倒沉住气了，慢条斯理地说：“我找酒保当然是要吃饭住店了。”

“朋友！老实对你说罢！”劲装大汉一阵冷笑，说道：“此地没有饭给你吃，也没有房子给你住，我看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展白饥肠辘辘，连番受阻，一把怒火，早已按压不住，闻言也冷笑道：“我吃饭给饭钱，住房给房钱，何必要阁下多管？”

展白说罢，绕过大汉直向店内走去！

“说不准你住，你就住不了？”劲装大汉说罢，伸手就向展白抓来。

展白岂能让他抓住？身形一晃，已躲过那一抓，但大汉左手一抓落空，右手兜胸向展白又打来一拳！

劲装大汉这一拳，劲道还不小，虎虎带风，而且又疾又快！

展白直等大汉拳已近胸，倏然疾伸左手，反掌刁住大汉的腕子，

轻轻往前一带，口中说了声：“滚出去！”

那劲装大汉还是真听话，“咕哩咕噜！”一直滚出酒店门外！

劲装大汉从地上爬起来，向展白戟指骂道：“好小子！有种你别跑！”骂完之后，匆匆离去。

展白淡然一笑，大摇大摆走到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原在酒店吃酒用饭的客人，都一齐睁大眼睛望定展白，店小二畏缩地站在一边，见展白坐下竟不敢过来打招呼。

“喂！”展白坐了一会儿，见仍无人走过来，便叫道：“拿酒拿饭来用！”

店小二，帐房先生，互相望了望，停了一下，才有一个大着胆子走近来，说道：“这位爷！还是请到别处去用酒用饭吧！小店实在不敢接待！”

“你放心好了！”展白道：“尽管把酒饭拿来，我惹了什么祸由我一个人担当，绝不会连累你们。”

店小二苦笑一声，说道：“客爷！您说的是不错，可是，我们要是留您用酒用饭，我们这小店也就别想开了。”

“刚才那小子是干什么的，你们这样怕他？”展白问道：“难道这里就没有王法吗？”

“王法倒有！”店小二说：“客爷，您可听说过‘安乐风流’？”

展白心头一震，愕然而悟，心说：“噢！是了！我说这店家为何这样惧怕，原来那小子竟是安乐公子门下！”

旋即展白又想道：“自己月余之前，曾会过安乐公子，看他朗朗

侠行，且衣表不俗，难道他的手下，如此胡作非为，那安乐公子竟一点也不知道吗？……”

“你说的可是安乐公子！”展白想罢问道：“安乐公子是住在这镇上吗？”

店小二见展白能直呼安乐公子的字，立时脸上堆下笑来，向展白哈腰说道：“客爷，您知道就好了，安乐公子虽不住在此地，但这镇上大半是公子的产业，乃是我们这一方小民的衣食父母，您想谁敢不尊吗？……”

展白一边听店小二说话，一边心思电转，暗想道：“这些劲装大汉，可能是借安乐公子的名望，在这里作威作福，听酒保说安乐公子并不住在此地，有理无处说，自己纵然说出认识安乐公子，他们也不会相信，看来今天真要挨饿了！……”

展白眼光一转，忽然看到玻璃厨内有现成的鸡、鸭、盐肉，灵机一动，说道：“店家！既然这样说，我也不叫你们为难，你就把现成的盐肉给我切两斤，再拿点馒头花卷，我带在路上去吃罢！”

店小二面有难色，望着展白点头哈腰连连苦笑……

“不要逼人太甚！”展白双目一瞪，神光四射，喝道：“快去把食物拿来！如若不然，可别说我要不客气……”

“不客气，你又敢怎么样？”

展白对店小二话还未说完，突然室内烛光一暗。微风飒然，等到烛火复明时，房中已多了两个劲装汉子！

来人一老一少，老者年约六旬，满头短短的白发如猬，红光满面，

浓眉环目，精光如炬，生相异常威猛，身穿雅青纺绸裤褂，腰扎手掌宽丝挺带，胸系十字绊，肩上斜插一柄手掌样的奇形兵器，绸带钢环，闪闪发光，更增加了老者的几分杀气！

年轻者年约廿出头，长身玉立，剑眉星目，乍看不失为俊品人物，但玉面带煞，而且嘴角下撇，不但阴狠，看样子也够狂傲！也是短装劲服，肩下剑穗飘扬，双眼注定展白，满脸不屑之色！

这二人一现身，店小二吓得面无人色，众酒客纷纷站起，离坐后退……

展白往起一站，还未开口，红光满面的老者沉声喝道：“尔就是骤施暗算，害死‘辣手童心’费一童的人吗？”

这红面老者，说话中气充足，瓮声瓮气，震人双耳，嗡嗡轰鸣！

展白一听，这些人硬往自己头上扣黑帽子，明明是搏斗而死，而强说自己是暗算害死费一童，当即苦笑一声，说道：“这事恐怕有点误会，在下与安乐公子有一面之识，如若见到公子……”

在一旁站立的狂傲青年，冷哼一声说道：“安乐公子岂会认识你这无名之辈，废话少说，你小子就给费老前辈偿命来吧！”

嘴中说着，五指如钩，猛向展白右腕脉门扣来！

展白看他出手的手法不弱，错步回身，右腕一沉，已脱出狂傲青年的五指之外！

狂傲青年，变抓为掌，随着展白撤身之势，猛向展白软肋插下，竟是“金插手”手法；同时，跨前一步，右掌如刀，猛劈展白“肩穴”重穴！

这一招两式，不但变幻快如电光石火，而且掌缘破风锐啸，显见狂傲青年内劲力也不弱！

如果是一月之前，就这两招，展白便要当场落败，可是今日的展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见狂傲青年突施杀手，立刻双手齐出，“砰！砰！”两声，狂傲青年一双手腕，随着被展白双手抓住！

展白双手微一用力，狂傲青年立时痛得颜色惨变，额上的豆大汗珠立刻滚下来，所差未出声惨叫而已！

这一招名为“巧套双锁”，正是展白跟“独脚飞魔”偷学来的绝招，没想到今夜派上了用场，只一出手便把狂傲不可一世的青年制住！

因为这一招展白双手扣住狂傲青年的双腕关节，狂傲青年双腕痛如折骨，周身软、麻、痹、痛，连动都不能动一下，空有一身高强武功，也自无法施展！

展白不为己甚，刚想交代两句场面话，就把狂傲青年放开，突然，一股劲风，直向他身后撞来！

同时，听那位红面老者喝道：“放手！”

不用红面老者呼喝，展白也知道是那老者向自己出手，当即放开抓住狂傲青年的双手，飘身横跃五尺开外！

“砰！”一声巨响，红面老者用力过猛，收手不及，展白及时躲开，那强劲的一掌，正好打在狂傲青年的胸上！

这一掌把那狂傲青年凭空震飞，直飞一丈开外，才“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狂傲青年立时委顿倒地，连吭声都未吭一声，看来已是死多活少！……

店家、食客，一阵大乱，高声呼喊：“打死人了！……”

红面老者见自己一掌未伤展白，反而把自己爱徒打伤，气得面如喷血，发眉皆炸，双掌一抡，向展白猛扑而至！

展白也没想到红面老者见自己闪开，仍不收掌，以致把那狂傲青年打死，又见红面老者暴怒如雷，掌势如翻江倒海而至，当即晃身躲开！

可是，红面老者状如疯虎，展白才一躲开，红面老者暴吼一声：“那里走！接招！”双掌横扫，又猛向展白拦腰打来！

房中狭窄，又有桌椅屏风等陈设碍手碍脚，红面老者双掌来势，又猛又快，而且威力广罩一丈方圆，展白无法躲开，只有奋力硬接了两掌！

“砰——砰！”“哗啦！”一阵暴响，两人四掌打在一起，余力四激，桌上的盘、碗、碟、盏，横飞四溅！

“呼啦！”“哎哟！”店中的食客以及店小二，急向门外蜂拥逃窜，有不少人被掌力余劲和横飞的盘碗击伤，发出惊呼惨叫，乱成一片……

展白只觉红面老者掌力浑厚，双掌一接，掌心火热，双眼一黑，暗惊红面老者好大的掌劲！

突又见红面老者，头上短短白发根根直立，双目怒睁，几乎凸出眶外，双掌掌心如涂朱染血，向他作势扑来，状极可怖……

展白猛然记起，武林传说有一种绝毒掌功，名叫“红砂血形掌”，中人如被火烧，五脏内腑焚烧枯焦而死，歹毒无比，不过只闻传言，

从未见过。如今陡见红面老者双掌掌心火赤，而且，刚才硬接两掌，掌心热，也是以前从未经过，想到这里，展白不由心内一寒……

旋又想到，危急时安乐公子仗义援手，对自己总算有恩，如今跟他的手下人发生误会，而且误会愈结愈深，以后难再见面，加之目前情势也无法解释，不如先脱离此地，以后有什么事再说……

展白思索这些时，心思电转，只是刹那间的事，但红面老者“红砂血形掌”，功力已运至巅峰，大吼一声：“嘿！”双手如狂风巨浪，猛向展白推出！

展白单掌似封似闭，只轻轻向来势一接，借力腾身，口中喝道：“失陪了！”直向窗外逸去！

“哪里走？”身后传来红面老者的暴怒呼叱！

“打！”展白窜出窗外，只见三点寒芒迎面飞来！

展白凭空一个“云里翻”，身形又提高三尺，“夺！夺！夺！”三枚透骨钉落空钉在窗棂上，展白挺身落地，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第十八章 血掌火龙

展白跃出窗外，连躲过迎面而来的三股暗器，一抬头猛见黑呼呼一片，带着劲风，猛如泰山压顶一般向他头上压下！

展白大吃一惊，猜不透这迎面压来的是什么物件？匆忙中，一挺碧剑，“四两拨千斤”用剑尖一顶“呼！”的一声，越顶而过，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胖大和尚，虬筋盘结的粗臂上，挽了一个门扇大小的门牌，纵落他的身后！

这和尚高大粗壮，神态威猛，生就的豹头环眼虬须绕额，光光的顶门上，烫着八颗豆大的戒疤，正瞪着一双环目望着他，满脸惊诧之色！

展白猛然记起江湖上“铁牌和尚”之名，手拿千斤之重的铁牌，一扑一压之势，力逾万斤，自己在懵然无知之中，以剑尖挡过如此重大的一压，莫说“铁牌和尚”吃惊，就连自己也不敢相信！

可是，窗外街道上，已有数十人把酒店团团围住，就在展白微一错愕之际，两道光影，恍如流星，在半空中划了两道光弧，猛向展白头上左右“太阳”双穴射来！

展白身形一矮，手中碧剑“举火烧天”往上迎去！

“齐！呛！”

两声微鸣，来人一对链子流星锤的锤头，被展白一剑削落，“叮当！咕噜！”两个锤头在青石板的街道上滚出老远！

数声怒叱，三道寒光熠闪，两枝剑，一柄刀，齐向展白砍刺而来！

展白身随剑走，“无情碧剑”在身前荡起一缕碧光，猛向三般兵

器削去！

来人似已知道展白“无情碧剑”厉害，招至半途，急忙收招，腾身后跃……

“呼！”一股劲风，猛然又向展白袭到！

展白剑招出手，来不及撤剑，左掌当胸挥出，直向袭来劲风迎去！

“砰！”一声大震，展白上身微晃，那双掌猛袭展白的半百老者，
噎！噎！噎！后退三步，对展白愕然而视！

这半百老者，正是以一双铁掌闻名鲁南的“铁掌”吕六顺，苦练“铁砂掌”，足下了二三十年的功夫，素常以“铁掌”自负。他见展白年纪轻轻，连战五人，不过是仗着宝剑锋利，在掌功内力上绝不会有太深的火候，想在人前露脸，猛然向展白劈出一掌，他拿捏的恰到好处，视定展白剑招递出，无法抽剑还招之际，一掌推出，用了八成功力。

没想到展白硬接了他一掌，而且用的是左手，轻轻松松地把他震退了三步。

看展白那把子年纪，就算打出娘胎练起，功力也不会深厚过自己，这怎不使狂傲自负，最爱出风头的“铁掌”吕老六吃惊呢？

展白肚子已饿得咕咕叫，饭没有吃成，却被人连番袭击，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连饿带气，倒是真有点火了，双目一瞪，神光四射，对着围在他四周的数十位武林人物，“无情碧剑”一震……

其实展白尚未出手，围在他四周的武林人物，误以为展白要出手攻击，竟各自退了一步，面现惧色……

展白不由哈哈一笑，先看到这些人来势汹汹，想不到自己稍一作势，尚未出招，竟如此胆怯！

被展白一笑，众人蓦然惊悟，想这些武林人物也均是在刀尖上打转的硬汉，对敌之间，哪能向敌手示弱？不由个个脸上发烧，被激怒的数人，暴喝声中，人影纷扑，刀、剑、锤、抓，数般兵器，如狂风骤雨，齐向展白攻到！

急切间，展白用出一招“疾风斩劲草”剑招，“无情碧剑”闪起一片碧色光墙，“呛！呛！”连响，倒有二三人收招不及，手中兵器被展白碧剑切断，众人一阵惊呼，一齐腾身后退！……

展白这招“疾风斩劲草”乃是在“豹突山庄”看到“追风剑”樊杰两次施展，而偷学会的。虽然尚不能完全把握住其中奥妙，但大致手法已不差了，想不到施展出来，竟有这大威力！

展白一招得手，正想乘势冲杀，突听大喝一声：“住手！”

声如洪钟，震耳轰鸣。展白回头一看，从店门高台阶上迈步走来，正是那红面老者，身后跟着那俊秀少年。

“你是何人门下？”红面老者走近展白身前，大马金刀的一站，用手指着展白问道：“与镇江樊大爷有什么渊源？说说明白，免得引起误会！”

“在下与什么镇江樊大爷素不相识！”展白答道：“至于师门，恕难奉告。”展白是个诚实青年，不识江湖上的阴谋险诈，肚子里有什么嘴中便说什么。本来他醉心习武，却始终没有拜过师，跟这个讨教两手，跟那个偷学两招，当然便说不上师承何人。

红面老者哈哈大笑，说道：“小子够狂！你可知老夫是何人？”

“恕在下眼拙，并不识老……尊驾何人！”展白本想称呼他一声老前辈，但看到他轻视自己的神色，临时改口，语气也很不客气。

“初出茅芦的毛头小伙子！”红面老者又是哈哈一笑。说道：“老夫真不相信‘辣手童心’会栽在你的手中！没有别的，老夫要考量你三掌，如你能接住老夫三掌，苏、鲁境内任由你走，绝不会有人拦阻你，小伙子！你看这办法怎么样？”

展白不认识这红面老者，事实上这红面老者乃苏、鲁一带江湖道上闻名丧胆的人物。姓姚名炳焜，绰号人称“血掌火龙”，不但“红砂血形掌”练有十成火候，而且一身火药暗器，更是独步江湖，尤其其他肩上斜插的那柄外门兵器，形似人掌，却比人掌略大，乃百炼精钢打造，“追风八打”擅长点穴，既可当点穴使用，又可当万字梅花夺用，除了点穴，锁夺敌手兵器之外，伸直中指之中，尚藏有极厉害的火药暗器，与敌人过招之际，招出之后，一按把柄弹簧，暗器即随指尖发出，使人防不胜防，躲不胜躲。可说是厉害霸道已极，他把这独特的外门兵器，叫做“仙人掌”，有不少江湖好手，栽在他这柄外门兵器之下。他纵横苏鲁两省，鲜逢敌手，因此养成他眼高于顶的傲性。

这“血掌火龙”，姚炳焜，在苏鲁一带俨然一方霸主，不知怎么也被“安乐公子”收罗了去，在这“兴隆镇”上坐镇，为苏州云梦山庄外围，独当一面。今天他听到属下禀报，说有一个带剑少年，在镇北密松林内把“辣手童心”费一童打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想那“辣手童心”费一童，乃安乐公子门下食客中的一流高手，在江

湖上武功、名望都很高，就是自己也不敢说准有把握能胜过费一童。因此，他半信半疑，一方面通知属下注意侦察带剑少年的行踪，一方面派专人向苏州安乐公子报信去了。

后来他听属下报告，带剑少年径行来到兴隆镇上，他这才率领自己的徒弟“玉面哪叱”宋小飞，及属下高手，赶到酒店来会展白。

如今见展白施出镇江樊氏门中的“追风剑法”，因为安乐公子与镇江樊家有极深的交情，他以为展白是镇江樊家方面的人，怕引起两家的误会，因此才出面喝问。

谁知展白断然否认，语气甚狂，这才激起了“血掌火龙”的怒火，声言要与展白三掌赌输赢！

展白生俱傲骨，也是不知天高地厚，见红面老者瞧不起自己的神色，当即傲然应道：“不管你划下什么道来，在下接住你的就是了！”说着将剑还鞘，蓄势待敌。

“好小子，算你有勇气！”血掌火龙暴吼声中，双肩向上一耸，身形前弯如弓，头上短如刺猬的白发根根直立，原就红润润的一张脸面更加通红起来，曲臂立腕，双掌竖起如刀，掌心更是赤红如火，闷声吼道：“小心了！这是老夫的第一掌！”

暴吼声中，“血掌火龙”双掌一挫，把他震惊江湖的“红砂血形掌”功，运至五成功力，呼的一声，右掌推出一股劲风，猛向展白胸前撞至！

“砰！”然一声暴响，双掌击实，劲风激荡，飞沙扬石，飞尘影中，展白上身晃了两晃，仍然站住，但一股热流通过掌心，只感到周

身如被火炙，奇热难挨，口干舌燥，头晕欲倒！

那“血掌火龙”却被当场震退两步，这当然是他未用出全力，仅以五成功力应敌，而展白却已把掌力运至十成。但这就更激起了“血掌火龙”的怒火。只见他双目怒张，大吼一声：“好小子！再接老夫一掌试试！”

“血掌火龙”暴吼声中，右掌猛收，圈立胸前的左掌顺势推出，已运至八成，推出的掌风比第一次更见强烈！

经验丰富的老江湖，与不明实力的敌手过招，初交手时，多半不愿用出全力，而是先以四五成功力试试敌手的强弱，然后再逐次加强劲道。所以“血掌火龙”第二掌就比第一掌的威力大多了！因为这样才能愈战愈勇，不致有“一鼓胜，二鼓衰，三鼓竭。”后力不继的现象。

但展白不明此理，第一掌便施出了全力，等到“血掌火龙”第二掌下来，掌风潮涌，威力大增，他反而觉得无力可使了。但他宁折不屈的个性，仍然不愿躲避，同样用左掌向来势迎去！

“砰！”又是一声大震，两股强劲掌风撞在一起，余力四射，回旋生飙，竟逼得围站得近的十数高手，站不住脚，纷纷后退……

“血掌火龙”高大身形，纹丝未动，这次展白却被震得后退了两步，而且掌风热流，使展白左掌掌心如被火烧，周身汗流如浆，头脑一晕，几乎翻身栽倒……

展白硬接“血掌火龙”两掌，虽然内腑已被“血掌火龙”纯阳掌功灼伤，但依然屹立如山，这可把围站在四周的数十个武林高手吓呆

了，纷纷咋舌，暗想：“这小子真不简单，竟能硬接威震苏鲁的‘血掌火龙’的两掌……”

但“血掌火龙”本人却已体会出，展白后力不继，自己大话说到头里，如果三掌不能把眼前少年打倒，那么，自己便算栽了一个跟头。现在见展白掌力已竭，更不愿使展白有调息复原的机会，第二掌推出之后，紧接着又是一声大喝：“第三掌！小子！你给我倒下吧——你——”

“血掌火龙”喝声中，双掌一交，运集了周身功力，两掌齐出，猛向展白胸前撞去！

这才看出“血掌火龙”掌力之强来，只见掌风山涌，锐啸破空，犹如排山倒海般向展白胸前压来！

掌风未至，展白已能感到热风扑面，连吸呼都感困难，展白自知这第三掌再也不能接住，可是他天生傲骨，明知不敌，仍不愿在人前示弱，竟然力贯双掌，同样的双掌平胸推出……

“轰！”一声巨响，“毕卜！毕卜……”连距离五尺以外的窗纸都被掌风余力震碎，那酒店窗上糊的是高等绵纸，并涂以桐油，就是狂风暴雨都不能把这窗纸打坏，而竟被两人对实的掌风震碎，由此可见二人掌风之强来！

路上的尘土，被掌风激起一团飞尘升空足有两三丈高，使众人视线一时看不清场中二人的真实情况。

霎时，风住尘收，众人才看清楚，“血掌火龙”与少年展白，二人仍然面对面地站立，谁也没有倒下！

众人不由纷然惊愕动容，竟禁不住交相谈论：“这少年的武功是怎么练的？……”

“竟能硬接住姚老英雄的三掌！……”

“……”

众人吃惊，是在江湖道上从未见过如此的硬打硬拼，如此的强猛掌风。而且“血掌火龙”是成名十余年的武林高手，对方却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

但他再留神一细看，才看出少年展白神情有异来。只见展白面红如火，双目神光涣散，虽然仍在双眼瞪视着自己，可是，眼神中却似已失去了知觉。“血掌火龙”猛然醒悟，这少年人已被自己掌力震伤内腑，且已失去知觉，他身形不倒的原因，可能是少年人身后丈余处有一道宽厚的影壁墙，自己打出掌风甚猛，风力及墙反弹而回，得到一个巧妙的平衡，把少年的身形稳住了，所以才不倒……

“喂！小伙子！老夫这三掌的滋味怎么样？”

展白茫立如故，不言不动。

“哈哈”血掌火龙仰天一阵大笑，神情得意已极。说道：“想必你小子也回答不出老夫的问话来了，奇怪的是，你小子又不是什么忠臣义士，为什么死尸不倒？”

“血掌火龙”嘴里说话，身形向前疾射，倏伸一指猛向展白“眉心”重穴戳去！

他此举有两个用意：如果展白已死，这死尸不倒总不像话，他想一指把展白戳倒，也好叫手下为展白收尸；如果展白未死，只是内腑

受伤，那么，他这一指，也可以要了展白的命。

要知“血掌火龙”姚炳焜，是江湖道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与敌人过招，从不留活口，一定要把敌人制于死地而后已。对此他自己也有个说法，所谓“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又道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不与人为敌便罢，如与人为敌动手，不把敌人杀死决不罢休，不能为一时仁慈，给自己留下后患。

可是，当他纵起身形，伸出手指尚未触及展白眉心之际，突听一声娇叱：“老鬼！尔敢？”

娇叱声中，一缕疾风破空，一条黑影猛向“血掌火龙”伸出右臂的“阴都”重穴打到！

“血掌火龙”艺业果然不凡，变生肘腋，竟能临危不乱，前扑身形，倏然凌空一折，用了一个“云里翻”的身法，硬把前扑的身形给倒提了回来，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双脚又落回原来站立之处。

“吓——哎哟——噗！”一连串的响声过后，微风飒然，众人眼前一花，在“血掌火龙”与少年展白当中，已站定一个娇美无比的锦衣少女！

刚才那一连串的响声，却是一条三尺长的蛟皮马鞭，那马鞭由少女手中抖手掷出，原是猛袭“血掌火龙”的右腕，以救援少年展白的。被“血掌火龙”半空折转的巧妙身法躲过，“吓！”的一声，马鞭穿过“铁牌和尚”的耳朵，“铁牌和尚”蛮力不少，却是个粗人，正在直眉瞪眼地看“血掌火龙”与少年展白三对掌，忽觉耳朵一痛，忙用手

去摸，耳朵已少了半个，却摸了一手血，不由“哎哟！”惊叫起来。

“噗！”马鞭又贯进墙壁内，足有三四寸深，二尺余长的鞭梢这才势尽垂落下来，竟挂在墙上空自来回摆动。

这突然现身的锦衣少女，腕劲之大真令人咋舌，想那蛟皮马鞭乃是柔软之物，由少女手中抖手掷出，却能抖的笔直，犹如利箭一般，打伤了一人，仍能射进坚硬的墙壁内四五寸深，可见这锦衣少女腕劲之大，武功之高来。

众人不由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一齐转头打量这锦衣少女。

只见她明眸皓齿，肤白似雪，体态娇小玲珑，穿一袭云锦绸衣，头上云髻高挽，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神情娇美俏丽已极，但娇俏之中，又流露出一一种清雅高贵之气，真可说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尤其她脸上尚有三分稚气，看来是纯洁天真，憨态可掬！就是生气，嘴角仍挂着笑意，样子是可爱已极！

“你是谁家的野丫头！”“血掌火龙”看清来人仅是一个娇美少女，竟把自己闹了个手忙脚乱，而且还伤了自己一个属下高手，不由脸孔一沉，怒道：“竟敢插手跟我血掌火龙架这个梁子？”

“红脸老头！你先别神气！”锦衣少女一手插腰，一手指着“血掌火龙”的鼻子，说道：“我先问你，你这么大年纪，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哼！”“血掌火龙”冷哼一声说道：“无人教养的野丫头！你敢在老夫面前胡言乱说，不知尊敬长上，小心我一掌劈了你！”

“哼！说话不算数的糟老头！”锦衣少女竟模仿“血掌火龙”的

口吻说道：“别说你一掌劈不了我，甚至你连我的一掌都接不下，你如果能接住姑娘的一掌，南七北六十三省，任你走了，绝不会有人拦阻你……”

“住口……！”“血掌火龙”一听，锦衣少女完全是模仿自己说话，不由怒气上冲大喝一声，就要上前出手……

“大胆小婢！你把佛爷的耳朵打破了，佛爷要你拿命赔偿！”

“铁牌道人”暴吼一声，单臂抡起千斤重的铁牌，迎头向锦衣少女头顶压下！

锦衣少女站在那里，嘴角含笑，对“铁牌和尚”重逾千斤的铁牌，泰山压顶般迎头压下，犹如未见，直到铁牌离她头顶不及二寸，她忽然身形一矮，竟不知用了个什么身法，从铁牌之下钻出，凌空一翻，一个“鹞子翻身”，双脚竟站在铁牌之上，身形轻灵袅娜已极，并且口中说道：“你这笨和尚！没有兵器打仗，就把庙里的门板搬出来了！”

“铁牌和尚”气得哇哇怪叫，一边把一块铁牌，舞得风车似的乱转，想把锦衣少女抛下地来！

那锦衣少女飞、腾、跳、跃，竟在铁牌上跳起舞来了，一边嘴里嘻嘻哈哈笑道：“好玩！真好玩！……”

这光景倒真好看，街上灯炬辉煌，一个粗大和尚手舞门板似的铁牌，铁牌上一个锦衣娇美少女，在风车似的铁牌上飞腾跳跃，一边还嘻嘻哈哈地说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江湖跑马戏的，表演什么特技节目呢？

这时，不但“血掌火龙”率领来的数十名劲装大汉，在四周围看，

很多居民行人原先看到江湖上武林人物仇杀，都躲得远远的，现在看到这种情形，倒也都跑了来，远远站着看热闹……

“铁牌和尚”虽然是个浑人，但打了半天仍不能把锦衣少女打下铁牌，心里也转过弯来了，知道这样不能把锦衣少女甩脱，竟然一手挽定铁牌，空出一只手来，把斗大的一个拳头，向锦衣少女小腹捣去！嘴中并叫骂道：“你奶奶个熊！你倒拿着佛爷好耍子，下去！”

对一个青春少女来说，“铁牌和尚”这招使的有点下流。锦衣少女粉脸一红，也不笑了。她一抬腿躲过和尚袭向小腹的一拳，跟着用了个“千斤坠”小脚尖用力一点铁牌，人却腾空翻开二丈开外！

这一下“铁牌和尚”好看了，单手挽定铁牌，被锦衣少女用力一踩，把握不牢，铁牌“呛当！”掉落地上，正好砸在自己脚上，铁牌本就重，又被锦衣少女脚法重力一踩，虽然隔着多耳僧鞋，也把“铁牌和尚”双脚十指砸碎，痛得和尚弯下腰去，嗥嗥怪啸……

锦衣少女却已纵落在“血掌火龙”姚炳焜面前，用手一掠散乱的鬓发，说道：“红脸老头，看样子你在江湖上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刚才跟人家展小侠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血掌火龙”看到锦衣少女戏弄“铁牌和尚”的身法步法，竟似“蹑空幻影”，突然想起武林中一大豪门来，知道这种“蹑空幻影”身法，是那豪门中不传之秘，这锦衣少女既然会这种身法，必与那一大豪门有着密切关系，不要说自己“血掌火龙”，就是自己的居停主人“安乐公子”，也惹不起人家，于是把一分狂傲，满腔怒火，统统收起，另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腔调说道：“姑娘！只要你知道老夫在

江湖上是有地位的人就够了。你且说说看，我说过的什么话说了不算数？”

“血掌火龙”老奸巨滑，虽然心中已准备买这锦衣少女的账，但嘴里还在自抬身价。

“哼！”锦衣少女瑶鼻一耸，说道：“糟老头，你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也用不着装傻！方才你跟展小侠比武赌约，说展小侠接住你三掌，苏、鲁境内，任人家走了，决不再有人拦阻，如今，人家展小侠连接了你三掌，现在该怎么说？”

“血掌火龙”哈哈一笑说道：“合着我与这位小哥的话，姑娘全听到了。那么，就听姑娘一句话，放这位小哥走路就是！”

“这才像话！”锦衣少女说：“那就请你的人让路吧！”

锦衣少女说着撮唇吹了一声口哨，蹄声得得，从圈外跑进一匹枣红色大马来，这枣红色大马神骏非常，到了锦衣少女身边，用那长嘴，在少女身上一阵揉擦，状极亲热。

数十劲装大汉之中，有不少好色之徒，见锦衣少女美逾天人，娇憨天真，却又凶横霸道无比，连他们的头儿“血掌火龙”都不得不买人家的账，心中虽有非分之想，但也不敢上前一亲芳泽，自讨苦吃。如今，见这匹枣红色骏马，竟与锦衣少女如此亲热，大有“人不如马”之叹……

锦衣少女用白玉似的素手，拍了拍马的脖子，然后飞身掠至墙边，把插进墙内的马鞭取下，又反身跃回马边，这一往一返，来去如电，却未见她脚踩着地，也未见她手指触墙，光这份轻功就看得众多武林

豪客，自叹不如！锦衣少女在数十道眼光注视之下，从从容容，毫无局促不安之态，取回马鞭，拉马走到展白身旁，见展白仍是茫然站在那里，脸红似火，双目痴呆，不由眼中流露出一种痛惜神情，柔声说道：“展哥哥！你负伤了？”展白不言不动。

“展哥哥，你伤得很重吗？为什么不说话？”展白依然不言不动，而且连眼珠也没有转动一下。

锦衣少女见此情形，眼圈一红，竟掉下几滴珍珠般的泪珠来。又恨声说道：“哼！一定是这糟老头把你伤了！等妹妹把你送回家去养伤，回来妹妹找这糟老头来给哥哥报仇！”

说着还回头狠狠瞪了“血掌火龙”一眼，然后飞身上马，单手一提，轻轻地便把展白提到马鞍之上。锦衣少女一手抱住展白在怀里，一手扬鞭欲走……“姑娘，慢走！”血掌火龙跨前一步，嘴中叫道。

“怎么？”锦衣少女满脸不高兴，皱皱蛾眉，冷冷说道：“糟老头子！你又反悔了？”

“血掌火龙”苦笑一声说道：“姑娘，你这糟老头糟老头的乱叫，是不是对长者不敬？……”

“还有什么说的没有？”锦衣少女在马上打断血掌火龙的话，状颇不耐。

“大胆小婢！你不要得寸进尺！”玉面哪叱宋小飞见师傅大反常态，他早已看不惯，只是碍着师傅的颜面，没有出面插嘴。如今，见锦衣少女要走了，对自己师傅更是不敬，不由怒气上冲，跨前一步，叫骂道：“小爷今天要……”

“飞儿，你不要插嘴！”血掌火龙制止暴怒如雷的宋小飞，又对锦衣少女说道：“姑娘，我是看在你家长的份上，你既然不愿听，我也不多说，这展姓少年，中了老夫的‘红砂血形掌’，如无解药，不出三天，必五内枯焦而死，现下老夫好人做到底，就送给姑娘一粒解药，回去给他服下，静养数日即能痊愈！”说罢，从怀中掏出一个羊脂小瓶，取出一粒浅绿色丸药，屈指一弹，直向锦衣少女射去。锦衣少女微微一笑，伸出两只春葱般的玉指，轻巧地把飞射而至的一粒药丸捏住。

别看这是一粒药丸，在“血掌火龙”手中弹出，劲道也不小。尤其药丸那么小，飞射又快，锦衣少女能用两指把飞射而至的药丸捏住，那眼神之佳，内功之纯，手法之巧，拿捏之准，“血掌火龙”这才算真打心底佩服了人家，暗暗叹息了一声，回头望了望自己的徒儿“玉面哪叱”。宋小飞看到锦衣少女表现的这一手，也不禁惭愧地低下头去……谁知锦衣少女在马上接住药丸，放在掌心看了看，说道：“我怎么知道你这药丸是真是假呢？假若你给我的是一粒毒药呢？……”

“血掌火龙”并不是忽发慈心，想救回展白一命，而是知道锦衣少女的家门势力浩大，见这锦衣少女对展白那样亲热，猜想关系必不寻常，如若展白不救，那锦衣少女必定要找到自己报仇，因此才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故示恩惠，日后锦衣少女就不会找自己寻仇了。谁知他如此委屈求全，锦衣少女竟说出这种气人的话来，不由残眉倒竖，冷笑一声说道：“老夫若不是诚心相救，就是不给他毒药，他也活不了……”“这样说来，倒要谢谢你了，对不对？糟老头！”锦衣少女已

经信过得“血掌火龙”，交出的一定是解药，不等“血掌火龙”把话说完，已扬鞭催马走了，马行如风，转眼消失在街口黑暗之中，直把“血掌火龙”气得吹胡瞪眼，尤其后边那一句“糟老头——”……

第十九章 生死茫茫

蓝天白云，红日当头。

官道上泼拉拉跑来一骑枣红骏马。

马上骑坐着一个娇美的锦衣少女，少女怀中抱着一个晕迷不省的少年。这娇美的锦衣少女，大白天在马上抱着一个少年男子，毫不避讳，吸引得行人侧目。

但，这匹骏马跑得太快了，路上行人看到一个少女在马上抱着一个少年男子，刚一注目，枣红色的大马却如一阵风似地冲过去了，四蹄掀动，只能看到马后扬起的一片飞尘。

锦衣少女一边挥鞭催马飞驰，一边不住低头看顾怀中少年，脸上充满了关切怜爱之情。如果这晕迷少年在清醒时，能看到这娇美的少女，对他如此关怀爱护，他也许会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可是，这少年是在晕迷之中，锦衣少女的万缕柔情，他懵然不觉。而且，看他脸红似火，鼻息粗重，胸前急遽地起伏着，便知他生命已到了垂死边缘。

锦衣少女催马急驰，看到怀中少年愈来愈不行了，身上的热度逐渐增高，怀中如抱着一团烈火一般，不由心中焦急。愈走愈不放心，最后她终于勒马停了下来，心中忖道：“看样子是赶不回家中了，但在这荒野之中，又向哪里去找医生给展哥哥看病呢！……”

“该死！”锦衣少女继续在心中暗想道：“如果把家中祖传的疗伤圣药‘大还丹’带在身上几粒，也不会这样奔命了。……”

“哎呀！”锦衣少女想到祖传圣药，突然想起那红脸糟老头，临

行时给了自己一粒解药，因自己太相信家中祖传疗伤圣药的功效，反而未把那粒解药给展哥哥吃下，现在何不先把那粒解药给展哥哥服下，先救住展哥哥的性命。……她想到这里不由惊呼出声，暗骂自己糊涂，一边又闪起两只剪水双瞳，四处打量，她想看看附近有没有人家，去讨一杯开水，给展哥哥服解药。

但四野茫茫，除了连天芳草及农家耕耘的田垄之外，四处不见一个人家。

转眼看到左侧约五六里外有一座高冈，锦衣少女虽然很少出远门，在家中又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但心眼却玲珑剔透，聪慧无比，想到那高冈上去，看看何处有人家再骑马赶去，总比这样盲目前行好得多。于是，立刻拉转马头越野朝那高冈上跑去。

锦衣少女骑的这匹枣红色大马，乃是千里名驹，称为“赤骅骝”，脚程飞快，虽是越野而走，五六里的路程晃眼即到。少女纵马高冈，抢目四望，见高冈背后青山翠谷，半山腰里绿荫掩映，露出一角红楼，虽然那一角红楼距离高冈尚有十数里之遥，但除此之外，茫茫四野，再看不到一个人家了，只好催马上山，直朝那一角红楼跑去。

“赤骅骝”真是一匹宝马，不但在平地跑起来飞快，就是在崎岖山径上也奔驰如飞，窜山越脊，转眼跑到那一角红楼之处。

锦衣少女从马上把昏迷中的少年抱了下来，走近那座建筑门前一看，不由愣了！

这座建筑奇特之极，红色圆顶，白石围墙，连木门也是白的，在白木横梁上用墨笔写了三个大字“死人居”。

锦衣少女武功甚高，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哪里见过像这等奇特的地方？看这座建筑背山而建，庙宇不像庙宇，坟墓不像坟墓，却在门梁上题着“死人居”三个大字，使这少女一时之间怔在门前，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睁大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呆呆发怔。

就算她是冰雪聪明，这眼前怪异的地方，也把她聪明的小头脑弄糊涂了。

想世界上哪有这样怪的地方？谁会在自己家门题上“死人居”的名堂呢？就算是坟墓，也不会这样写吧？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世上就有这种怪事情，可说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了！

她正在踌躇不前的当儿，忽然怀中的少年周身抖了一下，昏迷中两道长眉皱起，状甚痛苦……

这一来，把少女从迷惘中惊醒过来，仔细一想，救人要紧，管你是活人死人，先进去看看再说。

爱的力量，真是伟大！锦衣少女千金之躯，却为了从心底爱上展姓少年，竟把害怕和危险都置于九霄云外，她竟敢孤身独闯“死人居”了。

只见她抿紧嘴唇，一脸坚毅之色，连马也没有拴，只任马儿在山边吃草去了，她抱起昏迷中的展姓少年，走到前面高声叫道：“有人吗？”

她连叫了数声，空山回音，哪里有人答应？她鼓起勇气，用脚尖一点，两扇白木门呀然而开。

开门处竟是一个小小的庭院，院中花木扶疏，竟然幽雅非常，只是寂静无声，隐然有一种阴森恐怖之感。

院落当中，一条白石甬道，笔直的直达那座红顶小楼（就把它叫做楼吧），小楼门窗紧闭，里边似乎关闭着无数的神秘。

可是，小姑娘胆比天大，竟然怀抱昏迷少年，一步一步地走向神秘恐怖的小楼。

走到楼门前，楼门也是白木做成，未加油漆，白木门上赫然又用墨笔写着“死人之居，活人免进”八个大字。

小姑娘一咬牙，扬声叫道：“死人！有活人来访。”

“嘎——嘎——嘎——”一只怪鸟，叫了几声，从楼顶飞起，展翅扑向山后浓荫去了。

小姑娘一颗芳心，被吓得几乎从喉咙里跃出腔外来。但过了一会儿，见仍然杳无人声，小姑娘又壮了壮胆子，用脚尖点开楼门。

楼门也是未拴未锁，小姑娘脚尖点到，门呀然而开，迎面竟是一个宽敞的小厅。

小厅内陈设简单，但却打扫得纤尘不染，不用问，这“死人”必也是手脚够勤的了。

锦衣少女的心提到嗓子眼里，一边全神戒备，一边两只大眼睛睁得挺大，滴溜溜四处打量。

只见迎门一张白木条案，一张白木方桌，白木方桌两边各放着一张椅子，也是白木做成。好像这些门、窗、桌、椅都是用山上树木做的，而不加油漆，以保持木材的原状，使房中的空气都充溢着树脂的

香味。但这就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棺材，因为棺材店里就是充溢着这种味道的。

锦衣少女四下察看了半天，见没有什么异状，这才把昏迷中的少年放在白木椅上，因为她抱了半天，虽然她武功甚高，也感到两臂有点酸麻了。

她放下昏迷中的少年，让少年委坐在椅子上，然后长嘘了一口气，心说：“这鬼地方！名叫‘死人居’，可连死人也没有看到一个呢！……”

她不由又四处打量，见正中墙壁上挂着布幔，从门外吹进微风，布幔虚虚晃晃，不知布幔后边隐藏着什么东西，她好奇心大发，鼓着勇气，伸手拉开布幔，布幔后边却类似一个佛龕，佛龕内供着一个牌位，也是用白木刻成，牌位四边上雕云刻龙，做得非常精致，当中写着“恩公霹雳剑展大侠云天之神位”。“展云天！”

锦衣少女几乎惊呼出声，她清楚记得在自己家中，救了展哥哥，她与展哥哥互诉身世时，展哥哥刚说到他叫展白，父母双亡……

雷大叔便从窗外窜了进来，拉着展哥哥的手，很着急地问展哥哥：“展云天是你什么人？……”

这“死人居”又有展云天的神位，莫非展哥哥与这展云天有什么很密切的关系吗？……

原来这锦衣少女就是展婉儿，她私恋展白，却又气展白和樊素鸾亲近，在小孤山上一气回到闺房，后来听说展白追赶“神驴铁胆”董千里走了，她却放不下心来，竟背着父母，偷偷地骑了父亲的千里名驹“赤骠骝”离家来找寻展白。

她虽然家学渊源，又从小得到父母溺爱，学了一身高强武功，但却从未在江湖道上走过。她初离开家，本不知展白走向哪里，但却误打误撞，让她在兴隆镇上遇到展白。那时，她也在那家酒楼吃饭，不过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二人未碰面罢了。后来，她听到楼下人声鼎沸，兵器交鸣，有人打架，她才跑出来看，一见正是展白一支碧剑，独战十数高手而稳占上风，她暂时未露面，等到展白与“血掌火龙”硬拼了三掌受伤，而“血掌火龙”仍想伤害展白时，她才把手中的马鞭当“甩手箭”使用，救了展白。

如今，她又误打误撞跑到这“死人居”，却看到“展云天”的神位，知道她心目中的展哥哥与这展云天，必有深厚的关系，她怎能不关心呢？

在那神龛之前却是一条宽约五尺的横行走道，左右各有内室，内室的门也是白木做成。左首门上贴着一张白纸，墨笔书“活死人”；右首内室门上则大书着“死活人”。两边门上各有一副对联，也是用白纸墨笔写的，上联是“有恩不报生不如死”，下联是“有仇未雪忍死偷生”，横批则写着“雪仇报恩”。

看至此处婉儿心中已明白了五成，想这“死人居”住的并不是什么死人，而是活人欠了展大侠的恩，展大侠冤死，未能为展大侠雪仇以报大恩，才自况死人……

婉儿想到这里，奇怪为什么没见到这“活死人”，还是“死活人”的面？当即走到左首内室，用手一推，门应手而开。发现室内一桌一椅，陈设简单之极，无床无帐，却在室内一角停放着一口白木棺材。

白木棺材盖得很紧，展婉儿看了半天，见室内无其他事物，又转身出来，进到右首室内去看。

谁知右首室内与左首室内，完全一样，也是一桌一椅，靠墙停着一口白木棺材。

偌大一座庭院，阒无一人，却在房内停了两具白色棺木，而且题了“死人居”那么个怪名字，一种难言的阴森恐怖之感，只把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婉儿姑娘，吓得六神无主，芳心忐忑不已。……

婉儿正在右首室内忐忑发怔的当儿，突听房外“咚！”的一声巨响，把展婉儿吓了一跳，当即左掌护胸，右掌待敌，飞身掠出室外。

只见她的展哥哥从椅上栽倒地下，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婉儿不顾一切飞身掠到展白身前，俯下身一看，展白面红如火，粗重的鼻息已弱不可闻，眉锋紧皱，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婉儿大吃一惊，细看展白身上并没有新的伤痕，知是自己进内室搜寻时，无人照顾，展哥哥自行栽倒的，不由暗骂自己该死，放着正事不干，却去东寻西看，于是赶紧把展哥哥又抱坐在椅上，取出红脸老头送的那粒绿色药丸，可是急切间又找不到开水，婉儿秀眉一皱，竟张开樱口，以口液津水，嘴对嘴为展白把药丸送下。

一是婉儿心地纯洁，并没有想到男女之间，除了夫妻是不能做出这种亲餐的动作；再者也是婉儿心中太爱她展哥哥，事出紧急，才毫不避讳地以口水送药为展白服下。婉儿仍怕展哥哥失去知觉，不能顺利把药丸咽下，当即功运掌心，为展白在胸前按摸。

婉儿玉掌过递，只觉展白怀内鼓绷绷的一物格手，婉儿不知展白

怀中所藏何物，当即探手取出，原来是一本彩色封面的书。

婉儿倩然一笑，心说：“我这展哥哥也像小孩似的，这么大了还看花书。……”

婉儿想着，随手把书翻开，没想到书内画的全是赤裸的女子，姿态妖艳，冶荡迷人……

“好坏！你——”婉儿俊脸一红，低骂了一声，竟忘记展白是在昏迷之中，把一册画书，直向展白怀中摔去！

“啪——咣！”画书从展白怀中，掉在地下……

忽听门外一声暴喝：“何人大胆？竟敢闯进死人居！”

声落，来人已扑进房中，婉儿尚来不及回身，一股劲风已向身后撞来。

婉儿恐被来人伤了她的展哥哥，不躲不闪，一式“倒转阴阳”，借身形回旋之势，双掌齐出，猛向身后劲风迎去。

“咦！是小恩公……”

婉儿一转身，来人已从婉儿身后，看清展白的面目，立即惊呼一声，赶紧挫掌收势，硬把击出的掌力收了回去。

“砰！砰！”还是慢了，接连两声脆响，婉儿双掌被来人掌力余劲震得娇躯连晃，两臂发麻。

“好大的掌力！”婉儿心中吃惊，抬头一看，只见来的竟是两个怪人，一样的身穿白布葛衣，腰系一根麻绳，一样的苍白阴森，毫无表情的死人脸，一左一右站立婉儿身前，活似两具僵尸，婉儿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两个怪人，四只冷电似的目光，从婉儿脸上看到展白脸上，又从展白脸上看到婉儿脸上。

婉儿见两个怪人阴森恐怖，脸上阴晴不定，目光闪烁，恐怕有不利展哥哥的企图，虽然明知自己不是两个怪人的对手，但为了维护展哥哥，她竟暗中运功戒备，不但没有一丝畏惧退缩之意，反而暗下决心，假如两个怪人对她展哥哥有什么不利的行动，她立刻全力反击……

“小恩公负伤不轻！”左首怪人这句话不知是对何人所说。

“所以我说我们不能死，留下残命，还有很多用处”右首怪人说。

婉儿看他们两人似在互相谈话，冷电似的目光，却望着自己和展哥哥，暗中诧异两怪人之怪。……

“小娘们！可是你把小恩公打伤？”左首怪人忽然向婉儿厉声问道。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婉儿反问道。缓了一缓，又说：“我为什么要打伤展哥哥？……”

“陡！”右首怪人突然一声暴喝，身形平射而起，左手一挥，拨开婉儿，直向昏迷中的展白扑去！

“你要干什么？”婉儿恐怕怪人伤害她的哥哥，大叫一声，“力拨千钧”右手猛向扑来怪人的臂上推去。

婉儿情急出手，这一掌用出了全力，不要说是人臂，就是铁条也可以打弯。

但怪人对着婉儿全力的一掌，竟如未见，不躲不闪，仍然平射身

形，向展白扑去。

“砰！”婉儿一掌正打在怪人的左臂上，如同击中坚钢，半边身子都麻了，掌缘更是一阵剧痛，被震得站立不住，一直退出五六步，才拿桩站稳。

那怪人却已扑近展白身前，伸出两只毛茸茸的大手，直向展白前心要害按下。

婉儿又惊又急，大叫一声：“老怪物！你敢碰一碰展哥哥，姑娘便跟你拼了！”

喝叫声中，“黄莺出谷”双掌齐出，全身猛向扑近展白的怪人打去。

“小娘们！老实一会吧！你——”另一怪人单掌一挥，婉儿前扑的身形，如受一道无形的气墙一阻，一副娇躯反被弹回来，“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

直撞得婉儿双眼发黑，几乎昏了过去。她赶忙背靠墙壁运气调息，再睁眼一看，只见先前怪人双掌已按在展哥哥“命门”要穴上。

“命门”乃人身死穴，只要怪人掌下微一吐劲，展哥哥便可丧命。婉儿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但她再一细看，才知道怪人并不是要加害展哥哥，而是以本身真力为展哥哥推宫活穴，因为她看到展白脸上红潮已退，而且缓缓睁开了眼睛。婉儿不由暗叫一声：“惭愧！”便就势倚在墙上，借机调息起来……

另外一怪人也走近展白，却一眼看到展白脚下那本彩色封面的书。

“哎呀！”那怪人拾起那本书，只看了一眼，便惊叫起来：“《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兄长！兄长！你看……”

他惊叫着，抬头一看他的兄长头上冒出蒸蒸热气，显然是为展白推宫活血，正到了紧要关头，他立刻把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但他冷森无表情的脸上，也透出了无比的激动，只见他双眼放光，连捧着那本书的双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靠在墙壁上运气调息的婉儿，听到那怪人叫出《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名字，心头也猛然一震。她有一次无意中，曾听到爹爹跟门下食客边谈武林掌故，说到二百余年以前，有一位武林奇人“只眼郎君”，留下一部《锁骨销魂天佛卷》，被武林称为天下第一奇书，谁要能得到这本奇书，按照书上要诀修炼，便可成为武功天下第一……

想到这里，婉儿有点迷惑了。因为她方才看过，书中尽是一些赤裸裸的女子画像，并没有武功诀窍，莫非那些赤裸女子的各种妖冶形状，就是武功的招式吗？……

婉儿一边心中胡乱猜想，一边看那捧着书的怪人。只见他双手颤抖着把书本打开，一页一页地翻阅着……

愈向下看，怪人脸上的表情愈是特别。一会儿眼眉耸动两下，一会嘴角撇动两下，双眼放出奇异的光芒，那阴森惨白毫无血色的脸上竟也泛起了红潮……

那为展白疗伤的怪人，头上蒸蒸的热气愈来愈浓，最后竟在头顶凝聚了三朵白云，远远望去犹如在头上开了三朵白莲花一般。

婉儿靠在墙壁上瞪大了眼睛，看着两个怪人。那翻阅《锁骨销魂

天佛秘笈》的怪人之怪模样，已经够吸引人的了。又见为展哥哥用内功疗伤的人，头上的白气竟形成了三朵白云状的花朵，婉儿更是吃惊，她知道这是“三花聚顶”，为内家功夫练到登峰造极的现象，她想不到这像鬼魅似的怪人，竟有这等高深的功力！因此，一时之间，她看得出了神……

突然，她觉得有两道利剪似的光芒，盯在自己身上，转头一看，原来是翻阅《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怪人，激情难持闭上眼睛，现在又把眼睛打开。

只见他面泛红潮，浑身颤抖，双眼死盯着自己胸前和小腹，竟立起身形向自己走来……婉儿只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少女，哪里知道男人对异性渴求的情焰欲火，是如此的疯狂粗野。

这怪人本也是一位武林怪杰，而且也有着数十年的苦修，武功之高，定力之强，在当今武林已是屈指可数。没想到一册《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竟能使他失去常态。此时，他情焰高涨，苦修数十年的精关已破，再也把持不住如火燎原的满腔欲火，面对着娇滴滴的妙龄少女婉儿姑娘，他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忘了自己一生的清誉，更忘了身旁还有自己同胞的兄长，恩公的儿子……此时，他高涨的欲火已使他失去了理智，竟像饿虎扑羊似地猛向婉儿扑去。

婉儿惊叫一声，“闭门谢客”，双掌以周身的力气，猛向疯狂扑至的怪人前胸打去。

“砰！”一声大震，对婉儿打来的双掌，那怪人竟不闪不躲，结实实的挨了婉儿的两掌。

婉儿全力推出的两掌，少说也有五六百斤的力量，谁知打在怪人胸前，怪人身形只晃了两晃，前扑的身形并未停止，反而更加快速，双臂一张，已将婉儿的娇躯，抱了个满怀。

婉儿感到周身如被钢箍，压在胸前的重量几乎使自己窒息，又惊又急，但苦于手脚不能展动，终于昏了过去……

被欲火煎熬的怪人，如同疯狂，开始动手撕破婉儿身上的织锦绸衣，一边嘴里“呼！呼！”粗重的喘息……

“嘶！”价值千金的锦衣，被怪人坚逾精钢的利爪一下撕破一条尺余长的破口，婉儿赛雪欺霜的胴体已现露出来……

婉儿娇嫩如花蕾，在昏迷中眼看要遭到狂风暴雨的摧残，花落水流红，惨不忍睹……

突听一声冷哼，那为展白疗伤的怪人，飞身掠至，单指疾伸，猛然点中紧抱婉儿的怪人背后的“精促穴”。

“呃！”一声喉鸣，抱紧婉儿的怪人应指而倒。为展白疗伤的怪人，紧跟着又连拍倒地怪人的“长强”“灵台”“肾门”三大要穴，然后提起倒地怪人，飞身掠入左首内室，掀开棺盖，把他丢进棺内。

这怪人身快如风，晃眼又把婉儿提起，关进右首内室的棺材里边，把掉在地下的《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拾起来装进怀内，使厅堂里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然后又猛拍展白周身十二处穴道，展白悠悠醒转。

展白清醒过来，张眼看到这鬼魅似的怪人，一时之间愣了。

“展小侠，还认识老夫吧？”

展白猛然记起在密松林先夺自己的剑，后来又撞树自杀不死的两个怪人来。怔怔地问道：“我怎么会到了这里来？你那位同伴呢？”

怪人摇了摇头。说道：“我那位同伴外出未归，至于说你怎么到了这里来，那还得要问你自己！”

“问我自己？”展白如坠雾中，暗想在小镇上与红脸老者对了三掌，只觉奇热难挨便昏了过去，怎会到了这怪人房中？于是灵机一动，问道：“老前辈，是您救了我？”

“老夫也不知是谁救了你。”怪人说道：“不过，在这房中老夫到是助了你一臂之力。展小侠，你先说说看，我们分手后，你又到过什么地方？”

于是，展白把所经过的事全说了。怪人长叹一声，道：“这真是天假其缘，老夫几次自杀未死，留下残命，反而为恩人之后，略尽绵薄！”说着站起身来，引展白到供的展云天神位之前说道：“老夫这位恩公，就是你的父亲了？”

展白看到父亲的神位，不由流下泪来，双膝跪倒，连磕了三个头想起自己几年来所受的折磨屈辱，不由伏地放声痛哭起来。

那怪人看展白哭得悲切，想起自己隐姓埋名，不见天日，住死人之居，睡棺材之床，也未能为恩公报仇，痛心疾首，竟也陪着展白顿足捶胸，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十章 祥麟公子

二人哭了半天，怪人突然仰脸一声长啸，似是吐出了满腹悲愤，用手一抹脸上泪痕，昂声说道：“英雄有泪不轻弹！小恩公！不要哭了！我活死人还有几句要紧的话告诉你！”

展白一阵大哭，心头积郁已倾吐不少，闻言止住悲声，站起身形说道：“老前辈不必客气，有什么话尽管吩咐就是了。”

“惭愧！”活死人仰天一叹说道：“我弟兄身受恩公大恩，终身难报，没想到恩公惨死，我弟兄连杀害恩公的仇人是谁都不知道，我弟兄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本想自碎天灵追随恩公于九泉，但又想查访杀害恩公的仇人为恩公报仇，才忍辱偷生活了下来，我二人废去名号，以‘活死人’与‘死活人’自况，一日不能为恩公报仇，便一日不称名道姓，可是杀害恩公的仇人的手段既狠毒，行事又极端隐密，经过我弟兄十年来的明察暗访，才约略知道杀害恩公的竟是江湖上六个声名显赫的武林高手所为。”

活死人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展白听到将要说出杀害父亲的仇人的姓名时，竟激动得浑身发抖，一边嘶哑地叫道：“说下去！老前辈，说下去……”

“唉！”活死人摇头长叹一声，说道：“这六个人原与你父亲义结金兰，在江湖道上合称中原七侠。想不到为了洞庭湖边一宗价值连城的宝藏，竟阴谋陷害把你父亲暗算杀死。……”

“老前辈！你说呀！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展白见活死人说到这里，唏嘘悲叹不再说下去，不由着急地叫道。

“他们六人之中，除了一人远遁海外，不知所终，其余五人都成了当今武林最大的豪门了。苍天呀！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反而飞黄腾达呢？……”

“老前辈！你快说出他们叫什么名字？”展白见活死人一味地悲叹感慨，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出杀死父亲的仇人是谁，不由催促他快说。

“一个是镇江的霸王鞭樊非。”活死人双眼一瞪，无限悲愤地说道：“四个是当今名重武林的武林四公子……”

“武林四公子？”展白头脑轰的一震，探手抓住活死人的臂膀，双目几欲流血，瞪视着活死人颤声问道：“竟是武林四公子？”

活死人沉重地点了点头，说道：“武林四公子的父亲……”

“凌风公子之父，摘星手慕容涵？”展白一字一顿地吼声问道。活死人点了点头。

“安乐公子之父，乾坤掌云宗龙？”展白仍是一字一顿地问道。活死人点了点头，仍然是一语不发。

“端方公子之父，混元指司空晋？”展白紧接着问道：“祥麟公子之父，青蚨神金九？”

活死人只是面色凝重地点头，等到展白问完，他又加上一句：“还有一个，就是那远走海外，下落不明的银扇子柳崇厚。……”

“哎呀！”活死人声未落地，展白已大叫一声，仰面跌倒，一时气昏了过去。

活死人一手又把展白提了起来，单掌贯注真力，在展白后心“命门”穴上一阵按摩，展白又悠悠醒转过来，不由星目流泪，颓然说道：

“老前辈，看来晚辈这杀父之仇，是报不成了！”

“唉！”活死人长叹一声，说道：“小恩公！听到这些人的名字，不要说小恩公感到气馁，就连我兄弟二人知道之后，也觉得为恩公复仇无望，要不然在密松林内，我弟兄为什么要撞树自杀呢！”

活死人这几句话，还真是又鼓了展白的几分勇气，他心中暗想：“自己怎能这么没骨气？遇到困难便畏缩起来！我要留下有用之身，只要自己刻苦练功，学武略有所成，就是不能把杀父仇人一一斩尽杀绝，也要拼着性命去杀一个算一个，让天下武林道也明白父亲还有这么一个后代……”

展白想到这里，触动灵机，扑身朝活死人跪倒，万分诚恳地说道：“多蒙前辈教诲，使晚辈顿开茅塞，老前辈既是与先父有交情，就请收晚辈做个弟子吧！晚辈跟前辈学好武功，也好去为父报仇！……”

活死人见展白向他跪下，慌了手脚，拉展白不及，自己也向展白跪倒，连忙说道：“小恩公快快请起，你这样一来，岂不是折杀老朽了！”

展白以为活死人不肯收录自己，越不肯起来，最后活死人强把展白抱起来，按展白在椅上坐下，才正容说道：“非是老朽推辞，不肯教你，这里边实有重大原因，以老朽武功来说，对付人家二三流的角色，还有用处，却决不是人家一流高手的对手，常言道‘取法乎上流于中’，就是老朽把压底的功夫都掏出来，把你教成了还是无用，尤其武林中一拜师，便不能见异思迁，再去改投别的师傅，这岂不是误你小恩公的前程？此其一。再者，老朽兄弟二人与恩公展大侠主仆的

名份，严格说来，小恩公还是老奴的小主人，奴仆怎能做主人的师傅？”

展白一听活死人所言甚是有理，知不能强求，随默然不语，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其实，小恩公也用不着失望，你身上不是带着比名师还要高明的武功秘录吗？”

活死人这一说，展白蓦然醒悟，想起怀中的《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立刻伸手去摸，谁知一摸摸了个空，只吓得心中一凉……

活死人却从怀中，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掏出来，说道：“这天下第一奇书，小恩公从何处得来？”“是一个叫雷大叔的人送给我的。”展白见《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未丢，这才放心下来。

在二人说话的当儿，活死人把书页翻开，才看了两眼，赶快又把书本阖上，闭目调息了一会，才睁开眼睛说道：“好厉害！这书可能最易引人走火入魔，小恩公年纪轻轻，不知怎么看的？”

“晚辈在黑暗中用手摸的。”展白毫无心机，对任何事，都是有什么说什么。

活死人听展白说“用手摸书”，似是不信，但当他伸手摸了一下，立刻恍然大悟，不由脸上闪过一丝贪婪的神色。展白也看出活死人贪婪之色，又听活死人这一说，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心说：“好险！”

活死人把书交还展白，仰头思索了一会，又问道：“雷大叔是何人？竟如此慷慨！”

展白把雷大叔的形状描述了一番。“噢！”活死人恍然说道：“雷震远！”

“老前辈认识？”展白反问道。

“怎么不认识！”活死人眉飞色舞地说道：“他和你父亲是最好的朋友，想当年我兄弟追随恩公，行道江湖时，他和我们常在一块。……”

“老前辈是何人？”展白插口问道：“能否将大名告知晚辈，也不枉在此相遇一场。”

活死人脸色又黯淡下来，长叹说道：“这一点要请小恩公原谅，因为我弟兄发下重誓，在未能给恩公报仇之前，永不提名道姓。以后你只叫我弟兄‘活死人’‘死活人’好了！”

展白见他不肯说出姓名，也不好勉强，顿了一下，又问道：“老前辈，怎么知道晚辈杀父的仇人……”活死人不等展白问完，便接口道：“这要问‘神驴铁胆’董老前辈，我兄弟二人先前听到这消息，还不敢相信，后来董老前辈前来证实，前两天我兄弟二人又遇小恩公，从小恩公剑穗上看到了那枚‘青蚨镖’——就是那枚青铜制钱。那是‘青蚨神’金九的独门暗器，这我弟兄才不得不相信，那传言竟是事实！”

“神驴铁胆！”展白寻思道：“董老前辈是不是一个丝绸贩子模样的骑驴老人？”

活死人道：“正是他老人家！”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什么重大的事情一般，高声叫道：“神驴铁胆董老前辈，为前辈异人硕果仅存的一位了，年纪恐怕有一百多岁以上吧，三粒铁胆，八八六十四手‘奇形追掌’，武功之高，当今武林恐怕已无出其右者，刚才小恩公说要拜师，何不就去求他老人家收录？”

展白一听有这条明路，即刻兴奋地问道：“他老人家住在什么地方？”

“他老人家虽然游踪无定。”活死人说：“但经常在南京燕子矶江边，岩山十二洞存身，小恩公到那里去或能找到他老人家……”

展白不等活死人说完，跳起身来，向活死人躬一礼，说道：“那么，晚辈就此告辞！危难之间多蒙老前辈相救，又蒙指示明路，一切恩典，展白牢记心底了……”

展白一边说，一边腾身向门外跑去，话未说完，人已跃出“死人居”门外了……

“小恩公……”活死人在身后急叫，想告诉展白还有同来的少女，但必然想到一些不便的地方，张嘴欲言又止……就在这略一犹豫之间，展白已奔下山去了。

展白心急似箭，奔出“死人居”大门，连回头看都未回头看，在山坡上他也看到那匹枣红色的大马在吃草，展白还以为活死人的马，他也没有仔细想想“活死人”那怪像，怎么会有这般鞍辔鲜明的神骏坐骑？……

南京，古名金陵，乃六朝的古都，山川形胜，物华集汇，为战国第一大城。

南京城的古迹名胜无数，最著名的有：水西门外的莫愁湖，城北江边的燕子矶，城东钟山南麓的明孝陵，波光明媚的玄武湖，以及城内的北极阁、清凉山等处，有的庄严雄伟，有的幽美壮丽，任何一处均可使人流连忘返。

虽然时届仲秋，但天空骄阳如火，真可烁石流金。南京夏天之热是全国有名的，这“秋老虎”一发威，真比盛暑还热，因此城内一般仕女，多三五成群到城北江边燕子矶来纳凉。

燕子矶直立江边，状如飞燕，非常壮丽。附近并有岩山十二洞之胜，为夏日避暑胜地。

江风习习，柳荫处处，燕子矶旁岩山十二洞一带，有不少茶肆酒摊，依江而设，坐满了避暑乘凉的红男绿女，一个个衣御轻罗，手拿绢扇，指点山水之间，笑语随风播送，使人意会到江南富庶之乡，六朝金粉之胜，果然不比寻常。

此时在江边踟蹰来了一个落魄少年。只见他身穿一件黑缎披风，质料虽然不坏，但身上挂破了数道裂口，缀下布条也未缝补，随风飘扬，而且鞋上沾满了尘土，身上渍满了汗迹，叫人一看便知他一定跋涉长途，走了不少路了。

这落魄少年，脸上汗水冲流而下，遗留下一条条的汗渍，看样子是好多天没有洗脸了，但仍掩不住他眉梢眼角之间的俊挺英秀之气。

而且，落魄少年虽然衣敝形疲，背上却背了一柄古色斑斓的长剑。而且看那长剑绿鱼皮鞘黄金吞口，杏黄丝穗，显然是一柄上好宝剑。他低头茫然走着，微蹙眉头，似有无限心事，对于眼前山川景物，以及绿荫下乘凉谈笑的红男绿女恍如未见。

偏偏有人专找倒霉的晦气。落魄少年兀自低头走着，忽然飞来一块拇指大的卵石，“叭！”的一声，正打在少年的后脑壳上！

被打的少年一跳好高，猛然回头四顾，四周乘凉的红男绿女哗然

齐笑，竟判断不出是谁打的。

这一枚石子，打来得怪。虽未使少年受伤，但却很痛。

落魄少年抢目四顾，只见绿荫茶座上的游客，都面露揶揄的笑容望着自己，又用手一摸，脑后竟被打起一个包来，但在群众之中，就是看不出是何人打的，当然也就无法发作。

可是，少年刚一回头，“叭！”的一声，又是一枚石子打在头上。

这一下打的比刚才更重，被打的少年跳起有三尺高，猛然回头，双目圆睁，满面怒容。

游客哄堂大笑……

但这一次，少年却看出了门道。原来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男孩约七八岁，女孩也就是六七岁，男孩穿一身浅绸裤褂，女孩穿一身淡粉衣裙，一样长得粉装玉琢，俊美非凡。

两个小孩背着一个百子石柳花盆而立，都背着手，花盆里堆的正是打在少年头上的小块卵石，两个小孩望着少年尴尬的样子，小眼鼓得滚圆，抿紧嘴唇，看样子是强行忍住，使自己不发出笑声来。

在两个小孩站的附近，有一副高雅茶座，大圆桌面，白色台布，桌上摆着一瓶鲜花，数样新鲜水果，几杯冷饮，四周数张高背藤椅，椅上边散坐着五六个衣衫鲜明的男女，表面上看像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小姐之流，但细看一个个精神充足，太阳穴高高鼓起，双目炯炯放光，分明是些身负高强武功的武林人物。

其中最扎眼的，是一个廿岁左右的少年，长得肤白如玉，貌比潘安，身穿一袭白纺绸长衫，稳坐在中上座，潇洒中带着高贵，高贵中

又显得英气勃勃，有如当年“小乔初嫁，雄姿英发”，谈笑间使曹操八十三万大军烟消灰散，周公瑾那样英俊的气概。

与这高贵俊美少年并肩坐着的，是一个容光照人的少女，年仅及笄，清新绝俗，犹如姑射仙子，蝉翼般的云罗羽衣，姣艳如花的面庞上，浮着微笑，飞瞥了尴尬的落魄少年一眼，然后又以似怒含嗔的眼光，瞪着两个小孩，那眼光的神情是责备两个小孩不该顽皮淘气。

落魄少年连着被石子打中两下，又被众游客讪笑，已激起了满腔怒火。但是，当他看出是两个孩子恶作剧时，心中暗想又何必跟两个小孩子一般见识？因此怒气消了一半，但嘴中仍道：“小朋友！不应该无故打人，打到我没有有什么关系，若是脾气坏的人，一定不会饶过你们……”

那小男孩眼珠一转，带着顽皮的笑容，仰起小脸反问道：“这样说，你不坏嘛！”

“噗哧！”小女孩忍不住笑出声来，但一笑出来又感觉不好意思，忙转身面向江水。

小女孩转过头去，一眼看见江边岩石上，爬着一个斗箕大的乌龟，正在拱着盖子晒太阳。小女孩童心大发，小手指一屈一弹，把藏在掌心里另一枚石子随指弹出，“叭！”的一声，不偏不倚，正打在乌龟头上，把那乌龟打了一个翻身，真正是“王八翻身忙了爪”，那乌龟仰面向天，四脚一阵乱抓，却无个着力处，再也爬不起来……

“嘻！”小女孩拍手欢呼：“哥哥！我打中乌龟的头了！”

坐在茶座上的高贵少年，与俊美少女同声喝止：“兰兰，不许淘

气……”

嗖——叭！

但是高贵少年与俊美少女喝声未住，小男孩以相同的手法，小手指一屈一弹，也把握在掌心的一枚石子，同样打在乌龟的头上。

小男孩这一下比小女孩手法重，四脚朝天的乌龟被打得四脚翻飞，一路滚向江水中，“噗通”一声，水花四溅，乌龟趁势潜入水中不见。

江边茶客，足有数百之众，见状哗然大笑。

“有什么新奇？”小男孩对小女孩说：“我还不是一样打中乌龟的头！”

数百茶客更是哄堂……

两小孩虽是童言无忌，但一语双关，又加上周围茶客一阵大笑，只把落魄少年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两只眼睛瞪得滚圆，真想发作，无奈对方仅是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又觉得不便发作。于是，他叹了一口气。心说：“命乖运又蹇，时被鬼揶揄！自己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又何必跟两个孩子一般见识……”

落魄少年想到这里，头一低，加紧脚步，想赶快离开这尴尬之地……

谁知偏偏有人找他的麻烦，就在落魄少年快离去之际，突听一个公羊嗓门叫道：“嗨！老二呀！你方才还说什么‘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可忍辱偷生，腆颜活在世上。’如今叫我老人家看来，世上多的是缩头乌龟，少年无志之人，受了人家侮辱，还不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公羊嗓门又高又尖，分外刺耳，而且声音非常之大，叫得人人都听到了。落魄少年离得很近，闻言身不由己地扭头望去。

江边树荫下有一个茶座，坐着二老一少，正在以极为鄙视的眼光，望着落魄少年。

两个老人年纪都很大了，但相貌生得甚为奇特。一个长着满头红发，周身皮肤粗糙黝黑，惟有眼鼻紧处长得鲜白柔嫩，一双精光四射的小圆眼，身穿一件百衲衣，拱背缩肩，乍看真像一个马戏班的大马猴一般。

坐在貌似马猴的老人对面的那个老人，虽然不那么不堪入目，但瘦小枯干，头戴大毡帽，身穿厚长袍，在溽暑天气，光是这身穿着，就够使人觉得怪的了。

夏穿冬衣的瘦小老头，双手拢袖，皱眉挤眼望定落魄少年。这瘦小老头上唇蓄着两撇小胡子，一个大红酒糟鼻子，摇头晃脑，一边嘴中还文绉绉地吟道：“吾兄言之不谬也！”生就一副三家村，冬烘先生的模样。

落魄少年一口怒气，从肚子里直冲脑门，但他尚未发作，那冬烘先生模样的老人却招手叫道：“过来！”

落魄少年强压住满腔怒火，假装不懂地问道：“老先生是叫我吗？”

“哎！真乃顽冥不灵！”冬烘先生脸孔一沉，叱道：“老夫不是叫汝，难道是叫犬吗？”

冬烘先生把“你”叫成“汝”，把“狗”称做“犬”，惹得周围茶客，又是一阵哄笑。

这一下子，落魄少年再也忍不住了，不由怒道：“老先生满嘴斯文，却出言不逊，想必也不是什么正经读书人，小可若不看你那么大年纪，哼！”

落魄少年话中之意虽未明说出来，但也从那一声冷哼中听出来了。

谁知落魄少年此言一出，却把那一旁的赤发老人乐坏了。只见他笑得前仰后合，拍手跺脚，哈哈大笑声中，以他特有的公羊嗓门说道：“哈哈……文老二！哈哈……你一天到晚感叹斯文扫地……哈哈……现在可真是斯文扫地了，哈哈……这小子说你不是正经读书人。哈哈……”

冬烘先生被赤发老人笑得吹胡子瞪眼，鼓着腮帮，怒向落魄少年叱道：“粪土之墙！粪土之墙！孺子真不可教也！老夫叫汝，汝不过来。还胆敢辱骂老夫！哼！”

说着冷哼一声，双手一按桌面，作势欲起……

“老师，且住！”坐在二老对面的小僮，突然往起一长身，向冬烘先生说道：“有事弟子服其劳，杀鸡焉用宰牛刀，收拾这小子，哪里还要您老人家亲自动手，让弟子来教训教训他。”

冬烘先生沉定地点了点头，又坐了下去，小僮从竹椅上滑了下来，哈吧着两条箩圈腿向落魄少年走近……

怎么说小僮是从竹椅上“滑”了下来呢？原来小僮身形奇矮，坐在竹椅上两脚不着地，茶座的竹椅又高，因此这身形奇矮的小僮，离坐时是身形一挺，屁股顺着椅面向下一滑，才双脚落地。

落魄少年一看这小僮，身高不满三尺，却长了一个超平常人的大

脑袋，大头大脸上，小鼻子小眼都挤在一块儿，尤其小僮生着两条箩圈腿，上唇挂着两条鼻涕，而且奇丑无比。

四周茶客一看小僮这份长相，先忍不住嗤嗤发笑，那小僮却大模大样，哈吧着两条箩圈腿走近落魄少年面前，大马金刀地一站，用手一指落魄少年的鼻子，叫道：“哎！你小子得罪了我师傅老太爷！只要给我这小太爷磕个响头，那么，我小太爷便代你小子向师傅老太爷求求情，师傅老太爷也许会饶了你！你若不然，哼！别说师傅老太爷会发脾气，就是小太爷也不饶你！”

这三寸丁似的小僮，大模大样地向落魄少年一叫阵，而且满嘴的老太爷，小太爷，还不住地用袖口抹鼻涕，这一来把四周茶客更是逗得哄堂大笑起来。

落魄少年这个气可就大了，看到这三分不像人的侏儒，也向自己喝五骂六，耀武扬威起来，直气得半天说不上话来。

“小子为什么不说话？”小僮两只绿豆眼一瞪，叱道：“莫非是当真讨打！”

落魄少年只是嘿嘿冷笑，既未说话也未出手。事实上，他心中是想跟这样一个三分不像人的侏儒打起来，胜之不武，而且被茶客们像耍狗熊似地看热闹，那才真叫划不来。

小童却不管落魄少年心中怎样想，见他不答话，以为落魄少年瞧不起他。突然左手一晃落魄少年眼神，右手出手如风，身形随着出手之势，电射似地逼近落魄少年胸前，五指如钩，向着落魄少年腕部关节扣来，所用手法，竟是武林罕见的“大擒拿”手法之中的一式“卸

关点元”，不仅出招快，而且招式奇，不亚于当今武林一流高手。

落魄少年陡然一惊，估不到这貌不惊人的三寸丁，竟有这样的高强武功；见小僮招到，不敢怠慢，斜身挫步，甩臂曲肘，用出一招“断筋截脉”，也是“大擒拿手”中的绝招，五指箕张，由下向上，反扣小僮右手脉门。

“来得好！”小僮尖叫一声，身形如旋风般滴溜溜地一转，右手向侧一滑，躲过落魄少年五指，猛抓落魄少年胸腹要害；同时，左手如叉抓向落魄少年“咽喉”重穴，用的是“大擒拿手”中“抓袍攫带”绝招。

落魄少年见这不起眼的小僮，出手招式不同凡响，立刻收起了轻敌傲慢之心，右手五指并拢“金丝缠腕”，反拿小僮叉向咽喉的左腕关节，左手横削小僮右臂“经渠”重穴。

小僮尖啸闪过，二人快攻快打，所用的手法均是武林罕见的“大擒拿”手法，奇诡绝伦，晃眼之间，互拆了五七招。

燕子矶江边茶座之中，卧虎藏龙，有不少武林名家杂身其中，先前见落魄少年与毫不起眼的小僮起了冲突，以为不过是“狗打架”的把戏，均未加以重视，但等到二人一交上手，都不免睁大了眼睛，暗暗为二人的精奥手法，感到惊异起来。

其中最留心二人动手的，是那两个奇特的老头，以及那高贵的少年与俊美少女。

敢情这两个奇怪的老头子，竟是大江南岸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江南二奇”。

那长着满头红发，周身肌肤漆黑，面白如猴的公羊嗓门老头，乃是“江南二奇”的老大，江湖人称，“赤发老人”常去恶。那夏穿冬衣，酒糟鼻子，满嘴之乎者也，犹如三家村冬烘先生的干枯瘦小老头，是“江南二奇”的老二，姓文名正奇，江湖人称“鬼谷隐叟”。

这二人享誉武林数十年，武功自成一格，内、外、轻三功均至登峰造极地步，生性怪异，不喜和人打交道，常年隐身“鬼谷”，但无人知道“鬼谷”确实的地点，也很少有人去过，只听传言在雁荡山中。这二人轻易不出谷，可是他二人要走出谷来，在江湖上一露面，必定闹出几件轰动武林的大事来。

那与落魄少年动手的奇矮小僮，是二人唯一无二独传弟子，乃是二人在山路上捡到的一个弃婴。“江南二奇”本来不喜陌生人，不知怎么一来，竟大发善心，把这拾来的弃婴抚养大，且授以武艺。因他生得奇矮，又无名少姓，因此叫做“三寸丁”，又有个外号，名叫“小丧门”。

别看“小丧门三寸丁”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却得到“江南二奇”的亲传，具有了二奇四五成的功力，虽不敢说天下无敌，但也可跻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

如今这落魄少年，竟与“三寸丁”打了个棋逢对手，这还不使“江南二奇”大感奇怪吗？

“江南二奇”四只眼睛瞪得滚圆，注视着落魄少年的一招一式，见其运用的“大擒拿手法”，竟与二哥“鬼谷隐叟文正奇”所传授“三寸丁”的“屠龙十八手”，有些类似，二人心中不仅奇怪，而且感到

说不出的诧异！

至于另一茶座上那高贵少年，更是当今武林响当当的人物，叫起名号来，可说是天下武林无人不知。当今武林威名最显赫的，便是“武林四公子”，所谓“安乐风流，飘零端方，凌风无情，祥麟热肠。”

“武林四公子”，名重武林，为当今武林势力最浩大的四大豪门，俱各网罗天下武林高手，门下食客，奇人异士，上百论千，前书中提到的，已有“安乐公子”云铮，“凌风公子”慕容青，而当前茶座上坐着的这高贵无比的少年，正是被江湖上恭称为古道热肠的“祥麟公子”金彩焕。

祥麟公子金彩焕，世居南京，家资巨万，又加上他幼得异人传授，武功高强，门下食客上千，甚多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与另外三公子，在武林齐名，可以说是站在南京城一跺脚，整个中原武林都会乱颤的人物。

与祥麟公子坐在一起的纯美少女，乃是祥麟公子的嫡亲胞妹，闺名金彩凤，因喜在鬓旁斜簪一枝梅花，人又生得清新脱俗，俊美无伦，故此有个外号叫“一枝梅”。

这一天，天气实在燠热难挨，祥麟公子兄妹，带着几个门客，及已出嫁姐姐的一对儿女，明明和兰兰，到燕子矶茶座来吃茶乘凉，没想到却遇到那极为扎眼的“江南二奇”及“三寸丁小丧门”。

“江南二奇”这一次带着独一的弟子离谷下山，还真是来找“祥麟公子”的碴儿。

看到“祥麟公子”一露面，两个老怪物便冷言冷语地在一边敲山

门，偏偏“祥麟公子”势可盖天，涵养功夫却极好，在未摸清“江南二奇”门路之前，尽管“江南二奇”冷言冷语，就是不接碴。甚至他的门下，忍不住气，几次想起身应对，也被祥麟公子暗中制止住。

“江南二奇”经常不出谷一次，并不详细了解祥麟公子在中原武林的势力，这次出谷来找祥麟公子来一较短长，也是受了小人的挑拨离间，见冷嘲热讽祥麟公子均不为所动，一时之间倒不好意思无端寻仇，因此，双方的人，一时之间僵持在那里。

恰巧此时落魄少年低头行来，他满腹心思，茫然走着，无心中把兰兰手中牵着玩的一只蚱蜢踏死了。

“喂！”兰兰大声急呼，并拉起拴住蚱蜢的细线，一看蚱蜢已被落魄少年踏死，高叫道：“看你把我的蚱蜢踏死了，要你赔！”

谁知落魄少年正在想心事，根本未听到兰兰呼叫，依然低头向前走着……

兰兰虽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但生于武学世家，武功已有相当根底，见落魄少年踏死她的蚱蜢，任凭她叫连头也不回，竟气起来，回手从花盆内抓起一枚卵石，小手指一屈一弹，竟以“弹指银丸”打暗器的手法，向着落魄少年后脑打去。

一是落魄少年满怀心事，在人烟稠密之处，未防有人暗算，二是兰兰“弹指银丸”虽然手法奇准，但力道究竟是差，出手后不带毫丝破空之声。

因此，竟打了个正着。小孩脸薄，待落魄少年被打回头，她却闷着气不敢开腔了。

落魄少年回头看了半天，看不出是谁打来的，再转头走去时，兰兰向着明明吐舌一笑。明明误以为兰兰是向他挑战比赛，即也在花盆中取了一枚卵石，第二次打中落魄少年的头。

没想到就因为这一闹，可给“江南二奇”抓住了弱点的机会，“鬼谷隐叟”文正奇首先招呼落魄少年，意思是想借机煽动，要落魄少年找“祥麟公子”算账，那么，他“江南二奇”师徒，可也借口和“翔麟公子”动手。

谁知话不投机，“江南二奇”自己竟跟落魄少年起了冲突。等到“三寸丁小丧门”与落魄少年打起来，“江南二奇”才知道看走了眼，这落魄少年竟身负绝世武功。

祥麟公子兄妹比江南二奇更感惊奇。暗想：在自己势力范围以内，居然有人敢来寻衅？已是天大的出人意外，如今又见一个落魄少年，竟有如许高强武功，而且在自己居地内出现，门下人竟毫无所悉，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因此，祥麟公子兄妹，以及门下食客中的武林高手，也俱都睁大了眼睛，望定场中二人相搏。

落魄少年与“三寸丁小丧门”快攻快打，晃眼又是十余招过去了。

“三寸丁”别看人矮，身法的确灵活无比，翻、腾、纵、跃，奇快如电，而且，“屠龙十八手”出招之准，拿捏之妙，处处攻敌之必救，见招打招，见式打式，波诡云谲，奇奥绝伦。

落魄少年出手招式，亦是精奇神妙，且掌出霍然生风，显见内功要比“三寸丁小丧门”深厚，只是身法不如“三寸丁”灵活，出手招

式也显得生疏迟滞，因此，二人竟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轩轻。

时间一久，究竟落魄少年吃了招式生疏的亏。

在“三寸丁”跃起身形，施出一招“云龙三现”，左手凌空两抓，虚按落魄少年面门，右掌划了个半圆，猛拍落魄少年前胸“三阳”要害，落魄少年应该用“摸云断峰”招式，崩腿横身，避招进招。

可是，落魄少年招式不纯，横身却未崩腿，抓向面门的两掌是躲过了，拍向前胸的一掌，却再也化解不开。

“三寸丁”外号人称“小丧门”，自是心狠手辣，打了半天未得手，又是当着二位恩师面前，脸上早觉挂不住，如今见一掌得手，立刻又加了二成力道，贯注在右掌之上，吐气开声，“着！”暴喝声中，掌挟劲风，猛向落魄少年前胸要害拍至。

这一掌要被打实，落魄少年不死，也得被打成重伤。

“呀！”不少人惊呼出声，尤其那“一枝梅”金彩凤，粉脸上竟流过一丝惋惜的神色，似是不愿见落魄少年横尸当场，但又不好意思贸然出手援救……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听落魄少年大喝一声：“嘿”……

“砰！”的一声大震，在别人看来万难晃闪的一招，落魄少年竟能吸胸运掌和“三寸丁”硬对了一掌。

“三寸丁”人小体轻，被落魄少年掌力震得如断线纸鸢般，平直飞了出去，飞去的方向无巧不巧的，正是“江南二奇”坐的那副茶座上。

“江南二奇”脸色立变，大奇“红发老人”常去恶一举双手，接

住了平飞而至的“三寸丁”，往竹椅上一放，“三寸丁”却一挺身又从竹椅上站起来，用手摸了摸脑袋，小眼一翻，尖声尖气地说：“师傅！你放心！挨这么一下两下的，徒儿还不在于！”

说着又想纵身向前再战。

众人都想不透“三寸丁”被落魄少年一掌震飞及丈，竟丝毫未负伤，不知是何道理。

可是，二奇“鬼谷隐叟”文正奇却“呼”的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挥舞着大袖，摇摇摆摆地走近落魄少年面前，双眼一瞪，向落魄少年厉声叱道：“尔姓甚名谁？何人门下？”

落魄少年昂然答道：“在下展白，出身师门，却无可奉告！”

“鬼谷隐叟”扬脸想了一会，好像没听说过“展白”这么一号人物。瞬即摇头晃脑地说：“这就奇了！尔既是说不出师门来历，所用擒拿手法，恁地竟和老夫所创手法相同？”

展白和“三寸丁”动手时，心里一直感到奇怪，见那侏儒似的小人，施展手法，竟是熟悉得很。如今又经这冬烘先生般的老人一问，猛然记起“三寸丁”的擒拿招式，跟“独脚飞魔”李举的擒拿手法，如出一辙。以为眼前这侏儒，冬烘，跟“独脚飞魔”师出一门，于是冷笑道：“缺腿少脚之人，老先生可认识？”

“鬼谷隐叟”闻言脸色惨变，盛气凌人的态度，一变而为畏缩难安的样子，嘶声说道：“怎么？你是他——的弟子！”

“赤发老人”也晃身驰近，愕然动容，催着“鬼谷隐叟”的肩膀问道：“这少年是他的传人？他——还活着？”

展白看这两个奇特的老人如此紧张，莫明所以。但自己跟“独脚飞魔”动手时偷学了两招，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是那老怪物的弟子，于是抗声说道：“二位别紧张！在下可没有那样的师傅……”

“我老人家也没有那样的弟子！”突然远处有人接了腔。

“我老人家一生之中，只收了两个徒弟，就掉了两条腿，如果再收徒弟，岂不是项上这颗人头也保不住了吗？”

展白闻言转头一看，沿着江边走来一个老人，那老人齐大腿以下，双脚全无，却接装了一个上粗下细的木桩，承接住肢体，架着双拐悠悠荡荡地飘了过来。

展白再回头一看“江南二奇”，早已不见。原来这断去双腿的老人一出现，“江南二奇”便吓跑了。

茶座上也失了“三寸丁”的影子。

“孽徒！”断去双腿的老人，口中喝骂：“我老人家找了三四十年，今天让我找到，还想跑吗？”

说着，双拐一撑地面，身形戛然平射而起，别看这老人断去双腿，借着双拐的支撑，跑起来疾快如飞，只见他一跃就二三十丈远，双拐连点，人已疾如飞鸟般向前追去。

展白顺着老人追去的方向看去，在那“岩山十二洞”的崎岖山路上，有三个黑点，正如疾矢般向深山密林中逸去。不用问，那正是“江南二奇”与“三寸丁”了。

展白莫名其妙，一时怔在那儿……

突然面前一花，出现一条人影，横阻在展白面前，展白抬头一看，

见是一个卅余岁的壮汉，自己并不认识，微微一怔，那壮汉却发话了：

“朋友慢走！我家公子爷找你有话说。”

“恕在下没有时间。”展白自从得知武林四公子是杀父的仇人，对“公子”一词，极端厌恶，剑眉一皱说道：“而且在下也不认识你们什么公子爷！”说罢，闪过那壮汉，仍向前走去。

那壮汉冷笑一声，又晃身挡在展白面前，双眼一瞪，向展白喝道：“朋友！别不识抬举，公子爷想见你是瞧得起你，如果不是公子爷指明会你，你想见公子爷还见不到……”

展白见他挡在面前罗嗦没完，心中早已不耐，不等他说完，即大声说道：“笑话！纵然你们公子爷是什么土皇帝，地头蛇，在下说不愿见，便不愿见……”

壮汉见展白出口不逊，骂到他们公子头上，大喝一声：“不愿见，你也得见！”喝声中单臂一晃，“探骊取珠”直向展白胸前抓来。

展白见他出招迅速，劲风破空，知道这壮汉武功不弱，但他正在气头上，见壮汉招到，不愿躲闪，用一招“缚虎擒龙”，左掌向壮汉打来的右臂搭去，右掌平胸推出，猛劈壮汉前胸要害！

像这种“以攻还攻”的打法，武林少见，不但大出壮汉的意外，就连坐在茶座上的“祥麟公子”兄妹，及属下高手，也莫不耸然动容……

可是，二人都是攻势，出手实在太快，“祥麟公子”一千人来不及出声阻止，“砰！”的一声，那壮汉已被展白一掌震飞两丈开外，半空中喷出一口鲜血，颀长身形“叭哒！”一声摔落地上，动也没动，

显然是毙命了。

四周茶客一看打死人了纷纷离座而起，霎时一阵大乱……

一声厉啸，划空而起，一条身影平射而至，身形未落地，招已先出，犹如一头大鹰一般，十指箕张，凌空向展白头顶击下。

这一招威势奇猛，迅如星火，展白想躲也没法躲，“霸王举鼎”，双掌过顶猛向来势迎去。

“砰！”又是硬打硬，展白自觉如万斤铁锤砸在双臂上，一阵气翻血涌，双眼金星乱进，踉跄五六步，仍然站不稳一屁股坐在地上。

来人凌空一击，把展白打坐落地，身形泻地，不等展白翻身坐起，双掌一挫又向展白胸前推出一掌。

来人下了狠心，想一掌把展白击毙，以代死去的属下报仇。这一掌用出了全力，只见掌风如飙卷至，展白这一次想躲也来不及了，眼看要伤在来人掌势之下，突听一声喝叱：“巴兄！且慢——”

听到这喝声，来人掌势一缓，展白却已单足一点地面，翻身而起，横身飘跃八尺。

一打量来人，却是一个面目黧黑的瘦小老者，一身闪闪发光的黑衣，双掌平伸着叉在胸前，两掌的小指上各套着一个钢环，钢环的另一端系着下襟两摆衣角，正瞪着一双冰芒刺人的三角眼，望定展白。

第二十一章 江南美人

展白死里逃生，惊魂甫定，望着这黑瘦老头的怪异装束，却是面生得紧，他这指套钢环连系衣襟的形装，也从未听人提起过。

再一看，喝止黑瘦老人下毒手的，正是茶座上那气度高贵的“祥麟公子”。

“天赫兄！”祥麟公子飘逸走来，神情潇洒已极，先向黑瘦老头说道：“小弟是想和这位兄台交个朋友，并不是要打架。”

说着又转向展白一笑，说道：“兄台好俊的功夫，在下金彩焕，世居南京，想请兄台到寒舍盘桓几天，不知兄台肯赏光否？”

未等展白答话，那黑瘦老头却面带不忿，抢先说道：“难道公子一名属下就白白死了……”

说着话双臂在胸前一张一翕，两只三角形的厉目更是凌芒四射，看那样子仍想向展白出手。

“打无好手，骂无好口。”祥麟公子拦住黑瘦老头，说道：“想我武林中人，双方一言不合，互相交手，伤残死亡是免不了的，这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不能怨人家，‘混江龙’梁朋死了，我给他买一副最好的棺木，重殓厚葬，再厚恤遗族就是了。”

“祥麟公子”说到这里，回头唤道：“梁珏！你过来！”

一名年轻壮汉，应声而至，满腔悲愤之色，狠狠盯了展白一眼，然后向“祥麟公子”一躬身，说道：“公子爷有什么吩咐？”

“支领三千两银子，厚葬你的兄长！”

“谢谢公子爷！”

年青壮汉又是躬身一礼，转身自去收殓他哥哥的尸身去了，但在临走之前，狠毒地望了展白一眼。

展白也没想到一掌竟把“混江龙”梁朋打死，看到梁朋弟弟的悲愤眼色，自己心里也在暗暗后悔，不该出手太重，但又看到这被称做“公子爷”的华贵少年，颐指气使的气概。开口就是三千银子，又听他自称姓金，便已猜测到必是“祥麟公子”了，“祥麟热肠”展白暗在心中忖道：“哼！还不是仗着几个臭钱，来收买人心，替他卖命！……”

那黑瘦老者见“祥麟公子”当众赏了他一个面子，怒气略平，撤去了双掌集运的功力，交叉在胸前的两臂也缓缓垂了下来，但仍向展白狠狠说道：“看在公子爷的面上，暂时饶你不死！”

展白看黑瘦老者鄙夷他的神色，不由冷哼一声，傲道：“未必！……”黑瘦老者刚放松的神色，立时又紧张起来。……

但“祥麟公子”不等展白再说下去。

哈哈一笑，说道：“天大的事情，一过去就算啦！这位兄台，我还没请教你贵姓大名呐？”

展白突然起了一个念头，暗想：“这样麟公子之父，乃是我杀父的大仇人，自己早晚要找到他父子清算这笔账，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何不显露自己的姓名，以后也让江湖道上知道，展家还有这么一条不畏强权，为父报仇的后代根苗……”

展白想至此处，立刻说道：“在下展白，阁下想必就是闻名天下的‘祥麟公子’了！”

“承蒙谬奖！”

祥麟公子俊美的面容上，带着高贵无比的笑容说道：“祥麟一生好客，如蒙展小侠不弃，请展小侠至寒舍，容祥麟一尽地主之谊！”

此时金乌西坠，夕阳霞影投射在江面上，闪烁一片金鳞。

展白正待推辞不去，忽觉眼前一亮，原来是“祥麟公子”胞妹，金彩凤在几人说话时，也走了过来，她就站在她胞兄的身后，只以一双明如秋水的双睛，望定展白，并未发言。

金彩凤有江南第一美人之称，其美艳如春华秋实，明丽如明月秋水，简直不是任何笔墨可以形容的。尤其她的性格，脱略形骸，既不腴腆见人，又不心高气傲，在任何场合都是大大方方地露面，任万人欣赏，任万人赞叹，决不藏藏躲躲，自自然然，没有一丝矫揉造作，真好像碧空皓月，枝头名花一般。

展白虽然纯朴如玉，胸不点尘，尤其最近几天绝色美女见过好几个，像慕容红、展婉儿、樊素鸾……但觉得无论任何美女，也无法和眼前的金彩凤相比拟，只觉她明丽照人，尤其她嘴角上那一对浅浅的梨涡，没有笑也似乎带着甜密的笑容，展白与她目光相触，不由微微一呆，在心中暗暗喝彩：“好美！……”

见展白未再推辞，“祥麟公子”以为展白答应了，立即吩咐手下带车、备马、抬轿，倏时车、马、轿都到，“祥麟公子”向展白一抱拳，说道：“请吧！”

展白此时再想推辞也说不出口来了，只有走到哪里算哪里，跨上一匹马去，众人骑马的骑马，上轿的上轿。

“祥麟公子”与展白并辔而行，一路上高谈阔论，显得既热情，

又诚恳，展白心存仇视，但也不得不暗暗佩服，“祥麟热肠”，江湖传言不虚。

尤其那金彩凤，也弃轿不坐，却骑了一匹雪白的骏马，随在胞兄身侧，隔着祥麟公子，不时以她那美得不能再美的俏目，瞥望展白两眼，她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她的娇美双眼，似是会说话一般，展白只觉有无限情意，从那两只美得不能再美的大眼睛里传了过来，使得他心中一阵迷惘，又是一阵阵迷惘……

“看他兄妹这般神俊清秀的人品，假如有一天自己正式向他兄妹的父亲寻仇时，不知能不能下狠心跟他兄妹翻脸动手？……”

展白心中感慨万千，沿途所经毫未留意，转眼间来到一座高大府第之前。

只见高门府第，门前上马石下马石分列左右，汉白玉的高石台阶，高达数十级，广有十数丈，气派之大从未见过。

每隔五层台阶，左右即站定两个金盔金甲，佩剑执矛的卫士，由低至高，迤迤两列足有五六十名之多，展白看得暗暗咋舌，心说：“想不到武林豪门，竟有这等气派，即是王侯府第也不过如此了……”

众人到了府前，下车下马。

“祥麟公子”满脸春风，丝毫不带骄矜之色，很热诚地握着展白的手，当先迈步登阶。

金甲卫士逐个地收矛致敬，展白不由心中暗叹，看祥麟公子富甲王侯，势可盖天，对自己一个落魄少年，竟如此热情，真不愧“祥麟热肠”之名。

门楼檐牙耸云，廊檐下挂满了金字大匾“状元及第”、“进士”、“榜眼”、“御前一品”等等……不胜枚举，当中一块匾，斗大的四个金字“建业金府”，看样子这“祥麟公子”不但是武林豪门，而且是府宦世家了。

黑漆大门的右侧，挂着“千顷牌”“万顷牌”的牌子，另有一块金底红字的牌子，上书“江南第一家”，分外刺眼。

“哼！”展白心说：“好大的口气！”

展白一路观望、思索着，被祥麟公子让进一座大厅。此时天已昏黑，大厅内燃起了上百盏的灯烛，把一座宽敞豪华的大厅，照耀得金碧辉煌。

“展兄想必尚未用餐。”祥麟公子含笑说道：“小弟聊尽地主之谊，请展兄便饭，千万别客气。”

祥麟公子说罢，也不等展白答应，即回头吩咐属下摆饭。

“哥哥！你真是——”始终未开口说话的金彩凤，忽然美目流转，眼光从祥麟公子转到展白身上，吐声如啁啁莺鸣，说道：“看展小侠——”

这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当真是眼睛会说话，就她这么两句不完整话一说，祥麟公子已经明白，哈哈一笑，说道：“不是妹妹提起我到忘了。”

说着提高声音说道：“来人呐！”

应声从一座翠玉屏风后面，转出四个青衣小婢，袅袅走至祥麟公子面前，齐身衿衽行礼，齐叫了一声：“公子爷——”

“伺候贵宾沐浴更衣！”祥麟公子一挥手，四个青衣小婢一齐来到展白面前，衿衽为礼说道：“贵宾，请来吧！”

说罢当先走去，展白略一犹豫，看到自己一身汗垢，也真该梳洗一番了，也不客气，即随着那四个青衣小婢行去。

走过几道铺着华贵地毯的甬道，青衣小婢推开一扇高大琉璃门，已进入一间豪华宽敞的浴室。

只见浴室中央一个两丈见方的浴池，池中水清见底，池中央一座白玉雕塑的半裸女像，女像肩上负着一个花瓶似的水瓶，一缕清泉由甌中倾入池内，水声溅珠泼玉，令人浴之前，先有一种清新洁净，尘俗皆消之感。

四个青衣小婢一进浴室，即自行宽衣解带，把展白吓了一跳，急问道：“怎么！你们也要洗澡呀？”

第二十二章 玉面青蚨

在展白大感意外，惊诧莫名之际，那四名青衣妙龄小婢，于豪华浴室之中，对着一个陌生男子，双眼瞪视之下，竟大大方方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个精光。

只见四个青衣婢女，粉臂玉腿，酥胸丰臀，除了一抹极短的丝质短裤，一抹极窄的粉红胸巾之外，粉白胴体上已是一丝不挂。

展白眼睛睁了好大，瞠目结舌地望着这大大出乎意外的满眼春光，简直已是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四个妙龄婢女，都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般，极自然地把香巾、浴具……一样一样地准备整齐，好像这些事做得非常熟悉，但转脸见展白还不脱衣服，兀自站在那里瞪着眼睛发怔。

不由掩嘴一笑，那八只俏目，温波流光，意思已明显地说出来：“要洗澡，怎么不脱衣服？”

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一个大男人，睁大白眼当着陌生女子面前脱衣服，除非神经病，任何人也没有这份胆量。

任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豪客，遇到这种场面，也会感到尴尬万分。

展白虽有一次大白天当着女性撕破周身衣服，但那是被“银箫夺魂”章士朋的“音魔夺魂”所伤，一时失去理性，在幻觉中做出的下意识行动。而此时他却是头脑清醒，虽然会意四个妙龄女婢眼光中所露的意思，但一时之间，仍是没有勇气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

此时，突然室外一个轻盈的脚步声走来，忽从门外传进莺声燕语

说道：“前厅酒席已经摆上了，贵客沐浴已毕，就请入席！”

四个赤裸小婢，一齐哈哈笑道：“他……还没有开始洗哩！”说完又是哈哈……笑了一阵。

“怎么？这么久了，你们四个还不服侍……”门外之人说至此处忽推门而入。

见展白衣服穿的整整齐齐，站在浴室中央发怔，她马上笑语盈盈地说道：“看你们四个，没先给客人解衣服，倒先把自己剥得光光的，真是！你们越来越不会做事了！”

展白见进来的也是一个婢女模样的少女，双十年华，风韵娟然，年纪比四个小婢略大，一身浅粉衣裙，服饰也比较考究，想必她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婢女。

但，她一进门便来解展白的衣钮，展白心里一怔，尴尬万分地左右为难。

展白一怔之下，粉衣婢女素手已到 he 胸前，展白一惊，不由地闪身一躲。

但那粉衣婢女身手竟似不弱，心思更是灵巧，在伸出柔荑素把时，好像算定展白必会向一侧躲闪，顺手向侧一拨，尖长的两指轻轻一扯，竟把展白肋下的衣钮解开了。

粉衣婢女咯咯一笑，说道：“贵客可能是第一次来金府，不惯我们服侍，请担待了！”

口中说着，尖长两指扯着展白襟前衣绊，并未放开，身形巧妙地一转，已把展白的衣襟解开。

展白穿的外衣，仍是绣有“豹突山庄”标志的那件黑绸风氅，敞领搏带，只有肋下一个扣绊，被粉衣女婢一扯扯开，已然是脱下一半。

展白心头微惊，估不到金府一个婢女，竟具有这等身手，此时，粉衣婢女拉住展白衣襟，转身让给展白了一个侧背，展白此时要想出手伤她，可说是易如反掌。

但展白是来金府作客，虽然已知道这金府的老人“青蚨神”金九，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但未到翻脸动手以前，怎么也不能向一个婢女先下毒手。因此，他只是窘得脸孔绯红，并没有出手推开粉衣女婢，嘴中却吭吭吃吃地说道：“姑娘！你们出去，我自己来……”

可是，他的话尚未说完，“叭”的一声，一本彩色封面的书，从展白怀中掉落下来……

“哟这是什么花书？这样好看！”粉衣女婢转眼瞥见，嘴中一边说，一边身形微弯，伸手便要拾取。

展白大惊，知道这《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重要。自己只身深入仇人家中，而此又是藏龙卧虎，奇人高手如云之地，而“天佛卷”又是一本武林人物人人都欲夺的“天下第一奇书”，岂能让别人过目？大惊之下单掌用力一推，粉衣女婢不防，被展白一掌推在左肩之上，“哎……哟！”一声，飞出五步，“噗通！”一声，头下脚上，一头栽进满池清水的浴池之中。

水花四溅，粉衣女婢在浴池中翻了一个身又爬了上来，张嘴吐出一口清水，周身水淋淋地，已成了名符其实的“落汤鸡”，头上的青丝，身上的绸衣都被水湿透了。

此时展白已拾起《锁骨销魂天佛秘笈》，藏在怀内，见粉衣女婢落进浴池，狼狈不堪，心生歉意……

但那四个赤裸裸的小婢可笑弯了腰，拍手打掌，笑得玉体乱颤。

“四个鬼头！你们笑什么？”粉衣女婢狼狈地白了展白一眼，一肚子气没地出，竟向四个小婢骂道：“还不快把我扶上来，重新放水，服侍客人洗澡！”

四个赤裸小婢，对粉衣婢女好像十分畏惧，被粉衣婢女一骂，果然齐收了笑声，从浴池中把粉衣婢女拉了上来，又把池中的水统统放出，待要重新放水时，那粉衣女婢突然说道：“这客人是公子爷的贵宾，‘兰玉汤’不够尊敬，放那边的‘温乡水’吧！”

听到粉衣女婢如此说，四个赤裸小婢，微愕了一下，但看到粉衣婢美目生威，忙又低下头去，果然，到另一个水门按钮，立即打开开关，一泓清泉，从半裸石雕女郎肩上的水瓶中泻了下来。

展白绝未留意粉衣婢女，指示四个赤裸小婢放水时的脸色，只看到她一身湿衣紧贴在身上，衬出她丰满胴体上的玲珑曲线，而且粉衣白肉隐隐现现，美是够美，但狼狈也够狼狈了。心中老大不忍，抱歉地说“那本书，实在不能给你看，在下一时鲁莽，唐突处，姑娘，多多原谅！”

“我们本是服侍爷们的，服侍不好，要打要骂，任凭爷们高兴，谁叫我们爹妈不长眼，生下我们来就是当婢女的命呢！”

粉衣婢女说此话时，语气冰冷已极。但展白自知理屈，也不在意，仍然诚恳地说道：“在下自幼贫苦，未受人服侍惯，还是请诸位姑娘

退出，由在下自行沐浴好了。”

粉衣女婢略一迟疑，当即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客人既怕我们服侍不周，命我们出去，我们只好出去了。”

说罢，对怔在一边四个赤裸小婢说道：“穿上衣服，我们走！”

四个小婢对粉衣婢女像是不敢违抗，当即把衣服穿好，各自退了出去。粉衣婢女临走时，又说道：“客人请快一点洗，别叫我家公子爷在酒席宴前紧等。”

说罢，也不等展白回答，身形一闪，走了出去。

展白匆匆洗好，金府为他准备的新衣他也不穿，仍然穿上自己那套破衣，出了浴室，却见四个青衣小婢，仍然在门前等着，当即随着四个青衣小婢，来到了大厅。

尚未走进大厅跟前，老远便听到那些江湖豪客，高声谈笑，展白注意一听，却正在谈论自己。只听一人说道：“这小子，看不出什么路数，但手底下还真有两下子，‘混江龙’梁朋，竟吃不住他一掌！”

另一人接口道：“手法杂得很，难得他小小年纪是怎么练的？”

接着，一片啧啧称赞之声。

展白听到人在背地里暗赞自己，禁不住心里略感欣慰。但忽听一个人高声嚷道：“你们别替他吹了！他还不是接不住‘铁翼飞鹏’巴二爷的一击……”

展白此时已迈进大厅，数十道眼光一齐投了过来，众人只觉眼前一亮，眼见方才进来时，满头乱发，一脸汗渍的落魄少年，竟已变为丰神俊朗，玉面朱唇，眉梢眼角英气勃勃的美少年。

众人的议论，立刻被展白不凡的风姿镇住了，一齐哑口无言，瞪大双眼望着他。那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府千金金彩凤，一双如水的美目，更是一眨不眨地望着他，闪过了一道奇异的光辉……

“祥麟公子”早已站起，抱拳肃容，请展白入席，并为展白一一介绍在座的众人。

展白见大厅中长条桌摆成一个马蹄形，在座的江湖豪客，足有数十人之多，一个个精华内蕴，双目神光慑人，知道均是武林高手。他一边抱拳向众见礼，一边听“祥麟公子”念道：“这位是‘铁背驼龙’公孙楚前辈。”展白见是一个驼背老者，神态威猛，双目神光如电，知是一大高手，一抱拳道：“公孙前辈，久仰，久仰！”

“铁背驼龙”哈哈一阵大笑，声震屋瓦，道：“小哥儿，不必客气！”

“这位是‘铁翼飞鹏’巴天赫巴老前辈！”祥麟公子在说到“铁翼飞鹏”巴天赫时，特别加重了语气，而且还加上了‘巴老前辈’，“刚才展兄已经会过了，所谓‘不打不相识’，今后还请二位多亲近亲近。”说完也是哈哈一阵大笑。

展白只觉脸上发烧，一股被羞辱后的愤怒之感，直冲脑门，但是他却强忍着没有发作出来，心里却在自责道：“展白呀！展白！你连人家门下一个食客都打不过，还能向人家主儿报雪深仇？……”

展白心情激动，祥麟公子逐次介绍诸武林高手时，虽然这些武林高手之中，随便提出任何一人，都可震动武林，但他一个也没有听进耳中，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内心中却是热血沸腾，因此，竟连眼前

的见面礼都忘了。

突听一声冷哼，起自座侧，声音虽不大，却彻骨冰冷，冷哼过后，一人昂然说道：“既没有真才实学，又毫不懂江湖礼数，竟恬然敢坐高位！”

等到这一声冷哼，及这讥刺如利箭的语气传来，把展白从羞愤中惊醒过来，转头一看，竟是一个黑衣俊美少年所发。

这俊美少年绝不到二十岁，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丹，长眉入鬓，目若朗星。不但人长得如潘安宋玉，就看他小小年纪能杂坐在众多一流高手之列，武功必也不弱。

原来这黑衣美少年，乃是“青蚨神”金九的爱徒，名唤孟如萍，从小在金府长大，金九爱护他不亚如爱自己的独子金麟，因此把自己一身高强的武功，倾囊相授，虽然这孟如萍，年纪不大，但已有了很高的武功，尤其对“青蚨神”的绝门暗器“青蚨金钱镖”，可以说完全承袭了下来，只是内功真力还稍欠火候而已，在江湖年轻一辈的武林高手之中，堪称为佼佼，已经叫响了一个名号，人称“玉面小青蚨”。

“玉面小青蚨”与金氏兄妹年龄相若，比“祥麟公子”小两岁，比金彩凤大一岁，与祥麟公子兄妹从小一块长大，情逾同胞，年纪稍长，渐解人事，金彩凤又是美逾天人的美丽，而他自己自视甚高，虽是寄养在金府的一个孤儿，内心里却把这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视为自己的爱侣。

金彩凤对他也很好，平常“萍哥长，萍哥短”地乱叫，但“玉面小青蚨”并不能感到满足，因为他看得出，金彩凤对他只是兄妹般的

感情，却缺少年轻恋人的热爱。尤其金彩凤为“青蚨神”金九最幼的爱女，从小娇生惯养，心里要怎样便怎样，常喜欢东跑西跑，尤其喜与江湖上人物接近，毫不避讳，脱略形迹，与任何新崛起的年轻好手都愿意拉拢，但，这些落在“玉面小青蚨”的眼中，却最使他内心妒忌难安。

今天回程上，并辔骑马直至到了家中，她对展白显出不寻常的关注，“玉面小青蚨”已经满脸妒火烧到脸门上，别看以前那么多武林杰出的后起之秀，没有从他手中，把这“江南第一美人”抢走，可是，这落魄少年的出现，却使他有了不祥的预感。

又见众人都在背地暗赞展白，他才大声叫出那一句：“他还不是接不住‘铁翼飞鹏’巴二爷的一击！”

如今展白被祥麟公子，拉到首座，不按例规让他退下，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给展白下不了台，再者也是借机会向展白挑衅，想以自己手中一柄剑，肋下一囊“青蚨金钱镖”，把展白赶走或除去，以拔掉这个“肉中刺，眼中钉”。

展白早就心里不自在强自按压着未发作，如今听“玉面小青蚨”这一讥讽，再也按压不住，立刻一抱拳说道：“到贵府来，并非出自在下情愿，既然不受欢迎，在下就此告辞！”

说罢拂袖而起，便欲起身离去……

祥麟公子赶紧上前拦住，含笑说道：“展兄，难道以为意不至诚吗？酒宴已经摆好，无论如何也得请展兄略进几杯水酒，也好让祥麟一尽地主之谊！”

展白见祥麟公子语意诚恳，心中暗歉：“祥麟热肠，言下不虚，看他礼贤下士，谦虚诚恳，完全发自内心，决不是机诈权谋之士做作得出来的。”

但嘴中仍说道：“金兄盛情，在下心领了！实是在下真有急事，改日再讨扰吧！”

说着仍向外走去。

金府既敢挂“江南第一家”的牌子，待客的席面真是够考究了，珍馐美味已不足喻其珍，“龙肝凤髓”亦不足喻其贵，菜才上了几道，酒仅打开一坛，已是满室清香，有个老饕，已是垂涎欲滴，但展白腹中纵是饥肠辘辘，对那美酒佳肴已是丝毫不感兴趣，“君子不吃嗟来食”，良有以也！

尚未等祥麟公子再发言，“玉面小青蚨”已然呼的一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冷冷地说道：“要走就走！何必装腔作势，难道我们建业金府，还缺了你这位高客吗！”

“师兄！”金彩凤忍不住一边道：“你这算什么？哥哥留客，你逐客！”

祥麟公子也向孟如萍瞪了一眼，仍然万分诚挚地拉住展白道：“在下这位小师弟火爆性子，鲁莽之处请谅！展兄，有再要紧的急事，也喝两杯水酒再走，若不然，展白便是瞧不起祥麟了！”

展白哪里肯再就坐，心里执意要走，连几位前辈高手，也都出言留他，他一概不应。

“年轻人别拖拖拉拉！一点不爽快！”铁背驼龙是出名的酒鬼，

见酒摆了半天，不能到口，早已不耐道：“难道这金府是鸿门宴，酒中放毒药，你这小娃儿才不敢喝！”

这一句话激怒了展白，道：“公孙前辈这一说，展白倒非要喝三杯不可了，但话说在头里，在下三杯酒干，立刻就走，也免得诸位讥笑展白是怕死贪生之辈！”

说罢，端起桌上酒杯，向四周围一举道：“来！展白后生晚辈，敬各位前辈一杯！”仰脖子一饮而尽。

“我也算老前辈吗？”金彩凤说着，咯咯一笑，也陪着喝了一杯。

展白脸一红，这一杯酒下肚，就觉得像一股烙红了的铁，倒进腹中一样，只觉奇热如焚，不由心中一凛，暗道：“莫非酒中真有烈性毒药？”

但转又暗想，这绝不可能，“祥麟公子”尚不知自己的身份，他没有害死自己的理由，而且他名列“武林四公子”之一，岂肯当着这么多武林顶尖高手面前，施用下流暗算手段？

这样一想，在众人纷纷干杯喝彩声中，他又端起了第二杯酒道：“展白经少识薄，刚才失言，第一杯敬前辈，这第二杯敬诸位同辈先进。”

“这才像话！”金彩凤娇笑倩兮，软语轻盈，这“江南第一美人”美目流波望着展白，可说是风情万种。

展白却独如未见，一仰脖子又喝下第二杯酒。

“玉面小青蚨”看在眼里，恨意心头痒痒地，真想探手镖囊，以“倒酒金钱”手法，把展白打成一个筛子底。

展白怎知这“江南第一美人”娇笑语之中，已给他点燃了一坛醋火？可是，这第二杯下肚，直觉得五内如焚，一股热流从丹田直涌泥丸，说不出的一种冲动和欲念，愤然兴起。

展白想定了“祥麟公子”不会当众暗算于他，是以仍不在意，还以为自己是空腹吃酒，所以才有这样强烈的反应……

但，金彩凤已看出了不对，她一个女孩子吃了两杯酒，还毫不在乎，因为她知道这酒是家中窖藏的上好美酒“女儿红”，酒性醇而不烈，展白一个大男人吃个十杯八杯的也不妨事，怎么两杯酒方下肚，脸上便似红布一样，而且双眼射出奇异的光辉，身形竟摇摇欲倒，这是怎么回事？

“咦——”

她刚惊噫半声，还不及询问何因，展白已端起第三杯酒，仰起脖子又喝了下去。

“好酒！”展白周身像火炭一样，高烧得已到半昏状态，心中似已觉得不对，忽然一阵剧痛，立即知是受了暗算，想到以“祥麟公子”在武林中身份地位，竟然对自己施出了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又想到自己孤身落在仇人手中，后果实不堪设想，自己一死一切算完，展氏门中绝了后，杀父之仇再也报不成了，不由悲愤已极地骂道：“金氏门中的好酒！三杯便可断肠！只可恨……”

说到这里，翻身栽倒，已经是人事不知了……

第二十三章 金府双卫

也不知过了多久，展白又苏醒过来，睁眼一看，自己躺在一个考究的床一上。

只见绣被锦褥，罗帐金钩，清幽虽不及慕容府中“凌风公子”的寝室，但豪华又有过之。

展白苏醒后，只觉喉干如裂，腹内仍似有余烬在燃烧，茫然叫了一声：“水……”

一个清秀脱俗的小男孩，和一个俊美无比的小女孩，正是明明和兰兰，见展白醒来，面现喜色，转头便向室外跑去，一边高声叫道：“阿姨！阿姨！他醒过来了！”

应声走进一个淡装丽人来，正是“江南第一美人”金彩凤。

今天，她只穿了一件淡淡如云的罗衣，满头的青丝只随便在顶上挽了一个髻儿，余下的长发飘坠身后，发上没有一件首饰，脸上不施一点脂粉，但更显出了她天香国色，举世无双的丽质，不愧誉为“江南第一美人”，更应了一句俗语“真正的美人是无须化妆的”，一点不假。

她走进屋来，见展白睁开眼睛，秋水般的双眼一亮，双颊梨涡隐现，樱唇如花朵般绽开，贝齿灿然，她笑了。

但现在他是独卧静室，心智乍醒，一眼看到如此美丽的金彩凤，不由心底暗赞了一声：“好美！……”

“展小侠！”金彩凤从百花盛开似的笑容中，吐出莺声说道：“你醒过来啦！小红，快倒茶来！”

展白干渴难忍，但未等他说出，金彩凤似已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立刻回头叫人倒茶。

绣帘启处一个粉色衣裙的婢女，手托一杯香茗走了进来！

展白一看正是在浴室中，抢自己的《锁骨销魂天佛秘笈》被自己一掌打落浴池里的婢女。

但此时，他不顾其他，抓过茶杯来，鲸饮而尽，喝完以后，尤感还渴，用舌头舐着嘴唇。……

“想你是渴坏了！”金彩凤笑道：“小红，再端一杯来！”

她美是到了极点，聪明也是到了极点，别人心中所想，似乎无须说出来，她已经猜到。

但那叫“小红”的粉衣婢女尚未回身，明明和兰兰已从房外提了一只宜兴官窑细瓷茶壶走了进来，一边嘴中还叫道：“来啦！茶来啦！”

急得小红忙上前接住，并埋怨道：“哎呀！我的小祖宗！把壶打坏了还没有关系，要烫了你们两个人的脚，可不是玩的！”

“红姐姐，不要看不起人！”明明刁钻地道：“我就是把壶丢出，水也不会溅出来。”

说着手腕向外一抖，把一只看来价值颇昂的宜兴官窑细瓷茶壶竟凌空向小红掷来。

“哎呀！”小红粉脸变色，要是暗器打来，她可以一掌劈落或纵身躲闪，但这是一只名贵的茶壶，乃是大内之物，当今圣上所赐，尤其明明把茶壶出手，紫金提手已然倒下，壶中又满注滚水，一个接不好，不但要把柔嫩的十指烫伤，说不定还会把茶壶打破，是以她虽有

不错的武功，也吓得惊叫出声。

正在小红举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之际，金彩凤却在一边笑骂道：“明明！你真淘气！”

说话之间，纤手一扬，平飞急射而至的茶壶，被掌风一阻，竟向高升三尺，势尽下落之际，紫金提手向上一立，小红趁势伸手提住壶梁，满壶滚水果然点滴未溅出来，但小红已然吓出了一身冷汗。

展白侧卧在床上，把这些看在眼里，心中无限感慨，看这建业金府，妇人孺子都具有这等好手，的确是不可轻视。

小红倒茶，腹内的焦躁好了一些，但四肢发软，手脚仍不能举动。

正在此时，绣帘启处，一连串又走进四个青衣小婢。

其中一个青衣小婢，微向金彩凤一屈膝启禀道：“启禀小姐，公子驾到！”

“他的消息，可倒灵通！”

金彩凤一语未毕，祥麟公子巾带飘扬，步履潇洒已然踱了进来，身后跟着“铁背驼龙”与“铁翼飞鹏”。

“展兄，已清醒了！”

祥麟公子一进屋来，便趋至床前，态度很是关切地问候展白，但展白双眼故意望向帐顶，不理不睬。

对展白的冷傲神情，祥麟公子毫不在意，仍然热忱地说道：“展兄误浴‘寒泉水’，寒闭百窍，又被三杯热酒一逼，是以昏绝过去，但不要紧，虽然周身筋络尽散，暂时不能行动，好在我家还有解寒驱毒之药，不出三日，展兄便可好了，这……”

祥麟公子还待说下去，展白却冷冷的插言道：“倒是巧得很啊！”

他这句话冰冷说出，刺人已极，连祥麟公子素以沉稳见称的人，也不由一愣。但转又笑道：“也难怪展兄起疑，赶巧‘铁背驼龙’公孙前辈说了那句玩笑话，展兄误认为酒中有毒，竟豪气干云以身相试，当场倒下，不要说是展兄，当时连祥麟也被蒙住了，后来听小红说才知道展兄不惯下人服侍，自行沐浴放水，想是把水门放错了，误以寒泉当温汤，才有这番差错。”

祥麟公子说完，又哈哈一笑，连连抱歉不止。

“哈哈！”铁背驼龙也在一边哈哈大笑道：“不过，这一来倒显出小哥儿的胆量来了！当真是视死如归，佩服！佩服！”

这驼背老人，震惊武林的江湖高手，喉音洪亮，笑声震耳，翘起大拇指来赞誉展白。

“铁翼飞鹏”却在一边冷冷地说道：“你用不到心怀不虞，祥麟公子侠骨柔肠，礼贤下士，天下圣名，真要和你过不去，也用不到在酒里做手脚，这完全是个巧合，由不得你不信。”

这“铁翼驼龙”与“铁翼飞鹏”合称为“金府双铁卫”在金府地位之高，在江湖上声誉之隆，可说是无与伦比，也都这样说，想必不会有假。

但展白还是不信，冷冷说道：“展白不惯别人服侍是实，但浴池的水不是展白自己放却是真，两位老前辈说话一言九鼎，更不会假，金公子又是正人君子非是暗算害人，那么，我展白一定是自己中风，中暑，突然昏厥，还是不胜酒量，三杯醉倒了？”

展白虽没有指责谁，但任何人也听得出他话中的含意，想祥麟公子在武林地位何等崇高，岂可受展白如此轻蔑？连金彩凤都愕然动容，“金府双铁卫”更是怒容满面，双双便要发作……

祥麟公子却意外地很冷静，对展白的辱骂讥讽毫不在意，反倒转头向那叫“小红”的粉衣婢女，说道：“谎言欺生，骄傲慢客，你已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难道还要等我说话吗？”

小红闻言，面色大变，只怔了一怔，便无言地转身退至室外，只听“砰”的一声大响，接着传来重物坠地的声音。

从这声音里，展白已判明了是怎么回事，不由心头大受震动，暗惊：“难道祥麟公子轻轻松松几句话，那粉衣婢女竟自绝了吗？这金府的家法也真够严苛！……”

在展白看来触目惊心，但室内金府上上下下的人却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般，神色自若。

祥麟公子却站起身来说道：“展兄好好养息吧，三日保证你痊愈！”

说罢，头也不回地带着“金府双铁卫”及四名青衣婢女走出房去。

明明和兰兰已不知何时，早跑到外边玩去了。

室内仅留下金彩凤与展白二人。

金彩凤望着展白，幽幽地说道：“我哥哥这样做，对别人而言，可说是莫大的赏脸，但对你来说，却是适得其反，更引起了你的反感。”

“请道其详。”展白原是仇恨金府之人，如今见到这残酷的一幕，仇恨里更加上厌恶，纵然对着江南绝色美人，已引不起他一丝绮念，因此神情与语调，一样的冰冷。

“小红在我家中虽是一个婢女，但地位并不低，只因为她简慢客人，我哥哥便赐她一死，这要在一般江湖豪客来说，还不是极端的赏脸吗？他一定要惶恐万分，感激莫名，认我哥哥为礼贤下士的知己，死心塌地的报效我家了。可是，你不同……”

金彩凤还待说下去，展白冷笑一声道：“我没有那么无人性，以他人的生命，向江湖人物买好，以图拉拢人心！而且，以别人的生命，来向我买好，并希望我感恩图报，那更是妄想，反而更引起我的厌恶！”

“所以我说你不同。”金彩凤说：“可是，我哥哥处事公正，完全就事论事，并没有成心向你买好。”

“哼！”展白嗤之以鼻。

金彩凤兰心慧质，心智过人，凡接近过她的人都能知道在她面前，用不着说话，她便知道你心中所想，她对你有什么事，也不用说话，只以眼睛望望，你便知道她要你做什么了。

展白不屑一声冷哼，她惊诧地望了展白一眼，又道：“想那小红在我家中，虽然身份不低，但她对主人不忠，你那天饮酒晕倒后，她竟谎言‘地心寒泉水’是你自己误放的，谎言欺主，罪不容赦。我哥哥诚心诚意结交江湖朋友，完全出于至诚，她却简慢客人，暗算客人，是为不敬，不忠不敬之人，我哥哥责备她几句，她自己脸上挂不住，自杀身死，算是一赎前愆，而且她自己一死也表现了她知耻近乎勇的勇气，洗刷了她自身的污点，于各方面来讲，并没有什么不对，何况，也不是我哥哥的错，你为什么这般仇视我哥哥呢？除非另有原因，不然那就很费人猜解了。”

金彩凤分析事理，观察入微，展白不由心折，不愿再跟她多谈，深怕再谈下去，对方的内情没有摸清，自己反而先白了底，对自己以后报仇的事大不方便，但忽然头脑一动，忍不住又问道：“那‘地心寒泉水’既然具有寒毒，为什么要引到浴室去呢？莫不是……”

金彩凤婉然一笑道：“建业金府要想设机关害人，也用不到放在家中浴室里，那是我父亲引来做为练功用的。”

“你父亲！”展白睁大了眼睛问道：“怎么一直没有见到你父亲，难道你父亲不住在家中吗？”

“我父亲就住在家中。”金彩凤微现诧异地说道：“不过，他老人家不利于行，不能出来见客罢了。”

“他住在什么地方？”展白这话问得过急了些。

“怎么？”金彩凤更见惊奇道：“展小侠认识我父亲？”

展白一声惨笑道：“青蚨神金九，江湖上有几人不知令尊的大名。”

金彩凤也笑了道：“只闻名未见面？”

展白点了点头，算是默认。

金彩凤道：“那还差不多，我父亲已有几十年没有出外走动过了，依你的年纪，不可能见过我父亲。”

展白脱口问道：“那是为什么？”

金彩凤眼中射出疑问的光芒诧道：“展小侠，你好像对我的父亲很关心？”

展白脸一红，知道自己问得太露骨，已引起金彩凤疑心，随即摇了摇头道：“我不过只是好奇，以令尊在江湖上的威望，不知为什么

竟呆在家中十几年不履江湖？”

金彩凤果然不再起疑，美丽的脸上换了一种黯淡的神情说道：“我父亲十几年前得了一场怪病，双腿不能行走，故此才没有出过门，只在后院‘怡情院’养息。”

展白恍然而悟，心中已暗暗有了决定，随即不再多问。

从此，展白在金府养伤，金彩凤常常到房中看顾他，“祥麟公子”因为时有江湖豪客过访，倒很少来看视展白，转眼三天过去，这是第三天的傍晚了，展白伤势已完全康复，即时就告辞欲走，恰巧佳丽金彩凤，芳心中已暗暗爱上展白了。

但展白对这人人羡慕向往的绝色佳人，却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金彩凤的软语温存，以及对他的万缕柔情，他连看都懒得看。

可是展白愈是这样漠然无动于衷，金彩凤愈觉得他与众不同，爱他的心更切了。

“你为什么病一好，就急着要走呢？”金彩凤双眼迷惑地望着展白道：“难道不能在我家多住几天吗？”

“不行！”展白斩钉断铁地道：“因为我有急事！”

“想是我家不好或……”金彩凤泫然欲泣。

“我倒没有那么说。”展白说道：“不过我不能多在贵府耽搁罢了。”语调仍是冷冰冰的。

“难道多住一夜也不行吗？……”金彩凤说至此处，一双明媚的大眼睛，已经涌出了明亮的泪珠。

展白见她花容黯然，明眸含泪，犹如带雨梨花，显得分外明媚动

人，不由心内一荡，叹了一口气道：“唉！这……这是不可能的！……”

这刹那之间，他明白了，他并不是不爱这“江南第一美人”，美色人人爱，何况，这美人对他还是情有独钟呢！但是埋在心里的仇恨，使他不能爱她。

因此，在万感交集之中，进出这么一句无头无尾的话。

说完之后他再也不回头，背上“无情碧剑”，大步向门外走去。

因为，他心里明白，如果再稍一延留，恐怕真狠不下心肠走出金府。万一自己控制不住感情，爱上了杀父仇人的女儿，那自己将何以自处？报仇既不能，不报仇良心难安……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展白方走了两步，金彩凤突然一把拉住他的手臂，悲声说道：“你再稍等一会，听我说两句话成不成？……”

尚未等展白答言，突然衣袂飘风，从窗外射进一条人影。

人影落地，展白与金彩凤同时看清，来人正是“青蚨神”的爱徒，与金氏兄妹一起长大的“玉面小青蚨”孟如萍。

“玉面小青蚨”一身黑色劲装，俊脸泛白，沉声说道：“师妹，放他走！”

“谁要你来多管闲事！”金彩凤满脸不高兴地道：“快给我滚开！”

“玉面小青蚨”一愣，他想不到从小与自己一块长大的小师妹，对自己说话竟如此不客气。但也更激起了他的怒火，恶狠狠地说道：“师哥不在家，我不管你谁来管你，难道让你把金家的脸都给丢光吗……”

“拍！”一声脆响，金彩凤狠狠地打了玉面小青蚨一记耳光。玉

容气得煞白，道：“我有什么丢脸？哥哥也不敢这样骂我……”

玉面小青蚨不防金彩凤敢打他，当时被打得一愣，待他回味过来，煞白的玉面上已红肿了五个手指印，不由脸色气得铁青，狠狠地瞪了金彩凤几眼，然后向展白说道：“臭小子！今夜你要不离开金府，小太爷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说罢，一跺脚，窜出了门。

“这样说来，”展白冷笑一声说道：“展白倒非要多在贵府住一夜不可了！”

但“玉面小青蚨”已走得没了踪影。

金彩凤却在一边道：“展小侠，你放心好了！有我在此，他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展白嘿嘿冷笑道：“在下还不愿沾小姐的光，自信还可以应付得了。”

金彩凤一双出奇美丽的大眼睛，好好地望了展白一会，才摇头叹道：“我金彩凤不是自夸，见到我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我生得美，百般向我献殷勤，想接近我的青年男子，更不知有多少，但我从没有爱过任何人，自从见了展小侠，不知怎么，我……”

金彩凤纵然是武林世家，江湖儿女，豪爽大方，不同于一般闺阁千金，但说至此处也不禁粉面通红，住口说不下去了。

展白见她娇不胜羞，花容如玉的确是自己生平所见的美女之中最美的美人，尤其难得的是，她对自己竟情有独钟，真可说是万金难买，可遇而不可求的佳运。他又记起在镖局做事，一个年老镖师说过的一

番话：“人生在世，交遍天下友，难得一个知己，知己难求，但红粉知己更难求，假如有一个绝色美人，许为知己，那不知要几世清修，才能得来。”

可是，如今展白遇到了红粉知己，但她却是自己的杀父仇人的女儿，使自己不能接受她的爱情，真可说是造化弄人了。

展白心念电转，思前想后，一时愣了，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正在两人一个含羞不语，一个感慨无言，默默相对的当儿，突听门外哈哈一阵大笑，声震窗棂。

只听一个轰雷似的嗓门说道：“贤侄女，听说你给咱们金府丢人了！那小子……”

金彩凤、展白闻言，差不多是同时脸上变色，腾身窜出门外。

“孟如萍！”金彩凤气得花容惨白，尖声骂道：“你敢血口喷人，从此，我金彩凤不认你这师兄！”

展白哈哈大笑道：“我以为你小子有什么高招？敢大言不惭！原来是搬帮手来了，仗着人多撑腰！……”

“玉面小青蚨”听到金彩凤决绝的一骂，又被展白拿话一激，气得睚眦皆裂，厉声叫道：“我请两位前辈来，是作个见证。姓展的臭小子！你以为金府是你撒野的地方吗？就孟小爷一人也可以要你的狗命！”

现在，展白嘲笑他，已使他气愤填膺，金彩凤情义决裂的一骂，更使他睚眦皆裂，不由厉啸一声，呛！长剑出鞘，一式“神龙出水”，连身合剑，猛向展白刺去。

展白身形微挫，闪开迎面一剑，探手背后抓住“无情碧剑”剑柄……

但“玉面小青蚨”不等展白把剑抽出鞘来，“乌云蔽月”，“笑指南天”，“驼鸟划沙”，唰！唰！唰！闪电似地连攻三招，招招指向展白要害。

展白一时失去先机，闪，展，腾，挪，一路疾闪，最后一招腾身纵出丈外，但仍是慢了一步，一袭长衫的后摆，被剑削落一片，险些，一条右腿，被孟如萍斩断。

展白惊出一身冷汗来，但“无情碧剑”已趁势撤在手中。

展白陷身孟如萍三招急攻的剑幕之中，险状百出，尤其最后一剑，险些把展白一条右腿砍下来，金彩凤吓得花容失色，最后见展白安然脱出圈外，不由尖声向孟如萍叫道：“你这样打法，是不是成心给金家的人丢脸？”

“我有什么丢脸？”孟如萍不甘示弱地反嘴嘲道：“总不像你，才是给金家丢人呢！”

金彩凤气得周身乱颤，玉面通红，恨声道：“我的事你管不着！但你与人家动手，不等人家亮出兵器来，就使剑猛攻，连爹的人都让你丢光啦！”

“住口！”孟如萍厉叱道：“那怨他自己学艺不精，跟人家动手，拔不出剑来，难道还要别人把剑交在他手中不成？”

师兄妹二人舌剑唇枪，说话谁不让谁，展白却趁机“呛！”然一声龙吟，把“无情碧剑”撤出鞘来。

此时晚霞已收，黑夜降临，金府庭院里本来到处挂有灯烛，又加上不少男女佣人高举灯笼，围在四周看热闹，照得整个院落中如同白昼，看那些佣人个个脸上反有兴奋之色，没有一个脸露惊容，便知这金府中江湖豪客厮杀，已是司空见惯，一见有人动手过招，便齐集在院中看热闹来了。

展白“无情碧剑”掣在手中一震，寒芒在灯光中打闪，叫道：“金小姐，请你闪开！展白今夜要会一会高人！”

“好哇！”金府双铁卫不但不干涉，“铁翼驼龙”反在一边高声嚷道：“小伙子！这才够劲，上啊！”

不等金彩凤再发言，“玉面小青蚨”早已厉叱一声，道：“这回你已剑出手，该再没有话说了。臭小子！你就拿命来吧！”

招随声出，“玉面小青蚨”双脚一蹬，身形腾空而起，半空中长剑闪起一片青芒，猛向展白头上罩下。

展白见他身法轻灵，剑招毒辣，招式未到，已感到冷森森的剑气直逼面门，当下抱元守一，澄心静虑，“无情碧剑”用出一招“卷地翻天”，猛向来势撩去。

“无情碧剑”果然神兵利器，碧澄澄耀眼精芒大盛，立把“玉面小青蚨”剑光掩盖住。

第二十四章 青铜制钱

“玉面小青蚨”似是看到展白“无情碧剑”非是凡品，但仍存心借凌空下压之势，腕上运足了劲力，猛向下削去。

“呛琅！”一声龙吟虎啸，双剑猛击在一起，在夜空灯光之下，金星四射，辉烂耀目如火树银花，蔚成一片奇景。

二人双臂均感一阵发麻，臂力竟是不相上下，当然“玉面小青蚨”是占了居高临下的光，“玉面小青蚨”飘落八尺开外，展白则稳站当场，二人不约而同的一齐检视手中宝剑，看有无伤损。

“无情碧剑”一澄如水，丝毫未见损伤，“玉面小青蚨”黑铁长剑，暗青如墨，亦是未损分毫。

此时，二人心中均已有数，知道对方俱是宝剑，不再存削毁对方兵器之心，双方二次往上一凑，各展绝学，打在一起。

只见展白“无情碧剑”如惊虹绕空，“玉面小青蚨”黑铁长剑似乌龙闹海，一碧一青，两股剑气，翻腾缭绕，二人打得快时，只见森森剑气毫光，却不见二人身影。

二人都是快攻快打，晃眼已打了四十余招。

“铁翼驼龙”手捋虬须，一双环目瞪得滚圆，望定二人龙腾虎跃的搏闹，高声喊好，大叫大嚷地品评二人剑招：“嘿！好小子！这一招‘金针定海’施的不错，够味道！”

“嗨！可惜！小青蚨！这招‘浪里斩蛟’，只差两寸，伤不到对方！……”

“铁翼飞鹏”面色深沉，虽然一双精光暴射的小圆眼，紧盯场内

动手的二人，但却是紧闭嘴唇，一言不发。

“江南第一美人”金彩凤，素知师兄武功已得父亲真传，暗暗为心上人担忧，一双媚如春水的明眸，瞬也不瞬地望定二人，如花的粉面上是时惊时喜，紧张地握紧双拳，掌心里已渗出香汗来。

围在四周看热闹的男女佣人，却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傻了，虽然他（她）们曾见过不少次的激斗，但从没有这一次的紧张激烈，冷森森的剑锋，回旋生飙，寒光逼人，有几个胆小的，站不住脚，已然身不由己地缓缓后退。

展白与“玉面小青蚨”却已打到了生死交关的紧张阶段。

“玉面小青蚨”剑招高超，身法轻灵，飞、腾、奔、窜，犹如灵猿跳涧，出手更是狠辣，招招不离展白要害，恨不得一剑把展白刺个对穿，一去这一大情敌。

展白内力雄浑，沉着稳定，所施剑招完全是大开大合，手、眼、身、法、步、处处显示出有很深根底，剑招光明正大，尤其是气度雍容，隐然有一派大家风范。

“玉面小青蚨”一边动手，一边心中生怪，看展白所用剑法，不过是武林常见的极普通的“三才剑法”，偶尔交杂上几招怪招，但也不见得高明到哪里去，自己素以剑法见长，竟然一时之间占不了上风，明明自己施出绝大杀招，展白却不慌不忙，只用一招极平常的剑法，便把自己的绝大杀招化解掉了。

这时，二人已战了将近百招，仍不分胜负，“玉面小青蚨”心中不耐，正巧展白使了一招“立扫宇宙”碧剑向“玉面小青蚨”项上扫

来。

“玉面小青蚨”身形暴缩半尺，躲过项上一剑，黑铁剑“水中捞月”猛斩展白下盘。

展白双足一顿，离地三尺，手中剑演“寒星奔月”，猛点“玉面小青蚨”顶门“华盖”重穴。

按常规“玉面小青蚨”应该使“回风拂柳”，或者“游蜂戏蕊”，转身躲开展白那“寒星奔月”，才能避招进招。

可是，“玉面小青蚨”求胜心切，弃正规战法想出险招求胜，不躲不闪，欺身横剑，用了一招“万花献佛”，剑身横着一挡展白剑势，顺势横向前推猛砍展白前胸。

这一招，真是险极，如果展白轻功较高，能够凌空换步，身形再上提三尺，原势不变，剑尖下落，必可把“玉面小青蚨”头顶“华盖穴”刺一个血窟窿。

但二人打了一百余招，“玉面小青蚨”见展白身法迟滞，算定展白不能凌空再行上窜，故而用了这么一招险招。

展白有没有凌空换步的功力？有！但他武功内力进步太快，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现下身具内功潜力究有多大，又加上缺少应敌经验，他那一剑直刺下去，算定“玉面小青蚨”要向一旁躲闪。

没想到“玉面小青蚨”不退反进，横剑向他胸前切来，自己却无法再行躲闪，眼看“玉面小青蚨”黑铁长剑，贴着自己碧剑锋刃向自己胸前切到……

一般武功较低的人，还没有看出这一招的凶险，但“金府双铁卫”

及金彩凤等人，却已看出这一招，真是凶险无比，不由一齐惊叫出声。

“小蚨子”铁背驼龙高声大叱：“你这是什么打法！”说着腾身扑至……

说时迟，那时快，“铁背驼龙”尚未扑到，百忙中，展白运力一震手腕，把周身真力贯注剑身，猛然向下一震“当啷！”一声，“玉面小青蚨”，虎口一震，长铁剑脱手，掉落地上。

展白就势一翻手腕，“无情碧剑”冷森森地剑尖已逼在“玉面小青蚨”咽喉之上。

“玉面小青蚨”险些落败，心中犹如万箭齐攒，难过万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惨败，俊美的脸上变成灰色。

展白也估不到自己内力，到了收发由心的程度，一剑把“玉面小青蚨”铁剑震出手去，无情碧剑点在“玉面小青蚨”咽喉之上，微微一怔，并未立即施出杀手。

“哈哈……”铁背驼龙身如飘风，已窜至二人面前，先哈哈一笑，才说道：“小哥儿，真有你的！赢得光彩，可是，我们这只是比武性质，双方又没有深仇大恨，点到就够了，请把你的剑收回去吧。”

“铁背驼龙”红面虬须，苍头驼背，神态异常威猛，说话吐气如雷，隐然有一副震服群伦的威势。

展白是不愿杀失去抵抗力之人，再者自己父仇真相未揭之前，自己在金府仍算是作客，不愿落个无故伤人的罪名，当然“铁背驼龙”这几句话的力量也不小，闻言竟收剑回鞘，倒纵出八尺开外说道：“谨遵老前辈吩咐。”继而又对“玉面小青蚨”冷冷地说道：“只要让你懂

得，以后少再目中无人！……”

“臭小子！休狂！”谁知孟如萍突然一声厉叱。

“接住小太爷这个！”

在“玉面小青蚨”孟如萍，暴喝声中，只见他左手一扬，一蓬青色光影，猛向展白周身打来。

原来“玉面小青蚨”铁剑被展白震飞，恼羞成怒，把“青蚨神”震惊江湖的独门暗器，“青蚨金钱镖”以“满天花雨”手法，向展白打出。

“师兄！你敢！……”金彩凤尖声惊呼……

“如萍！”铁背驼龙亦感大出意外，展白算是金府的客人，都听他的话把剑收回，没想到自己人倒不给他留面子，趁人不备时猛下辣手。不由暴怒喝道：“你这算什么……”

暴喝声中，猛然挥出一掌，一股狂风劲流，卷地而起，直向漫空青色光影扫去。

但“青蚨神”的“青蚨镖”，经过特别炼装，又以特殊手法打出，连“铁背驼龙”那么钢烈威猛的掌风，都不能完全挡住，只听几声尖锐刺耳的金刃啸风之声，已有数枚“青蚨镖”，穿过铁背驼龙掌风，速度反而更加迅疾，如流星陨石一般，猛向展白射至。

“铮！铮！铮！”

三声金鸣，三朵金星火花，在夜空里闪过，原来金彩凤早在手中扣了三枚“青蚨镖”准备应急，她见铁背驼龙掌风罡气，仍不能完全阻住孟如萍打出的“青蚨镖”，才抖手打出自己所扣的金镖震落射向

展白面门、心、腹要害的三枚青蚨镖。

可是，仍有四枚“青蚨镖”，疾飞猛射，一左一右袭展白双肩，两枚贴地飞奔展白双腿。

金彩凤此时，再想探手取镖已来不及，只急得凤目圆睁，粉脸失色……

展白却晃肩腾身，连躲过三枚，但袭向左肩的一枚再也无法躲过，“噗！”的一声，正打在左肩头上，深没入骨，鲜血立刻顺着手臂淌下来。

展白只觉伤处一股寒气，直侵肺腑，知系暗器有毒，不由心中一凉，但仍咬牙忍痛，闭住左肩处穴道，以右手双指，暗运“金钢”手法，硬从肉内把那枚“青蚨金钱镖”钳了出来。

“展小侠！”金彩凤掏出一颗药丸，趋前几步，幽幽地说道：“这是解药，你敷上吧。若不然……”

展白手中握着那枚带血的“青蚨镖”，脸色狰狞得可怕，双眼怒睁，眼眶都流出血来，沿着双颊缓缓流下，对金彩凤的软语温存，犹如未见……

金彩凤大吃一惊，见展白的脸色那么可怕，芳心不由一寒，颤声道：“展小侠，请不要这样！我师兄对不起你，等我哥哥回来，我一定告诉哥哥，请哥哥给你主持公道！”

金彩凤说着，趋前握住展白左臂，把伤处衣衫撕开，以解药按进伤口之内，用一只玉掌，缓缓地揉按……

展白恍如未觉，只悲愤莫名地瞪视着远方，似是想起很大的伤心

事，但众人却不知他想些什么？……

“哼！”玉面小青蚨，见金彩凤对展白关切逾甚，柔情似水，妒火中烧，冷哼一声，脸色狞恶更甚于展白，缓缓又探手镖囊。

“如萍！”铁背驼龙厉叱道：“你要干什么？难道一点脸面都不顾，真要等我驼子出手吗？”……

这些人说话，行动，以及金彩凤为他敷药，展白浑然未觉，原来他是想到了父亲的惨死，这枚带血的“青蚨镖”正和父亲交给他六件遗物中之一“青铜制钱”一样。这使他幻想到父亲被当世六大高手围攻，浴血苦战的情形：“父亲——霹雳剑展云天，手执‘无情碧剑’，昂立于重围之中，当世六大武林高手，聚众群杀，还是车轮战法？他猜测不到，但一定是父亲战得真力消耗殆尽，然后由“青蚨神”金九，以暗器偷袭甚或六人一齐施用暗器，亦未可知，使父亲周身负伤，后才以乱刀乱剑把父亲杀死……但不知他们‘江南七侠’，义结金兰，誓同生死，为什么六个人合起来害死父亲？这是始终使人想不透的一个谜……”

展白又继续想道：“假如父亲不死，‘江南七侠’江湖齐名，自己长大纵然不与当今‘武林四大公子’分庭抗礼，最低限度与父母逍遥山林之乐，不问江湖是非，也不致像现在的落魄江湖，几无立身之地的惨况，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了……”

“可是，”展白猛然警悟：“青铜制钱，就是‘青蚨神’金九的‘青蚨镖’已是无疑的，这已证明金九便是杀死父亲的主凶，自己冒险进入金府，固然未能见到金九，但眼前少年即是金九之徒，杀了他难道

还怕金九不露面？良机就在眼前，此时不报杀父之仇，尚待何时？”

展白思至此处陡然大喝一声：“站住！”

这一声暴喝，乃是展白仇恨中愤然发出，真力贯注，声如焦雷！震得四周之人双耳嗡嗡直响，耳鼓更是刺痛欲裂。

“玉面小青蚨”被铁背驼龙喝退，才拾起地上铁剑转身走出两步，突听展白大喝之声，又停步转身，死盯着展白恶狠地说道：“站住就站住，嘿嘿！你以为那一套烂剑法就能胜过小爷吗？那是小爷一时失手，才使你捡了个便宜。若不是看在公孙前辈面上，你小子早已死在小爷的‘青蚨神镖’之下了！”

展白“呛”的一声，又把“无情碧剑”抽出鞘来，说道：“不服气，咱们就重新再来，分出一个强弱存亡来！”

孟如萍也把黑铁剑撤至掌中道：“还怕了你不成！”

“展小侠！”金彩凤忽拉展白左臂，急叫道：“你已负了伤，不要再跟他一般见识了……”

连“铁背驼龙”也道：“算了罢，已经见识过了，何必再拼？这不是仇杀……”

展白甩臂震开金彩凤，一震手中碧剑，说道：“今天谁也阻不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众人齐惊，以为两个青年人真是杀上火来了。但尚未想到展白心中的仇恨，孟如萍腹内的妒火，早已高烧三千丈。

“好！”“玉面小青蚨”暴喝一声：“小爷今天也与你拼了！”

暴喝声中，腾身而起，黑铁剑挂起一溜乌光，“赤虹贯日”，猛刺

展白面门。

展白已知玉面小青蚨内力不及自己深厚，完全仗着剑招奥妙，才和自己打了个平手，恐怕再失去先机，或久战不下，见孟如萍腾身扑来，也自腾身而起，向来势迎去，半空中“泛潮南海”，无情碧剑舞起一面光墙，猛向孟如萍剑上封去。

这是武林罕见的打法，四周围观之人，铁背驼龙，金彩凤，甚至喜怒不形于色深沉无比的铁翼飞鹏，都是一齐惊呼出声。

但两个人相对猛扑，去势电疾，诸人惊呼未竟，“呛琅！”一声金铁交鸣，双剑已猛击在一起，剑光火花四射之下，二人身形乍合即分，飘落地上。

“玉面小青蚨”只觉半边身子发麻，虎口疼痛如裂，黑铁剑几乎出手，落下地来，踉跄数步，方才拿桩站稳。

但展白却如无事一般，脚尖一点地面，唰！唰！唰……无情碧剑如猛风巨浪，一连攻出十数剑之多，把一个狂傲不可一世的“玉面小青蚨”杀了个手忙脚乱，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可是，“玉面小青蚨”仗着身法灵活，剑招精奇，展白一抡急攻，虽使他手忙脚乱，一直退后数丈，但却没有伤到他。

二人激斗，“玉面小青蚨”已退至花圃栏杆附近，四周围观之人，随着二人所至之处，四散躲开。

正好展白一式“横扫五岳”，猛向“玉面小青蚨”拦腰斩去，“玉面小青蚨”身法灵活一闪闪至栏杆后面，展白用力过猛收招不住，剑芒过处，把摆在曲栏上一溜十数只青玉花盆，悉数斩碎，碎枝残叶与

瓦片尘土齐飞，威势好不惊人。

负责护花除草的园丁见状，频频顿脚惊呼不已，毁坏了这十数盆名花，他怕主人怪罪下来就吃不消了……

可是，由于这一来，玉面小青蚨已缓过气来，从栏杆后纵跃而前，立刻还以颜色，唰！唰！唰！……一连急攻了十数招，因为他剑招精奇，招招指向要害，也把展白攻了个手忙脚乱，节节后退。

等到展白缓过手来，又是一番急攻，二人这种打法，可说是武林中从未见过的打法，“金府双铁卫”以及金府其他成名江湖多年的高手，大风大浪的战阵不知经过多少，可也没见过这等疯狂的打法，一时之间，都看得呆了，连出面阻止都忘记了……

金彩凤在一边却急得六神无主，至此，她才明白，她心中既不愿孟如萍伤到展白，又怕展白伤到孟如萍，不管怎么说，所有众人之中，她是最焦急的一个。

可是，二人状如疯虎，任她叫哑了喉咙，只是不理不睬，一味地狠斗。

二人打法奇特，一个仗着身法灵活，剑招精奇，一个仗着内力雄厚，剑法博大，翻翻滚滚，把整个庭院打得乱七八糟，身到之处，柱倒墙颓，剑过之处，叶溅花飞，一所繁花鲜草，曲栏朱户的幽雅庭院，转眼间打得一片零乱，面目全非。

晃眼间，二人已互相攻出了一百余招，就是二百余合了，仍然是胜负难分，不少人在点头赞叹，认为是生平仅见之恶战。

不少人在暗暗担心，不知二人打到最后，如何收场？

“金府双铁卫”已看入神，忘记二人所负的责任为何。铁背驼龙手捋虬须，连连道好；铁翼飞鹏阴沉的脸上，也露出了无比激奋之色，一双精芒小眼瞪得圆滚，望着场中二人疯狂厮杀……

时间一久，玉面小青蚨，内力不及展白深厚，额上已流下汗珠来。

展白却是愈战愈勇，虽然左肩伤口鲜血长流，他仍一味猛攻，好像他的内力愈打愈增加，一柄无情碧剑挥舞得如狂风骤雨一般，碧澄澄的剑光毒芒，在灯光照耀之下，恍如一片剑山，挟着虎虎风声，猛向“玉面小青蚨”孟如萍洒落。

展白的剑光已把孟如萍的身影包围起来，孟如萍只见四周都是森森剑光，压力愈来愈大，不由心内焦急，知道这样打下去，自己非落败不可，这已不是争一口气的比武较量，而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若不把姓展的小子打倒，失去心上人，丢脸的事还小，连性命都要不保。

不由一咬牙，暗下杀心，在动手之间，探手镖囊，取了一把“青蚨神镖”在手中。

金彩凤到此时叫不出声音来了，可能因展白已占上风，她从展白神情上看得出，展白如获胜是不再剑下留情的，而非把孟如萍杀死不可。

而孟如萍的神色一样恶毒，又把父亲传他的追命暗器“青蚨镖”握在掌中，只要“青蚨镖”一出手，展白亦是非死必伤。

可是，这二人的死伤都非她所愿，只急得芳心无主，花容惨变，她素以从容稳定而著名的聪明，此时却惊惶失措束手了。只急得团团

乱转，但时间一久，终于她的头脑还是聪明地想到了“金府双铁卫”，哥哥不在，府上的人只有他二人有能力排解这场纠纷，于是，他望着场中激斗出神的“铁翼飞鹏”叫道：“巴二叔！请你制止他们吧！不然……”

她看到“铁翼飞鹏”阴沉着脸色，两眼望定场中，对她的话恍如未闻，她才想起这巴二叔生性怪诞，常常做些使人不可理解的怪事来，找他排解不成，再生其他枝节，那更叫人头痛。于是，只说了一半，又转头向“铁背驼龙”说道：“公孙大叔，请您出面，不要再让他二人打了！”

“哈哈！”铁背驼龙公孙楚，眉飞色舞，豪兴湍飞地说道：“姑娘，你放心，他二人虽打得激烈，一时之间，还分不出……哎呀！”

铁背驼龙与金彩凤话还未说完，只听一声惨嗥，剑光过处，溅起一蓬血雨，玉面小青蚨脸色惨白，一条左臂已齐肩而断，右手执剑，摇摇欲倒。

一见主人的爱徒受伤，金府上下人等齐声惊呼……

原来金彩凤央请铁背驼龙出面，制止二人恶斗之际，展白见玉面小青蚨探手取镖，接连几剑猛攻，用出一招“彩线斜抛”，这一招乃是“追风剑”法中的绝招，虚里有实，实里有虚，看是斩孟如萍右臂，等到孟如萍举剑一封，身形左转，正欲借机会把握在左手的“青蚨镖”施出之际。

展白碧剑半空斜劈，猛向孟如萍左肩砍落。

孟如萍躲避不及，一条左臂已被展白一剑齐肩削断。

那握在手中的“青蚨金钱”也洒了满地。

可说事有凑巧，如不是孟如萍找铁背驼龙说情，铁背驼龙不致分神他顾，也不会让展白伤到孟如萍。

铁翼飞鹏虽看到了，他却不伸手拦阻，因为他认为双方打斗，一方落败被杀，那是活该，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怨不得旁人。而且，腾身而起，不见胜败伤亡，就是他亲儿子，他也不管。因为他认为厮杀不见血便不过瘾。

铁背驼龙见到祸闯大了。暴喝一声，腾身而起，扑向场中，半空挥出一拳，直打展白，身形却向孟如萍奔去。他是怕展白趁孟如萍负伤之下，再施辣手。

但铁翼飞鹏比铁背驼龙更快，铁翼展处，疾如飞鸟，半空中铁翼猛挥，如泰山压顶一般，猛向展白头上掠下。

两股庞大至极的劲风狂飙，正好一左一右，齐向展白卷至。

展白见来势惊人，不敢硬接，飞身跃出一丈开外。

“砰！”一声巨响，“双铁卫”一翼一掌，两股力道半空相撞，余力四激，飞沙扬尘。

这还是二人发觉的早，卸去大半力道，但仍有如此威势，二人功力深厚，的确惊人。

展白却昂然不惧，横剑说道：“是不是二位前辈，也想赐教？”

铁背驼龙先点孟如萍肩上穴道，为他止血，再叫了两名下人，扶持下去裹伤上药……

铁翼飞鹏却冷冷地说道：“小子！你自己也断去一臂，省得老夫

动手！”展白剑眉却一耸，但尚未等展白发言，铁背驼龙却哈哈笑道：“巴老二！他们晚一辈的事，让他们自行处理，何必我们多事，被江湖上传出去，还说我们以大欺小呢！”

玉面小青蚨，在两名下人扶持之下，临走时对展白恶狠狠地说道：“这断臂之仇，孟如萍终身不忘！”

展白道：“在下随时候教！”铁翼飞鹏似是极听铁背驼龙的话，闻言不再出声。

金彩凤却花容惨淡，不知如何是好……

展白却又向铁背驼龙一抱拳，道：“老前辈，如果没有什么吩咐，在下告辞了！”

铁背驼龙微一怔神道：“小哥儿，请等到明天，公子回来，再走不好吗？”

“在下尚有急事，不能再等。”展白说道：“一切包涵，谢谢老前辈，在下告辞了！”

说罢，无情碧剑入鞘，抱拳一礼，回身便走……“展小侠……”金彩凤急叫三声，欲言又止。

展白却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

铁背驼龙环目双睁，瞪着展白的背影愈走愈远，终于消失在门外，他却没有发声阻止……

展白出了金府，连店也不住，踏着夜色直奔岩山十二洞而去。

江边一钩新月，江水奔流，目光中燕子矶矗立在江边，真如一只巨大无比的飞鸟，几欲冲天而去。

江风习习，溽暑全消，江面上两三渔火，夜色宜人，展白不禁长长嘘了一口气。

此时，他心里有满意也有失意，有欢喜也有惆怅，沿江走来，简直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满意的是自己武功，大有进境，竟能战败了“青蚨神”金九的亲传弟子。

失意的是看到“金府双铁卫”的武功，实在太高，凭自己万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金府高手如云，以自己一己之力，报父仇可说是绝无希望。至于喜欢和惆怅的心理，他却不能确切地说出来，只是脑海中常常浮现出金彩凤美逾天人的影子，以及卧病二日金彩凤对他的款款深情，使他心里有甜也有苦，有喜也有忧……

展白满腹心事，漫步走上岩山十二洞的崎岖山路，他所以不急走着，是因为不知道“神驴铁胆”确切的落脚之处，才慢慢地寻上山来。

他已经转过了三个石洞，除了在一个洞里惊起一只蝙蝠以外，其余一无所见。

他看这些石洞，虽是荒洞，但每洞均有游人留下的痕迹，有的石壁上题着“某年某月某人到此一游”以及横七竖八在壁上题的歪诗之外，地下还有果皮，纸屑等物，“神驴铁胆”既是风尘侠隐一流的人物，绝不会住在游人烦嚣之地。不禁心中暗暗失望，暗想“活死人”可能消息不确，让自己白跑这一趟……

但他又不能灰心，明知无望，仍在山路上挨洞搜去，又空扑了三个石洞，已深入山区了。

转过一座峰头，突然听到一个极为清脆的少女声音说道：“这回不算，重来！”

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你这女娃儿，花样太多，拿着我老人家当猴子耍了，不干！不干！”

又一个苍老的声音哈哈大笑道：“不要想赖！不照样来一遍，就得认输！”

原先苍老的声音道：“没有那么便宜！别看我老人家，缺脚少腿，这一套还难不倒我！”

说到这里，隐隐传来衣袂飘风之声。

展白听到这一少二老说话的声音，很是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是哪些人来，又奇怪三人半夜里在深山，赌什么？

想到这里，好奇心大起，疾向发话之处赶去，走到就近，才潜足隐形，借着山上树木的掩护，缓缓接近。前边是一个山兜，山兜里有一块平整的巨石，高约三丈，方圆将近十丈，四边短树奇花，仿佛是扎的天然花边，而这块巨石，恰似人工搭建的一座看台一样。

巨石侧有数株大松，又恰似翠绿屏风，就在数株巨松之前站着一个白衣少女和一个白须白发的清矍老头，齐大腿根以下。双腿全无，却在那里头下腿上，以双手代腿，在地下纵跃飞旋。

这怪老头很奇特，双腿皆无，却在下肢装了一个上粗下细的桩，承接住肢体，如今头下脚上倒立在地上，以手代脚，纵跃跳旋，就好像一个尖头鬼在月光下跳“魔鬼舞”一般。

月光明亮，展白目力又佳，虽然距有数丈之遥，展白也看得清楚，

那大跳“魔鬼舞”的怪老头，正是三日前在江边追赶“江南二奇”的手架双拐，双腿皆无，却其行如飞的老者。

那白发清矍老者，因距离太远，展白运足目力也辨认不出在哪里见过，那白衣少女，秀发微扬，衣袂飘举，却正是娇憨天真的展婉儿。

“她月夜荒山，与两个怪老头，又是玩的什么把戏呢？……”

展白正在心感奇怪，那头下脚上（事实上他已没有脚，只是竖着一根木桩。）以手柱地，前后左右地跳跃一遍，然后翻身而起，同时顺手在地上抄起拐杖来，已退站在一边，非常得意地说道：“怎么样？别看我老人家没有腿，不是照样做到了！”

“唉！”展婉儿叹息一声，说道：“我看两位老人家，功力都差不多，难分上下，还是不要比了！”

“什么差不多？”白发清矍老者叫道：“女娃儿！你干脆就说我二人武功高强才对，但不管怎么说，老朽一定要跟他比出个高下来！”

“对！”失去双腿的怪老头说道：“我们两个已经比了三天三夜，恐怕把你老家伙压箱底的功夫都抖弄出来了，难道还有什么高招不成？这次，我非要跟你这老家伙一较长短不可！”

“还有什么可比呢？”展婉儿道：“拳，掌，兵器，暗器，内功，真力，身法和步法都比过了，再没有可比得啦，我看二位老人家就算平局啦！”

“不成！不成！”白发清瘦老者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说了两个不成。

又接着说道：“现在题目又来了，刚才来了一个人，藏在附近偷

看我们……”

不等白发清瘦老者说完，架双拐的老头哈哈大笑道：“我老人家早就知道啦！喏，就在那山坡上大树后边。”说着用右手拐杖向展白藏身之处一指。

展白吓了一跳，自以为够隐秘的了，谁知道瞒不过两个老人，正想现身出来……“慢，慢来！”白发清瘦老者忙叫道：“你先不要出来！……”

展白吓了一跳，心说：“我还没动，他就猜中我心中所想，莫非这老人有‘天视地听’之功？能够测知对方心意？……”

第二十五章 神驴铁胆

“我们就猜这来人的身份。”清矍老者说道：“来人的年岁有多大？是男是女？猜得对的为赢，猜不对的算输！老怪物，这办法你看怎么样？”

失去双腿的老头，哈哈大笑道：“骑驴的老鬼，凭你聪明再多，也骗不了我老人家！你来了熟人，难道我老人家还不知道吗？”

展白一听“骑驴”二字，恍然大悟，这眼前的清矍老者，不正是自己要找的风尘奇人“神驴铁胆”董千里吗！

于是，他也不等两个老人究竟要拿他打什么赌，竟自飘身掠上石台，老远便叫道：“董老前辈，晚辈寻得你好苦哇！”

董千里一愣，他功参造化，耳聪目敏，原是听到潜形隐踪的来人，脚步沉着稳定，必是一年轻人，而且必是男子，本想凭此精密的判断，来胜过当前的怪老人，但也想不到来人真认识他，因为他隐密行踪已十数年，江湖上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了。

如今展白一呼叫他的姓氏，无形中被怪老头言中了，他两双精光如炬的眼睛，不由地望定展白，怔了一下道：“你小子，怎么知道老夫姓董？”

未等展白答言，那老怪头却呵呵笑道：“用不着唱戏了！我看你骑驴老鬼是黔驴技穷了，竟叫一个后生藏在一边，来骗我老人家，这连三岁孩童也骗……”

“神驴铁胆”董千里大怒，屈肘圈掌，轻飘飘地挥出，同时怒道：“老怪物！休要饶舌，你再接老夫几招试试！”

别看掌势挥出，丝毫不带破空之声，但那一股阴柔之力，却是大得惊人。

“几百招也不在乎！”

怪老头嘴里说着，单拐挂在臂弯上，五指一旋，也是一股柔劲，随指而出。

两股柔劲一撞，二人身形同时一挫，倏又电射而起，砰！砰！砰！快如电光石火，一阵气爆之声传来，二人身形往起一接，瞬间硬对了三掌。

那“砰！砰！”之声，响在身边并不大，但激荡而出，由远山群峰撞回来的回音，却隆隆震耳。

展白暗暗心惊，二人身法招式快得出奇还不说，这阴柔掌劲，如此惊人，可知二人的武功实非小可。

两个老人晃眼间，身形飘忽，掌风呼呼，打做一团。

婉儿乍见展白出现，惊喜莫名，一时呆住了，见两个老人又打起来了，展白又看得出神，对她连看一眼都不看，不由幽幽说道：“唉！他们又打起来了，可能又是没完，没想到他们都那么大年纪了，火气还是这样大。”

展白看那怪老人虽然双腿皆无，下肢只是一根木桩，但双拐挂在左右肩上，前点后触，双掌更是运转如飞，扑高纵矮，左蹦右窜，身法灵活，丝毫不下于“神驴铁胆”，残废人能有这种成就，真可使人叹为观止了。

展白越看越奇，不由奇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

婉儿道：“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我来到这里找你没找到，却碰到他们，说是已经打了三天三夜，掌拳兵器，武功内力，什么都比过了，还是分不出高下，才请我当裁判，叫我出主意使他们分出胜败来，可是，我想尽方法，他们仍是不输不赢，你来的时候，我正要他们比赛“蹶空幻影”的步法，那怪老人没有腿，结果难不倒他，他用双手代脚，照样办到了。”

婉儿这一说，展白方算明白了个大概，但还是不知道两个老人究竟为什么打了起来，但转而心中一动，回头问道：“婉儿，你说找我！找我有什么事？”

婉儿大眼睛一转心里一酸，差点没落下泪来。心说：“我为了救你，差点没把命丢了，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但嘴中却没有这么说，只幽幽地道：“我倒问你，你在兴隆酒店，被“血掌火龙”红砂毒掌打伤，是谁救了你？”

“噢！”展白恍然大悟：“原来是婉儿姑娘救了我！这样说来，你也见过‘活死人’了！我醒来怎么没有看到你？”

婉儿脸一红，想到在“死人居”所受的委曲，差点哭出来……

“你们两个娃儿，尽管唠叨没完！”二人激斗于一团掌风人影之中，传出神驴铁胆的声音道：“赶快躲远一点，我老人家要施杀手了！”

“噤……”只听怪老头呵呵笑道：“骑驴老儿！少在这儿虚张声势，有什么牛黄狗宝，尽量施展就是了！我老人家都接着你的！”

“噎！”

只听神驴铁胆的怒叱之声，跟着劲流激荡，隐隐有风雷之声，果

然掌风威力大增，数十丈方圆的石坪上，劲风激荡，展白与婉儿二人已感到势难立足，不由双双飘身跳下台来，又窜上石坪数丈之外一棵虬松上去。

二人坐在粗大松枝上，一边谈话，一边望着台上二人激烈搏斗。

两个老人身法招式都太快，加上掌风强烈，虽然同是走的阴柔暗劲的路子，不似阳刚掌力，那般惊天动地，但在月夜看来，已难分清人影。

月光下，宽广石台上，仿佛隆起了一个白灰色的大圆球，又像在那儿有一股奇形的龙旋风，翻滚蒸腾，根本就看不清是两个人在那里比武搏斗。

展白修习《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中所载正宗武功心法，又加上奇经八脉已通，耳聪目敏，已能黑夜视物，但仍不能完全看清二人出招换式的巧妙身法。至于婉儿就更看不清了。

忽听“砰！砰！……”几声爆响传来，声震夜空，二人快如飘风的身法，倏然左右分开。

怪老人怪笑道：“骑驴老鬼，‘奇形追风掌’，也不过如此，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意，掏出来给我老人家欣赏欣赏？”

这怪老人语意诙谐，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清瘦老人比斗了三天三夜，已激动了真火，闻言厉叱道：“老怪物，你少卖狂！再接老夫两枚铁胆试试！”

说话之中一抖手，一道寒芒，带着“嗡！嗡！”金音，电射怪老人面门。

怪老人仰天大笑道：“雕虫小技，也敢在我老人家面前献丑！”嘴中说着话，右手单拐漫不经心地向上一撩，“铮！”的一声脆鸣，把打向面门的铁胆震飞，直射半天之外。

神驴铁胆大喝一声，又一枚铁胆，抖手掷出，却不是打向怪老头，而是直向被怪老头单拐震飞半空的那枚铁胆射去。

“叮！”两枚铁胆半空相撞，激起一溜火花，接着向下疾泻，恍如两颗流星一般，划起两道银芒，挟着“嗡！嗡！”慑人心魄的锐音，一左一右，直向怪老人两肋打去。

怪老人也被这奇特的暗器手法，惊得呆了一呆，但瞬即恢复了镇定，笑道：“这跑马戏小姑娘都会的手法，还难不倒我老人家！”

说罢，双拐一抡“叮！叮！”两声，把两枚铁胆又震飞及丈。

说也奇怪，那两枚铁胆竟像有灵性一般，被怪老头双拐震飞，半空中互相绕了一个圈子，又在半空中相撞，“叮！”的一声，重新向怪老人前胸袭来。

“哈哈！”怪老人笑道：“有点意思，骑驴老鬼！这比跑马戏的小姑娘高明多了！”

说话声中，双拐一碰，再把两枚铁胆震飞，但那两枚铁胆却像长了翅膀的飞鸟，倏飞即回，“叮！叮”之声不绝于耳，而且均是指向怪老人的周身重穴。

这奇异的暗器手法，可以说是够惊世骇俗的了，展白与婉儿坐在松树枝上，望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双眼瞪得大大的，连话也忘了说啦。

可是怪老人依然丝毫不在意，一边咿咿呀呀，说着风凉话，一边从容挥动双拐，铁胆近身即被磕飞。

神驴铁胆见自己两枚成名铁胆，仍伤不了他，说道：“老怪物，玩的不尽兴，再给你加上一枚如何？”

“如何”两字未落地，另一枚铁胆已随手抖出。

这一枚铁胆，比前两枚略小，打出之后。不是“嗡！嗡！”金音，而是锐啸破空，仿佛尖长的哨音一般，疾如闪电，去势也比那两枚快多了，只见如一线白影，以视觉难见的速度，直射怪老人面门。

怪老人大叫：“不能再加多了！”

但不等他风凉话出口，铁胆已近面门，怪老人急忙举拐一封却意外地封了个空。原来这最后一枚铁胆，不须碰到实物，遇力一阻，即自行转弯，怪老人举拐一封，劲力指处，那枚铁胆已绕了一个小圈，侧击怪老人左耳藏血穴。

怪老人不备，差点被这后来一胆击中，幸好他武功已到登峰造极地步，能够心随意动，动在意先，劲风贯耳，自动一缩头，铁胆擦项而过。

而且，尚有先前两枚铁胆，倏忽又到，忙挥拐震开，后一枚铁胆落空，又自行绕了回来，直奔小腹气海打到。

怪老人武功再高，至此，也闹了个手忙脚乱，嘴中已不是轻松的谈笑，而是哇哇怪叫了。

展白与婉儿，已看得眼花缭乱，只见三道银芒，犹如三条灵蛇，围着怪老人周身盘绕，“叮！叮！”金音，“嘣嘣”尖哨，交织成一片

震慑心魄的声浪，加上“叮！叮！”交鸣，火星银花耀眼，倒形成一番奇异的景象。

神驴铁胆见三枚铁胆，已将怪老头闹个手忙脚乱，不由负手而立，神情泰然地笑道：“怎么样老怪物！三丸齐飧，味道不错吧！”

怪老头大吼一声，双拐猛挥，金铁交鸣，闪闪银星交相进射，把三枚铁胆震飞身外数丈，倏地身形就地一仆。

等到三枚铁胆在半空，绕了一个大圈子，绕转而回时，原地已不见了怪老头踪影，只有三道银芒，空白半空缭绕。

神驴铁胆大感意外，愣了一会，才招手收回铁胆，怪老头突在他身后冷冷说道：“三丸交飞，也挡不住我老人家‘闪形无影’身法，我老人家若不是自顾身份，此时出手，你骑驴老鬼已早负伤多时了！”

神驴铁胆脸色一沉，蓦地回身，反臂穿掌，缓缓向后撩去。

一股无形的柔劲激荡而出，如怒海狂涛一般，向身后卷去。

怪老头惊叫道：“雷音佛掌！”

惊叫声中，身形就地一仆，原地已然失去怪老头的踪迹。

强劲掌风，却卷向石台一侧高可入云的数株参天大松上去，只听惊天震地的一声响，挡着掌风的一棵大松，已齐腰折断，轰轰隆隆地倒了下去，巨大树身砸在地上，枝溅叶飞，石飞尘扬，隆隆巨响之声，万山回应，历久不绝。

展白咋舌道：“好大的掌力！一个人能修炼到这种程度，的确使人不可思议……”

婉儿也点头道：“我爹门下食客，不少是武林中顶尖高手，素常

见他们动武过招，比试掌力，也从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力道！”

“你父亲！”展白突然想到“摘星手”慕容涵，也是自己杀父仇人之一，不由问道：“可是摘星手慕容涵？”

婉儿白了他一眼，幽幽说道：“你明知道，还问什么？”

“那么，你为什么不随父姓慕容，”展白问道：“而要姓展呢？”

“你是当真善忘，还是故意装糊涂？”婉儿不高兴地说：“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我是随母姓嘛！”

“世上的人，通常都是随父姓，很少跟母姓。”展白仍不能释然于怀道：“婉儿姑娘你也许不是摘星手的亲生女儿！”

婉儿脸色大变，怒道：“你不相信我，以为我会说谎吗？”

展白心中一阵难过，暗想：“婉儿是这么一个纯真善良的少女，且两次救了自己性命，假如自己为报父仇，要去杀死她的父亲时，她不知对自己会怎样的痛恨？……”

婉儿心中本来极爱展白，若不然她不会偷偷离家，吃苦冒险来找他了。

只是展白刚才问的话，使她过分难堪，才不客气地顶撞了展白两句，如今，见展白眉头紧皱，沉吟不语，以为展白生她的气了，又老大不忍，忙道：“展哥哥，你生我的气了吗？”

展白摇了摇头，长嘘了一口气道：“我并没有生你的气，只是……哎呀！”

展白说到这里猛抬头见石台上两个老人拼斗已到了生死一发的危险关头，不由惊呼出声！

婉儿也被他惊叫之声警觉，忙也转头向石台上看去，只见两个老人，在台上犹如激怒的两只雄鸡，互相瞪着眼绕圈子。

两个老人已不再是飘风闪电迅疾猛扑，而是屈身塌步，绕场缓缓走，但光芒如电的双眼，一瞬不瞬地对望着，绕半天才互相猛然打出一掌，劲啸破空，声若雷鸣。

别看两个打得慢了，表面上没有刚才猛扑狠搏来得紧张热烈。但展白与婉儿却是识货者，知道两个老人这种打法，是互相以本身真力硬拼，一点取巧余地都没有，而且，每一招可开碑裂石，稍一不慎，万无生机。

展白心切父仇，关心神驴铁胆的成败，父亲惨死的真相，只有他才知道得清楚，而且自己武功太差，还要恳求他老人家收录，可以说自己能否报得父仇，全在此老身上。

假如这神驴铁胆败在怪老头手中，自己一切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因此，他紧张得掌心都渗出冷汗来。

固然是失去双腿的怪老头，武功之高，也是尘世罕见，但展白却从未想到恳求做他的弟子，一是看怪老头带着一身邪气，言行举止，武功路数均不像正派人士，再者，怪老者也不会知道他父亲惨死的真相。

所以，两个老人虽然与展白都没有什么渊源，但展白却热切希望着神驴铁胆得胜。

婉儿却对两个老人的胜败，漠不关心，她整个心灵已完全放在展白身上，见展白紧张得浑身直抖，额上隐隐见汗，不由柔情万种地说

道：“展哥哥，你何必这么紧张？他们两个都是老怪物，谁胜谁败，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展白却双眼注定台上，对婉儿柔情蜜意的话，犹如未闻。忽然又把婉儿倚到他身上的娇躯推开，纵身跃下树来，直向石台上纵去。

“展哥哥，去不得！”

婉儿惊呼出声，她叫展白不能去，自己却忍不住也纵下树来，飞身掠至台上。

此时，两个老人已不再围场绕走，而是相对而立，双掌遥遥相挫，内功真力不断从二老掌心源源涌出，二老衣飘发扬，头上冒着蒸蒸热气，脚下却向青石地面深陷下去。

显见得二老已互相较上了真力，且到了危机一发，立见生死的关键。

神驴铁胆面色凝重，骑马蹲裆站好，须发皆立，双目怒睁，足下一双青缎团花双梁福字履，已然完全绽开，双脚已陷进坚硬无比的青石地面三寸深，显见吃力非常。

怪老头的姿式却更怪，独木桩陷地已有半截，双拐套在双肩上，拐尖撑在身后，也陷进地面很深了，倒像个三角架一般，支持了他的半截身躯，无疑的这等于有三条腿，在站姿上多了一条腿的便宜，而且不虞倦乏。

但他双掌平置胸前，双臂微微发抖，头上白气蒸腾，要比神驴铁胆浓厚得多，可见也没有占到上风。

展白知道这种互拼内力的打法，最为危险不过，双方之中，任何

一方功力转弱，略见不济，立被对方真力震裂内腑五脏而死，就是双方功力相等，也得落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不由急道：“二位老前辈！有什么话不好商量，何必定要落个同归于尽？”

但两个老人已经拼上了，正在危机一发之际，哪有心情听展白之言？就是听到了，也无暇回答。因此，仍然在那里咬牙硬拼。展白心急起来，欺身前进，用意是想把两个老人分开……

展白刚往前走了两步，婉儿急把他拉住道：“展哥哥，过去不得！此时，他二人功力运至顶峰，罡力四布，不等你走到他们身边，便要震伤的……”

展白挣脱婉儿的手，说道：“总不能眼看着两位老人家，落个两败俱伤呀！”说着直向二老身前闯去。

可是尚隔着有两丈余远，展白便觉得身前有一股无形大力，把自己的身形阻住。

展白再迈步前闯，已是不能举步，心头微惊，但仍不死心，猛力向前一冲，只听“砰！”的一声，不但未能前进，反而把展白倒震出数步，气翻血涌，双耳雷鸣，不由暗暗咋舌道：“好厉害！”

婉儿赶忙上前扶住他，说道：“展哥哥，你伤到了没有？”

展白摇了摇头道：“不妨事……”

谁知展白话未说完，忽听两个老人各自大喝一声，惊天动地的一声大震，仿佛一个强大的气爆，突然炸开，劲流激荡四射，形成无数股小型龙旋风，四旋散开。

展白与婉儿站在三丈开外，仍被那一巨大的力量，迫退数步，一

个立足不稳，双双从二丈余高的石台上跌了下来。

好在二人站得较远，二老掌力又不是向他二人发出，虽然被掌风余力迫下台来，并未负伤，半空中二人略一提劲，足尖一点地面，又双双窜上台来。

二人不约而同窜上石台，再一看石台上的景象，把二人同时吓得一怔。

只见神驴铁胆董千里，面色惨白，嘴角、白发都沾满了血迹，盘膝坐在地上，双眼紧闭，似是已受了重伤。

再看那怪老头，下身木桩及撑在身后的双拐，一齐折断，半截身躯坐在地上也是双目紧闭，面色姜黄，嘴角衣襟染满了鲜血。

显见两个老人已同时负伤。

展白趋前几步，走到神驴铁胆面前，急道：“董老前辈，您受了伤？”

神驴铁胆闭目不语，过了一会，才伸手从怀中掏出几粒丸药，放进口中，格崩！格崩！一阵咀嚼，咽了下去。

这才张眼，惨笑道：“老怪物，你还活着吗？”

“放心！”怪老头也张开眼睛，惨笑道：“你骑驴老儿不死，我老人家也决死不了！”说着也从怀中掏出一包药粉吞下去。“唉！”董千里长叹一声道：“老怪物，你是我生平仅见的强敌！”

“彼此！彼此！”怪老头也道：“我老人家平生以打遍天下无敌手自诩，没想到临死之前碰到你，虽然我们都活不久啦，可是打得也过瘾，练武的人死在武功上，这才叫死得其所！”

“可是，”董千里道：“我怎么对你这老怪物面生得紧，好像江湖道上从没有见过？你到底叫什么名字？能否见告，也不枉我们互相拼死一场……”

怪老头哈哈大笑，但中气已没有受伤之前那么充足，笑完之后道：“亏你还叫神驴，难道你就没听说过‘神猴’吗？”

董千里哦了一声，似是恍然大悟道：“你就是十数年前南荒黎贡山‘神猴’铁凌吗？”

“正是老夫！”怪老头道：“南猴北驴，虽然我们从未谋面，十数年前江湖道上的朋友，早把我们老哥俩并列了！”

展白与婉儿听这怪老头，就是十数年前名满天下的“神猴”铁凌，不由同时露出惊诧的神色，因为“神猴”虽然十数年未现江湖，但他当年那些出神入化的佚事，却是武林中老一辈的人物，津津乐道的。

没想到这只闻其名，未见其面的传奇人物，竟在此时此地相遇。再看怪老头长相，尖嘴猴腮，双眼火红，还真像个猴子一样，虽感滑稽，却笑不出声来……

董千里忽然仰天大笑，相同的是笑声嘶哑，也失去了受伤之前的洪亮，笑罢说道：“十数年早思一会，却因琐务缠身，始终未能如愿，没想到十数年之后，还是碰面，现在我们老哥俩，可说是死而无憾了！”

“神猴”却双眼一瞪，面色凄然。说道：“临死之前，能与你‘神驴’一会，的确是慰尽平生之愿，但不能说毫无遗憾！”

神驴董千里一愕道：“老夫年已近百，相信你的岁数也不比我小，像我们行道江湖，在刀尖上打滚，能活到这个岁数已是不易，而且临

死还死在互相慕名的老朋友手中，还有什么遗憾之事？”

神猴铁凌黯然说道：“我没有你那么想得开，想想看，我们横尸荒郊，这两把骨头，连个收尸的人也没有，死了死了，还要受兀鹰野兽凌辱，的确死而不安！”

神驴董千里也黯然道：“像我生前只图清闲，无儿无女，也没有收徒儿，这两根老骨头，早就打定主意，喂狗了，可是，听说你老猴子早年就收下两个弟子，难道你的两个弟子还不会为你收尸吗？”听到提起他的弟子，神猴脸上立刻变为恨毒，咬牙说道：“不提两个孽徒还则罢了，提起两个孽徒，老夫恨不得生食其肉！喏！你看！”说着一指他断去的双腿道：“我这残去双腿，害得我十数年不能重履江湖，就是我的两个孽徒所赐！”这番话听得展白和婉儿，也是义愤填膺，常言道：“恩师如恩父”，世上竟还有如此狼心狗肺之人，下毒心残去师傅双足？

董千里更是怒气冲冲，大叫道：“难道你老猴儿就把两个孽徒轻轻放过不成？”

神猴铁凌，狠瞪了董千里一眼道：“还说呐！要不是你这老不死，横加阻拦，两个孽徒，早已死在我的这双拐之下，岂能让他们免脱逃走！”

董千里讶然惊呼：“三天前被你追得走头无路之人，就是害你的两个孽徒呀，还有一个小侏儒，那又是谁？”“正是两个孽徒。”神猴嗒然若失说道：“那小矮子是二人收的传人，所以，那天你阻拦我不让我追杀三人，立刻激起我的怒火，跟你打起来，当时，你也许认为

我不可理喻……唉！”

神猴说到这里叹息一声，无限惋惜地说道：“当时，我也是太性急，话未说清楚，便跟你打了起来，后来又认出你是神驴，早思一会之人，更加不愿错过，反倒让两个孽徒从容逃掉了，这一来倒好，这清理门户是做不到了，等我这一死，两个孽徒更无忌惮，不知在江湖上要闯出什么样的祸事来？”说罢兀自叹息不已。神驴铁胆董千里，也是捶胸顿足，恼悔不已，道：“唉！我只说救人一命，没想到救了两个坏蛋，可见行侠仗义也莽撞不得……”

第二十六章 洞中遇合

展白上前一揖道：“二位老人家受伤极重，误会既已解释开，还是少说话多养神，待伤势复原有什么话再说不迟……”

神驴董千里双眼一瞪道：“你以为我们两个老不死还会活吗？”

展白闻言一愣。

神猴铁凌却惨笑道：“你这小娃儿心意不坏，可是，我两个真力使用过剧，震伤心腑，已经活不了多久啦，不趁此时谈谈，等到一伸腿一瞪眼，想谈也谈不成啦！”

展白又是一怔，忧伤之情，溢于言表道：“难道二位老人家就无药可救了吗？我展白年轻识浅，不知道哪里有神医圣药，如果二位老前辈知道，告诉晚辈一声，晚辈一定为二位老前辈奔跑一趟，无论如何也要救……”

婉儿也抢着说道：“对呀！我爹存了很多灵药，什么千年何首乌啦，成形参王啦，灵芝仙液啦……好多好多，只要我们回家去向我爹要，便可以拿来救活两位老人家，而且，还有‘诸稽神医’梁老伯也住在我家中……”

神猴铁凌插言道：“女娃娃，你父亲是谁？”

未等婉儿说出，董千里却代她答道：“摘星手慕容涵！”

神猴铁凌奇道：“可是当年‘江南七侠’的老三？”

董千里道：“不是他还有谁？”

婉儿睁大了眼睛说道：“你认识我爹？”

董千里哈哈大笑道：“当今武林大豪门，你父亲已是数一数二的

人物，中原武林又有哪一个不知道你父的大名！”

神猴铁凌却感慨万千地道：“老朽十数年不履江湖，想不到当年的后起之秀，今日已俨然称豪称霸了，但不知另外三大豪门是谁？”

神驴董千里道：“你老猴儿可真是孤陋寡闻，如今不但是当年的后起之秀俱已成了气候，就是后起之秀的儿子，也都成了了不起的人物，目前江湖上流传着四句歌词：‘安乐风流，凌风无情，飘零端方，祥麟热肠。’这四句歌词代表着武林四大公子，这四大公子却是当年那些后起之秀的第二代了，可惜你老猴儿就要驾返西天，无缘会见高人了……”

神猴铁凌瞪眼急道：“老叫驴！你先不要追今抚昔，四大豪门还未交代清楚，怎么又出来四大公子了，你说说明白行不行？别让我老人家死了也落个糊涂鬼！”

“四大豪门四大公子两码事是一档子事。”董千里笑道：“凌风公子就是眼前这位姑娘的哥哥，也就是摘星手慕容涵的儿子，安乐公子是‘乾坤掌’云宗龙的儿子，端方公子是‘混元指’司空晋的儿子，祥麟公子是‘青蚨神’金九的儿子，这四大公子的父亲，便是四大豪门，此外，尚有定居在镇江的‘霸王鞭’樊非，虽然不及四大豪门势大，但也是一方的霸主了，这一说，你老猴儿该知道当今武林是谁家天下了吗？”

神猴铁凌点头道：“你提起的这五人，都是当年‘江南七侠’之中的人物，但是那江南七侠中的首领，‘霹雳剑’展云天，却没见你提起呢？莫非说展云天的副手都成了气候，他本人反而遁世潜隐了不

成？”

展白听二位老人谈起父亲昔年旧事，双目圆睁，睚眦欲裂，脸上的激动之情已流露无遗。董千里却含有深意地望了他一眼道：“展云天已死在数十个武林高手围攻之下……”

展白听至此处，悲愤莫名，双眼泪落如雨，扑倒在神驴铁胆董千里面前，哭道：“尚请老前辈明示晚辈，杀死先父的仇人姓名，也好让晚辈为先父报仇……”

神猴铁凌也自火眼圆睁，怒叫道：“展云天当真死了吗？”

神驴铁胆董千里道：“我还骗你不成，眼前就有展云天的后人为证！”

神猴铁凌，怒视着展白，咬牙切齿地把右掌举起，作势欲击，但等他运集功力时，感到内腑真气散而不聚，才想起自己身负重伤的事来，不由颓然叹了一口气，又把举起的右掌无力地垂下，道：“唉！想不到老夫跟姓展的一段旧账，也无力清算了……”

说罢兀自悲叹恨恨不已。

展白并没有看到神猴铁凌的神情变化，只一味地跪拜在地，央求神驴铁胆董千里告诉他杀父仇人是谁……

婉儿这才知道展白真是当年“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的后人，心中说不出是惊是喜，惊的是展哥哥落魄穷途，看不出他是名门之后，喜的是自己的父亲与展哥哥的父亲同称“江南七侠”，必也是通家之好，无形中与展哥哥的关系近了一层，但她又见展白悲哭零涕，却止不住慌了手脚，一边去挽扶展白，一边不住地安慰她的展哥哥……

神驴铁胆看到神猴铁凌怨毒的神色，不由一怔，先叫展白起来站在一边，又对神猴说道：“莫非你老猴儿与展云天，还有什么过节？”

神猴铁凌长叹一声，欲言又止，竟讷讷地说不出口来。

董千里又问道：“展云天已死，你我也活不了多久啦，还有什么话不好说的？”

神猴又是一声长笑道：“说起来老哥哥你也许不会相信，我平生自认为天下无敌，却输给展云天无情碧剑之下一招。”

神驴董千里道：“这话我倒相信，假如展云天活到现在，连我不一定打得过他……”

这一句话又激怒了神猴铁凌，只见他怒叱道：“骑驴老鬼！你的意思说你武功比我老人家高了？”

董千里想不到他如此好胜，苦笑一声道：“我要比你高，也不会跟你落个两败俱伤了！都是快死的人了还那么大的火气，快接着说下去吧！”

神猴火气略平，接下去说道：“十数年前，展云天找到黎贡山老夫潜修之所，声言要借老夫镇山之宝‘避水神珠’一用，虽然他言辞客气，但‘避水神珠’乃我黎贡山镇山之宝，怎肯轻易借给外人？而且，他又不说明理由，只说用后一定归还，并提出以‘江南七侠’的名誉保证。”

“当时，老夫听他自报字号，才知他便是武林中新崛起的后起之秀，心中便更不肯借给他了，因为我若借给他避水神珠，江湖上传言出去，一定以为老夫被他‘江南七侠’的名头震吓住了，于是提出比

武较量的条件，他如能胜过老夫，避水神珠便由他拿去，还不还都悉听尊便。他如败在老夫手下，那他也就不用想活着离开黎贡山了！”

神驴铁胆董千里插嘴道：“结果你老猴儿败给展云天了。”

“你老鬼听我说嘛！”神猴稍带怒意地道：“当时我俩在黎贡山九曲洞前，苦战三天三夜，也就像现在，我和你一样，不过他却没有负伤，激战至最后，他用无情碧剑在我前胸划了一道口子，却只划破外衣而未伤到肌肉，我知道是他手下留情，但当时这却比杀了我还难受，当时我暴叫道：‘展云天！你为什么不杀我？你杀了我吧！’”

董千里又插嘴道：“结果，展云天没杀你！”

“废话！”神猴铁凌怒道：“当时他要杀了我，今天也不会在此跟你老不死的落个两败俱伤了。正因为他没杀我，才使我受了更大的痛苦，当时我依约将避水神珠交给他，并约他三年后原地再行比武决斗，他走后我即闭关修炼几门绝世神功，没想到正在我练功紧要关头，我的两个孽徒觊觎我的‘神功秘笈’，扰得我走火入魔，自断双腿，我的两个孽徒却带着神功秘笈逃出黎贡山，临走之前，并以巨石封塞洞口，下毒手想把我这授业恩师活葬荒洞之中！”

董千里听神猴铁凌说完经过，不禁无限感慨道：“之后霹雳剑展云天，也没有再去还你的避水神珠，对不对？”

神猴铁凌咬牙切齿道：“当然展云天没再去，老夫神功功败垂成，虽然自断双腿，全身武功并未失去，我被埋在荒洞中，运功疗伤，伤愈后破洞而出，重下江湖，第一就是要找两个孽徒，以清理门户，第二便是要找展云天，以报当年一剑之辱及夺宝之恨！没想到却碰到你

这老不死，使老夫两样心愿都成了泡影！可见……”

董千里截住他不让他再说下去，道：“老朽拦住你，没有让你老猴儿杀死两个孽徒，的确抱歉，但事已至此，抱歉也无济于事。倒是展云天未能依约还你的避水神珠，实在不是他失信，因为展云天向你借避水神珠，是准备在洞庭湖底捞取一笔沉宝，沉宝出水，展云天却被武林十数高手围杀而死，当然他也没有办法去还你的神珠了。常言道：‘死了，死了！’人死不记仇，恩怨一笔消。不过，我们两个人的事，你老猴儿若是服气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比斗下去！”

神猴铁凌一愣道：“你我内功真力已溃，如今已与常人无异，再者，内腑受创也活不了几天啦，还有什么好比？”

婉儿却一边插嘴道：“只要我回家找父亲，拿来灵药，必可救活二位老人家！”

婉儿一无心机，虽然二老说了半天真象，不见得对她或对展白有利，但她只觉得见死不能不救，完全没有想到其他。说完之后还真要拉着展白跟她回家找父亲去拿药……

神猴铁凌却是个有恩必报，有仇必消的江湖怪杰，见婉儿容颜俏丽，心性善良，一味地想救他，不由激动地说道：“你这女娃儿，这份心情实在可感！看来我老人家以为世上无好人的观念，又要改变一下了。……”

董千里却向婉儿笑道：“姑娘，你不用费心了！你爹虽有珍贵灵药，但也比不上神猴儿刚才服下的‘续命散’和老朽服下的‘大还丹’，想当年江湖道上有‘南猴北驴’之称，也有‘南散北丹’之誉，‘南

散北丹’都不能保住我二人的性命，那就大罗神仙也没有办法了！”

董千里说完，神猴黯然点头，婉儿见二人不似哄她，满脸凄惶道：“这样说来，二位老人家没有救了？……”

“姑娘，不用悲伤！”董千里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二人活将近百岁了，死而不算夭，连我们自己都不伤心，你替我们伤什么心？”

神猴张嘴欲言，董千里却接着说下去道：“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俩老不死的死后既有人收拾我俩这几根老骨头，又可继续比较我俩未分出的胜负来！”

神猴眼珠一转道：“老鬼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了，你想凭我俩老不死传给两个娃儿几招武功，叫两个娃儿为我俩收尸不难，但要想叫他们二人比武决斗，那却是无法办到的一件事。”

“老猴子，有你的！”董千里兴高采烈地叫道：“人人都说猴聪明猴聪明，今日一见果然不假，但你老猴子聪明反被聪明误，只想到前一半没想到后一半！”

神猴铁凌冷然道：“愿闻其详。”

神驴董千里道：“看两个娃儿的亲热劲，想叫他俩拼个你死我活，当然是办不到，但要我们分别传给他们武功，叫他俩比一比高下，却是做得到的，谁的传人高强，那就是谁赢了。老猴子，你看这办法怎么样？”

神猴铁凌眼放奇光道：“这么说，你是挑男的了？”

董千里道：“那是当然！展云天与你有仇，当然你不会再传给展

云天之子武功。”

神猴铁凌鼓起两只猴眼，狠狠注视了展白与婉儿一会道：“那你骑驴老儿又占便宜了，显然男的要比女的内功深厚！”

董千里道：“但女的轻身功夫却比男的要好，各有长短，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神猴想了一下道：“好！就这样决定了。但你骑驴老鬼尚能活多久？我们也得定个期限呀！”

董千里道：“大约不会超过百天。”

神猴铁凌默算了一会，豪气干云地道：“我也差不多，就这样吧，我们三个月为期，也好留下一点寿命，亲眼看看我们两个老不死到底是谁行谁不行！”

董千里道：“一言为定，来！我们三击掌吧！”

说着，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近神猴铁凌面前，两个老人啪！啪！啪！连着互击三掌，果然掌风已失，二人双手拍在一起与常人无异。

展白与婉儿先听到神猴铁胆说他们两个人亲热，双双面孔一红；又见两个老人如此好强，临死之前，仍不放过比斗的机会，一时瞧得愣了……

待两个老人三击掌已毕，回头叫他们两人时，二人才互相对望了一眼，竟身不由自主地，各自走向一个老人身边。

董千里对展白道：“小伙子，随我来吧！”

说罢摇摇摆摆向前走去，走到石台边上，由于他内腑受伤，真气

溃散，竟无法纵下两丈余高的石台，围着石台转了半天，看实在下不去，竟叹了一口气道：“小伙子，还是由你把我背下去吧！”

展白此时才知神驴铁胆，这一代奇侠，果真是武功已失，不知他还怎样传给自己武功？由于自己还要向他探询杀父仇人的底蕴，遂毫不迟疑，当即背起董千里飘身跃下石台。董千里却一直领他转过一个山兜，进入一座隐秘石洞之中……

婉儿怔怔地望着二人背影消失了却仍在发呆……神猴铁凌却坐在地下说道：“女娃儿，我们怎么走？”

原来他下肢木桩及双拐均已折断，又不好意思出口叫婉儿背他，所以反问婉儿应如何走法？

谁知婉儿仅面孔微红一下，竟大大方方地道：“看样子你也无法走路了，由我背你吧！可是，我们上哪儿去呢？”

婉儿说话没有展白客气，但却正对了神猴铁凌的脾胃，闻言笑道：“此地山洞多的是，随便找一个山洞就是了，但不要离开太远，三月之后，我老人家还要亲自看你把老驴儿的传人打败！……”

婉儿皱眉道：“我不要！在又黑又脏的洞里住三个月，我可不干！”

神猴铁凌一怔道：“那么，你不要学绝世武功了？”

婉儿道：“就在这石台上不也是很好吗？”

神猴铁凌道：“练武功一定要隐秘，一是怕外人偷窥，再者也怕外物干扰，我老人家传你几门连我自己也没有练会的武功，包你能胜过那老驴儿的传人。”

说罢还诡秘一笑。婉儿不信道：“连你自己都不会，还怎能传给

我？何况你的武功已失，又负伤……”

神猴铁凌眼一瞪，怒道：“你愿不愿学？……”

婉儿道：“我不学了！”

说罢回身就走……

“呃！呃！”神猴急叫住婉儿，竟满脸哀求之色道：“我已经跟老驴儿三击掌过了，怎能说了不算？无论如何我要把身负绝世武功传给你……”

婉儿见他说得恳切，又转回身来道：“那么就要依我，就在这石台上……”

神猴铁凌面有难色，思索了一会道：“绝世武功的秘诀，不入两耳，而且也最怕外魔侵扰，我老人家断去两腿就是个例子，我既要传你武功，能胜过老驴儿的传人，却绝不能害你。现在你背我到个隐秘洞府，我传你武功秘诀，除了你练功时在洞府之中，以外的时间，随你自由行功，你看这可好了吧？”

婉儿一叹道：“我真没有什么心思学习武功，但又不忍拒绝你，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说罢背转脸来蹲下身去，神猴铁凌大喜过望，忙伸手围住婉儿脖颈，伏在婉儿背上，由婉儿背着他窜下石台，沿着山崖找去，谁知连找了数个石洞，均不合神猴铁凌理想，最后又在一块巨石旁找到一个洞口，婉儿气起来道：“不管行不行，咱们就是这个洞了，我决不再背着你东跑西跑，好像找不到窝的兔子一样！……”

说到最后，婉儿自己也忍俊不住“噗哧！”笑出声来，并就势一

蹲身，把神猴铁凌放在洞内地下。

神猴铁凌睁着一对猴眼，四下打量一番皱眉道：“这个洞还比不上先前找到的那两个，而且，洞口风这样大，说不定是个漏底洞，我看……”

婉儿不耐烦地道：“不要你看了！说不找就不找了，既怕洞口风大，我就背你，再到里边找背风的地方也就是了！”

说罢背脸蹲下身来。

神猴铁凌长叹道：“想不到我神猴铁凌，纵横一世，天不怕地不怕，临死之前，却要受你这女娃儿的闲气……”

婉儿又站起来，柳眉一挑，怒道：“我还不愿意呢！既是如此说，咱们算了！我也不想学你什么绝世武功，你也用不到受我的闲气，咱们是两行其便！”

说罢回身就走。神猴铁凌急道：“呃！呃！女娃儿！你不要那么性急好不好？我老人家都依你的就是了。”

婉儿又停下身来道：“那以后也别老是女娃儿女娃儿的乱叫，我叫展婉儿，有什么话，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

“一切遵命！”神猴连忙点头道：“我今生算是第一次怕了一个人！……”

婉儿接口道：“不对！你最少怕了两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胜了你一剑的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

神猴一瞪眼道：“我绝没有怕过第二人，我现在的功力，就能胜过展云天许多，如果假以时日。我另外几手绝世神功练好，展云天恐

怕连我的一招也接不下……”

“得！得！”婉儿道：“不用吹了！现在你恐怕连一个不会武功的壮汉都打不过！”

这句话说得神猴铁凌哑口无言，但脸上却闪过一抹狠毒的杀机，心中对神驹的仇恨更加深了几分……

婉儿也觉得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一点，看他痛苦的神情，心中不忍，又蹲下身形道：“好了，过去的不要说了，还是由我背你到一个背风的地方吧！”

神猴铁凌不再发言，伏在婉儿背上，任由婉儿背着直向石洞深处走去。

奇怪的是这洞口进口处不大，却相当深远，婉儿背着“神猴铁凌”一直深入数十丈，不但连个略可背风的地方也没有找到，而且洞内岐路错综复杂，每一个黑黝黝的洞口之中，都有呼呼劲风吹出，风势汇合，哨哨作响，竟比洞口处风势更增大了数倍。

这情形二人心中都感到不妙，但是谁也不说出口来，神猴铁凌从短短相聚之中，已约略知这背着自己的美丽少女，心地虽然极为纯洁善良，但性情却是相当的任性，假如此时开口要她回转去，恐怕她不但不听，反而又要丢下自己跑掉。

自己寸步不能移动，那可就惨了，所以虽看出情形不对，仍强忍住不说，任由展婉儿背着向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

婉儿因为话已说满，一定要在这洞中练武，现在虽看出此洞实不理想，但一时改不过嘴来，所以仍然向石洞深处走去，而且脚下又加

了几成功力。

婉儿轻身功力本就好，再加上女孩子家先天的身躯娇小玲珑，又有她慕容涵家传的绝世轻功身法“蹑空幻影”，纵在光线不太明亮，石壁凹凸，地下崎岖不平的山洞之中，仍能纵跃如飞，加速前进。

足足奔驰了一顿饭的时间，以婉儿的脚程计算，虽然洞中黑暗崎岖路不好走，她未能全力施为，但最少估计深入山洞，也有数里之遥了，二人心中都已有了退意，不过还没有说出口来，婉儿的脚步也渐渐慢下来。

忽然，婉儿惊呼了一声：“哎呀！”

神猴铁凌因功力已失，目力大不如常，听到婉儿惊呼，忙问道：“婉儿，什么事？”

婉儿道：“这里怎么有死人？”

说着走近一副死尸跟前，神猴铁凌这才看到倚壁立着一具血淋淋的死尸。

二人以为死尸是倚墙而立，所以未倒，谁知仔细一看，大谬不然，原来那死尸的心窝上插着一柄似镖非镖，似棱非棱的棱形暗器，铮蓝瓦亮，一看便知蕴有奇毒，足有一尺余长，直卓卓地由前胸贯入后心穿出，钉入坚硬的石壁数寸之深，是以这具死尸才能不倒。

婉儿愕然道：“看这样子，此人是生前被人用暗器打死，一直站在这里，身上的血迹未干，死了恐怕没有多久，可是这种暗器，却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暗器？”

神猴看了一会，摇头道：“连我老人家也没有见过，不知是什么

暗器，不过，这使用暗器的人，手劲不小。而且这暗器上还蕴有奇毒，却是不会错的！”

婉儿又道：“这被暗器打死的人，老前辈认识吗？”

神猴打量了一下，见那人身穿淡青缕金绸衫，头抹镶着一粒明珠的淡青武士巾，衣着异常华美，但脸上生相却异常威猛，浓眉环目，满脸于思，一看便知是一江湖豪客，虽已然死去多时，但犴眉立目，仍然虎虎有威。

神猴铁凌摇头道：“我少在中原走动，尤其最近十数年我老人家未履江湖，不知此人是谁。”

婉儿见那大汉死状甚惨，胸前鲜血淋淋，顿觉这古怪石洞之中，隐伏着无限杀机，不由心生怯意，但她嘴中仍不肯示弱地说道：“我看这洞里一定隐藏着凶人，老前辈，我们还要不要往里走？”

神猴铁凌一笑道：“这可要由姑娘拿主意了，我老人家本是不主张到这洞里来的。”

婉儿闻言一气，不再理他，拔步便往里闯，走出十数丈，又遇到两具死尸，这两具死尸衣着与前着无异，不过这二人却是后心被那棱形暗器打中，匍匐在地，脸形看不清楚，每人嘴边地下淌着一堆血迹，其中一个头上镶珠的淡青武士巾，已滚落老远，露出满头如猬的乱发。

婉儿虽然入目惊心，但由于正与神猴呕气，脚下毫不停留，仍然往里走。

神猴虽然不说话，且已是将死之人，但见此情景，心中也不由直冒凉气，暗思自己功力已失，这女娃儿江湖阅历又差，只顾任性往洞

内硬闯，假如有歹人隐身暗处，突施暗袭，那决无法应付，落个溅血石洞，与那三具死尸一样的下场。因此，婉儿背他往里走时，他止不住抡目四处观望。

又走出十数丈，前面一堵石壁，风势略小，婉儿背着神猴铁凌，走近石壁前，旁侧有一石门，似是一处石室，婉儿迈步向石室走进。

“小心！……”

神猴一语未毕，婉儿已迈步走进石室之中，突然暗影里探出一只黑手，悄无声息地扑面抓至。

婉儿骇然惊呼：“哎呀！”

第二十七章 端方公子

婉儿惊呼急退，举掌欲向……

神猴铁凌虽然功力已失，但江湖阅历却比婉儿丰富多了，忙道：“婉儿，不必紧张！那是一个死人！”

婉儿定睛一看，果然又是一个死人，在地下掉有一柄冷森森隐泛青光的丧门剑，这才知道死者先前隐身门后，以手中丧门剑对来人暗袭，却被来人躲过，并用重手法将他杀死。

这被杀的人，胸前一个寸许大的血洞，一招毙命，虽然杀人者已经走了，但亦可看出其武功必达出神入化之境。

在石室靠墙壁上，又有一具死尸，手拿判官双笔，委坐在地，胸前也有一伤口，与门前死者一般，死后脸上仍残留着极端恐怖之色。看样子这死者对来人非常惧怕，判官双笔取出，未及出招，即被来人用重手法杀死。

婉儿愕然道：“这里二人是被什么重法所伤？”

神猴铁凌面色凝重道：“看来好像‘金刚指’，‘一指禅’等一类武功，但这杀人者‘金刚指’‘一指禅’，能练到如此境界，功力之高，的确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哎呀！”婉儿又惊叫起来道：“老前辈，你看这里还有两箱珠宝……”

婉儿说着伸手一指石室中央，地下放有两只二尺见方的铁箱，箱盖已被打开，箱内尽是珍珠玛瑙、金银钻石等等五颜六色的珠宝，看来光灿耀目。

神猴铁凌性情虽然怪诞，但实质上却是一个江湖怪杰，对这些珠宝并未兴起贪念。

至于婉儿乃当今四大豪门之女，家中珍宝见得多了，对这些珠宝也未放进眼内。

婉儿把神猴铁凌放在地上，走到珠宝箱前逐一检视，见那些珠宝，并不是寻常之物，珍珠都有龙眼大小，钻石也都是奇大无比，色芒俱佳，此外猫儿眼、祖母绿、红珊瑚、蓝宝石、绿翡翠……等等都是尘世罕见之物，件件价值连城，比自己家中珍藏之物，并不逊色。

尤其装珠宝的两只铁箱，雕塑精美，隐泛乌光，显然也是贵重金属，由名匠打造，跟自己家中珍藏珍宝的铁箱一般无二！

婉儿愈看愈奇，竟一时呆了，暗想：“莫非这些珍宝是从自己家中盗出来的？……”

“呃！”神猴铁凌却在一边叫道：“婉儿，以我老人家之意，用不到再东跑西跑，就在这石室中由我传你武功好了！”

婉儿由沉思中被神猴铁凌唤醒，皱了皱眉道：“跟这两个死人处在一起吗？我不要！”

神猴铁凌道：“那有什么关系？你要讨厌他们，把他们丢出去喂鹰，也就是了！”

婉儿双眉皱得更紧了道：“要丢你去丢，我可不管！”

神猴苦笑一声道：“我若自会行动，哪还需要你背负哩……”

婉儿接口道：“那就不要多费唇舌了，说什么我也不会去沾他们一下的，咱们还是走吧，另外找地方去！”

说罢把手中的珠宝反丢进箱内，背起神猴出了石室。

没想到才走不远，竟走出石洞来，原来这石洞两面山壁上均有洞口，而且这石室离二人出口之处很近，婉儿背着神猴铁凌，走出洞外，算是由一座山腹中穿了出来，乍由黑暗恐怖犹如地狱的石洞之中，见到洞外湛湛的蓝天，光辉的阳光，不由心内一畅，原来二人在洞内摸索了约有两个时辰，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了。

神猴铁凌与董千里苦战三天三夜，先头仗着武功高强，还不感怎么样，到第三天半夜与董千里互拼内力受伤，又被展婉儿背负着奔跑了半夜，早已困顿不堪，虽仗着服下他独门秘药“续命散”，但已是又饿又渴，一出洞口，看见山涧里有道流泉，在婉儿背上忍不住叫道：“水！水！我老人家要喝点水！”

其实婉儿也是又渴又饿，背着神猴铁凌走近溪边，二人立刻伏溪狂饮起来……

忽听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渴死莫饮山溪水！你二人胆敢深入‘亡魂谷’，难道连这句话都不知道吗？”

婉儿与神猴铁凌同时吃了一惊，从水边抬头一看，只见小溪对面山坡上，站定一个俊美少年。

只见这少年也就是廿岁刚出头，长得长身玉立，剑眉星目，身上虽然穿的是一袭布衣，有如樵农打扮，但背手立在小山坡上，沿着初升的朝阳，竟如玉树临风，别有一番朴实清新之气度。

神猴铁凌一瞪眼道：“你这娃娃！可不要信口雌黄，如果意存恐吓，可别说我老人家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婉儿一听神猴铁凌口出大言，不由暗自好笑，觉得这老人家实在骄傲得可笑，自己一身功力全失，又伤又残，连行动都不能行动，还见了人便说大话，要人家死无葬身之地呢？看那少年双目神光湛湛，分明有不弱的武功，真要跟他打，人家不用动手，只要随便踢他一脚，便够他滚向半天的了……

婉儿想着好笑，不由一张嘴把含在嘴中的一口水又喷出来，止不住咯咯娇笑……

那青年乍见婉儿绝美容颜，几疑身遇仙人，脸上流露过一丝钦羡神色。又见婉儿喷水而笑，不由奇道：“二位不要不信，看了那边就知道了。”

说着随手向溪水上游一指。

婉儿与神猴铁凌随着少年手指方向望去，只见溪水上游水源之处，立着一块白木牌子，木牌上写道：“此溪水含有剧毒，七步断魂，千万莫饮。”

婉儿一看，芳容惨变，惊呼道：“哎呀，我已经喝下很多了，这怎么办？”

神猴铁凌却不动声色地冷冷说道：“婉儿，用不着慌张，你岂不知他是骗我们？”

布衣少年说道：“小生从不骗人，我说此话完全出自一片好意，二位不信就算了！”

神猴铁凌笑对婉儿道：“如何！我老人家说的不错吧？我一猜便知他是虚言吓人，如是这溪水中真有剧毒，我们喝下那么多去，腹内

会毫无异样感觉？……”

婉儿一听认为也对，自己喝下很多，腹内毫无不适，如若真有剧毒，怎会如此轻松？不由暗暗佩服神猴铁凌，到底比自己经验丰富，不会轻易受骗……

谁知那少年又道：“这溪水所含的剧毒，很是特别，无色无臭无痛苦，不论人畜，只要误饮此水，如不移动，一无感觉，但你要站起来走，不出七步，必致肝肠寸断而死……”

神猴铁凌哈哈大笑道：“想当年曹子健七步成诗，如今我老人家能来个七步断肠，岂不是可与古人比美，只可惜我老人没有腿，如果我有腿，还真想走七步试试，看是不是真能七步断肠？”

婉儿道：“你没有腿我有腿，不要说七步，七十步七百步，咱们也得走，水也喝饱了，少罗嗦，还是赶快去办咱们的正经事去吧！”

说罢，背起神猴铁凌便想离开……

那布衣少年却身形一掠，如一只掠波紫燕一般，三丈余宽的水面，他竟一掠而过，飘然落在婉儿身前道：“姑娘，还是不要逞强，小生句句实言，绝不欺骗二位，此溪名为‘水银寒泉’，别看初饮下之际，一无所觉，时间一久，必然断肠而死，就是不走动，也会死。因为溪水中含有水银，水银极重，足可断肠裂腹，说七步断肠是夸大其词，但人一走动使水银下坠重量加速，促使伤势加快发作而已，尚幸小生身上带有解药，敬赠二位每人一包……”

尚未等婉儿答言，神猴铁凌早已不耐挥手道：“滚开！少再罗嗦！不要水中无毒，我们再中了你药中之毒，那才划不来呢！……”

说罢一直催婉儿快走。

婉儿虽然看这少年不似坏人，但素昧平生，随便拿药来给她吃，她也不敢轻易接受，因此，见那少年从怀中取出两包药来，并不用手去接，即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说罢腾身便走。

谁知她身形腾起，突感腹内一沉，一阵剧痛，竟使她从半空中直栽下来，好在她家传“蹑空幻影”身法，确有独到之处，虽然事起仓猝，仍能及时叠腰仰身，双脚落于地面，可是也踉跄数步险些栽倒。

婉儿玉容怪变，腹内又是几下痛如刀搅，不禁频皱峨眉，惊呼道：“哎呀！老前辈，我们真中毒了！……”

此时，神猴铁凌因功力尽失，提不住真气，在婉儿腾身而起，突然栽下，脚步踉跄之际，受了震动，腹内痛如刀搅，眼前一黑，早已痛昏过去，是以并未能回答婉儿的说话……

“姑娘！”布衣美少年急窜上前，忙说：“现在可知小生所言非虚，还是把这解药服下吧！”

婉儿此时腹内痛得厉害，再也不管布衣少年解药是真是假，接过来吞在口中，只感满口清凉，入口即随津液而下。

果然腹内痛疼立止，不由用既惊异又感激的眼光望了布衣少年一眼。

布衣少年从婉儿目光中感到极大的安慰，似是觉得只凭婉儿看他一眼，便受多少委屈也值得了。因此，又从怀内掏出一包解药来，交给婉儿道：“姑娘背负的老人家，已经痛昏过去了，请姑娘赶快把解

药给他老人家服下去吧，迟则恐怕不及。”

婉儿此时已相信布衣少年所言不假，当即把解药接过，反身又把神猴铁凌放下地来，撬开他的牙关，将解药倒进神猴口中。

不过片刻，神猴睁眼大叫道：“痛煞我老人家了……”

“谢谢你啦！”婉儿见神猴也获救，不由对布衣少年感激地道：“还没有请教公子大名，方才我说话得罪处尚请公子原谅！……”

“姑娘忒谦了！”布衣美少年道：“小生司空常靖……”

一听布衣美少年自报姓名，婉儿立刻脸现惊容道：“你就是端方公子？江湖上盛传的武林四公子之一‘飘零端方’就是你？”

布衣美少年一笑道：“正是小生！不过错被江湖上的朋友抬爱而已，小生天涯飘零，孤苦无俦，怎敢与另三公子并论！”

婉儿不由双眼发直，望着当面布衣美少年，心中感慨万千。

他虽是一身布衣，但掩饰不住他华美的本质，更显得倜傥不群，他虽是谦虚容让，但毫无畏缩怯懦之感，却更显示了他的雍容大量，俊美无俦，好像天地间的钟灵秀气，让他一个人全包了。

婉儿不由芳心突突乱跳，心中暗暗喝彩：“天下真有这样俊美的男人！……”

但她突想起自己钟情展哥哥在先，怎能又见异思迁？不由脸孔一红，缓缓避开眼光，低下头去……

婉儿芳心中惊异“端方公子”的纯美，“端方公子”心中又何尝不为婉儿的绝世风姿神魂颠倒呢？

他见婉儿清新如出水芙蓉，俊美如天空皓月，粉面朱唇，美艳而

不庸俗，眉比远山更秀，眼比春花更清，秀发如云，娇躯如柳，肤白赛雪，肌璧如玉。

尤其难得的是她那优美的气质，那是属于灵性方面的，眉梢眼角，一瞬一瞥，无不显出兰心惠质；玉体娇躯，举手投足，无不显出丽质天生，完全合乎天然韵律，这是一般庸俗脂粉，学也学不来的，仿效也仿效不到的。

“端方公子”司空常靖，自认平生见过佳丽无数，但从未见过像婉儿这般十全十美的美人！

尤其他见婉儿一双明眸紧盯着他瞧，一会儿秋波流转，一会儿晕上双颊，桃花太夭，没有她这般高贵；梅花又太冷，没有她这般多情……不由看得呆了。心中更是绮思丽念掩映万千……

二人这互相张望，心中互相生出情愫，虽然时间极短，但也瞒不过神猴铁凌那老江湖的眼光，他生性怪僻，对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最为看不惯，一见二人双双发怔，眼中流露出互相钦羡神色，不由干咳一声道：“婉儿！向人家道谢过了，咱们也该走啦！”

婉儿脸孔一红，但她尚未发言，“端方公子”又道：“小生已知姑娘芳名，但不知姑娘仙乡何处，与这位老人家又是怎么称呼？不知能见告否？”

婉儿尚未答言，神猴铁凌眼一瞪，抢先喝道：“你这小子，别以为略施小惠，便想贪图什么，如再饶舌，别说我老人家翻脸不认人。”

婉儿狠狠瞪了神猴一眼，道：“你这么凶干什么？人家端方公子救了我俩一命，不要说人家公子还很客气，就是对我们不客气，我们

也不能恩将仇报！”

说罢，又转对端方公子道：“我跟这位老前辈毫无关连，只是机缘凑巧碰在一起罢了。我姓展，家住在济南‘豹突山庄’，公子有暇，希望到我家去玩两天……”

婉儿这一报家世，端方公子也自一惊，接口道：“姑娘与摘星手慕容庄主是亲戚吧？”

婉儿笑道：“那是家父！”端方公子一愣道：“那——怎么姑娘姓展呢？……”

神猴大为不耐，暴躁起来，叫道：“小娃儿！你们还有没有完？再要罗嗦，我老人家可真要不客气了！……”

他这样大声叱喝，婉儿颇不高兴，正要发作，那端方公子却淡然一笑道：“看这位老前辈眉心现出晦气，双目混乱无神，不但负了极重的内伤，而且离死亦不远，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火气……”

这几句话虽是轻描淡写，却把脾气暴躁的神猴铁凌气得炸了肺，只见他残眉倒竖，双眼一瞪，喝道：“算你小子眼光厉害！但我老人家真力溃败，一样可以要你的狗命！接招！‘泛舟南海！’”

一听神猴叫“接招！”不但端方公子一怔，连婉儿也一怔，暗想：“这怪老头功力已失，还怎么出招跟人家打？……”

再一看神猴铁凌叫出那招“泛舟南海”，半截无腿的身形仍然在地上，一动未动，不由更感奇怪，神猴铁凌却坐在地下说道：“我老人家这招‘泛舟南海’施展时，双拳虚握，猛袭你小子左右耳根‘藏血’重穴，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你小子若是不躲，藏血穴为人身死

穴，用不到实，只要被我老人家拳风稍为扫中，立可毙命。你小子若是躲，我老人家才出的双拳不收，只双肘向前一翻，正迎着你小子逃路，向左是‘心俞穴’撞上我老人家右肘尖，向右是‘肾门’撞上我老人家的左肘尖，不管你小子向左向右，都是死路一条！再假如你小子若是自忖能跟我老人家苦修一个甲子以上的‘真元罡气’相抗，硬敢以‘拨云见日’招式硬封硬架，我老人家双拳后收，双肘外张，内含‘吸’字诀，你小子双臂落空，身形前趋，我老人家双拳再向外一放，正好是泛舟划桨之势，双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你前胸要害，你小子想想看，你能有几条狗命，不死在我老人家这一招‘泛舟南海’之下？”

婉儿与端方公子这才算是明白，原来这怪老人是用口述向端方公子攻出了这一绝招。

虽然怪人——神猴铁凌内功真力已失，只是坐在地下口述，并未当真上前动手，但婉儿与端方公子也暗暗心惊。因为怪老人口述的这十大杀招“泛舟南海”，还真是使人架无可架，躲无可躲。

尤其端方公子听得冷汗直流，自己素以为武功不错，但真要遇到怪老人这一招，自己还真是只有死路一条。

恍惚中，真像是有一敌人奋起双拳向自己迎面扑来，来势既猛，招中更套招，欲躲不能，欲架无力……突然出了一头冷汗，心中悚然而惊，惶恐言道：“老前辈，果然武功通神，就这一招，小生便万无幸理……”

婉儿却突然灵机一动，插嘴叫道：“并不是没有办法躲，只要向上一跃就可以躲避，而且还可以用……”

神猴铁凌笑道：“不用而且了，你问问他向上一跃，能否躲过我老人家这招‘泛舟南海’？”

端方公子诚恳摇头，答道：“向上跃，向下躺，都不能躲过。老前辈这一招，堪称一绝！小生幸得不死深感手下留情，告辞了！”

说罢，一抱拳嗖地一声，飞身掠过小溪，只两三个起落，已隐没于乱山丛中……

婉儿怔了怔望着端方公子走得没了踪影，这才嘟起小嘴，转头对神猴铁凌道：“老前辈，你真是了不起，只用一张嘴，就把鼎鼎大名的端方公子打跑了。”

神猴颇为自得地道：“婉儿，你不用不信，你只要把我老人家口述的武功能练到五成，便可以睥睨天下了！”

“哼！”婉儿小嘴一撇，满脸不屑地道：“能练到十成，像你一样，还不是打不过一个神驴糟老头！”

就这一句话只把神猴铁凌气得哇哇怪道：“女娃儿！你不用激我老人家！我老人家直到现在跟那骑驴老鬼亦是个不胜不败之局！而且，而且，我老人家跟那骑驴老鬼还要比斗下去，我老人家有把握可以赢他！……”

“算了吧！”婉儿仍是满脸不屑之色道：“我若是不跟你学艺呢？再者说，我若是跟你学了武功，不跟我那展哥哥比试呢？你怎么赢又怎么胜？”

神猴铁凌一呆，满脸失望地道：“你不会说了不算话吧？答应了我老人家，又临时反悔？”

婉儿噗哧一笑道：“你别自说自话了，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从始至终，只是你一个人在唱独脚戏……”

神猴铁凌脸色大变，急道：“这么说，你是不跟我老人家学武功？”

“当然我是不会学了！”婉儿斩钉断铁答道：“就算你跟骑驴糟老头，不分胜败，打了个平手，把你们二人合而为一，也不能说是睥睨天下，更谈不到天下无敌。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那才是古今第一高手，因为人家没吃败仗，而且，还胜过你一剑……”

神猴突然大叫一声：“气死我也！”口喷狂血，仰身后倒……

第二十八章 前尘恨事

展白随着神驴铁胆至一隐秘石洞，这位前辈异侠把一套得自西域的“雷音佛掌”传给了展白，并将展白之父“霹雳剑”展云天被害经过告诉了他。

原来展白的父亲“霹雳剑”展云天，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心胸光明，行为磊落，凭掌中一柄“无情碧剑”，行侠仗义，天下无敌。由于他公正无私，在江湖上侠名卓著，无论黑白两道的武林人物，对其均甚敬佩。可是由于他急公好义，刚正不阿，固然救助过不少人，交了不少至交好友，但也得罪了不少穷凶大恶，结了不少仇家。

出乎意外的是展云天并没有死在仇人之手，而是死于六位义结金兰的盟弟之暗算。

展云天原与“摘星手”慕容涵，“乾坤掌”云宗龙，“青蚨神”金九，“混元指”司空晋，“霸王鞭”樊非，以及“银扇子”柳崇原等七人，合称“江南七侠”，以展云天为首在当时江湖道上乃是威名显赫的七弟兄。

但是展云天侠肝义胆，所作所为均是只见一义，不见生死。其余六人却各有自私的打算，常常随着展云天舍死忘生地奋斗一场，到头来却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心中暗暗不满。

又加上展云天艺高气傲，难免有些独断专行，凡事只问合不合武林道义，完全不顾六位盟弟心中所想，因此，这六人对他愈来愈感不忿，只不过畏惧展云天武功高强不敢公然反抗，又加上展云天所作所为是大义所在，他们六人自私自利的想法，也不敢公开说出来，而且

“江南七侠”的名望，在江湖上愈来愈大，他们也不好意思与七侠之首的大哥闹翻。

也是合该有事。“摘星手”慕容涵无意中在哀牢山绝顶秘窟中，得到一幅藏珍图，按图索骥，得知洞庭湖水底沉埋了一宗千年宝藏，得到这批宝藏，立可致敌国之富。慕容涵心中大喜，暗想自己闯荡江湖半生，仍是两手空空，如果能取出这笔宝藏，据为己有，那后半世便可丰衣足食，不必再在江湖上冒风险了。

可是，等到慕容涵赶至洞庭湖边，已发现不少扎眼人物在湖边逗留，慕容涵心思细密，见此情形，先不去勘察宝藏，隐在暗中一探，才知道洞庭湖底宝藏已走漏了风声，不少武林高手均赶来洞庭湖寻宝，而且传言这千年宝藏中，除了价值连城的珠宝之外，尚有一册“武学真经”，一方“避水玉璧”，以及三粒“大罗金丹”三宗异宝。

摘星手慕容涵探知这些消息，心中又惊又喜，喜的是宝藏秘图在自己手中，惊的是宝藏消息不知如何泄漏？眼见洞庭湖边高手如云，仅凭自己一人的力量，已无法取得藏宝。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他手中虽有藏宝秘图，却不会水功，无法进得水底秘道。

因此，慕容涵无法，只有向义结金兰的“江南七侠”商量。

当然，见到“江南七侠”之中的另六位，他又改了一个说法，绝不会透露自己想独吞藏宝，只说无意中获得密图，不敢自珍，愿与六盟兄弟共享。

谁知“霹雳剑”展云天，力主将藏宝取出，以救湖广一带的难民，

因为湖广连年荒旱，居民已经饿得到了互食人肉的悲惨地步，官府救济又办得不力，每日均有成千论万的人被活活饿死。因此，动了展云天的侠义心肠，想把这批藏宝取出，变卖换粮，以救济灾民。

慕容涵一听，心中凉了半截，以为又和往常一样，舍死忘生取得宝藏，又是只便宜他人，自己一点好处也落不到，但尚不死心，仍指望珠宝不要，只取其中三宗异宝……

但其他五侠，却认为在天下武林高手虎视鹰眈之下，下湖取宝，无异火中取栗，冒着如此大险，取出宝，自己一无好处，却去救济那些与自己毫无关连的远地灾民，实在不甘情愿，因之，一齐劝导展云天打消此念。

可是展云天却不考虑这些，他只认为所当为，却不顾什么本身利害，并主张把三宗异宝让给天下武林，只以其中金银珠宝作为救济灾民之用，想天下武林人物，只重视那三宗异宝，必不以金银珠宝为重，晓以大义，不但不会受到阻挠，而且还可得到助力，使“江南七侠”完成这一件义举。

慕容涵这一听，心中更凉了，也与其他五侠一齐主张不去取宝。但展云天所决定的事，从不曾让步，不管六位盟弟怎样说，一定要去湖底取宝。

由于展云天乃是七侠之首，又加上他的个性是说一不二，其余六人也不敢反对他，随他一同来到湖边，对聚集在湖边的武林人物一宣称，果然受到了拥护，并由武当、少林、峨嵋……等数大门派掌门人议定，全体人员一致协助“江南七侠”下湖取宝，然后以金银珠宝去

救济湖广灾民，那“武学真经”“避水玉璧”“大罗金丹”三宗异宝，则在君山顶上开一个武林大会以公平的比武，决定三宗异宝属谁，就连“江南七侠”也算在内，以免七侠吃亏。

这样一说，聚集在洞庭湖边的天下群雄，大多数均无异议，连心已冷了的慕容涵，及另外五侠也都重新燃起希望之火，虽然展云天一再诚恳表明，志不在夺宝，只在救人。但只要取出宝藏，天下武林各门各派出手争夺，慕容涵想着以江南七侠的名义加上一手高超武功，任何一人也万无拒绝之理。因此，也很热心地把藏宝图取出来，与各门各派推举的代表，共同探勘下湖取宝之路线，地点……

但众人按图索骥，勘察的结果，那千年宝藏却沉埋在洞庭湖正中心的湖底。

“江南七侠”中只有出身在洪巢湖边的“银扇子”柳崇厚精通水里功夫，但柳崇厚潜下湖底之后，两天两夜，才浮了上来，却已受了内伤。原来湖心中央水深数百丈，压力极大，而且水底暗流又急，以水功见长的柳崇厚，连湖底都未游到就差一点送了命。

之后，很多认为水里功夫不错的武林高手，相继下水一探，都与“银扇子”柳崇厚一样，不但身负重伤，连水底都未能到达，更不要说到水底去寻宝了。

而且，尚有不少水功内力较差，却不自量力的人，下水之后，即送了性命。因此，水底宝藏无法取出，聚集在湖边的武林高手，想尽了种种方法，又葬送了不少人命，至此知道已经无望才陆续地走了，时间一久，聚集到湖边寻宝的武林高手，均已走散净尽，就连江南七

侠也放弃打捞沉宝希望，离开洞庭湖。

事情过了五六年，人人已渐渐把洞庭湖底宝藏的事淡忘了。展云天却探听出云南黎贡山“神猴”铁凌，收藏有一颗“避水神珠”，执此可以分水入海，衣履不湿，这一发现又触动了展云天的灵机，认为如借来“避水神珠”一用，不难把洞庭湖底千年宝藏取出，于是只身赴苗疆，到黎贡山借珠，和“神猴”铁凌苦战三日三夜，才胜了神猴一剑，借到“避水神珠”又到江南，及六位盟弟，前去湖底取宝。

没想到展云天竟因此被六位结义盟弟暗算杀死。

因为，“江南七侠”这次在洞庭湖底取宝，是在极端秘密之下进行的，因此，展云天被六位盟弟杀死，江湖上很少人知道内情；又加上湖底藏宝之事，事过多年，人们早已忘记，在最后几年中，江南七侠纷纷结婚生子，觅地定居，很少在一起，故而展云天之死江湖上均以为是仇家所杀，任何人也想不到竟是因寻宝被六位结盟义弟所害。

仗着从湖底取出的无尽宝藏，“摘星手”慕容涵，“乾坤掌”云宗龙，“青蚌神”金九，“混元指”司空晋，收买天下武林高手，开创霸业，已成为当今武林四豪门，就是镇江“霸王鞭”樊非，虽然不喜罗集门客，也与四大豪门分庭抗礼，势力不小。

只有“银扇子”柳崇厚，却亡命海外，还不知所终，也许是害死结义盟兄，他良心感到不安吧！

这事很少人知道，虽有展云天生前故交，如“太白双逸”、雷震远、“无影神偷”华清泉等众人日夜查访，也未知端倪。

最后神驴铁胆道：“这件事只有老夫一人，经过多年明查暗访，

才略知真相，但如果不是今夜遇到‘神猴’，说出你父强借‘避水神珠’一事，可就不知道你父如何在洞庭湖底取出千年藏宝。……”

展白静静听着“神驴铁胆”说完父亲被害经过，竟一滴眼泪未流，却双目眦眦皆裂，顺着眼睑汨汨流下两行鲜血来。

神驴铁胆见展白悲痛愤怒到如此地步，不由叹道：“可惜老夫逞一时之勇，与老猴子落了个两败俱伤，无法助你报仇，而且老夫活日无多，也无法再多传你武功，我看你还是忍住悲痛，就着老夫尚有一口气在，收摄心神，听老夫给你讲解几门绝世武功的诀窍吧！”

展白道：“老前辈，你说得对，英雄有泪不轻弹，晚辈决不徒自悲伤，只有满腔愤怒！现在请老前辈讲吧！晚辈洗耳恭听！”

于是，“神驴铁胆”为展白讲述各种高深要诀，各种招式章法，以及临敌致胜之道……

好在展白武功已有良好根基，又加上修习《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之武学，使内功大增，对神驴铁胆所传，虽然武功博大精深，竟能一一领会，学习极速。

展白可以说有学必会，这使神驴铁胆喜出望外，提高了兴致，不顾伤重命危，将终生精研的高强武功诀窍倾囊相授。

可惜时间太短了，不到百日的的时间，转瞬即届，这天已是神驴铁胆在石洞中传授展白武功的第九十天了，恰好三个月期满，但神驴铁胆以伤残之身，昼夜不息传给展白武功，既不能调养生息，精神耗费又巨，竟油尽灯枯，到了弥留状态。

展白醉心习武，却从未遇到过名师。虽有一代怪杰雷震远，慨然

相赠世间第一奇书，他却是蒙然无知。

如今遇到神驴铁胆这样武功高强的名师，言言金玉，字字璇玑，所传他的武功诀窍均是精妙无比，展白全副心神都放在学习武功上面，可以说到了发愤忘食的地步，除了饥食渴饮之外，再也不顾其他，对神驴铁胆愈来愈衰弱的情形，竟未注意到。

洞中又有神驴铁胆先前储存的黄精肉脯，水果甘泉，数量极多，饮食无缺，三个月的时间，展白足不出洞，把神驴铁胆所授的高深武功诀窍，已领会了十之八九。到了这一天，神驴铁胆生命已到了极限，讲出最后一句话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闭目休息了一下，才睁眼道：“我传你武功，到此为止，好在你有那册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只要持之以恒，不断地练下去，你将来的成就，实可超出老夫之上，好了，我们缘尽于此，你出洞去口巴……”

神驴铁胆说至最后，气息衰弱，几至语不成声，展白闻言一愣，他这才注意到神驴铁胆双目神光已散，面如白纸，胸前不住急遽起伏着，看样子已离大限不远。

展白吃惊道：“老前辈，你……”

神驴铁胆突又睁开眼睛道：“你不用管我，只紧记报父仇不可鲁莽从事，加紧修练武功，多多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再把你父亲被害真相公布武林周知，至于……”

神驴铁胆刚刚说至此处，突听洞外人声嘈杂，有一人高声叫道：“在这里了！看这洞口，分明有人进去过！”

接着众人七嘴八舌地嚷道：“进去搜搜！进去！走……”

脚步杂沓，听声音判断，已有数人向洞中走来。

展白看得神驴铁胆命在旦夕。恐怕来人惊扰了神驴铁胆，当即迎出数步，叫道：“洞外什么人？莫往里闯——”

谁知展白话未说完，洞外猛喝一声：“打！”

随着数道寒芒，挟着破空劲风，直向展白面门打来。

展白见来人不问青红皂白，骤然施出暗器，心中大怒，举掌一挥，把袭来暗器震飞，叮当几声，三只亮银镖一齐打进洞内石壁上，火星四溅，展白接受神驴铁胆习功，内功神力运用随心，已发挥了莫大威力，就这一手“挥金入木”已可震惊江湖。

展白一掌把袭来暗器震飞，暗恨来人心狠手辣，随手向洞外推出两掌，狂飙骤起，展白的人也随着自己强大掌风窜出洞外。

掌风山涌，由洞内汹涌而出，同时两声惨叫，三条人影，已从洞内飞出洞来。

“砰砰”两声，先飞出洞来的两条人影，摔落地上，倒地不起，不知死活。落后出来的第三条人影正是展白。

原来那进洞的二人，已被展白掌力震出洞外重伤倒地。

展白纵出洞外，右掌蓄势待敌，左掌护胸，举目一看，洞外站定十数个武林人物，当中一人，正是那俊美无比的“祥麟公子”。

与祥麟公子并肩站定的是那俊美如花的“江南第一美人”，祥麟公子之妹金彩凤。

站在他兄妹二人身后是“金府双铁卫”，“铁背驼龙”公孙楚，“铁翼飞鹏”巴天赫，再者就是金府中的武林高手。但展白一时之间已叫

不出他们的名字。

祥麟公子兄妹，及金府众多武林高手，见从洞中纵出来的竟是展白，不由均自一怔。

又见进洞搜索的两大高手，从洞内直跌出来，立刻倒地不起，就是不死也负了重伤，简直不知是怎么伤的，万万也想不到是被展白一掌震出洞外，还以为洞中另藏有什么武林异士。

祥麟公子愣了一下，立刻又恢复了镇定，从容问道：“原来展兄在洞中，但不知洞中还有何位武林高人？何不请出一见！”

展白也想不到不按江湖规矩，见面施暗器的人，竟是鼎鼎大名的“祥麟公子”率众而来，闻言冷笑道：“洞内之人，不愿见不懂江湖规矩，见面就施暗算的高人，贵公子有何赐教，由展白接住就是了！”

语气相当不客气。

金彩凤一见展白在此地出现，芳心一阵乱跳，星眼流波，樱唇启动，但未等她发言，祥麟公子却苦笑一声道：“展兄不必误会，祥麟不知道展兄隐身洞内……”

展白依然冷笑道：“那么，若是别人在洞中，以贵公子的身份地位，便可以骤施暗算了吗？这么说来，我展白还要感谢公子的盛情呐！”

金彩凤插嘴道：“你不要误会我哥哥，因为我们丢了重要的东西，已有两拨人在岩山十二洞来寻时吃了亏，所以……”

金府来人中，以“铁翼飞鹏”脾性最为怪异，加上他武功高强，眼高于顶，金府失物，数拨人马，都在岩山十二洞吃了亏，如今见展白从洞内冒出来，又有两名高手送命，金氏兄妹对展白一再容让，而

展白却表现得非常冷傲，不由心中大怒，因此，不等金彩凤的话说完，大刺刺地跑前两步叱道：“狗胆小辈！给脸不要脸，难道堂堂金府，还怕了谁不成！你如再不说，藏在洞中的是什么人，别说二爷对你不客气！”

展白依然冷笑道：“不客气，你又能怎么样？”

“先把你这小子拿下再说！”

铁翼飞鹏怒叱一声，身形电闪而出，探臂直向展白迎面抓来。

铁翼飞鹏不愧为南京金府的头号高手，身法快，招式奇，虽然这随随便便一伸手，竟然指风疾啸破风，指未到，展白就感到力劲如刀，刺肤生痛。

但展白此时已今非昔比，神驴铁胆三个月的悉心教导，诡奇招式学了不少，而且心随意会，已能完全发挥本身所具潜在的神力，就在铁翼飞鹏凌厉无比的指风将及面门之际，身不移，脚不动，只双肩微微一晃，躲过迎面指风，反而探手向铁翼飞鹏臂上关元锁来。

展白也是随随便便一伸手妙到毫巅，正好破了铁翼飞鹏这看似平淡，实际却奥妙无比的“锁龙手”杀招，铁翼飞鹏微微一凛，见展白以招破招，神奇难测，立刻变招，伸出去的左手腕一沉，双指如钳，猛扣展白喉下“璇玑”穴，同时上步出右掌，掌缘如刀，猛削展白左肋软骨。

展白也自一惊，觉得这铁翼飞鹏，变招之疾，出手之快，简直是无与伦比，幸亏受了前辈异人神驴铁胆三月传功，若不然就出手连环两招，自己非落败不可。

展白心中这样警惕，手下可不敢怠慢，身形微晃，双掌齐出，旋出刚向神驴铁胆学来的杀手“捕风捉影”，仍然是不守不退，见招打招的招式，双掌猛打袭来双掌的要穴。

二人近身肉搏，身法手法都是快得出奇，眨眼之间互换了六七招，只把金府来的众尖高手，看了个眼花缭乱。尤其铁翼飞鹏的武功，神奇难测，素为金府众高手所钦仰，如今展白竟与之战了个平手，不由使金府随来的武林高手震惊得目瞪口呆。

展白力战江湖上闻名丧胆在金府中列名为顶尖高手的“铁翼飞鹏”，毫无怯色，见招打招，见式打式，完全是以攻止攻，身形微移稍晃之间，双掌如飞，和铁翼飞鹏打了个难解难分。

铁翼飞鹏成名江湖数十年，从未遇过敌手，在杀招连出之下，战不过一个少年展白，心中既惊且怒，出手更加毒辣，掌指如风，恨不得一掌把展白劈个粉碎，才能出胸间一口闷气。

二人身形缠绕在一起，快如飙风闪电，几至敌我难分，倏忽间只听几声“啪啪”气爆之声传来，二人身形倏然左右分开两丈。铁翼飞鹏怒睛突出眶外，黑脸铁青。

展白俊面带煞，星目如炬。

二人各自怒视着对方，瞪了好大一会双方均未出手。祥麟公子天生有“爱才之癖”，见展白年纪轻轻竟能跟自己视为左股右臂的“双铁卫”之一，战了个平手，心中喜爱展白已极，才要出声喝止，谁知他两人互相瞪视了一会，突然大喝一声，又双双猛扑而上。

“啪！啪！啪！……”

接连数声爆响，二人在空中又互换了数掌，依然左右分开，飘落地上互相怒视着，既未分出胜败，也不发出一言。这种打法，倒是前所未见。

“铁背驼龙”公孙楚哈哈大笑道：“小兄弟！真有你的，竟跟我们老鹏打了个平手！”

铁背驼龙此言一出，铁翼飞鹏脸上更感挂不住，大喝一声，施出了十成功力，双掌猛向展白推出。掌风山涌，如狂风巨浪般向展白汹涌而至。

展白凛然不惧，身躯一躬，运足了周身劲，以双掌直向袭来掌风迎去。

“轰”然一声大震，两股强大掌风撞击在一起，劲风四射，卷沙扬尘。

尘沙飞扬中，只见一条人影冲天而起，宛如一头巨大飞鸟，凌空三丈，又猛扑而下，半空中双掌又自猛劈下来。

原来是铁翼飞鹏全力一击，未能打倒展白，已仗着铁翼神衣之助，凌空向展白施出威力更大的一掌。展白“霸王举鼎”，双掌举过肩，已向铁翼飞鹏重逾山岳的掌势迎去。

又是一声轰然巨震，直如石破天惊，劲风四激竟广达两丈开外，金府高手纷纷惊呼四退。

铁翼飞鹏凌空下扑的身形，倏然又升高三尺，临空一折，翩然落于地下。

铁翼飞鹏两只怪眼圆睁，瞪视着展白，静等着展白倒下。

因为他这临空掌，已施出了全力，“铁翼神功”无人能挡凌空全力一击。

谁知展白依然完好无恙地站在那里，稳如山岳，气定神闲，而且一双大眼睛神光奕奕，更显出了无比神威。

这一来不但铁翼飞鹏愣了，连在一旁观战的祥麟公子兄妹，铁背驼龙以及金府高手，无不大出意外。铁背驼龙与铁翼飞鹏功力在伯仲之间，又素知铁翼飞鹏“铁翼神功”的厉害，尤其那凌空下击的千钧之势，就连自己也不一定有把握安然接下，如今见展白竟能接住了，连豪迈风趣的话都忘了说啦，只手捻颚下虬须，环眼圆睁，望着展白呆呆发怔，心说：“这娃儿，这点子年纪，这功夫是怎么练的……”展白却突然大喝一声：“你也接小爷一掌试试！”

喝罢，沉腰塌肩，气贯丹田，双臂一圈一揉，双掌缓缓推出，正是学自神驴铁胆的西域绝学“雷音佛掌”中的一招“西天雷音”！

第二十九章 莲花开落

一股柔韧之力，随着展白的双掌涌出，虽然不见掌风劲啸，但一股无比的暗劲，激荡而出，竟隐隐挟着隆隆雷鸣之声。

铁翼飞鹏武功盖世，眼高于顶，见展白推出这轻飘飘的一掌，竟自脸上变色，无奈盛名之下，他不好意思躲闪，又加上刚才眼前少年已硬接了自己两掌，虽知少年施出掌功，必是武林失传绝学，但也只有咬牙硬接，运起周身功力，扬起双掌向来势迎去。

铁背驼龙见展白推出掌风有异，灵智一动，陡然记起这种只听传说，却未亲见的西域绝学，不由脱口惊呼道：“雷音佛掌！巴贤弟！小心……”

可是晚了，铁背驼龙惊呼未毕，铁翼飞鹏双掌，已与展白的掌风相接。

只听惊天动地的一声大震，劲风呼啸而起，旋回激荡，四射而出，卷石扬沙，尘头涌起足有十数丈高。

轰轰巨响，只震得四山轰鸣。

再看铁翼飞鹏，已震出丈外，当场栽倒，只见他面色铁青，气息粗重，身上铁翼一鼓一鼓，如船帆一般，几欲随风飞起……

想“雷音佛掌”，连“神猴”铁凌都不敢硬接，虽然展白新学乍练，初次施展，但威力也非同小可。

尚亏铁翼飞鹏有“铁翼神衣”护体，不然的话，早已负伤多时了。

以铁翼飞鹏在江湖上的声望，竟被一个初出道的少年一掌震退，不由把自夸为“江南第一家”的金府高手，祥麟公子以下的十数人惊

得呆了。

突听身后不远有人喝彩道：“一掌震飞鹏，好雄厚的掌力！”

又听一个少女娇呼道：“展哥哥！”

众人愣然回顾，只见山路上来了一个布衣美少年，及一个纯美无比的锦衣少女。

这少女就是十六七岁，慧质天生，娇美如花，金彩凤虽有“江南第一美人”之称，但这少女纯洁自然，美丽并不下于金彩凤，尤其她一脸稚气，显出一派青春气息，与金彩凤华丽之美比较之下，另有一番清新气象。

这青春少女，正是展婉儿。

再看那布衣美少年，面如温玉，唇如丹涂，目如朗星，眉分八彩，猿臂蜂腰，长身玉立，虽然是一身布衣，作樵农打扮，但也掩不住他纯美的本质。论俊美不下于展白，但比展白潇洒，论潇洒不下于以俊美风流著称的祥麟公子，但又比祥麟公子显得朴实，周身不带一点富贵气息。

这布衣美少年，展白却不认识，不过，看到婉儿与他在一起出现，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之味。这道理展白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本来对婉儿不存一点私心，不知为什么见婉儿与一俊美少年在一起，心里会感到不愉快。

婉儿却不管众人作如何想法，发现展白后，娇呼一声，张开双臂，如一只小鸟一般，飞扑向展白，竟毫无忌讳地双手抱住展白臂膀一阵摇撼，并高兴地叫道：“展哥哥！你的武功学成了？真好……”

起初展白见婉儿与一布衣少年同时出现，心中虽有酸溜溜的感觉，但脸上并未表现出来。如今，婉儿对展白这一亲热的表示，那布衣美少年却倏然色变，俊美的脸上闪过一抹嫉恨之色，随自冷笑道：“原来你们二位早就认识的！……”

金彩凤原先也为布衣美少年俊美风仪所吸引，一双明媚的美目，怔怔地望着他，现在一见婉儿对展白如此亲热，收回了目光，转望着展白与婉儿，俊美如花的脸上也流露出嫉恨之色，红唇一撇道：“不但认识，看样子人家俩人情感还很好呐……”

祥麟公子胸怀却比较开阔，而且他雄才大略，有广揽天下英才，以谋大举的壮志，见布衣少年仪表不凡，随一抱拳道：“在下祥麟，未请教少年英雄高姓大名？”

布衣美少年面色又一变，立向祥麟公子一抱拳道：“失敬！原来是南京城的祥麟公子！寒生端方，今日有幸识荆，真乃三生有幸！”

布衣美少年这一报姓名，众人无不动容，看不出他竟是与祥麟公子在武林中齐享盛名的端方公子。

端方公子这一报姓名，祥麟公子脸色也自变了一下，深知对方与自己分庭抗礼，不再有收录拉拢之意，却暗起较量压倒对方之心，但仍然哈哈一阵大笑道：“真是幸会了，想不到尊驾竟是鼎鼎大名的端方公子！”

婉儿突在一旁插口道：“真有意思！眼前是‘祥麟热肠’‘飘零端方’，如果把我哥哥叫来，再找到‘安乐风流’，岂不是武林四大公子会齐了吗！”

祥麟公子闻言回顾，俊美的脸上惊疑，道：“这一说，小姐的哥哥就是凌风公子。”

婉儿点头笑道：“一点不错！”

祥麟公子豪气干云地笑道：“那么就请慕容小姐给令兄带一个口信，就说南京祥麟，亟思一会！……”

婉儿撅嘴道：“我不姓慕容，我姓展！”

祥麟公子一愣道：“小姐与凌风公子不是亲兄妹吗？”

婉儿更不高兴道：“谁说我与哥哥不是亲兄妹？我姓展——”

说到这里她明媚的大眼睛瞄了展白一眼，以纤手握住展白的手道：“是跟展哥哥一个姓！”

展白听得心头一震，固然他早知道婉儿姓展的原因，但也想不到婉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竟毫不避讳地说出如此多情而又大胆的话。

同时，他更感到惊奇的是，武林四公子的父亲都是昔年“江南七侠”之中的人物，怎么竟互不相识？而且对各自的家族中之事，也似乎颇为陌生？自己的事，他们不知道，还可以说是父亲被他们害死，他们避而不言，难道他们四大豪门之中，也不互相往来吗？

岂不知展白正猜中了。当年“江南七侠”后半期各自娶妻成家，觅地隐居，为了避免在江湖上所树仇敌至家中寻仇，都是在极端秘密之下进行的，后来发生了洞庭湖夺宝之变，他们六人杀死了结义盟兄展云天，瓜分宝藏，各自回家，就更少往来，而且对当年“江南七侠”之事，在妻子儿女面前也绝口不提，因此“江南七侠”的后人，很少知道父执辈的隐秘。

只有慕容涵与樊非私交弥笃，二人继续往来，没想到慕容涵的妻子是出了名的美人，慕容涵又嫉心奇重，他的妻子与任何男性接近，哪怕是一无逾越，也会引起他的妒火，做出些失去理性之举。有一次大暑天樊非夫妻去慕容涵庄作客，恰好慕容涵不在家，因为酷暑炎热，慕容涵夫人招待樊太太在浴室冲澡，樊非一人在廊下小坐，坐在凉风吹拂下睡着了。不知道他坐的地方正是慕容涵夫人寝室的门口，被慕容涵归来撞见，以为他的妻子与樊非做出暧昧之事，又听到浴室的水声，勃然大怒，也不问明白事情真相，立即闯入浴室之中，却正好看到樊非太太的裸体，樊非之妻羞不可抑，慕容夫人大骂慕容涵不懂规矩，一吵一闹，丑闻全府皆知，樊非与妻子匆匆离去，没想到谣言满天飞，竟传言慕容涵与樊非在浴室中易妻取乐，樊非之妻性烈羞愤自杀，因此，引起十数年后樊氏三杰一鸾，率领数十武林高手，到慕容涵家中寻仇厮杀的那一幕……

此事暂且不提，且说婉儿说她是跟展白的姓，祥麟公子恍然而悟，笑道：“原来慕容小姐与展兄已结秦晋之好，真乃郎才女貌，天配良缘，可喜！可贺！……”

其实祥麟公子是错会意了，此言一出，展白婉儿双双羞得面布红云，金彩凤与端方公子却同时脸上浮起失望的神色……

展白俊脸通红，急急否认道：“公子不知事实真相，怎可乱说。我们并没有……”

未等展白的话说完，端方公子已掉转头大步而去。

祥麟公子却没理会展白的否认，见端方公子不辞而别，竟扬声叫

道：“端方公子慢步！祥麟还有话说！”

端方公子却头也不回，抱拳过肩，拱手道：“端方尚有急事，告辞了！”

祥麟公子见端方公子说走就走，呼唤不回，竟一晃肩跃至端方公子身前，在端方公子面前一站，说道：“端方公子要走，也不急于一时呀！祥麟请问，贵公子不在杭州西湖逸园纳享清福，却远来金陵近郊荒山，不知有何贵干？”

端方公子面露不愉之色，冷冷说道：“山林无主，我端方飘零四海，难道这中原荒山，也不准端方走了吗？”

祥麟公子冷笑道：“天下路天下人走，谁又敢拦阻侠踪游遍四海的端方公子？但今天情况特殊，一定要请贵公子说出个原因来。”

祥麟公子素常谈笑风生，就是遇到紧张急要之事，也是从容镇定，脸上轻易不露痕迹，如今跟端方公子见面，竟脸现怒容，言锋犀利，这是很少见的。因此金府武林高手，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而且隐然暗对端方公子采取包围之势，看情形只要祥麟公子一声令下，金府高手便要动手拿人了……

端方公子自顾俊目流盼，四周打量了一下，突然仰天大笑道：“我若是不愿说出原因呢？”

祥麟公子面色一沉，道：“那说不得祥麟就要留驾了！”

端方公子道：“莫非仗着人多？”

祥麟公子道：“就祥麟一人，也可以留得住贵公子！”

此时铁背驼龙大踏步走上前来道：“捉拿你这小辈，还用得着公

子动手，待公孙楚领教大名满天下的端方公子，究竟有何高深艺业！”

祥麟公子一举手，阻止住气势汹汹的铁背驼龙，仍然向端方公子说道：“实话告诉贵公子吧，祥麟家中丢了一点东西，落在此山中，恰巧贵公子在此山出现，这就不能不叫人起疑！”

端方公子冷笑道：“只怕不是你金府丢东西，而是偷抢来又失去了吧？”

端方公子此言一出，祥麟公子面色大变，猛喝一声道：“果然是你所为！接招！”

声出招到，左手双指猛戳端方公子双目，右掌斜砍端方公子左肩，一招两式，而且劲疾如风，出手不凡。

端方公子大喝一声：“来得好！”

晃肩攘右臂，巧打祥麟公子左肘关节，左手如拢猛向祥麟公子右腰扣去，破招打招，奇奥无比。

二人手法均快，三拆两解，晃眼互相攻击了三五招，“砰！砰！”两声爆响，二人又硬对了两掌，身形倏然分开。

端方公子只觉两臂痹麻，祥麟公子亦感双掌火痛，二人竟是功力悉敌。

二人瞪了一下，祥麟公子又猛扑而上，猛攻猛打，掌拳快如飘风闪电，接连攻出三拳七掌，逼得端方公子一路后退，直退出数丈开外。

端方公子大吼一声，连出数招，扳回劣势，立刻还以颜色，也是快攻快打，连着攻出五掌六拳，外加连环三腿，也把祥麟公子逼退数丈。

二人翻翻滚滚，打得难解难分。

铁背驼龙惟恐主人有失，大吼一声，几如平地起了个焦雷，猛挥一拳，直向端方公子打去。

劲风锐啸向着端方公子背后疾卷而至。端方公子尽力劈出一掌，把祥麟公子逼退两步，横空飘出两丈开外，适时躲过铁背驼龙威猛的掌风。

金府另外的武林高手，却已齐向端方公子包围上去……

端方公子傲然而立，仰天狂笑道：“威名满天下的祥麟公子，也不过是倚多为胜而已。”

说罢屈小指放进口内，吹了一声尖锐震耳的长哨。

哨音过后，只见左边山头上，冒起了十数条人影，一律都是鹑衣百结的叫化子，手拿打狗棒。

接着从右边树林里，又拥出十数名手执棍棒的人，也都是蓬头破衣的叫化子。

刹那间，左右前后，山顶树林，草丛岩洞，纷纷出现了人影，均是手拿青竹杖，蓬头垢面的叫化子，怕不有数百人之多！

祥麟公子及金府公子高手，左看右看，蓦见出现这么多叫化子，脸上均露出惊惶之色，万也想不到端方公子竟预先在山中埋伏了这多穷家帮的人物。

这些叫化子出现后，纷纷叫嚷：“有钱的老爷行行好！”

“可怜叫化苦命的人！”

“你不修今生修来世！”

“把您那吃不了的残菜剩饭，花不完的金银财宝，也赏给我们穷人几个吧……”

在叫嚣声中，破草鞋梯拖梯拖，竟是星飞电掣，晃眼间，纷纷围了上来。

婉儿一皱眉道：“原来他还是个花子头。”

展白不解道：“谁？你说谁是花子头？”

婉儿一咧嘴，指向端方公子道：“喏！就是这一位！”

展白想起婉儿与端方公子一起出现的事，仍然未释于怀，趁此问道：“婉儿，你跟神猴学艺的事怎么样？又怎么跟端方公子在一起呢？”

婉儿随把背着神猴找洞，误饮“水银寒泉”的事说了一遍。又把怎么为端方公子所救，神猴又怎样用口述一招把端方公子打跑，以及神猴用口述传她武功，在第九十天头上神猴怎么死掉，端方公子又赶来帮她埋藏神猴尸体，之后出洞来便碰到他了。

婉儿在诉说这些时，展白却为一件事勾起了疑心，那就是婉儿说在洞内看到的五具死尸，像貌衣着都像是在密松林向他劫镖的“燕云五霸天。”

展白心中奇怪，燕云五霸天劫镖并未得手，怎么会有两箱珠宝？而且怎么又都死在这荒洞中了呢？

可是，那些穷家帮人物，已经围了上来，情势愈来愈紧张，已没有时间再容他向婉儿详细询问……

一群叫化，闹闹嚷嚷地赶至近前，端方公子哈哈一笑道：“以多为胜，咱们就以多为胜吧！”

说罢纵身一跳，跳上一块数丈高的岩石上去，往地下一坐，又说道：“穷家帮的弟兄们！眼前可是些最富有的财神爷，你们就好好的叫化几个吧！”

这群叫化子闻言，抡起手中青竹杖，交错游走，并在嘴中高声叫化起来。

不过，这一次却不是纷乱叫嚷，而是由一人领头喝一句，然后群声应和，声韵悠扬，如歌如颂，竟是非常悦耳动听。

只听一人领头唱道：“我们都是没有饭吃的穷朋友！”

群声合唱道：“穷朋友！穷朋友！”

领头的人接着道：“一朵莲花开！”

群声合唱：“莲花，莲花，莲花开又落！”

就在这歌唱声中，一群叫化子挥动青竹杖，脚步杂沓，人影晃动，竟摆成一座看来非常严整的“叫化大阵”。

铁背驼龙那么豪迈的武林巨擘，也不由略显紧张，低声对祥麟公子道：“公子！小心了，这是穷家帮成名的‘叫化大阵’，先由老夫与巴贤弟挡一阵，公子与小姐暂且后退，脱身阵外，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看那些叫化子，数百人一齐挥动青竹杖，杖起如林，杖落如风，劲流激荡，回旋生飙，祥麟公子兄妹二人心中也不由暗暗吃惊，听铁背驼龙如此说，只有点头默许。

铁背驼龙又在随来高手中，指定天门一剑汪兆明，常山蛇焦良，与衡山二鸟欧阳弟兄一共四人，负责保护祥麟兄妹的安全，其余的人跟随双铁卫闯阵……

在铁背驼龙调兵遣将，安排御敌时，穷家帮阵势催动，已经逼上前来，仍由一人领头喝道：“肚皮饿才向有钱的老爷伸伸手！”

群声合唱道：“伸伸手！伸伸手！”

坐在山坡上的端方公子此时却插口叫道：“不要光是唱了，有钱的人多半性急，不耐烦你们罗嗦，要伸手就伸吧！”

但领头的人仍然唱道：“两朵莲花开！”

这开字出口，数百只青竹杖倏然举起。

群声接着唱：“莲花，莲花，莲花开又落！”

在这“莲花，莲花”声中，数百条青竹杖挥动犹如风起云涌，“莲花开又落”开字出，如林的青竹杖一阵搅动，劲流激湍，回旋生飙，落字出口，轰然如惊雷怒霆，数百条青竹杖一齐向祥麟公子金府一千高手攻来。

铁背驼龙大喝一声，舌绽春雷，汇集了他性命双修有着一个甲子以上的“开碑掌力”，双掌全力劈出。

掌风劲啸，如狂风巨浪。同时，铁翼飞鹏一声厉啸，铁翼展处，腾空而起，身在数丈高空，把他那震惊江湖的“铁翼神功”施展了出来。

只见他如一只巨大苍鹰一般，熠熠闪闪的铁翼，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居高临下，凌空向穷家帮的“叫化大阵”击下。

“金府双铁卫”盛名无虚，就这一在空中，一在地下，联起手来分力合击，势威力猛，声势惊人。

就在“金府双铁卫”一在天空，一在地下，凌厉无比的攻势之下，

只听“莲花开，莲花落”一片歌唱声中，阵式合而忽分，分而复合，百数只青竹杖搅动之下，竟把“金府双铁卫”的两股巨大掌风，化于无形。

而且，群叫化身形游走，反而把金府众人同祥麟公子在内，全数包围在核心。

连展白与婉儿都包围在内。

婉儿见群叫化连自己也包围起来，青竹杖影如山似林，向自己身上罩来，秀眉一皱，娇声叱道：“好哇！连我也不放过了！”

喝声中纤手扬起，屈两指轻轻一弹，两缕极细的劲风，疾啸而出。

“扑通！扑通！”

两名帮众竟应指而倒。

想以“金府双铁卫”两大高手，联手合攻，那么刚烈的掌劲，穷众帮的“叫化大阵”都能挡得住，为什么竟接不下婉儿——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纤纤两指？这真是怪事！

但展白已看出了门道，因为神驴铁胆曾告诉过他“神猴”铁凌特有的厉害功夫，婉儿这屈指轻弹，正是神猴铁凌身负绝学，不由惊奇叫道：“‘搜魂指！’你把‘搜魂指’都学会了！”

言下之意，不胜惊骇。

婉儿撅嘴道：“我还不愿学呢！老怪物硬要教我有什么办法？”

转又妩媚一笑，对展白道：“不过请展哥哥不用担心，妹妹不会对展哥哥施展这狠毒的杀手的……”

展白一皱眉，心颇不悦，一是她管神猴叫老怪物，使他听来颇不

顺耳，因为神猴铁凌再怪，总是传过她武功，武林传统“艺不轻传”，如果传以武功，虽没有拜师之名，也有师傅之实，武林中对授艺恩师最为看重，婉儿如此称呼神猴，就是对授艺之师不敬，违犯武林传统，所以展白听来非常刺耳。其次，她说学来杀手不向展白施展，这自然使他觉得婉儿有点瞧不起他的成分。

展白剑眉一皱，才要发作，但穷家帮的众帮见婉儿一出手，便点毙二人，一齐大怒，阵势催动，把主力转向婉儿与展白二人压来，同时听一人唱道：“有钱的小姐少爷多慈悲！”

群声和道：“多慈悲！多慈悲！”

领头人又喝道：“三朵莲花开！”

群声齐唱：“莲花，莲花，莲花开又落！”

“莲花莲花”声中，竹杖搅动，遮天蔽日，落字一出，漫天杖影，犹如排山倒海一般，挟着使人喘不过气来的疾风劲流，猛向展白、婉儿两人压下。

婉儿只觉杖影如山，像泰山压顶一般涌来，势威力猛，前所未经，不由心中一凛，双手齐扬，四指齐弹（因为她内功真力不到火候，对“搜魂指”的武林绝学，只能左右各练两指，未能达到功贯四指境地，所以再紧急也只能弹四指。）想以新学到的杀招退敌。

“搜魂指”果然厉害，随着强劲指风，又有两名帮众倒地，但婉儿连伤四人，穷家帮中已有高手上来，婉儿弹出四指，指向四人，却只有两人负伤，另两指却落了空。

而阵式中的数条杖影，却已纵横吞吐，齐向婉儿打来。

婉儿惊呼失声，双粉掌纷飞如蝶，左劈右挡，加上她独具的“蹑空幻影”身法轻灵，穿隙游走，虽然一时未受到伤害，却也闹了个手忙脚乱，粉脸煞白。

这当儿展白已劈出两记“雷音佛掌”。

展白也是跟婉儿一样，“雷音佛掌”新学乍练，未能达到收发随心地步，阵中压力一近身，数百条杖影一齐攻到，“雷音佛掌”匆忙中再也施展不出来，只有左闪右避，掌指兼施，在阵中苦战。

就这样，三冲两闯，婉儿与展白已同时隐于“叫化大阵”之中。

而且，两人已被冲散，各自为战，在数百条杖影之中，左突右闯，却愈陷愈深。

这边婉儿与展白已陷入阵中苦斗，那边金府高手，双铁卫，以及祥麟公子兄妹，也同时陷入“叫化大阵”之中，而且一样地被冲散各自为战。

这“叫化大阵”真是奥妙无比，虽然仅由数百人组成，却在阵式变化之下，竟好像有成千成万的青竹杖影，弥空遮日般没头没脸打下。

加上群叫化一律的蓬头垢面，鹑衣百结，一样的手挥青竹杖，样子是一模一样，难分彼此，交错游走之间，把金府众高手，祥麟兄妹，展白，婉儿等人，闹了个头昏脑胀，眼花缭乱。

只有铁翼飞鹏情况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有“铁翼神衣”之助，能够飞翔空中，不必落于地面，所以可不受深陷阵中之苦。

但他在空中鼓翅飞旋，只见“叫化大阵”翻翻滚滚，满眼都是蓬头垢面的叫化脑袋，以及挥舞如林的青竹杖影，至于陷身阵中的诸人，

反而不易看见。

偶而看到铁背驼龙满头苍苍白发播扬，驼背拱起如丘，在青竹杖影中晃动而出，奋掌力战，他便凌空下扑接应一招，但“叫化大阵”倏分即合，铁背驼龙的身影倏现即隐没于数百条青竹杖影之中。

而且，铁翼飞鹏每扑下一次，数百条青竹杖即高举起来，猛向他临空攻至，威力之大，竟能逼得他凌空身形，倏忽上升寻丈。

铁翼飞鹏虽能凌空飞翔，也不过如大海上一只孤飞的海燕，对那些沉浮在巨浪中的同伴，也无力相救。

倒是展白与婉儿，一个是“雷音佛掌”威猛，一个是“搜魂指”凌厉，时时能荡开密如丛林的青竹杖阵，现出飘逸的身影来。

忽听一声惨嗥，一名金府高手尸身已被抛出阵外，周身浮肿，脸上青紫血痕满布，显见是被乱杖击毙。

铁翼飞鹏又惊又怒，运足了“铁翼神功”，以“鹰搏九霄”身法，铁翼连挥，连番猛攻。

轰！轰！数响，“叫化大阵”合而倏分，让过铁翼飞鹏威猛铁翼劲风，倏然又分而复合，依然是严整无隙。同时，“莲花，莲花”声中，青竹杖齐举，又猛向铁翼飞鹏周身点来。

铁翼飞鹏只有展翅腾起两丈，以避平地而起的数百杖影。

第三十章 武林盛会

但铁翼飞鹏临空下击无功，在青竹杖影猛攻之下，展翼急起，却被精灵无比的婉儿看到。

婉儿灵机一动，心想：“与其在阵中受困，不如施展‘蹑空幻影’身法，学那装了翅膀的老头，腾身空中，居高临下，寻隙捣虚，不比在地面受困强多了？”

婉儿想到就做，娇叱一声，屈指疾弹，逼得阵式一松，倏然凌空三丈。

身形盘空一停，势尽下落之际，脚尖一点足下青竹杖影，落而复起，竟在“叫化大阵”的青竹杖影上空翩翩飞舞起来。

婉儿人生得美，加上体态窈窕，身法轻灵，又是穿的一身彩绣锦衣，在倏起倏落的青竹杖上翩翩起舞，仿佛九天仙女下凡，又如“青女嫦娥俱耐冷，月下霜里逗婵娟”，真是美妙已极！

坐在山坡上的端方公子不由脱口叫道：“好身法！美极了！……”

他不出声还好，他这一叫好却提醒了婉儿的注意，婉儿莫名其妙地被困阵中，一肚子不高兴，如今才奋力脱出阵外，端方公子坐在山坡上，悠悠闲闲地叫起好来，不由大怒，身形猛然一顿，脚尖乘青竹杖打出的劲风借力使劲，一阵划动，竟平飞直射，从青竹杖阵上空猛向端方公子所坐岩石上扑去。

十数丈的距离，婉儿半空中两次脚踩青竹杖借劲，竟然脚不沾地，窜上了距地面尚有三丈余高的岩石之上。

端方公子连连喝彩，而且站起身形，俊脸泛起笑容，看那意思是

欢迎婉儿的样子。

但婉儿恨他连自己也围困在叫化阵中，身未到先已屈指弹出，一缕极细，但又极为强劲的疾风，破空锐啸，猛袭端方公子胸前“三阳”重穴。

端方公子大吃一惊，见来势甚急，不敢硬接，急忙飘身躲过，一边嘴里急叫道：“姑娘！你怎么连小生也打起来？”

婉儿已姗姗婷婷地站立岩石之上，瑶鼻一皱，冷冷说道：“少客气！你叫一群要饭的把我包围起来，又是什么意思？”

端方公子苦笑道：“你要不和他们站在一起，穷家帮的人万不敢找姑娘的麻烦……”

婉儿道：“你要不站在这里，我也不会打你！”

端方公子被婉儿反唇相讥得哭笑不得，但仍然涎脸道：“那么，姑娘要小生到哪里去呢？”

婉儿一瞪眼道：“我管你到哪里去？但是，你那些要饭的如果伤了我展哥哥的一根头发，我就拿你偿命！”

这一句话激起了端方公子的怒火，一是婉儿说得绝情绝义，再者婉儿一心维护展白，也引起他内心的嫉妒，不由剑眉一扬，俊美的脸上，闪过一抹杀机，嘿嘿笑道：“端方公子的命还不那么不值钱！会去为别人的一根头发偿命！”

婉儿道：“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吗？”

尚未等端方公子答言，青竹杖阵中一声惨嗥传来，婉儿与端方公子同时低头看去，又是一名金府高手毙命。

尸身被数根青竹杖挑出阵外，一样是周身浮肿，满脸青紫血痕，滚在地上，仰脸朝天，死状极惨。

阵内听到祥麟公子的怒叱，及铁背驼龙的厉吼，显见二人已愤怒已极！

“砰！砰！”巨响，接二连三传来，也可猜出金府中人在一齐奋力猛攻。

铁翼飞鹏更是连声怒啸，铁翼奋起，连番猛扑。

但“叫化大阵”威力强大，变化万千，纵然在数大绝世高手猛冲猛打之下，仍然是严整无比，丝毫不见破绽。

突然青竹杖影之中，一道耀眼的碧绿光华冲天而起，接连几闪，“呛！呛！呛……”

一阵龙吟虎啸之声传来，严密无比的“叫化大阵”，中间立刻空出一个五尺范围的圈子来。

圈子空地当中，手执“无情碧剑”，岳峙般站着的正是展白。

原来展白仗着双手在阵中，竟愈冲愈冲不出来，心中愤怒，竟撤出背上的“无情碧剑”来。

“无情碧剑”果然神兵利器，又加上展白新从神驴铁胆学了“风雷八剑”，“无情碧剑”出鞘，一招“风震雷鸣”立刻荡开了五尺方圆的一片空地，而且，“叫化大阵”中的帮众有躲避不及的，手中青竹杖立刻被“无情碧剑”削断了五六根。

穷家帮这“青竹杖”又叫“打狗棒”，乃是帮主在开香堂时亲手传授，为徒众所重视，而且每三年才开香堂一次，第一次所授为木棒，

那是入门三年以后的弟子。第二次所授为黄竹，又叫苦竹，那是入门六年以上的弟子。第三次所授为绿竹，那已经是入门九年以上的弟子了，至于这“青竹杖”，乃是入门十二年以上，武功高强的弟子才配携带，所以今天在此摆阵的帮众都是帮内十数年以上的高手，所以才能困住金府铁卫、祥麟公子兄妹及展白等武林顶尖高手。

尤其是“青竹杖”乃是海南特产，实心铁骨，坚硬无比，就是寻常宝剑也难损分毫，如今被展白“无情碧剑”一剑削断五六根，竟把数百帮众一时震住。

“叫化大阵”刹那间忘记了催动，穷家帮众一齐瞪视着展白呆呆发怔，尤其被削断了青竹杖的帮众，除了震惊之外，更是满脸愤怒悲痛的表情。

展白却是威风八面站在那里，未再乘胜余威，出剑追杀……

婉儿却喜极而呼：“展哥哥……”

端方公子倏然变色，急呼道：“穷朋友们！要饭的家伙毁了，可没法叩见祖师爷！”

一句话激起了穷家帮众的拼命之心，齐声怒吼，挥起青竹杖，猛向展白攻去。

此时，他们不再“莲化，莲花”唱得好听了，而是怒吼狂啸，数百条青竹杖雨点似的向展白猛攻。

可是展白一剑在手，如虎添翼，他先前一剑逼退帮众，不乘胜追杀，是不愿多造杀孽，如今见群叫化疯狂地向他扑来，展白一震“无情碧剑”，“风雷八剑”第二招，“怒雷狂飙”，犹如暗黑云端几道厉闪，

隐挟风雷之声，激射而出。

“呛！呛！”

断竹横飞！

“吱！吱！”

血雨四溅！

竟有七八名帮众断竹，两名帮众闪避不及连手臂一齐被削断，发出两声惨叫。

“呼啦！”一声，群叫化震惊后退，一齐瞪着展白，虽然脸上表情愤怒之极，却再不敢向上包围。

展白凛然道：“如再不退去，可别说小爷不顾杀伤，我要出手攻击了。”

众穷家帮被展白威势所慑，果然无人再敢向上围拢。

一个年约六旬，花白胡须的年老乞丐，上前一步道：“穷家帮多蒙赏赐，不知阁下能否将大名见告？以后我们穷人也好感恩图报。”

展白道：“区区展白，就是在下。”

老年乞丐道：“原来是展大侠！我穷家帮永记大德，不忘报答您就是

了。”

展白道：“展白被逼出手，无心与贵帮结仇，假如贵帮记着这笔账，展白也不能推辞，随时接着贵帮的。”

老叫化一竖大姆指道：“英雄！老叫化佩服你了……”

端方公子却在岩石上急叫道：“龚老叫化！这是什么节口？套的

是哪门子交情呀！看那边点子也要闯出来了……”

原来这叫做龚老叫化的年老乞丐，与展白答话的当儿，其余围困金府的帮众，眼见也守不住阵势，被金府铁卫及祥麟公子兄妹，一番急攻，阵式显出溃乱迹象。

“叫化大阵”固然厉害，摆阵之人却是息息相关，死伤一两个，固然不会影响全盘，但包围展白的有数十人之多，一旦完全停止下来，阵式推动，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威力大不如前，又加上金府的人奋力猛冲，阵脚动摇，眼看着要被金府众高手冲突出围。

龚老叫化被端方公子一语提醒，舍了展白，催动阵势，一齐向金府众人围去。

一时间青竹杖齐举，杀声大震，战况又趋激烈起来。

端方公子固然及时提醒了穷家帮众，把“叫化大阵”再度推动起来，但同时他的叫声也提醒了在空中飞翔下击的铁翼飞鹏。

铁翼飞鹏见端方公子一说话，阵式便较厉害，心想：“擒贼先擒王！好小子，你在那里坐山观虎斗，还在指挥群叫化子作战，我先把你拿住，岂不就解了叫化大阵之危！”

想到这里，铁翼一展一拂，倏然向端方公子扑至。

犹如大鸟横空，人未到，一双铁翼连续猛挥，挟着破空劲风，直向停身岩上的端方公子扑去。

端方公子见铁翼飞鹏来势凶猛，接连迎空劈出两掌。

掌风与铁翼雄风一接，“砰！砰！”两声巨响，半空中劲流激射，但并未阻止铁翼飞鹏疾冲之势，双翼一扇，迅如鹰隼，照旧向端方公

子飞扑而至。

端方公子心中一凛，急欲腾身走避，但铁翼飞快，倏然而至，端方公子头顶上空，铁翼飞鹏厉啸一声：“小辈！拿命来！”

喝声中铁翼一展，猛向端方公子迎头挥下。

耀光闪闪的铁翼，犹如大片乌云，迎头盖顶而下，劲风锐啸，扑面生寒，端方公子大吃一惊，脱口惊呼：“不好……”

但婉儿也站在端方公子身边，铁翼劲风连带向婉儿，婉儿娇叱一声：“你找死！”

喝声中屈指一弹，一缕极细的疾风，尖啸着直向铁翼飞鹏“心俞”重穴射去。

铁翼飞鹏已见识过婉儿的“搜魂指”，知道厉害，不敢硬接，敛翅急闪，但仍然慢了一慢，躲开要害，却没有躲过铁翼，只听“吱！”一声微响，巴天赫不畏刀剑暗器的“铁翼神衣”竟被婉儿“搜魂指”洞穿一个手指大的洞孔。

铁翼飞鹏巴天赫急忙敛翅落地，脸色惨变，他万也想不到自己的铁翼神衣，竟被婉儿一指损坏，心中又惊又怒，一双三角厉目，怒视着婉儿，满脸杀机。咬牙切齿道：“大胆贱婢！竟敢损坏二爷神衣，二爷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怒喝声中，十指屈伸，周身骨骼“格！格！”作响，阴森凶狠，大踏步向婉儿逼近。

婉儿不知他要施展什么厉害的阴毒武功，但看他凶狠之态，心中不由一凛，暗暗蓄势戒备……

但端方公子被婉儿一指解危，惊魂甫定，却逗起满腔怒火，见铁翼飞鹏向婉儿欺去，大喝一声，运起家传绝学“混元指”，猛向铁翼飞鹏后心要害点去。

铁翼飞鹏正运集了周身功力，想找婉儿去报毁衣之仇，忽觉脚后劲风破空而至，知道有人暗袭，更加火上加油，暴吼一声，反身出掌，一式“倒转阴阳”，把运集至巅峰的一身功力，双掌一反一正，猛向身后打去。

“噗！砰！”

一声裂帛轻响，一声轰天巨震，同时两声惨叫传出。

端方公子被铁翼飞鹏威力无俦的掌风，震下数丈高的岩石，一声惨叫，头下脚上地向下栽去。

铁翼飞鹏一只左掌正好迎住端方公子家传绝艺“混元指”，一阵奇痛沁人心脾，也发出一声惨叫，再一看左掌红肿老高。

铁翼飞鹏纵横江湖数十年，从未遇到敌手，如今破衣伤手，连番受挫，激起他凶暴野性，杀心大起，咬牙忍住左掌伤痛，见端方公子已栽下地去，随后纵身追下岩石。

端方公子虽然被铁翼飞鹏掌风震下岩石，只负轻伤，并未致命，头下脚上栽下，将及地面，猛一提气，半空翻转，仍然双脚稳站于地面。

此时，铁翼飞鹏已随后纵了下来，更不答话，举起右掌，恶狠狠地向端方公子头顶劈去。

端方公子知道他掌沉力猛，自己甫行负伤，不敢硬接，见铁翼飞

鹏掌到，飘身闪过。

但铁翼飞鹏左掌伤处，痛如心肺，把端方公子恨入骨髓，一掌落空，上步横劈，施出“横扫五岳”招式，向端方公子拦腰扫至……

但端方公子受伤落岩，一声惨叫，早已惊动了穷家帮众，见端方公子势危，纷纷从阵内跑来救援端方公子。铁翼飞鹏第二掌未到，十数条青竹杖已齐行挥至，硬把铁翼飞鹏逼退。

铁翼飞鹏怒上加怒，铁翼猛扑，双掌猛推，把蜂拥而至的穷家帮众，打翻了好几名。

但穷家帮人多，打退一批又上来一批，仍然把端方公子救出，把铁翼飞鹏围住。

混战中死伤互见，金府高手固然已有数名阵亡，但穷家帮的帮众，在阵式散乱之后，已不能发挥统合战力，死伤在金府高手，及展白无情剑之下的更多。

尤其“金府双卫”功力高强，心狠手辣，每招每式施出，均有三五名叫化受伤倒毙。

这真是一场好杀，只见尘沙飞扬，喊杀震天。突听一声大喝：“住手！”

这喝声中气充足，声如雷震，震得众人耳嗡鸣，身不由己地各自停下手来。

只见对面山峰上转出一群武林人物。这群武林人物，约有十数名之多，喝声不知由何人发出。但身法却都是快得出奇，从山峰上现身，到跑至众人动手之处，约有数十丈的距离，晃眼即至。

只见十数条人影，星飞丸射，飞快地掠至众人面前，个个都是身躯剽悍，步履如行云流水，双眼精光闪闪，看样子都是身负高强武功之士。

为首是一个寒儒似的穷酸，身穿褴褛长衫，脚登破布鞋，手拿一本烂书，但相貌却生得颇为不凡，四方脸，白净无须，细眉长目，看年纪不大，最多不过廿四五岁，却隐然有大家风范。

展白首先认出为首之人，正是“安乐公子”。

摩云神手“向冲天”，就跟在安乐公子身后，其余高手，展白却都不认识。

安乐公子云铮，率领属下十数名高手，飞掠而至，首先也看到展白。

安乐公子微笑点头，但他的眼光忽然看到展白手上拿着的“无情碧剑”，不由眼露奇光，道：“恭喜展兄，失剑复得！”

展白道：“托公子的福！”

以前展白见云铮朗朗侠行，曾有结交之心，但自从知道武林四公子，都是自己杀父仇人，立刻打消此念，而口头上也就不太客气。

安乐公子脸上微微一红，因为是在他手中把宝剑被人夺走，他追了半天没追上，如今宝剑却让人家自己找回来了，这个跟头栽得不轻，竟一时无言可对，只有苦笑了一下……

此时婉儿已飞身掠下岩石，站在展白身边，听展白管来的一个穷酸也称呼“公子”，不由笑道：“又来了一个公子！公子何其多呀？”

她的意思是，瞧不起眼前的穷酸也配称为公子。

展白道：“你不认识吗？这位正是与你哥哥在武林齐名的‘安乐公子’！”

众人闻听，一齐脸现惊容，多打量了安乐公子几眼。

安乐公子却四下一拱手道：“在下云铮，蒙江湖朋友抬爱，呼为安乐公子，今日偶然路过此地，不知诸位朋友因何故厮杀？”

祥麟公子也一抱拳道：“久仰！久仰！在下祥麟，与贵公子虽未谋面，可说是神交已久。”

安乐公子及属下高手，一听祥麟自报名号，也俱白脸现惊容，安乐公子哈哈一笑道：“失敬！失散！原来是鼎鼎大名的祥麟公子！看来我这贸然出头，是多此一举了！”

原来安乐公子喜管闲事，一听眼前闹事之人是祥麟公子，便知今天的闲事自己不一定能揽得下，故而有此一说。那边的端方公子，见二人互相吹捧，却把自己抛在一边，不由干咳了一声。

婉儿心思细密，端方公子在旁边干咳，她早知其意，倩然笑道：“今天可是幸会，武林四公子，倒有三位在此地露面，来！我给诸位引见！——”

说着纤手一指端方公子道：“这位就是端方公子！”

安乐公子及属下高手，更是一怔，想不到引起争端的竟是武林四公子之中的两大公子。

婉儿接着又说道：“看来我真要回去叫我哥哥了！”

展白一时未会过意来，愕然道：“叫你哥哥干什么？”

安乐公子早已哈哈大笑道：“不用说，这位姑娘一定是凌风公子

之妹了！”

展白恍然呵了一声，道：“名重武林的四公子会面，倒的确是武林一大胜举！可惜，你哥哥赶不及来此一会了！”祥麟公子心中一动，他本来心怀壮志，早有压倒其他三位公子，称霸武林，领袖群雄之心，随即仰天一阵豪笑道：“这有何难！我们武林四公子，江湖齐名，祥麟早想一会，如今展兄提起，祥麟很想借此机会，约请三位公子驾临寒舍一会，不知二位公子及展小姐肯赏光否？”

端方公子脸一寒，道：“那么我们今天的事如何解决？”

穷家帮的人物因为死伤惨重，个个眼红，闻言往上一围，意欲再动……

祥麟公子冷笑一声，答道：“武林四公子聚齐，咱们新账旧账，一齐结算，不是更公平合理吗？”祥麟公子素具心机，这话表面听来冠冕堂皇，事实上他却是感到人单势孤，安乐公子敌友不明，再要打下去，恐怕吃了亏，所以有此一说。

端方公子也有顾忌，只因属下穷家帮的人死伤太重，不能不充硬发狠，为属下撑腰，听祥麟公子一说，也顺坡下台道：“但不知哪一天？”

祥麟公子仰脸思索一阵，道：“当前年关将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点私事，而且为了不影响大家快乐过年，咱们就订为明年元宵节怎么样？”

未等端方公子答言，安乐公子哈哈大笑道：“最好是晚上，元宵节赏灯大会，武林四公子南京城聚齐，可在江湖上传留一段佳话！”

端方公子也豪气干云地答道：“元宵节以前端方必到，而且为了凑兴起见，端方将随带武林至宝‘避水玉璧’，一同赴会！”

众人闻言，一齐色变，祥麟公子脸色更见难看，因为端方公子所说的“避水玉璧”，正是他家中的传家之宝，三月之前被盗，他今天率领属下高手亲自出动，也就是为了寻找此失宝，先前疑心是端方公子支使手下盗走，但还未敢证实，如今听端方公子亲口说出，不由又惊又怒，也接口答道：“好！一言为定！祥麟为了酬谢雅意，在会上献出一宗异宝，‘大罗金丹’，给与会之人见识见识！”

这回该轮到端方公子变颜色了，因这“大罗金丹”也正是他家的传家之宝，在北京运往杭州的路上遗失，他率领穷家帮的高手，也正是寻找此宝，才来到岩山十二洞一带，搜寻数月之久却连个眉目也没有，祥麟公子这一说，才知是被金府之人拦路劫走。

安乐公子却哈哈大笑，一震手中烂书道：“二位公子豪兴干云，不吝以武林异宝为武林人士开眼，云铮也不能太小家子气，届时一定携带‘武学真经’赴会！”

安乐公子此言一出，众人更是吃惊……

展白却满脸悲愤，怒眦见血，切齿喃喃自语道：“三宗异宝！三宗异宝！没有错，一定是他们！……”

宋代词人欧阳修有一首词，歌颂元宵佳节青年男女的欢乐与离愁云：

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
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湿春衫袖。

这个固然是描写恋爱，青年男女的相聚之欢与离别之苦，但由此也可看出元宵佳节的热闹情景来。

南京为六朝古都，人文荟萃，物华天宝，尤其到了元宵佳节，家家悬灯，户户结彩，千千万万的花灯，照耀得大街小巷辉煌如同白日，只见各色各样的花灯，多如满空繁星，从太阳未落山便已经悬挂起来了，一直从黑夜燃亮到天明。

各种花灯，争奇斗巧，在十字街衢，更有“灯山”“灯牌楼”等等，除了花灯式样翻新，美不胜收之外，更有引人入胜的“灯虎”，为游人助兴，射中的还有彩头赠奖，因此上，天未入夜，大街上已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看灯人潮。

富甲全国，号称江南第一家的南京金府，高耸的门前高搭彩楼，数百盏扎制得十分精致的红丝彩灯，把一座巍峨的金府大门，照耀得金碧辉煌。

高达数十级的大理石台阶上，雁行排开两列金盔金甲的荷戈执剑的武士，在辉煌耀眼的百千灯光照映之下，宛如无数尊大庙前的金甲神将，显赫之中，带着森严威猛的气氛，使一切夜游赏灯的人们，只

有站得远远地，瞠目结舌的羡慕着，没有人敢接近一步。

可是，这画戟森严的金府，却仍然热闹无比，只见中门大开，奔向金府的人川流不息，不过登上那高广石阶的都是些不凡的人物罢了。

金府大门前，除了那些如金塑泥雕的金甲武士，昂立不动之外，还有十数名金府食客中的武林高手，站在门前迎接佳宾，其中一个仅有一条手臂的俊美少年，眉目之间蕴藏着恶狠暴戾之气，正是被展白断了一臂的“小青蚨”孟如萍。

孟如萍断臂初愈，把展白恨之入骨，本想出去找展白报仇，后来听说元宵节赏灯大会，展白也要来参加，便等在金府，又修炼了几手歹毒武功，太阳一落山便站在门前，一边负责迎接前来与会的天下群雄，一边专等展白前来，好雪断臂之恨！

可是，从午至酉，三山五岳的英雄，四海八荒的异士，均已露面被迎进了金府，却不见展白来到。

“小青蚨”孟如萍心中失望，以为展白不会来了，他正想交代门下食客几句，进到府内，谁知他一脚跨进大门，突听铃声琅琅蹄声得得，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背上斜插一柄看来十分名贵的宝剑，跨下骑的却是一匹又瘦又小的毛驴，在金府门前停了下来。

想今夜金府之中，名重武林的四大公子之会，而且还有武林人眼见眼红的三宗秘宝，将在武林人士面前公开，与会之人俱是当今武林一时俊彦，所有来参加大会之人，不是骑高头骏马，即是乘坐豪华轿车，哪有骑这种寒蹇毛驴来的？

可是，这骑驴少年在金府门口，嘴中“唷！”的一声，勒住缰绳，

竟飘身下驴，手里牵着那比一只狗大不了多少的小毛驴，迈步就往金府大理石的台阶上闯。

站在台阶上的金甲武士，执在手中的长戟向外一推，“锵！”铁戟交叉，阻住去路，同时一名金甲武士嘴中喝道：“站住！南京金府，也是可以随便往里走……哎呀！……”

未见骑驴青年举手，那横戟阻路的两名金甲武士，喝声未竟，却口发惊呼踉跄后退出五六步去，而那少年却从容举步跨上石阶……

负责接待来宾的金府门下食客，都是眼里不揉半粒砂子的老江湖，一见骑驴少年翩翩神采，不用出手，以周身布满的罡气，就可把武功不弱的金甲武士震退，知道来了高人，连忙几个纵落，从高台阶上驰下二人来，向骑驴少年一抱拳道：“朋友，哪路英雄报个名来，我们也好接……”

谁知这二人话未说完，骑驴少年一抬头，二人不仅一愣，连忙改口道：“原来是展小侠，请进！请进！”

因为展白在金府大战孟如萍，他们都亲眼看到过，所以一见便认识，忙又吩咐下人接过展白手中小毛驴，从旁门牵入宅内……

就在众人这一乱的当儿，展白却昂然不语，唇边含着一丝冷峻笑意，未见他脚尖点地身形平飞直射地“嗖！”一声微响，人已跨登数十级高台阶，到达了大门之前。

众人一齐咋舌，暗赞：“好高强的轻功……”

正好“小青蚨”孟如萍听到纷乱之声，跨进门的一条腿又收回来，刚一转身，眼前一花，平空站在门前一个英挺少年。

孟如萍抬头一看，来人正是久等不至的展白，脸色倏变，猛叱道：“小子！你才来呀！”

说着，单掌如老僧问讯，缓缓向展白胸前拍来一掌。

展白只觉他掌势沉缓，却隐然有一股阴寒之气，迎胸压来，知是阴毒掌功，但毫未放在心上，扬袖一拂，道：“何必多礼？”

别看展白这轻轻一拂，竟把决心报仇，暗施毒掌的孟如萍，震退一丈开外，若不是身后有壁墙挡着，说不定还要退出更远。

“砰！”的一声，孟如萍脊梁撞在壁墙上，五脏翻滚，面色惨白，咬紧嘴唇，狠狠瞪着展白一言不发……

想不到数日不见，展白功力有如此大进，孟如萍苦心练来欲找展白报仇的毒掌，竟是不堪一击。

孟如萍又惊又怒，无奈这一碰面便受伤不轻，虽然内心悲愤，却毫无办法，眼看着展白数声冷笑，被接待宾客的金府门下引进大堂。

其实展白心切血海深仇，内心悲愤更不知要超过孟如萍多少倍？今夜，上元佳节，他单人匹马赴四公子的赏灯大会，是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来为他冤死十数年的父亲报仇雪恨来的。

因此，他不顾惊世骇俗，一到金府门前，便连施“凌空虚渡”“罡气布体”“流云铁袖”等神功，不是为炫技骄世，而是为了要一寒敌胆。

不过，孟如萍是首当其冲罢了。

好在这些门下食客已看出少年展白艺业不凡来，而且事前又受过祥麟公子的交代，所以不管孟如萍受挫，依然恭而敬之的把展白让进

大厅。

这所大厅，展白曾来过一次，不过那是白天，而且心情也没有这次激动。

这次探知金府老主人“青蚨神”金九，就是杀他父的主凶，满腔热血沸腾，抱必死之决心重临金府，已无心情欣赏这以“江南第一家”自豪的金府豪华排场，连挂在庭院中琳琅满目的奇巧华灯，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只双眼平视，笔直地跨进宴客的大厅。

大厅内彩灯缤纷，珞珞垂珠，尤其绣金盘龙的壁柱上，高烧着数十丈粗逾儿臂的香油大烛，把一座宽敞的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

当真是高朋满座，一座宽敞大厅之中，恐怕有数百人之多！

马蹄形的长桌，迤邐排开，桌面上正宴未上，却堆集着满桌的时鲜水果，美点精糕，迎面坐着名重武林的四大公子，两旁坐的俱都是四大豪门的顶尖高手，以及三山五岳，四海八荒的奇人异士。

意外地，这内蕴无限杀机的武林四公子之会，表面上竟充溢着喜洋洋的气氛，众人随意吃喝着桌上的鲜果美点，嘴中却是笑语喧哗，人多语杂，几至聚声成雷，整座大厅中显得乱哄哄的一团。

又加上新来的宾客，以及端茶送水的男女佣人，进出川流不息，以致领导展白人内的食客，高声为展白报名引进，都没有人听见。

展白因是存心找事来的，岂甘受此冷落？抽出背上“无情碧剑”，出指一弹，“汪！”然一声龙吟，气贯丹田，嘴中高吟道：“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裙王门不称情！武学未进，展白造访！”

展白这一弹剑作歌，声震全厅，数百位高手笑语声立止，一座喧

哗叫器的大厅，霎时变得鸦雀无声，数百道眼光，一齐投射到展白身上来。

首先祥麟公子离座起身，哈哈大笑道：“好一个‘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裙王门不称情！’但在祥麟家中却不会有‘淮阴市井笑韩信，满朝公郎忌贾生’的量小之人。来！祥麟先为展兄引见几位前辈。”

祥麟公子说着走下座来，拉着展白的手，先向首座一个双目精光如炬的老人道：“这便是家父……”

只这五字出口，展白立感热血上冲，头脑“轰”的一声，以下祥麟公子说的话便听不到了。

因为展白听“神驴铁胆”告诉他，“青蚨神”金九乃是杀父的主凶，首先出主意杀害父亲的是他，在“江南六侠”围杀父亲时，首先用暗器使父亲受伤的也是他。

因此，展白听祥麟公子说出，知道当中首座老人便是“青蚨神”金九，不由双目怒睁，同时心中禁不住热血沸腾。

只见这老人五旬开外，双目精光如炬，充分显出机智无比的神态，同时从其如炬的目光看来，知其内功必亦不弱，身穿团底闪光绸袍，面如满月，额下五绺花白胡子，机智精明之中，又显出一派威严之相。

展白为了不在人前失态，咬牙强忍住满腹悲愤，抱拳说道：“久仰！久仰！‘青蚨神’金大侠，威名远播，今得识荆，三生有幸！”

展白说完，那“青蚨神”金九却傲不为礼，连站起来都未站起来，只微微点了点头嘴中连道了两个好字，一双精光如炬的眸子，却倏然上下打量了展白几眼。

展白以为“青蚨神”轻视自己，忍不住怒火上冲，脸色立变……

祥麟公子已看出展白神情不对，忙道：“家父双腿不便，请展兄多多包含！”

展白这才看出，“青蚨神”金九所坐的不是椅子，而是一副轮车，双腿覆盖了一条很厚的毛毡，但不知因何双腿失灵？

祥麟公子接着为展白一一引见与会众人，武林四公子展白均已会过，武林四公子门下的好手，以及与会的天下群雄，展白并不留意，仅注意“乾坤掌”云宗龙，“混元指”司空晋，以及“霸王鞭”樊非等。

奇怪的是“摘星手”慕容涵却未与会，“豹突山庄”方面的人只有冷傲的“凌风公子”及门下高手多人在座，连“雷大叔”，“银箫夺魂”章士朋，“追魂铃”司马敬，“独脚飞魔”李举，“衡山夜梟”眇目道人等十大高手，也未见面。

“凌风公子”仍然是那副冷漠无情的神态，在祥麟公子为展白引见时，眼视屋顶，昂然不睬，俊美的脸上嘴角下撇，更是一副高傲无比的神气。

连做主人的祥麟公子都大不过意，但展白反而心平气和地笑道：“不劳公子引见，我们早就认识了！”

“凌风公子”却一瞪眼，以寒冷如水的语调说道：“一无名小辈耳，本公子不屑认识于你！”

祥麟公子已知展白心高气傲，武功又高强无比，凌风公子讥诮，一定引起展白发怒，他并不是怕他们打起来，而是怕坏了自己预定的

计划，忙在一边说道：“慕容兄生性如此，展兄且莫介意！”

谁知展白一点不发火，反而笑道：“展白早已领教！”“凌风公子”又是一声冷笑。

展白走向别处时，回顾了他一眼道：“不用心急，展白早晚有让慕容公子认识的一天。”

慕容承业倏然色变，立起身来，五指一旋，猛向展白身后，“凤眼”三穴弹去。

正是家传绝艺“摘星手”的一式“紫微三垣”，五丝微风，疾而不啸，袭向展白。

似这等阴柔手法，使敌手不易躲避，尤其在背后暗袭，因为它不带一丝破空之声，更使人无法事先防范。

但展白今与昔比，已大有天渊之别，自经“神驴铁胆”的三月教诲，他对自己内身潜修的功力，已能自由发挥，又加上与会前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足不出户地在岩山十二洞中，潜修《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所载的奇绝武学，所谓“一窍通，窍窍通”，进步何止一日千里。

展白武功已达心与神会境界，“凌风公子”暗袭手法虽然冠绝一时，但展白自己及时发觉，却不露痕迹地回手一拂，把凌风公子极厉害的一招“紫微三垣”化解于无形，口中并说道：“等一会领教！”

凌风公子立即感到一股暗劲，拥向自己，不但把他一招“摘星手”的绝招化解掉，而且震得自己站不住脚，“扑！”地一声，又跌坐在椅子上，不禁闹了个目瞪口呆。

好在展白用的这一招非常含蓄，不是特别细心的人看不出来，因此也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

倒是“安乐公子”早想拉拢展白，虽看出展白折辱了凌风公子一招，也不点破，却走下座来，拉住展白坐在自己座旁。

展白也未加推辞，即坐在安乐公子身旁，抬头见识与不识的全厅之人都在瞪着眼打量他，展白心中不知是喜是悲？觉得自己孤身一剑，将要当着天下群雄面前，报雪杀父之仇，固然是人生一大快事，但又想起自己人单势孤，也许不能报雪杀父之仇，反而溅血堂前，丧命在此……

转又一想，不管自己报得了报不了父仇，只要能够当着天下群雄之面，把父亲被杀害经过，公布武林，纵是牺牲一命，也颇值得了，想至此处，心情反而出奇的镇静下来。

突然，展白转眼又看到一双如天际晨星的大眼睛，正出神地望着自己，仔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那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

展白突然一震，只感心中卜卜乱跳，脸孔发烧，顿时兴起无数的绮思遐想，心中暗道：“难道她爱上我了吗？为什么每次会面，总是用这种眼光看我？”

转又想道：“这是不可能的！人家是江南首富的千金小姐，自己却是一个落魄江湖的穷少年，就算人家爱上自己，自己又拿什么去爱她？”

忽然又想起：“她父亲是自己的杀父仇人，马上便要流血拼命，

双方势同寇仇，还谈什么爱不爱？”

这样一想，展白顿觉冷冰浇顶，满腹绮思立刻化为乌有。

此时，那“青蚨神”金九，却把祥麟公子叫到近前，俯耳低言了几句，祥麟公子立刻昂身抱拳，四下一拱道：“诸位英雄，外面酒宴已经摆好，就请诸位移坐月下，赏灯饮酒共谋一醉如何？”

端方公子首先不耐，当下身形一立，道：“不知那‘大罗金丹’何时展出？也叫与会群雄一开眼界！”

祥麟公子淡然一笑道：“司空兄不必心急，你既然把‘避水玉璧’带来了，祥麟家中的‘大罗金丹’还能自秘吗？我们大家到外面饮酒赏灯，待酒兴正浓时，你，我，以及云铮兄，咱们三宗异宝一同展出，岂不够味！”

安乐公子首先把手中那本烂书一拍，哈哈大笑道：“月下灯前，有花有酒，又有武林秘宝可开眼界，今宵此会不虚了，好！好！司空老弟，咱们客随主便，一切听祥麟兄的了！”

与会众人，赏灯饮酒是假，却急欲一睹三宗异宝，听安乐公子一说，齐齐斯应，哄然道好，一齐离座向大厅外拥去。

展白冷眼旁观，见“青蚨神”金九，“乾坤掌”云宗龙，“混元指”司空晋，以及“霸王鞭”樊非等老一辈的人，绝少发言，只静坐在一边由着小一辈的“武林四公子”出面争强，不知他们安的是什么心？暗地里又有什么打算？因此，全神贯注在他几人的身上，一时出了神……

忽见凌风公子冷冷言道：“祥麟热肠，安乐风流，飘零端方，你

们三公子均有宝物可献，难道我‘凌风’就没有珍贵之物，以博天下英雄一顾了吗？”

凌风公子这一发言，闹哄哄向厅外走的人，又即时停住脚步，一齐瞪着眼睛望着凌风公子，看他有什么比三宗秘宝更值得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凌风公子见他的话果然生了效果，不由面露得意神色，回首同一长发披肩的老者说道：“赫连三叔！你把咱们的宝物献出来看看！”

那被称做“赫连三叔”的老人，探手怀内取出一个锦缎绸包来，打开锦缎绸包，里面是一个扁方的红木匣子，抽开匣盖，里边又用白锦纸包着，里三层外三层，长发披肩老者慢条斯理的一层一层地打开，但看这收藏的严密，便知是非常珍贵的宝物，而且，自从打开匣盖以后，即有一种馨馥幽香进了众人鼻孔，随着纸包一层一层的打开，芳香愈来愈浓，到后来竟使整座宽敞大厅都弥漫了这种香味……

众人双眼一瞬不瞬望着长发披肩老人的两只手，这虽不是什么流血厮杀，气氛却是相当紧张，数百人拥挤的大厅，竟是鸦雀无声，这时就是有一枚绣花针落在地上，也必可清楚听到。

人丛中不知是谁，轻声说道：“这香味若是含有巨毒，大厅之人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

这声音虽低，听到众人耳中却仿佛响起了一个焦雷。

不少沉不住气的人，赶紧闭住呼吸，并暗蓄真力准备事有蹊跷时，冒死一击……

却见端方公子手下，一个红脸蓬头的老年乞丐，带着熏人的酒味，

哈哈大笑道：“这么香！就是穿肠毒药，老叫化也要吃一点尝尝。”

嘴中说着，双肩一晃，未见怎样作势，人已逼近长发披肩老人面前，伸出一只鸟爪似的脏手，猛向长发披肩老人手中纸包抢去。

长发披肩的老人连眼皮都未抬，红木匣子放在桌上，双手拿着纸包也未躲，只在那红脸蓬头的年老乞丐鸟爪似的右手将触及纸包时，屈指一弹，那红脸蓬头的老年乞丐便如触蛇蝎般地，倏然把手缩了回去。

众人见那位红脸蓬头的年老乞丐，红脸泛紫，双睛咕辘咕辘乱转，便知他吃了暗亏不小。

端方公子身后穷家帮的人，更是吃惊，因为这位红脸蓬头的老年乞丐，乃穷家帮有名的“酒丐”，名叫方弼，与“疯丐”褚良，“聋丐”吴化，合称为“风尘三丐”，不但在穷家帮身份极尊，就是在武林中可称得起是一流高手，如今被凌风公子门下食客，一个长发披肩的老者，只这么轻轻一弹，便负了伤，不由心中既惊且怒，一个个怒形于色，蓄势欲扑。……

凌风公子却冷冷说道：“豹突山庄求才若渴，慕容承业更是礼贤下士，岂有当着天下群雄施出暗算手段？这说话之人，分明存心不良，暗想破坏慕容府的清誉，实在可恼！”

说着向身后一施眼色，只见一个精瘦细长面色如蜡的劲装汉子，单手一扬。

人群中立刻发出一声惨叫，一个中年壮汉双手抱着胸口，痛得弯下腰去。

众人虽未看清那精瘦汉子是用什么手法伤了一人，但见凌风公子手下竟是这般飞扬跋扈，动辄伤人，不由个个怒于形色，尤其麒麟庄樊非门下，更是纷纷作势欲扑……

原来那冷语受伤的壮汉，乃是“霸王鞭”樊非手下。

祥麟公子见凌风公子在自己家，竟然如此蛮横，心中怒火也几乎按压不住，但他城府极深，又恐坏了大事，更不愿此时有任何一方起了冲突，于是，强忍住满腔怒火，道：“慕容兄，既也带有秘宝，不妨在赏灯大会上，一齐展出于天下武林之前，现在且请收起……”

但他话尚未说完，那长发披肩老者已将最后一层纸包打开，只见他两指从纸包捏出一段白藕似的东西，仍是屈指一弹，一缕白光，直向“酒丐”方弼面门射去，同时嘴中说道：“老叫化！你既是嘴馋，就先给你一点尝尝鲜吧！也免得叫天下武林笑话豹突山庄小气！”

“酒丐”方弼，当真是胆大包天，在不明对方真正意图，又未看清纸包是何事物，长发披肩老者屈指弹来白影，他连看也未看，竟张口接住，“咯崩！咯崩！”一阵咀嚼，“咯！咯！”两声，咽下腹去。

不但端方公子方面的人个个吃惊，就连与“酒丐”无关的众人，也都暗暗为他担心……

谁知“酒丐”方弼，咽下之后，舐嘴伸舌，意犹未尽，又从背上解下一个红漆大酒葫芦来，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酒，才用破袖口擦了擦嘴唇道：“长毛老怪！你给老叫化吃的，是不是从孙悟空那里偷来的‘人参果’？怎么这样好吃！”

长发老者哈哈大笑道：“老叫化！算你造化！这虽然不是可使人

成仙成佛的‘人参果’，却是道地的‘千年参王’，你如果现在运功一遍，可抵你苦修三年的功力！”

众人闻听，简直不敢相信，对毫不相干之人，竟肯施舍这么珍贵的灵药？

“酒丐”方弼却是毫不犹豫，立刻盘膝坐在地上，五心朝天，双掌扣诀，行起功来。

众人被好奇心驱使，谁也没动，也没有人说话，一齐瞪大眼睛望着“酒丐”坐在地上行功。

不到一盏热茶工夫，“酒丐”跳起身来，双目一睁，奇光四射，连道：“好宝！好宝！”

众人一见，“酒丐”赤红的脸上泛起一层宝光，双目神光也似比方才晶莹多了。

想这种增强功力的灵药，乃武林中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东西，在凌风公子手下却有整整一匣子，不由一齐将目光投射到长发披肩老人的手上。

那披发老人却自言自语地道：“谁要投靠豹突山庄，谁便有福享受一段千年参王。”

展白在一侧冷眼旁观，至此方算明白凌风公子叫门下食客现出武林至宝之意，原是想收买人心。

同时，也恍然大悟，为什么其他武林三公子，也均以武林人见眼红的异宝，当着天下武林卖弄，无非都是想借此拉拢武林人士归顺到自己门下来。

但这种卑劣用心，的确叫人看了不顺眼，尤其想到名重武林的四公子，竟是用这种手段，来树立自己庞大的势力。想着不由好笑，禁不住嘿嘿冷笑出声。

凌风公子却不管展白冷笑，见自己狡计得售，扬扬得意地道：“豹突山庄不仅是这点千年参王，还有‘何首乌’‘千年灵芝液’等等数不清的奇珍异宝，专等加盟慕容门下的四方豪杰共享。”

武林人士不爱金，不爱银，却最爱这等增长功力的灵药，有的为争夺一枝半叶灵药珍果，不惜拼命以赴，如今听说只要加盟豹突山庄，便可享受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灵药，不少人蓦然动容，尤其看到“酒丐”当场服过的功效，更是羡慕不已，但为了面子问题，一时之间还不好意思蜂拥向前，但已有数人脚步趑趄想凑向前去了……

祥麟公子眼见凌风公子狡计得售，心中大急，忙道：“诸位！先请入席吧！赏灯大会上，还有更珍贵的秘宝可看呢！”

在人丛中，展白突见一辆轮车疾闪而过，直向厅后急去，他如今日力过人，虽在众人交错拥立，已看出那正是“青蚨神”金九的轮椅，他恐怕“青蚨神”隐而不出，再难见面，立刻陡然大喝一声：“金老前辈，别走！”

第三十一章 夺宝遗恨

展白这一声大喝，声如震雷，大厅之烛光均为之一颤。

众人更是愕然惊顾，展白却不顾一切，排众而前，飞身掠至“青蚨神”金九面前丈余之处道：“在下展白，想请问金老前辈一件事，不知能否见告？”

“青蚨神”金九虽然停下轮椅，但脸上一无表情，只略皱双眉道：“老夫十数年不出江湖，对外边的事一无所知，有什么问题，你还是请教别人去吧！”

说罢，转动轮椅，直向大厅后甬道驰去。

展白急道：“慢着！”

但“青蚨神”金九再不理他，头也不回地轮椅疾转而去，展白飞身向其追去。

但他身形才起，甬道铁门“当！”的一声，自行关闭，展白收势急落，险些撞在铁门上，接着甬道两侧边门连闪出六个白衣小童，一齐手横银剑，挡住去路。

这六个白衣小童年纪均不大，约在十四五岁之间，身法却快得出奇，以展白的眼光，竟未看清六个人是怎么窜出来的，好像铁门之前凭空多了六个小童一般，这六个小童一律白衣垂发，手横银剑，挡在展白面前，而且一个个不发一言，六双小眼瞪得滚圆，看样子只要展白再迈前一步，便要一齐出手攻击。

展白微微一怔，身后却传来金彩凤如银铃的声音：“展少侠！”

展白闻声回头，见金彩凤一双美得出奇的大眼睛，正望着他，眼

中流露着疑问与诧异之色。

这是金彩凤出众的地方，往往她心中所想不用说出口来，便可令对方知道她的心意，所谓“眼睛会说话”，恐怕就是指此而说的。

展白叹了口气，心想：“冤有头，债有主，青蚨神金九杀死我的父亲，却与他的子女无关，青蚨神既已走了，报仇的话先不提也罢！……”展白想至此处，便摇了摇头道：“没有什么。”

谁知金彩凤并不放过他，用一种柔情万种的声调幽幽说道：“我看得出。”

她没有再说下去，但就这四个字加上她会说话的眼睛，亦可明白表示出，那下边的意思是：“你一定有什么疑难不决之事，藏在心中，请告诉我吧！我会帮助你的……”

展白能确切体会出金彩凤言简意深的情意，但是他能叫仇人的亲生女儿，来帮助他去杀她的父亲吗！……展白只有摇头苦笑道：“真的没有什么。”

但金彩凤明丽的双眼，仍然脉脉含情地望着他，而且那眼神中尚含有不少幽怨的成分，从那漆黑的照得见人的双瞳中，展白似已读出了里边的意思，那是诚意的想帮助他。

突然，大厅之中灯光全熄，眼前一片漆黑，大厅中的群雄齐声惊叫。

接着一声凄厉的长笑，犹如鬼哭狼啸，使人听来毛骨悚然。

这遽变来得太突然，数百人齐集在大厅中哗然一阵大乱。

齐声叫嚷：“嘿！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灯全灭了？”

“什么人？这是什么人在怪笑？”

“……”

可是，就在众人七嘴八舌地乱嚷乱叫之间，突然“轰隆！轰隆！……”一阵巨响传来，整座大厅也跟着摇晃起来。

有人高声大喊，但再强烈的地震也没有这么大的震动，因为整座大厅都旋转起来了。

听说有人喊地震，便有不少人夺门向厅外跑去，但是不跑还好，这一跑立刻身躯失去平衡，斜飞歪撞，跌跌碰碰，不少人身躯撞在墙壁上，额角撞在厅柱上，“砰！砰！砰！砰”哀呼惨叫，接二连三传出，已有不少人负了伤。

慌乱中，从黑暗里响起祥麟公子愤怒的吼叫：“什么人发动了‘石矶大阵’？”

众人恍然大悟，原来这座大厅，竟是金府一个埋伏机关。

可是，这埋伏机关既是设在金府，操纵机关之人必也是金府之人，难道连他们府上的少爷小姐也在其中，他们也要施展毒手了吗？

这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祥麟公子连声喝问，愤怒、焦急的声调，任何人都可听得出，这发动阵势的命令，绝不会是他发出，而且看情形，就是连他也已陷于危机之中。

但那声声怪笑，仍自大厅屋顶传来，对祥麟公子的愤怒喝问，竟是不理不睬。

祥麟公子一连呼喝数声，竟不能阻止发动阵势之人，只气得三尺神暴跳。身边却传来金彩凤幽静的声调：“哥哥！那在屋顶怪笑的人是师兄，擅自发动‘石矶大阵’的人也一定是他了。”

祥麟公子一听，竟是父亲的爱徒做出这等疯狂之事，不由怒叫道：“孟如萍！你疯了？还不赶快停止！”

谁知，祥麟公子指名喝问，那声声怪笑仍未歇止，整座大厅却在旋转摇撼之中，向地下迅速地沉去。

突听端方公子哈哈大笑道：“金祥麟！你这一手真是绝极了！‘恨天绝户计’！想一网把天下武林打尽，哈哈！可是你也别想活着出去，在我们大家尚未死完之前，你兄妹二人先得为天下武林偿命！”

祥麟公子怒道：“你要怎么样？”

端方公子道：“你仗着机关埋伏，把天下武林骗在大厅，想来个一网打尽，我端方就凭穷家帮的‘青竹阵’，便可叫尔兄妹死无葬身之地！”

祥麟公子怒极反笑：“哈哈……”

笑声高亢震耳，与屋顶的凄厉怪笑遥相呼应，气氛显得悲惨恐怖之极。

祥麟公子笑罢说道：“司徒兄！你用不到血口喷人，金祥麟没有害人之意，就是有害人之意，也不会连自己都害在其中！”

黑暗中传来端方公子的冷笑，道：“你说此话，谁会相信？自己家中的机关会把自己害了，莫非你是怕死贪生之辈，才不敢承认害人？不敢接受本公子的挑战！”

祥麟公子尚未答言，“乾坤掌”云宗龙冷冷地说道：“司徒世兄！你纵然有拼命之心，无奈黑暗之中敌友不分，你也难施辣手。”

“酒丐”方弼哈哈笑道：“要饭的有的是偷鸡摸狗的玩意。”

端方公子道：“穷家帮的朋友，就献出两手来给天下群雄过过目吧！”

端方公子话声才落，“嚓！嚓！嚓！……”一连串微响，刹那间亮起数十支火折子。

原来穷家帮的帮众，每人手中点燃了一支“千里火”。

这种“千里火”为穷家帮独有之物，不怕风，不怕雨，而且可长燃不熄。

数十支火折子一亮，整座大厅霎时变得通明。

就在整座大厅“隆！隆！”旋转，悠悠下沉之际，穷家帮数十名高手，拉出青竹杖，交错游走，竟形成了一座“青竹大阵”，把祥麟公子兄妹包围在中间。

“青竹大阵”，以穷家帮的“风尘三丐”为首，正好是九九八十一人，暗合九九不尽之数，每人手中一支青竹杖，杖起如林，只听“酒丐”方弼领头唱道：“千朵莲花迎风开！”

“疯丐”褚良接唱道：“西天佛祖下凡来！”

“来”字出口，漫天杖影，如狂风骤雨，猛向祥麟公子罩落。

“铁翼飞鹏”巴天赫与“铁背驼龙”公孙楚，早已领教过穷家帮“叫化大阵”的厉害，见对方阵式发动，比在岩山十二洞那一次更加猛烈，不由齐声厉吼，掌翼猛挥，硬向来势迎去。

同时，另外十数名金府高手，也随着“金府双铁卫”一齐出手。

铁翼掌风，刀光剑影，威势固然不小，但与漫空压来的青竹杖影一接，立刻纷纷惊呼倒退。

原来端方公子已尽出“穷家帮”盖世高手，加上“叫化大阵”的奥妙无双，威力竟是大得出奇，“金府双铁卫”以及金府食客中的十数高手，固然都是当今武林一时之选，但要拿来抵挡穷家帮的奇妙阵式，仍然是无法抗衡。

穷家帮阵式一发动，立把金府众高手迫退，又在“莲花，莲花……”群声齐唱之中，林林总总的青竹杖影一阵搅动，犹如怒涛拍岸一般，以无比优势向前压到。

青竹杖纷落如雨，声声惨叫传出，金府高手已有多人惨毙杖下。

祥麟公子面色惨变，剑眉斜立，怒声叱道：“穷家帮的朋友，欺人太甚，当着天下武林，怨不得祥麟心狠手辣，接暗器！”

祥麟公子说话之中，右手漫空一扬，立有一阵啸风之声，疾啸而出。

数十点火光之中，只见一片青蒙蒙的黑影，犹如万蚨齐飞，直向穷家帮帮众之中打去。

竟是“青蚨神”成名暗器“青蚨镖”，祥麟公子以“万蚨呈祥”手法打出。

“疯丐”褚良嘻嘻怪笑，道：“到底是公子爷大方，一出手就是满把金钱。”

他嘴里轻松，心中也为这金家独门暗器手法暗暗吃惊，见漫空青

影，疾啸而至，立刻脚踩九九，催动阵式，急遽挥起青竹杖，千百条青竹杖影，幻化成一道青色竹墙，以封住阵角前面。

“叮！叮！”一片争鸣，夹着丝丝破风之声擦面而过，接着又传出数声闷哼。

百忙中“疯丐”回头一看，身后帮众，已有不少受伤。

就连挨肩站立的“聋丐”吴化，左脸也现出一道血痕，滴滴鲜血，顺腮而下。

“聋丐”功力并不在“酒”“疯”二丐之下，但由于双耳失聪，对敌过招，全凭超人的目力为断，可是在这黑暗之中，全凭数十支火折子的微光照亮，又加上人影交错，是以看不清满空而至的“青蚨镖”，加上“青蚨镖”的与众不同，在祥麟公子特殊的手法打出之际，斜飞横掠，一个躲避不及，脸上一凉，已知自己负了伤。

他左手拿着火折子，右手执着青竹杖，空不出手来，抬起手臂，用衣袖一抹，见衣袖上染满鲜血，不由勃然大怒，厉啸一声，催动阵式，挥起青竹杖，带起一片劲啸，猛向祥麟公子扑去。

可是祥麟公子左手一扬，又是一蓬青影，疾啸而出。聋丐大惊，脚步顿挫，阵式收住，改攻为守，杖影如山，只求自保。

可是，在“叮！叮！”声中，他青杖上接连嵌入十数枚青铜制钱，而在他身旁的帮众，又有不少人发出闷哼，中钱挂彩。

但“叫化大阵”变化奥妙，曲折进退有如灵蛇，在“聋丐”阵位部分顿足后撤之际，“酒丐”与“疯丐”所率领之部分，却已应时攻出，是以祥麟公子这第二把“青蚨镖”出手，把聋丐打退时，“酒”

“疯”二丐，催动阵式，已由侧翼卷至。

数声惨叫，金府高手又有数人毙命，而且数十条青竹杖影，挟疾风迅雷之势，猛向祥麟公子兄妹周身点下。

祥麟公子面容换色，金彩凤尖声惊呼，看样子兄妹两人难逃青竹杖乱棒之危……

展白也不知是怎样一种心理，只觉得不忍见那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婉转蛾眉，惨死乱杖之下，竟然不由自己地腾身而起，半空中“呛！”然一声龙吟，“无情碧剑”抽出鞘来，一式“迅风疾雷”，犹如长虹经天，连人带剑，猛向金彩凤身前，乱棒之中挡去。

“叮！呛！叮！……”

一片金音微鸣，青竹杖被展白“无情碧剑”剑锋，一下子削断了十数根。

穷家帮众“爱杖逾命”，一片惊呼声，中，暴然齐退。

金彩凤俊美无比的娇靥上，一片惊恐之色，但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中，却充满了感激之情，望着展白……

展白从那眼神中，望到了似海的深情，俊面一阵发烧，又见众人都用一种诧异的眼光望着他，似是责怪他的多此一举，他又不由一阵羞愧地低下头去……

可是，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忽听又是一阵急啸破风之声传来，众人惊惶四顾，一蓬青影，却从屋顶，迎头洒下。

犹如夏日，骤然急降的冰雹。竟不知是谁，继祥麟公子之后，由屋顶洒下一把“青蚨镖”来，不由一齐惊呼出声。

就在众人惊呼四躲之际，仍有不少人负了伤，这次已不仅是穷家帮的人，而是各门各派手下都有人负伤，不由一个个怒气填膺，齐欲找祥麟公子拼命……

可是，这满空洒落的青蚨镖，手法高妙无比，不但打伤了不少人，而且把穷家帮众手中的火折子一律打熄。

大厅之中，倏然漆黑不见五指，就连展白夜能视物的目力，由于乍然从明到暗，也不能看清周围景物。

突然，屋顶又传来一声苍老的笑声，笑罢说道：“现在你们都已落人老夫掌中，为友为敌？请诸位自择，愿做金府的朋友，请事先声明，当以‘传音入密’之法，告知诸位出路，如果蓄心与金府为敌，那就要凭各位自己的本事了，能够走出这‘石矶大阵’，金府之人，绝不再加阻拦，任凭诸位自去……”

他话尚未说完，已为众人七嘴八舌的怒叱声打断。

只听“混元指”司空晋叫道：“老二！你这样做，算是对待故友之道吗？”

“青蚨神”金九在屋顶外边哈哈大笑道：“司空晋，天下之大，恐怕再找不出像你这样反覆阴险的小人了！你用假的‘大罗金丹’害得我双腿失灵，又驱使穷家帮的人劫走我的‘避水玉璧’，你这不是比要我死还更厉害吗？到了现在还谈什么故人不故人？老实说罢，今天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你，别人陷身‘石矶幽冥’，丧身地底，可说是沾了你的光……”

众人一听，更是怒不可遏，原来他们两家人勾心斗角，却陷害了

许多无辜之人。

又听“乾坤掌”云宗龙说道：“二哥！你总不能连我也害在里边吧！想到咱们当初情同生死……”

青蚨神金九在屋顶外，哈哈狂笑，道：“咱们兄弟？哈哈！那在十几年前早已结束了！而且我们也曾发过誓，从那段公案后，咱们是谁也不理谁，过去的一笔勾销！想不到危难当头又叫起二哥了！我再老实告诉你吧！今天，任何人都可以放开，惟独你们几个人不能饶过！”

“霸王鞭”樊非对“乾坤掌”云宗龙低声说道：“四哥，不用多跟他费唇舌！想当初他设计杀害大哥时，是多么残酷无情？今日已陷在他的机关之中，再讲好话也是无用，不如……”

说到这里，声音更低，但展白奇经八脉已通，听觉最敏，依稀能够听到“霸王鞭”说道：“制住老鬼犬子，以使其就范……”

但亦不能完全听清楚，可是由此也忖度出霸王鞭樊非，是想挟制祥麟公子，以求要挟青蚨神，借以脱困。

同时，展白从其对话之中，亦可听出当初他们几人陷害父亲之时，一定也是由这“青蚨神”金九出计，然后六人联手把父亲杀害，瓜分宝物，散伙而去……

展白想到这里，突然热血上冲，恨不得立刻找到青蚨神金九为父报仇……

突然展白感到一只温暖滑腻的手握住了他的手，同时一股似兰似麝的幽香传进了他的鼻孔，尚没等他会意过来，那温暖的手已握紧着拉他向一侧走去。

展白全身如受电击，只感一股暖流，由手上通过全身每一根神经，黑暗之中，也不知是敌是友，他竟忘记了抗拒，随着那拉着他的温滑手掌走去。

展白在那温滑小手的牵引下，走进一道石缝似的窄门，接着几个转弯，似是进了一条窄窄的地下甬道，脚下已不再转动，而且脚踩石级步步向上，显然已脱出“石矶大阵”之外。

甬道之内，虽然仍是漆黑，但时间一久，展白已恢复了夜能视物的目力，他约略看出，拉他向前走的，垂着珠穗蓬松发辫稳压纤细腰身的背影，正是那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

展白心思电转，几次想挣脱她的掌握，但不知什么心理竟未挣脱？几次想开口问她，要把自己拉到哪里去，却又不知为何没有问出口来？只在神思迷惘中任她温暖的玉掌拉着自己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远，依时间计算，反正路途不近就是了。忽听“砰！”地一声，似是一扇石门被推开，展白随着金彩凤玉掌一拉的劲儿，飘身跃出甬道，竟来到一座假山的石亭之中，只见楼台亭阁，花木扶疏，在天心一轮明月照耀之下，分明是一座庞大的花园。

而且远处街道上的灯光，在月夜的天空泛起一片蒙蒙红光。

金彩凤的玉颜，在明月清辉的照映下，娇美如花，只见她皓齿微露，嫣然笑道：“幸亏我知道这条密道，不然的话，我们也要跟着他们永沉地底了。”

展白听金彩凤直称“我们”，这亲热的称呼，使他心头一甜，但瞬即疑问道：“永沉地底难道那座大厅不能再升上地面来了吗？”

金彩凤却一回身，娇躯环旋了一个对圆，就势斜停在石亭的栏干上，那姿态娇美已极，以秀目睨睇着展白，道：“我不详细知道，只在小时候听爹爹说，这大厅是一座‘石矶大阵’，只要触动机关，沉下地底，便永远不能上来，不论有多高强的武功，也要被活葬在里面。”

展白这次却比较清醒，未为金彩凤娇美无比的姿态迷惘，不等金彩凤的话说完，即冷笑道：“你这话，大概无人会相信吧！”

金彩凤娇躯一挺，离开栏干，凑前两步，绷起秀脸道：“你——以为我骗你吗？”

展白哈哈笑道：“你哥哥，还有金府那么多人，难道会与群雄一同活葬吗？”

金彩凤也噗哧笑出声来道：“我哥哥当然不会那么傻，他也知道通向外面的密道。”

展白道：“可是，你哥哥并没有随着我们出来……”展白无意中，也用了“我们”这个较亲热的代名词不由脸孔一阵烧，心头狂跳，因此，话说了一半即行咽住。

金彩凤却笑得更灿然了，只见她娇靥如春花盛开道：“这‘石矶大阵’中密道不止一条，通往外边的路也不在一处，而且在阵势发动后，步数走不对，也踏不进那宽仅容一人可通过的石缝……”

展白颇为气愤地说道：“在下倒是没想到，威名震武林的堂堂金府，竟用出这种暗算坑人的下流手段。现在，展白算是领教过了，好，青山不改，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说罢，也不等金彩凤回答，掉头大踏步走去……

金彩凤被展白说得花容惨变，一时怔住，待展白掉头而去时，她心如刀绞，猛然“啊！”地一声轻啼，飞扑向展白，嘴中急道：“你——不要走！……”

展白突感脑后劲风破空，以为金彩凤恼羞成怒，在自己背后出手暗袭，立即甩肩跨步，反身打出一掌。却见金彩凤不闪不避，双肩齐张，挺着酥胸，纵身向他扑至。

展白掌势已经推出，才看出金彩凤不是向他暗袭，而是扑身向他的怀抱而来，展白纵是铁石心肠，对这毫不抵抗，投向自己怀抱的如花似玉的女郎，也不忍遽下毒手，连忙吸气卸力，挫臂收掌。

可是，慢了，展白抽掌不及，虽然卸去大部分掌力，但尚有三分力道，“砰！”的一声，展白一掌正正地印在金彩凤柔嫩香软的酥胸之上。

金彩凤娇哼一声，前扑的身形顿然震住，一副娇躯，摇了几摇，仰面向后倒去……

第三十二章 图穷匕现

展白腾身探臂，适时扶住欲倒的金彩凤，暖玉温香，抱了个满怀，虽是惶急之中无心之举，展白也禁不住心头猛跳。

又见金彩凤花容惨白，双眉微皱，咬紧嘴唇，酥胸急遽地起伏着，似是受伤不轻，展白看到这如花似玉的美人，伤在自己手中，心中不禁又生出一阵怜惜之情，讷讷地道：“金姑娘，我不是有心伤你……”

金彩凤星目微睁，见展白抱着自己，满脸惶恐之色，像小孩子做错了事般地，向自己认错，乞求原谅，心中竟感到了说不出的温馨，樱口半张，娇喘道：“我——不怨你，展——只要你知道我的心就好了……”

展白头脑“轰！”的一震，到底他所害怕的事发生了，这被他打伤的千金小姐，竟毫不怨恨他，而且，这充满了柔情蜜意的两句话，不是比什么都明显吗？

她，爱上了他，而他呢，明知她是仇人的女儿，万万不能接受她的爱，可是，现在只有他自己的良知清醒，仇恨，理智，一切都不存在了，他不能欺骗自己，他也爱上她了。

金彩凤强张口说了那两句话，竟忍不住内腑翻涌的气血，话才说完，一股鲜血已从她那半张的樱口内流出。

展白惊呼一声，再也不顾一切，从拥抱着金彩凤的娇躯上抽出一只右手，连点金彩凤胸后三处要穴，然后以掌心抵住金彩凤胸前“期门”穴上。

只觉柔软的胸上，隆起的双乳，使他触之如受电击，周身血液如

万马奔腾，几乎使他把持不住……

“喔——”

不知是痛楚？还是满足了梦想？当展白手掌按在金彩凤的胸前来，她微微发出一声娇呼。

展白蓦然惊觉，强稳住心猿意马，以真力贯注掌心，并低声说道：“金姑娘，在下运功为姑娘疗伤，请姑娘导气相引……”

金彩凤递给他一个媚眼，不知是嗔是喜？但却没说话，依言调匀呼吸，暗暗与展白掌心贯注真力相合，竟觉一股热流，由“期门”直达“三焦”，又由“三焦”下沉“丹田”，周身舒畅无比，而且，胸前痛楚立失。

又觉得展白一只贯满热流的手掌，在胸前游动起来，从上至下，将及小腹……她除了周身感到无比舒适之外，更有一种似痒似酥，从未经验过的感觉，使她禁不住整个娇躯一阵微颤，一张惨白无血色的娇美面孔，立刻布满了红云……

“喔！”金彩凤闭着眼睛，梦幻般地说：“我不要你叫我金姑娘……”

展白也迷迷糊糊地道：“那么叫你什么呢？”

金彩凤答道：“叫我凤妹妹……”

展白心头一荡，完全忘记了仇恨，竟依言叫道：“凤妹妹……”

“喔！”金彩凤叹息一声，道：“展哥哥，你真好……”

突然，一声极细微的冷笑，起自月下花荫。

其实，金彩凤受伤并不重，在展白以天下奇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所载之疗伤大法为之疗伤，可以说是“大方小用”，她那一点

微伤早已痊愈了，而且，借展白“真气渡穴”，内功真力方面尚受惠不小，至于二人仍在拥抱抚慰，不过沉醉在爱情之中而不自觉罢了。

但这一声来自月下花荫的轻微冷笑，却惊醒了这沉醉于爱河的一对初恋情人。

首先展白的惊觉，忙把偎在怀中的金彩凤扶起，沉声喝道：“什么人？”

一条黑影从花荫深处一闪而出，真比电还疾，猛然收势站在石亭台阶上，娇躯如迎风弱柳，玉颜如春花盛放，秀发随风，锦衣如云，正是那刁钻难缠，天真未凿的娇憨少女展婉儿。

婉儿却一皱琼鼻，“嗤！”的一声笑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没想到月已经半天高了，这约会的人还没有散呢？”

展白尴尬万分，便硬着头皮说道：“婉儿，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哟！”婉儿酸溜溜地道：“我来这里玩啦！反正我不会让人家抱着叫妹妹……”

一句话说恼了金彩凤，陡然抬头娇叱道：“你是哪里来的野丫头？竟敢跑到南京金府来撒野！”

婉儿柳眉一立，道：“你讲话最好客气一点，要不，可别说姑娘要你的好看！”

金彩凤在金府家中乃是千金之躯，即是她的父母兄长对她也不会有半句不敬之言，今被婉儿抢白了几句，只气得周身乱抖道：“好！你倒敢教训起我来了，你若是不立刻道歉就别再想活着离开金府！”

婉儿冷笑道：“说大话不怕折了舌头，凭你，还不见得能留得住本姑娘！”

金彩凤怒气填膺，叱道：“好利口的丫头，接招！”

声出招到，左手并二指直点婉儿双目，右掌平胸推出，横砍婉儿左肋，用的是“游蜂戏蕊”与“彩蝶恋花”，两招齐出，手法不凡。

但婉儿武功可要比金彩凤高多了，原因是她在岩山十二洞，巧遇“神猿”铁凌，百日传功，已使她跻身当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列。

金彩凤两招齐出，虽然凌厉无比，但她却面带轻蔑冷笑，脚下微微一滑，立刻脱出金彩凤两招之外，紧跟着左掌探出，猛抓金彩凤右腕关节。

金彩凤大吃一惊，想不到突然现身的这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手法招式竟然如此精奇，不但漫不经心地便躲过了自己两大杀招，而且还抓向自己的右手，出招之巧，拿捏之准，简直达到神化的境界。

尤其那强劲指风，竟然刺肤生痛，可见其内功潜力之大，亦必惊人。

金彩凤凛然之中，右腕猛向下一沉，险些被婉儿抓住，但指风扫过腕部，竟使她痛得差一点喊出声音来。

但婉儿并不容她抽身换招，右掌斜立如刃，已砍向金彩凤“肩井”重穴。

金彩凤虽然勉强躲过婉儿的左手一抓，但婉儿砍至的右掌，却再也无法躲闪，而且，她自己点向婉儿双目的一招用老，想收招回来格挡已不可能，眼看婉儿一掌便要砍在金彩凤的项下。

别看婉儿那柔若无骨的小小一只手掌，内力贯注之下，真不亚如锋利之刀剑，而且，劲疾破风生出锐啸，也可见其这一掌的威力，实在不小。

展白猛吃一惊，急喝道：“婉儿，住手！”

但婉儿犹如未闻，如刃的掌锋，疾啸破空，照直向金彩凤粉白玉颈上切下……

展白身形电射而出，左手抓住金彩凤顺势一带，把金彩凤甩出五六步去，右手由下向上往婉儿掌势迎去。

“啪！”的一声脆响，展白与婉儿硬对了一掌。

婉儿娇躯微晃，被震得连退三步，方才站稳，粉脸气得煞白，一对明眸怒瞪着展白，几欲喷出火来……

金彩凤死里逃生，被展白一手甩出，也是玉颜似纸，又羞又怒……

展白掌心也感到火辣辣的一痛，心中暗赞婉儿武功内力之纯，但表面上却装得极其平静地说道：“婉儿，你与金小姐无仇无怨，为什么一见面便施杀手？”

婉儿被展白从掌下救走情敌，心中先已不快，如今，见展白说话又帮着金彩凤，不由满腹委屈，涌出满眶的眼泪来。

但她强忍住满眶的眼泪，不使它掉下来，猛一跺脚，咬着嘴唇发狠道：“我今生再也不愿看到你！”

说罢，回头飞身而去。

“哪里走？看打！”

突然，亭外一棵大树后，传出一声暴喝，接着一蓬青影，猛向凌

空飞驰的婉儿迎头射去。

婉儿“蹑空幻影”身法，已到出神入化境地，虽然事起仓猝，来人又是以满把暗器遽施偷袭，可以说是阴毒而惊险万状，但婉儿仍能临危不乱，半空中，一个巧妙的“云里翻身”，娇躯倏然提高五尺，一蓬青影的暗器，疾啸着从婉儿脚下打过……险些伤着婉儿，连展白都替她捏了一把冷汗。

婉儿爱展白爱得发疯，突然发现展白与别的女人幽会，已是气得不得了。

此时，她那温柔和驯的少女心，早已被妒火、仇恨、愤怒、燃烧得变了样，临空一翻，躲过如满空流萤的暗器之后，她身在半空中怒叱一声，头下脚上的猛向暗袭她的人扑去。

同时，借下扑之势，运足了十成功力，双掌猛向来人迎头劈下。

来人似也估不到婉儿身形凌空，尚能临空换步，躲过他的独门暗器，又见婉儿凌空下击来势甚猛，不由脚步微挫，探手从背上抽出一只精光耀目的长剑来！……

但就在此时，在另一个角落里无声无息地，又打出一蓬青色暗器。

这一把暗器，为数更多，而且似乎也比刚才那一把暗器来得势猛，显见这第二次打出暗器之人，要比第一次的人武功手劲要高强得多。

但见满空青影，如群萤齐飞，疾啸着向婉儿周身罩下。

展白大吃一惊，急喝道：“婉儿小心！身后又有暗器到了！”

展白知道光是提醒，婉儿也无法第二次躲过这满空暗器，在喝声中已然腾身连劈两掌，向婉儿身后的暗器打去。

有不少暗器，被展白掌力震飞，但因为展白离的较远，掌力不能完全把满空暗器挡落，因此，尚有十数枚劲力特足的青影，仍然向着婉儿射去。

婉儿身形下扑，也发觉身后又有暗器打至，但由于她心恨第一次暗袭他的人，以至半空下扑出招用力过猛，待发觉又有人在身后暗袭时，欲想再次凌空换式，已是力不从心，但求生的本能，仍使她尽量躲避，猛打“千斤坠”身形急速下坠，同时，双掌也更加用力，猛向身下之人打去。

第一次现身之人，虽已亮出宝剑，但见婉儿掌势甚猛，不敢硬接，横飘八尺，以躲婉儿势如惊雷的凌空一击。

“砰！”的一声巨响，沙石横飞，婉儿掌力落空，竟然把地下打了两个大深坑。

如此年轻的小姑娘，能有如此雄厚的掌力，真是令人咋舌。

但婉儿掌力击下，人也落下地来，脚步踉跄，玉容惨白，而且摇摇欲倒，似乎已受了重伤。那第一次现身之人，哈哈狂笑，却缺少左臂，只用一只右手，举起寒光森森的长剑，恶狠狠地向婉儿胸前刺来。

婉儿在空中，已然被那满空而至的暗器打中两处，一在大腿上，一在左肋骨，只感到奇痛钻心，奇寒入骨，连打了几个寒颤，落下地来已经站不住脚步，能够勉强不倒，已是她过人的忍耐力了，哪里还有力量挡架这迎面刺来的凶猛长剑？

不要说挡架，婉儿此时痛得眼前直冒金星，四肢发软，欲想躲开刺来长剑，也无能为力了，不由暗叹一声道：“唉！想不到我会死在

变了心的情人之前，早知如此，不如早一点死了倒好。还可以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如今，如今……”

婉儿喃喃自语，对迎面刺来的长剑，已无力躲避，但使她伤心的，不是死亡，而是亲眼看到梦中情郎与别的女人幽会，打破了她青春少女初恋的美梦……

突然展白一声大喝：“孟如萍！住手！”

接着听到“轰！砰！”一阵巨响，婉儿睁开将要昏花的双眼，朦胧中只见拿剑刺向自己的断臂少年，脸色惨白，目光凌厉，但他的长剑已经脱手，而嘴角上挂着殷红的血迹，看样子他不但没有杀了自己，而且他还受伤不轻。

婉儿转头又见使自己爱得发狂，又恨得发疯的展哥哥，已经岳峙地站在自己身旁。

婉儿突然伤痛欲绝的心灵，又感到一阵狂喜，嘴中喃喃地道：“是白哥哥救了我！哦！白哥哥，还是爱我的！哦！这该多好！白哥哥，白哥哥，妹妹就是现在死了，也会感到幸福了……”婉儿喃喃自语着，一阵巨痛钻心，当真昏死了过去……

展白一掌震飞孟如萍刺向婉儿的长剑，并把孟如萍震伤，突见婉儿伤重栽倒忙跨前一步，扶住了差点栽倒地上的婉儿，见到婉儿奄奄一息的惨状，不由怒道：“对一个无辜的少女，竟也连施暗算，你们金府在江湖上还称什么字号？简直叫人齿冷！……”

突然一阵阴森冷笑，从花阴中转出一座轮椅来，轮椅上端坐着的竟是威名显赫的“青蚨神”金九！

在“青蚨神”金九背后，站定十数个劲装大汉，六名手执银剑白衣小童，一个个虎视眈眈地望定展白。

“青蚨神”金九冷笑道：“胜者王侯败者贼！江湖上争强斗胜，谁不能倒下谁是英雄，又何谓是明打？何谓是暗算？”

展白一见“青蚨神”露面，双目尽赤，咬牙切齿道：“恶贼！老匹夫！你冒充伪善！你以杀害结义盟兄抢掠来的金银财宝，收录天下亡命之徒，以广树你的恶势力。今日，碰上小爷，算是你的恶贯满盈，寿数该尽了！”

展白说至此处，“呛琅！”一声清越龙吟，亮出“无情碧剑”，咬牙切齿地说道：“金九！你就拿命来吧！”

展白一顿恶骂，竟把这性情怪僻的“青蚨神”金九给骂愣了，他瞠视着展白，好大一会，才道：“按道理说，你这小子竟敢当面如此辱骂老夫，非把你碎尸万段不行！可是，看你小小年纪，对老夫竟有如此深仇大恨，老夫倒非要问个是非黑白不可！你说说看，老夫十数年不出江湖，只因被奸人计算，才落了个双腿残废，脾气暴躁一点是有的，但从未与人结仇，你小子因何与老夫竟有血海深仇似的，凭你这点年纪，莫非你一出娘胎便与老夫有仇？还是受了别人的教唆来与老夫作对？说吧！老夫都听着你的。”

展白悲愤莫名，仰天一阵狂笑，道：“叫你一说，你‘青蚨神’倒成了好人了。我且问你，当年‘江南七侠’之首，‘霹雳剑’展云天，你可认识？”

不但“青蚨神”金九听到展白提“霹雳剑”之名，大大吃了一惊，

就是在场之人，也莫不感到一惊，金九狠瞪了展白一会，才道：“听说你姓展，莫非你是展云天之后？”

展白道：“令你惊奇吧？你也许认为先父不会有后，而你杀害结义盟兄的事，便可以无人找你报仇了！哈哈！谁知道苍天有眼，当年‘霹雳剑’展云天之子，竟然找到你老儿头上索命来了！哈哈……”

展白说完，一阵震天的哈哈狂笑，只笑得“青蚨神”金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不知是惊还是惧，半天做声不得……

“爹！”突然金彩凤满眼痛泪，扑到“青蚨神”金九身旁，哭声说道：“展小侠说的是真的吗？爹！女儿想这一定是误会，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离间，女儿相信爹是好人，不会害死结义盟兄！爹！您快当着展小侠的面把话说明白，解释开这误会，爹，您说，您说啊！……”

“青蚨神”金九望着悲哭倾诉的女儿，脸色瞬息数变，突然双睛一瞪，眼露凶光，望着展白哈哈大笑道：“你小子说的一点不错！展云天的确是被老夫杀死！但并不像你小子所想的那样，因为你爸爸是一个恶魔，辱侮压迫我们兄弟六人，使我们兄弟六人忍无可忍，才合手把他杀死，是他先无盟兄之情，我六人才无盟弟之义，而且公平决斗，胜存败亡，毫不为过！”

但金彩凤却已悲呼一声：“不！这不是真的！”

她已昏倒在“青蚨神”轮椅之前。有人说“男人是为事业活着，而女人却是为爱活着”，金彩凤幼失慈母，父亲在她心目中是一座“慈爱之神”的偶像，这偶像在她少女的心中一直被崇拜着，是信托的象征，也是荣誉的标帜。

如今，这座偶像，一齐在她少女心之圣殿中倒塌了！

一个慈父，不是她想像中的完美无瑕，如是其他的错误，她还能自己找出理由来原谅他。

但那慈父却一下子变成摧毁她“恋爱之神”的刽子手，这无论如何是使她无法原谅的，而且，她也看清了黯淡的远景。

但“青蚨神”金九不愧是铁石心肠，竟不管爱女的悲痛昏厥，仍然阴森地对展白说道：“本来这件事已隐没了十数年，也无人知道展云天尚有一个儿子留在世上，今天，话已说明，你如深明大体，老夫也不为己甚，可以任你一走了之，如果你小子自不量力，那也随你！”

“青蚨神”金九说至此处，又嘿嘿冷笑两声，接道：“不过老夫可以明白告诉你，你小子只是自寻死路而已！”

展白双眼怒睁，眦裂流血，咬牙切齿道：“父仇不报，何为人子？老匹夫你既有胆量敢自承罪行，展白今日要你老儿的鲜血，以祭先父在天之灵！”

说罢，丢下婉儿，一挺手中“无情碧剑”腾身就向“青蚨神”金九刺去。

展白挟怒施展，第一招便施出了“神驴铁胆”所授的“风雷八剑”。

“风雷八剑”不愧为剑法中之至尊，一招“风震雷鸣”，只见森森剑气，弥天而起，当真是风起云涌，挟着隆隆雷鸣之声，“无情碧剑”寒光如练，数道飞虹一般，猛向“青蚨神”金九前胸要害罩下。

“青蚨神”金九一见展白剑招威势，竟然超乎想像的高强，几乎不下于当年“霹雳剑”展云天威震大江南北的“霹雳剑法”，心中不

由一懷，慌忙手掣轮椅转盘，向一侧疾滑而去。

“青蚨神”金九，只顾自己躲招避敌，可把昏厥在轮椅边的女儿忘了，他轮椅制作精巧，灵活非常，固然那时闪过展白挟雷霆万钧之势一击，但金彩凤却自然倒在地上。

而展白心切父仇，出招太狠，“青蚨神”金九闪开，仍然向前冲去，迅风疾雷似的剑光却已刺向倒在地下金彩凤身上去。

“青蚨神”金九心肠纵是铁打的，见到唯一爱女将要伤在展白剑下，不由高声急呼：“不要伤了我的女儿！……”

展白似也惊觉，见自己招疾力猛，吞吐剑尖将要划及状倒在地的金彩凤身上，下意识地心觉不忍，急打千斤坠，撤剑收招……

但站在“青蚨神”金九身后的六名白衣小童，却经过严格的训练，且年幼心地单纯，难以判断江湖上是是非非，一心忠于主人，见展白剑到，竟不约而同的，银剑出鞘，抛剑招起，六柄银剑，形成一招“弥放六合”，犹如一片银色剑墙，齐向展自来势封去。

“叮！叮！……”

几声悦耳金音，犹如轻摇的银铃，六只银剑，齐被展白一剑荡开，六名白衣小童只感虎口发热，手中银剑几乎一齐脱手飞去。

但展白并未跟纵进招，而是飘身后退，展白心地忠厚，虽在心切父仇，急怒攻心之下，仍不失仁慈之风，他既不愿伤到倒地昏厥的金彩凤，也不愿杀害六个稚年幼童。

可是，他的敌人并没有像他一般仁慈，在他飘身后退之际，“青蚨神”金九一扬手，打出一蓬“青蚨镖”来。

“青蚨神”金九一生仗着“青蚨镖”成名，晚年因误服药物，练功岔气，双腿变成残废，对“青蚨镖”更是加紧苦练，可以说到了独步天下的境界，满把青蚨镖出手，虽然同是用的“瞒天过海”手法，却要比他的儿子“祥麟公子”以及他的徒弟“小青蚨”孟如萍要高出得多了。

展白身形未稳，只见满空青影，疾啸破空，向着自己周身罩来，大喝一声，把无情碧剑舞成一面剑墙，护住周身要害。

“铮！铮！……”如鸣琴乱弹，“青蚨镖”满空横飞，均被展白磕出圈外。

但“青蚨神”不愧是“青蚨镖”的行家，在展白挥剑把满空青蚨镖磕飞之际，他又在椅边的皮兜中抓出一把“青蚨镖”来，用手指弹出一枚，直向地下弹去。

展白正不知他是何用意，“铮！”的一声，如黄蜂离巢，那一枚青蚨镖已由地上弹起，划半个圆弧飞旋着向展白下腹跳至。

展白心想你满把金钱，尚不能奈何我，一枚金钱又有何用……

谁知他念头尚未转完，那从地下弹起的一枚金钱，已跳近他的小腹前，他本能地用剑一挡。

“叮！”

一声脆鸣，那枚金钱镖绕了一个圈子，又向他的腿上打到。

展白吓了一跳，急忙收腿转身，躲得再快，那枚金钱镖，仍然“哧！”的一声微响，把他的裤管割破一条口子。

所幸未伤到肌肉，但已把展白吓出一把冷汗来，因为他知道这“青

蜈镖”上沾有巨毒，见血封喉，子不见午，便可致人于死，上次他被孟如萍打中了一枚，多亏金彩凤适时给他服下解药，才保无恙，如今自己身份已明，可不能再大意，如果再受伤可就得不到解药了。

“青蜈神”哈哈大笑道：“这是老夫的‘青蜈拜寿’，施展之下，你小子已应付不了，如果老夫更厉害的杀手‘青蜈满塘’施出来，那就是你小子寿终正寝之时！”

说罢“铮！”的一声，又屈指弹在地下一枚“青蜈镖”，展白已知道厉害，不敢再用剑去接，待一道青影飘旋而至时，只有闪身躲过。

可是，不等他躲过第一枚，“青蜈神”第二枚已出手，接着一枚一枚地连串弹来，都是由地上反跳而至，像这种从地面上反射上来的暗器，乱飞辞蹦，而且横飘斜掠，要比直接打来的难躲多了，霎时把展白闹了个手忙脚乱。

展白一边连蹦带跳地躲闪那些横飞斜掠的青蜈镖，一边心中暗暗焦急，暗忖这样长久下去，自己不被打死，也要累死，莫不如拼命冲近老贼身边，好歹也要跟老贼一拼，纵然落个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展白决心已定，立刻蹦跳着向“青蜈神”接近，但“青蜈神”金九炬目一转，阴森笑道：“用不到枉费心机，连你父亲都逃不过老夫的手法，你小子还想活吗？”

说着满把“青蜈镖”向地下一摔，只见满地青影四射横飞，直向展白周身要穴袭至，展白大惊失色，只听“青蜈神”狂笑道：“这就是‘青蜈满塘’来为你小子送终了……”

第三十三章 蛇蝎美人

展白感到腿、臂等处凉辣辣划肌而过，心中一寒，身上已有数处被“青蚨镖”打中。

展白心中暗叹：“完了……”

突又想起杀父血仇，完全在自己身上，岂能甘心就死。

想到这里，运气闭穴，以暂使毒气不致侵入心肺，猛提一口真气，也不知哪里来的神力，重伤之下，仍让他跃上花园的高墙。

“青蚨神”金九哈哈笑道：“小辈！你还想跑吗？中了老夫‘青蚨镖’，不出三个时辰必死无救！”

展白站在墙头，身形晃了几晃，双眼发黑，几乎又栽下墙去，他便咬牙强稳住身形，切齿骂道：“老贼！今夜暂饶你不死，小爷早晚有找你算清血账的一天！”

说罢，翻身向墙外窜去。

“青蚨神”金九在院子大喝道：“不要让小辈走了，给我拿下！”

接着数声厉叱，金府门下数大高手腾身追来……

展白落墙外，尚听到金彩凤惨呼：“爹！饶了他……”的哀求声。

但他怎肯再落人仇人手中，又知有人追了下来跳出墙外，咬牙强忍住满身痹、痛、软、麻之感，拼命地向前逃去……

此时已是半夜，南京城已陷入了狂欢的高潮，这是上元节最热闹的节目，“放火焰”及“放花灯”。

彩灯式样繁多，颜色各异，在潮水似的人头上，结成了一条火龙，人的脸上映着灯光，有的变红，有的变绿，有的五颜六色的变幻着，

加上狂热的脸上冒着油光汗气，看起来有点奇形怪状。

而且还有化装成“大头鬼”游行的行列，也夹杂在人群之中，更显得奇突特别。

总之，这是上元佳节狂欢的高潮，整个南京城都沸腾了，但不知怎的，这狂欢的场面，叫人看了却有着末日来临的感觉。

但这却给了展白逃亡的方便，他混进在汹涌的狂欢人中，顺着人流向城外涌去，那些追拿他的金府高手，竟然无法看清他逃走的路向……

展白周身是血，“青蚨镖”上的巨毒已慢慢行开，他几乎陷入昏迷状态，幸因人挤人的关系才未栽倒，踉跄趑趄，不由自主地随着拥挤的人群向前走去……

追拿他的金府高手，数次险些抓住他，都由于人多拥挤不堪，又使他逃脱……

就这样，混乱中展白随着人流拥出“秦淮门”，已来到秦淮河边。

人群发出了一声喊，一齐奔向河边，争先恐后地把手中的彩灯放进河中去，盏盏彩灯，立即顺着河水流去，千万盏不同形式，不同色彩的灯，在河面上明明灭灭，顿时成为一片奇景。

人们此时却鸦雀无声望着河水中各自放的灯，默默祈祷起来，各自希望着自己的灯，不要翻覆，不要熄灭，最好是随着河水流向遥远，遥远……

据说那放人河水的灯，流得越远，福分越长……

由于河岸宽广，人们分散开了，又不再疯狂地拥挤，失去了挟持

的力量，展白立刻昏倒在河边……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彻骨的巨痛，把展白痛醒，他睁眼一看，自己竟躺在一个破庙的大殿中。

这座大殿屋顶有数处透空，能够从破洞处望到天上的繁星，可见还是在夜间。

只见壁倒梁颓，这间大殿破烂的可以，立在供案上的神像，泥金斑落，像一具具僵尸，看起来有点阴森吓人。

四壁倒了三壁，剩下的一壁壁角蛛网悬挂，尘灰寸积，但展白睡卧的一张供桌上，却打扫得很干净，而且，在他身下还铺上了厚厚的干草，身上盖了一床厚厚的棉被，因此，他痛醒之后，竟略有舒适之感。

但等他神智清醒，掉头一看不由把他吓得差一点没有叫出声来。

原来在案头燃了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在那惨淡的光线之下，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人，正手拿着一柄明亮的解腕尖刀，直向他身上刺来。

展白一眼看到这形象，吓得倒抽一口冷气，以为自己是落到什么恶鬼手里了，才“啊！”出了半声，腿上一阵彻骨的奇痛，又把他痛昏了过去……

待他第二次醒来，惊魂犹存，转眼向四下一看，不由又把他愣住了。

眼前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怪现象，那青脸红发的怪人不见了，在他身旁却坐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正以关切的怜惜的神情望着他。

展白猛然抬身坐起，惊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身上一阵巨痛，使他才坐起一半，一句话未说完，又“哎哟！”一声，睡倒下去！

那美丽的少女灿然一笑，竟如雨后荷开，道：“我才把你身上的暗器取出，毒已尽，但伤口未收，你不要乱动，休养两天就好了。”

展白只觉这少女说话时，吹气如兰，而且丽质天生，他见过的美女不少，如慕容红，展婉儿，以及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都是出类拔萃的美人，但眼前这少女，容貌之美不下于金彩凤，钟灵秀气也不下于展婉儿，冷艳高贵更超过慕容红几分，而且姣容如春花朝阳，眉梢眼角不带一丝愁怨。

竟似午夜出现了太阳，寒冬冰雪里开放了牡丹，那温馨的美，简直无法形容。

而且，她布衣钗裙，不施一些儿脂粉，当真是丽质天生，小家碧玉的气度，带着大家闺范的高贵，高贵俊美之中，却又不带豪门千金的富贵骄气。

像这样的美女，展白真是平生仅见。

展白不由一怔再怔，出了会子神，反而掉头回顾，像是在找寻什么东西。

那美极的布衣少女倩然一笑，道：“你找什么？”

展白茫然道：“方才我好像看到一个红发青脸之人……”

布衣少女又是一笑，回手拿起一副面具在展白眼前晃了两晃。

展白立刻恍然大悟，原来那青脸红发之人，竟是少女手中拿的一

副假面具。

展白哦了一声道：“原来那是姑娘的一副面具！唉！这样看来，在下的一命，也是姑娘救的了？”

那布衣少女笑着点了点头。

展白道：“不知姑娘贵姓大名，尚请见告，在下日后也好报答大恩。”

那布衣少女笑而不答，只把那青面红发的假面具，又拿起来晃了晃。

展白疑惑地望着她，不知是何用意，但神色中充满了疑问。

布衣少女笑道：“你猜我叫什么？”

展白纳闷道：“姑娘是跟在下说笑话了，人的名字怎可乱猜？”

布衣少女明媚的大眼睛，含着深意地盯着他，说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傻？”

展白一愣，又仔细望了望那美得使人皆昏眩的面容，努力搜寻自己的记忆，实在没有跟她会过面，也从未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美的一位带着鬼面具的少女，最后苦笑着摇了摇头道：“在下从未与姑娘会过面，而且也没听说……”

他本想道：“没听说过江湖上有你这么一号。”但怕惹起她的不快，故此顿住未说。

少女又举起假面具道：“难道你看到这面具，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展白更愣住了，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暗忖道：“莫非她在江湖上真有很大的名号？自己孤陋寡闻，才不知道她？”

布衣少女却婉然一笑，像慈母抚慰婴儿一样拍了拍他道：“不要费脑筋了，日后你自然会知道，现在你伤势未好，我虽然给你取出身上的暗器，又为你解了暗器上的巨毒，但你最少还要休养三至五天，才能复元，现在你刚苏醒过来，恐怕肚内早就饿了，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找吃的。”

说罢，丢下六枚青铜制钱在展白头边，身形一晃，快逾闪电，她婀娜的身躯恍如一丝轻烟，眨眼消失于窗外。

展白不由暗暗咋舌，心说：“好快的身法！不要说自己比不上，就连以前见的‘雷大叔’那绝快的身法，以及连‘神驴铁胆’都当面夸奖过婉儿的轻灵身法，都无法与其抗衡。”

展白心思电转：“看这少女的身法，武功一定也很高强，从她让自己猜名字的举动看来，分明自诩名望甚大，但自己却怎么从未听到说过呢？”

忽然，他的眼光又投在布衣少女临去时，丢在他头边的六枚青铜制钱上，他不看还好，这一看不由热血沸腾，双眼几乎冒出火来。

那六枚青铜制钱，跟他父亲临死之前交给他六件遗物之中那枚青铜制钱，一模一样，正是“青蚨神”金九的独门暗器，称为“青蚨神镖”的东西。

展白想到这几枚青铜制钱，可能就是那美绝天人的布衣少女，用尖刀从自己身上剜出来的。暗想父亲也是被这种歹毒暗器所伤，才遇害身死，如今自己又险些死在这种歹毒暗器之下，若不是这不知来历的少女所救，恐怕自己也步了父亲的后尘，丧命在这“青蚨镖”下。

展白悲愤不已，父子同仇，竟几乎都毁在这“青蚨镖”下，不由伸出手来，抓起那几枚青铜制钱……

突然，案上的油灯一闪，灯光摇曳，灭而复明，那少女面带假面具已站在展白的卧铺之前。

她面具也来不及揭下，轻喝道：“不要动！那制钱上含毒尚未去尽！”

展白闻言，又缩回手来，那少女道：“那制钱上的含毒，要三日以后，才能褪尽，今天才第二天，还要等到天明才没有关系。”

展白惊道：“怎么，我来此已经两天了？”

少女噗哧一笑道：“十五夜到今天十七夜，刚好整整两天，其实我也是太紧张了，这制钱上的毒虽然厉害，但不见血是没有关系的，我不过怕你不知道，拿在手中把手指割破，增添麻烦就是了……”

说着把手中拿来的食物，放在展白的面前，把脸上的面具也摘下，又道：“吃吧！你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可能早已饿了。”

展白见她拿来的是用绿荷叶包着的一整只“南京板鸭”和十数张葱油薄饼。

可是，板鸭和油饼都是干的，展白吃得太猛，塞了满嘴竟一时之间咽不下肚去了，只噎了个脸红脖子粗，那副怪相，把一个美逾天仙的少女，笑得花枝乱颤。

布衣少女笑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但她那娇媚的笑态，的确可以令人意乱情迷，忽然她笑着说道：“我的小爷！你慢点吃好不好？如果被暗器打死，吃东西反而噎死了，那才划不来呢……”

可是，她刚说到“我的小爷！”那句话时，展白“嗯！”的一声，把一大口的食物咽下肚去了，好像是答应了小女的叫爷声，那小女刚一瞪眼，展白却噓了一口气道：“哎呀！我的妈呀！真差一点没有噎死……”巧不巧地，展白一声“我的妈呀！”那布衣少女见自己无意中叫出一声“我的小爷”，展白“嗯！”地一声竟似答应，无形中占了自己的便宜，忙道：“呃！你怎么……”

谁知她这一“呃！”竟又接上了展白的那声“我的妈！”二人都是出于无心，却赶得这样巧，好像都是成心占对方便宜似的，待二人会过意来，不由相对大笑起来。

这一笑，二人的情感无形中已接近到毫无隔阂的地步了。

布衣少女一头扑到展白怀里不依道：“你坏！你坏！你占我的便宜。”

展白又是痛呼，又是大笑，原来布衣少女一撒娇，便忘了展白身上还有伤，这一扑在展白身上，便把展白的伤口碰到了，痛得展白尖声急呼，可是那少女扑在展白怀里，娇嫩的手肘又格到了展白的肋骨，所以奇痒难熬，又禁不住大笑起来……破庙之中春色无边，充满了两个青年的天真无邪的欢笑……

忽然庙外传来一声极微弱的响音，似乎是秋天落叶的声响，若不留心，绝听不出来，可是这微弱的声音，却未能瞒过那武功绝高的布衣少女。

只见她突然收住了如银铃的笑声，猛然从展白怀里站起，娇叱道：“什么人？大胆在此偷窥！”

在“人”字出口时，她已飞身掠出殿外，“大胆在此偷窥”的几字，已经是在殿外房顶上发出的了。

这布衣少女的身法可说是快得出奇，但她饶是如此快速，石庙残破院落之中，冷月寂寂，却不见一条人影。布衣少女对自己的耳目之聪敏，似有充分的信心，绝不疑心自己会听错，娇躯站在殿顶的破瓦残栋上，琼鼻一皱，冷哼了一声，缓缓言道：“恐怕你也知道是谁住在此地，若再敢来偷窥，别说姑娘对你不客气！”布衣少女说此话时，娇美的脸上竟现出一丝煞气，虽然她的声音不大，但已传出了十数里之外。果然暗中有人偷窥的话，凡在十里方圆以内的，都可以听到她犹如黄莺百啭的嘤嘤声，但却充满了骇人心魂的恐怖语气。

布衣少女说罢，也不管是否有人隐身附近，身形横空一掠，半空里一个盘旋，犹如归巢乳燕般，穿窗而过，又回到了房中。展白愕然道：“姑娘，你发现了什么？”

布衣少女笑容灿烂如花，跟在房顶说话的语气，有如天壤之别，在殿外发话时冷如冰霜，见了展白却又艳如桃李，只见她贝齿闪光，笑道：“可能有一两个胆子大的小老鼠，躲在大梁上偷看我们说笑啦！”布衣少女又跟展白说笑了一会，便安抚展白睡下，她自己便坐在展白榻前闭目调息起来……

展白心情起伏，思潮澎湃如大风暴中的海洋，不要说睡觉，他连安息下来都不可能。

他又不时睁开眼睛来，看看这不知来历，却救了自己又这般神秘莫测的布衣少女。

那布衣少女打坐调息的姿式很特别，既不是盘膝趺坐，也不是五心朝天，而是玉手支住香腮，两条修长玉腿，一屈一伸，韵致婉然，长长的眼睫毛覆盖着似水双瞳，嘴角含笑，苹果似的双颊上梨涡隐现，竟像是美人假寐，又好像是一幅海棠春睡图，这哪里像是在静坐行功，分明是一幅春色无边的诱人图画！但看她耳、鼻及微张的樱口内，有五缕袅袅白气升起，竟在她头顶上聚集成三朵昙花般的云雾，便知她不但在静坐行功，而且显见其内功修为已到了“三花聚顶”“五朝气元”的精妙境界。

她实在太美了，美的无法形容，展白纵然心无邪念，也不由双眼睁睁地望着她出了神……

她却缓伸两条玉腿，纤腰一挺，脚尖落地，走向展白，双手轻轻地抚在展白的身上。

展白只觉她素手触处，温暖酥麻，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使他周身血液加速地沸腾起来……

展白轻轻地“啊！”了一声，心旌摇动，几乎把握不定……

那绝美的布衣少女，却吹气如兰地在他耳边说道：“为了要你早些复原，说不得要损耗我一点真元，为你运功疗伤了，你现在运功相引吧！”

展白顿感一阵羞愧，不自觉地脸上发烧，心说：“展白呀展白！你自命为一个奇男子，就不该胡思乱想，何况人家还是一片好心，要为自己疗伤呢……”

想至此处，立刻收回绮念，清心澄志，默默运功相引，只觉她手

触之处，一股温暖的热流，霎时通过了自己全身。

那布衣少女双手不住地在展白身上游动，展白渐渐觉得四肢百骸，舒畅无比，腿臂伤处痛楚也逐渐消失……

正在浑然忘我之境，那少女突然双眉一皱，停下手来，侧耳听了听，美丽的脸上突然泛起一抹杀机。

展白胡思乱想，却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正在此时，忽听衣襟破风，从屋外飘进一人。

展白还以为那神秘美丽的布衣少女去而复回，因此也未在意。但等那人走至展白面前，展白不由吓得一怔。

原来进屋的不是那布衣少女，而是一个白色儒服的少年。

新正天寒，展白卧榻上铺着干草，身上盖着厚被，还觉得有点冷，那白色儒服少年手中却拿了一柄银扇，看来分外扎眼。

展白见与他素不相识，微感意外，尚未发言，那白色儒服少年却莞尔笑道：“兄台艳福不浅，有‘红颜魔女’陪伴，想必是破庙当瑶台，乐不思蜀了。”

展白愕然道：“阁下何出此言？”

白色儒服少年右手银扇在左手掌掌心轻轻一击，道：“红粉佳人不过是带肉的骷髅，美女如玉也不过是有毒的蛇蝎，恐怕你春梦未醒，便已做了荒庙冤魂了。”

展白惊道：“阁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色儒服少年手拿银扇，却摇头晃脑地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展白被他说得如同蒙了一头雾水，越发不解地问道：“阁下有什么见教，不妨明说，何必如此故作惊人之言？”

白色儒服少年忽然哈哈笑道：“你当真不知那魔女是何许人吗？竟有胆量跟她亲近！”

展白虽觉得那布衣少女，神秘莫测，但人家救了自己一命，对那布衣少女没有一丝恶感，见这白衣少年说话吞吞吐吐，又一味的故作惊人之言，不由心中起了反感道：“如果阁下没有什么事，还是请离开这里吧！在下有病在身，实不愿与阁下多谈！”

白衣少年道：“我倒是一番好意，没想到会引起你的误会。实对你说了吧，那魔女乃是‘红粉骷髅鬼面娇娃’，天下第一号大魔头，你该懂了吧！”

展白闻听此言，头脑“轰！”的一声，如受雷殛！忙道：“此话当真？”

白色儒服少年道：“我何必骗你呀！我由东海‘魔鬼岛’跟踪这魔头，一路至此，难道还有假吗？”

展白喃喃道：“竟是她！竟是她……真令人不敢相信……”

原来这“红粉骷髅，鬼面娇娃”，大约是在整十年前吧，她的名字曾轰动了整个江湖，原因是她生得美逾天仙，心却毒辣的有如蛇蝎，又加上她一身神鬼莫测的高强武功，生性又淫荡无比，却又奇妒。凡是美貌的青年男子，她都要掳在裙下称臣，稍不称意，动辄杀害，遇到貌美的女子，更是必杀无赦，而且手段毒辣阴狠无比，一定要把女子剜目割舌，残面毁容，把其折磨得不成人形，方任其悲呼惨号地自

行死去。

因此，她出道不久，即震动了整个江湖，因为她不知从何处异人学得一身诡异武功，武林中很少有人是她的对手，短短数年，毁在她手底下的青年男女不知有多少。

因为她伤害武林青年太多，而且其中不少是武林各大门派的幼年弟子，当然黑道豪门新少死在她手下的也不在少数，因此引起武林公愤，不论黑白两道均把她恨之入骨，有一次集合了黑白两道顶尖高手，合力围剿，在东岳泰山观日峰一战，把她战败，而且使她身负数处重伤，没想到仍让她跑了。

那一战，武林八大门派，及南七北六的黑道盟主，伤残也够惨重，各门各派精英，几乎伤亡殆尽，以致使八大门派人才凋零，武功式微，数十年偃旗息鼓，才被武林四公子相机崛起。

可是，从此江湖上也就失去了“红粉骷髅，鬼面娇娃”的行踪。

有人说她伤重毙命，死在泰山观日峰，也有人说她潜在东海“魔鬼岛”隐修，江湖上人言人殊，不过，从此再未见她现身江湖，却是真的。

时日已久，人们把这件轰动江湖的大事，也就淡忘了，偶尔一些老一辈的江湖侠客，茶余酒后谈起来，也当是讲历史陈迹一样了。

展白也是从镖局中，听到年老镖师们谈起过，当时不过是当做传奇故事听，万也想不到救了自己的布衣少女，就是当年那“红粉骷髅，鬼面魔女”。这岂不惊人？

而且，也使人不敢相信，那美绝天人的少女，竟是数十年前杀人

如麻的头号魔头！

展白当时一惊，瞬即醒悟过来，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就算那女魔头仍然活着，也不可能这般年轻。于是，淡然笑道：“阁下这样信口一说，以为在下会相信吗？”

白色儒服少年道：“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可是等到你相信的时候，后悔就已经晚了……”

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冷哼，白色儒服少年面色一变，倏然回身，不知何时，那脸罩鬼面的布衣少女已然站在房中。

展白见那布衣少女，脸上罩了一个鬼面具，青脸红发，巨齿獠牙，相貌狰狞怖人，除了身体略显矮小一点之外，竟如一个厉鬼一般，若不是展白见过她的本来面目，说什么也想不到，这厉鬼似的怪物，竟是美逾天仙的一个绝色少女。

只听带了鬼面具的布衣少女冷森森地说道：“我一猜便知是你！任你诡计多端，也难以欺骗得了我，但是，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一路跟定了，而且处处跟我捣乱，究竟你是何居心？……”

白色儒服少年在鬼面少女说话时，突然攻出一掌，鬼面少女随手一封，“砰！”的一声大震，余力四激，回旋生飙，立时把案头的油灯打灭。

房中变成一片漆黑，看来二人掌力都够惊人，展白倒在床上，都能感到劲风蚀面而过，触肤生痛。

黑暗之中，听到鬼面少女叱道：“你又想跑吗？”

跟着听到掌拳破风之声，猛烈非常。

又听到那白色儒服少年道：“少陪了！但你别得意，‘海外三煞’一到，便是你丧命之时……”

最后一句话，声音已在数十丈开外，显见那白色儒服少年已逃至庙外，其身法可说是快得出奇。

接着又听到鬼面少女的怒叱声：“这回你逃到天上去，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这声音也随后飘至数十丈之外了。展白不由暗暗咋舌，这二人身法之快，可说是前所未见。

展白暗想：“这布衣鬼面少女，如果真如白衣书生所说，是那震惊江湖的‘红粉骷髅，鬼面娇娃’，自己还真不好脱身。但细想又不可能，一个数十年前名满江湖的魔头，竟是一个年届花信的少女，这无论如何使人不能相信，又想到那白色儒服少年，与自己素不相识，为何又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向自己泄漏他人的隐秘？而且见了那布衣少女，便想尽了方法逃跑？又提出‘海外三煞’之名来吓唬人，那么这‘海外三煞’又是何许人呢？……”

展白越想越想不出个所以然，反觉得鬼面少女与白衣书生都不是什么好人，尤其诡秘行踪，便使人可疑，二人又都不说出自己姓名出身，来历不明，武功又高，真要落在他们手中，也许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祸害。还是早些离开此地，另找隐秘地点养伤，伤势好后，速去为父报仇是正当……

展白有了逃跑的念头，手脚活动了一下，竟觉得无甚痛楚，暗暗运了运气，亦觉得腹内真气能聚散如意，身上的伤处竟似痊愈了，知

道这是那鬼面少女为自己运功疗伤所得到的效果，心中暗暗高兴……

可是等他翻身坐起，不由又愣了，原来他伤重昏迷，竟未发现自己身上衣服，已不知何时被脱光了。

展白惊惶中周身一阵摸索，除了臂、腿等伤处裹了布带之外，身上已是一丝不挂。

展白这一惊非同小可，忙着在榻上一阵乱摸，昏黑中倒是摸着了自己的衣服，但已全被撕破。

这时，他才明白，一定是布衣少女在为他起出暗器及裹伤时，把他的衣服撕破了……

他想到自己一个青年男子，被一个少女把身上的衣服剥光的情形，脸孔不由胀红起来……

但有使他比害羞更着急的事，是他那视如性命，整天贴身藏在怀里的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竟然不见了。

他再去摸，连他那比性命更为重要的“无情碧剑”也不见了。

展白气得大骂，这时他倒不想逃了，反而想立刻把那布衣鬼面，又美逾天仙的神秘少女找到，向她追讨《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以及自己的“无情碧剑”。

衣服已无法穿，他气起来把一条棉被扯成一片一片的，用以裹在身上，虽然不成人形，但总算可以遮体及略蔽风寒了。

一切扎束停当，他从庙中窜到外边来，只见冷月西沉，凄凉的月光斜照着一片断瓦残垣的破庙，景色竟是荒凉无比。

展白不知这座破庙是何所在，只有朝着布衣少女追赶白衣书生的

方向驰去。

展白一直驰出数里之遥，一丝声迹都未发现，横在眼前的是一条滔滔大河。

河水在黑夜中，闪白发亮，水声哗哗，却是不见一个人影。

展白自知追错了方向，才要返身转回，忽听左侧河岸芦苇深处有脚步声走近。

展白听那芦苇中飒飒直响，而且脚步杂沓，绝不止一二人，心中一动，立刻找了一个草丛把身形隐蔽起来。

月夜中，天空透亮，展白伏在地面，反而更能看得真切，只见从芦苇中连续走出一队人来。

这些人排成单行，鱼贯而出，大概有十人之多，每人肩头扛着一个黑糊糊的箱子。

一直来到河边，才一一把肩上箱子放下地来，展白隐身地点，距离那些人堆放箱子的地点很近，所以看得很清楚。只见那些人都是劲装大汉，而且其中尚有十数个穿戴金盔金甲的人物，展白看着眼熟，猛然醒悟，这不是金府的人吗？他们何以会深夜之间，扛这么多箱子来至河边？……

展白正在看着起疑，忽听一个金甲武士气喘吁吁地说道：“真不知我们主人是做何打算？黑夜里要我们扛这么沉重的箱子到河边来，又不像是搬家，这倒是干什么呢？”

另外一个金甲武士低声道：“老四，你还不知道哇！前天晚上‘石矶大阵’困住的人，今天不知怎么都跑光了，我们主人怕人家集合来

报仇，所以才把家中贵重物品先搬出来，万一应付不了，也好有个退路。”

那金甲武士以惊诧的语调道：“不是说陷入‘石矶大阵’就永远不能脱身吗？怎么又会跑出来了呢？”

“那可就不知道了。听说发动‘石矶大阵’并不是主人之命，而是孟少爷擅自发动的，为此主人还大发脾气，说孟少爷乱了步骤，把一件很有把握的事弄得不可收拾，因此还把孟少爷关起来了。”

“孟少爷为什么不听主人的命令行事，难道他疯了吗？”

“他可不是真的疯了。”

“你想他若不疯，怎么会连公子小姐陷入阵中呢？”

叫老四的金甲武士，嘴中啧啧两声，又道：“他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先发言的金甲武士道：“还不是为了姓展的那小子。本来小姐和少爷从小在一起长大，情感很好的。在孟少爷心中打算长大了娶小姐为妻，我们老主人也答应过这件事。可是，自从姓展的那小子来了府中一趟，我们小姐突然对少爷冷淡起来，反而对那姓展的很亲近，是以孟少爷气得不得了。没想到上次比剑又被姓展的砍掉一只手，孟少爷蓄心报仇，前天晚上又被姓展的少年一掌震伤，是才突然发疯，趁着姓展少年在大厅中，竟发动了‘石矶大阵’的机关……”

这二人说话声音很低，但展白就藏在附近，所以听得很清楚，本想再听下去，忽见河对岸现出了一点摇动的灯光，似乎是向这边打来的暗号。

一个劲装大汉跳起来，把手指放进口中，打了一声尖长的口哨，

跟着回头道：“准备着，船要来了！”

那两个金甲武士的谈话，因而中断。倏时间橹声依呀，河面现出了一片黑糊糊的船影。

这船来得极快，数十丈宽的河面，转眼摇了过来，竟有十数艘之多，原来都是河上渔夫捕鱼用的小舟。

迎头小舟上端摆着一张轮椅，轮椅上坐的正是“青蚨神”金九。

舟至河边靠岸，舟上之人用钩挠稳住船身，岸上众大汉及一些金甲武士，立刻扛起箱子向船上搬去。

展白一见“青蚨神”金九，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只感热血沸腾，再也隐忍不住，猛然跳出，喝道：“金九！老贼！拿命来吧！”

喝声中一掌猛向金九劈去。展白突然出现，出手又快，岸上那么多人竟来不及阻拦，齐声惊呼，展白如狂飙的掌风已向“青蚨神”金九迎胸卷至。

“青蚨神”金九，估不到会突然遭到暗袭，百忙中运掌一封，“砰！”的一声大震，竟使他的轮椅在船上一阵乱晃，险些落到河中。

尚多亏他门下一名高手，在他身后急用双手把轮椅稳住，但他坐的一只小船，却因掌力一震，在水中荡离了岸边。

“青蚨神”金九见自己秘密被人窥破，又惊又怒，船在河心中高叫道：“快把来人拿下！一个不放，格杀勿论！”

因为他不知来了多少敌手，故有此一说。展白却心中暗暗后悔，不该太沉不住气，如今“青蚨神”金九到了河中间，自己无法再加追击。

同时，岸上众人大汉及金甲武士，已有十数人丢下箱子，向他围了上来。

众武士及劲装大汉，向展白围上来时，已用目向四周打量，见河边上就展白一人，不由胆气陡壮，大喝一声，有四名金甲武士举剑，齐向展白刺来。

第三十四章 千钧一发

展白身形一旋，避开剑锋，单掌横扫，狂飙怒卷，四名金甲武士齐声惨叫，四散着跌出一二丈外。

众壮汉齐声惊呼，脚步立时停止，显然被展白一掌震倒四人的威势震住。

突听一声厉啸，一条黑影蓦地升空而起，半空中身形一旋，倏然疾扑下来，犹如一只硕大的巨鸟，铁翼猛挥，直向展白迎头扑下。

展白从那身法及下扑之势的威猛，已能判断出来是金府双铁卫之一的“铁翼飞鹏”巴天赫。

但展白经过“神驴铁胆”百日传功，武功突飞猛进，自信心也大为增强，虽知“铁翼飞鹏”巴天赫，乃金府顶尖高手，而且有“铁翼神衣”之助，凌空下扑之势，威不可挡，但仍然不躲不闪，挥臂向上迎去。

一上一下两股极大无比的掌力相接，半空气爆，巨声如雷，展白昂立原地不动，半空中的“铁翼飞鹏”却被震得在半空连翻了两个斤斗，才敛翅斜掠，落于地面。

这一来，金府之人个个心惊。想天下武林能够接得住“铁翼飞鹏”临空一击的，可以说是寥寥可数，何况还能使“铁翼飞鹏”屈居下风呢！

“铁翼飞鹏”落于地面，双翼一收一张，黑夜中虽然看不清他的脸色，想必也是吃惊不小，正在鼓翼纳气，准备作第二次的扑击……

突然小船上，亮起十数盏孔明灯的灯光，十数道灯的光芒，交错

地齐向岸上展白停身之处照射而来。

展白在十数道灯光交射之下，立刻纤微毕现，只见他身上裹着一条破棉被，腰里扎着几条破布，双臂双腿均露在外面，而且也多裹着破布条，赤足未穿靴，样子是狼狈已极！

但他英俊挺拔的脸上，却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一股杀气。

金府众人，多半认识他，见状不由齐声惊呼：“啊！原来是他！……”

“青蚨神”金九更是在船上高声大叫：“莫要放走小贼！上呀！
拿住他！”

一群壮汉，以及十数名金甲武士齐握兵器，往前一围，立刻把展白围在核心但被展白威势所慑，一时还在趑趄住未曾出手。……

突听一声豪笑，声可震天，笑声中一驼背老者，越众而出。

此人正是“金府双铁卫”的另外一位“铁背驼龙”公孙楚。

只见他大笑说道：“小兄弟数日不见，武功又增强了不少！啊——一啍！可是，老夫有一事不明，尚请小兄弟不吝见告，金府素来拿小兄弟当客人一般款待，为何小兄弟三番两次与金府作对？是何道理？”

展白素对“铁背驼龙”有好感，尤其自己初进金府时，尚蒙此老不少照顾，闻言强忍住心中仇火道：“公孙前辈有所不知，晚辈先父被‘青蚨神’金九老贼所害，晚辈与老贼有杀父之仇，岂可一日或忘，但晚辈杀父仇人只老贼一人，与众人无关，如果公孙前辈放手不管，展白绝不与前辈为敌！”

公孙楚愕然动容道：“不知小兄弟先父是何人？”

展白凄然道：“子不言父名，但既是前辈问起，晚辈也不相瞒，

先父就是‘雳霹剑’展云天！”

“铁背驼龙”哦了一声道：“那倒是失敬了，原来小兄弟乃是展大侠的后人……”

昏黑中只听桨橹激水之声，展白怕“青蚨神”借星夜溜走，忙道：“话已说明，公孙前辈，是否可放手不管？”

“铁背驼龙”公孙楚面现难色，尚在呻吟未决。展白已听那船舟激水之声，渐渐去远，但数道强烈灯光照着他，敌暗我明，看不清楚河中情形，展白不由急起来，大叫道：“金九老贼休走！”

喝声中，人也飞身向河边扑去。

“铁背驼龙”公孙楚，人本极重义气，对“雳霹剑”展云天的侠名，也早有耳闻，听展白自报身份，本无意出手，但又拘于身在金府，食人厚禄，无法决定自己该不该出手，故此一时委决不下，今见展白身形掠起，他想拦阻展白，把话交代明白，然后再作定夺，忙道：“小兄弟慢来，且听老夫一言……”

同时，也探臂向展白抓去。

展白身形掠起，突见“铁背驼龙”向自己右臂抓来，误以为“铁背驼龙”已向自己出手。心急仇人去向，也不躲闪，就在半空中右臂一抖，五指反弹“铁背驼龙”抓向自己右臂的肘腕关节。

“铁背驼龙”未防展白反击，也估不到展白有如此快捷手法，猛见展白抖臂脱出自己掌外，刚一疏神，展白五指破风，已弹向自己“关元”重穴，知道这“关元穴”如被弹中，自己一条右臂就算毁了，真是又惊又怒，惊的是展白小小年纪，竟是有了这种超乎想像的高强手

法，怒的是自己一番好意，展白竟对自己施出杀手，更何况他素极自负，心目中把展白看成晚辈，展白这一招施出分明未把他看在眼里，惊怒之中更加气愤，拼着右臂受伤，猛然吐气开声，以左掌猛扣展白后心。

展白自知危机一发，而且他也无意与“铁背驼龙”拼命，急忙收招，腰里一叠劲，翩然横飘一丈开外。

“铁背驼龙”须眉皆炸，怒道：“小兄弟如此狂傲，敢情是自恃武功高，来！来来！老夫倒要领教几手高招。”

说罢，拱身弯背，双手十指箕张，漫空一舞，直向展白抓来。

展白见他神态威猛，屈背如弓，两爪如钢钩一般，漫空挥舞而下，加上他满头苍发随风幡扬，颌下虬须绕颊，双眼怒睁，睛光如炬；看到他的形象，展白猛然记起，这可能就是此老“铁背驼龙”绰号的来源了，看他的样子，真如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一样。

展白被他的威势所慑，心中一凛，不敢硬接，飘身向一侧躲过。

可是，展白立足未稳，忽听脑后风生，知有暗袭，但情势危急，来不及回头察看，猛然回身运掌往外一封，“砰！”的一声大震，竟震得展白双臂发麻，心血翻涌，噎！噎！噎！倒退三步。

展白暗道：“好大的掌劲！”

是以为又来了什么高手，待回头看清，才知又是“铁翼飞鹏”巴天赫。而且，一击得手，还在那里双翼翕张，怒视着展白。

第一次凌空下击，“铁翼飞鹏”只以六成功力，吃了展白一次暗亏，所以他这第二次下击，已用出了全力。

展白却是匆忙回身，未能运出全力，是以反被“铁翼飞鹏”掌力所挫。

展白愕然惊视之中，身后又传来“铁背驼龙”吐气沉喝之声，接着一股狂大劲流直向自己身后涌至。想不到名震江湖的两大高手，竟也联起手来向他攻击，展白倏然而怒，也激发了豪性，不再躲闪，把“神驴铁胆”传授他的“风雷八剑”，以掌法施出，一招“迅风疾雷”，以掌代剑，猛向身后砍去。“噗！”的一声，展白一掌，如击败革。

原来“铁背驼龙”被展白激怒，一招“苍龙舒爪”，又被展白躲过，此老本就性烈如火，此时暴怒更甚，见展白又与“铁翼飞鹏”硬对了一掌，立即施出一招“潜龙探海”，双手齐张，全身向展白身后扑去。他本想抓住展白，但展白身法太快，反臂一掌，正好砍在“铁背驼龙”的驼背上。

“铁背驼龙”只看他这绰号，便知他背上必有特殊的功夫，果然，展白力可开石断金的一掌，结结实实地砍在他的背上，丝毫未使他负伤，，反而使展白掌缘感到一阵巨痛。

但这一掌的力道，却把“铁背驼龙”直打出一丈开外，“铁背驼龙”踉跄前抢，几乎来了个大马爬，这一下“铁背驼龙”更是暴怒如雷，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栽过的筋斗，激怒之下反身急上，“怒龙搅尾”一脚踢向展白小腹，跟着上盘“龙出深潭”，猛向展白迎胸捣出一拳，同时左手并指疾点展白的双目，乃是一招“双龙抢珠”连环施出三大杀招，真可使风云变色。

展白脚踩“九九归元”步法，这步法也是“神驴铁胆”传授他的，

踩对了步位，身形看似无甚进退，但不论对方使何种招式，也休想伤得分毫，本也是“神驴铁胆”的一种绝艺，只为了与“神猴”铁凌打赌，要想胜过婉儿的“蹑空幻影”步法，才传给展白，没想到展白在此时派上了用场，“铁背驼龙”的三大杀招，竟被他从从容容地躲过。

“铁翼飞鹏”见“铁背驼龙”久战展白不下，铁翼猛展，倏然也加入了战圈。

“金府双铁卫”这一合手起手来，果然威猛非常，一个空中，一个地下，铁翼疾挥，铁掌猛翻，劲风气流，犹如怒海狂飙。

展白曾在“十二岩洞”，见识过“金府双铁卫”合战穷家帮的“青竹大阵”，但自己未亲身领教过，没想到二人合起手来，竟有如许大的威力。

“铁翼飞鹏”铁翼猛挥，倏飞倏落，借那俯冲之势，每一下击之力，怕不有千钧之重。而“铁背驼龙”指抓掌打，每一招出手，也足可裂石开山，加上他不时施出他“靠山背”的独门功夫，拱起如丘的铁背驼峰，横挤猛靠，往往逼得展白无法躲开，只有硬碰硬打，兼之“铁背驼龙”有名的背，不要说是拳掌打上，他昂然不惧，就是刀斧砍上，也不能损伤他分毫。

展白立刻陷入苦况，以他现在的功力来说，虽然“金府双铁卫”合起手来，威猛无俦，他还能勉力支持不败，可是他身上穿的并不是合身衣服，而是用布条拴在身上的破棉被，他自己运力施力，加上“金府双铁卫”掌风激荡，他身上的布条早已松弛，破棉被一直往脚下滑落，使他束手缚脚，十分不便，加上被中棉絮被掌风吹得满空横飞，

更使他狼狈不堪。

可是苦于无法跑，不但破棉被已缚住他的双腿，就是没有绊脚的东西，也难逃出“铁翼飞鹏”的铁翼临空，展白一边心中暗暗焦急，一边只有咬牙苦撑。

又战了数合，展白身上的破布条已完全松开，半条破棉被已滑脱在小腹以下，上半身赤裸，转动更加不便，堪堪就要落败了……

忽听一声娇叱，一条人影电闪而至，手中一道青蒙蒙的光华凌空几闪，空中的“铁翼飞鹏”一声厉啸，有如断线风筝般，直跌出五六丈外。

“铁翼飞鹏”竟似失了悬持，从空中惨叫着栽落地下，竟然跌滚出好远，方翻身爬了起来，再一看，他赖以成名的“铁翼神衣”，竟然折了一翼。

而且左臂也负了伤，鲜血顺流而下。

“铁翼飞鹏”面色惨白，满面惊容，显然他是为了自己“铁翼神衣”被毁在来人剑下，而心怀惧意。

再一看，战圈中已多了一个手执长剑，身材矮小的青面红发之人。

除了展白知道来人是谁之外，金府众高手一齐吃了一惊。

“铁背驼龙”一见老搭档断翼，惊上加怒，暴吼一声，抡掌向青面红发之人攻去。

“铁背驼龙”掌力本就雄厚，如今积怒出手，更见刚猛，只见掌影如山，挟着烈烈风飙，卷向青面红发怪人。

青面红发怪人却漫不经心地挥出一掌，“砰！”一声把“铁背驼龙”

震退五步。

“铁背驼龙”怪眼圆睁，颌下虬须根根直炸，他也想不到来人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

但他姜桂之性，遇挫更怒，愣了一会，突然大吼一声，身形如车轮般一旋，以他有名的“铁背”，施出了一招“靠山功”，耸起如丘的驼峰，猛向青面红发怪人靠去。

青面红发怪人微微一笑，低声叱道：“你是找死！”

“死”字出口，只见他一挺手中碧剑，“噌！”的一声，直刺进“铁背驼龙”的铁背之内。

“铁背驼龙”惨嗥一声，犹如野兽哀鸣，前冲丈外，方才站稳，但一道血泉，已如水箭般从他的驼背上射起。

“铁背驼龙”练有“莽牛罡气”护体，周身刀枪不入，尤其他的“铁背”，更是坚硬如钢，功运至顶峰，可以无坚不克，没想到竟被青面红发之人一剑刺破。

“铁背驼龙”声声惨叫，周身肌肉颤抖，虬须纠结，脸上痛楚的神情，更是狰狞可怕，想是他横练被破，周身气逆血泻，比普通未练功之人受伤更加痛苦千倍，即连展白也觉不忍。

金府之人更是个个吓得胆落魂飞，这是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的，南京金府指靠为长城靠山的两大高手，竟同时受伤惨败。

尤其“铁背驼龙”极为爱护晚辈，甚得人望，看到他受伤后惨怖的情形，不少人吓得惊呼出声。

但见那青面红发之人，身形一旋，真比飙风还疾，手中碧剑接连

几闪，血光崩现，有几个惨呼失声的壮汉，立刻身首异处，倒地死去。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青面红发怪人连斩数人之后，仍然飘身立于原地道：“哪个再敢鬼叫鬼叫的，这就是榜样！”

金府那么多高手，果然被他震住，一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一个再敢出声，都瞪大了惊怖的眼睛望着他，脸色如死。

展白一皱眉，心颇不忍，知道那青面红发的鬼脸之后，乃是一位美逾天仙的少女，万也没想到她手段如此毒辣。又见她用的是自己的“无情碧剑”，便跨前一步叫道：“把我的‘无情碧剑’还给我！”

青面红发怪人回头对展白道：“怎么？你心软了！忘记刚才他们是怎样欺侮你的。”

说至此处，倏然住口不说了。

她现在是戴着鬼面具，如若不然，展白可以看到她已羞得满面红霞。

原来展白身上裹的破棉被，已坠落到大腿根以上，上半身都已赤裸，什么都露出来了。

但展白自己还不觉得，闻言道：“不管怎样，我也不愿见你用我的剑枉杀无辜！快把剑还我！”

青面红发“嗤！”的一笑，背过脸去，道：“看你的怪样子！还不快把衣服穿上……”

展白猛一低头，见自己赤身裸体，脸上羞得像大红布一样，赶紧把褪至腿下的破棉被往上提了提，重新用布条扎紧。

在展白做这些事时，金府之人惊魂初定，已有数个胆小的，想偷

偷开溜。

没想到逃不过青面红发人的眼睛，只身形一晃倏去即回，“无情碧剑”一晃，立刻又有数人脑袋搬家，鲜血四溅。

展白更觉不忍，大叫道：“快把剑还来！你要再滥杀，别说我对你不客气了！”

青面红发怪人，缓缓把剑递给展白，道：“剑名‘无情’，难道还怕沾血吗？多杀几个走狗，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展白气呼呼地把剑接过，道：“亏你说得出口，难道他们便不是人吗？”

青面红发怪人哟了一声道：“干吗这么凶？我不是为救你，才杀他们的吗！”

她这一“哟！”回复了女声，配上她这副鬼面，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受了伤的“金府双铁卫”，以及吓呆了的金府众高手，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一齐怔怔望着青面红发怪人发愣。心说：“这恶鬼似的怪人，说话怎么似女子声音……”

展白不理她，提着剑直向河边船上走去，但到了河边一看，岸边只靠着数艘空船，“青蚌神”金九早已鸿飞冥冥，走去多时了。

而且，连那些壮汉搬来的箱子也都不见了，想是“青蚌神”金九，藉着双铁卫缠住展白时，早已率众押船走了，只剩下这些搬运箱子的壮汉在河边上做替死鬼。

展白在河边上望着河水发呆，青面红发怪人却悄悄来到展白身后道：“你找什么？”

展白道：“我的仇人逃跑了，我要过河。”

青面红发人道：“那么，就上船吧。”

第三十五章 急转直下

展白怔了怔道：“可是，我不会划船啊！”

青面红发怪人娇笑道：“你不会我会，包送你到对岸去就是了。”

展白心急追踪仇人，不暇细想，听说她有办法送自己过河，立刻纵到船上去。

展白从未坐过船，这船身又窄又小，展白从岸上掠下船来，脚尖一点船板，船身一侧一晃，他赶紧用另一只脚去稳住船身，谁知用力过猛，小船反向另一侧倾斜，展白失去重心一个身子直向河水中倒去。同时张嘴惊呼：“哎呀！”

突然身后伸来两只手，正好把他扶住，接着小船像箭一样，直向河心射去！

身后扶他的人，正是戴了假面具的“鬼面娇娃”，她从小在海岛上长大，玩船如骑马一般灵活，上船扶住即将落水的展白，脚尖一用力，小船即如离弦之箭一般驰向河心，但她也没想到展白在船上这般不济事，展白向后退，正好倒进她的怀里，她也是丝毫不备，身形受了展白重量一压，加之船上不能借劲，她的一副娇躯竟也倒了下去。

二人一齐倒进船舱，船小恰好容下他二人的体积，但再要想转侧可就困难了。

二人都是仰面朝天，展白在上，“鬼面娇娃”在下，幸好小船未翻，二人都想挣扎着站起，可是船舱太小，一时之间竟爬不起来，展白翻身向上爬，“鬼面娇娃”忙除却脸上的鬼面具，也向上仰身，恰好二人来了个面对面！

展白在淡月清光下突然瞥见那如花似玉的容貌，已不再是青面红发的鬼脸，心情立刻起了绝大的变化，只感她娇躯温柔香软，樱口吹气如兰，不觉手脚一软，才仰起一半的身形，又跌在“鬼面娇娃”的身上。半晌不能动弹……

“鬼面娇娃”——其实她并不是“鬼面娇娃”，“鬼面娇娃”实另有其人，不过她是被人误会罢了。至于她的真实姓名，书后另有交代，此处不赘——虽然略脱形骸，但那是环境使然，她的本性还是善良的，而且，她又是一个情窦初开的黄花少女，如今被一个青年男子压在身上，全身也是又软又麻，说不出什么滋味，这种情景她从未经验过，只感心头小鹿突突乱撞，欲起无力，只娇喘了两声，便闭目不动了。

二人暂时陶醉在异样的感触中，久久不动，只任凭那一叶孤舟，在河面上自行飘流……

这时岸上的金府众高手及“金府双铁卫”，却又惊又恐地呆望着二人乘舟离去，既未敢阻拦，亦未敢追赶，直待二人的小舟溶没于月光下的河水，渐去渐远，这才收回惊恐之心，扶伤抬死，悚然若丧地转回金府，这且不提……

展白与那神秘鬼面的美丽少女，互相倒在船舱中，双双闭着眼睛，享受那谜一样的温柔滋味，好像忘记了世外的一切，只任那小船在河心中无目的飘流……

月夜静极了，河上也静极了，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静谧之中，只有他二人，能够互相听到对方心跳的声音，稍为急促的呼吸声音，甚至对方体内血液奔流的声音，但已分不清那谁是谁的了，好像二人

已经合而为一，对方已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

展白神思恍惚，一会儿觉得自己像是初降的婴儿，躺在花朵一般的锦褥中，赤裸裸地，却清新无比，圣洁无比，心里不起一丝杂念；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像是睡在母亲的怀中，母亲微荡着摇篮，轻唱着眠歌催自己入睡，只感到舒适无比，安稳无比；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一个丈夫，正在拥抱自己年轻的情人，保护着她，温暖着她，让那小情人睡在自己臂弯里，连梦中也不使她受一些儿惊恐；一会儿自己变成一个慈父，正在以无比祥和的爱心，守护着自己的女婴睡眠……

但思维中虽离不开睡眠，头脑中却清醒得很，只是没有睁开眼睛罢了……

不知那谜一样的美丽少女，此时心中作何感想？他没有睁开眼睛看，也不想睁开眼睛看，仿佛是在做一个极美满、极美妙的好梦，睁开眼睛，美梦便消失了……

可是，那身下的美丽少女，却喘息了一声，微微动了一动她那软绵绵的肢体，也不知是展白把她压痛了，还是她的手臂被压麻了，反正展白被惊觉了，才想爬起身来，谁知她却从身下抽出两只手来、缓缓抚摸在展白的身上。

展白如被电激，她的两只小手竟如充满了电流，抚摸之处，立刻有一股暖流，通过了展白的毕身，使展白周身发热，血脉膨胀起来。

展白赫然睁开了眼睛，却见那如花娇靥和自己唇颊相接，再看那怀中的美人，星眸半张，樱口微启，脸泛桃花，眉含春黛，似乎期待着什么，酥胸起伏，双手紧紧抱着展白，而且不住地抚摸……

展白本就未穿衣服，所以她手触处已是肌肤相接。这已不能说是诱惑，也不能说是罪恶，完全是发自本能，出于自然的一种举动，展白立刻冲动起来，疯狂地还以拥抱，疯狂地接吻，疯狂地……

那少女似是承受不住展白的疯狂，不住的娇喘，不住的娇呼，躯体像垂死的蛇一样扭着……

突然一阵凉云，掩住了天上的明月，水上的清光也消失了，水上的小舟，变成了一片模糊的黑影，船上的光景，已无法望见，只能听到水浪击撞船底的微微声响……

良久，明月西沉，天边现出了第一道曙光。

良夜不能留，夜，已经过去，白日又降临了人间，一切都清醒了，清醒，又唤回人们对世俗的记忆。

这世俗不管是丑恶，还是良善，但从梦中苏醒的人们，却得面对它。

梦，虽是荒唐的，但却充满了忘却世俗的快乐。

那河面上的小舟，仍在无目的地飘流在岸边，“砰！”的一声，船头撞在岸边的沙滩。

这一震动，惊醒了船上的梦中人，二人惶然爬起，睡眼惺忪，首先二人对望了一眼，又想昨夜的绮旎风光，不由双双羞红了脸。

朝阳也在河对岸的山后，探出娇红的脸儿，似乎跟他二人一样的害羞。那美丽的少女，低头看到展白赤裸的情形，娇羞不胜地笑道：“看你——”

话未说完，人已腾身掠上河岸，不知怎的她身起半空，突然一皱

眉，娇呼了一声，不到一丈的距离，她竟险些栽落水中。

展白适时腾身而起，半空中用手把她扶住，双双落下地来。

展白竟一反素常木讷之态，多情而关心地柔声说道：“你——怎么了？这么点远都跳不上来了。”

她斜睨了展白一眼，嗔道：“还不都是你，昨夜——”

展白虽不明白，但也会意了一二，心中感到一甜。但却无限愧疚地道：“不要紧吧……”

那美丽少女幽幽地道：“虽不妨事，可是我的修炼算是完了。再不能达到金刚不坏之体的地步……”

展白道：“这不是我害了你。唉！想起来，昨夜真不该……”

她反而一笑，道：“也不能完全怪你，我自己也有责任，若不……”

说至此处，她忽然住嘴不说了。展白道：“若不怎样呢？”

美丽少女叹道：“我在来中原时，父亲本不让我来，说我的道心未坚，容易堕入情劫，但我自己还不相信，因为天下的男子我一个都看不上眼。所以一定要来，没想父亲还是说对了，遇见你……”

展白道：“遇见我，你就把持不住了……”

没想到木讷如展白的忠厚青年，一旦爱情开窍，竟然也会说起俏皮话来。那美丽少女脸色一红扬起粉拳道：“你敢笑我，我就捶你。”

展白忙道：“我怎敢笑你呐——呃，刚才你说父亲，你父亲是谁？你不是什么‘红粉骷髅鬼面娇娃’吗？哪里又来的父亲？”

展白连提出了一大串疑问，那少女道：“你听谁说我是‘红粉骷髅鬼面娇娃’？”

展白道：“就是那手拿扇子的白衣书生对我讲的，老实说，我本不相信他的话，想那‘红粉骷髅鬼面娇娃’，乃是数十年前，闻名江湖的大魔头，怎会有你这般年轻？”

那少女却谄谀一笑道：“他说的不错，我就是‘红粉骷髅鬼面娇娃’！”

展白闻言一愣，怔望着美丽少女道：“此语当真？”

美丽少女咯咯一笑道：“怎么？你害怕了吗？”

展白愣了一会，才道：“如果是昨夜以前，我或许会害怕，但经过了昨夜相聚，我却不害怕了。而且，我知道你是跟我说着玩的，你绝不会是‘鬼面娇娃’。”

美丽少女仍然紧盯着问道：“我若是‘鬼面娇娃’怎么样？是否你便不爱我了。昨夜跟我说的海誓山盟是否便不算了？”

展白愕然道：“你说的话，我虽然不敢相信，但如果你真是‘鬼面娇娃’，我还是照样爱你，而且昨夜的誓言，地老天荒，永不改变。”

美丽少女被展白真情所感，不由一回身又扑进展白怀里，吻了展白一下道：“你真好……”

突然又“呀！”地叫了一声，推开展白道：“你看你。光顾了说话，还不敢快把衣服穿好，如果有个人看到，成什么样子！”

展白低头一看，身上的破棉被仍未裹好，只扎住了半边，赤身裸体一目了然，幸亏晨起山野无人，真要遇到生人，自己赤身露体，披着半片破棉被，又伴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还是真不好意思。忙把破棉被扎好，道：“真要找件衣服穿，像这副形象，可是无法见人。”

把少女说得笑了。展白又道：“从昨夜说到现在，说了半天你还没有把你父亲是谁告诉我。”

美丽少女道：“我父女虽然久居海外，但提起我的父亲，你一定知道。”

展白急道：“我的小姐，别卖关子了，快说吧！你的父亲到底是谁？”

美丽少女道：“‘银扇子’柳崇厚，我叫翠翠。”

展白惊跳起来，急道：“当年‘江南七侠’的老七。”

美丽少女庄重地点了点头，道：“正是。”

展白犹如乱箭钻心，仰首向天，悲呼道：“天呀！为什么老是我遇到仇人之女？婉儿、慕容红、樊素鸾、金彩凤，现在又遇上你，柳翠翠，翠翠！昨夜我还不知道你姓柳。为什么你不早说？为什么你不早说……”

展白悲呼惨号，犹如发疯。谁知翠翠——就是那鬼面的美丽少女——却平静得出奇，等展白发了半天疯，她才慢条斯理的道：“这事我比你清楚的清楚，杀害你父亲的是‘江南五侠’，我父亲没有份。而且，就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参加，才被他们逼得不能在中原立足，带着我母女俩逃到海外孤岛上去存身。”

展白本待不信，但看她神情不似说谎，而且说的有条有理，便问道：“那么，你知道我是谁吗？”

翠翠道：“怎么不知道？展云天伯伯之子，姓展名白，我现在的恋人，将来的丈夫。你这小傻瓜，你以为我那么不值钱吗？不知道你

的底细，便肯把我清白女儿身……献给你……吗？”

翠翠本在荒岛野人部落里长大，脱略形骸惯了，尤其坦率大方，毫不矫揉造作，但说到最后几句话时，也不由娇羞不胜，吞吞吐吐。

展白道：“奇了。我昨天夜里与你初见，除了名字外，我又没对你说过我的家世，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翠翠突然笑了，道：“你知道陷在金府‘石矶大阵’中的人，是谁放出来的？”

展白惊道：“莫非是你？”

翠翠点了点头，又道：“不但放人的是我，而且，我也跟你一样，这次远来中原，也是找他们四大豪门来为我的父母报仇来的！”

展白更觉惊奇，道：“难道你的父亲远在海外，也被他们所害？”

翠翠叹了一口气道：“看来我们上一代的人被害详情，你不大知道，这是父亲告诉我的，当初你父亲加上当今四大豪门与镇江樊非，原是结义金兰，号称‘江南七侠’……”

展白道：“这个我知道。”

翠翠道：“你知道，我就不必说了。”

展白急起来，忙道：“我只知道一点，后来的就不详细了，还是请你说下去吧。”

翠翠道：“那就别打岔。”

说着又转头四顾，指着水边一个树桩道：“那边既背风，又可迎着水面看日出，我们到那边去坐下来谈。”

于是二人走下河堤，迎着太阳在一棵大树桩上并肩坐下，娓娓清

谈起来。原来“江南七侠”在洞庭湖取宝，“霹雳剑”展云天借“避水珠”之助，与“银扇子”柳崇厚，一齐进入湖底，探得了藏宝秘道，但由于藏宝太多，一时不能取出，二人又上得岸来，与另外五侠商议取宝之策。

展云天还是主张把这份藏宝取出来，赈济湖广一带的灾民，柳崇厚也很赞成，但另外五侠不同意。坚持要分宝藏归为己有，可是展云天乃七侠之首，又加上展云天性格虽是大公无私，却有点刚愎自用，不管五人意下如何，坚决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五侠拗不过他，只有勉强应允，但心中已暗起不忿，种下暗害展云天心。

偏偏那宗藏宝之中，不但珍宝金银价值连城，而且还有三宗武林秘宝，一是“避水玉璧”，二是“大罗金丹”，三是一本《武学真经》，这三宗秘宝俱是武林千年难逢的珍贵之物，这一来更引起五侠的贪心。

因此，在第二次准备停当，赴洞庭湖取宝时，趁展云天不备，五侠猛施杀手，首由“青蚨神”以成名之暗器偷袭得手，接着五人联手猛攻，卒使展云天一代大侠饮恨归天。

在他们五人暗算杀死展云天之时，恰值“银扇子”柳崇厚在湖底安置取宝工作，因此，并不知岸上的变化，等柳崇厚破除藏宝密封，构筑水底暗道，一切做好之后，回到岸上，展云天——他们结义的大哥，却已伤痕累累陈尸湖边了。

翠翠说至此处展白已经泣不成声，满脸痛泪，悲声道：“我的父亲当时并没有死，只是负了极重的伤，他还回到家中，与母亲和我见了最后一面才死去的。”

翠翠道：“这一点，恐怕连我父亲也不知道，他只说后来却不见了父亲的死尸，恐怕是被江湖上的朋友代为埋葬了，却没想到伯父仍能回至家中与你母和你见上最后一面。”

展白道：“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父亲临死之前，除了交给我这一柄“无情碧剑”，嘱我为父报仇之外，另外还交给我这几样东西……”

说着便向怀中去掏，谁知一掏掏了个空。翠翠反而笑着从怀中掏了出来，道：“不是这六样东西吗？”

展白这才知道，自己身上的东西都到她身上去啦，不过现在二人已经不必分彼此了，故此展白也不再着急，便点头道：“正是了，其中除了那枚青铜制钱，已然知道是金九老贼的‘青蚨金钱镖’之外，那另外五样便不知来历了。”

翠翠道：“你不知道，我却知道。”

接着她又滔滔地说下去：“这一方丝绸，是从‘摘星手’慕容涵衣襟上撕下来的。”

展白点头道：“我早就看着像。”

翠翠接着道：“这一粒钢珠，是‘霸王鞭’樊非的绝门暗器，名为‘弹指银丸’，这一枚青铜钮扣是‘混元指’司空晋的，这一段丝绦是‘乾坤掌’云宗龙的，而且还拿来绑过我，至于这一团乱发，却是我头上的……”

。

翠翠越说下去，展白越吃惊，忽听一声急风破空向二人头顶袭来，

展白大吃一惊……

第三十六章 恩仇难分

展白才要回身躲闪，柳翠翠却连头也未回，只反臂一掠，用尖尖两指，捏住了一条绣花手帕，举到面前来。

展白暗吃一惊，是谁有这么高的功力？把一条柔软的丝巾竟能当暗器打出，而且急啸破风，那来人的内功之高，真是不可想像了。

惊诧之中，猛一回头，却见展婉儿玉面煞白，杏眼含悲，衣袂随风地站在河堤高埠之处，怔怔地望着自己。

展白大出意外，“呀”了一声，道：“原来是你！婉儿，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婉儿嘴唇撇了撇，不知是哭还是笑？满腹幽怨地道：“河山无主，这又不是你的家，怎么，你们能来我不能来吗？是不是妨害了你们的……”

她本想说“妨害了你们谈情说爱！”但究竟她还是一个闺阁少女，虽然醋火冲天，那样露骨的话，还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来。

展白脸上一红，讷讷道：“我是问你，你不是在金府花园受伤了吗，怎会跑了出来？……”

展白本不善言辞，这一问更显不当。正触到了婉儿的委屈处，眼圈一红，道：“我伤不伤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死了，也用不着你管！”

说到这里，突然面露诧异之色，望定展白身后，未完的话也忘记了。

展白掉头望去，却是柳翠翠踱了过来，但已然罩上了鬼面具。

婉儿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分明看背景，是一个女子与展白并肩坐在河边谈话，怎么转脸竟是一个丑鬼似的怪物？

柳翠翠一掠而前，阴沉沉地说道：“她是谁？”飞身一掠，“呛！”的一声，从展白背上抽出了“无情碧剑”。

展白不备，被她吓了一跳，又猛然记起昨夜，柳翠翠杀人如儿戏的事情，怕她突然出手，伤了婉儿，忙道：“来！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婉儿姑娘，这是柳……”

展白还未“柳”出来，柳翠翠一振手中“无情碧剑”，仍然以冰冷的语调说道：“哦！你们是早认识了。快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展白想不到柳翠翠竟也是这么大的醋劲，但觉得如今与她的关系已不比寻常，又不愿让她伤害婉儿，忙道：“她是我一个小妹妹……”

翠翠叱道：“没有问你，你少插嘴！”

说着，又转向婉儿道：“你不用发呆，快说实话。否则，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婉儿冰雪聪明，乍见翠翠戴着鬼面具的容貌，还以为自己看错人，但等到翠翠一开口，竟也是酸劲冲天，虽然翠翠喉音已改，但她也看出了八成，这丑鬼似的女人，可能是伪装，又见展白尴尬的神态，便已了然于胸，于是也冷哼了一声。反问道：“你又是展哥哥的什么人？胆敢对我这样凶？”

翠翠道：“我是他的妻子，你……”

婉儿冷笑道：“哈！我倒没听说展哥哥结过婚，却跑出妻子来了。而且……”

翠翠一振手中“无情碧剑”怒叱道：“而且什么？”

婉儿小嘴一撇，道：“而且你也不照镜子。就算没有镜子，你也可以在河水中去瞧瞧自己配不配做展哥哥的妻子……”

翠翠大怒，抖手就是一剑，直向婉儿前胸要害刺去。

翠翠武功高强，剑出如风，“无情碧剑”闪起一溜碧光，几乎以肉眼难见的速度，递到婉儿胸前。

谁知婉儿“蹑空幻影”身法，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稍一错步，即行闪开，同时猛然推出一掌。

掌风锐啸，势疾力猛。

展白大叫一声：“不要打……”

人也飘风似地往二人中间扑去，想挡开二人，但展白扑过去时，婉儿的一掌也推了出来，强猛掌风，正好向展白身上卷来。

展白扑势游疾，再想躲已来不及，无奈何举掌一封，“砰！”的一声大震，展白与婉儿，同时上身连晃，各自退后一步。

婉儿以为展白帮着青面红发怪人欺侮自己，气得眼泪在眼眶打转，粉脸煞白，怒道：“你帮谁……”

还未等展白说话，那边柳翠翠已娇叱一声，第二次运剑向婉儿刺来。

展白听到身后金刃劈风，转脸瞥见碧剑毫光，一闪而至，突然大喝：“住手！”

同时，见柳翠翠并没有住手的意思，情急之下，用出一招“卸关点元”，右手猛勾柳翠翠右腕，想把“无情碧剑”夺过来，以免二女再打。

以柳翠翠的武功来说，随便一换招，就可以把展白伸出的右手斩伤，但她不愿伤到展白，见展白阻住自己剑路，只有收剑，向一侧躲去。

但婉儿怒急之下，却已把鬼神皆惊的“搜魂指”施展出来，只见她柳眉一立，猛然向柳翠翠“心俞”重穴，遥遥戳出一指。

展白急忙去挡，婉儿虽在气头上，也怕误伤到展白，连忙收势……而柳翠翠又仗剑攻来。

展白左转右挡，前拦后阻，同时连喝二女住手，但却阻挡不住二女的互相攻击。

不过二女都不愿伤到展白，因此出手虽狠毒无比，但见展白来挡，便立即收招换式。

二女出招虽狠，但打的并不甚激烈，可是，却把展白忙了个手忙脚乱，拦了这一个，又去挡那一个，晃眼间二女竟各自攻出了十数招。

展白身上裹的破棉被，布条又松开了，东转西转，手脚一动，突然滑脱下来，一副裸体，立刻呈现在二女面前。柳翠翠已经见识过一次，还不怎么样，加上她脸上罩着一个鬼面具，多少还能遮点羞；可是婉儿见到展白这副形像，立刻羞了个面红耳赤，再不顾得和柳翠翠争风相打，竟白了展白一眼，掉头就跑。

柳翠翠见状嘻嘻笑道：“喂！你怎么跑了？要想跑也行，先得把你项上的人头留下……”

说着飞身向婉儿追去。

其实，展白身上的破棉被脱落，赤身裸体，也闹了个满面羞红，

赶紧把破棉被拉起来，重新用破布条扎好，一边暗骂自己倒霉，时时出洋相，但等他收拾停当，二女已经跑出了视线以外。

展白怕二女互相拼命，随后追去，但二女身法奇快，他连追过了两座山头，仍不见二女的踪影。

展白满心焦急，脚下急赶，又转过了一座山头，眼前已来到一片峡谷。

这峡谷两壁高峙，中间毫无阻碍，顺谷望去，在一片悬崖峭壁的山脚下，老老少少却聚集了数百人之多，在那里围成了一个大圈子，而且隐见刀光闪烁，剑气弥空掌拳破风之声，借着狭谷传音，隆隆如雷，分明是有人在那里闹命厮杀。

又见婉儿与翠翠也杂在人群之中，奇怪的二女却不打了，似乎也围在那里看热闹。

展白好奇心大发，脚下使劲，接连几个起落，人如飘风闪电一般，赶近前去，一看之下，当场发起怔来。

原来，那群人之中，四大豪门的高手都在，多半都是陷在金府“石矶大阵”中的人物。

展白已知他们是被翠翠救出的，但众人围拢在那里瞪眼望着圈中有数人搏斗，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对外在的一切都不关心了。

展白也探头望去，只见场中有六人，分三对在那里，打得难解难分。

地下已倒下了十数条死尸，想必是先前厮杀毙命的。

四外围观的人群中，也有不少挂彩的，虽然断臂少腿，鲜血满身，

但仍然没走，好像伤势略为包扎治疗，即站在圈外参观……

展白看那倒地死去以及负伤之人，大都是当今四大豪门的高手，不由暗暗心惊，是哪条道上的人物，竟有这么高强的武功？

再看那动着手的人，一个白须过腹的长髯老人，一个鸡皮满脸的丑怪老妇，一个却是身形矮胖，圆墩墩的一副身材，却长了一副娃娃脸的中年和尚。

这三人却很面生，展白从未见过，但看其衣饰打扮绝不类中原人士。

与这三人动手的，一个是“摩云神手”向冲天，一个是“血掌火龙”姚炳焜，另外一个却是展白尚未会过面但却早有耳闻的“毒剑灵蛇”俞化南。

这三人都是“云梦山庄”、“安乐公子”门下的一流高手。

显见这一战，是以“安乐公子”门下为主要的对象。

展白四下一看，果见“安乐公子”云铮，以及他的父亲“乾坤掌”云宗龙，神情最为紧张，双目一瞬不瞬地注定场中，好像这一场的胜败，关系“安乐公子”门下甚大。

“安乐公子”已失去往昔的潇洒从容，双手紧抓着时刻不离手的那本破书，额上已经隐隐现汗……

在另一边却站着和展白见过一面的白衣书生，虽然是在冬天，他手中仍摇着一柄银扇，脸上堆满了轻松的笑容，看样子是得意洋洋，神气极了。

展白虽不知他为什么事情，那般得意，但看场中的情形，那长髯

老人、白发婆婆以及那中年和尚，却是已经稳操胜算！

场中六个人，分三对厮杀，“摩云神手”向冲天敌住长髯老人、“血掌火龙”姚炳焜敌住白发婆婆、“毒剑灵蛇”敌住中年和尚。

其中以“摩云神手”向冲天，情势最为危急，可见那长髯老人武功实在太高，当年“摩云神手”向冲天单人独踹浙东七家镖局，雁荡山掌劈江南巨盗铁骑金刀戴东骥，声名鹊起震动江湖。

那还是他年轻时的豪举，如今已届壮年，武功更加精纯，一身软硬功夫已臻化境，小巧轻身术更是所长，不但在“云梦山庄”稳住第一把交椅，就是在当今武林，也堪称为高手之中的高手。

尤其他手中，现在拿了一只削金切玉的“紫金电光刀”更是如虎添翼，左掌已成名多年的“摩云神手”，砍、劈、推、打，右手紧握“紫金电光刀”，刺、扎、斩、撩，刀光掌影，施展得风云不透。

可是，却被那长髯老人的一双肉掌硬给围住，不管他怎样左冲右闯，也逃不出长髯老人的掌圈，“摩云神手”向冲天已然气喘呼呼，额上冒汗，但那老人却从从容容，若无其事的一般。显见并未用出全力，只是一味地游斗，左一掌，右一拳，轻轻飘飘。“摩云神手”向冲天已经无法应付，堪堪就要落败……

与白发婆婆动手的“血掌火龙”姚炳焜，也不见得轻松。

展白曾伤在“血掌火龙”掌下一次，知道他的“红砂血形掌”厉害。可是现在白发婆婆手下，他打遍苏鲁的“红砂血形掌”却似失去了效用。而且，连他那插在左肩上轻易不动用的独门兵器“仙人掌”也施展了出来，仍然是守多攻少，在白发婆婆的一双肉掌之下，手忙

脚乱，顾此失彼……

“毒剑灵蛇”俞化南，仗着一柄“喂毒蓝剑”以及一条“铁线灵蛇”，跟那中年和尚勉强打了个平手，一时之间不致落败。

“安乐公子”门下三大高手，倒有两场堪堪见输，难怪他这样紧张了。

展白却不知他们为什么要恶战起来，而且已如水火的四大豪门，竟然一齐显得这么关心此战？同时，更使他奇怪的是，婉儿与翠翠，拼命争打，自己拉都拉不开，到了此地竟也忘记了打斗，看起热闹来了。

难道这一场比武有什么重大意义吗……

展白一边看，一边沉思。突听那白发婆婆叫道：“老不死，你既然占了上风，为什么还不早点把那小子料理了？一味地游斗，四外这么多等着送死的人，还有的咱们打的，早施杀手，解决了这一场，好打下一场。”

长髯老人道：“贼婆娘呀，怎么中原武林尽是个个浓包，叫我老人家打不上瘾来呀。”

长髯老人嘴中虽如此说着，手底下却已经施出了杀招，只见他双掌一紧，冲着“摩云神手”向冲天嘿嘿笑道：“黑小子，你死了可别怨我，到阎王爷面前告状，只要告那贼婆娘就是了，是她叫我杀你的。”

“摩云神手”向冲天江湖道上成名多年，中原武林谁见了不尊敬？哪里受过这等奚落？闻言明知不敌，也气得怪目圆睁，厉吼一声，右手“紫金电光刀”“浪卷流沙”，左手“摩云神手”“乱石崩云”，两大杀

招同时施出，以拼命的招式，齐向长髯老人攻去。

长髯老人微微一笑，只双掌一推一挫，“摩云神手”向冲天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惨嗥，倒跌出二丈开外。再一看，他右手的“紫金电光刀”已不知怎么一来，反插进自己的小腹中，面色惨白，仰面跌倒地上，看样子已经是死多活少了。

众人无不吃惊，像这样以敌手兵器，反杀敌人自己，可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长髯老人抖髯一笑道：“贼婆娘，老头子的这一个料理了，现在看你老婆子的了。”

白发婆婆呷！呷！笑道：“不出三招，老娘这一个也可以报销。”

“血掌火龙”姚炳焜性如烈火，听这二老拿自己一开诨，不由气得三尸暴跳，厉吼道：“少张狂，老夫跟你拼了！”吼声中左掌胸前一抹，反转掌心向外，掌心立刻现出一片血红。

白发婆婆又干笑了两声道：“红小子，你把手掌磨出血来也没有用。老娘照样打发你回外婆家去见姥姥……”

白发婆婆话未说完，“血掌火龙”已吐气开声，把“红砂血形掌”功力运至十成猛然推出。

一股火热的巨流，破空向白发婆婆涌至。

白发婆婆双掌一翻，竟也现出了一团蒙蒙白气，以沁骨的极寒，迎着那股热风卷去。

掌风一接，“血掌火龙”机伶伶打了两个冷战，本是一张赤红脸，立刻变成惨白。

众人又是一惊。这是什么掌功？无声无息地便把无人敢敌的“红砂血形掌”给破了……

“血掌火龙”心内一凉，知道自己苦练一个甲子的武功，算是完了，心内一惨，两行老泪顺腮流下来。但瞬即咬牙切齿地又把他右手的“仙人掌”颤抖着平举了起来。

“仙人掌”本是他的趁手兵器，方才还挥舞如飞，但现在用尽周身之力，都难以平举起来……

“仙人掌”在“血掌火龙”手中一寸，二寸……缓缓地向上平举……

四周围观之人，还不明就里，只见“血掌火龙”面色惨白，眼流痛泪，挥身颤抖着举起自己的兵器，还以为他是悲愤过度……

白发婆婆堆起满脸皱纹，尚在取笑说：“这一掌味道怎么样？你应该谢谢老娘，红小子让你变成白小子……”

长髯老人突然急道：“贼婆娘，小心暗算……”

喝声中，他又打出一掌。但仍是慢了一步，他一掌尚未打在“血掌火龙”身上，“血掌火龙”已把“仙人掌”平击在胸前，拇指一按弹簧，“卡蹦”一声微响，一道白烟，直奔白发婆婆射去。

他的人却也被长髯老人一掌震飞……

白发婆婆被长髯老人一语提醒，猛出一掌向那白烟劈去。

“哧！”一溜蓝色火焰，如一蓬光雨般散了开来，白发婆婆虽然发觉得早，及时运掌封开，但仍有数点火星，贱在皤皤白发上，立刻起火燃烧起来……

同时，光雨四溅，四周围观之人，也有不少衣服上被溅上火星，

霎时，火焰四起，一片惊呼……

第三十七章 天涯狂生

众人一阵大乱，扑打周身火焰，待把火焰扑灭，白发婆婆头上稀疏的白发，已几乎被烧秃。

白发婆婆气得厉啸连声，猛然又向受伤倒地的“血掌火龙”接连点出三指。

“噗！噗！噗！”

三声连响，重伤倒地尚未气绝的“血掌火龙”周身立刻现出三个透明窟窿，真比利剑刺穿的还要大些，鲜血肚肠立刻流了满地。

众人齐吃一惊，这是什么功夫竟有这般厉害？

站在一边的婉儿，却脱口惊呼道：“搜魂指。”

全场那么多人，只有她认出白发婆婆的指功，因为“神猴”铁凌传给她的也是这种指法，但火候却没有这白发婆婆来得深厚。

白发婆婆向婉儿露齿一笑，道：“想不到小丫头竟能认识我老人家的指法……”

婉儿听白发婆婆管她叫“小丫头”，秀目一瞪，刚要发作，那白发婆婆却转向“安乐公子”道：“你‘云梦山庄’该服了吧？快把宝物交出来。”

“安乐公子”满面忧容，但仍傲然一笑道：“先别忙，还有一场未分胜负哩！”

白·发婆婆掉头一看，敢情中年矮胖和尚与那“毒剑灵蛇”正打了个棋逢对手，胜败难分。

“毒剑灵蛇”俞化南，却把两件含有巨毒的兵器，挥舞得如风车

相仿，着着进攻。

只见“铁线灵蛇”吞、吐、盘、绕，如长索，如软鞭，蛇信如火，蛇目如电，漫空而下。

一只“喂毒蓝剑”更是舞成一面蓝色光墙，烈烈生风，没头没脸地向矮胖和尚周身罩来。

白发婆婆一皱残眉，用那干瘪得似鸭子叫的声音道：“矮秃，来时你吹牛吹得山响，到了现在连一个瘦小子也收拾不了，岂不现眼？赶快施展出压箱底的功夫来，把这瘦小子废了，老娘还有要事……”

长髯老人接口道：“瘦小子不堪一击，贼婆娘，你没看到吗？瘦小子手中那两件家伙，才真是有点不好对付！……”

白发婆婆一瞪眼，怒道：“少啰唆！看老娘把他废了。”

说罢，挽了挽袖子，就要上前动手……

场外的“乾坤掌”云宗龙急道：“且住！别忘了咱们事前怎么说的。要想不遵前言，以多为胜？眼前之人，谁也不能动手。”

白发婆婆似是无可奈何地又停下手来，见状颇心急地叫道：“矮贼秃！你到底能不能打赢呢……”

动着手的矮胖和尚道：“臭老婆子，你着的什么急呀？佛爷包管送这瘦小子到西天就是了……”

展白暗暗自忖，看这三人分明是一伙，但说起话来又是互相谩骂的口吻，不知是何来历？又见“乾坤掌”说事前的约定，也不知是什么约定？而且，“云梦山庄”接连两大高手被杀死，也无人出手救援？四外这么多人看着，也无人出头？事事透着奇怪，不由拉了拉身旁一

个劲装大汉的衣袖问道：“喂！这是怎么回事？”

。

那劲装大汉一回头，见是展白，狠狠地瞪了展白一眼，又见展白身上裹着条破棉被，样子狼狈不堪，又鄙视地撇了撇嘴，然后一言不发，竟自掉转头去注视场中了……

劲装大汉回过头来，展白已看出这大汉正是金府的“闹江猪”梁珏，想起他的哥哥“混江龙”梁朋，在燕子矶边被自己一掌击毙，因此，对“闹江猪”无礼的举动也就忍下了。可是，对当前的状况依然是毫无所知……

这时，“毒剑灵蛇”俞化南，招式更见狠辣，毒剑、灵蛇，挥舞如风，猛冲猛打，似乎已知道“云梦山庄”的成败，以及自己一世英名，完全决定在此一战了。

“毒剑灵蛇”攻势凌厉，矮胖和尚似是封挡不住，双掌猛然向前一推，人却忽然向后仰翻出五六步去。

乍见矮胖和尚似是受伤跌倒，“毒剑灵蛇”抓紧千载难逢的机会，抖起左手灵蛇，匹练似地奔向矮胖和尚面门点去，右手毒剑以“流星赶月”招式，猛向矮胖和尚前心刺下。

这一招看来惊险已极，因为矮胖和尚已经仰面跌倒，“毒剑灵蛇”，两招齐出，迅如闪电，看来矮胖和尚万难躲闪……

长髯老人突然抖须笑道：“秃驴！真有你的！早要施出这一手，不是早就可以赢了吗……”

众人才一愕神，分明矮胖和尚即将落败，长髯老人为何反而高

兴……

眼见“铁线灵蛇”张口吐信，将及矮胖和尚面门，“喂毒蓝剑”也将刺到矮胖和尚前胸……

说时迟，那时快，矮胖和尚突然箕踞而起，两腿下蹲，两手扶起，腹部鼓得滚圆，形状如一个大青蛙一般，而且嘴中“呱！呱！”怪叫了两声，双掌猛然向前指出。

“轰！轰！”

两股绝大狂飙卷地而起，硬把坚硬的地面铲起两道深沟，飞砂扬尘，声势惊人，前所未见。

众人齐声惊呼：“这是什么武功？”

“砰！”的一声大震，“毒剑灵蛇”俞化南已如断线风筝一般，直被震飞三丈开外，蓝剑、灵蛇同时出手，出去老远，尸体“吧嗒！”掉落地上，人在半空中就已五脏离位，死去多时了。

众人莫不吃惊，矮胖和尚却已缓缓站起，裂嘴一笑道：“怎么样？臭老婆子，没有错吧！”

白发婆婆扁嘴一笑道：“行！行！你这矮贼秃还算有点门道。”

长髯老人却抖须向“安乐公子”父子说道：“没有话说了吧？从现在开始‘云梦山庄’纳于‘海外三煞’门下。”

“安乐公子”望了望父亲“乾坤掌”云宗龙，父子二人脸色如死，无言地低下头，看样子是悲伤已极……

白发婆婆突然放高了喉咙，向四周群雄叫道：“还有哪一家不服？快来报名领死。”

白衣书生手摇银扇，以逍遥无比的姿态道：“‘端方公子’、‘祥麟公子’，加上刚才入盟的‘安乐公子’，中原四大豪门，已有三家人盟，就剩下你‘凌风公子’了，怎么样？你们济南‘豹突山庄’还是就此加盟呢？还是要找出几个替死鬼来送死呢？”

以无情著名江湖的“凌风公子”，素常高傲的脸色上阴晴不定，转眼望了望手下的高手。

“豹突山庄”门下那些平日飞扬跋扈的高手，此时竟一个个低下头去，连眼光都不敢与“凌风公子”相接，看样子是怕被选上自己出面应敌……

白衣书生又加了一句，道：“鼎鼎大名的‘凌风公子’，做事怎么这么不爽快？是俯首称臣，还是要较量个高下？说一句话嘛。”

“凌风公子”长这么大，也没有当众受过如此鄙视，无奈，看样子，自己门下高手竟无人挺身而出，为自己挣面子，同时，看了刚才十数场搏斗，心里也明白就是自己门下高手出手，也不过白白送死而已。但不战而降，当着天下武林之面，实在丢人。因此，竟羞愧得脸如大红布一般，一时之间无法下台……

突然，一条人影从圈外电射而起，临空一折，翩然落于场中，身法不但快，而且美妙惊人，脚落实地后显出一个宽衣博带，飘逸出尘的中年狂生。

只见他先向“凌风公子”一抱拳，道：“贤世侄，别来无恙乎？”

“凌风公子”突看“天涯狂生”露面，心中一喜，忙道：“赵叔叔一向可好？”

“天涯狂生”点了点头，然后傲然向白衣书生道：“赵某不才，愿意会会莅临中原的海外奇人。”

白衣书生道：“阁下可是代表‘豹突山庄’吗？那么，再选出二人，依然比试三场。”

中年狂生道：“赵某人就凭‘天涯狂生’之名，领教几手高招，既不代表哪一门，也不代表哪一派。”

白发婆婆插嘴道：“狂小子，那我们把你杀死，不是白费劲吗？一点赢头都没有。”

“天涯狂生”赵九州哈哈大笑道：“你这老婆婆，知道不知道‘天涯狂生’早年的誓言？”

白发婆婆道：“你一言九言又有什么用，反正你又不能代表谁，杀死你以后，一个赢头也得不到，总是白费劲就是了。”

“天涯狂生”以狂傲闻名天下，见这白发婆婆比他更狂，反而不怒，怡然一笑道：“赵某早年誓言，凡能胜过我者，赵某即拜其为师。但至今卅年来尚未遇到过敌手，如果你们四位之中，任何一位能胜过赵某一招一式，赵某立刻拜谁为师，这岂不也是赢头吗。”

白发婆婆笑道：“狂小子，真有你的。可是你已忘了一件事，要是我们四人之中，任何一人出手，便把你杀死了，你狂小子到阴曹地府，又去拜谁为师呢？”

“天涯狂生”一怔，想不到自己狂傲一世，如今遇到比自己更狂十倍的人。

白发婆婆道：“狂小子，你不用发怔。你知道我们三人是‘海外

三煞’，至于那位小爷——”

说着指了指白衣银扇书生。

众人齐都纳闷，这白发婆婆对谁说话都是乱骂一通，为何独对这白衣书生如此尊敬……

白发婆婆接着道：“那位小爷先不必说，我们三个老不死的叫做‘海外三煞’，凡是与我们‘海外三煞’动手的，从来不留活命，狂小子，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只要一动手，你是必死无活，还拜的什么师？这岂不是等于白说。”

“天涯狂生”大怒，再也忍不住，陡然一声大喝，反臂一掌“拦江截斗”直向白发婆婆拦腰扫去。

白发婆婆估不到他突然出手，而“天涯狂生”这一招又是快逾闪电，白发婆婆来不及出手应敌，但身形一旋，已脱出“天涯狂生”掌风之外。

“天涯狂生”不等白发婆婆站稳，“横江断流”“浪击流沙”两招连环施出。

白发婆婆不备，一时之间，被“天涯狂生”一轮快攻，竟闹了个手忙脚乱。

“天涯狂生”自创的一套“追风奇形掌”，以快捷奇奥见长，又被白发婆婆激怒，杀招接连而出，一口气连攻了十数招。

只见掌影如山，掌风如怒海激浪，声势威猛，前所未见。

把白发婆婆逼得一路疾躲，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可也不由气得满头白发幡扬，厉啸连连。

长髯老人捋须不语，双眼出神望定“天涯狂生”出手的招式，脸上竟现出一丝敬佩之色……

白衣书生手中银扇在掌心轻敲，脸上也流露一丝诧异神色……

只有那矮胖和尚，裂着一张阔嘴，在一旁拍手笑道：“老乞丐，这一下子大话吹破了，活该要栽跟头。”

白发婆婆一边身形电旋星飞，躲闪“天涯狂生”一轮疾攻，一边嘴中骂道：“好秃贼，老娘吃紧，你倒在一旁看热闹……”

“天涯狂生”赵九州恨这白发婆婆狂傲，成心要把白发婆婆折辱在掌下，一路抢尽先机之中，仍然猛施杀手，“翻江倒海”“赴汤蹈火”“暴雨狂风”，接连又施展三大杀招。

掌影弥天盖日而下，把白发婆婆整个罩在一片罡风锐啸的掌影之中……

长髯老人面露惊容。

连矮胖和尚也不取笑了，肥胖的脸上也现出诧异之色。

显见他们二人也估不到中原武林，还有这等奇奥武功，但二人竟紧守武林规矩，白发婆婆再危急也不肯出手相助……

白发婆婆抢不回先机，危险万状……

那白衣书生，突然以银扇在掌中击节，高声吟道：“山穷水尽疑无路……”

那白发婆婆听到吟声，突然一声厉啸，直可穿石裂云。

厉啸声中，那白发婆婆身形如陀螺般一阵急旋，竟从“天涯狂生”那弥天盖日的裳影中，穿空直上。

一条灰白色的身形，闪电般升起，直线上升差不多有四丈高，半空中又传出白发婆婆的一声厉啸，啸声摇曳之中，白发婆婆倏然折身下扑，头下脚上，双掌劈空锐啸而下，如泰山压顶，猛向“天涯狂生”当顶劈来。

“天涯狂生”以狂出名，虽见白发婆婆掌势惊人，仍然不躲，“天王托塔”，运起周身功力猛向来势迎去。

“轰隆！”一声暴响，山摇地动，群峰轰鸣。

狂飙怒卷，折草飞沙，连数十丈外的松树叶子都被震得如落雨一般哗哗洒下。

二人掌力之大，实在惊心动魄。

四周围观的群雄，有不少人站不住脚，惊呼后退……

“天涯狂生”虽然聪慧逾人，但到底内功真力逊了白发婆婆一筹，而且白发婆婆居高临下，无形中占了便宜，因此，这一掌竟把“天涯狂生”赵九州震得踉跄退出五六步，面色惨白，摇摇欲倒。

白发婆婆身形落地，怒容满面，缓步向“天涯狂生”逼近，慢慢抬起手来，中指外吐，运起了神鬼皆惊的“搜魂指”神功。恶狠狠向“天涯狂生”前胸“三阳”重穴插下……

第三十八章 南海一君

“住手！”

展白暴喝一声，飞身掠入场中。

白发婆婆微一愕神，转头见是一个身裹破棉被的俊美少年，不由裂嘴一笑，道：“小娃子，是不是也活得不耐烦了？竟敢出面与我老人家架梁子。”

展白道：“动手比武，胜者为雄！老婆婆这么大年纪，不知为何还是这么大的火气，战胜也就是了，何必一定要致人于死？”

白发婆婆一瞪眼，叱道：“乳臭小子，你可知‘海外三煞’的规矩？”

展白道：“在下不知。”

白发婆婆运至颠峰的“搜魂指”功未撤，力贯四指，周身微微颤抖，头上的白发及身上的衣衫，更是无风而动，前伸的手指，涨大足有一倍有余，忽视着展白怪笑道：“凡与‘海外三煞’动手之人，从来不留活命，现在你该知道了吧？还不给我快滚。”

展白也是天生傲骨之人，见这白发婆婆忽喜忽怒，说话的口气，更是咄咄逼人，不由激起怒火，剑眉一扬道：“不管你是谁，也不能不顾江湖规矩，对一个负伤之人，仍然施展辣手。”

白发婆婆怒急反笑，嘿然说道：“这样说来，你是成心想死了。”

说着，舍下“天涯狂生”，运指向展白逼来。

展白见那白发婆婆面目阴森，举指向自己缓缓走近，指锋未出，先感一股逼面生寒的劲流汹涌而至，知道白发婆婆的指功厉害，暗暗

运起“雷音佛掌”神功戒备……

此时，身后负伤的“天涯狂生”经过一番调息，已缓过一口气来，见危难中出面救助自己的，竟是曾败在自己掌下的少年展白，心中既感且愧，又明知展白不是白发婆婆的对手，随在后边叫道：“展少侠，快退！快退！待赵某人再接她几招。”

说着抢前一步，汇集残余真力，猛然劈出一掌。

白发婆婆怪笑，把指向展白的指锋，反侧一划，一股疾啸的锐气，猛向“天涯狂生”扫去。

展白见白发婆婆仍去伤“天涯狂生”，陡然大喝一声，把运至顶峰的“雷音佛掌”施出，疾向白发婆婆攻去。

“雷音佛掌”乃西域绝学，施展出来，虽不见掌风狂啸，但一股奇大无比的暗劲，如海洋巨流一般汹涌而至。白发婆婆“搜魂指”神功本已转向“天涯狂生”，对“天涯狂生”伤后拼力打出的一掌，她并未放在心上，但展白掌出，她立刻感到不对劲，但一时之间还未想到，以跟前一个不起眼的少年，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功，因此，“搜魂指”仍然向“天涯狂生”点去……

站在另一侧的中年和尚，却脱口叫道：“老婆婆，小心，那少年施出的是‘雷音佛掌’。”

白发婆婆闻声知惊，“搜魂指”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圆，却施出一招“横扫五岳”的招式，指风狂啸，把“天涯狂生”及展白二人均罩在强劲的“搜魂指”下。

只听“砰！轰！”接连两声巨响，“天涯狂生”痛啸一声，仰面朝

天栽倒。

白发婆婆一声闷哼，竟被展白“雷音佛掌”震得向斜刺里踉跄五六步出去……

展白只感掌心如被钻穿，一阵巨痛，几乎使他站足不稳，上身晃了两晃，仍然咬牙忍住，一看掌心却已肿起如桃，心中暗惊：“好厉害的‘搜魂指’。”

中年矮胖和尚却一掠而前，向展白厉声问道：“尔是何人门下……”

白发婆婆被展白一掌震退，引为奇耻，暴怒如雷，反身又向展白扑来。

展白举掌欲迎，却感掌心巨痛如锯，举手乏力，不由暗道：“完了……”

忽听两声娇叱，两条娇小人影，犹如双飞紫燕，一齐掠入扬中。

接着一溜碧光一闪，一股劲风锐啸，齐向白发婆婆攻至。

白发婆婆身形电旋，躲过一剑一掌，身形飘落一丈开外，扭头一看来人却是一个奇美的锦衣少女与一青脸红发的怪人。

这锦衣少女与青脸红发怪人正是展婉儿与柳翠翠，为救展白，同时出手。

白发婆婆被二人逼退，未能伤到展白，更形激怒，身形窜落即起，腾身又向二女扑来……

银扇白衣书生却在一旁急叫道：“红姑，那青脸红发之人，要活不要死，其余之人，可以格杀勿论……”

白发婆婆虽在激怒之下，仍然听白衣书生的话，半空中“搜魂指”

神功点向婉儿，对柳翠翠的一指，却变指为抓，五指箕张，猛然抓下。

婉儿身形一挫，两指疾出，同样是“搜魂指”，猛点白发婆婆“心俞”“气海”两大重穴。

同时，柳翠翠一招“斜月生辉”，无情碧剑闪起一片碧芒，猛向白发婆婆右臂削去。

白发婆婆心中一凛，估不到婉儿与翠翠竟有这样高强的剑招与指功，尤其婉儿的指法，竟与自己的“搜魂指”相似，半空折腰，飘落一丈开外，厉声叱道：“小妮子，你这指法跟谁学的？”

婉儿道：“这个你管不着，你只要伤到展哥哥一根毫毛，我便拿你偿命。”

白发婆婆裂嘴一笑，道：“好！我素来不讲理，没想到今天碰到一个比我更不讲理的人。我问你，小姑娘，这少年是你什么人，值得你这么关心他……”

婉儿尚未答言，柳翠翠却看到展白掌心红肿，脸色惨白，心痛心上人负伤，怒叱一声，抖剑向白发婆婆分心刺去。

剑出啸风，剑尖寒芒竟然闪起一片耀眼碧光，显然柳翠翠的剑术修养已到了“以气御剑”的地步，剑招施出，声势惊人。

白发婆婆大惊失色，收身急躲，仍然慢了一步，“哧！”的一声微鸣，白发婆婆的半截衣袖已被剑芒削下。

婉儿也看出展白负伤的情形来，在白发婆婆站脚未稳之际，猛然弹出两指，直向白发婆婆袭至。

同时，柳翠翠“寒星奔月”，手中无情碧剑如一道擎天长虹，几

至“人剑合一”的剑术化境，不见人影，只见剑光，向白发婆婆电射而至。

白发婆婆此时狂态全失反而是惊得面无人色，她怎么也估不到当今之世竟有如许高强剑术之人，就是那婉儿的“搜魂指”也不可轻视，见指剑同时攻到，不敢接架，晃身急躲……

在四周围观之人，虽不乏武林高手，且大多数是走南闯北的江湖混混，但也从未见过如许上乘的剑术，不由齐声惊呼，愕然噫惊……

在一旁观战的白衣银扇书生，更是又惊又急，高叫道：“仇公公，佛印法师，还不上前，更待何时？”

长髯老人及中年矮胖和尚闻言，双双纵出，一个敌住柳翠翠，一个敌住展婉儿。

就这样，把围在四周的武林群雄，看得个个心惊，那青面红发的柳翠翠众人从未见过，武功剑术出神入化，不知是何来路，惊奇还不在话下，但少年展白却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新出道的少年，他每次露面，武功都有进步，一次比一次的强，而且进境之速，更是大违常情。以白发婆婆来说，四大豪门的一流高手，接连死在白发婆婆手下，连‘天涯狂生’，这个眼空四海的武林高手，都重伤在白发婆婆手中，生死不明，而小小年纪的展白，竟能一掌把白发婆婆震退，而现在又力战数十合不败，怎不使人惊异？

婉儿，也有不少人认识，见她能力战“佛印法师”，能够战了个平手，同样群雄惊讶不已。其中尤以“凌风公子”及其门下高手，最感不解。因为婉儿的武功，虽然得到庄主“摘星手”的亲传，堪称不

错，但要想敌住连毙四大豪门十数高手的“佛印法师”，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可是，现在她不但敌住了使群雄丧胆的“佛印法师”，而且与“佛印法师”竟打了一个平手，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凌风公子”暗暗纳闷，心想：“几月不见，妹妹从何处学来这等高强武功？”

不说围观群雄，个个心头惊异纳罕，且说展白力战白发婆婆却已到了危急关头。

在他最后一招“风云雷鸣”施出之际，鼓腹纳气，双掌向外一震，这一招确是很厉害，硬把狂傲无俦的白发婆婆逼退了三步，但自己身上绑的破布条，也因自己鼓腹纳气震断，身上的破棉被却顺势滑脱下来。

骤然闹了个赤身裸体，在这么紧张的场合，四周围观的人都禁不住哄笑出声。

展白自己更是闹了个面红耳赤，手忙脚乱，一边拒敌，一边抽空用手去提滑落的破棉被……

白发婆婆却毫不放松，一边着着进攻，一边嘻嘻笑道：“小娃子没想到你穷的连衣服都没有的穿，还敢强出头多管闲事，看奶奶不毙了你才怪呐。”

说着，“呼！呼！呼！”接连又劈出三掌。

掌掌力沉势猛，展白欲想躲避，无奈举脚不灵，只有咬牙运掌硬接。

“砰！砰！砰！”

三声大震，展白只觉腑内气翻血涌，双眼发黑，白发婆婆的掌力，一掌比一掌沉重，几如万斤重锤一般，击撞在自己双掌之上，几乎使自己支撑不住。

白发婆婆三掌得手，又恢复狂态，怪笑着，双掌高举过顶，又猛然向展白迎头扑下了。

展白昏蒙之中，只觉白发婆婆的掌力，如泰山压顶一般，迎面压至，赶快抽身跨步去躲……

可是他忘了滑落至腿胫的破棉被正缠住了他的双腿，刚一跨步，一个踉跄险些栽倒……

而白发婆婆重逾山岳的双掌，已压近他的面门。

展白无奈，奋力举起双掌，向上迎去。

“砰！”然一声大震，展白如被万斤铁锤击中，嗓子一甜，张嘴喷出一口鲜血，头脑轰的一声，立刻昏倒下去……

昏迷之中，他仍听到白发婆婆如鸭鸣的怪笑声，以及重逾山岳的强劲掌风，第三次又向自己胸前压来。

不由暗叹一声：完了！想不到我展白这一次竟丧命于此……

突然，一道耀眼的碧澄剑光一闪。

接着听到一声娇叱，四缕疾啸的劲风，直向白发婆婆射至。

展白却已完全失去知觉，昏倒当地，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是再无法知道了……

“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人生变幻无常。

事实上，人生变化之大，往往出人意外。

又道是“人生如梦”。相传庄周作梦变为蝴蝶，梦醒后，不知自己是蝴蝶作梦变为人？还是人作梦变成了蝴蝶？

展白在昏迷中苏醒，也有类似的感觉。

他被“海外三煞”之一的白发婆婆三掌震伤，昏死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又悠悠醒转。

他迷蒙中恢复了知觉，不知自己究竟是死还是活？首先传入耳鼓的是盈耳的水声。

那水声鸣金击玉，叮叮咚咚，犹如一曲仙乐。

而且，那仙乐似的流水声中，尚隐约交织着缥缈的歌声，听来婉转柔和，非常悦耳。

展白不知是真？是幻？是梦？是醒？

更不知自己置身何地？他尽力回想着以往的经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终于，展白睁开了眼睛。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蔚蓝的天。

蓝天是那么蓝，那么亮，蓝亮得几乎透明，犹如一潭凝碧集翠的湛蓝湖水，又如一整块透明的蓝玉石板覆盖在他的头顶。

蓝天上有几朵洁白无比的白云，怡然舒卷，使人看了有着说不出的悠闲宁静之感。

转眼向左看去，是一带奇峰竞立的琼崖，奇岩怪石，瑶草奇花，几如一道锦绣的屏风般迤迤摆开，正好做了他存身之处的天然屏障。

琼崖绝高处，一道流泉，喷珠溅玉似地直泻而下，依着山势，盘

曲三折，到了将近地面一片平台似的山石上，分成无数细流，涓泻而下，成为一大片的天然喷泉，景象怡人已极。

想那仙乐似的流水声，就是这些细流形成的了。

在山脚下，聚水成潭，碧波荡漾，倒映着蓝天白云，及琼崖上的奇花异草，相映成趣，景致之美，犹如仙境。

再看自己，则是仰卧在一块比床铺略大的白石上，白石呈长方形，而且石山边生了一层如茵的细草，倒在上边竟比锦褥绣被的床铺还要来得舒服。

而且，在他仰卧的身躯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简直把他装饰成花国里的一位睡王子。

展白暗暗纳闷，这是谁把自己放置在这么一个地方？

这是哪里？哪里有这么美的所在？又是谁采来这么多鲜花放在自己的身边？

问号实在太多了。

他不由又转脸四望，当他的眼光转到那碧波荡漾的湖水中时，使他更愕了。

原来在那春水碧波之中，分明有一个长发披肩，肤白如凝脂的赤裸美女，正在一边歌唱一边戏水。

那赤裸美女，原是在水中俯泳着，此时，她忽然游近浅处，缓缓从水中站了起来。

那一来，展白更感惊异了，他纵是一个不出世的奇男子，见到此种光景，也不由怦然心动……

原来那赤裸美女站立起来，水浅及膝，她一副玉石雕刻般的赤裸胴体，毫无遮掩地映人了展白的眼帘。

只见那少女的裸体之美，真是难描难画，洁白晶莹，浑圆丰满，全身上下每一根曲线，都充满了和谐的美。

那赤裸少女虽是背向而立，展白从她身后望去，只能看到侧背，与一小部分斜前面，但也不由从心底喝彩，女人能有如此完美形体，堪称得起是上帝的杰作了。

那赤裸少女却不知展白在尽情地欣赏着她，嘴里低哼着不知名的曲子，伸出柔荑素手，在浅水处摘下一朵盛开的白莲，俛首插在自己的鬓边。

啊！原来她是采摘那朵白莲去戴的。

可是，也就在她采下白莲，俛首插在鬓边时，微一侧脸，却看到了展白。

她见展白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出神发呆地望着她，不由发出一声喜极的欢呼。

“啊！白哥！你醒转来啦！”

一边欢呼，一边在水中踢水溅波地向展白跑来。

一边嘴中高兴地叫道：“白哥！你醒了！你醒了，可得陪我玩，我一个人守了你两个月了。这样的深山静野，只是我一个人，可闷死了……”

她一路乱叫，展白却被她赤裸着身躯在身上滚动着，爱如燎原之火般地迅速燃烧起来……

终于，展白不是个世俗的色情男子，霎时克制住爱之欲火，说道：“翠翠！快把衣服穿起来……哎……我……我怎么睡在这里了……”

展白虽然强收心神，但被她裸体在身上一阵滚动扑抱，说话也显得不成语调。

谁知翠翠一撇小嘴，从展白身上站直，一挺酥胸道：“穿衣服？穿衣服？穿什么衣服？我从小在海岛上生长，在海里玩，在沙滩上跑，在树荫里睡，向来就是不穿衣服的。”

展白看她憨态可掬，不由笑道：“那时候你还小，当然可以不穿衣服。可是，现在你长大了，应该穿衣服了。”

翠翠秀眉一挑道：“谁说的？就是前几个月，我还是不穿衣服在海边玩。”

展白道：“你那是在荒岛上没有人的地方，到了中原，处处有人，就不能不穿衣服……”

展白话未说完，翠翠撇嘴道：“屁！荒岛上也有渔民，这地方倒是真没有一个人。”

展白被她说得语塞，一时答不出话来。又见她玉乳酥胸，当面而立，赤裸的胴体洁美得使人眩目，禁不住心猿意马，周身血液如万马奔腾一般奔流起来，倒闹了个面红气喘，只睁大了双眼呆呆发起怔来……

在这样美丽的仙境，欣赏这样女神一样完美的裸体，恐怕在人世间是梦也梦不到的。

展白正望着翠翠呆呆发怔的当儿，翠翠却忽然噗哧一笑，道：“白哥！你为什么用那种眼光望着我？”

展白如梦噫般地喃喃道：“哎……你真美…”

翠翠听展白赞美她，笑容如春花盛开，道：“那么，你不再逼我穿衣服了？”

经此一问，展白突然记起在“豹突山庄”庄外小山上，被“银箫夺魂”章士朋箫音所迷，自己撕破身上的衣服，也有类似的冲动，觉得“人，原是大自然中的动物，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穿衣服是人为的矫饰，不穿衣服反而更接近自然，更纯真，更圣洁……”

展白头脑中渐渐接近了自然，灵光耀闪，欲念全消，忙道：“是的！你不穿衣服，比穿衣服更美！我……”

谁知翠翠却一晃娇躯，隐身在一支矗立的石笋后面，嘻嘻哈哈地笑道：“你知道就好了！可不能让你看，你的眼睛好像要吃人的样子，使人害怕……”

说罢，仍哧哧笑着，竟从石后披上一件闪光透明，如网络的长袍走了出来。

展白见她微低粉颈，两只手灵巧地系着衣带，鬓旁斜簪着一朵白莲，缓缓走来，真是美丽极了，心中暗赞道：“啊！太美了！如若伴着如此爱侣，傲啸山林，逍遥一生，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恩怨情仇，真可一概不问了……”

翠翠走近展白身边，举手掠了掠散乱的鬓发，道：“白哥哥，你坐起来运运气，看你的内伤好了没有？如果是好了，我有好东西给你

看。”

展白道：“什么好东西？现在给我看不是一样吗？”

翠翠撒娇道：“不嘛！你一定先要运功，证明你的伤势好了，我才给你看。”

展白只得依她，坐了起来，发现自己身上竟穿了一件与翠翠身上衣服质料相同的原色长袍。

展白用手揉了揉，那衣料柔软非常，而且闪闪生光但却是非丝非绸，看不出是何质料织成，不由问道：“这衣服是何处来的？质料这样好。”

翠翠道：“这是你病中，我采集山中天蚕丝织成的，因为没有针线，边上都是用丝绦穿连起来，怎么样？你看我做得还不错吧！”

展白经翠翠这一提醒，才注意到，衣边上果然是用较线略粗的丝绦编织而成，不由心里暗赞，这翠翠姑娘不但人美武功高，而且心灵手巧，想这荒山野岭无针无线，又无织布机，她能全凭双手，织做成如此合体美观的衣服，的确难得。不由脱口赞道：“真好！亏你能做得出来。这恐怕要费你很多时间吧？”

翠翠道：“不多不少，整整六十天。”

展白惊道：“怎么？我在这地方昏迷了两个月啦？”

翠翠道：“两个多月了！你忘记来时是冬天，现在已经到了春天。”

说着又哼了一声，似是带着内心委屈说道：“怎么？你在昏迷不醒中还嫌日子长了吗？不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中，该是多么烦闷呐！”

展白并没有注意到翠翠的幽怨，只想到自己父仇未报，急道：“不行！我要赶快走。”

说着纵身欲起……

翠翠双手把他按住道：“白哥哥，你到哪里去？”

展白道：“去找四大豪门为父亲报仇。”

翠翠道：“白哥哥，你不用去报仇了。四大豪门均已星散，‘青蛛神’金九，‘乾坤掌’云宗龙，‘混元指’司空晋，‘摘星手’慕容涵，以及‘霸王鞭’樊非均已被人杀死了……”

展白不信道：“翠翠，你这岂不是信口胡说？他们四大豪门势可盖天，个个门下高手如云，怎么会一时之间被人杀死……”

翠翠见展白不相信自己，颇为不悦地道：“白哥哥！你以为小妹会骗你吗？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你还不知道中原武林有多么大的变化？如今不但四大豪门的主人均已毙命，而且天下九大门派的掌门人，黑白两道的盟主，水陆码头的总瓢子，均已死的死，降的降，今日中原已经臣属于一大魔头的掌握之中了。”

展白越发不信道：“那么，武林四公子呢？”

翠翠道：“武林四公子，现在不过是局促一隅的一个小头目罢了。”

展白惊道：“那魔头是谁？竟会有这么高强的武功，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并吞慑服天下武林。”

翠翠道：“提起来你也不知道，他是久处南海‘魔鬼岛’的‘海龙神’，又叫‘南海一君’，姓龙名啸天。”展白想了想，果然在武林中从未听到此名号，不由纳罕道：“就凭‘海龙神’一人，就可以使

天下武林臣服吗？”

翠翠笑道：“当然不止他一人，还有他属下高手，‘南海龙女’，‘桃花四仙’，‘魔鬼岛八妖’，以及你在‘亡魂谷’会过的‘海外三煞’与那白衣银扇的书生。”

展白震惊得瞪大了眼睛，道：“那白衣银扇书生又是谁？”

翠翠道：“他就是‘南海一君’的独生儿子，名叫‘南海少君’龙飞相公，又叫‘龙神太子’，入侵中原，虽然是以他父亲‘海龙神’的名义，事实上‘海龙神’并未在中原露面，完全是他一人主持全局，可以说目前中原武林，已尽属龙家一姓了。”

展白见柳翠翠说得头头是道，不由得不信，但却惊奇地瞠目结舌地道：“真想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武林中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翠翠见展白失魂落魄，觉得不忍，忙道：“先不要管外边闹得天塌地陷，反正我们这地方是块安乐土，如没有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入一步。现在不谈那些了，白哥哥，你先运运气，看看伤势全好了没有？”

展白仍然放不下地问道：“此处是什么地方……”

翠翠安慰他道：“白哥哥，你先不要多问，话说起来长着哩！你快运气看看，然后我给你看一件最好的东西。”

展白见她说得急切，只有收拾起满肚子的疑问，依言坐起，暗运《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的道门大法，闭目垂眉，反省内视，逼住一口真气，运行四肢百骸一大周天，感到真气流转，不但毫无不适，反而比以前更见充盈，这才睁开眼睛道：“我的内腑真气毫无阻滞，想

是伤势全好了。”

翠翠听说他伤势痊愈，不由展颜一笑，极是开心地道：“本来白哥哥受那一点伤，是不会昏迷如此之久的，是小妹给白哥哥服了一种叫做‘紫檀花’的灵药，这种‘紫檀花’据《云汉异志》所载云：‘产自太华山绝顶，不但能增长功力，疗伤去毒，而且可以驻颜长寿，辟谷疗饥。’不过没有深厚根基之人，不能擅服，因为药性太烈，普通人服下会使人五内焦枯，七窍流血而死。小妹在无意中得到一株，带在身边，一直不敢服用，没想到恰巧白哥哥负伤很重，小妹打退‘海外三煞’，把白哥哥救来此地，无药疗伤，这才想起这株‘紫檀花’来，又察知白哥哥根基极佳，所以就给白哥哥吃了……”

展白听她说把珍贵的灵药给自己吃了，不由万分感激地道：“翠妹妹，你待我真是太好了！这一生我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你……”

翠翠听到此话似是感到莫大的安慰，婉然一笑道：“白哥哥，妹妹并不要你怎样谢我，只要你心里永远不忘记妹妹就好了。现在再听我说下去。当时，我给你服下那‘紫檀花’，你周身火红，热得比火炭还要热，我一见吓慌了，又见你五六天过去了一直昏迷不醒而且热度不退，我真是吓慌了，怕给你服错了药，出了差错，万般无奈，才以小妹本身的纯阴……”

展白至此，对柳翠翠的感激已铭感五内，不知怎样表示才好，只有双手热烈地拥抱，把翠翠俯在自己怀中一副娇躯抱得紧紧的，做为无言的感谢……

翠翠也就还以热烈的拥抱，而且沉醉在爱侣的怀抱中了……

二人也不知拥抱了多久，沉醉了多久，还是展白首先醒觉过来，扶住翠翠的香肩，轻轻把翠翠扶起，道：“翠妹，你不是说要给我看一件好东西吗？到底是什么东西？拿来给哥哥看看吧！”

翠翠哟了一声，道：“白哥哥不说，我还忘了呢！喏！白哥哥你看，就是这个。”

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本彩色缤纷的书来。

展白一看，不由哑然失笑道：“这不是我的《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吗？翠妹说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吗？”

翠翠脸孔无端一红，道：“不仅是这册《锁骨销魂天佛录》，你翻开一页看看。”

展白不解，心想，这上边的图画，自己也看了百数十次了，上边的暗字，用手更不知触摸了多少遍数，不论是睁开眼睛看，还是闭上眼睛摸，自己可以说是熟悉无比，不用翻开扉页，便知道其中是些什么了。

但看翠翠说得意诚，虽然明知道其中是妖冶无比的“天仙魔女”的裸体画像，还是依言翻开了扉页。

嘴中仍禁不住疑惑地问道：“这有什么好看？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谁知展白话还未说完，柳翠翠娇躯一转，又把裹住身上的天蚕丝绸袍，脱了下来，接着摆腰扭臀，赤裸的胴体如一条灵蛇一般，婉转扭动，说不出的风情万种，乳浪臀波，几乎使展白神魂为之一荡。

尤其翠翠此时脸上的风情，竟流露无限的妖冶艳荡之态，这哪里

还像纯洁天真的少女，分明是冶荡无比的浪妇淫娃。

展白先是一惊继之一怒，跟着而来的是如野火燎原的欲火春情。

这沸腾的欲火，来的是那样快，他的惊怒情绪竟不能防止欲火高涨，只感周身血液贲张，一股热流从丹田直达泥丸，旌旗摇举，几乎把持不住……

幸亏柳翠翠荡态一展即收，回手又披上天蚕丝袍，娇羞无限地笑道：“白哥哥！你说这算不算最好看的……”

展白惊魂甫定，努力收摄心神，暗运真气，调息一番方把高涨的欲火平息了下去，不由叹道：“翠妹，你是一个圣洁的少女，今后我不希望你再做出如此丑恶……”

翠翠笑道：“白哥哥，还自以为正经，难道你只是看外表，没有看到内容吗？”

展白茫然不解，怔了一下，眼光又落在翻开的《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画页上，只见那栩栩如生的“天仙魔女”画像，扭腰摆臀，乳浪臀波，尤其脸上那冶荡春情，正是翠翠刚才所做的，维妙维肖，一丝不爽。

展白诧然道：“妹妹刚才做的就是这‘天仙魔女’的画像吧！但这又有什么含意呢？”

翠翠正容道：“白哥哥！你知道我的师父是谁吗？”

展白道：“妹妹没跟我说过，我怎会知道？”

翠翠道：“我的师父就是‘天仙魔女’。”

展白愕然道：“那……不可能吧？‘天仙魔女’据今已有二百余

年，她怎能活到现在……”

翠翠白了展白一眼道：“我的话，你老是起疑心，难道我会骗你吗？而且，也不能拿恩师来说谎啊！”

展白见她急了，忙改口道：“这先不谈，她那画像的姿态，还有什么用意吗？”

翠翠道：“这画像本是我师父修炼的一种特殊武功，名为‘姹女迷魂大法’，据说厉害无比，不论武功多么高强之士，也难以抵挡，就是修炼至心如槁木死灰的道行高僧，也无法与之抗衡……”

翠翠说至此处，展白忽然记起在小孤山石洞中，雷大叔授他此书时，所说的一段掌故，一代奇人“只眼郎君”如何受惑，以致走火入魔的经过，不由慨然道：“你师父这‘姹女迷魂大法’不管怎么厉害，究竟不能算武功正道，只能算左道旁门，而且……”

展白下边的话是“而且，也不正当。”但话到唇边，觉得如此直言，对翠翠的师父大有不敬，因此住口未说。

但只此也把翠翠说恼了，只见她一瞪眼，道：“什么旁门正门？比功论武，胜者为强，用色相制敌，与用刀剑杀人又有什么两样？”

本来翠翠已经不快，若是圆滑之人，为讨爱侣欢心，此时必会改口，但展白天生正直不阿，虽看出翠翠着恼，仍率直言道：“这实在大有分别：譬如一个人要到某一个地方，放正路不走，而走人歧途，虽然开始所差无几，但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翠翠道：“我不跟你讲那么多大道理，现在我只要告诉你，在这一百零八幅天仙魔女的画像之中，却隐藏着一套亘古绝今的高深奥妙

的掌法，一套灵巧无比的身法和一套变幻万端的步法。掌法为‘天佛降魔掌’，身法为‘无色无相身’，步法为‘千幻飘香步’，其中任何一项，均堪称得是武林绝响，如果再把‘天佛降魔掌’代之以剑，演绎出来便是‘天佛降魔剑’，有了这几套绝世武功，直可睥睨天下，君临万方了。白哥哥，你想想看，妹妹这不是给你看到一件最好的东西吗？没想到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倒跟妹妹说教起来了。”

翠翠滔滔说下去，展白愈听愈惊奇，见翠翠停下口来，才喘了一口气，道：“真的吗？我……”

展白本想说“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看了这样久，怎么一点头绪也没有看出来？”但他的话尚未说完，翠翠已娇嗔道：“我每次讲话，白哥哥都不相信，好，算我白说，我不谈了。”

说罢扭转娇躯，回身便走。

展白见翠翠使气生嗔，忙飘身挡在翠翠身前，深深施了一礼，道：“翠妹妹不要生气，哥哥完全相信你的，正要向妹妹领受教益哩，都怪哥哥不会说话，现在哥哥为翠妹妹赔礼，就请妹妹多原谅吧！”

没想到展白素常木讷，如今竟谈吐趣雅，亦庄亦谐，又加上他打躬作揖，状甚滑稽，竟把个柳翠翠逗得忍俊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展白见翠翠回嗔作喜，趁势说道：“是不是妹妹刚才摆的架式，就是什么‘天佛降魔掌’的一招？”

翠翠收住笑道：“不是，刚才那是‘姹女迷魂大法’的一式，名为‘玉体飘香’，但针对‘玉体飘香’的招式，对手出掌竖指横削，就成了‘天佛降魔掌’的第一招‘佛祖降座’，而且晃身错步，也就

把‘无色无相身’与‘千幻飘香’步都施展出来了。”

展白心机虽不大高明，但在习武的悟性上却是高人一等，听翠翠一说，立刻会意，道：“这样说来，练习这‘天佛降魔掌’一定要二人合起来练才行了！”

翠翠道：“这回算你聪明，这天佛录上隐藏的三门奇功，不但一定要二人合练，而且还非要跟妹妹合练不可，不是妹夸口，天下虽大，但除了妹妹一人，不做第二人想……同时……”

翠翠至此，大眼珠一转，含着谲诡的笑容道：“天下也只有白哥一人，能练到这‘天佛降魔’绝世武功。”

翠翠见展白疑惑地望着自己，知道他又要不相信自己所说，随接下去道：“白哥哥，你不要不信。因为我的恩师已经坐化，‘天仙魔女’的‘姹女迷魂大法’，普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再会，所以非妹妹不行。但若不是为了给白哥喂招，妹妹岂肯牺牲……色相……”

展白至此恍然大悟，忙又深施一礼，道：“翠妹，我明白啦！不但此‘天佛降魔’绝学，非你给我作练习不可，而且，若没有《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也是不行，可见真是天助我也！妹妹，闲话少说，快帮我练此绝世武功吧！”

翠翠道：“帮你练武功不难，白哥哥武功练成之后，你该怎么谢我？”

展白心急练武功，口不择言地道：“一切都依妹妹。只要帮哥哥练成武功，妹妹要怎样全行。”

翠翠双眉一挑道：“白哥哥，这是你亲口说的。事后可不能说了

不算。”

展白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岂可说了不算，不要再多说了，快帮我练功。”

翠翠忽然纵声大笑起来，一个女孩子这样狂笑，真使人吃惊，展白愕然，那美逾天仙的翠翠却一甩手把身上衣服脱光，娇媚地说道：“来吧！白哥哥，我们开始练功夫……”

第三十九章 重出江湖

车辘辘，马嘯嘯，一条黄土大路，犹如一条大蟒蛇，蜿蜒伸展至遥远的天边。

大路上尘埃飞扬，正有一路镖车迤逦经过。

这镖车都是油篷铁轮，大马长驷，足有数十辆之多，车辕上都插着一只绣有手掌的三角旗，随风飘扬，猎猎作响。

镖车前后左右都有随行镖师，骑马卫护，看那些镖师一个个身材魁梧，双眼精光四射，便知俱是武功不弱的练家子。

在镖车前方百步之处有八名趟子手，两名一排，共分四排，在前喊镖开路。

只听八名趟子手拉长了声音一递一声地喊道：“燕——雄——京兆——

我——武，——维——扬——”

行家一听，便知是“燕京镖局”的镖车在此地路过。

当然，若是再一看那镖车上插的“铁掌”镖旗，就更知道是“铁掌震河朔”茹老镖头的镖车了。

镖车前有十数名镖师，放辔徐行，为首是一个白发苍苍年约六旬的老镖师，正是“铁掌震河朔”茹老镖头。

茹老镖头很久不出马了，这次亲自出马，想必这趟镖是很重要了。

靠茹老镖头左首，是一个面团团的大胖子，身穿公服，脑满肠肥，看样子是吃六扇门官饭的公人。

茹老镖头的右首，却是一个精皮寡瘦的瘦子，和那胖子成为一个

鲜明的对比，生相如猴，作捕头打扮。

这一胖一瘦两个汉子，正是河朔名捕“胖灵官”郑伯象与京城快捕“石猴”侯麟善。

看样子，这趟镖有公人随行，想必也是为公家保的官镖了。

此际时值初夏，虽没有盛夏的酷热，但骄阳当顶，众人脑门上都已微微见汗。

茹老镖头把马连坡的大草帽，掀在脑后，皱起多皱纹的脸，手搭凉篷，眯眼向前途望了望。

眼见行近一片黑鸦鸦的密松林，茹老镖头双眉一皱，向左右说道：“传令下去，要大家提神戒备。”

荒山密林，正是盗匪出没啸聚之处，茹老镖头经验老到，所以一见前面的密松林，立刻采取措施。

负责传令的“快马”刘三，立刻飞快地驱马由前向后传去，一边策马飞奔，一边口中喊道：“总镖头有令，大家戒备。”，一片刀剑出鞘之声，寒刃锋芒，在烈日下耀耀打闪，众镖师都把随身武器取了出来，向四周全神戒备。

镖车行列中立刻增添了一股肃杀之气，看那警卫森严，令出必行之势，真有大军临阵的气派。

“胖灵官”郑伯象胖脸上宽慰的笑容，向茹老镖头笑道：“到底是茹老镖头亲自出马，这般阵势，叫我们出差的人也安心多了。”

“石猴”侯麟善也接口道：“说的是！像上一次出镖，由一个新出道的年轻镖师，名叫展白的押镖，那一路上真叫人提心吊胆。”

“石猴”一提到展白，“胖灵官”突然打了个冷战，又眯起两只细眼向前途望了望，然后压低了声音在茹老镖头耳边说道：“听侯兄这一提醒，我到想起来了，上次展白押镖，就是在前面这座密林出的岔子。老当家的，你可要小心了！”

茹老镖头凝重地点了点头，并未作答。

可是“胖灵官”话声虽低，却被身后一个叫做“浑铁牛”周大通的镖师听到了。上次本轮到他出马，茹老镖头却派了展白，他心中一直不服气，恰好那趟镖出了事，而展白也由此失踪，这时他听“胖灵官”提起旧事，正好借题发挥，从鼻子哼了一声，道：“年青人怎能当大任，上次我就说过他不行，总镖头还不信，结果还不是出了事，半途他就弃下镖车自行走了，一直到今天还没有音信……”

“浑铁牛”还待唠叨下去，茹老镖头忽然侧耳谛听，面现惊诧之色，猛然沉喝道：“周大通，住口！”

茹老镖头这一声沉喝，威吓意味很重，“浑铁牛”周大通一愣，他想不到茹老镖头面色凝重，侧耳向前谛听，神色显出大逾寻常。

“浑铁牛”把冲在口边的怒气强压下去，也倾耳细听了一下，不由惶然色变。

原来在前面喊镖的趟子手，已经走进了密林，但自入林以后就失去了声响。

喊镖的不喊镖了，这证明前途出了意外。

“胖灵官”与“石猴”二人还不知何故，见茹老镖头喝住周大通，面色凝重，一时竟傻了，连问：“什么事？什么事？”

茹老镖头向二公差望了一眼，面色凝重，道：“二位捕头，准备应变吧。”

说完也不管二公差反应如何，圈马回来，举手把镖车停住，立刻采取了行动。

茹老镖头不愧是老江湖，只见他吩咐镖车在原地围成一圈，数十轮镖车，车辕车尾相接，立刻成了一个圆阵，留了一半镖师守护镖车，茹老镖头亲自率领另外一半镖师，飞身奔向林中去察看真象。

“胖灵官”、“石猴”，至此方约略猜到可能有变，但见茹老镖头指挥若定，紧张中放心不少，见茹老镖头率众前去，当即一夹坐马，也从后边跟了来。

茹老镖头，二位公差，一群镖师，共是三十余人，溅沙扬尘，策马来到林边，勒住坐骑，纵目向林内望去。

只见林内静谧无人，鸦雀无声，除了风过树梢，发出呜呜松涛之外，竟是不闻一些声响。

连那八名趟子手一个也不见，是连人带马一齐被人掳去了？还是穿林而过了？一时猜不出去向。

就算穿林而过了，也应该听到继续喊镖的声音；若说被人杀害了，也应有尸体马匹；就算被人连马掳走了，也能看出个蛛丝马迹，或听到马嘶人喊，但目前松林内，静谧无声，好像根本未经过任何变动。

可是，这宁静无声的密林内，在茹老镖头一行人看来，却隐藏了无数的恐怖和神秘，充满了无比的杀机。

茹老镖头纵然经验丰富，至此也心怀惊怖，抓不住头绪……

“胖灵官”郑伯象、“石猴”侯麟善，此时，似也明白事态的严重，二个人吓得脸无人色，面面相觑。

众镖师也一齐睁大了眼睛，面含惊怖地向林内望去……

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发出声音来。

“胖灵官”耐不住这沉闷的气氛，策马走近茹老镖头身边，压低了声音问道：“老当家的，怎么回事？”

但在众默无声，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他这策马一走动，又压低了声音一问，更使众人吓得头皮发麻，好像有什么大祸就要临头一般，个个面无人色。

茹老镖头未答言，但心中已暗下决心，非要察个水落石出不可，因为他是总镖头，总不能镖车不走，叫八个部下白白失踪就不闻不问了。

因此，他大着胆子策马穿林而过，同时提神四周戒备。

众镖师见总镖头已策马入林，也只有大着胆子一个一个跟了上来。

众人进入密林，紧张的一颗心都要跳出腔外来了。

因为明杀明砍，这些人都是刀头舔血的汉子，还不会害怕。但这种状况不明，莫知所以，才使众人紧张恐怖得不得了。

林中松声如涛，静谧异常，三十余人怀着惊慌恐怖之情，蹄声得得，缓缓穿过了整座松林，已经越林而过，到了松林的那一边，数里之阔的松林内，却一无发现。

走出林外，大道仍在面前展伸，依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但大路口却连一个人的影子也没有。

那八名趟子手哪里去了呢？

这真是一个无法解透的谜。

“浑铁牛”周大通，性格粗鲁，此时低低咀咒了一句：“他妈的！真是碰到鬼了……”

他一句话未说完，突听身后喊杀连天，犹如千军万马突然冲杀而至一般。

那杀声是由他们来的方向传来，众人齐吃一惊，立刻拉转马头，又奔回林中。

三十余骑，风驰电掣，方入林中一半，突听树上弓弦响处，一排急弩，横空射至。

众人不备，立有十数镖师，中箭落马。

茹老镖头心知中计，心中又急又怒，高声喝道：“何方朋友？竟用如此毒计毒害老夫。有种的何不现身相见。”

突听一声狂笑，发自树顶，笑声高昂，震得众人双耳哄鸣，松针洒落如雨。

众人齐吃一惊，听这笑声，已知隐身之人内功深厚。

就在众人震惊之中，嗖！嗖！连响，一阵衣袂破风之声，接连从树上跃下八名劲装大汉。

这八名劲装大汉，一律黑巾蒙面，遮住口鼻，只露出精芒四射的双眼，看来个个阴森吓人。

茹老镖头见这八名劲装大汉，均以黑巾蒙面，误以为是附近黑道上的熟人，当即催马向前，朗声说道：“老夫‘铁掌震河朔’茹国雄，

不知诸位是哪条道上的朋友，请报上名来，老夫也好有个接待。”

为首一名劲装大汉又哈哈笑了两声，道：“管你老儿是什么熊！今天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

“浑铁牛”正自憋了一肚子气没出处，闻言怒道：“胆大盗贼，竟敢计劫燕京镖局的镖，又来大言唬人，休走！先接你周大爷一掌！”

喝罢，连马也未下，就在马上，一掌向首先发话的蒙面大汉砍去。

周大通人称“浑铁牛”，傻大黑粗，周身横练，在“铁砂掌”上曾下过苦功，这一掌出去，力道甚猛，只见劲风破空，猛劈向蒙面大汉的面门。

蒙面大汉一声：“小子找死。”

喝声中挥掌一迎“砰！”的一声暴响，周大通惨呼一声，一个庞大身躯从马上被人一掌震飞，直至寻丈，才撞到树桩上，扑通！摔落在地，眼见死多活少！

众镖师一见齐吃一惊，想那周大通在镖师群中，武功不弱，没想到只一掌便被人震飞，可见这蒙面大汉武功实在高强。

那蒙面大汉一掌把“浑铁牛”震飞，洒然一笑道：“我以为有什么真才实学，竟敢大言不惭，原来是不堪一击的家伙。看样子，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镖师，都是些酒囊饭袋，打着镖旗混饭吃。还有哪一个不怕死的，快快上前送死。”

茹老镖头见自己手下的镖师，仅只一招，便被来人击毙，心中又惊又怒，面孔一沉，道：“阁下不肯显露身份，又对属下猛施辣手，说不得老夫要领教几手高招。”

说罢飘身下马，跨马蹲裆，双臂一圈，已把他成名多年的一双铁掌，亮了出来。

只见茹老镖头，双掌虬劲暴露，指骨关节咯咯暴响，可见这“铁掌震河朔”之名，决不是浪得虚名，确实有点惊人的功力。

那蒙面劲装大汉，双眼精光暴射，望着茹老镖头的一双铁掌，眼中也流露出震惊之色。

同时，他也暗中运集周身功力，蓄势待敌。

茹老镖头才要出手，突听身后一声厉吼，犹如晴空起了一个霹雳。一条黑影，犹如半截塔相仿，呼！地一声，跃至茹老镖头身前，厉声大叫道：“煮鸡焉用牛鼎，让俺来收拾这小子给周大哥报仇。”

茹老镖头一看，乃是镖师中的“巨无霸”邵灵。这邵灵身高八尺，力大无穷，与周大通称为莫逆，今见周大通伤在来人掌下，故而挺身而出。

茹老镖头知道邵灵是个浑人，也决不是来人的对手，才要拦阻，谁知“巨无霸”性情火暴，又加上心切友仇，说话之间，招已施出，只见他双掌一抡，“鸣钟击鼓”，上打蒙面人顶门，下撞蒙面人前胸，一招两式，出手便是拼命的招式。

同时嘴中喝骂道：“贼子，还俺周大哥的命来！”

蒙面大汉嘿嘿冷笑，对“巨无霸”的招式，不躲不闪，直待招将及身，才猛然身形一旋，竟不知他是用的什么身法，倏忽绕到“巨无霸”邵灵身后去了。

邵灵一招扑空，来不及转身，那蒙面大汉一掌向邵灵后心要穴按

来。

这回邵灵不灵了，要想转身应敌已来不及……

茹老镖头见状，陡喝一声，把成名多年的铁掌施出，劲风锐啸，直砍蒙面人按向邵灵后心要害的右臂。

茹老镖头本是想救邵灵，谁知另一蒙面大汉及时抢下，挥臂接了茹老镖头一掌。

“轰！”一声巨震，劲风四激，飞沙扬尘，茹老镖头竟被震得身形连晃，手臂发麻。

那蒙面大汉却纹丝未动。

就这一掌，茹老镖头心里有数，知道来的八个蒙面人，武功实在高强，今日恐怕讨不了好走。

同时，先前那蒙面大汉一掌也击实在“巨无霸”的后心之上。

虽然因茹老镖头出招在先，强劲掌风逼得他手势略偏，没有打正邵灵的后心致命要穴，但这一掌也把邵灵打出七八步远去。

“巨无霸”邵灵那么高大的身躯，被人家一掌打得向前踉跄七八步远，勉强站住未倒，却忍不住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来。

茹老镖头一见，不到一招，自己两名镖师一死一重伤，可就红了眼了，尤其听到放镖车处喊杀连天，知道林外镖车，也受到攻击，又担心镖车的安危，急怒之中，厉吼一声，接连劈出十数掌，狂风暴雨一般，向那当头的蒙面大汉攻去。

那蒙面大汉虽被茹老镖头一轮猛攻，退出十数步去，但唰！唰！唰！三脚两拳连环攻出，又叫他扳回劣势，立刻还以颜色，双掌翻飞，

尽是奇奥无比之学，又把茹老镖头逼退了数十步。

茹老镖头走南闯北，身经数百战，从未如此狼狈过，被那蒙面大汉一路疾攻，闹了个手忙脚乱，岌岌可危。

众镖师见总镖头遇险，发了一声喊，纷纷抽兵器冲了上来。

但那八名劲装大汉，也一齐动手，并未撤出兵器，只凭十六只手，便把众镖师打得人仰马翻。

这一场混战，镖师虽然人多，却显然不是八个蒙面大汉的对手，打得镖师叫苦连天。

“胖灵官”郑伯象、“石猴”侯麟善已吓得腿肚子直转筋，连跑都跑不动了，别说再出手参战。

茹老镖头虽明知不敌，但被敌人缠住，无法脱手，只有拼命苦撑。

此时，众镖师已伤亡大半。

忽听林间数声尖厉长哨响起！嗖！嗖！嗖！接连又从林外窜进五名蒙面人来。

众镖师一见暗暗叫苦，只眼前八个蒙面人，就已经抵挡不住，哪堪敌人再来援手。

茹老镖头仰天长叹：“此乃天亡我也……”

出乎意外地，后进来的五名蒙面人，并未上前参战，却是打暗语，叫八人撤走。

八名蒙面人接连劈出数掌强大掌风，逼得众镖师惊呼急退，他们八人趁势腾身向林外逸去。

茹老镖头率众追出林外，再一看林外的镖师死伤遍地，那数十辆

镖车已被人劫走，驰出老远。

茹老镖头双目尽赤，纠集伤残之余的镖师，亡命地追去。

河朔名捕，京城快捕，两名捕头“胖灵官”郑伯象，与“石猴”侯麟善，望着被劫走的镖车绝尘而去，竟跺脚痛哭起来……

因为这趟镖重要非常，乃家人身家性命所系，真要丢了，就算不战死在沙场，回家也无法活命。

茹老镖头除了身家性命之外，更关乎一世英名，所以虽在惨败之后，仍然穷追不舍。

那蒙面人除了八名劲装大汉之外，还有四个身材娇小类似女人的蒙面客，另外一名光头和尚，也是以黑巾蒙面，共是十三人在后面断后，截杀追得且近的镖师，另外有人押着劫走的镖车，已经疾驰出数十丈开外。

镖师之中，追得最紧的是白发苍苍的茹老镖头。

只见老镖头满头白发如蓬，双目尽赤，状似疯狂，一边急追，一边两只铁掌没命地向贼人劈砍。

在贼人看来，镖师之中，也以茹老镖头最为扎手，不但一双铁掌，凌厉无匹，而轻功也最高，始终紧咬住贼人的尾巴，使贼人一时之间，不易脱身。

惹得那蒙面的和尚兴起，只见他回过头来，身形就地一蹲，两手扶地，状如青蛙“呱！呱！”怪叫两声，突然扬起双掌，猛向紧追不舍的茹老镖头撞来。

茹老镖头突感一股重逾山岳的巨大压力迎胸撞来，欲想招架，举

手无力，欲想躲闪，没想到却被那巨大的掌风劲流罩住，竟然躲闪不开，不由暗叹一声：“吾命休矣……”

忽听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劲流山涌，把地下的尘沙枯草直掀起半天高。

势威力猛，前所未见。

茹老镖头自忖必死，双眼一闭，忽听一声巨震响过，自己竟安然无恙，惊诧之中，张眼一看，却见少年展白英风奕奕地站在自己身前。

再看那蒙面和尚，面上黑巾已被震落，灰头土脸，退出丈外，正怪目圆睁，呆望着展白发楞。

展白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你。”那和尚也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你。”

茹老镖头却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竟是少年展白救了自己。因为他曾帮助过展白，而且展白在他镖局中作过几天镖师，老镖头对展白的武功，知道得最清楚。

可是，眼前明摆着，不是展白救了自己，哪还会有谁？

“佛印法师”惊怒交加，突然厉啸一声，身形前踞，“呱！呱！”怪叫，运足全身的功力，双掌向展白撞去。

这一次，因“佛印法师”是全力施为，威势更猛，只见两股巨流，轰轰雷鸣，直向展白卷去。

展白俊面带煞，冷哼一声，叱道：“你是找死。”

“死”字出口，新练成的“天佛降魔掌”，已随手挥出。

两股巨大劲流，半空相撞，只听巨响如雷，“轰！”然一声，震得

地动山摇，尘沙蔽天，数丈之外的密松林内，松针被震得洒落如雨。就在那遮天蔽日的尘沙影中，“佛印法师”肥胖的身躯，竟如断线纸鸢一般，直飞出二丈开外，方势尽落地——

与“佛印法师”同来的八名劲装蒙面大汉与四个蒙面少女，同时惊呼一声，急奔至“佛印法师”跟前，把“佛印法师”从地上扶起，只见“佛印法师”嘴角溢血，面如金纸，双眼半睁半闭，看样子受伤不轻。其中一个蒙面少女，“嘶！”的一声把蒙面黑纱扯下，露出一张千娇百媚的桃花脸来，只见她秀目一瞪，向展白娇叱道：“你胆子不小，竟敢把‘佛印法师’打伤？你叫什么名字？”

展白见这少女扯下蒙面黑纱，美是够美，但眼汪春水，美艳中带有妖冶之态，不由一愣，道：“在下展白，不但敢把佛印打伤，如果你们不把镖交回，就连你们几个人也得留下。”

第四十章 风云陡变

另一个少女袅袅走近展白，也把蒙面黑纱扯下，狠瞪展白一眼，道：“算你有胆量，竟敢与‘南海门’架梁生事，你就小心好了，‘南海门’将也要你祸延三代。”

说罢，转头对另外两个少女及八个蒙面大汉说道：“走！咱们回去……”

“走？杀人、劫镖，说走就走，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这话声来自数丈开外，说话时没有看到人影，话说完，却凭空在众人眼前出现一个青脸红发的怪人。

众人不由齐吃一惊。

这青脸红发怪人的轻身提纵术，到了能够隐去身形的地步，那快得真是不可想像。

那两个扯去覆面黑纱的美艳少女，看到这青脸红发的怪人出现，方才那么狂傲，此时竟吓得花容失色。

就连那蒙面的两个少女与八个劲装大汉，虽看不到他们的面容，但从那滴溜溜乱转的双眼神色之中，也可看出，他们吃惊也不在露出美貌容颜的少女之下。

茹老镖头却是又惊又喜，估不到数月不见，展白武功竟有如许精进，又见这青脸红发怪人说话也是帮着自己，知道今天有了救星，忙道：“展贤弟，千万不能放走他们。老哥哥那数十辆镖车非常紧要……”

两个美艳少女不管茹老镖头对展白说什么，在望着青脸红发的怪人吃惊之下，互相对望一眼，又向八个壮汉及另外两个蒙面少女施一

个眼色，然后走起桃花步，娇躯如弱柳随风，向青脸红发怪客袅娜走近两步，其中一个衿衽一礼，道：“哟！原来是鬼……柳姐姐，我们少君想念柳姐姐想得发疯，少君叫我们见到姐……”

在这美艳少女说话的当儿，那八名蒙面劲装大汉已挟起受伤的佛印法师疾驰而去……

这青面红发怪客正是柳翠翠，她方啐了一口，骂道：“谁是你们的鬼姐姐……”

茹老镖头已脱呼道：“展贤弟，别让贼人跑了……”

展白道：“老哥哥别着急，贼子们跑不了。”

喝声中，只见他身形微晃，犹如一缕淡烟，倏然挡住八名蒙面大汉的去路。

这八名蒙面壮汉，乃是“魔鬼岛八妖”，武功高强，且别走蹊径，在“南海门”，除了“南海少君”、“南海龙女”以及“海外三煞”几个绝世高手之外，他们八人的武功都可列入第一流。轻身功夫更有独到造诣，今见少年展白起步在后，却能超在他们八人的前面，不由同时一愕。

“魔鬼岛八妖”心知遇到强敌，不施杀手，恐怕难以脱身，互相一打眼色，四妖后退，四妖跨前两步，双臂一阵划动，施出“魔鬼岛”的鬼魅绝学“魅魑掌”来。

只见四股螺旋形的气流，半空汇合，急速旋转着向展白面门卷来。

展白突感头昏目眩，见那飞转的螺旋形气流之中，竟隐然现出一个魔鬼的巨头来，披散满头长发，呲牙裂嘴，眼如铜铃，舞着两只鬼

爪，狰狞恐怖之极，猛向自己面门抓到，不由大吃一惊。

这是“魅魑掌”最厉害的地方，由四妖合手施展出来，气流打旋，形成幻象，使对方疑惧失神之中，受伤于无形，可以说是厉害无比。

展白虽然连经恶战，会过不少武林高手，但从未见过如此怪现象，以为对方会施邪法，惊怖之中，猛然挥出一掌，直向那魔鬼的巨头击出。

“天佛降魔掌”立显无比威力，只见劲流山涌，“轰隆！”一声巨震，犹如晴天起了一个霹雳，那魔鬼巨头的幻象立刻消失，四妖被震得一路踉跄，四散退出一丈开外，双眼瞳孔涨大，身形摇摇欲倒。

展白一掌奏功，神威大增，双脚一跺，身形凌空而起，直窜有五六丈高，倏然打腰屈腿，头上脚下飞跃斜掠，半空中一招“佛祖降座”，双掌挟风迅雷之势，猛向另外四妖当头劈下。

另外四妖见展白一个二十岁年纪的少年，武功竟大得出奇，只一掌就把自己四位兄弟震伤，接着只见展白凌空向他四人扑来，招式更威猛，四妖同时吃惊，不敢硬接，施出“鬼飘风”身法，“吱溜！吱溜！吱溜……”数声微响，恍如鬼魅，四散跃出一丈开外。

但展白听茹老镖头说不要放贼子跑了，已经下决心要把几人拦下，招式施出，见四妖倏然逸出招外，当即双臂一划，身形竟如一只大鹰一般，横空翱翔，半空中施出“天佛降魔掌”绝学中一掌“佛光普照”来。

只见展白如大鸟横空，身形凌空飞转，似影随形每至一妖上空即发出一掌。

只听“砰！砰！砰……”巨响接连响起。

一响是展白施出的一掌，一掌打翻一妖，只见掌风呼呼，漫空而下，“砰！砰！”巨响，飞沙扬尘，就在那尘飞沙扬的掌风之中，八妖次第翻滚跌爬，惨呼厉吼，闹成一团。

“燕京镖局”众镖师深受八妖荼毒，见状不由个个欣然色喜，竟齐声欢呼起来……

茹老镖头不住地点头赞叹，如不是自己亲眼目睹，真不相信世上竟有如许高强武功。

更不知展白小小年纪，只不到一年未见，这一身绝艺是何处学来？

就连深知展白底细的柳翠翠，见展白能御空飞行，连环出招，也不由暗暗纳闷，不知这白哥哥早有绝学在身深藏不露？还是另有奇遇？竟具有这样骇世惊俗的绝高身手。

因为这“天佛降魔掌”法，是她指点展白练成的，“佛光普照”招式，固然也是凌空下击，但却不是这种凌空翱翔，连环出手的章法。

事实上，展白是触类旁通，自行体会，对敌之际随机应变，临时想出来的，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身形凌空连环出招，竟能维持不坠。

他几次见“铁翼飞鹏”巴天赫对敌过招，铁翼猛挥，凌空而起，半空中双臂划动，屈腿连弹，纵横如意，招式威猛。现在他以双臂代翼，凌空而起，一阵划动，竟然虚空横飞，双腿一弹，竟能转折如意，又借着掌力下劈的反震之力，使他能在空中维持不坠。因此，他竟学

起“铁翼飞鹏”来，人如大鸟，在半空中向“魔鬼八妖”接连攻击。

当然，这也是由于展白内功真力已有了相当的火候能够提住一口真气，所以才能凌空不坠，若是内功火候不到家，依然是学不来的。

不过，他初次施展，掌力无形中打了折扣，若不然以“天佛降魔掌”亘古绝学，连番打在八妖身上，八妖早就没命了！

虽是这样，但也把八妖也打得晕头转向，满地跌滚，狼狈万状。

那四个蒙面少女，“桃花四妖”，也是“南海门”中的一流高手，见此光景，不由一个个吃惊得粉面失色。

“桃花四仙”惊愕之中，见“魔鬼岛八妖”狼狈之状，只有挨打的份儿，已无还手之力，猛然醒悟，若这样长久下去，八妖早晚会被打死，假如八妖一死，她们四人也难以逃脱，于是互打招呼，探手革囊，各取出一把“桃花毒瘴”来，迎空向展白打去。

只见四蓬桃红色的细雾，半空汇聚，犹如一朵粉红色的绛云，猛向展白当头罩来。

展白突嗅到一股异香……

柳翠翠在一边急呼：“白哥哥，快躲。那是‘桃花毒瘴’。”

急呼声中，翠翠衣袖一扬，施出一手“香袖飘风”，狂飙疾卷，把那奔向展白的一团粉红色烟雾，直吹数丈开外。

展白听到翠翠急呼示警，及时闭住呼吸，斜身飞掠落下地面。

幸亏发觉尚早，若不然展白已被那粉红色的“桃花毒瘴”所伤。

再看被翠翠“香袖飘风”吹出数丈的那团“桃花毒瘴”已飘散开了来，随风飘荡竟广罩十数丈外方圆地面。

犹如在众人眼前，洒下了一层粉红色的浓雾。

那粉红色的浓雾，缓缓转散，所过之处，居然使欣欣向荣的草地变枯，苍翠碧绿的树木落叶。

有几个镖师躲闪略慢，被粉红色浓雾过身，竟然周身火红，尖号着倒地死去。

好厉害的“桃花毒瘴”。

众人不由咋舌。

足有一顿饭的功夫，那粉红浓雾，才渐渐消散。

待那粉红色的浓雾渐渐消失，再看“魔鬼岛八妖”、“桃花四仙”及被展白掌伤的“佛印法师”，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茹老镖头跌足长叹，众镖师愁眉苦脸，两位镖头，“胖灵官”与“石猴”，更是急得哀哀痛哭起来了。

展白知道众人是为被劫走的镖车焦急，但也不得不见见故旧，随向茹老镖头施了一礼，道：“老哥哥，一向可好，展白因连遭意外，久未拜候，尚请老哥哥原谅。”

茹老镖头突然见到展白，又见展白学到了惊人的武功，也颇感欣慰，但此时他却没有心情为展白高兴，连故友乍见的亲热劲也提不起来，只不住地摇头长叹。

展白道：“老哥哥亲自出马，不知保的是什么贵重之物？”

茹老镖头又长叹了一声，说道：“展贤弟，实不相瞒，这趟镖乃是济南府一百零八县的全部饷银，共是黄金三十万两，如若失了，老哥哥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展白一听，也暗暗为之心急……

翠翠在一旁笑道：“丢了哪里找，光是焦急有什么用？”

展白一拍手，道：“对！贼人在此劫镖，想必巢穴也离此不远，我们帮忙老哥哥把饷银找回就是了。”

茹老镖头已见识过展白与翠翠的武功，知道有了二人帮忙，不难把饷银找回来，立刻转忧为喜，道：“能有二位帮忙，老夫感激不尽了。”

展白道：“老哥哥，哪里话来？想当初展白落魄江湖，还不是多亏老哥哥帮忙，现在老哥哥有事，展白理应效力。”

茹老镖头摇头道：“贤弟帮忙，老哥哥当然没话说，可是，这位——”

说着向柳翠翠一拱手，道：“兄台，老夫与之素昧平生，由其义伸援手，老夫当然要感激不尽了。”

展白望了翠翠一眼，道：“这位也不是外人，她是……”

展白本想向茹老镖头引见翠翠，但话到唇边，想到翠翠带了面具，不好暴露身份，故而又临时收嘴未说出来。

翠翠却接口笑道：“我是鬼面人，以后请老镖头多指教。”

茹老镖头何等阅历，从翠翠说话与走路，身材等各方面情状，早已看出翠翠的青脸红发是化装，但也不说破，随淡然一笑，道：“久仰！久仰！”

事实上，在当今武林，谁也没听说过有“鬼面人”这么一号。

展白见翠翠如此说，就更不好为其吐实，随转变话锋道：“日久

生变，我们不宜延搁，还是早些查访贼人下落，早日追回镖银，方为上策。”

茹老镖师当然是求之不得，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讨论了一番，翠翠似是胸有成竹，告诉大家只要寻着镖车的轨迹，按图索骥，一定可以找到贼人老巢。

众人齐赞高明，随即找到镖车的轨迹去向，一路追寻下去。

那镖车轨迹，一路驰向济南，但临到城内时，镖车轨迹拐了弯，到天黑时，来到一座高大府第之前。

一片高大楼房，连地而起，占地怕不有百顷之多，那林立的高楼飞檐耸牙，在满天霞影里显出一番雄伟气象。

那高楼四周有一道高墙围绕，墙高有两丈，门前箭垛，不亚如一座小城，墙外还有一道护墙河，看起来沟深城固，而且门楼箭垛上刁斗森严，人影闪动，看样子警卫也颇严密。

那镖车的轨迹，却直驰向楼房之内，但此时护城河的吊桥已经悬起，那道护城河，足有十数丈宽而且高墙上那么多明卡暗桩，看样子要想进去，真比登天还难。

茹老镖头一怔，道：“这不是‘摘星手’慕容涵的‘豹突山庄’吗？难道名列武林四大公子之一的‘凌风公子’，会与‘南海门’沆瀣一气，抢劫老夫的镖车吗？”

展白一听茹老镖头认出这片楼房便是豹突山庄，不由一愕，仔细辨认，果然似曾相识。

一幕幕往事蓦然兜上心来。

展白感慨万千，一时怔了……

茹老镖头却气呼呼地道：“刘三，拿拜帖来。”

“快马”刘三应声上前，唱了个大诺，立刻从背囊中，取出一封大红拜帖，双手奉上。

翠翠在一旁笑道：“老镖头，你拿拜帖子什么？”

茹老镖头道：“老夫与慕容涵有一面之识，没想到他竟派人劫夺老夫的镖车，现在老夫按武林规矩拜庄，看他有何话说？”

说罢气咻咻地，对身边一个叫做“多臂熊”魏天成的镖师说道：“魏老师，你辛苦一趟，面见慕容涵说老夫‘铁掌震河朔’，亲自拜庄。”

“多臂熊”魏天成接过拜帖，大踏步地向庄前走去。

翠翠在一旁道：“我看免了罢，慕容涵不一定做得了主，而且他也不会接见你。”

茹老镖头道：“武林规矩，老夫想他慕容涵再狂，也不会不遵。魏老师，你去吧。”

翠翠只倩然一笑，不再言语。

“多臂熊”魏天成却大步走至桥边，扬声叫道：“‘豹突山庄’守门人听着，今有‘燕京镖局’‘铁掌震河朔’茹老镖头，亲自拜庄。”

“多臂熊”人高声大，气贯丹田，放开喉咙这一喊，声震四野，怕不传出有数里之遥。

但墙垛上却阒然无声。

“多臂熊”又叫了数声，仍然连墙垛上闪显的人影也隐蔽了身形，

寂静无声，有如一座死城。

“多臂熊”火上来，从怀内掏出一枚“月芽镖”来，抖手向悬吊桥的绳索上打去。

“哗啦啦！”辘辘连响，悬挂吊桥的绳索竟被“多臂熊”一镖打断，一座长达十余丈的吊桥，竟轰然掉下来。

“多臂熊”真不愧是一条硬汉，竟手举大红拜帖，昂然跨上吊桥。

墙垛上依然没有响动，“多臂熊”跨开大步直走至桥中间，墙垛上还是寂静无声。

显然这是不祥之兆。

展白也不禁为这场面唤回心神，看“多臂熊”这种为总镖头一句话就去卖命的豪举，不由大为感动。

这固然是由于茹老镖头素得人心，但也得遇着像“多臂熊”这般血性的汉子，为了达成使命，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眼看“多臂熊”手中捧大红拜帖，已走过吊桥，将至庄门了，突然墙垛上一阵狠响，横空射下一排硬弩来。

“多臂熊”大吼一声，双掌翻飞，立刻把一排硬弩震飞。

但墙垛上乱箭，如飞蝗似地续射下来。

“多臂熊”手忙脚乱，立刻陷于危境。

茹老镖头、展白、翠翠，以及众镖师见状，一齐飞身掠至城边。

但“多臂熊”由于手执大红拜帖，出掌不便，身上已被射中十余箭。

茹老镖头急窜上前，一边举掌拨打乱箭，一边把“多臂熊”拖至

河边避箭之处，急道：“兄弟，苦了你了。”

“多臂熊”生命垂危，仍强打精神把拜帖交还茹老镖头，有气无力地说道：“小弟有辱使命，老哥哥，这拜帖交还你，请老哥哥另选能……人……”

说着嘴内涌出一股鲜血，头一歪，人已死去。

这“多臂熊”乃是打暗器的名家，所以才在江湖上争了这么个绰号，没想到他竟死在乱箭之下。

茹老英雄滴下两滴老泪来，默祷道：“魏兄弟，你安息吧！老哥哥一定要为你报仇！”

说罢放下“多臂熊”的尸体，窜上河岸，飞身掠上高墙，墙垛后埋伏的箭手，已被众镖师及展白等人扫清，墙上墙下，到处是死尸，而众人已经冲向庄内去了。

茹老镖头虽然丢了极重要的镖，关系一世英名与身家性命，而且又死伤了不少镖师伙计，满胸气愤，但内心里还不想多造杀孽，因为他与“摘星手”慕容涵至少还有点交情，他见墙上墙下杀戮之惨，恐怕手下镖师及展白这般年轻人，闯下大祸，把局面闹得不可收拾，于是立刻紧追进庄。

此时黑夜降临，偌大一座“豹突山庄”竟灯火全无，黑沉沉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充满了神秘恐怖之感。

茹老镖头风驰电掣，窜房越脊，向庄内紧赶，屋角树丛等暗影之处，不时有暗卡向茹老镖头突袭。

茹老镖头且战且走，且尽量避免杀人，只向有杀声传来的方向跑

去。

一连闯过三座院落，依然不见一个人影。

不但“豹突山庄”方面的人，不见露面，即自己带来的二三十名镖师以及展白翠翠等人，也一个都未看见。

茹老镖头心中犯疑，一边跑一边暗自忖度道：“莫非自己的人都被擒了？”

“展白与‘鬼面人’武功高强，莫非也同时遭了毒手？”

“‘豹突山庄’除了庄主‘摘星手’慕容涵与自己曾有过从之外，其他还有不少认识的人，怎么一个熟人都看不见？”

“……”

茹老镖头心思电转，又越过两座院落，来到一座类似花园的庭院之中。

只见花木扶疏，曲栏幽径，显出主人家的富贵豪华，但依然不见一线灯光、一个人影。

侧耳细听，连遥遥传来的杀声都听不到了。

也再没有遇到暗影的偷袭。

整个庭院静谧如死城，竟隐隐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茹老镖头骇然止步，只见楼尖天际一钩冷月，满天繁星似乎鬼眨眼睛，荷花池边上栽植的一行倒垂杨柳，在夜色中愕愕犹如鬼魅，幢幢高楼，灯光全无，那一个个黑洞洞的楼窗，竟如恶魔张开巨口，亟欲攫人而食的样子。

这出人意外的寂静，竟使走南闯北经验无比丰富的茹老镖头，吃

惊得周身汗毛皆炸。

因为这寂静的气氛太反常，太出人意料了。

茹老镖头惊骇之中，突然灵机一动：既是不见人出面，我何不打个招呼，再看看动静？

想至此处，干咳了一声，开口叫道：“呔……”

谁知他这一“呔！”，水塘假山，四厢楼房，处处回声，竟一连串发出“呔！呔！呔！呔！……”的喝声，由高而低，连续不断，接连“呔！”了数十声，才渐渐隐息。“戛！戛！戛！……”

只惊起了水滨一只飞鸟，震翅飞向夜空，倒把茹老镖头吓出一身冷汗来。

过了一会，见四周仍无动静，茹老镖头惊魂稍定，才待继续发言喝问，突听“呀”的一声，向月的一扉楼窗突然开了。

接着又听到一声幽幽的长叹。

这叹息声仿佛是从坟墓中的幽魂所发出的，那样深沉幽长，凄凉而悲伤，简直使人不忍卒闻。

茹老镖头惊极回顾，只见迎着惨淡的月光，楼窗开处显现了一个长发掩面，面白如纸的女人头脸来。

茹老镖头机伶伶地打几个冷颤，脊梁骨里直冒冷气，心说：“今夜可真是遇到鬼了……”

因为那女人的脸，惨白如纸，长发半掩，只露出呆滞的双眼来，真与传说中的女鬼一般无二。

但茹老镖头到底是常走江湖的人，虽然害怕，还不致惊惶失措，

只怔怔地望着那女人发愣。

那楼窗用鸭卵粗的铁栏封住，那女鬼可能是隔着铁栏把窗推开，此时她双手握住铁栏，连那惨白的脸儿也紧贴在冰冷的铁栏上，窗外站着一个大活人，她却犹如未见，一双眼遥望着天际一钩冷月，口中幽幽地吟道：“长相思，摧心肝……

推窗望月空长叹……

孤灯不明思欲绝……

忆君迢迢隔青天……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夜风凄凄夜色寒……

月明如素愁不眠……

终日思君不见君……

愿随春风飞君前……

昔时横波目……

今作流泪泉……

不信妾肠断……

归来看取明镜前……”

她把李白的两首“长相思”颠倒篡改，混合在一起随口吟来，使人听了柔肠百转，不忍卒闻。

茹老镖头至此才算明白，这女人并不是鬼，至于是一个被负心郎抛弃的痴情少女？还是一个死去丈夫年轻守寡的少妇？可就不得而

知了。不过看这女人的痴情，真可说是“寸寸相思寸寸灰”了。

茹老镖头壮了胆子，干咳了一声，问道：“哎！姑娘，你是庄上的什么人？”

谁知那女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仍然望着天边残月，喃喃低诉道：“白哥哥！你在哪里，你可知道红妹妹想得你这样苦吗……”

“白哥哥？”“红妹妹？”茹老镖头蒙了一头雾水，谁又是“白哥哥？”但却可断定，这少女的闺名一定是叫什么“红”了。

又听那少女幽幽地说道：“唉！白哥哥，你去了已经二百九十九天了，再有六十六天，就整整满了一年，这一年来，小妹的眼泪也流干了……白哥哥……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说着，她双眼又流下了两行情泪来。

茹老镖头一听，这少女把情郎去的日子，记得清清楚楚……

正在此时，突听一声冷哼，来自身后不远。

茹老镖头吃了一惊，想不到有人来到自己身后还未发觉。那么，来人的轻身功夫，必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茹老镖头惊怖之中，倏然回身，双掌护胸，举目一看，在身后不及三丈之处，并排站定三个老者。

只见当中一个，年约五旬，面白无须，方面阔口，身穿锦绣，俨然富绅打扮，左手握着一支净光闪亮的烂银箫。

右边一个秃顶无毛的老者，左臂齐肩断去，只有一只右手，高举过肩，手上托着一个钟形铜铃，年纪已至六旬开外。

左边一个，也是六旬上下，身上只有一条腿，奇怪的是，他单腿

站立，既不用拐也不用杖，真不知他是怎么行路法？却是徒手，未拿兵器。

这三人之中，茹老镖头倒认识两个，那独臂老者正是“追魂铃”司马敬，那单腿老头正是“独脚飞魔”李举，这二人合称“塞外双残”，是西北绿林道上有名的两大魔头。

昔年茹老镖头在西北走镖，曾与二人有过一面之识，因二人形象特殊，故而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至于那中年富绅，茹老镖头虽未与其会过面，但看他那穿着打扮，以及手中拿的那支烂银箫，茹老镖头立刻忖出，那必是以“音魔箫法”享誉武林的“银箫夺魂”章士朋无疑了。

因这三人在“豹突山庄”，名列十大高手，天下闻名，故而茹老镖头一看便能认出。

茹老镖头见他三人，站立在自己面前，面目阴森，一言不发，隐然含有敌意，随一抱拳，道：“原来是司马兄李兄！想必这位就是以箫法闻名天下的‘银箫夺魂’章士朋章兄了！”

“银箫夺魂”章士朋嘿然一阵冷笑，道：“‘燕京镖局’的总镖头，‘铁掌震河朔’茹兄，果然名不虚传，一见面就认出老朽等人来了。”

茹老镖头也哈哈一笑道：“慕容府十大高手，天下闻名，老夫怎么会不识？”

“慕容府？”银箫夺魂章士朋打断茹老镖头的话，仰天长笑道：“慕容府已经在江湖除名了，如今此庄是‘南海门’济南分堂，老匹夫休要信口滥言！”

茹老镖头闻言一怔，真不相信，此话是出自“豹突山庄”十大高手之口，怔了一会疑问道：“此话当真？”

追魂铃司马敬道：“老鬼！你以为章兄还会跟你说谎吗？”

茹老镖头更见起疑，道：“那么，慕容庄主‘摘星手’……”

独脚飞魔李举阴恻恻地道：“事不关己，你茹老儿何必多问！”

茹老镖头见三人异口同声，至此不得不相信了，但还觉得很多事情，使人无法理解。譬如他们三人乃是“慕容府”十大高手。如今“慕容府”易主，他们三人怎么如此洋洋自得？莫非他们三人已背叛慕容涵，投靠“南海门”下了？江湖人心如此虚诈，真使人齿冷。想至此处，又道：“那么，三位仁兄也投靠……加盟‘南海门’了？”

“投靠”两个字太刺耳，茹老镖头说出口来，临时又改为“加盟”二字。但话出如风，一出口便无法收回了，果然，听到这话，银箫夺魂章士朋，追魂铃司马敬，独脚飞魔李举，同时脸色一寒。由章士朋当先开口道：“茹老儿你知道就好了，如今‘南海门’应时而兴，不久将领袖中原，你茹老儿想加盟还想不到呢！”

茹老镖头虽然修养极好，但被三人一口一个老儿，也叫得暗暗发火，尤其是三人恬颜无耻，中途变节，还大言不惭，也不由脸色一变，怒道：“老夫还不想高攀，但你们三人背弃慕容庄主，难道不怕传出江湖被人耻笑吗？”

追魂铃司马敬仰天大笑，道：“今夜你茹老儿还想生离此庄吗？”说完兀自哈哈大笑不止。

茹老镖头见追魂铃狂傲逼人，不由勃然大怒，道：“就算老夫横

尸当场，你们三人也无法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

独脚飞魔李举道：“为了叫你老儿死得瞑目，如今实话告诉你吧！慕容涵十数年前结伙暗杀结义盟兄‘霹雳剑’展云天，已失掉武林盟主的资格，‘南海门’揭穿这段公案替天行道，已代之而起，三年之内，领袖中原武林，并公开‘武学真经’，由武林人士公开研习，三年举行‘英雄大会’在西岳华山，以公平比武，争夺武林盟主宝座，人人有份——那时天下武林一统……”

说至此处，又哈哈大笑了两声，道：“可惜你茹老儿，是无此福缘了！”

追魂铃司马敬接口道：“因为今夜就是你茹老儿的寿终正寝之期！”

第四十一章 海外三煞

司马敬说罢，双腿一弹，电射而起，半空中独臂一抡，追魂铃晃起一团黄色光影，挟着“铃！铃！”震耳金音，猛向茹老镖头迎面罩来。

茹老镖头估不到这曾与自己有一面之识的司马敬竟然说动手就动手，心神一凛，见追魂铃铃音震耳，褫魂夺魄，一团黄色光圈，挟着刺骨冷风罩向面门，深知厉害，不敢硬接，晃肩挫步，飘身一丈开外，同时以成名多年的铁掌，“周处斩蛟”，反臂向追魂铃拦腰劈出。

掌风狂啸，席卷而至，“追魂铃”司马敬大喝一声：“来得好！”

半空中折腰急降，单足一点地面，身形贴地滑出数尺，追魂铃演“震铃惊龙”绝招，猛打茹老镖头前胸。

司马敬不愧为十大高手之一，身法快，招式奇，真可使人叹为观止。

茹老镖头微微一惊，立刻把一双铁掌，施了个风雨不透，与追魂铃司马敬打在一起。

只见掌风锐啸，铃音震耳，二人俱是快攻快打，恍眼打了十数个照面。

竟是半斤八两，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银箫夺魂”章士朋在一边看得直皱眉。

因为他们还有要事，急待办理，不耐久战。“独脚飞魔”李举，见盟弟久战不下，当即厉啸一声，独脚一跺，身形凌空而起，半空出招，与追魂铃司马敬双战茹老镖头。

茹老镖头独战“追魂铃”，勉强打了平手，如今“独脚飞魔”加入，立感压力加重，但仍凭着一双铁掌，奋力苦战。

“银箫夺魂”心中焦急，见“西北双残”二人合手，一时之间，仍不能取胜，双眉一皱，把烂银箫凑在嘴边。

“鸣律！鸣律！”吹了起来。

其音清越，其律悲凉。

隐含有“美人迟暮，英雄穷途”之感。

动着手的茹老镖头立刻心神一震，深感穷途末路，英雄老去，争强斗胜之心全失，手脚为之一慢。

司马敬见状，抓住机会，“褫魂夺魄”，追魂铃幻起五尺方圆的一个黄色光圈，铃音锐啸，猛砸茹老镖头面门。

茹老镖头神情恍惚之中，突感凉风压面，定神一看，黄色光影已近面门，骇极之中，施出“铁板桥”功夫，身形往后一挺，仰面朝天，倒纵出去。

茹老镖头急中生智，这一招本可躲过迎面下砸的追魂铃，但旁边还有个“独脚飞魔”，见茹老镖头身形后仰，向后纵去，前胸门户洞开，飞起独脚，猛向茹老镖头前心踩去。

这一脚，独脚飞魔用了十成功力，加上全身重量，怕不有千钧之量，真要踏实，可以把茹老镖头胸骨踩碎。

茹老镖头身形后仰，再想换式已不可能，万般无奈，“巧燕翻云”向一侧滚出。

“独脚飞魔”大喝一声：“着！”

单脚一挑，足正踢在茹老镖头肩头肋下“软麻穴”上，茹老镖头“吭！”了一声，一路翻滚，被独脚飞魔一脚踢出一丈开外。

所幸未踢中要害，但茹老镖头已昏迷过去。

银箫夺魂收住箫声，司马敬赶上前去把茹老镖头提了过来，同时又在茹老镖头“昏睡穴”拍了一掌，此时茹老镖头连昏带睡，真正是不省人事了。

追魂铃司马敬向银箫追魂一笑，道：“这老儿真扎手，若不是章兄的箫法奏功，说不定还要多费一番手脚呢！”

银箫夺魂道：“不要多说了！快走吧！少君可能已等急了呢……”

突听楼窗传来幽幽地声调，道：“以多为胜，算得什么英雄？‘豹突山庄’的人都叫你们丢光了！”

独脚飞魔转脸望了望，楼窗前那长发掩面的少女，回头对“银箫夺魂”道：“我们倒忘了，此处还有慕容府的一条根，不如一齐干掉，给他来个斩草除根……”

独脚飞魔说此话时，声音很低，但不知那长发掩面的少女如何听到，只听她接口道：“你们要想杀我灭口吗？那就快点动手！不然，待我白哥哥若是来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司马敬大怒，迈步向那窗走去，同时怒喝道：“我就先把你这疯丫头毙了再说！”

银箫夺魂突把追魂铃叫住，道：“她一个疯女，谅也不会成多大气候，司马兄，不必为此耽误时间了，快回去向少君覆命！”

三人说着，由司马敬单臂提起昏迷不省的茹老镖头，向前院议事

厅走去。

议事厅仍然一片漆黑，进到大厅之中，靠壁一条长桌，桌上摆着书籍古玩，但在桌下却有一个暗门，三人走至桌前，银箫夺魂章士朋，以手中烂银箫向桌下暗钮一点，呀然转开一道暗门，三人鱼贯而入，走过一条长长甬道，只见壁上数十只火油大烛，照得满室雪亮，那是一间非常宽广的地下室。

室中央摆着一只长案，案后数十张金交椅，当中椅上坐的，正是那白衣银扇儒生。

白衣银扇书生左边是一个身穿金光闪闪，镶嵌有片片鱼鳞片的羽衣，生得非常俏丽的少女。

这少女衣饰别致，除了那金光闪闪的鱼鳞珠片羽衣，一支凤头钗，那凤凰似是真珠串成，颤微微滴珠垂翠，随着俏丽少女左右顾盼，而悠悠晃动，看起来韵致宛然，别有一番韵味。

这身打扮，在中原妇女身上从未见过。

真宛如九天玄女下凡，又似龙宫玉女临尘。

这少女美是够美，但细眉入鬓，凤目含威，俏丽之中竟流露着无比的煞气。

这白衣银扇书生与金衣凤钗少女高踞首位，两旁坐着不少劲装疾服的武林豪客。

在密松林劫镖的“魔鬼岛八妖”“桃花四仙”也赫然在座。

“佛印法师”伤势似已痊愈，与白发婆婆及长髯老人坐在一处，这三人形影不离，正是威名显赫的“海外三煞”。

此外，慕容府十大高手，倒有七八位与八妖四仙等人坐在一起。

但本庄的主人，“摘星手”慕容涵，以及其妻，子，儿，女，也就是那救过展白的中年贵妇，冷傲无情的凌风公子，以及展婉儿，均被捆绑在暗室中央的巨柱上。

热血侠肠的乱发怪人“雷大叔”，赫然也与慕容家的人绑在一起。

还有，“燕京镖局”的一千镖师，约有四五十人均被捆绑住手脚，丢在案前。

这显然是“豹突山庄”已经易主，南海门鹊巢鸠占，而原来的主人，慕容涵一家却已作了阶下之囚。

慕容府十大高手，以及三千食客，大多数叛主降敌，只有少数忠贞之士，如“雷大叔”等人，却已同时被擒。

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江湖上争雄称霸，波谲云诡，令人难以预测。

银箫夺魂章士朋，追魂铃司马敬，独脚飞魔李举，把茹老镖头丢在阶前，向白衣银扇书生一拱手，道：“幸不辱命，‘铁掌震河朔’茹国雄已经拿到！”

白衣银扇书生回头向金衣凤钗的少女笑道：“师妹，可以发落了吧？”

那金衣凤钗少女，凤目陡睁，眼中精光慑人，左右扫射了一遍，眼光所及之处，竟使在座的群雄，个个心中寒颤，慌忙低下头去。

只见那金衣凤钗少女俏丽无比的脸上，浮起一种令人望了心胆皆寒的煞气，以冰冷得如同从北极冰原里吹来的寒风一般冰冷的语调，

说道：“还有一男一女为什么没有擒到？”

“海外三煞”慌忙站起，诚惶诚恐地说道：“启禀公主，那少年展白与‘鬼面娇娃’，不在本庄之中，容以后慢慢查访好了！”

金衣凤钗少女，面有不愉之色，还要发作……

白衣银扇儒生接口道：“想他们两个乃是局外之人，现在先不管他们了，还是先……”

金衣凤钗少女，面色一沉，道：“你竟敢帮着外人说话了！”

白衣银扇书生似是极为惧怕这俏丽少女，连忙赔笑道：“师妹，言重了！师兄怎会帮着外人说话？”

金衣凤钗少女连声冷笑，道：“你心里想什么，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白衣银扇书生连声苦笑，只把银扇在掌心连敲，却再也答不出话来……

金衣凤钗少女白了银扇书生一眼，陡然玉掌轻击，“啪！啪！”两声脆响，叱道：“开香堂！”

立刻桌后布幔之中，走出十二个短发垂髻，手捧香炉的白衣童子，鱼贯走至桌前，两旁雁翅排开！

十二个香炉内檀香高烧，烟雾袅袅，立刻弥漫了全室，室中之人，鼻孔中都嗅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

奇事发生了，众人一嗅到这淡淡幽香，清醒的人感到一阵迷惘，眼中所见都是庄严神圣之像，心中所想的只有崇拜与服从，连一点反抗的意念都兴不起了。

而昏迷的人，受伤昏迷与被点中穴道昏迷的人，反而清醒了。

所谓清醒，不过恢复了知觉，视觉，听觉……心中的灵智却一样陷入了迷惘之中。

此时连茹老镖头也清醒（恢复知觉）了过来，张眼一看眼前奇异的景状，不由当场怔住了。

就在众人神思恍惚，心灵迷惘之时，又在布幔后边走出数十蒙面大汉，在这些神秘蒙面大汉往返晃动，搬桌拉椅之间，整座地下密室，又换了一副景象。

只见当中悬挂了一幅长可及丈的条幅，这条幅上非字非画，却是一个芒头赤足的全身人像。

这画中人像，奇古突兀，塌额秃顶，压耳毫毛，鼻孔翻天，方颧阔口，在脑门正中有一条裂缝，仿佛头顶生了一两个肉角一般，其貌有如伏羲，绝不类现代生人。

横额写了八个大字：“开山鼻祖，南海一君！”

像前置了一个高有三尺，大有十围的巨大铜鼎，铜鼎之中不知所燃何香，一线白烟笔直地冲向屋顶，丝毫不倚，有如一道喷泉，被屋顶一阻，又以浓云狂卷之势向四壁倒垂下来。

使整个室中，充满了烟岚瘴气，使人仿佛有置身于洪荒大野，或云外奇峰之感。

铜鼎之前，地下又平放了一块四尺见方的厚木板，木板上刀痕宛然，直戳戳地插着五柄明晃晃的鬼头刀。

这五柄鬼头刀，鲜明铮亮，比一般江湖人物所使用者略短，长不

到三尺。但刀柄上五个铁铸的鬼头，都涂着五颜六色，青绿鬼脸，赤发獠牙，狰狞可怖。

此时白衣银扇书生及金衣凤钗少女已分坐铜鼎两旁，原先慕容府的门客以及“南海门”的属下高手挨肩列坐两边，十二个白衣童子，都站在众人坐位之后，把手中香炉高举过顶，任那袅袅清香与铜鼎的烟岚，混合一起，氤氲如雾，使整座地下暗室突增神秘之感。

暗室中央，有四根撑梁的巨柱，每根巨柱上绑了一人，“摘星手”慕容涵，慕容涵之妻中年贵妇，凌风公子，展婉儿，四根巨柱正好绑了慕容家四个人。

其余的慕容府上忠心食客，雷大叔，以及燕京镖局的镖师，茹老镖头等，则分别反缚双手，散置地上。

这场面，这气氛，有使人透不出气来的恐怖气氛。

这分明是江湖黑道上令人胆裂的“刑堂”气派。

一切布置，均在数十蒙面大汉熟练手法下完成，前后不到顿饭时间，万事均已就绪，金衣凤钗俏丽少女一摆头就在她这顾盼生姿，风情万种之中，透出了令人胆寒的彻骨的杀气。

在她摆头的当儿，那些黑衣蒙面大汉恭施一礼，一齐弯腰退下，又退回布幔之内。

猛然“当”的一声锣响，悚然震鸣，寂然无声之中，这突然的锣声，震得众人心胆皆颤。

只听那金衣凤钗少女，用一种仿佛来自古墓幽魂口中的阴沉声调道：“南海门此次应临中原，为的是消除中原武林败类，重整中原武

林清规，凡是巨恶大奸，以前作过瞒心昧己的罪行之人，都在清除之列！”

众人鸦雀无声，室内空气均为之一窒。

金衣凤钗少女凤目开阖之间，精光慑人，她那一身镶嵌鱼鳞珠片的金衣，在数十支烛光照映之下，更是闪闪放光，她周身都散发着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以致无人敢正眼相视她一眼。

她见众人无人发声，铁手一指“摘星手”道：“慕容涵为当年‘江南七侠’之一，为贪图富贵，暗算杀害结义盟兄‘霹雳剑’展云天，该不该死？”

众人口不由己，同声喊道：“该死！”

“杀！”

被反缚的茹老镖头暗吃一惊，因为他发觉自己口中，竟也喊出一个“杀”字！

他心中并无此念，但口中竟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金衣凤钗少女纤手轻指，说了声：“行刑！”

布幔启处，五个蛮壮如牛的赤膊大汉，猛然冲出，每人在厚木板上拔下一柄明晃晃的鬼头刀，跨步翻身，鬼头刀打闪，只听“嗖！嗖！”连响，刀崩血现，“摘星手”慕容涵，一代枭雄，双臂双腿，一颗头，已经跟躯体分了家。

这正是江湖黑道上“五刀分尸”的酷刑。

那五个蛮牛似的赤膊壮汉，这拔刀杀人的动作，真快如风，众人

还未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五人已把慕容庄主五刀分尸了，抬腿搬起鞋底，各把鬼头刀的血迹在鞋底上擦了擦，同时一甩手，“哆！哆！哆！……”五柄鬼头刀，依然直戳戳地插在木板之上。

五人如旋风似的一转，又退回布幔之中。

慕容涵被杀，慕容涵之妻已经吓昏了过去，凌风公子的狂傲早已丢到乌有之乡去了，此时吓得面色惨白，嘴唇直抖，只有婉儿，那娇小柔弱的姑娘，此时竟杏眼怒睁，破口大骂：“狗贱人！这杀父之仇，就是到了阴曹地府，姑娘也要找你索回这笔血债！”

对婉儿的破口大骂，那金衣凤钗少女竟置若罔闻，依然以冰冷的声调，指着吓得昏死过去的中年贵妇道：“这妇人，助夫为恶，且不安妇道，该不该死？”

她明明是命令式的口吻，却向众人动问。

说也奇怪，众人仍然口不应心地哄然应道：“该死！”

“杀！……”

在这众人哄应声中，隔壁隐隐传来争辩之声。

听一娇媚的女声说道：“我说过是领你来看热闹，不叫你多管闲事！”

接着一粗壮男声说道：“这夫人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能袖手旁观！”

金衣凤钗少女微微一愕，凤目陡睁，回首四顾，似已发觉有人隐身暗窥！

白衣银扇书生也愕然变色，四下而观……

突然“轰隆！”一声大震，砖石乱进，尘灰飞扬，砖壁石墙忽然倒塌下来。

室中人一阵大乱，站坐在墙壁附近的人纷纷起身回避……

就在那倒塌墙壁，砖石四飞之中，猛然窜出一条人影。

那人影一晃，在室中昂然站定，竟是一个长身玉立，丰神俊朗的翩翩美少年。

这少年身穿天蚕丝织成网袍，散发在头顶挽了一个发髻，犹如浑金璞玉，俊美之中现出一团忠厚之气。这俊美少年正是展白。

众人一见是展白出现，不管识与不识，同时为之一震。不过却是感觉不同。

茹老镖头及燕京镖局众镖师，个个面现喜色，心知来了救星。

雷大叔却是满脸惊奇。因为他估不到展白有如此功力，能够把那么厚的砖墙震塌。

凌风公子也是满脸惊奇。不知展白怎会隐身在秘室夹壁之中？

婉儿却是又惊又喜，哀声叫了声：“展哥哥！”

“海外三煞”惊诧地站了起来。白衣银扇书生面色倏变。

那金衣凤钗的俏丽少女，不知怎的，冷酷的脸上竟现出一片艳容，望着展白凤目放光，但已不是慑人的冷光，而是迷人的娇媚之光。

展白能叫四大豪门之女，一见倾心，自有他醉人的仪表，若不然以金衣凤钗少女的冷酷高傲，岂会一见动容？

白衣银扇书生，却是“南海少君”，一见“南海龙女”也就是那金衣凤钗少女，从未现过笑容的脸上，见到展白，脸上竟然现出笑容，

不由心中大妒，暗想：好事怎么全让这小子包了？立即猛叫道：“‘海外三煞’何在？叫你们捉拿的没拿到，却在这里出现了，还不上前给我拿下！”

“海外三煞”倏然变色，白发婆婆“冷艳红”猛地起身一站，厉声吼道：“好小子！姑奶奶找你没找到，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喝声中，身形一掠上前，猛然向展白劈出一掌。

展白挥掌一接，“砰！”的一声大震，劲风四激，暗室中数十只火油大烛摇摇欲熄。

展白稳如岳峙，站在那里纹丝未动，白发婆婆却被震得倒退了三步。

白发婆婆怪目圆睁，满头白发犹如狂震飞蓬，狠狠望着展白，她真不相信，数月之前曾伤在自己掌下的少年，竟能一掌把自己震退。

“佛印法师”在一旁道：“老太婆，小心！这小子不知吃了什么药，掌力忽然增强了！”

“海外三煞”虽然形影不离，常在一起，但平日互相笑谑惯了，正话反说，正说反话，从未规规矩矩地交谈过，“佛印法师”在密松林劫镖吃了展白的亏，这时提醒白发婆婆留神本是好意，而且话也是老实话，但白发婆婆却向相反的方面想去了，她以为“佛印法师”是嘲笑于她，随呶呶一阵干笑道：“贼秃！休长他人志气，看老娘这一掌！”

笑声中，运集了十二成真力，又猛向展白袭来。

展白见白发婆婆这一掌比刚才一掌更加猛烈，他亦聚十成功力，

打出一记“天佛降魔掌”绝学。

两股巨大无比的掌风劲流，猛然相撞，突听天崩地裂一声响，砖石飞扬，尘灰弥空，整座地下室都被震得倒塌了下来。

第四十二章 神龙太子

白发婆婆“冷艳红”被展白一掌震退了五步。

白发婆婆怪目圆睁，满头白发根根直竖，她真不相信这三个月之前伤在自己掌下的少年，掌功内力竟会突然增强。

怪啸一声，把她鬼神皆惊的“搜魂指”功，运至十成，出指如戟，猛戳展白“心俞”重穴。

指风一出，锐风尖啸，声势的确骇人已极。

被绑在柱上的中年贵妇，展婉儿，以及“燕京镖局”的众镖师，担心展白安危，齐声惊呼……

展白脚踩“千幻飘香步”，人影一晃而没，白发婆婆凌厉指功落空，“磁！”的一声微响，三数丈开外的坚硬石壁上竟现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

可见白发婆婆的“搜魂指”实在厉害。

白发婆婆才微微一愕神，正惊奇展白是用什么身法，竟能脱出自己的指力之外？……

忽觉背后一热，似有一股火苗向自己身后烧来。

白发婆婆立感不妙，晃身急躲，但仍然是慢了一步，只感左肩头如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似的，奇痛无比，跟着那股热力向外一震，白发婆婆惨叫一声，斜刺里踉跄十数步出去，“砰”的一声，撞在墙上。

只把白发婆婆撞得头昏眼花，双眼翻白，半天回不过一口气来。

《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的绝学果然威力无边，展白首次施展，

仅只一个照面，就把雄心万丈欲想把中原武林一举征服的“海外三煞”之中，名列第二的白发婆婆打伤。

这还算是白发婆婆武功登峰造极，方能闪过后心致命要害，仅是肩头承接下展白一掌。

如若被展白一掌按在心上，就算白发婆婆内功深厚，也难逃一死。

展白初施“天佛绝学”，一掌把白发婆婆打伤，整座地下室之人，不分敌我，齐声惊呼。

一半是震惊，一半是怀疑，任何人也不相信，展白竟具有如许高强的武功。

但这一掌打伤白发婆婆，却把与白发婆婆伉俪情深的长髯老人“仇如海”仇公公给气翻了天。

只见他把过腹的长髯一抖厉啸怒吼了一声，声如雷震，尤如一个响雷打在了暗室之中，把众人耳鼓震得疼痛如裂……

就在这怒吼如雷声中，长髯老人，一只右掌，真力贯注，竟猛然涨大了数倍，“呼”的一声，以疾风闪电之势，猛向展白面门劈来。

展白见那长髯老人的手掌，竟大如车轮，掌心旋转着整个碗口大的罡风气圈，劲流激湍，声势惊人，前所未见，不由心中一凛……

不要说展白害怕，就室中所有人，均是武林顶尖高手，见了这种空前绝后的掌功，也莫不愕然色变……

展白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掌功，见状不敢硬接，才要施出“千幻飘香步”躲去……

耳中忽然听到一个细如蚊蚋的声音说道：“白哥哥！对敌要有自

信，你不要怕，先接一掌试试，看你的‘天佛绝学’究竟有何进境？……”

展白知是翠翠在暗中提醒自己，雄心立震，不要躲闪，反臂一掌，向那大如车轮的巨掌迎去。

展白施出的这招，是“天佛降魔掌”绝学中的一招“佛光普照”。

只见劲风山涌，随掌而出。

刚猛无伦的掌风，与长髯老人巨灵大掌的罡风劲流一接，只听“轰隆隆！”惊天动地的一声大震。

余力四激，就地卷起一阵狂飙。

满室尘沙飞扬，屋顶砖石坠落如雨。

壁摇柱动，整座地下大厅几乎被二人掌力震塌。

众人尖叫惊呼声，只见展白身上晃了几晃，仍然在原地未动。

那站在一边的“海外二煞”中的另一位，“佛印法师”，却觑出便宜，悄无声息地蹲下身去，猛然“呱！呱！”怪叫两声，双掌猛向展白后心撞来。

“佛印法师”的“蛤蟆功”乃是域外绝学，也是厉害非凡。

他觑定展白连战两大高手，真力损耗过巨之际，抽冷子打出，想一击致命，把展白毁在当场……

婉儿从展白一出现，就全神贯注在展白身上，首先展哥哥连败两大高手，芳心中除了欢喜之外，对她心目中唯一的恋人更是崇拜万分，无奈她被牢牢地绑在厅柱上，虽然有满腹相思，却无法上前对心上人倾诉，正在徘徊不已，突见“佛印法师”偷袭展白，只急得尖声呼道：“展哥哥！小心暗算！”

其实，婉儿不喊叫，展白也发觉身后有人暗袭，他运集真力，蓄势待敌时，发觉自己硬拼了两大高手，内腹真气，不但不见衰竭，反而更是充溢，知道自己内功真力已达收发随心，炉火纯青之境，内心的欣慰真是无可言喻，暗想自己武功有成，名望事业，为父报仇，都可一一达到完满结果，意气飞扬之中，对身后暗袭之人，连看也不看，反臂一掌，直向身后撩去。

掌风劲流，随掌而出，只听“砰！砰！”两声暴响，一声闷哼，在身后偷袭展白的“佛印法师”，竟被展白一掌震飞二丈开外。

“海外三煞”之中，以长髯老人武功最高，白发婆婆次之，“佛印法师”是最弱的一个，想两个比他强的高手，都败在展白手下，他更不是展白的对手了。

他一副胖团团的身躯，被展白一掌震飞两丈开外，“砰”的一声，撞在墙上，只感腹内气翻血涌，双眼金星乱冒，嗓子一咸，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展白连败“海外三煞”，把大厅中众人，不分敌我，一齐震住。

众人大睁着双眼望着展白，再无一人敢上前……

白衣银扇的“神龙太子”，双手抓紧银扇，满脸惊慌之色，却眼珠乱转，看样子惊恐之中，还不知在打什么主意……

“魔鬼岛八妖”更是面色惨白，想不到中原武林，还有这等武功高手……

原先是慕容府的十大高手，现已归附“南海门”的“银箫夺魂”章士朋，“追魂铃”司马敬，“独脚飞魔”李举，却一个个如木塑泥雕

一般，站在那里，想是这大大出乎意料的场面，把他们震住了……

只有“桃花四仙”及那凤钗金衣的“南海龙女”的一个个桃花粉面上，不但不现惊恐之情，反而现出一种喜悦的光辉。

“桃花四仙”原就是烟视媚行，妖艳无伦的四个尤物，不做态尚且风情万种，如今施出狐媚之术，更是眉眼撩人，浅笑轻颦，加上搔首弄姿，真使人有点眼花缭乱……

至于那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南海龙女”，本是一个美人坯子，论美丽不下于柳翠翠，但她素常高傲惯了，而且一向在南海门秉掌大权，发号施令惯了，早把女性天赋的魅力，忘于九霄云外，使人见到她威风杀气的一面，甚至于不敢仰视的地步。

是以展白连伤“南海门”三大顶尖高手，她不但不怒，反而严肃的脸上现出一抹艳丽的笑容，从座位上盈盈起立，走至展白三尺之处，启齿笑道：“你是谁？敢与我‘南海门’作对？”

这话若在旁人嘴中说出，并不算什么，但在颐指气使惯了的“南海龙女”嘴中说出，已是大逾寻常的客气了，何况面对的还是连伤她门下三大高手的敌人。

但展白怎知道这些，见“南海龙女”金衣凤钗，衣着华丽如九天玄女，美得出奇的脸上，虽然浮着笑容，但却隐含慑人的杀气，不由朗然说道：“在下展白，并无心与你‘南海门’作对，但看不惯你等滥杀无辜，是以出面为武林主持一点公道！”

这话本是实话，但展白不善辞令，不会委婉言之，率直道出，显得咄咄逼人。何况面对着是势力庞大，想称霸武林的一大门派的代表

人呢！

“南海龙女”对展白虽然暗生情愫，但被展白这几句话说得不由怒气陡生，冷笑道：“好大的口气！不知就凭阁下你一人，还是另有人在后台撑腰，才敢如此大言不惭？”

展白也被“南海龙女”这几句激怒，因为他并不知道“南海龙女”在“南海门”中的地位，以为她也不过是一个廿岁不到的少女，竟敢如此鄙视人？不由怒道：“展白独来独往，一人做事一人当，只凭手中一支无情碧剑，心中满腔热血，打尽天下不平！”

“南海龙女”见展白豪气干云，双眉一挑道：“这样说来，你是与我们‘南海门’作对定了？”

展白见这金衣凤钗少女满脸瞧不起他的神色，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却一言不发，大踏步地走到绑人的柱前，为中年贵妇——也就是慕容涵的夫人松绑……

“南海龙女”从未见过如此狂傲的青年，胆敢在她面前如此放肆，竟连理也不屑理她，即去解放犯人，当即怒叱一声道：“且住！”

叱声中，人也闪电似地欺至展白面前，面孔一沉，又叱道：“你要做什么？”

“救人！”

展白嘴中如此说着，却连头也未抬，仍然去为慕容夫人松绑……

“南海龙女”怒极，才要出手阻止……“桃花四仙”中的二姐“芙蓉妃子”水玉娇柳腰一摆，起莲花步，飘前两尺，娇声说道：“宫主！您是千金之体，拿这么一个小子，何用您亲自出手，让我们四姐妹把

他拿下！”

说罢向另外“桃花三仙”施了个眼色。

另外“桃花三仙”一起脸现媚笑，各自柳腰款摆，飘然落在展白四方，俨然采取包围态势。

“南海龙女”也因顾虑自己身份，见“桃花四仙”一出面，立即一点头，又倏然退回到座位上去。

因为她心里有数，若仅凭武功内力，“桃花四仙”尚不如“海外三煞”，当然更不是展白的对手，但“桃花四仙”诡计多端，且满身迷药，以及其狐魅的力量，对待一个初出道的少年展白，稳有制胜把握，所以，她又坐回了原处，只等“桃花四仙”拿住了展白再说……

展白却不管那些，解开了慕容夫人的绑绳，又去为婉儿解绑……

展白双手刚摸到拴住婉儿的绳子，忽然耳边响起一声细若柔丝的冷哼……

这声冷哼醋味极重，展白知系隐身墙后的翠翠所发，但仍不顾一切地去为婉儿松绑……

慕容夫人活动了一下被拴得麻木的手脚，先向展白道谢了一声，立即眼含痛泪，匍匐在地一边收拾“摘星手”慕容涵——丈夫的尸身，一边喃喃祈祷，似是为她那惨死的丈夫招魂……

这些事情，本是同时的事，因此那声传自壁间的冷哼，也未引起在场的人注意……

“桃花四仙”见展白解开慕容夫人的绑绳，又去解婉儿，随媚笑道：“小兄弟！你自顾不暇，还去管别人？”

说罢，见展白不答，仍自松绑救人，“桃花四仙”的大姐“香云妃子”花玉妍，首先向展白遥遥拍出一掌。

掌风柔软无力，却有一股充鼻的浓郁馨香。

展白漫不经心地挥掌迎去……

只听细如蚊蚋的声音在展白耳边响起：“傻小子！接不得！还不赶快闭住呼吸！”

展白闻声一惊，立即闭住呼吸，但仍然嗅到少许香味，立感一阵头昏眼花。

另外的“桃花三仙”，见大姐已发动攻击，也同时向展白拍出一掌。

三只粉白手掌过处，香风弥漫，同时罩向展白。

同时，八只白手掌，一阵挥舞，一股更加浓郁的香风，又向展白罩去。

好在展白已闭住呼吸，不惧香风迷雾，见八只手掌一齐攻到，不躲不闪，“天佛降魔掌”第二招又已施出，强大掌风劲流，分四方向“桃花四仙”卷去。

无奈“桃花四仙”身躯灵活，轻若无骨，见一击无功，展白强劲掌风又到，立即又纷纷闪过。

她四人不和展白强劲掌力硬打，一沾即退，但香风迷雾却不断向展白拍来。

在她们四人认为，就算展白武功高强，闭住呼吸，也不能闭得太久。

迷香拍出香气，只要展白闭不住气时，略一呼吸，即可昏倒。

谁知展白所习《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正宗心法，大逾寻常，吐纳运气，不需呼吸，只闭住一口真气，在内腑流转，即可生生不息，内功真力便可用之不完取之不竭。

是以“桃花四仙”与展白连打了十数个照面，展白仍未被浓香迷倒。

“桃花四仙”暗暗奇怪，一边动着手一边暗自思忖，莫非这少年练会金刚不坏之身，竟会不怕海南特产的“迷魂香雾”？

但她四人却激起了好强之心，只见大姐“香云妃子”花玉妍在娇躯急闪，躲过展白一股强大掌风之后，樱口一启，媚声唱道：“云想衣裳花想容。”

接着双臂一展，娇躯在半空中巧妙的一翻，竟把一袭薄如蝉翼的外衣脱落。

立刻露出一副滑腻如蛇的玉体。

只见粉臂丰臀，曲线毕露，向着展白酥胸一挺，真是风情万种，撩人欲醉。

二姐“芙蓉妃子”水玉娇，见大姐已施出“罗刹迷魂大阵”的招数，当即娇躯一转，也接口唱道：“春风拂槛露华浓。”

娇唱声中，也把身上的罗衣甩脱出老远，粉腿玉臂，一齐展现了出来。

三姐“霜华妃子”也接着唱道：“若非群玉山头见。”

歌唱声中，娇躯一转，罗衣尽褪，正好露给展白一个肥大丰满的

屁股。

四姐“潇湘妃子”苗玉媚唱道：“会向瑶台月下逢。”

她却是面向着展白，衣扣，解开，衣襦半解，娇躯如灵蛇般扭动一两下，胸前双乳，如新剥鸡头肉，雪白的乳峰上顶着两颗尖尖红粒，向展白颤了几颤。

正好展白一掌打向潇湘妃子的前胸，潇湘妃子不但不躲反而一挺酥胸迎了上来，吓得展白赶紧缩手收招。

展白目瞪口呆，虽然近来他连经恶战，大场面见了不少，可也从没有这次陷身脂粉阵中，使得他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

“桃花四仙”歌唱声中一个个脱掉身上罗衣，粉臂玉腿，丰乳肥臀，把玉体一齐展现了出来，竟不再拍出迷香，只摆腿扭臀，围着展白大跳其舞起来。

可是，那阵阵的浓香，却随着四副娇躯的裸体，更加浓郁。

整座大厅中却弥漫了这种浓郁的异香，加上春光满眼，除了“南海少君”“南海龙女”以及少数定力强的高手以外，大厅之人均已昏迷欲醉，沉入了欲仙欲死的温柔之乡。

看来一个个是浑身无力，任人宰割了……

就连慕容夫人，婉儿等女性，也都嗅到了浓香，沉入半昏半醒的状态之中……

真想不到一曲“清平乐”，四个裸体少女，竟有这般迷人的魅力。

展白却只是除了感到事出意料，略显惊愕之外，丝毫未被迷到。常言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展白经过了“天仙魔

女”“姹女迷魂大法”的试炼，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迷惑得了展白？

但展白天性忠厚，见四个少女都脱光了衣服，面对着自己歌唱舞蹈，不再出手攻击，竟也不思出手攻击，立即住手不攻，只呆望着四副光滑的裸体出神发愣，竟不知如何是好。

忽听那细如蚊蚋的声音，在他耳边笑骂道：“呆子！你发什么傻？这是‘桃花四仙’最厉害的‘罗刹迷魂大阵’，你如再不破阵，可就要吃亏了！”

展白机伶伶打了个冷战，知系翠翠在暗中提醒自己，定了定心神，尽量使自己神智清醒，双掌蓄满真力，平置胸前，对四女怒叱道：“小爷乃顶天立地奇男子！休要在小爷面前施展鬼魅伎俩，如若再不退去，可别说小爷……要……不客气了！……”

展白只顾了对四女发威，可就忘了他应该闭住气不能呼吸，这一开口说话，吸了两口气进到腹内，立感头昏眼花，陶然欲醉，虽勉强把话说完，到最后可有点语不成声了。

展白已渐昏迷，但一点灵智未泯，迷糊中见是戴了鬼面具的柳翠翠，现身相救。

只听“南海龙女”怒叱道：“大胆贱婢！你背叛师门，仍敢在本宫主面前露面，还不给我束手就缚，难道还要等本宫主下令拿人吗？”

柳翠翠盈盈向南海龙女施了一礼道：“翠翠拜见宫主！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从今以后翠翠脱离‘南海门’……”

展白听至此处，虽在昏迷中仍暗暗吃惊，想不到翠翠竟是南海门下……

突听“南海龙女”叱道：“住口！你吃了豹胆疯了心，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我问你！你可知道‘南海门’处罚叛徒的刑罚？”

翠翠打了一冷战，但想到自己跟白哥哥已经有了夫妻之实，白哥哥与南海门誓同水火，今日之事如不跟南海门做个了断，日后自己便无法与白哥哥常相厮守，于是仗胆说道：“人各有志，岂能勉强！翠翠已决心脱离南海门，宫主看在往日翠翠情逾姐妹的份上，就放过翠翠吧！”

“南海龙女”嘿嘿冷笑道：“情逾姐妹？你别在自己脸上贴金了！想你本是我的一个婢女，我对你好了一点，你竟大胆放肆，先偷了我的鬼面具，不辞而别！如今又胆敢背叛师门，还敢在我面前巧辩……”

翠翠见“南海龙女”绝情若此，也不由态度转硬，抗声道：“我为什么是你的婢女？不过我爹爹寄住在你家。我才好心服侍于你！那是为了报答我爹爹居住之恩，你便真的拿我当奴才看待了吗？那真算你瞎了眼！至于那鬼面具，乃是师父之物，师父死后，并没有明言传你一人，当然你可以用，我也可以用……”

这番话只把“南海龙女”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凤目圆睁，怒叱道：“反了！反了！你竟敢顶撞起我来了！我若不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也不配主持‘南海门’了！”

接着听到掌风破空，惊天动地，想是“南海龙女”已与柳翠翠大打出手。

旁边还交杂着“南海少君”的劝解声，但展白已渐渐昏迷过去，那掌指破空之声，虽然猛烈非常，但他已经渐渐不能听到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展白突感脸上一凉，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猛然清醒过来。

睁眼一看，他已置身于另外一个房中，围着他站了一大屋子的人。

这房子锦绣帐，看来有点眼熟。仔细一打量，才知是自己松林伤病，被慕容夫人首次救回豹突山庄，所卧过的房间，正是“凌风公子”的寝室。

但此次情形显见与上次大不相同。

上一次他伤病之身，默默无闻，冷冷清清地卧在床上，还险些被凌风公子丢出房外。

这次很多人围在他的床前，俱是满脸关切之色，好像他已成为众人关切的中心，大家都在期望着他醒转来。

尤其慕容夫人与婉儿，一个坐在床沿，一个半伏在床前，关切地望着展白，眼内竟闪动着泪光。

柳翠翠正拿一只杯子，显见她是用杯中冷水，使展白清醒了过来。

茹老镖头及众镖师，一齐围在展白床前，茹老镖头焦急地直搓手，众镖师俱是满脸期望神色，直等翠翠一口冷水喷在展白脸上，展白清醒过来，才一个个面现喜色。

那冷傲的“凌风公子”却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

展白抡目四顾，猛然爬起，脱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南海门’的人呢，难道都跑了吗？”

茹老镖头趋前一步，说道：“贤弟，醒转了！先运气看看，内腑

有没有受伤，以后的事情慢慢再说！”

柳翠翠把茶杯放在一边，道：“不妨事的！‘桃花四仙’的‘迷魂香雾’，只能使人昏迷，并不能使人受伤。白哥哥醒来也就好了……”

婉儿眼中仍带着泪光，喜极而呼道：“展哥哥！你好啦！……”

慕容夫人不住地用衣袖擦眼，又悲又喜地说道：“展小侠！多谢你救了我，但我的丈夫……”

说到此事，已呜咽不能成声。

“凌风公子”嘴唇动了动，想说话却未说出口来……

展白略一运气，见内腑真气畅行无阻，知道翠翠所言不假，翻身跳下床来，抓住翠翠的手，略显激动地问道：“翠翠！我要你讲真话！你真是‘南海门’下？”

翠翠眉眼盈盈，沉默地点了点头。

这算是默认了。

展白双眉一耸，愤形于色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翠翠低喟了一声，挣脱展白握住的玉手，缓缓走至桌前坐下，默然不语……

展白天性嫉恶如仇，眼见“南海门”种种暴虐，又见“桃花四仙”的淫荡，知其绝非善类早已义愤填膺，见翠翠竟默认与“南海门”是一党，想起自己与翠翠发生超友谊的关系，虽无夫妻之名已有夫妻之实，不由又急又怒，冷哼了一声，道：“你好！，竟敢欺骗于我！”

茹老镖头上前劝道：“展贤弟！先不要着急，柳姑娘舍命相救于你，可见已有弃暗向善之心……”

但展白正在气头上，不管茹老镖头的劝解，怒声说道：“不管怎么说，当初她不对我说明，就是欺骗！”

展白此言一出，翠翠只感一阵痛心，竟“嚶！”然一声，哭着飞身掠向门外……

茹老镖头急从后边追出室外，但翠翠身法何等快速，等茹老镖头追出室外时，早已失去了翠翠的踪迹。

茹老镖头连叫数声“柳姑娘！”不见回应，知其去远，颓然返回房中，对展白道：“展贤弟！不是老哥哥说你，实在是你的脾气太急了，柳姑娘虽然出身‘南海门’，但几次救你，不惜与‘南海门’正面为敌，可见她已有脱离南海门的决心，常言道‘君子不阻人向善’，你这样当众给他难堪，岂不是‘促人为恶’了吗？……”

其实，展白对柳翠翠发火，不仅是为了发现翠翠出身“南海门”的一件事，而是数月相处，种种不如意累积在心中的怒火，一旦发作罢了。

展白与翠翠的结识，是由于翠翠相救，展白那时对她只是感激，并没有爱。之后，翠翠行踪鬼秘，曾引起展白的疑惧，而想偷偷离开她，当发现身上贵重之物，无情碧剑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已被翠翠取去时，才想找翠翠追讨失物，二人在河边力战金府双铁卫时相遇，无心中在小船上跌倒，肌肤相接，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可以说完全是事情的巧合与临时的冲动，其中并无深厚的感情做基础。

展白只是觉得人家一个女儿清白之身，献给了自己，自己便有推拖不掉的责任，一定要娶她为妻，做为自己终身的伴侣。这是展白通

达人情的地方，也可说是展白伟大的地方。

但翠翠却是真心爱着展白的。青春少女，情窦初开，多半是如此，热情如火，一见钟情，一眼看见意中人，便以身相许，碰到展白算是幸运，如果遇人不淑，碰到的是一个花花公子，那就只有自怨红颜薄命，徒叹“痴心女子负心汉”了！

翠翠爱展白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亡魂谷”中为展白疗伤，三个月之中，裸体相偎，施展“纯阴疗阳”，如鸡孵卵，救活了展白，又以赤裸袒裻之身，施展“姹女迷魂大法”，帮助展白练会了《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隐秘的三种绝世武功，可以说，展白能有今天的成就，多半是翠翠所赐。

翠翠与展白一句戏言，“叫展白一切听她的！”她不该认真，在离开山谷，一路之上，处处干涉展白的行动，并以那句戏言要挟，引起展白内心的不满。

加上，她时时戴上那副狰狞的鬼面具，使展白时时感到不快。

展白的发怒是来自一时，翠翠却觉得委屈难忍，故而一走了之。

茹老镖头不知一对小情侣的内心隐秘，只责展白太过份了，展白却气哼哼地，兀自怒气未熄。

因为他觉得翠翠不能欺骗他，他心目中是翠翠的丈夫，丈夫岂可受妻子的欺骗？

慕容夫人也在屋中对展白道：“那柳姑娘的为人的确很好，而且武功高强，如不是柳姑娘能抵住‘南海门’中的人，恐怕众人都要死在‘南海门’毒辣少女之手。”

婉儿却在一边插口道：“如果不是那叫做什么‘南海少君’的白衣书生，与‘南海龙女’起了冲突，恐怕柳翠翠也是无法应付……”

慕容夫人瞪了婉儿一眼，道：“婉儿！就是你嘴强！你还不是被人擒住，多亏柳姑娘才救了你……”

婉儿颇不服气的说道：“女儿若不是受了‘桃花四仙’的暗算，也不会轻易被人擒住……”

茹老镖头见母女二人要吵起来，忙用话题岔开，道：“算了！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南海门’称霸中原，妄杀无辜，如不设法消弥，长此以往，恐怕中原武林将要变成尸山血海，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沦入杀劫？”

此时，人影一闪，乱发蓬蓬的“雷大叔”忽然闪了进来，先向慕容夫人回道：“启禀夫人，背节投靠‘南海门’的门客都已肃清，余下的忠贞之士，都齐集在院中，尚有一百余人，静候夫人发落。”

慕容夫人不愧为名门贵妇，虽然遭到巨大变故，又是在文君新寡的悲痛之中，仍能从容镇静处理善后，先向雷大叔道了谢，即刻至房外与门下食客见面，并重新分派门客在庄上的职使……

雷大叔借此机会亦与茹老镖头见了，又在床前问候展白，展白此时见了雷大叔，如见亲人，即把自己的出身，以及父亲的血仇一一说出。

雷大叔不免唏嘘一番，但最后告诫展白道：“贤侄的父仇固然重要，但现在慕容庄主已死，所谓‘人死不记仇’，贤侄与慕容庄主的这一段血仇，可从此一笔勾销，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联合中原武林，

以对抗‘南海门’，这才是当务之急，不知贤侄以为如何？”

雷大叔说罢，双目如电，望着展白，见展白默然点头，知道这位至交好友的后人，还不失为恢宏大度，心中甚慰，随一回手，把婉儿与凌风公子一手抓住一个，拉到展白面前道：“这是慕容庄主的儿女，上一代的冤仇，让它随着死者死去吧！但愿你们下一代的生者，能化敌为友，多多亲近亲近！”

婉儿含情脉脉，因为她芳心中早已爱上了展哥哥，还想不到二人的父亲竟有着一段仇恨，如今听雷大叔为他们化解，当然是求之不得……

那凌风公子高傲惯了，此时，反而有点忸怩不安。

雷大叔又道：“展贤侄！怎样？想我那盟兄‘霹雳剑’展云天，乃是宽宏大量之人，你是盟兄之子，也不会太小气量窄吧？”

展白毅然向婉儿及凌风公子伸出手来。

雷大叔又转头对凌风公子道：“贤世侄！看你的了？”

凌风公子脸一红，也伸出手来与展白握在一起，并道：“展兄都能放过了，小侄还有什么话说。”

婉儿早已喜极而泣，握住展白的另一只手紧紧不放，若不是屋中人多，恐怕她早已投进展哥哥的怀抱了。

茹老镖头及众镖师，见雷大叔三言两语，把两家血仇解开，化干戈为玉帛，纷纷上前致贺。

雷大叔更是开心地仰天大笑起来。

但雷大叔笑着笑着，忽然双目垂泪，又呜呜哭了。看样子竟是很

伤心。

雷大叔这突然的转变，使众人均自一愕。

此时，慕容夫人安抚了忠心的门客，又回进房中来，在室外就听到雷大叔如雷的笑声，但进到屋中见雷大叔呜呜痛哭，不由诧异地问道：“雷兄弟！有人戏言，管你叫雷疯子，莫非当真疯了？为什么那么大年纪了，还又哭又笑的？……”

雷大叔抬起泪脸，随把展白之父与慕容庄主的一段恩怨对慕容夫人说了，最后道：“嫂子！你待我如亲弟，兄弟与展贤侄之父却是刎颈之交，为你们两家把血仇化解了，我焉能不笑？可是，我却未能为死去的云天兄报仇，又焉能不哭？”

雷大叔这一说，慕容夫人突然抱住展白，放声悲哭起来。

这一来，把雷大叔也闹傻了，极力把慕容夫人劝住，道：“嫂子刚才你说兄弟是疯子，莫非你现在也疯了，为什么也哭起来？”

慕容夫人忍住悲声道：“我从不知道那天杀的做出这等事来。展小侠还是我展家的侄子呢！”

原来慕容夫人娘家姓展，正是“霹雳剑”展云天的一个亲叔伯堂妹，算起来两家还是姑表之亲。

这一来，两家又近了一层，慕容夫人自不免拉住展白的手絮话起家常来……

此时，茹老镖头感慨言道：“江湖上恩怨情仇，实在莫测，有时亲者有仇，有时仇者成亲……”

突然，茹老镖头想起一事，向慕容夫人道：“前天晚上，我闯进

府中，误至一座花园，花园楼房中似乎囚住一个内眷，不知她是府中的何人？为什么又被囚在花园……”

茹老镖头话未说完，婉儿已尖叫起来，道：“哎呀！那是我姐姐！”

慕容夫人也急道：“是红儿！也是被那天杀的死鬼关起来的！若不是茹老镖头提起，一时之间我还忘了，快！我们快去把她放出来！不知那孩子受了多少苦？……”

说罢，当先向门外走去。

婉儿，展白，雷大叔，茹老镖头等人，随后跟了出来，几人身法都快得出奇，转眼来至花园，只见一座古色古香的楼房，楼门深锁，花叶掩映。

那面色苍白的慕容红，正将脸贴在冰冷的铁栏上低吟着念了千百遍的“长相思”的古诗。

只听她幽幽念道：“长相思，拼心肝。

络纬秋啼金井栏。

忆君迢迢隔青天。

天长路远魂飞苦

……”

母女连心，慕容夫人一见女儿这般惨状，不由哭叫了一声：“红儿！妈来救你……”

展白已飞身掠至门前，单掌一挥，“锵啷！”一声，把一只特大的铁锁劈碎，打开了楼门。

慕容红几疑身在梦中，两只失神的大眼睛怔望了展白好大一会，

才猛然扑进展白怀中，竟嚶嚶啜泣起来。

众人见她长散发乱，瘦如黄花，伏在展白怀中双肩不住地抽搐悲哭，不少人落下同情的眼泪。

觉得“摘星手”慕容涵，对自己亲生女儿，尚且如此虐待，莫不觉其死有余辜。

慕容夫人见女儿不投奔自己，反而投进展白怀中，也觉得自己太懦弱了，当初未跟丈夫力争，以致使女儿受这非人的痛苦，但女儿究竟是云英未嫁，老在一个大男人的怀中哭泣，也不雅观，便极力把女儿拉开，道：“孩子！都是妈不好，才使你被爹爹关这样久……”

慕容红又反身投进母亲的怀中，悲哭起来。她实在是受得痛苦太多了……

经众人百般劝解，慕容红才渐渐收住悲声，由慕容夫人及婉儿搀着，回至前厅，慕容夫人命婉儿陪伴姐姐去沐浴更衣，却又叫雷大叔在一边窃窃思议了许久。

雷大叔满口应承，直拍胸脯，之后即对展白说了。

原来慕容夫人是拜托雷大叔，替女儿做媒，给展白说亲的。因为慕容夫人早知女儿心事，又见扑进展白怀中一哭，觉得女儿已是非展白莫嫁，故此方找雷大叔成全。

经雷大叔一说，展白觉得实在是无可推托，先有一段当众裸体相就的事端，又有这次怀中悲哭的事情，同时觉得慕容红情有独钟，自己也不忍心拒绝一个痴心少女的爱，加之，刚与柳翠翠闹翻，心中仍在赌气，当然雷大叔的面子，他也不好驳回，因此，便点头答应了。

没想到展白此举，却伤了另一个少女的心。

那便是展婉儿。

展婉儿陪着姐姐沐浴更衣，到前厅得知这个喜讯，姐姐已成了她心目中唯一的情郎的未婚妻。

婉儿芳心寸断，悄悄出走了。

她既不能与姐姐争，又不忍见这断肠的喜事，就算殉情一死在家，也徒给母亲添烦，想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

待慕容府为庄主办完了丧事，展白与慕容红的喜事接踵而至，忙得一团糟的时候，发现婉儿失踪，众人都猜不透婉儿因何出走？

只有展白心中明白。

那痴情的少女，是为他离家出走的。

婉儿曾有数次舍生忘死地救他，婉儿仅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娇憨少女，毫无江湖经验，独自一人浪迹江湖，的确使人担忧。展白乃是一血性男儿，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安下心来度自己的花月良宵，新婚蜜月？

因此，展白跟慕容红商量，婚期后延，又禀明了慕容夫人与雷大叔，决定出外去找婉儿。

茹老镖头要继续寻找失镖，因为“南海门”在豹突山庄撤走时，把贵重物品及镖车镖银都带走了，雷大叔不放心展白与慕容红远行，因此，四人联袂离家。

四人在马厩中挑选了四匹健马，四人四骑，出了豹突山庄，但天下之大，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人，何异大海捞针，实非容易。

据展白判断，婉儿别处路径不熟，只去过南京一趟，而且南京附近，岩山十二洞一带，有一处鲜为人知的秘境，叫做“亡魂谷”，婉儿曾随着“神猴”铁凌学艺时去过，说不定是跑到“亡魂谷”藏起来了，雷大叔一听有理，加之茹老镖头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只有到处查访，走到哪里算哪里，因此，四人直奔南京而来。

四人由济南奔南京，须经过苏、鲁两省边境，一路上已随处可发现有“南海门”标帜之人。

而且，江湖上又有新流行的四句歌谣。

街头巷尾，连小儿都会唱了。

那四句歌谣，是这样的：“安乐公子不风流。

祥麟公子不热肠，

飘零端方有了主，

南海神龙独为尊！”

显见这四句歌谣，是针对从前武林四公子得势时，那四句“安乐风流，祥麟热肠，飘零端方，凌风无情”而发的。

不过，尚未把“凌风公子”算在其内。

但由此也可见当前武林中，四大豪门已然式微，代之而起，称雄武林的已经是“南海门”的“神龙太子”。

只看那“南海神龙独为尊”一句，便知梗概了。

这一日，四人四骑贪赶路程，天已黄昏，仍未走近一个市镇。

四人在旷野中，正在催马紧走，突然见远处山上升起一片火光。

暮色苍芒，那火光在半山腰里燃烧起来，显得分外刺眼。

火势燃烧极快，亮光一闪，火势腾空而起，加之有一点晚风，风助火势，火仗风威，想必那山上树木又多，倏时间蔓延了大半个山头，远远望去，竟如一条火龙盘伏在山腰里一般。

展白略一审度方向，突然在马上惊叫道：“不好！那火烧的地方，是先父两位故友隐居之处，不知怎会起这样大火？”

雷大叔勒住坐马，问道：“你父亲故交，我多半认识，在那山上隐居的不知是哪两位高人？”

展白道：“活死人，死活人！”

雷大叔一愣，道：“好怪的名字，从未听说过！”

展白道：“那是他俩的化名。”

接着把二人衣着形状，武功路数，逐一形容给雷大叔听。

雷大叔一拍大腿道：“太白双逸！那一定是他们兄弟二人了，因为‘太极两仪离魂掌’别人不会，天下武林，只有他兄弟二人会此绝学。走！咱们瞧瞧去！”

说罢，当先策马，向那着火的山峰上跑去。

展白、慕容红、茹老镖头随后策马跟上。

四人四骑，风驰电掣，登山越岭，转眼来至近处，只见熊熊火光中，正有十数壮汉，围着两条白色人影厮杀。

火光照映之中，展白老远看见，在十数壮汉围困中，以两双肉掌，奋命苦战的正是“死活人”与“活死人”。

另有一青衣少年，也与太白双逸协力作战，展白认出那青衣少年正是祥麟公子，心中不由暗暗纳罕：祥麟公子怎会到了此地？

又怎会跟太白双逸合力拒敌？

那“死人居”的奇形小楼，却已陷于烟屑火海之中……

展白马上大叫道：“老前辈勿慌！我来助你……”

喝罢飞身掠入战圈，双掌翻飞，“砰！砰！”接连震退二人……

雷大叔哈哈大笑道：“太白双逸！你们弟兄一藏十几年，跟老夫避不见面，如今让人家烧了兔子窝啦，可藏不住了吧？……”

喝笑声中，雷大叔飞身一掠，如一只大鹰般，从马上直向激斗场中掠去。

第四十三章 霸业宏图

忽听一声豪笑，激斗场中人影一分，闪出一人，戟指雷大叔厉叱道：“雷疯子，想不到‘豹突山庄’未能让你刀下亡魂？今夜在此相见，恐怕你再也难逃活命！”

雷大叔厉目如电，一打量来人，正是独臂秃顶，面目阴森的“追魂铃”司马敬。

雷大叔忍不住仰天大笑道：“我说是谁，在荒山野郊，做这杀人放火的强盗勾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司马仁兄！”

“追魂铃”司马敬见雷大叔调侃于他，怪目圆睁，暴怒叱道：“雷疯子！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二太爷追魂铃下，管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喝罢，追魂铃一摆，铃声震耳，猛然向雷大叔面门罩来。

只见三个斗大的连环黄色光圈，挟着沁骨寒气，锐风狂啸砸向雷大叔，可见“追魂铃”司马敬，第一招便施出了拼命的招式。

雷大叔昂然而立，嘴角一撇，冷然道：“就凭你这江湖郎中卖野药的玩意，还不见得伤了你家雷大爷。”

嘴中说着话，手下可未闲着，见追魂铃以迅雷之势，将砸及面门，倏然脚下一滑，脱出圈外，趁势推出一一掌，直捣司马敬左臂。

雷大叔的“天佛掌”亦是练自《锁骨销魂天佛秘笈》，虽没有展白经过柳翠翠“姹女迷魂大法”的异练，那样威不可挡，但施展出来，劲风锐啸，威力也是大的惊人。

“追魂铃”司马敬吃亏在缺少一只左臂，武功再好，总是左面门户缺少防卫，攻向雷大叔的一招，用力过猛，被雷大叔倏然躲过，加

上雷大叔出手的招式，完全是以攻止攻，在躲闪的同时，一掌已迫近司马敬的左臂。

雷大叔那一掌力猛势疾，快逾闪电，待司马敬发觉自己一招落空，雷大叔的掌风已将按实在他的身上，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还算司马敬武功不弱，在万难躲闪之际，身形一侧，躲过左胸要害，以左肩硬挨了雷大叔一掌。

“砰”的一声大震，司马敬被雷大叔一掌震出八尺，左肩如受铁锤，痛疼如折。

这一掌打得司马敬呲牙裂嘴，腹内气血翻涌赶紧运气调息……

雷大叔哈哈大笑道：“那一夜，在‘豹突山庄’你向雷大爷找麻烦，雷大爷看在是自己人份上没有伤你，现在你这匹夫倒是真的吃里扒外了，危难中弃友降敌，雷大爷手下不再留情，让你尝尝‘天佛掌’的真正味道！”

说罢，身形电射而起，半空中一招“佛祖降座”，单掌破风，猛向司马敬前心“三阳”重穴按下。

雷大叔恨透了这变节投敌的无耻败类，虽然司马敬已受伤，这一掌仍然用了八成劲，成心要老鬼的死命。

司马敬大意轻敌，一照面便挨了一掌，受伤不轻，正在运气调息，见雷大叔第二掌又到，且威力更强。接不敢接，躲无法躲，只吓得面色惨白，几至失声惊呼……

突然，一条人影斜刺里飞掠而至，半空中硬接了雷大叔一掌。

“砰！”

一声巨震，雷大叔身形晃了两晃，暗惊来人掌力不弱。

但来人已被雷大叔掌力震得临空连翻了三个筋斗，才势尽落地，面色一红一白，显然也吃了暗亏。

来人翻身落地，正是独脚飞魔李举。

“独脚飞魔”李举吐了一口大气，才向雷大叔叫道：“雷疯子！你少卖狂，侥幸赢了一招半式的，便敢大言不惭，你也接大爷两招试试。”

说罢，“金豹露爪”“卸关点元”“分猿裂虎”，闪电般地连环攻出三大杀招。

“独脚飞魔”李举，以身法快，招式奇见长，这一上来便拼命的打法，只见掌指满天，嘶嘶破风，雷大叔骤然之间，竟被一路猛攻，接连退后了三五丈出去。

此时，茹老镖头与慕容红，已经各接住一个敌人杀在一起，展白接连打退四五名劲装大汉，蓦见雷大叔势危飞身掠来相助。

雷大叔大叫道：“贤侄！且住！这独脚怪物，大叔一人还应付得了！”

说罢，大吼一声，接连二招，扳回劣势，立刻还以颜色，也接连向“独脚飞魔”攻出四五招。

这一来，又把独脚飞魔逼退了五丈开外。

“追魂铃”司马敬已借机会，在一边调息复原，见展白神勇。同来的南海门高手，均不是展白的对手，在“豹突山庄”展白一掌三煞，司马敬曾亲眼目睹，见展白一露面，便知今夜绝讨不了好，立即屈小

指放进口中，吹了一声尖哨。

哨音尖锐刺耳。

“独脚飞魔”李举，猛然虚晃一招，退出圈外，道：“雷疯子！暂留你多活两天，这笔账过两天要加倍讨还！”

说罢，飞身向深山林密之处窜去。

接着，“追魂铃”司马敬，以及十数劲装大汉，纷纷窜走……

原来那哨音，是贼人撤退的信号。

展白才要去追，雷大叔作手势把展白拦住，却向“塞外双残”大声道：“姓雷的随时候教！”

“塞外双残”却再不答言，与那些南海门的劲装大汉，霎时之间，去得失了踪迹。

“太白双逸”走上前来，先向众人谢过相助之恩，然后对雷大叔道：“雷兄，十数年未见，丰采依旧……”

雷大叔扒了扒自己满头乱发，哈哈笑道：“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成心呕我？看我这一身，哪一点丰采依旧？”

大逸道：“我不是指外表说的，光看外表，如果不是小恩公——”

说着一指展白，又接着说道：“上次来时提起雷兄，这次‘塞外双残’又一直叫你雷疯子，恐怕我弟兄还不认识你哩，我是说雷兄的豪情不减当年！”

雷大叔道：“过去的事别提了，先说说你二人隐遁世外，怎么跟‘塞外双残’结了梁子？竟被找上门来生事？那些壮汉又是什么路数？”

二逸道：“说来话长，来，雷兄，我先给你引见一位朋友！”

说罢一指身后一个貌相非常俊秀的青年道：“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祥麟公子！”

又对祥麟公子一指雷大叔道：“这位是十数年前，名满大江南北的‘天佛掌’雷震远！”

祥麟公子赶紧一抱拳，道：“久仰！久仰！”

雷大叔双目一睁，眼放奇光，哈哈大笑道：“目前江湖盛传‘祥麟公子不热肠’就是阁下了！”

说得祥麟公子脸一红。

展白见祥麟公子，一袭青衫，衣饰没有以前华贵，神态也没有以前潇洒，眉目之间，暗泛无限隐忧，想起过去祥麟公子的风流倜傥，不知如何落到眼前光景？虽然与他的父亲有着血海深仇，但总算与他有数面之识，也上前见了，并问道：“贵公子不在南京金府，来这‘死人居’有何贵干？”

祥麟公子满脸羞惭之色，黯然低下头去……

“太白双逸”的大逸——也就是“活死人”道：“想不到你们二位早认识……”

说到此处，回头望了望“死人居”已悉烧毁，烈火兀自未熄，向雷大叔摇头苦笑道：“多年未见，想不到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了……”

雷大叔双眉一耸，道：“不要客气了！快说出事实的经过吧！”

几个人就站在火场附近，由“太白双逸”说出一番话来。

雷大叔等人听了不由暗暗咋舌。

原来，“活死人”为了不放心展白独自一人至南京金府为父报仇，等展白走后，先把弟弟“死活人”救醒，二人又把婉儿放走，因为“死活人”是受了《锁骨锁魂天佛秘笈》之中美女画像的迷惑，才迷失本性做出侵犯婉儿的行为，故也未加深责，二人联袂至“岩山十二洞”寻找展白，可是，二人到了岩山十二洞，并没有找到展白，又至城内祥麟公子府内，暗探了几次，也没有发现展白踪迹，却与金府高手，连起了数次大战，弟兄二人险些吃了大亏，但更不放心展白的安危，二人误以为展白失手被金府擒获，更担心被金府杀害了，无奈二人人单势孤，不是金府众高手的对手，又舍不下遽然离开，故此，便住在南京一家客栈内，一边寻访展白行踪，一边得机会潜入金府暗探。

就这样，拖了将近一个月，时时听到传言，有的道：“元宵节武林四公子赏灯大会上，与会群雄一齐死在金府‘石矶大阵’之中，展白也在其内……”

又有的道：“展白没死，逃出了金府的‘石矶大阵’，却葬身在南京郊外荣金山中的‘亡魂谷’中……”

又有的道：“展白已归降了‘南海门’……”

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但最后却是“南海门”的崛起，二人在最后一次暗探南京金府的行动中，却在一座石牢里，无意中救出“祥麟公子”。

“太白双逸”只知在金府石牢救出一个昏迷不醒的青年，万也想不到把这青年救活，这青年竟是金府的主人，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祥麟公子”。

一问，才知道“鹊巢鸠占”，南京金府已经易主成为“南海门”称霸中原发号施令的枢钮了。

“青蚨神”金九惨被五刀分尸，祥麟公子及其妹“江南第一美人”金彩凤被擒，分置囚禁，金府食客，死的死降的降，已经走死一空，南京金府成为“南海门”的大本营，“南海一君”坐镇其中，发号施令，做侵占整个中原武林的霸业宏图。

最后，“活死人”道：“今夜塞外双残率众寻仇，就是奉了南海门之命，来拿祥麟公子的。”

想这样的消息，使雷大叔众人如何能不吃惊？

展白除了吃惊之外，更感到惊奇与疑惑。

因为，这些消息，与他从翠翠口中以及早时得知的消息，竟是大有出入。

在“亡魂谷”中翠翠告诉他，“南海门”已经称霸武林，“武林四公子”都成了“南海门”的分堂，或是小头目。

在“豹突山庄”他窃听到“南海龙女”等的谈话，说是入侵中原用“南海少君”的名义，实际上却是由“南海龙女”主持的，“南海一君”海龙神，并未亲至中原。

莫非“南海少君”与“南海龙女”所言不确，海龙神“南海一君”真的亲下中原了？

显见翠翠说的话也不算数，因为“凌风公子”“祥麟公子”都已做了阶下囚，险些丧了性命，可见“武林四公子”并未在“南海门”下称臣。

又是欺骗。

展白想起翠翠曾欺骗过他，心中的怒气便油然而生。

如今，证实翠翠的话，又一次不实，他心中的怒气更甚……

雷大叔听完“太白双逸”的叙述，沉思片刻道：“看来，我们要往南京金府走一遭，说不定茹老镖头的失镖，就落在金府。”

茹老镖头谦辞道：“失镖其次，还是先找婉儿要紧。”

雷大叔道：“人也要找，失镖也要追，反正我们是要奔南京去，找人找镖，孰先孰后，看情形再决定。”

说罢，猛喝了一声：“走。”

当先飞身上马，风驰电掣向山下奔去。

雷大叔火爆脾气，说走就走，连向众人招呼都不打。

展白向“太白双逸”道：“二位前辈，是不是也要同去？”

“太白双逸”道：“义不容辞，何况我兄弟的房子被他们烧光，也要讨还这笔账。”

金公子感动地握住展白的手道：“今后寒舍的事，还要多蒙展兄帮忙了。”

展白冷哼一声，道：“贵公子知不知道，令尊还是在下的杀父仇人哩？”

祥麟公子一愣！……

“活死人”道：“现在金庄主已死，所谓‘人死不记仇’，咱们还是先合起手来，对付‘南海门’要紧。”

“死活人”也道：“小恩公！咱们走！”

说罢，与“活死人”双双，随着雷大叔奔去。

展白心中奇异的想道：“‘南海门’替自己诛杀了两大杀父仇人，如今自己却要去找‘南海门’算账，谁是恩？谁是仇？倒真的难说了……”

这奇异的思想，竟一时使他想得呆了……

慕容红与茹老镖头也都飞身上马，见展白兀自发怔，慕容红道：“白哥哥！我们也走吧！”

展白才惊觉，立刻飞身跳上自己坐马，口中“啊！”的暴叱了一声，如一阵狂风，策马冲下山去。

茹老镖头，慕容红先后策马下山。

祥麟公子见人家都骑马走了，想起自己从前轻车快马，仆役成群，如今竟孤零零地望着人家骑马而去，自己却成了马后随行，不禁感慨万千……

使他心中大感不解的是，展白临行那一句话：“令尊还是在下仇人……”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他实在想不通。因为他并不知道他父亲“青蚨神”金九杀害展白父亲的实情，甚至他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

一行七人，四马三徒步，马腿人脚都够快的，到天亮时分，已经赶到南京城。

因为时间还早，南京城门未开，七个人就在南京城外靠城门附近一家客栈住了下来。

好在至南京城内赶早市的商旅人等甚多，多半在日出前赶到城外

住店休息，并略进早点，日出进城，故也未引起人注意，七个人要了烧饼豆浆之类的早点食物，草草吃罢，各自闭门休息。

专等夜间来到，去金府察探。

时间如逝，一天易过，等到太阳偏西，把马寄放在店内徒步进城，又在黑暗之处打坐调息，养精蓄锐了一番，直等听到谯楼鼓打三更，七个人才跳起身形，犹如七只大鸟一般，飞身跃上金府高墙。

七人之中，倒有四个人是轻车熟路，祥麟公子不必说，是来到自己的家了，当然是熟悉无比。就是展白，“太白双逸”等三人，也数次进过金府，其中只有雷大叔、茹老镖头，以及慕容红是首次来，在四个熟悉地形的人物领路之下，总以为可顺利进入金府。

谁知大谬不然。金公子、展白、太白双逸等四人站在高墙上一打量，竟当场怔住。原来金府最大的那间“议事厅”，曾在“元宵节武林四公子大会”上，发动“石矶大阵”沉入地底，但现在又已升至地面，敢情“南海门”素擅消息机关之学，不但把金府之人都认为“石矶大阵”发动之后，便沉入地底永不能升上来的大厅，给升了起来，而且“机关消息”布置之妙，又增加了不少。

七个人由祥麟公子领路，跃上高墙，四下一打量，不但展白、“太白双逸”纳闷，就连祥麟公子见到了自己的家，也不由闹了个目瞪口呆。

偌大一座金府，竟连一盏灯光也没有。

而且，厅、堂、楼、阁的位置，大多变了样，路径不同，方向错置，连土生土长的祥麟公子也认不出，哪间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哪条

路通向哪里？

祥麟公子俯在雷大叔耳边，把这怪现象悄悄告诉了雷大叔。

雷大叔也微感意外，就说“南海门”把偌大的一座金府，重新建造过，也没有这么快呀。

七个人又凑在一起商量，到底茹老镖头不愧为老江湖，经多识广，当时说道：“我以前在河南起镖时，路过藏龙堡，那堡主人称‘巧匠赛鲁班’，据说藏龙堡就是这样，差不多三天两天换一个样子，第一天去过的人，第二天再去便找不出原来的路了，听说这叫做‘周天躔度’之学，以房屋的升降，改变位置，以门窗的重开，改变方向，再加上花草树木的运用，使原来路径改变，就是再熟的人，也摸不清门路。”

“那么，咱们今夜不是白来了吗？”

茹老镖头道：“那也不尽然，咱们不管他什么门路，只要找可疑之处踩探就是了，不过，却要当心机关埋伏。”

突听黑影里一声冷哼，传来一个细如蚊蚋的声音说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不知道真情底细，怎可随便乱猜？如果叫别人妄然尝试，送了性命，岂不冤枉？”

雷大叔听知发话之人，是用一种极为奇特的功夫，名为“蚁语传音”来告警，当即也用“传音入密”的功夫，以一口真气，把话声逼成一线，直向发话之人隐身之处送去道：“阁下是敌是友？何不现身相见？”

但连问数声，却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雷大叔天生傲骨，展白更是宁折不弯，二人不约而同地从高墙上飘身入内，心说：“你愈是大言吓人，我偏要试试，看看这座院落中有什么厉害？……”

茹老镖头、慕容红想阻止已来不及，也只有随后纵落院中。

“太白双逸”及祥麟公子，也不甘人后，先后向院中纵落。

谁知还未等后下的数人脚跟沾地，只展白与雷大叔二人脚先落地，突听一阵警铃狂鸣。

“叮！铃！铃！……”狂急而响亮的铃声，在静夜里听来，分外刺耳。

劲风破空，一排硬弩，犹如急风骤雨，在急铃声中猛向数人周身射来。

不过，这一次比在“豹突山庄”更是猛然，且有惊铃助威，铃声中夹着乱箭，使人心神俱震。

好在七个人的武功，都不比寻常，虽然来得突然，且又多又猛，但在七人十四只手掌，一齐挥拍之下，漫空乱箭纷纷坠地，竟未伤到一人。

七人已知被人家发现，但对方无一人露面，这反而显得更加恐怖吓人，冥冥中仿佛有无数只眼睛正瞪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雷大叔首先不耐，沉声喝道：“‘天佛掌’雷震远造访，有现身的现身相见。”

黑暗中只传来数声“嗤！嗤！”冷笑。冷笑的声音不大，却寒风沁骨，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

雷大叔大怒，“天佛绝学”立出，一招“西方接引”，挥掌向那冷笑声传来之处打去。

“天佛掌”威力强大，一掌劈出，只见劲风狂啸，直向暗影里卷去。

“波！”的一声脆响，那强大掌风过处，却奇异的爆开了一蓬火花。

那蓬火花如过年过节所燃放的焰火，绚烂耀目，犹如一蓬光雨般四射开来。

光雨散后，随之一蓬轻烟，烟雾缭绕中现出一个长发掩面的怪人，摇散满头长发，露出一张狞恶如鬼的人脸来，向着雷大叔呲牙一笑。那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看来阴森吓人。

雷大叔不问三七二十一，劈面又是一掌，直向那长发怪人打去。

那长发怪人不闪不架，却随着雷大叔强劲的掌风，飘然逸出一丈开外。

看样子就如一具虚无飘渺的幽灵，体无实质，随风而逝。

雷大叔一路猛攻，虽未伤到长发怪人的一根毫毛，但也把长发怪人逼退了十数丈开外，这时，雷大叔已深入金府腹地，见十大杀招仍未逼使长发怪人出手，打出了真火，猛然暴叱一声，左、右、前、后接连拍出四掌，然后腾身而起，陡然升高四丈，然后顶下脚上，猛然扑了下来，双掌以周身功力，猛向长发怪人当顶劈下。

这是“天佛掌”中最厉害的一大杀招，名为“佛光普照”，不但威力甚猛，而且掌风山涌，四面八方而至，敌人躲无可躲，非要硬受

这一掌不可。

果然，长发怪人再无处躲闪，身形连晃，竟似不敢硬接，只听“轰”的一声巨震，雷大叔这一掌用足了周身的功力，只打得砂石横飞，草折树断。

那长发怪人眼睁睁被雷大叔击实，却仆地失去了踪迹，只余下一缕淡淡的轻烟，随风四散。

雷大叔身形落地，不禁目瞪口呆，暗惊道：“莫非这小子会使邪法？借地遁逃走了？”

“若不，就是遇到鬼了！眼睁睁一掌打在他身上，怎么倏然失去了踪迹？……”

雷大叔大惊之中举目四处察看，不但那硬挨他一掌的长发怪人失了踪迹，连展白、慕容红、茹老镖头以及太白双逸等人，也一个都不见了。

雷大叔猛然醒悟，可能是受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忙回身去找展白，与众人再会合一起，谁知他刚一举步，突然唰！唰！唰！暗影中接连窜出三条人影，横身阻住去路。

当中一人头如麦斗，身高却不及五尺，颌下蓄着一小络山羊胡子，全身黑衣劲装，站在雷大叔面前，满脸轻卑之色。嘿嘿笑道：“就凭你这种人物，连一个‘幻形烟’所形成的假人也看不出来，便盲目攻打了十招，还敢叫字号夜闯‘南海门’南京行辕总坛，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不束手就缚，难道还要大爷费事吗？”

雷大叔老脸一红，想不到自己刚才猛攻了半天的长发怪人竟是一

种烟雾幻化的假人，但也更形激怒，怒道：“阁下大言不惭，想必是个人物了？先报名上来，雷大爷‘天佛掌’下，也不死无名之鬼！”

大头壮汉面色一沉，道：“告诉你也叫你死得明白，大爷是“南海门”“魔鬼岛八妖”的老大，“大头鬼王”申公明！你就纳命来吧！”

说着话，身形一闪，快如飘风，欺近雷大叔面前，迎面就是一掌。

雷大叔见他说打就打，而且身法快的出奇，陡然大喝一声：“来得好！”

雷大叔暗暗吃惊，想不到“南海门”下武功如此诡异不测，招法路数，均是见所未见之学。

雷大叔吃紧，那“大头鬼王”意犹未尽，动着手向一旁观战的两个劲装大汉叫道：“你们二个还看什么？还不上前帮助大爷把这老匹夫料理了。”

那两个劲装大汉立即猛扑而上。本来仅是一个“大头鬼王”雷大叔已感不支，如今，又加上两个动手，雷大叔更感到左右支绌，立刻陷于危机之中……

第四十四章 天仙魔女

且说展白、慕容红等人，见雷大叔遇敌，才往前一凑，想出手相助，忽然微风飒然，数道极细的白线，势如飞矢，分袭数人面门。

几人以为是隐身黑道的暗卡所施放的暗器，各自挥掌迎去。

数道强劲掌风过处，“波！波！”数声脆响，朵朵火花漫空爆炸，犹如殒星流雨般四散开来，且浓烟弥漫。

众人微吃一惊，怕火星烟雾有毒，赶紧闭住呼吸。

谁知浓烟凝而不散，就地一卷，忽然现出十数个长发披散的狰狞怪人。

这些怪人行止飘忽，狞恶如鬼，冲着几个人呲牙而笑。

数人惊诧之中，各自挥掌攻去，那些幽灵似的怪人，既不接架也不还击，只一味地飘忽后退，正与雷大叔所遇到的情形相似。

展白此时功力陡增，足可睥睨天下武林，掌风罡气，竟可把“南海门”有形无质的“幻形烟”凝结的怪人震散，可说是惊人已极。

但展白却不自知，见连施三大杀招之后，面前人影顿渺，竟当场一怔。

心说：“难道真的遇到鬼了？这些人怎会随风而逝？……”

就在这一怔的当儿，突听一声阴笑，来自花荫。

展白施展“千幻飘香步”，几乎未见他移步，人已如一缕轻烟一般，闪身花荫之中。

但奇怪的是花荫中幽香暗送，却没有一个人影！

举世武林，还有什么步法，会比“千幻飘香步”更快？

展白疑真疑幻，惊愕一会，猛然醒悟。“不要中了对方诱敌之计？……”

憬悟之中，再返身赶回原先地点，茹老镖头太白双逸以及他的未婚妻慕容红，均已不见。

庭院深处，却隐隐传来杀伐之声。

展白关心未婚妻的安危，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急急向有杀伐之声传来的方向扑去。

“干幻飘香步”、“无色无相身”俱是蕴自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锁魂天佛秘笈》中的绝学，经柳翠翠配合绝代妖姬“天仙魔女”传授的“姹女迷魂大法”陪练，展白才能修练而成，施展出来，当真是身形俱渺，快逾电光石火。

昔日雄锯金陵的“金府”，今日“南海门”入侵中原的大本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明桩暗卡，不计其数，卫之森严，不亚于天罗地网。

但竟连展白的身影也没有看到，展白已经连越过三处庭院，深入金府内宅。

奇怪的是，展白本是追寻杀伐之声而来，但到了金府内宅，却静悄悄的鸡犬不闻。

花木扶疏，楼阁连云，展白虽曾三进金府，但努力辨认，亦不知置身是何所在。

黑夜星空之下一幢一幢的楼房，千窗百户，连一丝灯光都没有，透出一种阴森恐怖，死气沉沉的气氛。

展白暗暗奇怪，明明听到这里杀声盈耳，为什么赶到此地，竟会不见一丝人影？

展白忖思中，身形如烟一般，闪过一道花墙，展现在面前的是一条笔直的甬道。

甬道两边是栽植的木樨花，修剪得整整齐齐，犹如两行短墙，遮住了两旁的视线，但顺路向前望去，却一眼望不到尽头，不知路有多远。

甬道正当中俯卧着一团黑糊糊的东西。

展白眼光何等犀利，未经细看，即已辨认出倒在地下的是一个人。

展白心头狂跳，以为是茹老镖头、太白双逸，还是自己未婚妻已遭杀害，飞掠而前，毫未考虑，即弯腰下去扶抱那具尸体。

谁知展白手指还未挨到地上尸体的衣边，那具看来极像倒毙的尸体，突然反身一掌，直向展白面门打来。

掌风罡猛绝伦，而且挟着一股沁骨寒气。

展白事先毫无防备，而且距离又近，这一掌如被劈上，直可把展白劈个脑浆迸裂。

所幸展白武功大进，今非昔比，一遇变故，感应立生，罡猛掌风将及面门之际，“千幻飘香步”陡然施出，身形立即横飘三尺，恰好躲过击向面门的一掌。

掌风擦面而过，展白心内为之一震，横飘三尺之后，举掌欲劈。

谁知那卧在地上极似尸体之人，猛袭展白，一掌落空，仰面向天，喷出一口鲜血，手脚一阵抽搐，此时，才是当真死去。

展白一看那死去之人，面貌清秀，年纪甚轻，身上却只有一只右臂，正是数次与自己作对并被自己剑断左臂的“小青蚨”孟如萍。

不知“小青蚨”被何人所伤？看他临死之前凶狠之色，并在频死之际，不惜自速其死，运集周身残余真力劈他一掌，足可见其怨毒之深。

展白却误以为雷大叔，或是茹老镖头太白双逸以及自己未婚妻慕容红闯至此处，打伤了“小青蚨”，当即顺着甬道向前追去。

走完长长的一条甬道，前面却是一个占地颇广的院落，院落之中横七竖八，躺满了一院子的尸体。

只见断戈残肢，血腥遍地，真是惨不忍睹。

展白立刻断定不是雷大叔，茹老镖头太白双逸以及自己未婚妻慕容红所为。因为那五人无论如何不会有如此残酷的手段。

院落之中，迎面有一月门，借着满天繁星的微光，可看清月门上题着“怡情院”三个大字。

左右两厢楼房都是漆黑，惟有迎面楼房中射出灯光。

楼窗绛云轻纱中，烛影摇红，微闻衣裙裂帛之声及哧哧笑声。

展白暗暗纳罕，莫非在这满地血腥的院落之中，楼房里还有小儿女灯下裁衣？

事情分明有点蹊跷，展白施展“无色无相身”法，人如一缕轻烟般，蹑足潜踪，掩至窗前，借着纱窗向房内看去。

这种绛纱窗，本是一种织衣细绢做成，非富贵人家用不起，白天从屋内望外边，一目了然，院内花树及来往行人，均可历历在目，若

在外边看屋内情形却无法看到，这本是聪明人设计的，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到了夜间，却适得其反，里明外暗，屋内看外边看不到，外边看屋内却看的非当清楚。

是以展白掩至窗前，对室内情形已是一览无遗。

但展白不看还好，这一看不由当场怔住……

原来室中央，立地穿衣大镜之前，正有一绝色少女，脸泛桃花，杏眼乜斜，在那里张臂旋腰，大跳其脱衣艳舞。

那绝色少女，风华绝代，配合着步伐的节奏，摆臂颤乳，随着两条粉臂扬处，身上轻纱似的蝉衣，已条条撕碎。

每撕下一条衣衫，即发出一声裂帛的轻响，随即娇躯作一个回旋。

此时，那绝色少女周身衣衫已大部撕下，片片轻纱作蝴蝶飞散，灯光下已暴露出她曲线玲珑的胴体，只见粉臂掩映，摇曳生姿，当真是美艳已极。

小楼内春色无边。

而背着窗，却站定一个白衣少年。

这白衣少年，手摇银扇，忘神地盯着那脱得玉体不剩寸缕的绝色少女，周身每一寸肌肤都放射着诱惑的光，不住地摇头摇脑，嘴中又不断发出淫荡已极的哧哧淫笑。

这大出意外的情况，使展白惊愕不已。

尤其看清楚那狂热的大跳脱衣舞的绝色少女，竟是金府千金，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更感不解。

再看那白衣少年，虽然不能看到他的面貌，但从其背影及其手中

拿的银扇判断，必是那有着“神龙太子”之称的“南海少君”。

此时，金彩凤已把周身衣衫撕得寸缕不剩，而那“南海少君”，已把手中银扇折起插在衣领，哧哧淫笑着伸出双手拥抱金彩凤赤裸的胴体，嘴中并漫吟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美人儿，我与你共赴阳台云雨梦，你再不能多情胜似无情……”

展白突见金彩凤眼光迷茫，似是神思不属，陡然明白金彩凤可能是被迷药失去本性……

想到自己卧病金府，金彩凤亲侍汤药之情，又想到自己陷于“石矶大阵”，金彩凤冒死相救之恩，眼看金彩凤清白女儿身，将要受到玷污，再也不考虑后果，猛然一掌，把绛纱窗震了个粉碎，人也随着掠进房中。

“神龙太子”在饱餐秀色之后，色授神与，准备登台入港之时，想不到会有人贸然闯了进来，猛然车转身子，见是展白，脸上陡然一惊……

但瞬即平静下来，谄谀一笑，道：“想不到是展兄。‘鬼脸娇娃’已让与展兄拔了头筹，总不能再来破坏本太子的好事吧……”

展白冷笑道：“想不到堂堂的‘神龙太子’，竟也是这种施展迷药采花的下三流淫贼……”

“神龙太子”脸上笑容倏收，反手取出领内银扇，“唰！”的一声，猛向展白“眉心”重穴敲来。

但展白自从贯通了天佛绝学，武功精进，足可睥睨天下武林，“神龙太子”出手猛袭，展白用不着思索，立生反应，脚踩“千幻飘香步”，

人已飘出三尺，同时，右手倏伸，就在躲招避招之间，一招“卸关点元”，迅向“神龙太子”执扇右手关节锁去。

“神龙太子”心中一凛，估不到展白身法招式比自己更快。但他既是敢率众入侵中原，雄图称霸，自也有超世绝俗的武功。就在展白右手将抓及手腕之际，猛然一沉腕子“哗！”，把手中银扇打开，一式“野渡横舟”，银丝扇面闪起一道耀眼银光，挟着劲风，猛袭展白前胸。

展白运掌一封，“砰！”的一声大震，展白上身微晃。

但那“神龙太子”已被震退三步。

他本是心机极重之人，两招被挫，已知展白武功非同小可，恐怕败在展白手中，坏了名头，因此，被展白一掌震退三步，借势腾身向窗外掠去。

在跃出楼窗的同时，“临去秋波”，反手甩出三根银丝扇骨，分袭展白面门、胸、腹三处要害。

在银丝扇骨出手，口中才喝道：“本太子少陪了。但你今夜休想生离此楼。”

展白晃身躲过迎胸射来的三点银芒，“神龙太子”已逸出楼外。

展白才想腾身追去，忽感一副热烘烘的身躯，向他身上偎了过来。

展白一回头，跟那热烘烘的身躯，撞了个满怀。

原来是赤裸裸的金彩凤，已合身投进他的怀中。

软玉温香抱了个满怀，展白心中先是一阵迷惘，继之一凛。

他双手忙去推拒，谁知金彩凤服下烈性春药，力量大得出奇，展

白一推没推开，她两条粉臂已经如钢箍一般，把展白抱了个结实。

展白见她，秀目半闭，檀口微张，酥胸急遽地起伏着，一副赤裸胴体，如一条蛇紧紧把他缠住，并且不断蠕动着，樱唇内娇喘吁吁，发出断续的噫噫唔唔之声……

这哪里像是平日端庄稳重的金府千金，分明是一个极为淫荡的荡妇娇娃……

展白已猜出她必是被迷药所迷，暗恨“神龙太子”下流，表面高贵，暗地里却用这种卑劣手段，玷污少女清白。

可是，眼前情况却使他尴尬万分，对一个迷失本性的赤裸少女，他无法下狠手伤了她，可是一时又挣扎不开她的纠缠……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突听“咯啷！咯啷！……”一阵连响，门窗等处，均落下一块厚约五寸的钢板来，想将门窗严密的封闭起来。

展白大吃一惊！知是“神龙太子”在外边发动了楼内埋伏的机关，再也不顾一切，一伸手点了金彩凤的“睡穴”顺手将金彩凤赤裸的胴体，放在一个悬有锦帐的床上。

展白撤出背上无情碧剑，想砍破钢板脱身，但门窗缝隙里，已冒进数缕袅袅的白烟来。

那白烟冒进来的很快，霎时已弥漫全室，展白虽然及时闭住呼吸，仍感到一阵昏眩。

展白想不到这白烟这样厉害，闭住呼吸，仍不能阻止毒气内侵，再想以手中无情碧剑，去砍破封闭门窗的钢板，已经力不从心，颓然栽倒于床边，却正好是金彩凤的玉腿之前。

展白心中明白，但就是手脚发软，不能移动……

突听屋外一个女子的声音，冷冷地说道：“师兄，你在此处，又玩什么花样？”

一个男子，似是“神龙太子”的声调，赔笑道：“师妹，你忒以多心。为师兄的哪里有什么花样？不过倒是捉到一个强敌……”

“哼！”

那女子一声冷哼，似是不信，道：“你当我还不知道呐，分明你把本宅主人的小姐，擒来此楼之中，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

“神龙太子”似是而非的语气，只嘻嘻赔笑，未答出话来。

那女子又冷冷地道：“你在家中胡作非为，也还罢了，此次下中原父亲将一身大任托付于你，你这般胡闹，恐怕有负父亲所托，难成大事。还不快把房门打开？”

“神龙太子”分明不愿打开房门，只赔笑道：“来人武功了得，为师兄才施展‘龙涎香’，想把他迷倒，想现在为时不多，恐怕他还未被昏迷过去……”

那少女似是不耐，叫道：“不用巧言饰辩，打开。”

“神龙太子”仍在推三阻四，那女子又叫道：“你不打开，难道我不会打开吗？”

接着“哗唧！”一声，窗门之处的铁板，已自行移开。

满室白烟，袅袅四散。

那女子一抖手，打出两枚玻璃球，“波！波！”

两声轻炸，一蓬青露闪过，满室白烟立刻消尽！

“神龙太子”也紧跟了进来，谁知在室内四处一看，不由大惊失色。

原来室内空空如也，不但展白不见，连那脱得赤条精光、被烈性春药迷失了本性的金彩凤，也失去了踪影。

“神龙太子”惊愕不已。

“南海龙女”却樱唇一撇，道：“哥哥，你困住的人呢？”

任他“神龙太子”精明盖世，此时亦不禁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原来在“南海龙女”逼着“神龙太子”打开窗门钢板的瞬间，展白及金彩凤已为一戴鬼面具的少女救走。

展白脚虽不能举动，但对这鬼面少女却熟悉得很，那正是与自己在秦淮河小船上春风一度，在“豹突山庄”又被自己一句话气走了的柳翠翠。

展白奇怪柳翠翠怎会在此地出现？又要把自己带上哪里去？无奈他受了“龙涎香”之毒，口不能言，无法发问。

柳翠翠轻舒双臂，一只手挟了展白，一只手挟了金彩凤，这姑娘忒也刁钻，对金彩凤的裸体连一片布也不加掩盖，就那样赤条精光，挟起金彩凤迅如闪电，掠出窗外，几个转折，来至一座广大的花园之中，到了一个假山后僻静之处，丢手把二人掷在地下。

对着展白冷笑一声，道：“我本不想救你，但为了要认清楚你们男人的嘴脸，所以又把你救出来。我问你，你既跟我做成夫妻，为什么以前有个婉儿，现在又有个金彩凤？你到底认识多少女人？”

展白在屋外被冷风一吹，“龙涎香”的毒已解去不少，此时，周

身虽仍发软，但口已能言，苦笑道：“你的醋劲可真不小！但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最好先不要随口乱说……”

柳翠翠冷笑道：“你片面之言，不足采信，待我把她救醒，当面对质，如果她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时，我再找你算账。”

说着，从怀内掏出一颗药丸，为金彩凤服了下去。

金彩凤机伶伶连打两个冷颤，人已清醒过来，冷月星光下，见当面一个青面红发的恶鬼，自己赤身裸体置身房外，不由吓怔了。

转眼看到展白，情不由己，娇呼一声，直向展白怀中扑去。

柳翠翠冷哼了一声，道：“还有什么话说？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说着，“呛！”的一声，从展白背上抽出无情碧剑，分心便向金彩凤刺去。

展白大叫道：“慢着。”

柳翠翠冷笑道：“怎么？心痛了吗？”

说着声调一变，厉叱道：“我非要当着你的面，把她杀死不可！”

厉叱声中，手中剑已刺了出去。

展白此时功力未复，眼看她无情碧剑，已将刺至金彩凤前心，自己却无法出手相救，不由气得连声冷笑道：“你这母夜叉。难道你杀死一个无辜的少女，就会使我回心转意了吗？嘿嘿！简直是梦想……”

柳翠翠听到“母夜叉”三个字，心中一震，猛然刹住手中剑，哭声道：“你说谁是母夜叉？”

展白厉声道：“我说你是母夜叉，在真象未明之前，便无端醋海兴波，辣手摧花……”

未等展白说完，柳翠翠已娇躯微颤，把无情碧剑“当！”的一声，扔在地下，掩面悲泣，腾身而走。

柳翠翠从小在荒岛长大，虽然少不更事，但对“母夜叉”三字的恶毒含意，却知之甚稔。

原来她的师父“鬼面娇娃红粉骷髅”遭遇奇惨，她本是一个弃女，降生不到一月，即被狠心的父亲弃在一座荒庙中，幸为“天仙魔女”所救，把她扶养长大，并授以绝世武功。

到她长成时，竟然出落得如花似玉，加之她武功高强，当时拜倒石榴裙下的青年男子不知凡几。

恰巧“天仙魔女”受人纵容，一时逞强，施展“姹女迷魂大法”坏了盖世奇人“只眼郎君”的修行，引起武林公愤，认“天仙魔女”为邪魔外道，群起围剿，致使“天仙魔女”在中原武林不能立足，亡命海外荒岛，暂时隐遁起来。

“天仙魔女”本善于奇门生克之术，为了防范仇家追踪，又遍布迷径幻境，机关埋伏，把一个世外荒岛布置得神仙难渡，倒也能相安于一时。

在做这些开荒工作之时，因荒岛缺少食物，师徒二人均以海中鱼虾为食，恰巧在那荒岛海边岩石洞穴中，生产一种“血鳗”，这种血鳗对人身是一种大补，师徒二人吃得多了，内功真力，竟然大增，有一次师徒二人无意中捉到一只“千年血鳗”，分而食之，竟达到容颜常驻，长生不老的地步。

直到二百余年，“天仙魔女”才肉身坐化，无疾而终，偌大一座

岛上，只剩下“鬼面娇娃粉红骷髅”一人。

适值中原武林群雄争霸，互相仇杀，不少邪魔外道之徒，中原不能立足，亡命海外，有不少人逃到这荒岛上来。

“鬼面娇娃”正感孤寂无依，对逃亡岛上的亡命之徒，均加以收留，像桃花岛四妖妇“桃花四仙”、岭南大盗“大头鬼王”等结盟兄弟八人，也就是后来有名的“魔鬼岛八妖”，以及“海外三煞”等人，都成了岛上的顶尖高手，此外，不知名的还不知有多少。

此时，“鬼面娇娃”爱上了一个名叫龙啸天的少年武士，也就是后来的“南海一君”“海神龙”。

二人正在打得火热，龙啸天不知为什么丢下鬼面娇娃，只身潜赴中原，不辞而别，一去年余，没有音讯。

“鬼面娇娃”自然难舍，赶至中原寻找，却发现龙啸天已与另外一个女人成了婚，而且生下一子。

“鬼面娇娃”又妒又怒，找至龙啸天住所，没想到又被龙啸天一个朋友施用迷药，加以奸淫。

龙啸天借此声言与“鬼面娇娃”脱离关系，并直斥“鬼面娇娃”为淫荡女子。

“鬼面娇娃”受此刺激，几乎发疯，便在中原武林大事杀戮，而且竟当真变成淫荡无比，淫乱青年，稍不随意，即予杀害，加之她武功高强，又常戴一鬼面具出现，因此“鬼面娇娃红粉骷髅”之名大噪。

后来引起武林公愤，集合黑白两道数十高手，在泰山观日峰一战，把她打落万丈深渊，幸而未死，但落了个伤痕累累，她身心两伤潜回

“魔鬼岛”，避居不出。

龙啸天因为夺得一册武学秘录，也被黑白两道合力追杀，中原不能立足，携妻带子第二次潜回“魔鬼岛”。

不知他用什么方法，说服了“鬼面娇娃”。二人竟又言归于好，与龙啸天的前妻三人住在一起。

而且，龙啸天根据那本武学秘录，竟修炼成了一身绝世奇功。并自命为“南海一君”“海龙神”，开创“南海”一派，广收门徒，俨然竟成为一方霸主。

他的儿子也长大，就成为“南海少君”龙神太子，后来他的前妻又生下一女，是现在入侵中原，掌生杀大权的“南海龙女”。

“南海龙女”拜二娘“鬼面娇娃”为师，“鬼面娇娃”既无所出，而且还是真喜欢“南海龙女”，但不喜欢“南海少君”，因此“南海少君”乃随父学艺。

后来“江南七侠”的老七、“银扇子”柳崇厚，因为洞庭湖底藏宝，兄弟阅墙，大哥“霹雳剑”展云天遇害，柳崇厚的妻子也被五位盟兄所杀，情势所迫中原不能立足，携带幼女逃至海南“魔鬼岛”，寄住于南海门下。

他的女儿柳翠翠，年长到十二三岁，粉装玉琢，美貌无双，甚得“南海一君”喜爱，被强行指定服侍小姐，与“南海龙女”为婢。

柳崇厚身为“江南七侠”之一，自己亲生女儿，亦是千金之躯，岂能与他人为婢，但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自己父女既然要蒙“南海门”庇护，因而自己爱女被南海掌门指定为婢，敢怒而不敢言，表

面还得装做心甘情愿。

谁知柳翠翠因祸得福，因终日服侍“南海龙女”，竟也被“鬼面娇娃”看中，收录为第二女弟子。

加之柳翠翠慧质天生，禀赋竟在“南海龙女”之上，因此，虽然入门较晚，武功比“南海龙女”还要高，并且连“天仙魔女”谪传给“鬼面娇娃”的“姹女迷魂大法”也学会了。

“银扇子”柳崇厚，虽然未参与杀害大哥“霹雳剑”展云天的阴谋，但他也藏了一点私。

那就是依仗他超人的水功，单独进入洞庭湖底取宝时，把那一册《武学真经》暗暗藏在身上，却把《武学真经》的封皮撕下，其中夹以另外一本破书，是以“江南五侠”害死大哥，赶走七弟，瓜分洞庭宝藏时，老四“乾坤掌”云宗龙所得的一本《武学真经》已经是赝品。

那就是云宗龙的儿子，“安乐公子”云铮终日不离手的那本破书。

若不然，武林中不会出现四公子，恐怕早成为“安乐公子”一人的天下了。

“武学真经”的真本由柳崇厚得到，柳崇厚潜身海外，忍辱负重，思学得绝世武学后，再找忘恩负义的五位盟兄算账，可是待他把《武学真经》的大部分武功练成之后，竟能静心忍住，把火气完全消尽了。并把他那柄赖以成名的“银扇”，也赠给了“南海少君”。

只在闲暇之时，把过去的一切往事，与女儿谈谈，以打发荒岛上长日的寂寞。

是以柳翠翠对“江南七侠”之事，知道的甚多。

柳崇厚深得道学真髓，把恩怨情仇、霸业雄图都看淡了，但柳翠翠却不能释怀杀母之仇。

恰巧，这一年“鬼面娇娃”已死，南海魔鬼岛势力尽入“南海一君”之手，“南海一君”自认羽毛已丰，势力壮大，又燃起他早年称霸中原的野心，而且他也忘不了早年被中原武林追赶无法立足的仇恨，因此，以自己的儿子、女儿为主，襄助以“海外三煞”、“桃花四仙”、“魔鬼岛八妖”，率领南海门下高手，倾巢侵犯中原。柳翠翠也随着小姐，第一次离开魔鬼岛，踏上大陆。

她临行之前，她父亲柳崇厚告诫她说：中原少年，个个俊彦，你道心未坚，此去恐怕要堕身情网，不能得道飞升。

柳翠翠一笑置之，因为她狡黠无比，故把父亲的话未放在心上。

谁知她刚到中原，为了心切母仇，偷偷离开“南海龙女”，前往南京金府，暗探“青蚨神”金九行踪，第一次在秦淮河边救了展白，便堕入了情网。此时，展白骂她“母夜叉”，大大地伤了她的心。

因为，“南海一君”龙啸天非常好色，遗弃“鬼面娇娃”，娶“中原玉女”为妻，也就是为了“中原玉女”比“鬼面娇娃”生得更美，后来“中原玉女”为他生儿育女，年老色衰，“鬼面娇娃”又因被中原武林高手在泰山观日峰打落万丈深渊，毁了容貌，终日戴了鬼面具，更使“南海一君”见了呕心，故尔暗中已与妖姣无比的“桃花四仙”有了来往。

“鬼面娇娃”能容得下“中原玉女”，却容不得人尽可夫的“桃花四妖”，为此常与“南海一君”争吵，“南海一君”把“鬼面娇娃”

母夜叉骂的不离口，是以柳翠翠对“母夜叉”三字耳熟能详。

“南海一君”因有外遇，才骂“鬼面娇娃”为母夜叉，“南海一君”也曾想染指柳翠翠，都被她巧妙地摆脱，她与父亲寄身南海门下，表面上虽不能怎么样，但骨子里已把“南海一君”鄙视到十分，今见展白以“南海一君”的口吻，骂她为母夜叉，是以伤心已极，丢掉手中无情碧剑，掩面悲泣而走。

谁知她刚一举步，突听一声冷笑，假山后人影一闪，面前多了一个锦衣少女。

这锦衣少女正是展婉儿，展白见到婉儿，急呼道：“婉儿……”

婉儿娇美的脸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娇憨天真，代之的是一片哀愁，她对展白热情洋溢的呼叫，不理不睬，脸上出现一种嘲弄的笑容，嘴角微撇，负手绕着赤裸的金彩凤踱了一个圈子。

金彩凤被展婉儿奇异的眼光，看得大是难为情，虽同是女性，但她素常何等高傲，如今赤裸裸地被展婉儿像看稀罕似地绕着圈子看了半天，不由羞得面如红布，无地自容……

第四十五章 南海龙女

婉儿直围着金彩凤绕了一个对圆，才冷笑道：“展哥……小侠，你跟我姐姐刚刚结婚，便在这里乱勾搭女人，不免有点不像话吧？”

婉儿的一句话，使金彩凤与柳翠翠同时一震。

柳翠翠又走了回来，忘记了伤心哭泣；金彩凤也忘记了害羞，一齐睁大眼睛望定展白，张大嘴巴道：“你——”

差不多是同时，柳翠翠与金彩凤惊望着展白张口说出一个“你”字，但下边的话，一时之间再也接不下去。

想必两个少女听到这意外的消息，芳心已经碎了……

展白早已看出二女心意，心想“快刀斩乱麻，挥慧剑斩断二女情丝，此其时矣。”

想罢，正容说道：“婉儿妹妹说得不错，在明媒正娶之下，我已与婉儿的姐姐慕容红，正式结为夫妇……”

未等展白的话说完，柳翠翠已颜色惨变，凤目急睁，怒叱道：“此话当真？”

婉儿在一边插手冷笑道：“难道还骗你不成吗？”

柳翠翠只感头脑中“轰！”的一声，娇躯摇摇欲倒，凤目中汨汨流下泪来，紧咬着嘴唇，向展白悲声道：“你……你这负心……的。你说！你说！你把我怎么办……？”

展白见柳翠翠伤心至此，才明白柳翠翠对自己是一片真情，也不由深悔自己做得孟浪，一时气愤，答允了慕容红的婚事，看眼前情形，真要如自己所想“挥慧剑斩断情丝”，可说是谈何容易？

就在展白深感懊悔，无言以对，微一怔神之际，突听一声惨嗥遥遥传来，声如野兽临死之前的悲鸣，令人听之心神俱为之一颤。

这一声惨嗥声音虽不大，但传至几人耳中，几人不由吓了一身冷汗，展白与金彩凤的脸上更是变了颜色。

金彩凤猛的扑至展白面前，悲声叫道：“展哥……小侠，请你帮忙，我的父亲恐怕凶多吉少……”

展白对“青蚨神”金九的死活，并不关心，他担心的是雷大叔、太白双逸、茹老镖头以及自己的未婚妻慕容红的安危。他此时吸入内腑的“龙涎香”毒已完全散去，周身功力已复，闻言顺手把自己的外衣脱下，丢给金彩凤，然后弯腰拾起地上的“无情碧剑”，道：“你父亲在何处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找吧！我还要去接应两个人……”说话声中，人已跃上假山顶，略为辨别一下惨嗥声传来的方向，立如脱弦急弩，向前扑去。

三个少女，各怀不同的心情，互相对望了一眼，谁也没理谁，金彩凤最急，把展白丢给她的外衣，胡乱穿在身上，当先向假山之外跑去。

柳翠翠白了婉儿一眼，道：“有胆吗？”

展婉儿鼻孔哼了一声，撇了撇嘴道：“怕什么？”

说罢，一跺脚人就如一缕轻烟一般，向前驰去。柳翠翠随后追来，四个人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一所广大的庭院之中。院子里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是以看得分外清楚。

这院子占地颇广，纵宽各有四十余丈，地下完全是坚硬的三合土

铺成，三面高，墙壁边地上放有石锁沙袋及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看样子似是金府的练武场。

迎面一座高台，高约二丈，四丈见方，正当中摆了一张大长桌，桌后十数张高背金交椅，当中坐着“南海少君”及“南海龙女”兄妹二人，其余的椅子坐着“海外三煞”、“桃花四仙”等人，椅背后站着高矮不等的十数个劲装大汉。

迎着看台的墙边上，埋着十数根高大的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有一个人，有的已经死了，开肠破肚、断臂少腿、惨不忍睹。

活着的也都吓得面无人色。

在这些绑着犯人的柱子两旁，各站有两名凶眉恶眼，打着赤膊、挺胸叠肚的刽子手，手中抱着明晃晃的鬼头刀，一个个犹如凶神恶鬼。

院子里正有数十人捉对儿厮杀，刀光剑影，掌拳呼呼破风，战况非常猛烈。

看“海外三煞”、“桃花四仙”等一流高手都坐在看台上看热闹，显见“南海门”仅是以二三流的角色应敌！

展白己看出与“南海门”下血战的，正是雷大叔、太白双逸、茹老镖头及慕容红等人。

雷大叔与太白双逸，完全凭一双肉掌，茹老镖头一柄纯金的紫背鱼鳞刀，慕容红的短剑，几个人如生龙活虎一般，力战南海门下数十人，仍然是从从容容，稳占上风。南海门下，不时有人被杀伤或是打倒。

“南海少君”高坐看台上，手摇银扇，见门下久战来人不下，耸

了耸眉毛，向左右看了看。

“海外三煞”之一，白发婆婆冷艳红立刻干吼了一声，就坐在椅上，原姿势不变，身形凌空而起，升至三丈余高，弹腿折腰，身形平射而出，快逾飘风闪电，半空中挥出一掌，猛向雷大叔头上砍去。

雷大叔力战四五人，仍然游刃有余，突见白发婆婆挟疾风迅雷之势攻到，立刻挥左掌逼退四面之敌，右掌“天王托塔”硬向白发婆婆重逾千钧的掌力迎去。

两股强烈掌风半空相遇，“砰！”的一声大震，雷大叔踉跄四五步，围攻雷大叔的南海门下，也都哄然四撤，白发婆婆掌力惊人。

雷大叔拿桩站稳身形，暗惊白发婆婆内力惊人，心中微微一懔。

此时，白发婆婆身形已落下地来，干叫道：“再接我老婆子一掌。”

说着话，双掌平胸推出，一股狂飙，猛向雷大叔胸前卷至。

恰好雷大叔也是傲骨天生，见白发婆婆盛气凌人，他竟不躲不闪，也以右掌劈出，硬向白发婆婆强烈掌风接去。

“砰！”又是一声暴响，白发婆婆身形连晃，雷大叔已被震退五步。

白发婆婆见雷大叔连接她两掌，更形激怒，只见她满头白发无风自动，嗔目厉叱道：“好小子，老婆子这第三掌，要不了你的狗命，此后名字倒着写。”

说罢，运足周身十二成的功力，弯背塌腰，双手颤巍巍地平胸推出。

雷大叔连接她两掌，已感双臂发麻，内腑血气翻涌，但他是个宁

折不弯的性子，虽见白发婆婆这第三次出掌，威力前所未见，他仍然咬牙硬接，暗把“天佛掌”力运至颠峰，待强猛掌风将及身前之际，才双掌一挥，向前迎去。

展白站在墙顶，万没想到雷大叔再会硬接白发婆婆这第三掌，总以为雷大叔要躲过去，然后再还招，所以他未做准备接应。

今见雷大叔仍然硬接，不由脱口叫道：“不好……”

但未等他窜下墙来，雷大叔双掌已与白发婆婆双掌接在一起。

两股强烈掌风，半空相撞，晃如平地响起一声焦雷。

余力四激，尘沙飞扬。

雷大叔一路踉跄，直退出丈余远近，但身形晃了几晃，仍然站着未倒。

白发婆婆怪目圆睁，静等着雷大叔不支倒下……

但雷大叔不但未倒，竟张口说道：“老婆婆，你名字怎么写法？”

可是一张口说话，再也忍不住内腑翻滚的气血，竟顺着口角流下满嘴鲜血来。

白发婆婆用手一指，狞笑道：“你到阎王老子面前，再去问我倒写的姓名吧！”

展白知道那是白发婆婆鬼神皆惊的“搜魂指”，不由惊叫道：“大叔，闪开……”

可是，婉儿比他更快，就在展白惊呼出声之际，她娇小人影，已如惊鸿飞燕一般掠至当场，人未落地，半空中单指疾出，也是用的“搜魂指”，猛戳白发婆婆右臂“关元”重穴。

这是婉儿聪明的地方，她自己“搜魂指”的功夫，不如白发婆婆深厚，故此，她避开指锋，出招指向白发婆婆右臂要害。

白发婆婆此时若不收招后退，固然她的指风，可以要了雷大叔的命，但她自己的一条右臂，也得报销。

这叫“攻敌所必救”，类似兵法中“围魏救赵”的方策，白发婆婆无奈，只有沉腕子，向一侧闪去。

只听“滋！”的一声轻响，白发婆婆的指锋虽然让开雷大叔，因为撤功不及，指锋过处，竟在坚硬的三合土地面上划了一道寸余深的一大道深沟。

再看婉儿那一指落空，也把地面上戳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小洞！

二人的“搜魂指”都够惊人。

雷大叔惊魂初定，摇摇欲倒，婉儿赶上一步，忙扶住雷大叔，忙道：“大叔，你负伤了……”

雷大叔在慕容府最疼爱婉儿，婉儿也最敬重雷大叔，所以见到雷大叔负伤，芳心甚感焦急……

此时，展白也跳落院中，见雷大叔有婉儿照顾，面孔一沉，对白发婆婆叱道：“你这么大年纪了，想不到还那么心黑手辣，对一个负伤之人，还下毒手，今晚，小爷到要领教领教你有多少绝学？”

喝罢，双掌一翻，亮出“天佛降魔掌”架式，道：“小爷先让你动手，三招之内，照样要你的老命。”

白发婆婆一见展白出现，面露惊惧之色，把先前的狂傲早已吓跑。因为她知眼前的小伙子乃是她命中克星，但一时之间，又不好意思掉

头就跑，是以怔在那里……

突然人影一晃，长髯老人与佛印法师，同时掠至展白面前。

长髯老人抖须笑道：“小哥儿，中原武林，就你一人，使我们‘海外三煞’心服口服。但今夜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要合起手来，跟小哥儿领教几招绝世武学，这话要跟别人说算我们欺侮人。但对你小哥儿说来，谅必小哥儿不会说我们以众欺寡……”

展白哈哈大笑道：“在下尊你一声老人家，你怎么不说是脸皮厚呢？”

长髯老人脸上一红，瞬即放声笑道：“就算我老不死脸皮厚，但‘海外三煞’合战你一人，未尝不是小哥儿的大光荣呢！我老不死斗胆说一句，中原武林除了小哥儿一人，可荣获这份光荣之外，武林中找不出第二人。”

展白豪气干云地笑道：“这样说来，这份光荣展白是一定要拜领了？就请三位进招吧。”说着拉开“天佛降魔掌”的架式。

双方这一对答之间，连动着手的人都自动停止了下來，纷纷向四周退去，当中立刻现出一大片空地来，似是专为展白猛战三煞空出的场地。

因为大家心里明白，这四个人打起来，必是石破天惊。

连看台上那么镇静的“神龙太子”与“南海龙女”，也不由双双站立了起来，要看看自己门下顶尖高手，合战一个少年展白胜负如何？

慕容红、金彩凤不知“海外三煞”的实力如何，但见场中紧张的

气氛，也料想到对方必是绝世高手，展白以一敌三，禁不住为展哥哥暗暗担心。

婉儿却是深知“海外三煞”的厉害，见展哥哥答应人家的挑战，只急得芳心无主……

柳翠翠虽然亲身陪练，知道展哥哥此时的功力，足可睥睨天下，但听说他独战南海三大顶尖高手，也不由暗为展哥哥捏了一把冷汗……

雷大叔、太白双逸及茹老镖头，刚刚见识过白发婆婆的武功，一个人功力就有那么强，要见三个人合起手来，那威力不知要大多少倍？更是为展白焦急万分……

至于南海门的人，却个个心喜，虽然不少人曾领教过展白高强的武功，但以本门三张王牌，要打一个少年展白，那是稳操胜算，因此，一个个都怀了几分欣喜的心情，来参观这一场武林罕见的大战。

不提双方观战之人的忧喜参半，单说长髯老人见展白接受了他的挑战，满脸欣喜之情，向展白挑起大姆指来，赞道：“小哥儿，了不起！你可称为近百年来，天下第一奇人。”

展白见长髯老人出于真心地恭维自己，反而有点不好意思，收了架式，一抱拳，道：“老先生过奖了。”

白发婆婆呷呷干笑道：“小哥儿不必客气，我们老头子说的是实话！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自认为天下无敌，连我们的主子‘南海一君’，也不敢说是我们三个人的对手……”

白发婆婆说到这里，长髯老人直打眼色，在看台上站着的“神龙

太子”与“南海龙女”更是颜色愕变。

但老婆子心直口快，不管众人的反应如何，仍照直说下去道：“今夜小哥儿，一人独战我们三人，岂不是前无古人？”

展白颇为诧异道：“你们三位，既是武功盖世，又何必甘心受别人驱使……”

“佛印法师”急插口道：“臭老婆子，就会信口开河……”

长髯老人微微一叹道：“贼秃，今夜我们三人遇到绝代奇人，要说老实话。”

接着又对展白道：“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自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没有时间多说……”

忽然面色一整，道：“过去的不谈。我们三个老不死的合起手来，打你一个小娃娃，可说是千载难遇的盛会，盛会难逢，咱们今夜的胜败，要有个赌注才行。”

展白见他们三个言语率直诙谐，心中减少了几分敌意，闻言道：“不知老前辈，要赌些什么？”

长髯老人听展白尊称他为老前辈，一时喜得抓耳搔腮，拉了半天胡子，才说道：“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要败了，从此退出南海门，不问江湖是非。如果小哥儿败了，也要和我们一样，退出中原武林，不问江湖是非。这样公平吧？”

展白本是忠厚诚实的青年，有点傻里傻气，今天不知怎么突然聪明起来，乍一听长髯老人所提的赌注，似乎微不足道，但仔细一想，可又不是那么回事。

于是问道：“这还要多加说明，你们三位退出南海门，是否还可以在中原立足？在下退出中原武林，是否连在中原立足都不可以了呢？”

长髯老人一听，青年人不简单，于是笑道：“不管在哪里立足，总以‘不问江湖是非’为重点就好了。也就是说凡是武林中的事，不许插手过问，至于安身立脚的地点，不限于中原还是海外，总以避免与武林人物见面为准。怎么样？”

此时“南海龙女”飞快掠了“神龙太子”一眼，“神龙太子”脸色惨变，刚要跃身下地……

不过，众人都注意展白与“海外三煞”的谈判上，对他兄妹二人的动作，无人看到。

就在“神龙太子”将要跃下之际……

展白道：“老前辈办法虽好，但在下实难照办。”

长髯老人一愣，道：“小哥儿，还有什么话说？”

展白道：“在下父仇未报，除非展白已死，只要留展白三寸气在，这杀父之仇，非报不可！”

长髯老人一抖长髯，道：“父仇不共戴天，理应当报。但不知小哥儿杀父仇人是谁？”

展白一字一顿，斩钉断定地道：“‘青蚌神’金九！”

白发婆婆突然咧嘴大笑，笑得满头白发乱颤。

展白见白发婆婆笑得突兀，颇不高兴地道：“不知老前辈有什么好笑的？”

白发婆婆手指墙边绑人柱那边，却一时止不住笑声，说不出话来。

长髯老人道：“‘青蚨神’金九已死，小哥儿这桩心愿是算了啦！”

展白顺着白发婆婆手指方向看去，但见墙边地下放着一只破碎了的轮椅，绑人柱上绑着血淋淋的一段残肢，双臂双腿以及项上人头，均已被刀砍落，正是“南海门”“五刀分尸”的残酷刑法。

再一看绑在柱子上的那一段血淋淋的肢体，团花套肩锦缎袍，哑然而悟，那正是“青蚨神”金九的衣饰。

突听一声悲惨的哭号，接着一条人影，飞扑至“青蚨神”金九的残躯断肢之前，扶地号啕大哭起来。

他努力摒除了心中杂乱的感想，仍昂然道：“‘青蚨神’固然已死，但在下杀父仇人，还有‘乾坤掌’云宗龙。”

长髯老人面含谲诡笑容，道：“看来小哥儿杀父仇人还不少，不知还有哪一个？”

展白接着道：“‘混元指’司空晋。”

长髯老人道：“接着说下去。”

展白道：“‘霸王鞭’樊非。”

长髯老人哈哈大笑道：“小哥儿杀父仇人，都是中原武林豪门巨霸，但不知还有没有了？”

展白道：“没有了。”

白发婆婆挤着堆满皱纹的脸道：“那小哥儿，你尽可以跟我们三个老不死的放手一拼，中原武林，再也没有什么事可令你放心不下了。”

展白不信的道：“莫非中原四大豪门，镇江樊非，都被你们‘南海门’斩尽杀绝了？”

“佛印法师”道：“难道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还会骗你一个娃娃吗？”

展白道：“此话当真？”

长髯老人面容一整，道：“小哥儿你也在江湖上走动过，当知江湖上的人一言九鼎，‘海外三煞’不是没名无闻之辈……”

展白突然向三人一抱拳，深施一礼，道：“那么，在下杀父之仇已报，要谢谢三位了！”

白发婆婆道：“小哥儿，不要先谢我们三个老不死的，真正代你诛却杀父仇人的，应该是我们少主，小哥儿应该谢她。”

展白掉头一看，白发婆婆手指的是“南海龙女”，而“南海龙女”一对亮如晨星的大眼睛也正盯着他望。

他情孽纠缠，已有数个少女对他钟情，使他无法应付，因此，一看到“南海龙女”用这种眼光看他，吓得忙转回头来，对“海外三煞”道：“谢一不谢二。”

“展白此时父仇已报，倒真无牵无挂，这个赌是打定了，就请三位前辈赐招吧。”

说罢，“呛啷！”一声，抽出背上“无情碧剑”，左手藏剑，稳压肘后，右手捏剑诀，斜指齐眉，剑招亮式，仍是他那一套不大高明的“三才剑”法。

“海外三煞”一见，各自移身错步，成三角形把展白围在中央。

长髯老人身形直立，双掌一反一正平置胸前，乃是“怀抱日月”的姿势；白发婆婆塌肩跨步，右手单指坚立如锥，摆在右耳下方；佛印法师，却是双掌扶地箕踞蹲坐，状如青蛙，看样子长髯老人要以“大手印”应敌，白发婆婆亮的架式已是“搜魂指”，佛印法师是用的“蛤蟆功”，三老均要以平生绝艺来合战展白。

“海外三煞”单打独斗，都吃过展白的亏，此时三人合战展白，一亮式便把各人惊世的功夫摆了出来，看样子并不像“神龙太子”所担心的那样会“放水”，相反的，三人是有把展白折辱在手下的决心。

展白见三人徒手摆开架式，朗声道：“请三位老前辈亮兵器。”

“海外三煞”同时道：“我们三个老不死的，从来不带兵器，而且我们三敌一，徒手也罢……”

本来展白仗剑独战三大绝世高手，也算难能，但展白天生傲骨，说没有兵器，他一回手，“呛！”的一声，又把“无情碧剑”还鞘，当时双掌一挫，摆出了“天佛降魔掌”的招式道：“那么，在下也就空手奉陪了，请。”

雷大叔与太白双逸，暗暗摇摇头，心说：“当真是跟他父亲‘霹雳剑’展云天，一个样的脾气……”

不由得更为他多担了一份心。但此时此际，局外人又无法出面阻止，只有站在一旁，暗暗为展白焦急……

长髯老人笑道：“小哥儿先请，我们三个老不死的，以三敌一，已经占了便宜了。”

展白道：“幼不欺长，还是三位老人家先请。”

白发婆婆呷呷笑道：“尽客气个什么劲？老婆子先出手。”

说罢，“搜魂指”神功，运至巅峰，猛烈划出！

尖风狂啸，猛向展白劈面点来。

这真是武林罕见的一场恶战，只见掌起处风云变色，指落处石破天惊，只打得天昏地暗，灯火无光，就在坚硬逾石的练武场上，掀起的尘头也是有十数丈高。

这时，已看不清四人的人影，只能看到四团罡风急旋，犹如四股强烈的卷风纠缠在一起，翻腾播滚，狂啸刺耳。

晃眼间，展白独战三煞，已然打了三五十个照面。

此时，掌风劲流，愈来愈猛，激溅起来的灰尘愈涨愈高，只见黄尘滚滚，怒流激湍，龙卷风如深山大川暴雨过后，万涛齐鸣，又如狂风巨浪的大海上，群龙闹海，四股风渐渐合成一股，吼吼怒卷，声势简直惊人已极。

在四周围观的众人站不住脚，身不由己地纷纷后退。二三十丈开外的灯笼火把，均自摇晃不定，昏昏欲灭。

这时众人已无法看清四人动手的招式，也不知打了多少个照面。反正时间不短了，场中风声渐减，人影又渐渐现了出来。

四个人头上均已冒起腾腾的汗气。

想以这种绝世神功应敌，虽然威力强大，但也最耗真力，“海外三煞”三百余年的苦修苦练，尚且头上见了汗，展白纵然神功盖世，也不由不累得气喘吁吁。

场外观战的那么多人，连敢喘一口大气的人都没有，显见这一战，

的确是盛况空前。

四个人由快攻快打，变成围场游走，招式既慢了，众人已能看得清楚，只见四人之中，无论任何人攻出一招，均是全身功力之所聚，每一招落空，均可把坚逾青石的地面，打一道深沟，或是一个大坑。

看样子四个人任何一人的一指一掌，均可开金洞铁，碎石成粉。

白发婆婆性情最急躁，她平生很少遇到敌手，曾狂言有在她手下走过三招者，即不予以杀害。今见三人合手，久战展白不下，立即暴怒，把“搜魂指”运功运至巅峰，“嗤！嗤！嗤！”接连猛戳三指，指指尖啸破风，指指指向展白要害。

展白打得久了，也激起少年傲性，“千幻飘香步”、“无色无相身”，翩若惊鸿，矫如游龙，接连躲过三指，“天佛降魔掌”，一招“佛光普照”无俦罡风，狂卷白发婆婆。

白发婆婆招式出手太狠，用力过老，一时收招不及，躲得略为慢了一慢，左肩被展白无俦的掌风扫了一下，白发婆婆半边身子一麻，痛彻心肺，不由惨嗥一声，一路踉踉跄五六步，被打出圈外。

所幸只是掌风扫中，如若被掌力击实，以展白目前功力来说，焉有白发婆婆的命在？

佛印法师一见展白掌伤白发婆婆，心中又急又怒，呱！呱！呱！厉啸，双掌如风车一般，猛向展白身后扑至。

展白一掌震退白发婆婆，听到身后罡风怒吼，知有暗袭，不躲不闪，“天佛降魔掌”运至十成，反臂向后撩去。

“轰隆！”一声暴响，犹如地裂山崩，劲风四射，回旋生飙，尘

沙飞扬之中，佛印法师已如断线纸鸢一般，倒飞出去。

展白连伤二煞，胜利在望，尤其掌伤白发婆婆，呼吸之间，反臂震飞佛印法师，身法巧，招式妙，掌力惊人，四周围观之人，不分敌我，哄然叫好。

“南海龙女”、“神龙太子”颜色惨变……

雷大叔、茹老镖头、太白双逸以及慕容姐妹，喜极欢呼……

但就众人纷纷一乱的当儿……

突然又是一声暴响，犹如一个闷雷打在练武场上，声音之大，只震得众人双耳雷鸣，心头狂跳。

余力狂卷而出，竟把数十丈开外的灯笼火把吹得一暗。

众人齐声惊呼，待灯光暗而复明时，只见展白俊脸泛白，嘴角溢血。

再一看长髯老人，发须皆炸，怪目怒睁如炬。

显见展白吃了长髯老人的亏，而且内腑必已负伤。

关心展白的雷大叔等人，一阵大哗……

长髯老人大逾车轮的双掌，又缓缓举起，作势向展白当顶劈下。

同时嘴中嘿嘿笑道：“小哥儿，老不死三伤其二，这一掌下去可要了你的小命。”

展白连伤二煞，不慎被长髯老人一掌震伤，此时腑内血翻气涌，但仍昂然不惧，双掌平胸而起，道：“不见得！老前辈与在下功力悉敌，这一掌下去，还不知胜负属谁？”

长髯老人车轮大的巨掌，一边运力下压，一边嘿嘿言道：“小哥

儿，不要再逞强了，你已经负伤吐血。”

展白“天佛降魔掌”运至十成，一边缓缓上击，一边道：“老前辈自己心中明白，你内腑真气已经逆窜。”

长髯老人内腑真气还真是几乎被展白掌力震散，见展白道出他的隐秘，不由杀机陡起，狞声道：“我老人家本想与你分出胜负即止，如此说来，小哥儿你是死定了。”

说罢，真气一降，内力崩出，巨灵大掌如山崩海啸一般，突然加快了速度，向展白顶上劈来。

慕容红、展婉儿，以至刚刚自行苏醒的金彩凤，不由同时惊呼，猛然扑了过来。但慢了。

展白双掌已然迎了上去。

震声中，狂飙四卷，慕容红、展婉儿、金彩凤三条娇小身影，又被无俦的罡风劲流震退了回去。

尘灰四落，展白“哇！”的一声，张口又喷出一口鲜血，但人仍未倒，奋起双掌，叫道：“老人家，再来。”

长髯老人身形晃了两晃，到底忍不住，也张口喷出一股血箭。见展白举掌又要打来，目射奇光，举掌欲迎……

突然他面色缓和了下来，满面怒容改变成一脸赞佩之色，一翘大姆指道：“小哥儿，你真行。”

展白天生服软不服硬，见长髯老人突然夸奖他，想到三煞已经伤在自己手中二煞，再与老人拼下去，也不过是落个两败俱伤，自己父仇已报，还有什么值得争的？于是，突然收掌，双掌一抱，道：“在

下认输了，老前辈，再见。”说罢，回头就走。

这又大出长髯老人意外，见展白说走就走，一时怔在那儿……

展白走了几步，稳住腹内翻滚的气血，竟翻身向墙外驰去。

他听到身后慕容红、展婉儿、金彩凤以及雷大叔等人在呼叫他，但他头也不回地向南京郊外驰去。驰出南京城，顺着江边朝前跑，越过岩石十二洞，登山越岭，穿过一座山底涵洞，展白又跑至“亡魂谷”，耳内听到淙淙泉鸣，眼睛又看到翠翠曾为他“纯阴疗阳”的那块长满了茸茸细草的大白石，他再也支持不住，一头扑倒在大白石上，立刻昏了过去。

也不知昏死过了多久，他觉得鼻孔里非常搔痒，“叽！叽！”连打两个喷嚏，人又清醒了过来。

只见红日爬过了山岭，百鸟声喧，原来是夜已经过去，黎明又已来临。

他睁眼一看，柳翠翠娇躯斜倚石前，玉指尖尖两指，拈了一根不知取自什么鸟身上的五彩羽毛，如花的粉面上含着淡淡凄笑，正在以羽毛逗弄他的鼻孔。

展白猛地爬起道：“你……”

翠翠丢掉手中羽毛道：“我跟你天生一对神仙伴侣，世事无凭，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恩怨情仇，也不过是南柯一梦。我与你不管江湖上是是非非，找一洞天福地，乐享终生。白哥哥，此时你再不能说不了。”

展白心动，但仍觉有事来了，道：“我……”

翠翠聪慧逾人，不等展白说完，道：“白哥哥父仇已报，无牵无挂，正可与妹妹遨啸世外，寄情山水，同效鸳鸯双飞……”

翠翠见展白情思尤有未逮，明眸一转，狡黠笑道：“莫非白哥哥还舍不下慕容姐妹与‘江南第一美人’？”

展白见心事被翠翠说破，玉面一红，仍讷讷道：“我与慕容大姐已有婚约……”

翠翠笑道：“她姐妹恩怨株连，一时脱身不开，显然不能与白哥哥置身世外。假如，她们三人之中，对白哥哥情有独钟，舍得离开家庭父兄，不过问父死血仇，当然还可以来追寻白哥哥身侧，小妹已经想开了，一定与她们和平相处，共效娥皇女英，白哥哥，你不要小瞧妹妹，妹妹决不是‘母夜叉’，更不是醋坛子……”

第四十六章 太阴神掌

展白长叹一声，道：“难得妹妹替我设想的周到，可是，我……”

谁知柳翠翠眼珠滚动，左右一看，扬声叫道：“什么人？敢偷听姑娘谈话。还不出来受死。”

展白一愕，真想不到翠翠耳目如此聪敏，自己一点未发觉，她已觉察附近有人。

翠翠话声才落，就在他俩停身不远的一棵大树后边，鬼魅似地闪出一人。

此人儒巾飘扬，步履潇洒，虽是黑夜之间，无法看清他的面貌，但必是一个风流人物，只见他哈哈一笑，说道：“本人在此安眠，你二人吱吱喳喳，扰人清梦，本人还没说话，你们反而怪罪我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说罢拂袖便走。

翠翠冷哼一声，未见她怎样作势，人如飘风闪电，只香肩微微一晃，已然站在那人面前。

那人倒抽一口冷气，估不到翠翠的身法超乎想像，又不知翠翠追来是何用意，立刻运功戒备，双掌微提，护住胸腹要害，准备随时出手应敌。

展白此时也赶了过来，谁知借着星月微光，看清来人面貌之后，不由脱口惊呼道：“原来是你。”

那人仰天打了个哈哈，笑道：“怎么，你想不到是我吧？可是本人早就知道是你了，堂堂的‘无情剑客’艳福倒不浅，有了这么一位

宽宏大量的夫人，看样子三妻四妾是少不了喽！”

展白听出他语含讥讽，俊脸一红，讷讷地道：“樊素……兄……久未相见，想不到你竟学会了说笑话了……”

原来此人正是镇江“麒麟庄”的樊素鸾，不过她此时仍是男装，当着翠翠，展白不愿揭露她的身份，故仍以樊兄呼之。

谁知翠翠在一边冷笑一声，纤指指着樊素鸾道：“你不用反穿皮袄，在我面前装佯。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哼！我早就看出你也是个母子货。”

这回，该樊素鸾脸红了，她万也想不到眼前这美逾天人的绝色少女，眼光竟是如此厉害？一眼便看破了自己的身份，她想取笑别人的，反叫别人取笑了，立刻闹了个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有了对婉儿的经验，展白印象中认定翠翠定会醋海兴波，怕她再跟樊素鸾打起来，忙在一边，道：“翠妹，你不必多心，她向来是穿男装的……”

翠翠紧绷着的小脸，噗的一笑，仿佛由肃杀的严冬，一下子回到百花盛开的春天。听她咯咯笑了半天，才强住笑声道：“我的白哥哥！你放心好了，妹妹说过不做醋坛子，你再不用担心妹妹会吃醋，婉儿、慕容红、金彩凤，三个都不嫌多，不在乎再多她一个……”

樊素鸾突然恼羞成怒，面孔一沉，叱道：“不要脸。”

翠翠倏然收住笑声，反手一掌，“啪！”的一声脆响，樊素鸾粉脸上立刻肿起了五个红指印。

翠翠突然打了樊素鸾一个耳光，出手奇快，不但樊素鸾未能躲开，

就连展白想出手阻拦都未来得及。

这一招大出二人意外。

一时把樊素鸾打愣了。

烈性的樊素鸾，家庭惨变，满腹悲愤，哪里受得了翠翠如此调侃？又感技不如人，连急带气，玉容惨变，“噗噜！”一声，从腰中抖出一条十八节亮银鞭来。

这是她父亲“霸王鞭”樊非的成名武器，“霸王鞭”樊非三个儿子没有传，单单传给了女儿。

展白以为樊素鸾取出兵器，是要情急拼命，知道她绝不是翠翠的对手，又怕翠翠心狠手辣，动上手使樊素鸾吃了大亏，忙上前两步，急道：“樊素……”他已不知是称呼兄好，还是称呼姑娘好，急不择言地道：“千万不要误会，翠翠，翠翠……”

翠翠怎样呢？他本就讷于言词，一着急更不知如何措词才好。

谁知樊素鸾银牙暗咬，握住亮银鞭的鞭头，竟反手向自己灵盖上敲去。

原来这烈性姑娘竟想自杀了。

展白大吃一惊，顺手一夺，竟是大擒拿手中的一大绝招“火中取栗”，危机一发之间把亮银鞭，从樊素鸾手中夺了过来。

“樊姑娘！你这是何苦……”

谁知展白话还没说完，樊素鸾“嚶！”然一声悲啼，掉头向树丛中窜去。

“樊姑娘！樊姑娘……”

展白一边口中急叫，一边腾身去追。一方面他是想把误会解释开，另一方面他是怕姑娘仍然想不开，前去找死。

天真娇憨的翠翠却在一边愣了。

她想不到一句话会使对方痛不欲生。

展白追赶樊素鸾，以目前展白的轻身提纵术来说，“无色无相身”“千幻飘香步”，可以说追赶樊素鸾，真让她跑不出十步八步去，但当他眼看逼近樊素鸾时，突然在一棵大树上滚下一团黑糊糊的黑影，直向展白脚下撞下来。

看那黑影，奇快如电，方圆不到三尺，黑糊糊犹如一个蒲团相仿，不知是何事物？

展白大吃一惊，急刹住前扑的身形，倏然斜飘丈外，落下地来，掉头一看，那团黑影，一个“鲤鱼打挺”，竟然站在展白面前。

影定身显，原来是一个头大腿短，身高不及三尺的侏儒，嘴唇上挂着两条青鼻涕，冲着展白呲牙直乐。

展白定睛一看，面前的侏儒正是“三寸丁”。

展白冷哼一声，颇为不屑地道：“你的两个师父呢？”

展白虽然忠厚木讷，但却疾恶如仇，自从在“神猴”铁凌口中，知道“江南二奇”忘义弑师，便十分不齿其为人，故此对“三寸丁”的挑战不理不睬，反而向其询问“江南二奇”的下落。

“三寸丁”一撇嘴，摇头晃脑地道：“小太爷便可要你的狗命，还问两位老太爷干什么？”

说罢，一招“小鬼推磨”，身形滴溜溜一转，掌走偏锋，闪电似

地向展白左臂扣来。

展白见他说打就打，怒气陡生，甩左肩，塌右步，反臂一掌，向“三寸丁”后背拍去。

谁知“三寸丁”身形滑溜得很，两条短腿一蹬，斜窜三尺，原式不变，仍是一招“小鬼推磨”，双手乍开，照旧向展白左臂锁来。

展白估计不到“三寸丁”出手招式，比在数月之前燕子矶江边动手时高出甚多，不但出手快，招式奇，而且十指劲风竟能袭体生寒，心中微微一凛，手下不敢怠慢，晃身避招，迅然用出一招“风震雷鸣”，掌刃如刀向“三寸丁”短粗的头上砍去。

“三寸丁”尖啸一声，大脑袋一晃，“滋溜！”一声，掉头又向展白右臂抓来，仍然是一招“小鬼推磨”！

二人晃眼打了三五个照面，“三寸丁”倏左倏右，但不论向左向右，都用的是相同一招“小鬼推磨”。

展白心中暗暗吃惊，其实，“三寸丁”心中更加吃惊。

因为“三寸丁”在燕子矶江边，被展白打了一掌，师徒三人回到雁荡鬼谷，潜心苦练，但等他们师徒三人，自认为绝艺练成，足可以和“神猴”对抗时，江湖传出“南猴北驴”火拼，一同丧命在“亡魂谷”的消息。

师徒三人为了证实这一消息，又跑来南京近郊“岩山十二洞”一带，前来打探，果然发现“神猴”铁凌死在一座荒洞中。

“江南二奇”当然是如释重负，“三寸丁”却吵着要找展白报雪一掌之仇。

“那还不容易！”大奇“赤发灵猴”常去恶道：“师父传你的‘鬼魅掌’，别看只有三招，但这三招威力大得出奇，其实也用不了三招，徒儿，只要用第一招“小鬼推磨”，便可置少年展白于死地。”

这一说“三寸丁”更是心痒难熬，恨不得立时找着展白，把展白劈死掌下，以出胸中一口恶气。

谁知，今天他遇到展白，把一招“小鬼推磨”反复用了五七次，仍然连展白的衣边都没摸到。

而且，看展白见招拆招，见式打式，态度从容，好像尚未施出全力，“三寸丁”不由又惊又怒，猛叱一声，手法立变，双掌左右一分，指尖向前，以“燕子穿云”的姿式，埋头向展白胸前撞来。

展白一愕，心说：“这是什么招式……”

本来“三寸丁”这一招，从外表看竟似情急拼命，又像杨令公撞碑自杀，天下武林，任何门派之中，均罕见这等招式。

岂不知这是“鬼魅掌”的第二杀招，名叫“鬼王撞钟”，别看那简简单单的埋头一撞，内含五个变化，头、双手、双脚并用，无形中比以双掌应敌的人，多出三样东西来，可以说厉害无比！

尤其“三寸丁”是有名的铁头，自幼练习“油锤贯顶”的硬功夫，所以，他那头号大脑袋一撞之力，何止千斤，足可倒树断碑。

而他的双脚隐于身后，鞋尖两柄短剑，在双脚前踢时，双剑齐出，专破铁布衫金钟罩等外门硬功横练。

展白不知他这是什么招式，单掌一挥“迅风疾雷”，猛向“三寸丁”埋头前冲的顶门打去

谁知“三寸丁”抬脸上仰，急射向前的身形，倏然升高二尺，堪堪避过展白的一掌，同时，他分置左右的双掌，向中一合，竖立的指尖，猛向展白左右“太阳穴”插下。

这一变化，实在大出意外，展白大吃一惊，赶紧缩颈藏头，双掌擦顶而过。

展白暗道一声：“好险……”

那“三寸丁”却不等他念头转完，凌空的身形，向上一挺，隐于身后的双脚已就势踢出，“哧！哧！”两柄短剑在鞋尖穿出，猛刺展白双目。

展白大喝一声：“不好……”

所幸他学会了“千幻飘香步”，一遇危急，反应立生，就在明晃晃的剑尖将及面门之际，面前人影一花，原地已失去了展白的踪迹。

“三寸丁”双脚踢空，在半空中身形划了一个圆弧，又落回地面，双眼一愣，不由傻了。

眼见自己一招“鬼王撞钟”，双脚短剑踢出，这种脚中藏刃，展白赤手空拳挡不敢挡，躲不能躲，眼睁睁必可把展白双目刺穿，怎地一晃眼不见了展白的踪迹？

莫非展白还会借土遁走了不成？

“三寸丁”傻愣着双眼，东瞧西望，不见展白何处去了，心下正犯嘀咕，突听身后“嗤”的一声冷笑。

“三寸丁”吓了一跳，霍然转身子一看，见展白正站在他身后不及一丈之处，负手冷笑。

“三寸丁”又惊又怒，尖啸一声，埋头又向展白撞来，仍然是那招“鬼王撞钟”。

展白面孔一沉，怒叱道：“你找死。”

喝罢，再不留情，运起“天佛降魔掌”功，一招“扫清妖气”，只见如惊风骇浪一般的巨大劲流，狂啸着奔向“三寸丁”顶门。

“三寸丁”埋头前冲，只感迎头如雷霆万钧的掌风劲汹涌而至，心知不好。

但他的前冲之势甚猛，再想收招换式，已经晚了，只听“轰！”然一声大震，“波！”的一声脆响，“三寸丁”短小身材，直被掌风震出三丈开外，他一颗百练成钢的大脑袋，被展白一掌拍碎，半空中脑血四溅，“吧嗒！”一声，尸首摔落地上，四肢连动都没有动，便已死去。

展白站在那里呆呆发怔之际，突然两声凄厉长啸，犹如荒夜鬼哭，划破了周遭夜空。

展白闻声知惊，抬头四顾，只见从“三寸丁”方才现身的树丛里，如飞电流矢般，飞射来了两道黑影。

这两道黑影来得急，停身也急，飞矢急射，倏的一声稳站在展白面前，竟如钉子钉在地下一般，纹丝不动。

展白倒抽一口冷气，光看来人的轻功身法，当今武林已是罕见。

用目一打量二人，只见一个赤发猴脸的老者及一个夏穿冬衣的冬烘老头。

展白认识，正是雁荡鬼谷的“江南二奇”，“赤发灵猴”常去恶、

“鬼谷隐叟”文正奇。

“江南二奇”以狠毒的眼光，狠狠地瞪着展白，四道眼光，犹如四柄利剑，看得展白从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又觉得自己一掌打死二人的爱徒，心中不由生出愧疚之念。

但瞬即想到他二人忘义弑师的罪行，立刻又激起他疾恶如仇的满腔热血，胆气为之一壮。

“赤发灵猴”一字一顿，恶狠狠地道：“小子，杀我爱徒。老夫如果不把你碎尸万段，誓难消老夫心头之恨。”

“鬼谷隐叟”冷笑连连，不过他这笑声，比鬼哭狼号还要难听十倍，喋喋之声，听得展白周身鸡粟直立。

“师兄。”鬼谷隐叟文正奇，从咬紧的牙齿中迸出森冷的语调道：“把这小子碎尸万段，都便宜了他！老夫却要用‘阴穴截脉’、‘五阴搜魂’、‘敲骨抽髓’、‘剥皮抽筋’，所有的惨毒手法，加诸小子的身上，要他哀号七七四十九天，然后再把小子碎割凌迟。”

展白仰天大笑道：“你们两个老贼再狠，但也不能洗刷你们弑师的罪名。”

“江南二奇”狠毒的脸上，同时流过一抹惊骇之色，互相对望了一眼，但瞬即一瞪眼，脸上杀机更浓，差不多是同时暴叱道：“你小子胡说些什么？你连我二人的恩师是谁都不知道，竟胆敢胡言乱语，难道死在眼前，还要含沙射影，含血喷人吗……”

展白笑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看你二人衣冠楚楚，可能也读过几天圣贤之书，连这点浅显真理都不知道吗……”

“江南二奇”脸上惊容更甚，大奇“赤发灵猴”尖起嗓子吼道：“你说，你说，我二人的恩师是谁？假如说不出来，老夫叫你死无好死。”

展白投他轻卑地一瞥，不紧不慢地道：“神猴铁凌，该不会有错吧？”

“江南二奇”如被蝎蜇，周身肌肉同时抖了一下。但“鬼谷隐叟”立即暴怒，叱道：“师兄，不用跟这小子鬼扯，我们先合起手来，把他小子毙了再说。”

大奇“赤发灵猴”也觉隐秘被展白探知，关系太大，这事情如果传出江湖，“江南二奇”必将为所有武林人物不齿，所以毒念更炽，立意要把展白杀之灭口。

听师弟“鬼谷隐叟”说完，“赤发灵猴”不再答言，默运玄功，真气贯注，只听他周身骨节“咯！咯！”暴响。

“鬼谷隐叟”双手抓紧又放松，放松又抓紧，显见亦在运集周身功力。

周围空气也几乎为之凝结，天空一片乌云掩过，把仅仅有一些微光的寒星也遮蔽住了，黑夜荒山，更显得无比凄厉。

山雨欲来风满楼，血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展白知道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因此，展白一边暗中戒备，准备随时迎敌，一边嘴中说道：“在下与人有约，今后不问江湖是非。你二位如果一定要找在下动手，那么，得请你们二位留下点证据，证明是你们二人逼着在下动手，在下

奉陪……”

大奇“赤发灵猴”叱道：“少废话。”

二奇“鬼谷隐叟”同时叱道：“今天你小子是死定了，还留得什么证据？”

二奇喝罢，大奇吐气开声，以他苦炼新成的“黑煞手”，一式“黑手夺魂”，猛向展白面门劈来。

差不多是同时，二奇“鬼谷隐叟”肥大袍袖一扬，露出他瘦如鬼爪似的一只右掌，也是以新近练就的“阴风掌”，配合着大奇的攻势，从斜刺里切出一掌，部位是奔向展白“左肩井”。

两大隐世高手，又是数十年精修苦练，如今联起手来出招，不但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其掌指上的威力，相济相成，的确大得惊人。

展白暗惊二奇武功，确是世所罕见，因为他没有把握稳操胜算，把二奇同时除去，又觉得二奇不允，动手之先立下证明，将来“南海三煞”前来责问，无法答复，因此，不愿接招，踏起“千幻飘香步”，倏然逸出二奇的凌厉招式之外。

二奇同时一愕，可是他二人实比“三寸丁”高明多了，展白步法虽然神妙无比，但二人身形一旋，早又各自攻出一掌。

掌风锐啸，扬石飞砂。

展白第二次闪身躲过，但仍未还手。

二奇形同疯狂，各自厉啸一声，身法展开，同时施出绝大杀招，但见满天掌影，狂啸而下。

展白“千幻飘香步”固然灵巧，但看样子光凭躲闪，不出手是不行了。

突然——

一阵香风吹过，如山的劲流随之而至，“轰！”然一声“江南二奇”衣飞发举，同时被震退三步。

“江南二奇”同时吃了一惊，只觉对方掌力大得出奇，简直不可抗拒，咬牙站稳身形，举目一看，面前多了一个身裁矮小，青面红发的怪汉。

“江南二奇”一看不认识，大奇“赤发灵猴”常去恶，双眼怒睁，厉叱道：“你小子是何人？竟敢与‘江南二奇’伸手架梁。”

二奇“鬼谷隐叟”也叱道：“小子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青面红发怪人，当然是戴了面具的柳翠翠，声调一变，怪叱道：“少罗嗦，接招。”

声到招出，双掌一分，左右分击二人。

“江南二奇”同时举掌迎上。

“砰！砰！”

两声暴响，二奇同时又被震退三步。

柳翠翠咯咯怪笑，道：“就凭你二人这等货色，也敢大言不惭？”

“江南二奇”同时大怒，怪啸厉吼着，各自运出周身功力，猛向翠翠扑来。

翠翠嘴中笑声未停，一双洁白的玉手，犹如迎风蝴蝶，只见她轻描淡写地将双掌向二奇挥去。

“砰！砰！”

又是两声暴响，“江南二奇”这次却被震出五六步去。

“江南二奇”接连被震退三次，狂态全收，且腹内真气流窜，自知不是对手，心中已生怯意。

翠翠咯咯怪笑，道：“来呀！怎么不敢打了？”

说着双掌缓缓举起，两只白得出奇的小手，竟放出两道耀眼的白光。

第四十七章 太白双逸

“江南二奇”面色惨变，脱口惊呼道：“太阴神掌。”

翠翠冷笑道：“怕了吗？”

接着双掌缓缓向“江南二奇”压下。

一股汹涌的巨大气流，激荡而出。

“江南二奇”面无人色，腾身想跑，但那股汹涌气流竟似一个无形的巨大钢罩一般，把二人罩定，想跑连脚步都无法抬起。

这是“江南二奇”有生以来，经过无数阵仗，从未经过的现象。二人脸色流露出无比惊惧的神色。

没想到两个无父无君，狂傲不可一世的两大高手，竟然如此怕死。

展白突然在后边叫道：“翠翠……”

翠翠闻展白一叫，猛然记起她的白哥哥最反对她滥杀无辜，为了不愿使展白不高兴，她这时收住掌势，卸去功力，双手下垂，冷冷地说道：“看在白哥哥份上，饶你二人一条狗命。滚吧。”

“江南二奇”如逢大赦，话也没敢多说一句，掉头鼠窜而去。

连丢在地下的爱徒“三寸丁”的尸身也顾不得收拾了。

展白见翠翠放走了“江南二奇”，懊悔地连连跺脚，怨翠翠道：“翠翠，你怎么把他二人放走呢？”

翠翠一手揭下脸上的鬼面具，一双大眼睛睁的滚圆，奇怪地望着展白，道：“咦！白哥哥，你不是不愿妹妹多杀无辜吗？”

展白跌脚道：“他二人是杀害自己恩师，毫无人性的恶徒，不应放走的。”

翠翠小嘴一嘟，颇不高兴地道：“这倒难了，有时你不要我杀人，有时又叫我杀，谁知你究竟要怎样？”

展白也气起来，道：“我要你怎样？只要你不给我添麻烦就好了。刚把樊姑娘气走，又放走十恶不赦的恶人……”

翠翠玉容惨变，不等展白把话说完，便气道：“好！我不给你添麻烦。我走。”

由于展白也在气头上，翠翠走时他连阻拦都未拦阻，事实上翠翠身法太快，要拦她也拦不及了。直等到翠翠的人影已消失在苍茫夜色之中，展白兀自喃喃道：“走就走吧，有什么了不起……”

嘴中虽如此说，心中却不免兴起一种茫然空虚的感觉。

夜凉如水，云淡星稀。

天空的黑云，也不知何时消散了，东方天边已现出鱼肚白色，正是“耿耿星河欲曙天”的断雁时分。

“呱！呱！”一只失群的孤雁，哀鸣了两声，从树梢拍翅飞起，在昏暗的天空绕了几个圈子，飞向茫茫远方。

这失群的孤雁，寂寞无侣，天涯茫茫何处是它的归宿？

他漫无目的缓步地走着，在荒山野岭之间，在晨光熹微的晓雾之中，他落寞的身影越发显得孤独了。

正是“青眼相看能有几，英雄穷途少人知！”

突然——

对面山坡上窜出数条人影。

这些人行色仓促，看见展白，一齐飞奔着跑来。

“贤侄。”

“小恩公。”

“展哥哥。”

还离着老远，便一齐高声呼喊起来，展白举目一看，原来是雷大叔、“太白双逸”、茹老镖头及慕容红。

这几个武功高手，跑得都有点气喘吁吁，乱发飞蓬的雷大叔首先叫道：“贤侄！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太白双逸”接着道：“小恩公！叫我们找得好苦。”

慕容红脱口叫道：“展哥哥……”

这心高气傲的少女，不见了未婚夫，比任何人都要焦急；但见到展白，只这一句“展哥哥！”便代表了千言万语，其他再也说不出来了。

展白摇头一叹，但他的心里却流过了一股温暖，因为从这些人的神态中，他已知道，他并不是孤独的，仍有许多人关心他，敬爱他。

人，是离不开爱的。就是英雄也不例外。

茹老镖头江湖阅历最丰，三教九派的人物什么样的都接触过，善于观人辨色。见展白摇头叹息，神情落寞，早已看出其心意，于是干咳了一声，道：“展贤弟，些微挫折，不用老放在心上。那‘长髯老人’武功内力，虽比贤弟略高半筹，但贤弟还年轻，只要加紧用功，假以时日，必可凌驾其上，那时，贤弟不但稳可战胜长髯老人，就是天下武林，恐怕也要以贤弟为尊了。哈哈……”

说罢，这满面风尘的老镖头还打了一个哈哈。

展白能体会出茹老镖头的话中之意是在安慰他。但在此情形下，别人越安慰他，他愈觉惭愧，因为以前有人说过“任何东西也代表不了胜利。”所以才有“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说法。展白听茹老镖头说完，一拱手道：“谢谢老哥哥，这都是怨小弟无能……”

“太白双逸”的大逸“活死人”呆板的脸上一阵激动，抢着道：“小恩公，何必说这种自馁的话？要说小恩公无能，那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不都成了饭桶了吗？”

二逸“死活人”死人眼一翻，也抢着道：“并不是小恩公武功差，小恩公连战三人，吃了敌众我寡的亏，其实要是一打一，我‘死活人’敢打赌，那长髯老人决不是小恩公的对手。”

展白拱手道：“多谢诸位前辈的夸奖，但展白有言在先，既是输给人家一掌，当然只有遵守诺言，退出江湖。”

雷大叔在一边黯然一叹，道：“展贤侄真跟他死去的父亲，一模一样的脾气，一言既出，至死不变。”

茹老镖头急道：“无论如何，展贤弟不能退出江湖，如今‘南海门’入侵中原，高手甚多，武功自走蹊径，且杀除异己，手段毒辣，放眼中原武林，除了展贤弟之外，实在找不出几位可资与南海门高手对敌之人，如果展贤弟再退出武林，可说正中南海门的奸计，更要肆无忌惮了。那，中原武林岂不要变成尸山血海？”

“太白双逸”差不多是同时，说道：“茹老镖头说得对。小恩公，对这些凶暴残忍的海外门派，我们不能跟他们讲江湖道义空言约束……”

雷大叔打断“太白双逸”的话，道：“话不是这么说。我们立身江湖，以侠义自居，必定要诚而有信，说出的话，绝不能不算。要不然我们还称得什么英雄？岂不是跟那些险诈无信的小人一样了吗？”

雷大叔这几句话，展白听得点头钦佩，众人也无不心服。雷大叔顿了一顿，接住说道：“这事要从长计议，走。我们先回‘豹突山庄’再说。”

说罢回头就走。

这便是雷大叔豪爽过人的地方，说行便走，决无虚伪客套。

慕容红听说回豹突山庄，心花怒放，望着展白嫣然一笑，道：“我们走吧。”

展白觉得雷大叔说得义正词严，无法拒绝，便趁着慕容红叫他，迈步走去，但随口问道：“婉儿呢？”

慕容红笑道：“她一个人先回家了。”

展白又自长叹了一声。

慕容红关怀地望了展白一眼，以为展白被长髯老人掌震得内伤未愈，关心地问道：“展哥哥，你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没什么……”

展白连忙否认，其实以展白目前的功力说，些微掌伤，略以调息，即已复原，他的心情紊乱是因为婉儿暗恋着他，但这叫他怎样跟慕容红说呢？

一行人都是武林健者，脚程甚快，中午时分，已赶到苏皖交界的兴隆镇。

展白想起数月之前，在此投店受拒的情形，向众人道：“此镇是‘安乐公子’门下，‘血掌火龙’姚炳焜驻扎，‘血掌火龙’死在‘海外三煞’手中，现在不知道还有人驻守没有？”

茹老镖头惊道：“‘血掌火龙’姚炳焜，红砂血形掌练有十成火候，一柄‘仙人掌’外门兵器，更是打遍苏鲁无敌手，尤其一身火药厉害，怎么？也死在‘海外三煞’手中了？”

雷大叔漫不经心地道：“姚炳焜只是火药暗器霸道，其他武功平平，不过却骄傲得紧，此人我早思一会，可惜现在会不到了。”

言下之意，豪气不减当年。

众人谈谈说说进得镇来，只见街上到处是身披麻袋的叫化子。

这些叫化，均手提打狗棒，行色匆匆，都沿街向着一个方向行去，就是靠着店家门口站着叫化，也不向店家索讨，遇着路过的叫化，一施眼色，便立即跟随着走去。

众人之中，多半是老江湖，一看到这些叫化的情形，便都了然，必是“穷家帮”的人物在此镇有什么聚会，因此毫不为然，照旧向镇中走去。

但慕容红乃是豪门千金，平常连大门都未走出一步，见到这样的情形，不由奇道：“怎么这镇上这么多叫化子？”

茹老镖头低声道：“姑娘，不要多管闲事，他们都是‘穷家帮’的人。”

“穷家”还有“帮”？慕容红心中更奇，但她却没有再问，只睁大了充满好奇的眼睛，注视着那些叫化的行止。

这些叫化身上的衣服虽然破破烂烂，但一个个身躯彪壮，健步如飞，脸上更是一脸的剽悍之色，眼睛鼓着，太阳穴鼓着，精气神充足，看样子便知道都是身怀高强武功的练家子。

每个叫化的肩上都搭着麻袋，三四条不等，多的有多达七条的，最少也有两条。手中拿的打狗棒，也各不相同，有青竹，有黄竹，还有绿竹。慕容红一个未出过闺门的千金小姐当然不知道，这叫化身上的麻袋及手中的打狗棒有何意义？但雷大叔、茹老镖头、太白双逸等人却了然于胸，知道这些麻袋的多寡及打狗棒的颜色，是代表在“穷家帮”内的身份地位的。

可是，这些情形就是茹老镖头这等老江湖，看了也暗暗纳闷，因为背七条麻袋以上的叫化，却是“穷家帮”长老地位的顶尖高手，尤其手拿青竹杖的那么多，更知“穷家帮”高手聚集在此镇上的实在不少。

再往前走，叫化愈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在一个十字路口处，转入一条长巷中。展白实在忍不住好奇，低声道：“‘穷家帮’向来受‘端方公子’节制，怎么今天都跑到‘安乐公子’所辖的地面来了？莫非有什么事故发生不成？”

雷大叔点了点头，道：“贤侄所料不差，走。咱们看看去。”

说罢，也随着那些叫化走进长巷中去。

雷大叔豪迈绝伦，茹老镖头、太白双逸虽然不愿多事，但也只有跟着走去，至于展白与慕容红年轻好奇，更是欲观究竟，毫不疑迟地跟了进去。

这条长巷，说长是真长，走了三五十丈进去，仍然深不见底。

众人正往前走，突然叉路里闪出三名叫化，各自一横手中打狗棒，阻住去路。当中一个鹑衣百结，肩背四条麻袋的叫化，领头叫道：“站住。看诸位有钱的爷们，也是江湖上的混混儿，难道看不出前面是穷人集会的地方吗？”

雷大叔仰天打了哈哈，道：“我们正是穷人的朋友，前来观望盛会的。”

这三叫化一愣，狠狠地打量了雷大叔两眼，脸上阴晴不定，满是疑问神气。

因为雷大叔乱发飞蓬，颌下钢须如猬，虽然身上一袭青布袍还算整齐，但外形已跟“穷家帮”的人差不多。

三个叫化上下打量了雷大叔几眼，靠左首一个面白须长的叫化，突然冷笑道：“光棍眼里不揉砂子。朋友要想在穷人面前蒙混，可说是瞎了眼。第一，你身上不带阶级，第二，你手中不拿信物。就凭三言两语想见祖师爷，那是梦想。”

茹老镖头吃了一惊，忙跨前一步，插口道：“怎么？‘穷家帮’在这里摆香堂吗？”

三个叫化只是一味冷笑，并不答言。

雷大叔气往上冲，道：“老夫雷震远，连你们帮中长老‘风尘三丐’，对老夫都不敢无礼，你们几个晚生后辈，竟如此张狂，实在可恼。”说罢，大步闯了过去。

三个叫化暴叱一声，三根打狗棒一抖，嗡然劲啸，点向雷大叔面

前，两根分左右取雷大叔胸前两侧要害。长巷很窄，三名叫化三根狗棒一齐出手，差不多封住了整个巷口，雷大叔赤手空拳，如果不急行后晃，必定伤在三根打狗棒之下。

但雷大叔是何许人也，“七十二路天佛掌”，在数十年前即已名扬江湖，只可惜这三个叫化出道甚晚，雷大叔又隐遁了十数年，未在江湖上走动过，故而报名出来，三个叫化还不知道这眼前乱发怪人，就是数十年名震大江南北的“天佛掌”雷震远。

眼见三根打狗棒，犹如狂风骤雨，将要打在雷大叔身上之际，雷大叔陡叱一声，“退。”

大袖一拂，劲风狂啸，三名叫化当场被震退五六步出去，连手中黄竹杖都几乎脱手飞去。

三名叫化拿杖的右手虎口发热，半边身子发麻，腹内真气流窜，不由齐声惊呼道：“并肩立，有硬点子要闯关。”

喝声甫落，嗖！嗖！嗖！……一片衣袂破风之声，从四处门内接连窜出十数名叫化。

这些叫化之中，已经有身披五条麻袋，手拿着竹杖的人物出现。

显见已来了“穷家帮”中的二代高手。

同时房顶上弓弦连响，众人抬头一看，两边屋顶上已站满了“穷家帮”的帮众，每人手中拿着一只弹弓，弹丸上挡，怕不有数十名之众，一齐瞄准众人，引弦待发。

众人心中一凛，估不到“穷家帮”早就严阵以待，以雷大叔等人，虽不怕区区弹丸，但在这狭长巷中，手脚施展不开，如果屋顶上的数

十只弹弓一齐发射，还真是不好应付。

展白急叫道：“在下展白，想来拜访‘端方公子’，不知诸位能否代为通禀一声。”

谁知上来一名手拿青竹杖，肩背五条麻袋的老年叫化。冷笑道：“早在‘亡魂谷’领教过了。没别的，请各位先委屈一下吧。”

原来这名叫化，参加过“亡魂谷”青竹杖大阵与“金府双铁卫”之战，那时，展白与婉儿也适逢其会，而且伤了不少“穷家帮”门下高手，故而认得展白。

他说罢，从麻口上解下几条绳索，往展白等人面前一掷，说道：“尔等束手自缚，咱们穷人决不难为你们，只要见了祖师爷，一句话，便可放诸位。如若不然，哼！哼！”

他在鼻孔里冷哼两声，突然翻眼望向两旁屋顶，厉声叱道：“就请诸位尝一尝‘肉丸子’的味道。”这岂不是以生命相胁？

展白大怒；雷大叔却负手冷笑道：“‘穷家帮’素常以与人无忤，立足江湖，才能帮众遍天下，像尔等这般耀武扬威，布下陷阱要挟武林同道，哼！哼！恐怕‘穷家帮’要冰消瓦解在尔等手中。”

那手拿竹杖的叫化，冷笑一声，道：“死在面前，还敢大言不惭。现在我数到五，如果五下数完，各位再不自缚，我便要下令千丸齐发。”

说罢，他举起手，伸直五个手指，先弯下一只手指，口中喝道：“一。”

雷大叔负手而立，展白等人不动声色。

青竹叫化弯下第二个手指，朗声道：“二。”

雷大叔不动如山，展白等人已在暗中运功戒备。“三。”

青竹叫化又弯下第三个手指，“咯啪！咯啪！”一片暴响，屋顶上数十叫化铁胎弹弓都引满了弦。

“四。”

四字出口，屋顶数十弹弓，都弩头向下，瞄准了众人。

雷大叔依然毫不为动，展白，慕容红、茹老镖头、太白双逸，已紧张地手心见汗，禁不住要出手相搏……

站得远了的那些“穷家帮”众，也都紧张地望定众人。

大战一触即发。

只要那青竹叫化“五”字一出口，一场血战便要立刻展开。

“住手！”

突然一声暴喝，飞快掠来三条人影。

第四十八章 风尘三丐

影定人现，原来是三个年届花甲的老叫化。

正是“穷家帮”三大长老，“风尘三丐”。

“疯丐”褚良一看手下帮众，弓上弦，刀出鞘，全神戒备着，厉声叱道：“还不退下！就凭你们这些身手，能挡得住当年名满天下的‘天佛掌’雷震远雷大侠吗？”

巷内帮众，连屋顶上的弓弩手，一齐唯唯恭身退下。

“疯丐”褚良又向雷大叔道：“属下不认识你，多有冒犯，看在我们三个老叫化的份上，请多原谅。”

雷大叔收去狂傲之态，面容一整，道：“以我们数十年的交情来说，还用得着客气吗？可是，你们‘穷家帮’固然是行遍天下，吃遍天下，怎么会跑到这镇上来摆香堂呢？”

“聋丐”双耳失聪，听不到别人说话，他自己也不会讲话，根本不开口，“酒丐”似是宿酒未醒，也很少说话。仍由“疯丐”答道：“说起来话长，此地不是谈话之所，走，到里边去再详谈。”

雷大叔又笑道：“我们几人，行色仓促，还没有吃午饭，你先想想看，你们‘穷家帮’向来吃伸手饭，所谓‘狗叼来不喂狼’，你们会请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吃饭吗？我看还是等我们在酒楼吃罢饭再来拜访吧。”

说罢一拱手，转身就走。

“疯丐”一瞪眼，伸手位住雷大叔的手臂，道：“这是什么话？我们一群要饭的虽穷，还请得起你们几人一顿便饭，走！再要推辞可

就不够朋友啦！”

“酒丐”方弼酒气喷人，扬声大笑道：“好个雷疯子！‘狼叨来不喂狗’，你给我们改成‘狗叨来不喂狼’，把我们穷要饭的都骂上了。”

说着从背后解下一个红漆大葫芦来，高举在手中，道：“别看老叫化穷，身上从来不断上好美酒。喏！这葫芦中还有十斤‘贵州茅台’，老叫化跟你雷疯子拼三百杯……”

说着又拨开塞子，在众人面前晃了晃，只觉酒香扑鼻，当真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好酒。但当他在众人面前晃过，又拿在自己鼻端去闻酒味时，站在一边的“聋丐”猛伸手把“酒丐”手臂抓住，连连摆手，又做了个愁眉苦脸，摇摇欲倒的样子，那意思是阻止“酒丐”不要再喝了，再喝会醉倒了。

“酒丐”用手势告诉“聋丐”，不是他要喝，是要请雷大叔喝。

“聋丐”连连点头，立刻放手，又向雷大叔指手划脚，绕脖子，瞪眼睛，比了半天手势。

雷大叔可是一点不懂。由“酒丐”告诉雷大叔，那“聋丐”是说还有“叫化鸡”，来招待众人。

雷大叔哈哈大笑，连连向“聋丐”点头，道：“今天，是吃定你们了。”

众人说说笑笑，又顺着长巷走了十数丈远，才在一个横路拐弯，面前豁然开朗，四野是一望无际的田畴，迎面一所大院落，高门广殿，像是庙宇，却没有神像，又像是家祠，可也没供有宗主牌位。

广大院落里坐满了叫化子，见到“风尘三丐”引了客人来，一齐

起身让路，恭立两旁，状甚尊敬。

走过甬道，进了一间敞轩大厅，大厅地下分两行，坐了十数个年老叫化，大概都是“穷家帮”地位较高的长老了。大厅迎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长约一丈余长的画像，像中一个年老乞丐，鹑衣百结，鸠面长眉，满头乱发如猬，危然跌坐，但气派却颇为不凡。

画上题着字，上款写“开派鼻祖中州神丐党朝宗”，下款是“穷家帮第二代弟子丹青妙手齐百石敬绘。”

果然不愧“丹青妙手”这丈余高的画像，栩栩如生。

画像之前摆有香案，鲜花供果，香烟缭绕，气氛甚是庄严。

在香案两旁地下坐着的，竟然是风流不羁的“安乐公子”与倜傥不群的“端方公子”。

看样子这武林两大公子，是坐的首位。

展白微微一愕。

但等到展白眼光触到“端方公子”下首，坐的是一个锦衣少女，正以脉脉含情的眼波望着他时，他不由更愕了。

不过，展白高出一般人的地方，就是他瞬即想到，看那“端方公子”与婉儿相当匹配，如果他二人能互托终身，自己倒可减少许多情孽纠缠，因此那点酸意也就消失了……

“端方公子”也是一愕。

他估不到展白会在此地现身。

倒是“安乐公子”比较爽朗，因为他胸怀大志，时有广揽天下群雄，称霸武林的野心。在他眼中，展白是一个超众的人才，早有拉拢

之意，因此，一见展白立刻站起来，赶上前与展白握手，非常热情地道：“想不到会是展兄，幸，会！幸会！”

婉儿也站起来，向雷大叔见礼，然后与姐姐相见。

雷大叔似也颇感意外，想不到“穷家帮”为主之人，竟是两个富家子弟？又想不到婉儿会先来这个地方。于是，向婉儿诧异地问道：“婉儿，你怎会在这里？”

婉儿笑道：“侄女是被拉来做客的。”

说着，向展白斜飘了一眼。展白再笨，此时也明白，婉儿是暗示给他：“她并不是与‘端方公子’一起……”

“风尘三丐”立刻为众人一一引见，此时，雷大叔才想起来：数年之前，江湖传言，“穷家帮”上代掌门“青竹叟”，不知因何故，将门徒遍天下的“穷家帮”掌门职位传给了“端方公子”。

看眼前情形，这传言竟是真的了。

雷大叔想到此处，不由多打量了“端方公子”几眼。

谁知“端方公子”坐在首位，心神不属，双眼左顾右盼，身躯不时移动一下，似是席不安位的样子。

虽然生得俊美非凡，但显然不是领袖群伦的气派。

雷大叔暗叹：“青竹叟，所传非人……”

“端方公子”突然一皱眉，道：“我们请的人，怎么还没有到齐？”

“风尘三丐”及众年老叫化一齐焦形于色，似是也很着急的样子，“疯丐”道：“属下弟子请帖都送到了，而且也都得到对方回信，为什么届时不到？实在费解。”

“酒丐”此时已没有半点醉态，满脸庄重神情，道：“莫非出了什么意外不成？”

“安乐公子”哦了一声，经常不离手的破书用力一拍，道：“是不是送信的人走漏风声，叫人家来了个先下手……”

“安乐公子”说至此处，“端方公子”急打眼色，“安乐公子”立刻住口不说了。

茹老镖头坐在雷大叔旁边，见此情形，用手暗暗触了雷大叔一下。

雷大叔已然警觉，道：“贵帮既是有事，我们告辞。”

说罢，向茹老镖头、太白双逸、展白、慕容红等人道：“咱们走！”拂袖而起，便欲率众离去。

婉儿也站起来，道：“雷大叔，侄女跟您一块走……”

“安乐公子”见雷大叔众人告辞要走，忙起身相拦道：“雷大侠、展兄，且请留步，等一下还有要事相商。”

“风尘三丐”也一齐挽留雷大叔，道：“无论如何请雷兄过了夜，明天再走。”

雷大叔的个性，说走就走，任何人都挽留不住，“酒丐”突然一瞪眼，大声道：“吃两只‘叫化鸡’，喝完了老叫化这一葫芦‘茅台酒’再走，总可以了吧？”

雷大叔道：“酒鬼叫化的盛情，雷某心领了，改日叨扰。”

说罢，大步向门外走去。

“疯丐”飞身掠在雷大叔面前，半真半假的厉目叱道：“雷疯子，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三个老叫化？”

雷大叔昂然道：“单冲着你们三个老叫化，叫雷震远两肋插刀，若是皱一下眉，便不算好汉，可是……哼！”

雷大叔说至此处，从鼻孔重重哼了一声，道：“若叫雷某坐冷板凳，看后生小子的脸色，只为了吃你们三个老叫化两杯酒，雷某可没有那么大容量。”

此言一出，“风尘三丐”面露难色，百忙中偷瞟了一眼稳坐头把交椅，纹丝不动的“端方公子”，心知是“端方公子”的傲慢，惹得雷大叔不悦。可是，“端方公子”乃是他们的掌门人，“风尘三丐”在帮中辈份虽高，却也不敢指责掌门人的不对，因此，一时愣住……

“端方公子”高踞首座，始终未动。此时，突然发话道：“来者自来，去者自去，中原武林侠义道高手如云，多几个不多，少几个不少，大家何必勉强人家？”

雷大叔蓦然一转身子，冷笑道：“请问阁下，不知何人可以代表中原武林侠义道？”

始终不曾开口的“太白双逸”也冷冷地道：“看起来咱们倒要留下啦，见识见识中原武林侠义道都是些何许人物？也让咱们开了眼。”

因为“端方公子”暗恋婉儿非只一日。但每次借机会与婉儿在一起，都是被展白拆开。这次，恰巧在他事业顶峰的时候，邂逅婉儿，百般拉拢把婉儿请了来，让心上人看了自己的威风，再借机会向婉儿求婚，“英雄事业，美人眷属”，想不到摆香堂的正日子，武林帖约请的中原群雄未到，却先来了雷大叔与展白等人。

而且，婉儿一见展白，那灵活的眼光，马上又从他身上转移到展

白身上去了。正在兴头上，这一盆冷水，一罐酸醋，可以说是泼了满头满身。

“安乐公子”到底比“端方公子”较富心机，见对方将要说僵，深恐结盟未结成，反而多树强敌，立刻上前两步，道：“诸位先不要做无谓的意气之争，实在这次兄弟与‘端方公子’约会天下群雄，关系非常重大，也可说是中原武林人士能否仍在中原立足，完全在此一举。”

“安乐公子”既做了和事老，又自抬高了身份，见众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从心底泛起一丝得意，但仍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南海门’此次大举侵犯中原，诛除异己，已使中原武林成为尸山血海，这个想必诸位已有个耳闻，甚至都有亲朋好友被杀了。我们‘武林四公子’联名约请‘七大门流’及中原武林各地高手，主要的是要驱逐‘南海门’，一来为死难的武林人士报仇，二来是重振中原武林声威……”

“安乐公子”说至此处，“端方公子”突然干咳了一声，打断“安乐公子”的话头，插嘴道：“本公子以‘穷家帮’掌门人地位，主持此事。”

这话狂傲已极，而且自吹自擂，显得无知而幼稚。

“安乐公子”面色倏地一变……

就连“风尘三丐”，乃是“穷家帮”的长老，听到“端方公子”如此说话，也均白面色一怔……

“安乐公子”勉强堆下笑脸，道：“不错！目前的确是‘端方公

子’主持此事，筹划中原武林各派高手到齐之后，当然还有一番重新调整……”

这话无异是把“端方公子”的话打了折扣。

“端方公子”佛然不悦，掉头对“安乐公子”道：“怎么？云铮兄，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安乐公子”一笑，道：“我们说的只是目前，假如中原武林各派人手到齐，内中有声望地位仍比司空兄高的，当然应该另做别论。”

雷大叔从这武林两大公子的对话中，已然听出了端倪，见他们事情仍没有眉目，却已经有了权位之争，不由哈哈大笑道：“这样说来，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一次盛会，雷某人忝逢盛会，倒是真要观望一番了！茹兄、太白二昆仲，意下如何？”

茹老镖头、太白双逸同声道：“盛会难逢，当然要开开眼界。”

雷大叔又转头对展白，慕容红及婉儿道：“展贤侄，两位贤侄女，你们的意见怎么样？”

展白、慕容红、婉儿三人，在雷大叔面前，乃是晚辈，故无异议地通过。

雷大叔又哈哈一笑，向“风尘三丐”道：“只要贵帮不下逐客令就好了！”

“风尘三丐”正为自己帮中年轻的掌门人，失常的举措，狂妄地言辞而感到尴尬万分，今见雷大叔如此一说，立刻借机转变话题，道：“闲话少说，今天我们三个老叫化，请你雷疯子吃一顿‘叫化大菜’。”

说着吩咐属下准备。

茹老镖头在一旁，也哈哈笑道：“老朽走南闯北一辈子，川菜、粤菜都吃过了，可就是没吃过‘叫化大菜’。这次不但开眼，而且也要大快朵颐了。”

“太白双逸”之中的二逸“死活人”，死人眼一翻，道：“茹老头，你别是也疯了吧？人家请的是‘天佛掌’雷大侠，可没有说请你。”

“疯丐”褚良道：“你是‘死活人’？还是‘活死人’？老叫化对你们贤昆仲，始终分不清楚。好了！别再鸡蛋里找骨头了。请，当然是都请。岂能真拿你们二位当‘死人’看待。”

这一说，大家都笑了。

“穷家帮”门徒众多，人多好办事，就在众人说笑之间，帮众川流不息，摆桌椅，端饭菜，霎时之间，十数桌“叫化大菜”已经摆好。

这是摆在敞厅之内的，至于摆在广大院落的还有多少桌？可就算不清了。

谁说叫化穷？光是这席面，就是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也不过如此了。

雷大叔、茹老镖头及“太白双逸”等人，都是老江湖，奇闻异事，见得太多了，还不怎么为怪。

展白江湖行道甚浅，慕容红、婉儿虽是武林世家的儿女，但是“摘星手”慕容涵治家颇严，平常把女儿关在深闺内院，大门轻易不让离开一步，如今见这穷叫化能摆出如此席面，就是以豪门自许的家中，也很少见过，不由均睁大了眼睛，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处处感到新奇。

原来“风尘三丐”口中的这“叫化大菜”的确与众不同。

每桌八碟八碗，无非是鸡、鸭、鱼、肉，这还不算出奇，最奇的是中间一个擦得铮亮的铜盘，盘中放着一个栲栳的泥坨坨，不知是何事物？而且，那黄泥巴一大堆，更不知如何吃法？

就在这摆设席面的当儿，又有几拨武林人士到会。

首先到会的是“祥麟公子”及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率领属下高手十数人，其中“金府双铁卫”，“铁翼飞鹏”巴天赫，背上铁翼隐然，“铁翼神衣”虽然仍在，但左臂虚垂，显然那条左臂已经废了。

“铁背驼龙”公孙楚，面色苍白，有名的铁背上纱布未除，显然背上剑伤未愈。

第二拨人马是“凌风公子”慕容承业，属下也带有五六名高手，其中长发披肩的老者，正是那“凌风公子”称做“赫连三叔”，在金府以“弹指神功”伤了“酒丐”方弼一指的“漠外神君”赫连英。

“天涯狂生”赵九州，也赫然同来，看他双目神光四射，面色红润，显然“海外三煞”之中白发婆婆的“搜魂指”，并未能使他致命。

第三拨来的是经常穿着男装的樊素鸾，随行的只有莽牛山“金氏二义”，至于她的三位兄长“樊氏三剑”却未与之同来。

此外，陆续来的尚有“法华南宗”弟子“五音能手”萧铜、“七步追魂”班桂、少林俗家弟子“神拳打井”步云飞及少林寺罗汉堂首座“虎目尊者”、“武当三道”、“崆峒四丑”、“点苍双剑”以及“昆仑派”的“天山一鹤”钟明。

除了“峨嵋派”未见来人参加之外，“七大门派”均有高手与会。

“高手云集”显见这一会实力不小。

酒过三巡，众人都已有了七分醉意，这些江湖豪容，吃了酒便互相自吹自捧，如当年“过五关斩六将”大话满天飞，提起“南海门”为祸中原，更是个个摩拳擦掌，伸胳膊挽袖子，大有立即找“南海门”一拼高下的意思。

这其中，只有展白比较心智清醒，因为他很少喝酒，“南海门”的武功，也数他知道最清楚，心想：“‘摩云神手’向冲天，‘血掌火龙’姚炳焜以及‘毒剑灵蛇’俞化南，那等武功高手，都死在‘南海门’手下，以眼前这些人，除了极少数勉可自保外，其余要想跟‘南海门’一见高下，无非是以卵击石，白白送死……”

慕容红、婉儿更是不吃酒，只注意黄铜盘内那一堆黄泥，不知怎么吃法？

自己又不敢先动手，直等到看见别的桌上的人，把黄泥敲开，里边露出肉香四溢的白鸡肉来，才知道黄泥巴里边糊的是一只整鸡。

二人也照着别人的样子，把黄泥敲开，用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角，又香又软，竟是以前从未吃过的美味。婉儿究竟还是个天真少女，不由脱口叫道：“哎呀！姐姐，这鸡肉真好吃极了！不知怎么做的？”

“疯丐”笑道：“姑娘，你多吃点吧！这叫‘叫化鸡’，除了我们穷要饭的，就是国内名厨也做不出来。”

“酒丐”见婉儿直撇嘴，似是不言，一仰脖子又干了面前一杯酒，酒气喷人地对婉儿道：“姑娘，你别小瞧了这只‘叫化鸡’，小要饭的

讨个十年八年的饭，如果不拜祖师还学不到。今天，老叫化向姑娘白个底，告诉你怎么做法，回到家中你也可以烧来吃。”

说着，他挽了挽袖子，做个手势，道：“都说叫化不要本钱，事实上偷鸡也要一把米，你拿着一把米，看见谁家的鸡在门口寻食，回顾无人，你便把米放在手掌心里让鸡来吃，可千万说好了，不能把米撒在地下，把米撒在地下的都是笨贼，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就是指那些笨贼说的……”

众人哄起一阵笑声。

“酒丐”忙道：“别笑！别笑！让老叫化传个女弟子！”

婉儿噤着嘴，强忍住不笑，听他说下去。只见“酒丐”接着道：“等到鸡来吃米，你伸手抓住鸡脖子，把鸡头往鸡翅膀下一塞，保险一声不叫，你挟着鸡就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用黄泥在鸡身上一糊，然后收集木柴树叶生火去烤，差不多一顿饭时间，你敲开黄泥，就可以吃到跟这桌上一样美味的‘叫化鸡’了。”

婉儿睁大了眼睛道：“也不褪毛？”“酒丐”道：“不褪毛。”

婉儿眼睛睁得更大了，道：“也不杀？”“酒丐”道：“不杀。”

婉儿道：“不洗？”“酒丐”道：“没有时间。”

婉儿道：“那，鸡肚子里的东西……”“酒丐”道：“当然是烤在里边了。”

婉儿一撇，叫道：“哎呀！脏死了。”

“酒丐”笑道：“怕脏的就没有资格做叫化子了……”

这一说，全大厅的人都哄然大笑起来。

“端方公子”忽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静！静！请大家静一下。”

大家立刻收住笑声，一齐望着他。“端方公子”眼睛故意望了望外边。

此时，天色已黑，繁星在屋檐上向众人眨眼。

院子里群叫化的酒席，早就散了，众多的叫化，已不知走向何处，只门前有三两个手执青竹杖的叫化，往返游走着，似是警卫人员。大厅里这十数桌酒席，却已由天亮吃到天黑。

“端方公子”视线在门外一转，立刻又拉回目光投在群雄身上，俨然以“盟主”身份发言道：“今天，本公子约请诸位大驾光临，承蒙诸位赏光，大老远的赶来与会，这实在是本人的光荣，也是敝派‘穷家帮’全帮的光荣……”

突听展白冷哼一声，以手指在面前酒杯中一沾，迅即屈指弹出。一道破空的尖啸，在整座大厅内群雄一齐惊呼声，传出一声闷哼。紧跟着“砰！”一声巨响……

第四十九章 域外四凶

展白突以“弹水成丸”的手法，将数滴酒向窗外弹去。

现在展白贯通了《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绝学，内力激增，几滴酒以指弹出，竟然破风嗡鸣。

这份功力，的确可使群雄瞠目。

酒丸破窗而出，窗外传来一声闷哼。

大厅内群雄一乱……

“酒丐”、“疯丐”不约而同，双手一按桌面，身形电射而起，半空中一掌震开窗框，两条身影如灰鹤横空，翩然穿出窗外。

窗外传来轰然两声大震。

只震得窗碎壁摇，接着传来“酒丐”、“疯丐”二人的怒叱之声。

“朋友是那道而来？竟然敢到穷人祖师堂来撒野？”

一阵震天豪笑响起。

笑声一住，听到一种似是从地狱里吹出来的寒风一样，阴森的语调说道：“远道而来。中原武林俱已称臣，难道你们这些吃剩菜的孙子们，还敢扎刺吗？”

众人一听，纷纷离身掠出厅外。

星月光辉之下，院落里与“风尘三丐”对面而立，一字排开，有四个老人。

一个蒙人装束，青袍子，红坎肩，脚登踢死牛般尖大皮鞋，生得凶眉恶眼，手里提着一挂念珠。

一个身高膀阔，神态非常威猛，虬须绕颊，一脸的肉，秃脑门

在星月交辉之下，隐隐放光，身上穿的却是一件缀领的宽大长袍。

挨下去是一个面目黝黑的干枯小老头，人生得矮，而且缩肩驼背，一颗脑袋生得甚小，但双耳却大得出奇，耳轮几乎过顶，穿了一袭灰衣，就像多年陈仓里大老鼠成精，披了一件人衣一般。

这相貌如鼠的老人在脑门正中长了一个大包，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走路不小心在门框碰的？

最后一名，鹰鼻鸡眼，神色十分阴鸷，脸色灰白，犹如败革，垂手站立一边，不言不动，仿佛一具僵尸。

看这四人的长像，已经是山海不经，丑怪得刺眼。再听所说的话，更是狂傲绝伦。

而且一个个双眼神光暴射，看样子都是内外兼修的武功高手。

“酒丐”与“疯丐”二人闯出窗外时，已领教了对方的掌力，只觉对方掌力大得出奇，各自接了一掌，只觉气翻血涌，身形落地调息了一阵子，仍感五脏生痛，好在仗着大援在后，并未气馁。“疯丐”仰天打了个哈哈，道：“朋友既是专为我们穷人而来，可否报上个万儿来？也让我们穷人长长见识？”

虬须绕颊的高大老者，以极为鄙视的眼光瞥了“疯丐”一眼道：“连我们老哥儿四个都不认识，可见你们这些穷要饭的都是井底之蛙。”

“酒丐”接口道：“井底之蛙也罢，海底之蛙也罢，好歹报出个名来，这般吞吞吐吐莫非是名字见不得人？”

瘦长阴鸷的老者，双目陡睁，两道碧绿的目光暴射如电，嘿嘿阴

笑道：“我老人家的名，不入活人耳朵，听到我老人家的名之时，便是你等丧命之日。”

“疯丐”、“酒丐”同时一晒，道：“夜风大，别闪了舌头……”

瘦长阴鸷老者，突然打断了疯、酒二丐的话，从牙缝里崩出来四个字：“葱岭之鹰。”

高大威猛，虬须绕颊的老者，接口道：“阴山之狼！”

面目黝黑的枯干小老头，道：“太仓之鼠。”

蒙人装束的老者也接口道：“沙漠之狐。”

“疯丐”仰天大笑道：“大话吹得山响，说了半天，不过是些狐鼠之辈……”

“疯丐”话未说完，自称为“太仓之鼠”的干枯小老头，双耳一耸，突然厉叱道：“臭要饭的找死。”

“死”字出口，双手一翻，掌背朝外，正反两掌，猛向“疯丐”双颊劈来。

“疯丐”陡喝一声：“来得好。”

一式“叫化四方”双掌向来势迎去。

“啪！啪！”两声暴响，“疯丐”当场被震退五步。

众人齐吃一惊，以“疯丐”的功力来说，身列“穷家帮”三大长老之一，堪称为武功一流高手，没想到被这个称为“太仓之鼠”的瘦干枯老头，随手一挥，便震退五步。

事实上，这突然现身的四个形貌怪异的老头一报出名字，年轻的一辈还不知道厉害，但老一辈的人物，心中俱自一震。

因为这四个名字，虽在江湖上已有二三十年没听人提过，但在三十年前却是震惊武林的四个邪道高手。

听其话中之意，显然四个魔头已与“南海门”合了伙。

这一来，“南海门”无形中又增加了实力，而且依照四个魔头当年所作所为看来，毒辣阴狠比“南海门”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原武林人士的命运，更是不堪设想。

所以，无不紧蹙双眉，暗暗担忧……

就在群雄心思电转之际，眼睁睁见“太仓之鼠”二掌把“疯丐”震退，不管疯丐在一边鼓着眼睛发愣，他上前一步，双掌在胸前一立，跨马蹲裆，向众人扬声叫道：“方才是哪个小子，用绿豆招呼老夫？还不出来受死。”

原来他脑门上那一个大包，是被展白“以指弹酒”打伤的，他却以为人家用的是绿豆，而且至今还不知是被谁打的，故而出面喝问。

展白微微一笑，从人群中缓缓走了出来，道：“区区展白，但那不是绿豆，而是隔窗向老前辈敬的一滴水酒。”

“太仓之鼠”听出展白语含调侃，蓦然暴怒，把运至巅峰的掌力，翻手一甩，仍然用“反背掌”，掌背向外，猛向展白迎面劈来。

这种舍掌心不用，而以掌背攻敌，与一般武林名家的掌法大相径庭。但他掌力劈出，锐啸牛鸣，力道竟是大得惊人。

显见他是积怒而发，比刚才震退“疯丐”的一掌，更加了几成方道，想一掌把展白立毙掌下。

展白看出他掌力奇大，不在“海外三煞”之下，但展白有心煞煞

对方的锐气，“天佛降魔掌”运了七成功力，轻描淡写迎着对方掌力拍去。

“砰！”

一声暴响，余力四射，尘沙飞扬。

这回却是“太仓之鼠”被震退了五步。

展白犹如玉树临风，站在那里纹丝未动。

只因“太仓之鼠”野心勃勃，完全没有多想，只知吃了展白的亏，便要报复。一掌被展白震退，不由更形激怒，稍为愣了一下，立刻运起更为歹毒的一种武功，名为“魔功”。真力贯注之下，只听他周身骨骼“叭！叭！”一阵暴响，身形顿然矮下去了半截。

他身量本就不高，这往下一缩，身高已不及三尺，但两条手臂却突然暴长了一尺，这一来，他的手臂也有三尺长了，而且整条手臂却变成了黑色，身矮三尺，加上他那副尊容，面目黝黑，双耳过顶，这倒不像鼠，而像一个大马猴了。

他马步一挫，特长的手臂半屈半伸，双手似握似拢，因真力运至巅峰的关系，两只小圆眼精光如炬，面目阴森地缓缓向展白欺近，形状骇人已极。

群人莫不吃惊，展白见到这般光景，心中也不由暗暗打鼓，据所知：内家高手，真力贯注均是手脚涨大，却从未见过身形反见缩小的，既不知这干枯小老头运的是什么功？更不知其厉害如何？一边心中暗凛，一边立把“天佛降魔掌”掌力运至十成，马步扎稳，全神戒备……

广大庭院里一二百人，且均是武林知名之士，此时鸦雀无声，双

眼均望定展白与那“太仓之鼠”，瞪目看这石破天惊的一搏。

星月在天，夜静如水，只有微风穿过树梢的轻响。有谁知在这夜静更深的广大庭院里，将有一场恶战要发生呢……

“且住。”

就在这紧张得如弓引满弦之际，突然那高大威猛，虬须绕颊的“阴山之狼”横手拦住了“太仓之鼠”的前进之势，并向“太仓之鼠”做了个眼色，然后面对群雄道：“我们老哥儿四个，嘿嘿！‘域外四凶’想诸位也许有个耳闻，今夜代表‘南海门’，与诸位接头，若是诸位肯赏面子，加盟‘南海门’，那么，咱们是一条线上朋友，万事太平。假如，诸位认为我们老哥儿四个面子不够大，不肯赏光，咱们另作别谈。诸位之中，谁是龙头？出面答个话儿吧。”

这话表面上说得客气，骨子里却是硬得很，无异是向群雄下了招降书。

此时“端方公子”身为“穷家帮”掌门，又自承是召集此次集会的主持人，虽然看出四人来意不善，而且声势迫人，但事情已经挤到头顶上，不说也不行，只有硬着头皮排众而出，心里直撞钟，表面上却力持镇静，昂然道：“在下‘端方公子’，‘穷家帮’现任掌门，贵客有什么见教？在下静聆听高见。”

“阴山之狼”见出面答话的仅是一个俊秀少年，嗤地一笑，用手轮指群雄，向“端方公子”道：“你能代表所有在场之人吗？”

话中之意，显然有点鄙视的味道。

“端方公子”脸一红，迅速回头向群雄瞥了一眼。他自忖没有把

握能代表得了在场之人，尤其雷大叔与展白等人，适逢其会，并不是接到他“穷家帮”武林帖才来的。

始终站在一边搭拉着眼皮，形如僵尸的“葱岭之鹰”此时突然答了话，只听他阴森森地道：“郎兄，不要小瞧人家娃儿年轻，人家娃儿可是中原武林鼎鼎大名的，‘四大公子’之一，说出话来照样鸡毛可以当作令箭。”

此言一出，“域外四凶”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端方公子”俊脸羞红得如大红布一般，可就是张口结舌地答不出话来。

“祥麟公子”、“安乐公子”、“凌风公子”见到“端方公子”吃亏，又见对方把“武林四公子”一齐挖苦，同时，目前他们四公子是敌忾同仇，不约而同，齐上前跨了两步，“凌风公子”抢先说道：“四位有什么真章，摆出来也就是了，何必光在嘴上逞能？”

“阴山之狼”郎雄，许久才止住了笑声，道：“娃儿，你也是鼎鼎大名的‘武林四公子’之一吧？”

“祥麟公子”、“安乐公子”同时道：“不错，武林四公子现已聚齐。阁下有什么道儿尽管划出来吧。”

“阴山之狼”连连点头道：“好！好！既然鼎鼎大名的‘武林四公子’都在这儿，我们老哥四个也算不虚此行。这么看，我们老哥四人表演一套小玩意，表演完了，只要你们‘武林四公子’照样也能来一手，我们老哥四个便认败服输，拍拍屁股走路，如果做不到，你们‘武林四公子’及门下之人，必都在江湖上除名，以后的一切行动都

要听我们老哥四个的招呼，怎么样？敢打这个赌吗？”

“安乐公子”比较富于心机，闻言一笑，道：“这样赌法，你们四位不太吃亏了吗？”

“阴山之狼”郎雄，外表粗鲁，却是最狡猾，虽听出“安乐公子”是正话反说，却装傻冲愣，一挥手道：“这里边没有谁会吃亏，先看老夫的。”

说着话，顺手一掌，直向二丈开外一棵梧桐树劈去。

听“噼！”的一声，有如快刀斩菜瓜，水桶粗的一棵梧桐树，犹如斧劈一般拦腰两断，“轰！”的一声，树头倒落一边。

这“阴山之狼”的“掌刃切木”的功夫，的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距离二丈多远，只随手一劈，未见他运功作势，一掌能把一棵水桶粗的梧桐树斩断，而且断处如刀切一般整齐，这份功力，的确骇人听闻。

其实，他是偷了巧，因为他在与“武林四公子”说话时，早把周身功力贯注在掌缘之上，故意表示轻松，是想一举震服群雄，以偿他初来之愿。

四人之中，以“阴山之狼”最为狡猾，别看他外貌生得威猛，极像是个粗人，事实上却最工于心计，要不，为什么称为“阴山之狼”呢？

他看出“穷家帮”宴请之人，其中不乏武功高手，他们四人虽然自负武功甚高，但要硬打硬拼，以他们四人之力能否胜得了眼前数十武林高手，可说毫无把握。就算是稳操胜算，也要费一番手脚，故而

在“太仓之鼠”与“疯丐”及少年展白答话动手之间，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想以自己四人在“魔鬼岛”苦练潜修的几门绝招，来压服众人，这样一来，自然是出力小而收效大的办法。

因此他拦住因为暴怒想要与展白拼命的“太仓之鼠”，拿话激出“武林四公子”，把自己在“魔鬼岛”苦练三十年的“掌刃切木”功力施展了出来。

他一掌砍断一棵梧桐树，向“武林四公子”嘿嘿一笑，道：“一手小玩意，难登大雅之堂，算是老夫献丑了。现在该看你们的了。”

说完了兀自嘿嘿冷笑不止，神态洋洋自得，因为他算准了，眼前四个年轻人，没有这份功力。

“武林四公子”面面相觑，事前无备，想不到“阴山之狼”贸然来了这么一手，他们四人自忖还真是没有这份功力，因此你望我，我望你，一时之间答不上话来。

“阴山之狼”又是嘿嘿一笑，道：“如果四位客气，再不出手，那么，这第一场就算老夫侥幸赢了，咱们再进行第二场。”

“武林四公子”之中，“安乐公子”富于心计，“祥麟公子”胸有城府，“端方公子”较为阴沉，只有“凌风公子”性格狂傲而脾气暴躁，他见三公子都不开口，他虽然没把握能把一棵大树一掌劈断，但可不甘心就此认栽，于是跨前一步，道：“凌风不才。愿意试试‘以掌切木’的功夫。”

“阴山之狼”哈哈一笑，满面谄谀轻卑之色，道：“请。”

“凌风公子”马步一沉，长长吸了一口气，暗把周身功力贯注在

掌缘之上，屈臂收掌，对准了丈许之外另一棵梧桐树，举掌欲劈……

“慢着。”

“天涯狂生”赵九州突然飞身掠入场中，拦住“凌风公子”，面向“阴山之狼”一抱拳，道：“阁下‘以掌切木’功力高强，赵某看着技痒，就由赵某接下这第一场吧。”

说罢，也不等“阴山之狼”答话，身形就地一旋，“唰！”地一声，劈出一掌。

二丈外的一棵梧桐，同样有水桶粗细，应掌而断。

树头落地，“噗！”地一响，竟插进地内，稳然未倒。

“天涯狂生”掌力以犀利快捷见长。

看那断处，一样如刀切一般，而且切断面较斜，断处尖长如刀，故能就下落之势插入土中。

显然，“天涯狂生”这一手，要比“阴山之狼”略高一筹。

“阴山之狼”一愣，想不到自己在“魔鬼岛”苦练三十年的“掌刃切木”功夫，会有人轻易办到。

他一愣之后，双目一瞪，问道：“你何人？”

“区区不才，‘天涯狂生’赵九州。”

因“天涯狂生”虽是江湖成名人物，但出道较晚，在“天涯狂生”以天纵之才，长白山三年师满，出道江湖名满武林时，“阴山之狼”已离开中原，故而“天涯狂生”报出名字之后，“阴山之狼”仰脸想了一会，不记得自己在中原武林曾听到这个名字，不由一瞪眼，叱道：“你能代表谁？”

“天涯狂生”以牙还牙，道：“你又能代表谁？”

事实上，“阴山之狼”可也代表不了“南海门”。

“阴山之狼”勃然大怒，双掌一立，道：“我劈了你。”

“天涯狂生”仰天狂笑，道：“赵某不见得怕你。不过，刚才阁下自己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阴山之狼”愣了一下，不错，刚才自己话说得太玄，他纵然狡猾，当着这么多人，可不能说了话不算数，不由狠狠地，道：“这一场就算你们办到了。符兄。”

说着转头对“太仓之鼠”道：“符兄，你也露一手吧！”

“太仓之鼠”名叫符节，闻言不发声，身形倏然一缩，暴矮了两尺，仍然用的是“缩筋魔功”，只见他特长的双臂一抡，身形就地一个急旋。

他矮小身形就如一只急行旋转的陀螺一般，只见罡风打卷，掀石飞砂，好像平地起了龙卷风，扬起的砂尘直升有二三十丈之高，吼吼雷鸣。

待那罡风卷起的尘沙，所形成的一个黑色气柱消失，尘沙落尽时，地下已现出了一个像水井似的深洞。

而那“太仓之鼠”已然不见。

众人一见，目瞪口呆，这是哪门子功夫？

原来他利用身形急旋之势，以双臂之力，硬把坚硬的地面，旋下去了丈余之深。

而且，他这种功夫，也可以说是武林一绝。

据老一辈的人士传言，“太仓之鼠”恶事作尽，一生之中，只做过一件好事，“太仓之鼠”名号之所由来！

那是三十余年前的事了，奸相和砵，为历代最大的一个贪官，卖官鬻爵，在任时所搜括的财富，到案发灭门抄家时，奸相的家财，总额已达四百亿两，比国库的数字还要大，全国四亿人口，不分大人小孩，如果把奸相的财产平分的话，每人可得白银一百两。

此外，珍宝古玩还不算在内。那时候两河灾荒，数百万灾民已到了争食人肉的惨况，而奸相和砵的“太仓之米”却屯积得满谷满仓，任那白米虫蛀鼠咬，腐烂发霉，也不肯拿出来发放饥民。

“太仓之鼠”不知怎地忽发善心，就施展“就地打洞”的功夫，潜进太仓，神不知鬼不觉，数月之间，竟把千万斤的太仓之米盗运了个光，全部用来救济了两河灾民。

这是“太仓之鼠”有生以来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好事。

就因为如此，他“太仓之鼠”的绰号，响彻了大江南北。

当然，自从他潜踪“魔鬼岛”，三十年的埋头苦练，他这“就地打洞”的功力越发高明了。

“太仓之鼠”从洞内窜了上来，见众人惊愕之色，不由洋洋得意地道：“小兄弟，看你们的了。”

这次不但“武林四公子”瞪目结舌，无言以对，而且所有人莫不一愣。

“掌刃切木”的功夫，虽然难能，但内家掌力到了一定火候的武功高手，还可勉强一试。但凭双掌旋转之力，能把坚硬地面挖下一个

丈许深的深坑，可说是无人能够做到。

“太仓之鼠”两只精光四射的老鼠眼四下一抡，见群雄个个面有难色，非常得意地一笑，道：“诸位如果没有人出手，这第二场就算承让了，穆尔克阿岗，看你的。”

“穆尔克”是那蒙古人的名字，“阿岗”是蒙语“兄”的尊称，那蒙古装束的老者，也就是大漠商旅闻名丧胆的“沙漠之狐”，只见他一抖手中大串念珠，上前跨了一步……

“太白双逸”忽然掠上前来，由大逸“活死人”道：“慢着，我弟兄不才，愿试试这‘打地洞’的绝活。”

说着，也不等“太仓之鼠”等人答话，与“死活人”背贴背而立，弟兄二人同时把双掌举至肩齐，立掌如铲，由大逸“活死人”叫了一声：“起。”

只见二人同时腾起身形，半空中四脚相抵，两个人的身躯在半空中已成了一个“一字，”就在众人眨眼之间，兄弟二人双脚互蹬，各借对方脚登之力，头下脚上，如电射一般，就如会水的人一个“埋头入水式”，斜刺里直向地面钻下去。

“嗤！嗤！”

两声破土之声，二人身形竟硬钻进坚硬地面，众人眼见地面上隆起两道土岗子，而且一路拥起来，犹如地下钻了两个大地鼠一般，在两丈方圆绕了一个圈子，倏然合围，二人一碰头，又从地里边冒了出来。

这算哪门子武功？真是不可思议。

但二人从地内钻出，面不红，气不喘，身上滴土未沾，众人不由哄然叫好。

第五十章 八荒风雨

“太仓之鼠”不由一愣，道：“你二人这算哪门子武功？”

“活死人”死人眼一翻，道：“尊驾是‘老鼠打洞’，我兄弟是‘老鼠钻洞’，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如果尊驾不服气，可照我们弟兄的样子重来一个。”

一时之间，“太仓之鼠”没有答上话来。

蒙人装束的“沙漠之狐”突然厉声道：“用不到狡赖，再看老拙的。”

说罢，双指一捻“岗！”的一声，把手中一患念珠当中捏断，顺手往上一竖，那当中穿一根黄色绒绳，一百单八颗念珠，在“沙漠之狐”手中，竟然如一根棍棒一般立了起来。

本来内家功力练到火候的武林高手，内力贯注之下，把一根绳子立在掌心，并不算大困难。但这“沙漠之狐”立在掌心的却是一百零八颗滚圆的念珠，其当中仅是穿一根非常细软的黄绒绳毫无着力之处，而且念珠乃是产自漠外的胡桃木所制，坚逾精钢，圆滑无比，多达一百零八颗，能够笔直地立起来，那要比单是在手中立直一根绳子要困难多了。

因此“沙漠之狐”这一手，表面上看起来毫不惊人，但事实上可比“阴山之狼”、“太仓之鼠”刚才所表露的那两手要高明多了。

谁知这还不算完，“沙漠之狐”把一串佛珠笔直地立于掌心，迈步绕了一个圈子，把立于掌心的佛珠给群雄看了一遍，道：“看准了。”

喝罢，只见他鼓腹纳气，青袍子，红坎肩一齐膨胀起来，嘴中暴

喝一声：“起。”

一百零八颗佛珠，竟如一串流星一般，在他喝声中挨个飞起，挂着丝！丝！破风之声，直射向寥寥星空。

众人目瞪口呆，像这种手掌不动，完全凭内力把立于掌中的一百零八颗佛珠一一震飞，的确是前所未见。

就在众人震惊之中，“沙漠之狐”手中一百零八颗念珠，一齐飞向半空，只剩一根绒绳，仍然在他掌中笔直地竖立着。

接着“唰！唰！唰……”一连串微响，说也奇怪，那飞向半空的念珠，又一一落下，一个不少，仍然穿进那竖立着的绒绳之中。

这哪里是练武功，分明近似邪法了。

众人情不自己，哄然喝起好来。

“沙漠之狐”似是非常得意，口中“哈！哈！”欢啸了两声，再次运气，青袍子，红坎肩又鼓了起来，竖立在掌中的一串念珠，再次升起。

就这样一起一落，接连来了三次，喝彩惊噫的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极为轻卑的嗤笑。

这笑声显然是嗤之以鼻，声音不大，且是在乱嚷之中，竟然听得非常清楚。

“沙漠之狐”正在兴头上，突然听到这一声极轻卑的嗤笑，倏然收住手上的念珠，怒喝道：“是谁讥笑老拙？何不现身出来。”

应声走出一个俊美少年，只见他面含微笑，步态安祥，虽然年纪轻轻，却隐然有一代宗师的风度。

众人一看，正是展白！

“沙漠之狐”先已见过展白一掌震退“太仓之鼠”，现在见展白走向前来，心中一紧，立刻单掌上提，护住胸前，蓄势以待。

展白却极为轻松地一笑，道：“请问阁下手中这一串念珠，共是多少颗？”

“沙漠之狐”微微一愕，自己紧张了半天，估不到展白会问出这不相干的问题。但嘴中仍答道：“老拙这串念珠共是一百零八颗，小兄弟有何见教？”

展白道：“恐怕不对吧？”

“沙漠之狐”一愣，道：“有什么不对？老拙这串念珠随身携带了五十余年，难道多少颗还数不清楚。”

展白仍然面含微笑，不紧不慢地道：“以在下眼光看来，阁下这串念珠恐怕不够一百零八颗。”

“沙漠之狐”被展白一言提醒，再留神一看，手中念珠果然少了十数颗。

“沙漠之狐”心中一凛，想不到自己真力贯注之下，念珠会被人家取走，而自己竟茫然不觉。

眼前之人，都是大行家，见到此种情形，不由齐都一噓。

“沙漠之狐”先是一窘，继之大怒，暴吼一声，抖手甩出一颗念珠，直向展白面门打来。

念珠飞旋而至，中空兜风，发出一声震耳的尖啸！

展白单掌一撩，想把打来念珠震飞！

没想到飞奔而至的念珠遇到强劲的掌风一阻，在半空停了停，倏然一阵急旋，不但没有被震落一边，反而加速地向展白面门袭来！

这真是大出意料的事，“沙漠之狐”发出的这颗念珠，竟能冲破展白神鬼皆惊的内家真力？

幸亏展白“千幻飘香步”、“五色无相身”已练到意与神会的地步，一掌未能把急袭而来的念珠震飞，身上反应立生，倏然一个急旋，啸声震耳的念珠擦面而过。

展白暗道一声：“好险……”

“沙漠之狐”更没想到距离如此之近，又是在展白不明底细的情况下，仍能躲过自己专破内家真力的“追命神珠”心中不由一凛。

但也不由更怒，叱道：“小兄弟，真有你的。竟能躲过老拙的‘追命神珠’。再来三颗尝尝。”

喝罢，抖手又打出三颗念珠，三声锐啸，震耳嗡鸣，成“三星在户”之势，一字形向展白胸前飞来。

展白第一次不知道这蒙古老人的念珠厉害，举掌去封，险些吃了大亏。这次知道了念珠可破内家真力，不再出掌，实施“无色无相身”法，虽然“沙漠之狐”这次三颗念珠一齐出手，每颗念珠之间间隔三尺，三颗念珠广罩一丈范围，反而让展白轻易躲过。

突听一声娇叱道：“好个不要脸的蒙古鞑子。展哥哥不还手，你便打起来没完了。现在让你自己也尝尝‘追命神珠’的味道。”

接着，两声震耳尖啸，反向“沙漠之狐”射至。

“沙漠之狐”大惊失色，顾不得再去打展白，自己又知道“追命

神珠”的厉害，赶紧用了一个“就地十八滚”的招式，直滚出一丈开外，才挺身站起，虽然躲过了两颗“追命神珠”，但已经闹了个灰头土脸。

众人一起注目，原来是婉儿打出了两颗“追命神珠”。

众人感到奇怪，不知婉儿手中，怎么也会有“追命神珠”？

事实上，婉儿手中的“追命神珠”是在“沙漠之狐”当众表演“神珠归位”手法时，婉儿突发奇想，以“搜魂指”神功的“吸”字诀，暗地里吸到手中十数颗。

因“沙漠之狐”兴高采烈，且万也想不到自己玩弄高强手法时，会有人在暗中捣鬼。众人也因为被“沙漠之狐”高强手法所吸引，注意力完全放在“沙漠之狐”手上那串笔直立着的念珠上面，任谁也没有发觉婉儿在一旁做了手脚。

独有展白神目如电，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又见“沙漠之狐”手中少了念珠，仍不自知，还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卖弄，不由得发出声嗤笑。

“沙漠之狐”恼羞成怒，拿“追命神珠”连环打向展白，展白已知“追命神珠”可破内家真力，一时之间无法还手，婉儿担心展白安危，故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沙漠之狐”的“追命神珠”，去打“沙漠之狐”。

始终默然站在一旁，形如僵尸的“葱岭之鹰”，不由怒从心上起，阴森森地叱道：“丫头，你找死。”

喝声中，一记“枯骨掌”猛向婉儿迎面拍出。

“葱岭之鹰”又名“葱鹰叟”，他这“枯骨掌”厉害非凡，乃是运集“九阳魔火”，苦练了数十寒暑而成的。而且在练这种掌功时，在身前要生上极为旺盛的炉火，把双掌放在火苗上炙烤，一边运集本身“三昧真火”与外火相抗。功成之日，双掌可变成焦黑，如果打在人的身上，可使人骨焦糊而死，故名“枯骨掌”，端的厉害无比。

“魔鬼岛”恰巧有一座活火山，常年不断向外喷火，这种“地心火”不知又要比普通炉火热度高多少倍，“葱岭之鹰”就在这火山口上，苦练了三十年，所以，他的“枯骨掌”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双掌已变成白骨，甚至连他本人也差不多像僵尸了。

只见他“枯骨掌”施出来之后，虽在星月光辉之下，仍然泛起一片蒙蒙红光。

婉儿不知厉害，见“葱岭之鹰”一掌向她杀来，双掌一扬，一式“微风拂弱柳”，向来掌迎去。

双掌尚未击实，婉儿突感一阵极热的热风，迎面刮过，全身一颤，立感头烧欲裂，周身骨节里仿佛突然浇了一锅热醋，又酸又烧，奇痛无比。

婉儿暗道一声：“不好。……”

再想回身躲避，已经是力不从心，娇躯向下一软，人已昏了过去。

“葱岭之鹰”怪笑着，一只白骨嶙嶙的手掌，又加快了速度，向婉儿面门上按了下来。

眼看老魔头辣手摧花，这一掌下去，婉儿娇美如花的一张粉面，就要变成血糊一团……

“住手。”

突然一声暴喝，紧接着一股巨大掌风劲流，向着“葱岭之鹰”如山涌至。

“葱岭之鹰”心中一凛，猛然错掌，施展“僵尸跳”怪异身法，肩不摇，腿不弯，直挺挺地横跃一丈开外。

展白一掌逼退“葱岭之鹰”，见婉儿粉靥火红，犹如血巽，娇躯摇摇欲倒，他不顾一切腾身探臂扶住了婉儿。

展白的手方一扶到婉儿的身上，就如触到一个红火炭一般，热得烫手，不由大吃一惊，也顾不得婉儿在名份上如今已是他的小姨，立刻伸手连拍婉儿前心后心七大重穴，以保住婉儿的心脉，不致被魔火热断……

雷大叔、慕容红、“凌风公子”、“端方公子”以及随“凌风公子”前来的长发披肩的老者“漠外神君”赫连英，都是最关心婉儿的人，一见婉儿负伤颇重，一齐赶过来。

雷大叔一见婉儿伤得不轻，立刻暴怒，“天佛掌”一记绝学，挟破空掌风，猛向“葱岭之鹰”砍去。

“葱岭之鹰”嘿嘿冷笑，“枯骨掌”运至十成，向雷大叔掌势迎来。

掌风未到，雷大叔先感热风扑面，心中一凛，知道对方掌风毒辣，不敢让掌风接实，身形电闪，飘出五尺。

“凌风公子”及慕容红，双双扑上，亦为“葱岭之鹰”奇热掌风逼退。

“端方公子”运出家传绝学“混元指”功，屈指猛点“葱岭之鹰”三阳大穴。

“葱岭之鹰”怪笑连连，“枯骨掌”施展开了，热流激荡，无人敢攫其锋。

“阴山之狼”见多人围攻“葱岭之鹰”大吼一声，以他“掌刃切木”的功夫，立掌如刀向“端方公子”肩上砍来。

这“阴山之狼”心计过人，他见“端方公子”自承是“穷家帮”掌门，便立了“擒贼先擒王”的打算，想先把“端方公子”拿下，就不难使“穷家帮”就范。

但他一攻向“端方公子”，“穷家帮”的“风尘三丐”为首的丐帮长老，一齐出手向他攻来。

“太仓之鼠”、“沙漠之狐”先后出手，这边群雄也纷纷加入战围，刹那之间，混战成一片。

展白一手扶住婉儿的纤腰，一手按住婉儿前心“乳中穴”，运集《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绝学中疗伤大法，使真力不断从掌心涌出，源源输入婉儿体内，以为婉儿逼出深入内脏的热毒。

所以，对眼前的一场混战，他也无心一顾，只全神贯注在婉儿身上。

展白起初只是心急婉儿受伤，没有任何考虑抢上前来，一手抱住摇摇欲倒的婉儿，拍了婉儿身前身后七大重穴，然后一掌按在婉儿前心“乳中”穴上，以自己纯厚内力为婉儿驱热疗伤。

他望着婉儿醉人的容颜，想起自己穷途末路，身负三处刀伤，又

兼重病倒卧在松林路旁，被婉儿之母“慕容夫人”救回“豹突山庄”，卧病在床的情景。

他又想到：在天边染满了鲜艳晚霞的黄昏，二人在静空之中，互诉家世，娓娓清谈，婉儿的娇憨天真，妙语如珠，青春少女无忧的笑声，给他尝尽人世炎凉的苦闷心灵，带来了多少安慰……

他也想起，“凌风公子”要把自己丢出室外，她想尽办法为自己缓颊，“豹突山庄”血战之后，她冒着被父亲责骂，引自己脱离险地，以后自己离开济南，她匹马天涯来寻找自己。在“兴隆镇”，自己伤在“血掌火龙”掌下，她奋不顾身相救……一切的一切，笔难胜书，只使他感到“美人恩深深似海”。

“展哥……小侠。”

展白耳边突然响起莺声呖语，把他从绮思遐想中惊醒，回头一看，原来是“江南第一美人”金彩凤，不知何时已来在他的身边，正用一双美目紧望着他和昏迷的婉儿。

未等展白答话，金彩凤又道：“婉儿姑娘的伤，不要紧吧？”

展白看出金彩凤眼光中似有一丝妒念，但婉儿伤重，使他不暇别想，只剑眉一皱道：“很严重……”

突然数声惨嗥，把展白的话打断，二人同时愕然惊视，只见场中已有数人倒卧血泊之中。

原来“黑道四凶”武功高强手段毒辣，群雄虽然人多，但仍不是四凶的对手。

“穷家帮”弟子死伤惨重，“武当三道”有二道负伤，“点苍双剑”

死去一剑，“法华南宗”“七步追魂”阵亡，连少林罗汉堂首座“虎目尊者”都中了“葱岭之鹰”的“枯骨掌”。

眼见一千侠义道群雄死伤惨重，而“黑道四凶”犹如四个凶煞恶鬼，怪啸狂笑，招招杀手，展白心中又急又怒。

可是，他此时正以内力为婉儿疗伤，眼见婉儿鬓角鼻尖微微见汗，秀美的脸上痛苦之情已见减小，身上的热度也渐渐退去，假如自己此时放手，可能会落个功败垂成。

但也不能眼看着一千侠义道群雄，引颈就戮，而自己不加援手啊。

同是救人，但救此必失彼。

这使展白大大地为难……

就在展白这犹豫难决之际，突见“太仓之鼠”以“缩筋魔功”接连向雷大叔攻出三大杀招。

就在雷大叔危险万状之间，“葱岭之鹰”一掌又劈翻了两名“穷家帮”弟子，嘿嘿阴笑着，举掌向雷大叔头顶“百会”重穴拍去……

展白一见大急，把婉儿交给金彩凤，急道：“请你照顾她一下，用掌心按住她‘乳中’穴上，输以内力，为她驱出体内热毒……”

此时，雷大叔奋力劈出一掌，逼退“太仓之鼠”，身形接连转换了三个方位，仍然未躲出“葱岭之鹰”那“枯骨掌”一大杀招的威力范围。

“葱岭之鹰”僵尸似的身材，如影随形，跟定了雷大叔，待他那一掌飘忽拍至一个有利的部位，雷大叔已无法躲闪，他“枯骨掌”又加了几成力道，猛然压了下去。

一边口中发出如狼嚎似的桀桀怪笑……

展白赶救不及，贯足了内力，大喝一声：“住手。”

这一声喊，因为是展白全身功力之所聚，竟如平地响起一个焦雷。

只震得万木落叶，数丈之外的大厅，窗摇壁动，众人耳鼓更是如受铲击，嗡！嗡！哄鸣不已。

这一声大喊，有似佛家至高无上的禅功“狮子吼”，不但“葱岭之鹰”住了手，而且所有人都停了下来。

展白大步走上前来，俊目如电，扫射了一眼惊视着他的众人，然后双脚叉开，巍然如山岳般地挺立当场，朗声说道：“四位自称‘域外四凶’，果然心狠手辣，无端杀伤多人，如再不适可而止，说不得展白要给四位一点教训。”

展白此言一出，四凶倒有三凶仰天发出一阵狂笑。

显然他们未把展白放进眼内。

“沙漠之狐”是阴笑，“太仓之鼠”是冷笑，“葱岭之鹰”是怪笑，三种不同的笑声，犹如一个三重奏，但俱都杀气逼人。

只有“阴山之狼”没笑，他一举手止住三凶的笑声，面向展白道：“小兄弟莫不就是一人力战‘海外三煞’的‘无情碧剑’展少侠？”

展白道：“区区不才，正是在下。”

“域外四凶”同时一愣，在他们甫到中原时，即听“南海门”的人说，中原武林有绝顶高手，身背“无情碧剑”，名叫展白，曾一人力战“海外三煞”。

“域外四凶”总以为“无情碧剑”展白，一定是隐遁世外的前代

高人，但没想到展白会如此年轻。

因此，展白第一次出面，一掌震退“太仓之鼠”，且自报姓名，他们四人都未曾注意到，眼前少年即是“南海门”认为克星的“无情碧剑”展白。

展白第二次出面，这一声大喝，显示出内力之雄厚，其他三凶尚未发觉，只觉眼前青年人内功不弱，但就凭展白这点子年纪，面向“黑道四凶”卖狂；以“黑道四凶”的武功及身份来说，实在忍不住嗤之以鼻。

可是，“阴山之狼”比较心细，展白两次报出名字，他陡然记起在“南海门”听到的传说，故而拦住三凶发笑，待他证实了眼前少年，果是“无情碧剑”展白时，心中不由微凛。

以他“掌刃切木”的功夫，运集了七成功力，掌刃如刀，唰！地一声，向展白砍出一掌。

展白微微一晒，“天佛降魔掌”运了六成，轻飘飘一掌向来势迎去。

“砰！”的一声暴响，“阴山之狼”当场被震退五步。

展白却稳立如山，纹丝未动，只那青衫下摆，拂拂摆了数下。

“葱岭之鹰”大喝一声，“枯骨掌”运至十成，双掌猛然向展白的胸前推去。

掌风狂啸，一片耀眼的红光。

第五十一章 君临天下

众人齐声惊诧。

掌力如此威猛，世所罕见。

但也更激起了展白的豪兴，暗忖：“看我‘天佛绝学’是否天下无敌？”

心中想着，意随功至，也把练自“锁骨销魂天拂秘笈”绝顶内功运至十成，一招“佛光普照”，便向无俦的掌风巨流迎去。

“轰隆”一声惊天的巨震。

众人失声惊呼之中，两股巨大的掌风巨流冲天而起，“呼啦啦”一片暴响，二丈余外的大厅屋顶上的滴水檐，被掌风余力掀去了一角，破砖碎瓦，满空横飞。

地面上更是卷石飞沙，劲风四射，众人气均为之一窒。

巨力反震，弥天尘沙影中，只见“葱岭之鹰”宽大长袍鼓起如篷，满头乱发飘举，噫！噫！噫！倒退三步，勉强拿桩站稳，犹自摇摇不止，几欲乘风飞去。

展白也倒退了一步，衣飞发扬，上身晃了两晃，俊美的脸上一片艳红。

风定尘收，“葱岭之鹰”努力调息，强压住内腑翻腾的气血，惨笑道：“小兄弟，老夫的‘枯骨掌’味道如何？”

展白初接“葱岭之鹰”掌力时，确实感到一股如火的热流通过周身，三百六十根骨节却像浇上了一瓢滚水，但他及时运功阻住，竟然把那一股热流迫出体外，他又暗行运功一遍，只感周身气血畅行无阻，

信心大增，见“葱岭之鹰”又向他卖狂不由一笑，道：“不过尔尔。”

“葱岭之鹰”脸上抹过一缕奇异的色彩，他不相信眼前年轻人硬接了他的“枯骨掌”，会安然无事，他强提一口真气，又怪笑一声，道：“可敢再接老夫一掌试试？”

展白微微一笑，道：“不要说是一掌，十掌，百掌，展白也敢接下。”

“葱岭之鹰”虽有点真力衰竭的感觉，但姜老弥辣，他暗忖展白定也是强弩之末，对敌到了双方萎顿的关头，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刹那，谁便是胜利者。因此，他表面上不露一点败象，功贯双掌，豪叫一声，道：“好！再接老夫一掌。”

展白一摆手，道：“慢点。”

“葱岭之鹰”双掌举势欲劈，道：“可是怕了吗？”

展白微微一哂，道：“区区在下，平生还不懂得什么叫怕？不过有几句话先要说明。”

“葱岭之鹰”道：“什么话？请讲。”

展白道：“在下与人有约，不问江湖是非，是以不便与阁下动手……”

“太仓之鼠”突然一阵怪笑，插口道：“说来说去，还不是怕了。”

展白瞥了他一眼，负手笑道：“不见得。”

“阴山之狼”冷眼旁观，以为展白可能是被“葱岭之鹰”“枯骨掌”所伤，借口拖延时间，以便运功疗伤，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立刻插口道：“小兄弟不要推三阻四，我们老哥四个刚刚回到中原，还

未踏入江湖一步，小兄弟有什么绝艺，尽管施为，就算你没有过问江湖是非好了。”

展白剑眉轩动，星目如电，扫了四凶一眼，道：“此话能代表你们四位的意见吗？”

“沙漠之狐”道：“有何不可？”

展白突然仰天长啸了一声，有如鹤唳青空，余音扶摇直上，腾入云霄。

四凶齐皆一愕，不知展白因何突然长啸？

展白一声长啸，却仿佛吐尽了胸中的闷气，豪气干云地道：“好了，你们四位一齐上吧。”

四凶又是一愕。

“阴山之狼”似是没有听懂展白的话中之意，疑问道：“小兄弟，刚才怎么说？”

展白道：“在下一人，要会会你们‘黑道四凶’。”

那“葱岭之鹰”已然暴怒，大喝一声，“枯骨掌”运至巅峰，猛然向展白拍去。

红光耀眼，狂啸盈耳。

展白喝了声：“来得好。”

同时，掌演“天佛绝学”，招出“挥清妖氛”，“轰！”然巨震声中，一掌把“葱岭之鹰”又震退五步。

“葱岭之鹰”被震得五内生痛，此时，他才知展白内力不但丝毫未损，而且比刚才一掌力道更大，心中暗凛：“这年轻人果然不简

单……”

但展白一掌震退“葱岭之鹰”，身形电旋，倏然又施出一招“风震雷鸣”，掌震“阴山之狼”天灵要害。

“阴山之狼”见展白掌势太猛，不敢硬接，甩头斜步，躲过展白一掌，以他“掌刃切木”的绝顶硬功，反臂劈出一掌。

掌缘如刀，破风向展白左臂切去。

展白单脚一点地面，身形倏然腾起八尺，半空中“佛祖降座”，双掌又猛向“太仓之鼠”打去。

“太仓之鼠”身形一缩，暴矮三尺，两条长臂如两条灵蛇般，向展白左右耳门拿来。

展白“狮子大摇头”，摆头蹬腿，在半空中划了个巧妙的圆弧，先升高，后降低，就倏然疾落之势，飞起一腿，直踢“沙漠之狐”后腰。

“沙漠之狐”翻身屈肘，以手中大串念珠，猛敲展白腿弯“环跳”。

展白震臂收腿，飘然落地，就这倏忽之间，他已向“黑道四凶”各攻出了一招。

这四招一气呵成，连攻四大高手，而且是抢尽了先机。

招式干净利落，无论手、眼、身、法、步，处处恰到好处，招招攻敌要害。

“黑道四凶”四个狂傲不可一世的魔头，三十年前即名满武林，又潜身海外苦练三十寒暑，二次下中原，本想一鸣惊人，谁知第一次在中原露面，便被展白以一敌四，打了个手忙脚乱。

四凶同时暴怒，各自怒啸厉吼着，猛向展白攻来。

展白此时豪气冲满胸臆，他连攻四凶就是为了引诱四凶一齐出手，今见四凶同时攻来，他立展“天佛绝学”与四凶战在一起。

展白力战“黑道四凶”四个绝顶高手，快攻快打，晃眼之间，已然互战了三十余个回合。

五人愈打愈快，此时已不能看清五个人的身形，只能看到五团罡气，在一块盘结纠缠，烈烈嘶吼。

只能听到五个人出掌吐气开声之声，“哼！嘿！”不绝，掌力击实，“砰砰！碰碰！”更是不绝于耳。

劲流激湍，余力四射，数丈方圆以内，已然使人无法立足。

四周围观的群雄，纷纷移动脚步后退，渐渐都退至墙边、屋檐下去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惊视着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狠斗。

晃眼之间，又是七十余回合过去了，双方已激战了近百回合。

关心展白安危的人不用说，一颗心都吊在嗓子眼上来了，生怕展白落败。

“砰！砰！”数声气爆巨响，犹如一串闷雷打在众人眼前。

砂石四溅，尘灰飞扬之中，只见缠战在一团的人影，倏然分散来。

“黑道四凶”分站东、南、西、北四方。

展白稳站当中，静如山岳。

四个黑道顶尖高手，虽是一脸凶恶之态，但情形非常狼狈，一个个汗透衣襟，气息粗重，显见得方才与展白全力搏斗了将近二百个回合，内功真力已有损耗过巨的现象。

四周观战的群雄，屏息以观，眼前虽是静止了下来，但每一个人都知道，跟着来的将是凶恶的搏斗。

双方都在养精蓄锐，运集所有功力，并索解对方破绽，准备继起发难，作致命的一击。

冷月西沉，银河星稀，眼看夜色将要残去。但紧张の場合，绣针落地可闻，没有谁会注意到天色将亮。

“葱岭之鹰”首先发难，暴喝声中，两只白骨嶙嶙的“枯骨掌”，红光暴涌，掌风狂啸，齐向展白当头砍下。

“太仓之鼠”如响斯应，两条特长的手臂，犹如两条怪蟒，向底下一抄，向展白双足踝部抓去。

“阴山之狼”立掌如刀，以“掌刃切木”功夫，一掌平插展白左臂，一掌横削展白胸腹要害。

“沙漠之狐”手中大串念珠，巧妙地挽了一个珠花，猛砸展白后心“凤尾”、“神堂”、“巨骨”三大重穴。

四个黑道顶尖高手，同时出手，蓄势而发，三股巨大掌风合流，吼吼山响，一串念珠如藏在暗处的毒蛇，毫无声息地偷袭敌背上、中、下三路，前、后、左、右四方，展白已是腹背受敌，而且四大高手，积怒而发，展白惊险万状。

四周围观之人，不少人失声惊呼。

突见展白清啸一声，“天佛降魔掌”招演“佛光普照”，只见掌影如山，分袭前后左右四方之敌，身法之快，招式之妙以及威力之强，均是众人前所未见。

就这一招，立把“黑道四凶”又同时逼退。

“黑道四凶”又开始围在展白四周，恶狠狠地瞪着，一边调息全力一招所损耗过巨的真力，一边苦思展白的招式破绽，蓄势而扑。

说实在的，展白独战“黑道四凶”，比独战“海外三煞”并不省劲，“海外三煞”之中除了长髯老人武功特高之外，白发婆婆与佛印法师功力都略逊一筹。这“黑道四凶”功力都差不多，虽不如长髯老人高，却在白发婆婆与佛印法师之上，而且四个人各有独特杀手，配合得天衣无缝，四人合起手来，每一招攻出都是上、中、下三路，左、右、前、后四方，广罩周身要害。

其中尤以“葱岭之鹰”与“太仓之鼠”最难应付，“葱岭之鹰”的“枯骨掌”，每一掌拍来，都如一团烈火烧在身上一般，展白虽不惧怕，但随时要运起周身功力，逼出强侵入体的热毒。“太仓之鼠”的两条特长的手臂，却非常讨厌，不但招式诡辣，且能招出半途，突然转弯，专向下三路，使展白不得不时时提防他的诡异杀手。

“沙漠之狐”与“阴山之狼”也不简单，“阴山之狼”的“掌刃切木”功夫，火候到家，每一掌砍出，都挂起狂啸破风之声，当真是掌缘似刀，展白每挡其一掌，虽能把他震退，但掌缘触及之处，莫不隐隐发痛。至于“沙漠之狐”那一串大漠特产的胡桃木念珠，更能专破内家真力，掌风封挡不住，展白完全仗着“千幻飘香步”与“五色无相身”的高绝身法，闪躲回避。因此，展白这一战，可说是平生仅遇的第一次硬仗。

展白战来吃力万分，其实“黑道四凶”四个黑道顶尖高手，心中

的味道更不好受。

四周观战群雄，虽然不乏老江湖，大场面见多了，但眼前这一战，的确是生平仅见，不但双方的武功路数，均是前所未见，而且那内功真力更是大得惊人，每一招施出，都是惊天动地，每一掌劈出均可裂石开山。

此时，“黑道四凶”不再瞪目怒视，蓄势而扑，而是由“阴山之狼”叽哩咕噜说了几句蒙古话之后，四凶立刻改变战略，飞快地围着展白绕起圈子来。

展白不懂蒙语，但看四凶情形已经明白，必是另有诡计，当即抱元守一，蓄气凝神，全神戒备起来。

四凶愈转愈快，突然“阴山之狼”一声惨厉长啸，如刀的掌锋，一片刀山似地向展白周身要害猛劈狂砍。

看其来势之凶猛，必系全身功力所聚，展白不敢丝毫大意，以过人的目力，觑准其掌力空隙，运起九成功力，狂推而出。

劲风山涌，但“阴山之狼”来势虽猛，退势更快，他不再与展白硬拼内力，展白招式未到，他已撤招纵身斜飘八尺开外。

展白微感意外，一掌劈空，但身后疾风狂啸，显然背后有人急袭。

展白“回头望月”，跨步甩脸，借回身之势，又运集了九成功力，向身后猛劈出一掌！

向展白背后偷袭的是“太仓之鼠”，一爪抓空，展白掌力已到，他也和“阴山之狼”一样，不再与展白硬拼内力，就在展白掌锋未到部位时，倏然收身后退，半空中又折了回去。

紧跟着“葱岭之鹰”的“枯骨掌”，一阵炙热狂飙，倏然涌到。

展白身形电转，躲过炙热掌风。同时也向“葱岭之鹰”攻出一招狠的。

“葱岭之鹰”同样不与展白招式击实，一沾即退。

接着“沙漠之狐”又从侧背攻到……

四凶此退彼进，均是一沾即退，展白虽然忠厚木讷，心地老实，但数招一过，立刻明白“黑道四凶”是想借此消耗自己的内力，等到自己疲乏不支时，四人再齐施杀手。

展白不由微微一笑，心说：“你们这正是给了我调息的机会……”

谁知展白念头还未转完，“沙漠之狐”倏然逸出圈外“临去秋波”，回手向展白打出三颗念珠

同时，三凶拼出全力，左、右、后三方，一齐向展白攻到。

明眼人一看即知，“黑道四凶”用意恶毒，是想以硬拼展白，封挡住展白的腾闪挪移的去路，然后以“沙漠之狐”专破内家真力的念珠来伤展白。

展白心中一凛，飞快地劈出三掌，震退三面强敌，但三面压来的反震之力，却使展白身形再无法移动一步，而专破内家真力的三颗念珠，已挂着破空尖啸如飞而至。

三颗念珠成品字形，一颗直奔展白面门，两颗平射展白前胸。

“沙漠之狐”这种专攻内家真力的念珠，乃漠北苦寒之地特产的胡桃木制成，坚逾精钢，重逾金石，外圆中空，中空的螺旋形圆孔，可以遇到阻力加速旋转而进，是以掌风内力无法阻挡，可以说厉害无

比。

就是再强的内功高手，遇到这种霸道暗器，除了躲闪之外，也是束手无策。

展白内力浑厚，虽能把三大黑道高手同时震退，身形受那三方面的反震之力无法躲闪，又知那电射而至的念珠掌风内力均无法阻挡，心中一惊……观战群雄纷纷惊呼……

展白遇险，慕容红、金彩凤、婉儿、樊素鸾，更是吓得尖叫起来。

只听“嘶！”的一声微响，血光崩现。

展白虽以“无色无相”身法，及时甩头侧身，连躲过两颗念珠，但第三颗念珠却在他的左臂上划了一条血槽。展白感到左臂一凉，念珠穿臂而过。衣破肉飞，鲜血直流下来。

就在展白受伤，微微一愕的瞬间，“阴山之狼”悄声无息地在展白后背打出一掌。

他“掌刃切木”的功夫，掌刃如刀，“康！”的一声，击实在展白背上，把展白打的向前踉跄了五六大步。

展白只感眼前发黑，心胸气翻血涌，向前抢了五六大步，身形摇摇欲倒……

“阴山之狼”一阵得意的狂笑，似刀的掌锋第二次又举起……

其他三凶也各自狞笑着逼近展白。眼看展白就要命丧四凶之手。

摇摇欲倒的展白，突然嗔目大喝一声，一掌向“沙漠之狐”劈去。

掌风狂啸，一股汹涌的巨流，如山涌出。

“沙漠之狐”一珠奏功，心中一喜，估不到展白受伤之后，仍能

发出威力这么大的掌力。

心神稍微一懈，如海洋巨流的掌力已击向胸前，再想躲闪，焉得能够？

“沙漠之狐”只感胸前如受万斤垂锤，闷哼一声，仰身翻倒，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阴山之狼”的一掌还未打到，展白一掌已把“沙漠之狐”震伤吐血，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展白反臂一把“大擒拿手”中的绝招“横云断峰”，“砰！”的一声，正好把“阴山之狼”砍到的手腕扣住。

展白独战“黑道四凶”，本无伤人之意，只想使四凶知难而退，也就算了，没想到“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他一念之慈，反而连受两处重伤。

而且“黑道四凶”心狠手辣，在他受伤之后，仍想把他杀死，因此，展白激怒之下，强忍住伤势，一掌把“沙漠之狐”震飞，反臂一抓，又扣住“阴山之狼”的腕子。此时，展白已杀红了眼，下手不再留情，扣住“阴山之狼”的手一使劲，“咔嚓！”一声。

忽然传来一阵豪笑声，数条人影疾如飞矢而至。

来人身法太快，众人眼前一花，场中已多了五个人。

当先两人，一个是白衣银扇儒生公子，一个是羽衣霓裳貌如天仙似的盛装丽人。随后三人，一个长髯过腹的葛衣老者，一个鸡皮鸠面的白发婆婆，另外一个则是中年矮胖和尚。

这五人一露面，在场之人心中无不一凛，原来正是“南海少君”

神龙太子，“南海龙女”龙珠儿，以及“海外三煞”。

神龙太子“南海少君”银扇一抖，白衣飘飘，爽朗一笑，向展白道：“敢莫是展兄又要在江湖上插一脚了吗？”

长髯老人仇如海掀须豪笑道：“小哥儿，咱们的赌约是否已成为过去？”

武林人物，讲究一言九鼎，尤其以展白的耿直个性来说，自己的诺言更是无法不予遵守。如今被二人拿话一敲，不由俊脸泛红，讷讷地道：“本人说出口的话，向来算数。只是这四位事前已声明不是江湖人物，而且其心狠手辣到了令人……”

“南海龙女”美目流盼，瞥了展白一眼，道：“看外表展公子像个老实人，没想到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说笑话，他四人不是江湖人物，怎么会武功？分明是出尔反尔，说了话不算数，中原武林的脸，恐怕被你一人丢尽了……”

这一段话，可说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展白实在忍无可忍，不由嗔目叱道：“住口！我要不看你是个女流之辈，我就要……”

说至此处，展白突然想到自己一言出口，不问江湖是非，方才与“黑道四凶”一战，已落了把柄，如今岂能再自己打自己嘴巴，和人家动手？因此话到唇边，又临时收口。

婉儿伤后虚弱，尚未复原，见展哥哥臂上鲜血淋淋，竟微移莲步，袅袅婷婷地走至展白身边，玉手扶住展白问道：“展哥哥！你的伤，不要紧吧？”

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展白心头流过一股暖流，婉儿的关切，使他大是感动，但当着这么多人，他不便表现出来，只淡淡一笑道：“婉妹，你放心，这点伤不算什么。”

婉儿此时，已看过展白的伤臂，心中不由又惊又喜，因为短短的时间，也未见展白调息，那臂上的伤处不但止血生肌，而且好像已复原了，只在臂上留下手指长的一道疤痕。

婉儿不知展白服食过千年灵药“紫檀花”，只以为展哥哥功力深厚至此，实不亚于金刚不坏之躯，不由喜极而呼道：“展哥哥！伤处已好了嘛！”

婉儿喜极忘形，双手抱着展白臂膀，一阵摇撼，她伤后虚弱苍白的粉脸，竟也隐泛起一层红润，眉眼盈盈，透出她心底是多么高兴。

慕容红在名份上已是展白的未婚妻，看到妹妹对展白如此亲热，心中顿然醒悟，婉儿听到自己与展白订婚的消息，悄然出走的原因，回想以前种种，才知道他们早已相爱，至此，她心中倒没有妒意，只奇怪这么重要的事，自己以前怎么没留心，竟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金彩凤却有点惋惜的感觉，她心中关怀展白伤势，早就想上前去问候，可是闺阁的教养，使她矜持住了，现在见婉儿做了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且蒙到展白感激，她暗暗后悔自己缺少勇气……

樊素鸾比较含蓄，见婉儿对展白一往情深，心想自己把心情深隐不露，也许是做对了……

“端方公子”醋海中烧……

“凌风公子”瞪大了眼睛，他姐姐已嫁给展白，这妹妹又是怎么

回事？

“南海龙女”却突地冷笑一声，道：“不要脸。”

婉儿粉脸煞白，回头怒视着“南海龙女”，娇叱道：“你骂哪一个？”

“南海龙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表现得这么量窄，以她的身份来讲，是不应该这么没有风度的。但既是已骂出口来了，便不能再收回，被婉儿厉声一问，不由暴怒，也厉声道：“我骂谁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婉儿怒极，出手一招“搜魂指”，疾向“南海龙女”“心俞”重穴点去！

可是她伤后未复原，指法虽凌厉，但劲力不足，被“南海龙女”一掌拂退七个大步。

“南海龙女”冷笑一声，狠狠地道：“不知死活的丫头，我看你是活够了。”

说罢纤掌举起，蓄力欲发……

“慢着。”

展白横跨一步，挡住“南海龙女”，道：“婉儿姑娘负伤未愈，你怎可……”

“南海龙女”掌力未收，美目凝注展白，道：“你是否又想插上一手？”

展白道：“你不用处处以此要挟在下，要知道不打负伤之人，也是武林传统，这规矩你懂不懂？”

“南海龙女”粉面一红……

“南海少君”神龙太子一摇银扇，上前三步，向展白道：“阁下没有资格过问江湖是非，现在请你退后。”

展白还以为他要伤害婉儿，别的事他可以不管，惟独此事，他不能撒手不管，问之道：“不知尊驾此话指何而说？”

神龙太子微微一笑，却不理展白，转向群雄道：“本派入主中原，原是想统一天下武林，以免门户之见，争端时起，幸蒙武林人士不弃，纷纷加盟本派，共谋胜举，使本派日益光大，眼看‘天下一家’大功告成，没想到还有某些野心不死的人物，时时想破坏本派义举，现在本派订九九重阳，在嵩山少林寺旧址召开‘英雄大会’，凡是不服本派的都可与会，届时以武会友，不论何门何派，确实有比本派武功都高强的，本派从此退出中原。”

他说至此，微微一顿，见群雄却大睁着双眼，注意地听着他的话，他得意的一笑，又接下去道：“如果本派武功能胜过各门各派，那么没有什么话说，从今以后中原武林惟‘南海门’为尊，再有不服派令者，可不要说本派手段毒辣赶尽杀绝！”

他这话越说越激昂，到最后已是声色俱厉。

群雄纷纷吃惊，“南海门”君临天下武林，可能已有了十成把握，若不然不会如此明日张胆，公开向天下武林叫阵。

假如，中原武林真要被“南海门”一举征服，今后武林人物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尤其少林派出身的“神拳打井”武震飞及少林寺罗汉堂首座“虎目尊者”，更是吃惊。

“神龙太子”声言九九重阳在嵩山少林寺召开英雄大会，莫非少林寺已为“南海门”占据不成？

不然的话，少林寺自有主持人，寺内召开不召开英雄大会，自有主持作主，岂能任外人越俎代庖？……

不管群雄吃惊，“神龙太子”脸上阴森表情一收，倏然一笑道：“天下武林，凡自认是英雄人物者，均可与会。”

说着又转向展白，道：“惟独阁下没有资格参加。”

说完仰天一阵大笑，笑罢对“南海三煞”及“黑道四凶”道：“咱们走！”

“走”字出口，人已当先向院墙外掠去，随后“葱岭之鹰”及“太仓之鼠”分别将受伤的“沙漠之狐”及“阴山之狼”抱起，随着“海外三煞”如飞而去。

“南海龙女”临走，向展白瞥了一眼，那一眼包含着“恨”与“爱”交织的情绪，展白心头一震，目前他情孽纠缠，无法自处，最怕看到女人用这种眼光看他，见“南海龙女”也用这种眼光看他，不由打了个冷战，赶紧低下头去……

第五十二章 天佛秘传

直到“南海少君”神龙太子率众走了很久，被吓怔的群雄才发出一阵嗡嗡声。群雄纷纷议论，各找对象抒发己见，以致人声嘈杂，广大院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纷纷发言。茹老镖头与雷大叔及“太白双逸”在一起，茹老镖头望了望长眉深锁的雷大叔，忍不住问道：“看来这‘南海门’已成了气候，竟当众向天下武林挑战了。”

“太白双逸”齐声附和道：“不简单！今后中原武林，恐怕又要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雷大叔深锁双眉，频频摇头，忧形于色道：“值得忧虑。不怕‘南海门’势力浩大，怕的是中原武林各门各派成见太深，不能精诚合作，难免被各个击破……”

在旁边的“酒丐”方弼，举起铁葫芦，仰脖子灌了一口酒，用手一抹嘴上酒渍，道：“雷疯子大有见地。常言道团结才能发生力量，那咱们在场之人，今天就来个‘歃血为盟’共同对抗‘南海门’，雷疯子意下如何？”

雷大叔黯然一笑，未置可否。因为雷大叔看得出，凭眼前这些人物，决不是“南海门”的对手，况且武林四公子各存异志，都有领袖群伦的野心，却没有领袖群伦以抵抗“南海门”的能力。可是他不好意思当面说出，只有一笑置之。

“疯丐”褚良也过来，插口道：“总之，我们中原武林要与‘南海门’一拼，绝不能甘心俯首称臣。”

“活死人”死眉塌眼地道：“老叫化壮志可嘉，可是不想一想，

眼前自命不凡的英雄人物，除了展兄弟一人，有谁是‘三煞’‘四凶’的对手？何况还不知‘南海门’有多少成名高手尚未露面？”

雷大叔望了望展白，脸上忧色更重，但仍未发言。

“安乐公子”突然大步走了过来，道：“展兄武功进境之速，实有‘士别三日，令人刮目相看’之感。就凭展兄一人便可独战‘三煞’‘四凶’，那么我们这般人，就是再不济，抵挡其二三流脚色，总不成问题了吧？”

展白一拱手道：“承蒙云铮兄谬奖，在下实不敢当。况且，在下与人有约，从此不再过问江湖是非，最好是不要把在下算在内。”

“祥麟公子”也走了过来道：“展兄大可不必为空言约束，何况临阵还可再向‘三煞’挑战，以雪当日一掌之辱……”

展白颇为不悦地道：“金兄此话不知是恭维在下？还是挖苦在下？展白虽是武学末进，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下亲口答应人家的话，岂能说了不算数？”

见展白着恼，“祥麟公子”脸孔微微一红，忙道：“请展兄不要误会，祥麟只为大局设想而已。”

“死活人”突地一拍手，道：“有了。”

他这一声，喊得声音很大，好像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众人一齐诧异地转脸望着他，只见他用手在脸上一抹，摘下一个皮面罩来，众人再一看，只见他白面微须，相貌清奇，哪里再是那种死眉塌眼的死人像？

众人齐皆一愕，想不到“太白双逸”是戴了人皮面具，尤其茹老

鏢头、慕容红及展白等人，与“太白双逸”相聚甚久，竟也没有看出来。

“死活人”不管别人瞧着他发愣，喜悠悠地向展白道：“小恩公戴上这人皮面具，再不会有人认出，便可堂堂皇皇地参加九九重阳英雄大会，到时候给‘南海门’一个大大的打击…”

展白却不用手去接那人皮面具，只淡淡地道：“就算别人认不出来，展白，也不能违心做事。”

他这话斩钉截铁，毫无转圜余地，众人不禁尽皆默然。

雷大叔在一旁点头，赞叹道：“当真是跟他死去的父亲，一个样的脾气……”

樊素鸾在一旁冷冷地说道：“不知通达应变，实是迂腐得不近人情！”

展白周身一颤！这话对他刺激不小，“豹突山庄”水牢之中的订交，他心中把樊素鸾当一个知己朋友看待，如今樊素鸾竟也说他做得不对，他只觉自己凭良心做事，诚实无欺，不欺人也不欺己，这误解使他心中发痛，不由颤声道：“樊素兄……樊姑娘，展白凭天良做事，不知有何不对？”

樊素鸾现下仍是男装，展白口急不知怎样称呼她才好，说完之后，一双大眼睛直直瞪着樊素鸾的粉靥，似是等着她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樊素鸾玉面泛红，因展白的称呼使她在人前有尴尬的感觉。但她素以男儿作风，减少她忸怩之态，闻言爽朗一笑，道：“现在数你武功最高，也惟有你可抵挡‘南海门’的高手，挽救中原武林的一大浩

劫，惟有你方能胜任，这乃是空前义举，你有力为之却不为，而甘愿受空言约束，岂不是迂腐不近人情？”

这话义正辞严，在场之人听了无不动容，展白也不由羞愧得低下头去。

展白心中左右为难，正如樊素鸾所说，救武林浩劫，乃是空前义举，自己既自认是侠义道的人物，见义便不能不为。可是，大丈夫也讲究一诺千金，自己亲口答应人家的话，岂能反悔？

群雄望着展白，一言不发，乱哄哄的院中，那么多人，竟一齐停止了讨论，百十道眼光一齐望着展白，都期望着他的决定，“是”，还是“不”？仿佛整个中原武林的命运，却系在展白一人身上了。

展白沉思有顷，抬起眼光，见众人都在期望着他的回答，他猛然了解自己使命的重大，当真是“天下安危系于一身”。他猛地灵机一动，道：“展白一个武学末进，承蒙诸位武林前辈如此看重，实在使展白感激莫名，何况大义当前，就是要展白赴汤蹈火，展白也万死不辞！”

他说至此顿了一顿，见群雄一眼不眨地望着他，广大的庭院之中，当真是绣针落地可闻，他又继续说下去，道：“可是，展白亲口答应人家，不问江湖是非，想众位也均是侠义道前辈，必定知道立身江湖，当以信义为重。在此种情形之下，展白裹足不前，正如樊兄……樊姑娘所责备在下的，便是不义；但展白如果违背约言，去参加英雄大会，便是背信。不义和背信，均是展白所不取，这一点想诸位先进必定可以谅解。”

展白说至此处，群雄脸上一片迷惘之色，不知展白话中真意究竟为何？但也就更注意地听下去。

展白继续滔滔地说下去，道：“在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需征求雷大叔的同意。”

众人的眼光，不约而同地一齐转向雷大叔。

雷大叔此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从展白的守正不阿及“只见一义，不见生死”的胸襟，仿佛又看到展白父亲——他结义盟兄“霹雳剑”展云天的影子。

见展白要请求他的同意，他毫未考虑是什么事情，让热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也未擦，应声道：“孩子，你说下去。”

展白见雷大叔嘉许的眼光，给了他自信和勇气，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没有错的，于是接下去道：“正如‘安乐公子’云铮兄所说，在下武功进境神速，但诸位知道为什么在下武功会进境神速吗？”

群雄眼里又流露出疑问之色，谁知道展白为什么会武功进境神速？

展白却接下去道：“那是因为雷大叔赠送了在下一本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所致！”

展白此言一出，群雄哗然。均不禁欺身上前，纷纷言道：“此一奇书，现在何处，能否取出一观，给大家开开眼界？”

“拿来给大家看看。”

“书在哪里？”

“拿出来……”

纷纷叫嚷，乱成一片。

雷大叔也不由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他还不明白在这种场合，展白为什么把这一大秘密透露出来？

展白此举，实在是不智之极。

果然“崆峒四丑”已首先发难，大丑“天残”，独目凶光暴露，一探鸟爪的双掌，腾身向展白怀中抓来。

一边嘴中喝道：“不要这般吞吞吐吐，拿出来瞧瞧吧。”

展白也估不到，这般自诩为侠义道的人物，贪心竟是如此之大。一语说出，立刻群相抢夺。

就在他微一愕神之际，大丑“天残”的双爪，已挂着劲风，抓住他胸前不及一尺之处。

展白微愠，双指一敲，一式“大擒拿手”的“横雪断峰”，猛向大丑“天残”双爪点去。

大丑“天残”如触蛇蝎，伸出的双爪疾缩，人也跟着暴退一丈开外。

饶他退得快，双臂“曲尺”穴上，也被展白指风扫中，只痛得他暴睁独目，甩着双手连连呼痛不止……

展白一招逼退大丑“天残”，昂然道：“诸位还是老老实实的站着，听在下说下去吧。”

众人这时才想到展白可以独战“四凶”，如果真要出手硬抢，可以说无人会得了好处。

展白见众人一时不敢上前，才又接下道：“展白为了守信，不能

参加英雄大会。但是，眼看‘南海门’肆虐，中原武林面临浩劫，又不能不尽一己之力，设法消弥，因此之上，展白想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的奇绝武学传给诸位，使诸位有能力对抗“南海门”，这样，也不需要展白亲自出面了。”

展白此言一出，群雄愕了。

天下哪有这样毫不自私之人，竟肯把别人珍视密藏都来不及的武林秘笈公诸武林？

展白又道：“可是，这《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乃是雷大叔所赠，在未公诸武林之前，先要征求雷大叔的同意。”

展白说至此处，一回身向雷大叔深施一礼，道：“大叔，您对小侄的造就之恩，可说是天高地厚，为了挽救武林浩劫，您不会怪罪小侄鲁莽无知吧？”

雷大叔脸上老泪纵横，伸手搀起了展白，道：“起来，贤侄，你使大叔感到骄傲，老夫终生未娶，能有你这么一位贤世侄，可以说是百年之后，死而无憾。而且，老夫也为我那死去的结义盟兄，你的父亲感到骄傲，虽然他行侠仗义一生，死得不明不白，但在九泉之下，见到贤世侄你克尽他未竟的志愿，他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该感到莫大的安慰了……”

雷大叔说至此处，顿了一顿，见展白眼中泪水也在打转，觉得此时不宜伤感，忙把话题纳入正轨，道：“方才贤侄所为，正合老夫心意。只是那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贤侄千万不能公开，以免引起无谓的争端，而且，那东西也实在害人，不是定力甚高之士，万万不

能入目的。现在你只要把上边的武功，摘要传给大家也就是了。”

雷大叔此言一出，对雷大叔的开明，众人无不感激，但也有稍微的失望，因为雷大叔这样一说，这相传二百余年的天下第一奇书，是看不到了。

展白又向雷大叔施了一礼，然后从容向群雄道：“就遵照雷大叔所示，只要众位领受得了的，展白绝不藏私，只是原书不能公开，事实上那本秘录实在也诱惑太大，就算定力甚高之人，看了也无法自持。”

雷大叔以衣袖拂去脸上感动的热泪，道：“现在距离九九重阳英雄大会，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诸位如果相信得过，就请安排地点，要展贤侄传给大家‘天佛绝学’吧。”

众人一片欢呼，少心机的人，认为这是百年难遇的奇遇，雀跃不已。

展白一片为公众的好心，却不知在暗地里已蕴藏了一次巨大的风暴。

当雷大叔提出安排展白传艺之事，“端方公子”与“安乐公子”以地主的身份出面为众安排一切。

包括场地及众人起居安息之处，在“穷家帮”的弟子奉命办理这些事务，忙得乱哄哄的时候，七大门派的人，纷纷告辞走了。

“虎目尊者”及“神拳打井”武震飞要赶回少林寺以观究竟，其他各门各派，说要回山再去约请门下高手，共谋义举，少者三五日，多者十数天当可赶回……

第五十三章 钩心斗角

不出数天，江湖上已掀起涛天风波。

整个中原武林沸沸扬扬，同时轰传着两桩大事，使整个中原武林如同一锅煮沸的滚水，扰攘终无宁日。

头一桩大事，是“南海门”约会天下武林，九九重阳，在嵩山少林寺召开的英雄大会。

这场英雄大会，不但柬约中原武林九大门派，武林四大公子，凡是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约请到了，而且连四海八荒，边疆荒外所有的武林人物都接到了请帖。

眼见这九九重阳嵩山少林寺的一场英雄大会，将可决定中原武林未来的命运。

但有一件更为轰动的大事，反而把能够决定中原武林命运这么重大的事故冲淡了。

原来展白一片好心，透露出二百余年以前天下第一奇人“只眼郎君”所手著的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消息，此时已传遍了整个武林。

展白，这忠厚朴实的青年，万万也想不到，他的一片侠义心肠，竟招来这么大的祸害。

事实上当天夜里，便发生了事端。

那天夜里展白独战四凶，待“神龙太子”及“南海龙女”率领“海外三煞”，带回四凶并约会群雄参加九九重阳英雄大会走了之后，天色已经大亮。

为了消弥武林浩劫，展白一片好心，透露出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消息，并愿公诸武林同好，“穷家帮”帮众，立刻准备一切事宜。

直忙了一天，大家均是一天未睡，入夜，吃过饭后，群雄都按照“穷家帮”所分配的房屋，各自就寝，想早一点休息，第二天清早便开始由展白传给大家“天佛绝学”了。

按分配展白与雷大叔同住一间房，“太白双逸”与茹老镖头住一间，慕容红与婉儿住一间，这三间房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厢房。

展白与雷大叔才别过众人回至房中，一盏热茶尚未吃完，突听门上有人叩门之声。

房门并未关，雷大叔说了声：“进来。”

随声进来的是慕容红。

慕容红穿了一件黑缎长袍，腰束绸巾，秀发披肩，雪白的皮肤被黑衣一衬，更显得欺雪赛霜，似是刚刚淋浴过，虽然脂粉未施，但白如梨花的容貌在灯光照射下，倍觉清新宜人。

慕容红进得房来，先瞥了展白一眼，那眼光中含着无限深情，然后向雷大叔衿衽一礼。

雷大叔以为他们小夫妻有什么私话要说，他一个长辈，不好意思在座，干咳了一声，道：“你们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出去走走。”

展白浑厚，懵然不觉，但慕容红聪慧过人，雷大叔一借口离开，心中早知其意，秀脸不禁一红，忙道：“大叔，您不要出去，侄女有话正想跟大叔商量。”

雷大叔又停了脚步，嘴中呵了一声，道：“什么事？”

慕容红道：“他把那件事泄漏出去。”说着又望了展白一眼。道：“侄女不敢说他做得不对，但已引起大部分人的疑心。”

雷大叔浩叹了一声，道：“他们疑心也没有办法，那部书的确不能给人看，展贤侄为了挽救武林浩劫，答应教众人书上的武功已是大开‘艺不轻传’的先例了，如果再有人‘得陇望蜀’心生贪念，那可说是不知好歹。”

慕容红道：“那书侄女曾看过，的确不堪入目……”

随又接下去道：“侄女无意中听到有人密谋劫夺此书，且有对展哥哥不利企图，今夜大叔与哥哥还要多加小心。”

展白一愕，想不到自己一片好意，反而招起别人祸心，闻言道：“有这等事？”

雷大叔面色凝重，道：“谁？是哪一派门下？”

慕容红道：“侄女在后院一间密室门前经过，无意中听到密室中传出‘天下第一奇书……必须夺取到手……不惜把姓展的……’断断续续几句话，再想细听，即为其警卫人员所阻，故也不知密室中是什么人。”

展白道：“何人担任警卫？”

慕容红道：“穷家帮弟子。”

雷大叔面色阴沉，听至此处，突然往起一站，道：“我要去问问‘风尘三丐’，这到底是何人祸起萧墙？”

婉儿突然推门进来拦住雷大叔，道：“不用问了，起歹心的不止

‘穷家帮’一派，只要今夜我们小心提防就是了。”

婉儿经过一日调息，伤势已经复原，锦衣玉面，貌美如花，周身充满了青春气息。

展白忙道：“婉妹，你是不是也有什么发现？”

婉儿道：“现在群雄三三五五聚在一起密议，虽不知他们密议的详细内容，但总不外是想争夺那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这却是可以断言的。”

展白闻言不禁暗暗后悔，想不到自己为消弥武林浩劫的一片好心，反而引起这么大的隐忧，这年头实在是好事难做。

雷大叔长眉一耸，怒容满面，道：“真是不知好歹。如果胆敢有的人生事，必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说至此处，一顿，又转头对慕容红、婉儿说道：“好了，你们回去歇息去吧。”

慕容红、婉儿辞别出去，雷大叔对展白道：“我们也该休息了。”

说罢上床，和衣而卧。展白知道雷大叔的性格，当下也不多言，立刻一掌扇灭了灯火，登床就寝。

二人可说是艺高人胆大，明知危机四伏，却故示从容，不但豪无戒备，反而登床就寝，霎时间雷大叔已是鼾声如雷。

但展白却无论如何无法入睡，他心中所想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他不知都是些什么人要向他暗下毒手？但从慕容红及婉儿的口中，知道欲想抢夺《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人当不在少数。

由此，他又想到婉儿的身上，自己与慕容红已订婚，慕容红是姐

姐，既是姐姐订婚，总不能再与妹妹有什么超越，但昨夜婉儿对他的关切，溢于言表，那海样的深情，他能确切地体会得出来。

但纵是婉儿对他情深似海，他又能如何呢？

蓦见窗上绿光一闪。

他以为是一只萤火虫，初尚未留意，但迅即冒出一股白烟，袅袅向屋内飘了进来。

一股香味钻进展白鼻孔，使得他头脑为之一昏。

展白立刻警觉不好，可能是江湖人物施放的什么薰香毒气之类的暗器。

他立刻闭住呼吸，暗运一口真气，把吸进腹内的些许毒气迫出体外。

所幸他内功深厚无比，又服食过千年灵药“紫檀花”，因此，那毒气未能侵害到他。

事实上，窗外施放的毒气，非常厉害，名为“五鼓断魂香”，纵是身负绝世武功之人嗅到后，也要当场昏迷不醒。

如果天亮时分，不以独门解药救治，便可死亡。

施毒之人，心狠手辣，算定展白武功高强，明打明斗，决不是展白的对手，故此施出这种狠毒之计。

想不到展白内功修为，已到百毒不侵的地步，略一运气即把吸人腹内的毒气迫出。

而且内身真元丝毫未受到影响。

展白逼出腹内毒气，立刻想向雷大叔打招呼，谁知一转眼，床上

已失去了雷大叔的踪迹。

窗外突然传来一声闷哼。

似是有人受了一下重击，接着发出雷大叔的豪笑道：“阁下蒙住脸孔，以为别人就认不出来了吗？哼！‘穷家帮’出了你们这些败类，实在令人齿冷。”

说着，掌风破空，脚步杂沓，动手的似是不止一二人……

展白暗道一声：“惭愧。”

在这种地方，就看出江湖经验尚是不够丰富，明明雷大叔在床上打鼾，没想到比他发现窗外来人还要早。

展白此时，竟也多了一个心眼，听到雷大叔在窗外与人动手，他却从后窗悄无声息地掠出，半空中微一提气，脚未沾地，即已飘身上了屋顶。

这“陈仓暗渡”之计，还是让展白使对了，除了院中与雷大叔动手的贼人之外，屋顶上果然站着四五人之多，正在注视着院子里数人围着雷大叔厮杀。

展白轻身提纵术已至绝顶，跃上屋顶一点声息皆无，再者站在屋顶之人，全神贯注在院中数人搏斗上，展白已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之处，他们尚未发觉，展白目力过人，虽是黑夜已依稀看出当中一人的背影，极像“端方公子”，其余三人，皆是“穷家帮”的帮众。

展白突地发出一声冷笑。

那数人吓得周身一颤，倏然急转身子。

展白见他们都用黑巾蒙面，不由冷笑道：“当真是鸡鸣狗盗之辈，

为什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当中一人，双眼露出骇人的光芒，猛然向展白劈出一掌。

掌风锐啸，功力不弱。

但展白哪里把他放在心上，迎着来势挥掌硬接。

谁知来人不等掌风接实，身如流星疾白，直向郊外落荒而走。

随着另外的四五人，也四散逃去。

显见他们不是展白的对手，见暗算失败，展白一露面，即刻遁走。

而且，似乎极不愿让展白认出本来面目。

展白大喝一声：“哪里走？”

腾身向那为首之人追去。

那人回手一扬，一道白光，疾向展白面门打来。

展白一掌，把那道白光震飞半空，“啪！”的一声，那道白光竟然爆炸开来，火光一闪，光雨四溅。

突然院落四周一声呐喊，数不清的弹丸，如满天飞蝗一般，齐向展白射来。

想不到这竟是万弩齐发的暗号。

展白清啸一声，在周身舞起一片掌风劲流，把所有弹丸悉数震飞。

再看院子里与雷大叔动手的贼人，也同时逸去，“太白双逸”、慕容姐妹及茹老镖头均已从房内出来，连雷大叔算上，现在几个人均被连珠急弩包围起来。

个人掌劈袖挥，震落四周乱射的弹丸，但弹丸数量极多，而且像急风骤雨一般打来，一时之间，竟使众人闹得手忙脚乱。

这时分散住在客房的群雄，均已闻到打斗之声，奔至院落中来，突闻一声大喝：“还不给我住手。”

跟着三条人影，疾如飘风闪电，飘落院中。

正是“穷家帮”三大长老“风尘三丐”。

“疯丐”褚良看出埋伏四周发射弹丸的是“穷家帮”弟子，又见被围攻的竟是雷大叔与展白等人，不由怒容皆裂，高叫道：“住手。是谁下的命令，你们竟敢围攻自己人，莫非是疯了？”

四周发射弹丸的“穷家帮”弟子，被“风尘三丐”一喝，立时收手。雷大叔哈哈大笑，道：“臭叫花子。这件事你们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老夫与你们三个立刻划地绝交。”

“疯丐”此时一收素常的嬉戏之态，面色凝重地道：“老哥哥不说，我们也要查个水落石出，这简直给我们穷人丢脸。”

雷大叔走至窗前地下，拾起一物来，抖手掷给“疯丐”道：“臭叫化，你再看看这个，想不到你们‘穷家帮’，竟也干起这等没本钱的买卖来了。”

“疯丐”伸手接住雷大叔掷来之物，拿在眼前一看，原来是一具制作的十分精巧的“白铜仙鹤”。

这玩意江湖人物就是没见过，也有个耳闻，正是江湖黑道下三流淫劫偷盗之辈做案时，所惯用的施放迷香的用具。

“疯丐”气得须眉皆炸，一时之间愣住，没有说出话来。

“穷家帮”虽是穷人的大结合，但历代祖师的垂训，第一戒便是“饿死不作贼”！如今，这作贼的家具出自“穷家帮”门下弟子之手，

而且还落在雷大叔手里，真使“风尘三丐”感到理绌气短，脸上无光。

“酒丐”面色阴寒如冰，猛一回身，向隐在四周的“穷家帮”弟子厉声叱道：“是哪一個門下弟子當值，還不滾出來？”

應聲踱出一個年約四旬的叫化，“風塵三丐”乃“窮家幫”的長老，掌有生殺大權，此時暴怒如雷，那中年叫化已吓得臉色慘白，走至“酒丐”丈余之處，站住身形，按幫規施了一禮，道：“弟子‘草上飛’白亮領班！”

“呸！”

“酒丐”方弼一口濃痰吐在白亮臉上，罵道：“你吃了油泥蒙了心。為什麼向雷大俠施放亂弩？”

“草上飛”白亮臉上的濃痰擦都不敢擦，躬身道：“弟子只是奉命行事，尚請三長老明察。”

“瘋丐”出手如風，探臂抓住白亮的右手腕子，厲聲道：“快說，你奉誰之命行事？”

“瘋丐”怒極，出手極重，這一抓險些把“草上飛”白亮的一只手折斷，白亮痛得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但咬牙硬挺着，道：“奉掌門人之命。”

“風塵三丐”極快地交換了一個眼色，對事實的真相似是已明白了大半。但“瘋丐”抓住白亮的右手未放，緊盯了一句，道：“沒有錯嗎？”

白亮痛得臉上豆大的汗粒向下直滾，但仍恭謹言道：“弟子焉敢撒謊。”

“疯丐”把手一松，退回两步，望了其他二丐一眼，长叹了一口气，默默不语。

此时，群雄都站在院落四周，静望着“穷家帮”如何发落此事？虽然那么多人，却是噤若无声。

如果是帮中某一人所为，“风尘三丐”可以以帮中长老的身份，从事整肃帮规，这样一来对雷大叔便算有了一个交待。但白亮说出是奉掌门人之命，做出这等见不得人的事，便成为“穷家帮”全帮之耻，而且也不是轻易便可处理的了，因“穷家帮”历代相传，掌门人至尊无上，帮规中没有处罚掌门人的规定。

“风尘三丐”固然在帮中身份极尊，但对掌门人犯了过错，也感束手无策。

三人互相发了一会子怔，“酒丐”突然灵机一动，又把缓缓后退的白亮喝住，道：“站住。可是掌门人亲自对你下的命令吗？”

“草上飞”白亮尚未答言，突听一声长笑响自一隅，接着飞快地掠来一条人影，那人影身形一定，影定人现，正是“穷家帮”历代最年轻的掌门人“端方公子”。

“端方公子”一现身，展白在一旁暗暗撇嘴，心说：“看你这次怎么下台？”

“端方公子”向“风尘三丐”淡然一笑，道：“这件事要查问清楚。”说着又转对白亮喝道：“可是本掌门亲自对你下的命令吗？”

白亮噤若言道：“乃掌门座前‘神行太保’董清传下口谕，而且奉有‘绿玉杖令’。”

“端方公子”面色一寒，厉叱道：“传‘神行太保’董清。”

接着“传‘神行太保’董清。”之喝声，此起彼落，刹那间传回话来，“神行太保”董清不见，也不知何往？

“端方公子”面寒似水，道：“请‘绿玉杖令’。”

“飞叉太保”韩玉应声前往，不久，又飞快地跑回，气极败坏地道：“启禀掌门，‘绿玉杖令’不在香堂。”

“风尘三丐”面色倏变，“端方公子”神色更见激动，急道：“何人在香堂当值？”

“‘打虎太保’林立与‘金枪太保’葛洪。”

“端方公子”面色铁青，喝道：“传他二人来见。”

“飞叉太保”韩玉躬身道：“他二人也均不在！”

此言一出，“风尘三丐”及“端方公子”同时面色一变。因这“神行”、“打虎”、“飞叉”、“金枪”四太保，乃“穷家帮”掌门人座前“四大护法”，如今四失其三，倒是十分少见之事。

“穷家帮”众糟乱一团，“端方公子”下令寻找“三大太保”及搜索“绿玉杖令”结果是石沉大海，一无所得。

至此“端方公子”下了个判断，一定是“三太保”借“绿玉杖令”假传掌门人旨意，劫夺《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事败逃走。

对“端方公子”的判断，无人可提出反证，只有展白心中犯疑，因他从后窗翻上屋顶，看见四五个蒙面人，其中之一明明是“端方公子”，可是，他没有把那人当场捉住，因此，也未点破。

当“穷家帮”众，在“端方公子”令下，把“四大太保”仅存其

一的“飞叉太保”也押起来，并向雷大叔道歉时，展白灵机一动，当时发话叫住即将散去的群雄，道：“为了整个中原武林的一次浩劫，展白冒昧，致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当众泄漏，据在下所知，不少人已起心争夺此一奇书，恐怕因此又要掀起另外争端，现在唯一的办法——”

说着他在怀中掏出一本彩色斑斓，封面极为华丽的小册子，向着群雄一扬，道：“就当着群雄之面，将这本秘笈毁去。”

按着他两手一拍，“啪！”的一声暴响，竟把那本武林人物人人梦想争夺的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拍了个粉碎。

展白此举，大大出乎群雄意料之外，一时之间，都震惊得瞪大了眼睛。

就连雷大叔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展白双手一扬，彩色纸屑如五彩蝴蝶纷纷飘散。

展白随即大踏步走至雷大叔面前，深施一礼，道：“小侄此举，尚请大叔原谅。”

雷大叔摇头一叹，道：“毁了就毁了，只可惜‘只眼郎君’老前辈一生心血……”

说至此，雷大叔已黯然说不下去了。

群雄至此，才喘过一口气来，纷纷感叹，怀着异样的心情准备散去……

可也有不少人，暗暗起疑：“难道他真的会把这武林人物视为瑰宝的天下第一奇书毁去？”

“会不会有假？”但谁也没有把心中的疑念说出来。

“端方公子”呆若木鸡，他一万个也想不到展白会当着群雄之面，把武林人物梦寐以求的《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毁去。至此，他一切计划落了空，心中的失望之感，比任何人来得强烈。

突地他心中一动，脱口问道：“展兄！此书会不会有副本？”

展白心中微愠想不到此人任一派掌门之尊，竟如此多疑，不由冷笑道：“副本倒有，只是在展白心中。莫非贵公子尚有把展白剖腹挖心之意吗？”

“端方公子”尴尬一笑，道：“展兄说笑话了。本掌门只不过认为如此奇书，毁了可惜，随口问一句而已。”展白突地脚步前三后五，身形飘飞如电，倏忽之间，接连劈出四掌。

掌风啸尘飞，声势骇人。但他可都是向空处而发的。

饶就这样，站立他附近的“端方公子”及“风尘三丐”也一齐吓得惊呼暴退二丈开外。

愣了。所有的人都愣了。不知展白突展绝学是何用意？

第五十四章 锋镝情潮

展白配合“千幻飘香步”、“无色无相身”倏然劈出四掌，猛地收住势子，朗声道：“这是‘天佛录’一招绝学，‘佛光普照’，怎么样？可以令贵掌门参详几天的了吧？”

言下之意，是“你不要贪心妄想，吸收亘古绝学并不容易。”

展白见众人愣着眼睛发怔，又接连施出三招，“佛祖降生”、“扫清妖气”、“风震雷鸣”。

他“天佛降魔”与“风雷八掌”同时并用，三招连环施出，只见掌风山涌，犹如怒龙闹海，平地卷起一股大风飙，尘头掀起足有十数丈之高。

这哪里是练习武功，几如平地刮起一个龙卷风，风声雷吼，声势惊人。

把那些自命不凡的武林人物，看得个个咋舌心悸：“这种前所未见的绝强掌功，不知是怎么练的？……”

展白收住式子，见众人茫然地望着他，不由摇头一叹道：“高强武功，并非幸致。我们还是从头来吧。”

接着，他正襟危坐，犹如老僧说法，口中低诵道：“气，混也清浊，清升浊降，道一法众……”

展白竟开始讲授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的奥妙经文了。

天下群雄身不由己地纷纷围了上来，凝神倾耳，心无旁用地谛听下去，只听展白继续道：“……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天地交泰，人

神合一……”

听讲的人，都是武林嗜宿，就算年轻人也均有不弱的武功造诣，大家听展白讲的，竟是闻所未闻的奇奥武学，跟自己往昔所学的一比，真是判若云泥，不由一个个如醉如痴，浑然竟成，把全副心神都沉浸在其中了。

展白不徐不疾的句子，不低不昂的语调，默诵一般做法，语语珠玑，字字金玉，使众人如饮醇醪，如啜琼浆，简直废寝忘食了。

这样，展白讲授了七天，众人边听边做，按展白所授心法来修习内功，进境竟是迅速无比，众人心里不禁兴起同一的感觉，那就是以前习武，多走了不少冤枉路……

其中尤以雷大叔、慕容红、婉儿、金彩凤及樊素鸾等几人，进境更远超过别人。

因雷大叔已修习过《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且修习的年头甚久，只是没有展白经过柳翠翠以“姹女迷魂大法”配合参悟来得透彻，有很多无法贯通的地方，经展白略一解释，立刻恍然大悟，因之，进境是一日千里。

原来“只眼郎君”绘制这本天下第一奇书时，在那些妖娆无比的赤裸女像上面，还蕴蓄了不少玄秘，不经当事人点透，光在经文上下死功夫是不够的。

这恐怕是雷大叔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赠给展白那本秘笈，反从展白那里得来了好处。

可见世事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至于慕容红、婉儿、金彩凤、樊素鸾四人进境比别人快的原因，是因她四人死心塌地的依赖展白。

常言道：“诚心则灵”，又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因为她四人一心一意信赖展白，把展白的每一句话都当做金科玉律，毫无一点疑问地照着去做，所以进步就快了。

展白传授众人武学秘录，这已是第八天头上，天晚时他回房睡觉，尚未就寝，突听窗外有衣袂破空之声。

这声音极微，很像檐前阵风，但却瞒不过展白的耳目，展白此时功力，在方圆十数丈以内，就是飞花落叶之声，也可清晰闻到。

因此，这衣袂破风之声，虽然极微，但展白已经发觉，以为仍像前次一样，有人不死心，又向他打什么歹主意来了，只见他身形一闪，几乎以肉眼难见的速度，已从房内掠至窗外。

展白掠出窗外凭空倏见两条黑影，似流星疾射，在眼前一晃，已飘落在院墙之外。

展白“无色无相身”法已至追风无影地步，随后追了去，只三五个起落，已追了个首尾相连。

星月微光下，展白已看出在前奔跑的二人，竟是身躯娇小的两个少女。

展白暗暗纳闷，黑夜之间，两个少女到荒野去有什么事做？

那两条娇小人影，到了一片树林边上停了下来，展白掩至树后一望，原来是慕容红与展婉儿。

展白更觉奇怪，她们姐妹两个，黑夜之间跑到荒野密林来做什

么？

有了这疑问，展白可就没露面，隐身树后，一观究竟。只听慕容红噗哧一笑，道：“妹妹，你把我引到这里来干什么？”

婉儿似是才发觉到追来的夜行人，竟是姐姐，当即一愣，啊！了一声，道：“我不知是姐姐，有什么事吗？”

慕容红哈哈笑道：“妹妹，说真心话，你很爱展哥哥吧！”

婉儿想不到姐姐会开门见山的一语道出自己的心事，又想到姐姐乃是展哥哥的未婚妻，不由秀脸通红，急道：“姐姐，你不要乱猜，我……我……”

但是她能违心而论，否认自己爱展白吗？

因此，她“我”了半天，再也讷讷地接不下去。

慕容红两只水汪汪地明眸，深情款款地望着妹妹，亲切一笑，伸出玉手拉住婉儿的皓腕，以无比温柔的语调说道：“妹妹，你不要瞒我了，从这几天的情形，我已看出你是万分爱着展哥哥的。而且，我也是最近几天才发觉，你爱展哥哥，可能比我还要早，在展哥哥第一次到我家中，你找我去向弟弟（凌风公子）说情，不要把展哥哥赶走……妹妹，从那时你便爱上展哥哥了，对不对？”

婉儿脸孔羞红得如大红布一般，只任姐姐牵着手儿，垂头默然无语。

慕容红又道：“我只是奇怪，自己怎么如此粗心大意，这么重大的事，竟未能提早发现？如果姐姐早要知道妹妹爱上展哥哥，姐姐也不会做出错事……”

慕容红说至此处婉儿突地“嚶！”然一声悲泣，挣脱被慕容红握住的手，飞身向回路掠去。

慕容红急呼道：“妹妹。”

被这一喝，婉儿收住急去之势，但仍背脸站着，香肩起伏，已经伤心地哭了。

慕容红急掠至婉儿身边，又拉住婉儿素手，以亲胞姐姐天性的至爱，轻轻道：“妹妹，你不要伤心，听姐姐说好吗？”

婉儿突地失声痛哭，反身扑在姐姐怀内，哭道：“姐姐，我对不起你……”

婉儿哭得悲切，慕容红想起家庭惨变，姐妹相依为命，不由也流下泪来……

隐身树后的展白，只觉心如刀攢，他暗暗自责：“展白呀，展白！你只因一时气愤，答应了慕容红的亲事，你又怎么对得起情深似海的婉儿……”

慕容红突地想起自己的用意，忙拭去脸上的泪水，用手扶起怀中的婉儿，掏出丝巾为婉儿擦去脸上的泪痕，道：“妹妹别哭，姐姐还有话说。”

慕容红以无比亲切的语调说道：“我们就是亲姐妹二人，虽尚有一个兄弟，可是他自幼与我们性情不投，不是跟我吵，就是跟你打。如今，父亲又被人杀害，家道大不如前。从此以后我们姐妹更要相依为命，永远相亲相爱在一起，妹妹，你答应我吗？”

婉儿不知姐姐居心，见姐姐说的恳切，连连点头。

慕容红安慰地一笑，道：“妹妹既是也爱展哥哥，那我们姐妹为了永不分离，我们就共效‘娥皇女英’，一同嫁给展哥哥，共事一夫，妹妹意下如何？”

慕容红此话一出，不但婉儿吃惊，就连隐身树后的展白，也不由大大的一震。

婉儿抬起头来，以一双明丽的大眼睛怔望了姐姐半天，见姐姐脸上慈爱的光辉及诚挚的笑容，知道不是跟她说着玩儿，心中不由一阵狂跳，但倏然又把带泪的粉脸埋在姐姐怀中，情不自禁地呼了声：“姐姐……”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虽然她未亲口说出答应姐姐的提议，但从她的激动之情，及眼里闪耀的惊喜光辉，慕容红已知妹妹默允了，心头一阵轻松，跟着情绪也好转起来，她觉得几日来悬在心中的死结，总是让自己所想的办法解开了。又兴起顽心，笑揽着婉儿的细腰，说道：“这是妹妹的终身大事，如果妹妹受了委屈，姐姐可不愿意。现在要妹妹亲口答应，你是不是同意了姐姐这个办法？”

婉儿头也不抬，只一味地抱着慕容红叫姐姐，但从她的声音中，已可听出没有一丝悲伤的成分，而是充满了欣喜。

慕容红却成心逗她，一个劲地问道：“你倒是答应不答应，只一味的叫姐姐干什么？”

她见婉儿仍埋头在她怀内，又道：“你要不愿意就算了，我去告诉展哥哥，说你根本不爱他……”

婉儿娇躯一扭，双手扯住慕容红的衣襟道：“姐姐，你好坏！……”

慕容红道：“好！你既是骂我，就是表示不愿意，我这就告诉展哥哥去……”

说着推开婉儿，举步就走。

“姐——姐！……”

婉儿一声娇呼，她心中明白是姐姐成心恁她，正想再与姐姐撒娇，突然一抬头，不由惊得抽了一口冷气。

不知何时，在她二人身侧不远之处，黝灵鬼魅似地站着两个活人。

慕容红也是在推开怀中的婉儿，才突然见到身前如幽灵似地站着两个大活人，和婉儿一样震惊得瞠目结舌。

姐妹二人武功不弱，就算因为说话分心，也不能说有两个大活人来至身侧，竟一点未发觉之理？

那么，这两个人武功之高必已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再一看那二人，均已至花甲之年，一个生着满头红发，皮肤黝黑，只有脸蛋中间圆圆的一块白嫩鲜红，火眼金睛，极像似一只大马猴。

另外一个瘦小枯干老头，时值盛夏，却穿了一袭又厚又重的棉袍，外边尚罩了一件大马褂，脸上一个通红的大酒糟鼻子，十足的三家村教学冬烘先生模样。

这两个形状怪异的老头，两双眼睛如四只寒光飒飒的利剑，直盯盯地望定慕容红姐妹，嘿然阴森，一语不发。

慕容红与婉儿虽然不认识这两个幽灵般突然出现的怪老人，但隐在树后的展白却认识他们二人，正是两次与自己作对的“江南雁荡山鬼谷二奇”。

其实展白早就发现他二人蹑足潜踪，欺近慕容姐妹身边。一是慕容姐妹所谈的使他不好意思现身出来，再者他也想暗察一下这成名江湖数十年的两大高手，以花甲之年，鬼鬼祟祟地掩至两个华年少女身边，究竟意欲何为？

反正他有把握，就算二奇不顾身份，向二女偷袭，或是猛施辣手，以他隐身地点与二女的距离，亦可适时出手抢救，是以仍然隐在树后未动。

也就是慕容红与婉儿一怔的当儿，“鬼谷二奇”同时嘿嘿一阵冷笑。大奇“赤发灵猴”常去恶说道：“两个女娃儿，在此商量同嫁一个丈夫，岂不是天下奇闻？”

婉儿比较刁钻，一见身边悄无声息地掩来两个怪老人，而且出口讽刺，不由秀目一瞪，娇叱道：“谁要你管！喂，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不声不响地跑来吓人？如果说不出个理由来，别说姑娘对你们不客气。”

二奇“鬼谷隐叟”文正奇冷森森地说道：“小妮子你先别凶。老夫问你，你们二人方才口口声声展哥哥，是不是说的展白那小子？”

婉儿厉声道：“你说话客气一点，什么小子小子的？”

“鬼谷隐叟”突然探臂向婉儿抓来，同时嘴中喝道：“老夫只问你是他不是？”

“鬼谷隐叟”这随便一抓，竟是快得出奇，如果不是婉儿刚又学会“千幻飘香步”，就凭“蹑空幻影”身法，几乎躲不过“鬼谷隐叟”这一抓。

随那一抓之势，婉儿一挫步，飘然跃开三尺，怒道：“是又怎么样？没想到姑娘敬你年老，你既先出手了，你也接姑娘一招试试！”

说罢，出手如锥，竟是“搜魂指”神功，猛点“鬼谷隐叟”左胸“期门”重穴。

“鬼谷隐史”吃了一惊，先是一抓落空，已经大出意外，又见婉儿指出啸风，且出招之疾丝毫不弱于自己，心中更是一惊，想不到看来一个弱不禁风的年轻女子，竟有出乎意外的高强武功！

他看出婉儿指风凌厉，不敢硬接，闪身跃出一丈开外，但倏退又进，只脚尖微一点地，身如飘风又跃了回来，同时向婉儿拍出两掌。

这两掌一先一后，但后发先至，又似一后一先，招式怪得出奇，而且一股阴柔暗劲，汹涌而来，竟是大得超乎想像。

婉儿也吃了一惊，看不出这冬烘先生一样的糟老头，掌力之大竟是前所未见。

婉儿一样的不敢硬接，飘身退出一丈开外。

慕容红见这怪老人出手武功高强难测，且探听展白下落，虽然出口不逊，但她素知这般江湖奇人异士多有怪癖，说不定是展哥哥的朋友，当下拦住妹妹，向“鬼谷二奇”检衽道：“不知两位老前辈询问展小侠有何贵干？”

“鬼谷隐叟”不答反问，道：“这么说来，你们两个小妮子口中的展哥哥，当真是展白了？”

慕容红点头承认道：“正是。”

在一旁的“赤发灵猴”突然哈哈大笑道：“想不到展白这小子艳

福不浅，竟有两个花朵似的女娃儿，同时要嫁给他。”

这话说得慕容红满脸生霞，半羞半嗔地道：“别为老不尊，二位究竟找展小侠有什么事？”

婉儿道：“姐姐，你理他们做甚？这两个老不死绝不是什么好人。”

“鬼谷隐叟”突地仰天打了哈哈，然后脸孔一沉，道：“你这小妮子活腻了。竟敢当面骂我老人家，今天，你是死定了。”说罢举掌欲劈……

“赤发灵猴”一手拦住“鬼谷隐叟”，道：“师弟，别忙。这两个女娃儿既是展白那小子的未婚妻，咱们拿住她两个，不怕展白那小子不把天下第一奇书交出来……”

婉儿一听几乎气炸了肺，当下插嘴骂道：“别做梦了。凭你们两个老不死，妄想争夺天下第一奇书，还差得远呢？”

至此，慕容红也倏然明白，原来这两个怪老人询问展白，是想争夺《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但她比婉儿较为沉着，展哥哥声言退出江湖，他不愿再为展哥哥多树强敌。立即说道：“可惜两位老前辈来晚了一步，展小侠已在前几天，当着群雄之面，把那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撕毁了。”“鬼谷隐叟”脸色一变，急问道：“此话当真？”

慕容红道：“谁还骗你不成。”

她见“鬼谷隐叟”似是不信，又接着道：“此事众人皆知，不相信，二位老前辈可以去问问。”

此事，又大出“鬼谷隐叟”意外，看慕容红所说又不似有假，一时急得吹胡子干瞪眼，半天说不出话来。

“赤发灵猴”常去恶两只猴眼一转，含着谲诡地笑容道：“女娃儿，你以为这两句话就可以骗得了我俩老人家吗？”

婉儿见他二人胡搅乱缠，心中大怒，不等姐姐回答，立即接口道：“就是骗你们两个老不死，又该怎么样？”

“鬼谷隐叟”也似恍然大悟，怒道：“老夫就要你们两个小妮子的死命。”说罢举手又要打……

“赤发灵猴”再拦住暴怒如雷的师弟，阴沉沉地笑道：“我们不要她两个死，只要捉活的，找展白那小子去交换《锁骨销魂天佛秘笈》。”

婉儿怒急，脱口骂道：“说的比唱的好听，想是吃多了灯草灰——竟放轻巧屁。”

“赤发灵猴”脸色一沉，也怒道：“你们两个女娃儿，是乖乖的跟我两位老人家走？还是要等我两位老人家动手拿人？”

婉儿冷笑道：“说大话不怕折了舌头。”

“赤发灵猴”面色阴沉，道：“真要动手，不出十招，我两位老人家便可把你们两个女娃儿拿下。”

婉儿道：“真要动手，不出三招我两位姑奶奶便可把你们两个老不死打发走。”

婉儿舌锋犀利，只气得“鬼谷二奇”五内生烟。

隐身树后的展白，可止不住直要笑……

“鬼谷隐叟”暴喝道：“那咱们不妨试试看。”

暴喝声中，“阴风掌”一招“鬼王撞钟”，猛向婉儿胸前抓来。

对一个少女来说，这招式有点下流。

婉儿粉脸一红，心中暴怒，但见他掌风阴气森森，狂啸暴卷，声势甚猛，也不敢轻意去接，立刻施出“千幻飘香步”娇躯只轻一转，已脱出“鬼谷隐叟”掌风之外。

婉儿身法以轻灵见长，从学会“千幻飘香步”更是如虎添翼，几下动作，快得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鬼谷隐叟”的“阴风掌”绝大杀招，已告落空。

这身法，使“鬼谷隐叟”暗暗吃惊，但也更激起了他的狂怒，只见他飙风闪电似的又接连劈出七掌。

这七掌一气呵成，横劈盘打，快如电光石火，力道之猛，势如骇风惊浪，但在婉儿曼妙身法之下，掌掌均告落空，徒然打得风啸尘飞，草折树断。

可也把婉儿逼退一丈开外。

婉儿大怒，在飘然躲过第七掌之后，娇叱一声，施出“搜魂指”神功，指风锐啸，猛点“鬼谷隐叟”前胸三大要害。

见婉儿招风凌厉，“鬼谷隐叟”一样不敢硬接，斜身一跃，婉儿趁机扳回劣势，也接连攻出三指四掌，一样七招。

这七招连环施出，也把“鬼谷隐叟”逼退一丈。

二人翻翻滚滚，晃眼打了十数招，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赤发灵猴”猴眼一转，盯在慕容红的粉脸之上，阴森森地笑道：“他们两个打上了，女娃儿，咱们也别闲着，老夫陪你玩玩。”

这话轻薄已极，慕容红玉面如冰，挖苦道：“刚才你不是说十招吗？如今廿几招都过了，你那同伴并未能把我妹妹怎么样……”

“赤发灵猴”贼忒忒一笑，道：“十招，廿招，有什么关系，反正早晚你二人是我们两位老人家囊中之物。”说着一招“黑手套魂”，抄手向慕容红下腹部抓来。

慕容红秀脸一红，她一直尊敬他二人年老，说话都很客气，没想到这二人为老不尊，既不要脸又出手下流，她再也不留情面，转身横步一招“风震雷鸣”，猛向对方当头拍去。

“赤发灵猴”闪身出掌，二人也打在一起，晃眼也过了十数个照面。

但动手时间一长，慕容红却不是“赤发灵猴”的对手。

“江南二奇”以“赤发灵猴”武功较高，而慕容姐妹，却以慕容红较弱，一强对一弱，几十个照面一过，慕容红已累得娇喘吁吁，周身见汗。

婉儿与“鬼谷隐叟”，却打了个棋逢对手。

认真说起来，婉儿与鬼谷隐叟还从同一位师父学过艺，“鬼谷隐叟”是“神猴”铁凌之徒，婉儿也跟“神猴”铁凌百日习功，打着打着，二人招法竟有不少是相同的。

可是二人却从未见过面，当然谁也不认识谁。

不过都在心里纳闷，为什么对方招式，有许多与自己一样？

那边，慕容红却已险象环生。

“赤发灵猴”稳操胜算，又开始幽默起来，不时油嘴滑舌，表面上赞美慕容红容貌美丽，身法窈窕，武功不弱，骨子里却是想吃豆腐。

以他的岁数来讲，足可做慕容红的祖父，当真是为老不尊。

慕容红又羞又气，当“赤发灵猴”“黑煞手”遮天盖日，又没头没脸向她盖下来，她已感力尽筋疲，无法应会这势威力猛的一招，但她恐怕失手遭擒受辱，有损展白脸面竟抱了同归于尽之心，不管罩向周身要害的掌影，却猛然施出一招“火中取栗”，运起家传绝艺“摘星手”向对方扑去。

猛听一声乱响，一声暴喝，一声惨嗥……

第五十五章 九大掌门

激战的人影倏然分开，一人捧着腕子，惨呼后退，直踉跄退出数十步去。

再一看受伤后退的不是慕容红，而是“赤发灵猴”常去恶。

慕容红娇喘无力，粉脸煞白。

但脸上却抹过一片欣喜之色。

原来此时场中已多了一人。来人丰神如玉，态度从容，一个十足的美男子，年纪甚轻，但眉宇间英气迫人，俨然有一代宗师的风度，望着“赤发灵猴”的狼狈像，嘴角上挂着一抹淡淡嘲笑。

正是隐身树后的展白，见慕容红势危，适时出面抢救，只一掌便把狂傲不可一世的“赤发灵猴”震出了二丈开外。

婉儿一见展白出现，心中一喜，接连两掌把“鬼谷隐叟”逼退，娇躯一晃扑向展白，同时口中急呼道：“白哥哥……”

她积压在心底的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但叫了一声白哥哥，突想起答应姐姐共嫁展白的事，不能当着人说出，不由娇靥羞红，千言万语，一时倒说不出话来。

但从她那激动的神情，以及因为内心欣喜而在眼中放射出来的光辉，亦可知道她心中是多么高兴了。

展白还给她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对“鬼谷二奇”道：“二位有事找在下，为什么不直接来找，却向两个女孩子狠下辣手，难道这也是英雄行径吗？”

“赤发灵猴”正在运功疗伤，无法答话。“鬼谷隐叟”翻了个白

眼，道：“姓展的，‘亡魂谷’让你死里逃生，今夜相遇，说不得要你的死命。”

展白淡淡一笑，道：“‘亡魂谷’展白也没有输给二位，这次二位想要展白的命，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鬼谷隐叟”偷眼望了望师兄，见“赤发灵猴”仍在闭目趺坐，运功疗伤。他心中明白，就凭自己一人不一定是展白的对手，但嘴中不甘示弱，阴森一阵冷笑，道：“如果你小子把那本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给交出来，老夫便可放过那段过节，甚至杀死老夫爱徒‘三寸丁’那件事，也从此不提了！”

展白道：“尊驾放弃前仇，这份宽大心胸，展白感激不尽。但想要在下交出《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二位可是来晚了一步。”

“鬼谷隐叟”冷冷地道：“这样说，你小子还是不想把书交出来？”

展白道：“信不信由你，在下实在是当着天下群雄之面，把那本书撕毁了。”

“赤发灵猴”已运功完毕，晃晃悠悠走上前来，恶狠狠地道：“这点鬼计谋，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老人家。现在老哥俩只问一句，你是交？还是不交？”

气势汹汹，咄咄逼人。

“鬼谷隐叟”见师兄伤好，胆气为之一壮，也跨前两步，蓄满周身功力。同时嘴中喝道：“莫非一定要等我两位老人家动手吗？”

展白见他二人蛮不讲理的凶狠之态，心中一气，道：“别说那本秘录已毁，就是还在，展白也不会把它交给欺师灭祖之人的手里……”

这句话可以说是挖了二人的疮疤，二人同时暴喝了一声：“小子找死。”

暴喝声中，一个“黑煞手”，一个“阴风掌”，两种不同的力道，同时向展白攻到。

展白以“千幻飘香步”法，略一回旋，即已脱出二人招式之外，但并未出手还击。冷冷笑道：“真的要动手，展白不见得惧怕二位，还是那句老话，展白退出江湖，不愿再与二位结梁子。”

二人同时暴怒，大奇“赤发灵猴”叱道：“谁管你退不退出江湖。”

二奇“鬼谷隐叟”也叱道：“不交出《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便永与你没完。”

说着“阴风掌”“黑煞手”又同时攻到。

展白旋身闪开，只不还手，“江南二奇”倏忽之间，同时抢攻了五六招。

招招都是致命杀招。

在这两大高手全力抢攻之下，展白始终未还手，这份身法的轻灵美妙，确旷古未闻，但也被“江南二奇”逼退了十数步出去。

展白已被迫得非要出手自卫不可了，婉儿与慕容红也同时赶上来，准备随时接应展白……

突然——

远处传来一声豪笑，一声厉吼，交杂了一声令人毛发竖立的惨叫。

几人同时一愕，连“江南二奇”也禁不住同时住手，掠退一丈开

外转脸向发出声响之处望去……

因这些声音，显示出恐怖，似乎有什么重大的祸害，就要发生在眼前似的。

就在众人一愕之间，一条黑影疾射而来。

黑影飞射疾掠，脚不沾地，人未至先发声叫道：“展哥……小侠，有人找你。”

展白已听出来人是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但他听出金彩凤语调中充满了惊骇，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重大的祸事，当即一愕，答道：“什么人找我？使得姑娘这样惊惶？”

金彩凤俊美无比的脸上一片惊容，娇喘吁吁，道：“九大门派，还有……其他很多人，以及‘南海门’的许多高手，都要找展小侠。”

展白一楞，道：“这么多人，都是找我的吗？”

金彩凤咽了口口水，连连点头。又道：“他们似乎是约集齐了来找展小侠，雷大叔说展小侠不在，他们不信，要挨屋搜查，‘穷家帮’的人出面拦阻，他们已出手伤了人，而且声言不寻出展小侠，要把在场所有之人，一一杀死……”

金彩凤一口气说到这里，展白已急道：“有这等事，我去看看。”

说罢飞身向来路掠回。

“江南二奇”陡喝一声：“哪里走！”

喝声中随后追来。

婉儿，慕容红，金彩凤也先后脚紧跟着追上。

尚距离院墙有十数丈之远，展白迫不及待，一式“直上青云”飞

身跃起，半空中双臂一抖，中间未借任何垫脚之力，已跃上了高墙。

放眼向院中一看，广大院落里足有二三百人混战在一起。

掌风指影，刀剑光寒，不时传出受伤之人的闷哼惨叫。

地下已倒有十数具断头残肢的尸体。

战况十分惨烈。

展白陡喝一声：“住手。”

这一声大喝，声如雷震，院落中混战之人，同时收招停身，跃步退出圈外。

噗！噗！噗……先后六条人影纵落院中。

当先俊美少年，风度高雅，玉面生威，正是展白。

后边跟着的是“江南二奇”，婉儿，慕容红及金彩凤。

展白俊目一扫地下的横尸，心中一阵激越。昂声道：“何方高人寻找在下？为什么一言不合即开这么大的杀戒，难道这值得么？”

一声宏敞佛号，人群中走出一位身躯高大，着灰色袈裟，白发白眉，但面色红润的老僧。

高大老僧向展白单掌问讯，道：“小檀越想必就是当年侠名满四海‘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的后人了？”

展白点头称是。

高大老僧又道：“老衲乃当今少林寺掌门方丈‘智海’，现在借重九大掌门的面子，想向展小侠讨要一件东西，不知展小侠肯赏脸否？”

少林掌门“智海”话未说完，峨嵋、崆峒、武当、昆仑、点苍、华山、长白、法华，八大掌门人，同时跨前两步，在“智海”身后一

字并肩排开，虎视眈眈，望定展白。

展白见这少林掌门话中含意，满是强索硬讨口吻，又见八大掌门虎视眈眈的情形，显然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暗忖：“怨不得掌武林牛耳达数百年的九大门派，会忽然消沉不振，凭这些掌门人的嘴脸，很难成就大事……”

因为九大掌门言谈举止威胁性甚大，引起展白不快，当下瞥了九大掌门一眼，冷冷笑道：“有什么需求，大师请说就是。只要不违背武林正义，展白能力所及，一定照办。”

展白这话说得义正辞严，不卑不亢，不少人心中暗暗钦佩：“凭这点子年纪，当着九大门派掌门，不谈武功，光是这份谈吐和风度，便令人心折……”

但展白话中之意，对少林掌门无礼的言词，也隐含讽刺味道。

“智海”身为少林掌门，当然不会听不出来，但因为此举关系重大，仅老脸一红，仍继续言道：“其实老衲也不会有什么额外的苛求，只希望小檀越把那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交回老衲，老衲连同八大掌门转脸就走，绝不多说半句废话。”

展白淡淡一笑道：“假如那本秘录还在本人身上，就凭掌门人一句话，展白即当双手奉上。可是，大师来晚了一步，那本秘录在数日之前，即已当众撕毁，此来恐怕要使九大掌门之尊空跑一趟了。”

展白实话实说，谁知少林掌门智海禅师脸色不变，仍向展白道：“老衲不妨实话实说，那本秘录，乃是本寺前代掌门‘苦水大师’会同武当前代掌门‘铁心道长’，对二百余年之前一代奇人‘只眼郎君’，

加了一次援手之恩，‘只眼郎君’为感恩图报，将耗尽终生心血手著的一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赠与本寺‘苦水大师’及武当‘铁心道长’，因为这本秘录关系武林甚巨，两位前代掌门商议的结果，将这本秘录交与本寺保管，本寺历代掌门，均将这本秘录珍藏于本寺“藏经楼”佛龕中，如今，江湖轰传本秘录在小施主手中，老衲一查藏经楼的藏珍，果然这本秘录失踪。”

“智海禅师”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似是惋惜寺中历代镇寺之宝的失窃，竟是轮在他担任掌门之任时发生。

众人也为这从未听说过的二百余年中的秘闻，听得入了神，都睁大双眼，望着少林掌门说下去。

“智海禅师”继续道：“老衲虽然从未与小施主会过面，但从门下弟子之报告，及闻听江湖传言，知道小施主乃一代大侠‘霹雳剑’展云天之子，而且光明磊落大义凛然，丝毫不会是潜入本寺偷窃秘录之人，想是小施主从别人手中辗转得到，老衲为了取信于人，故约集八大门派掌门人，特赶来向小施主索回本寺历代相传之藏珍，尚祈小施主网开一面，将该秘录交还老衲，不但老衲感恩不尽，即少林寺历代弟子，必不忘小施主的大恩大德。”

智海禅师说完这长长的一大段话，双眼神光暴射，一瞬不瞬地望定展白，似是等着展白立刻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展白微微一笑，道：“事实的真相，恐怕不是如此吧。”

“智海禅师”面色一寒，长眉一耸动，似是颇为不悦地道：“此事乃本寺秘密，事非得已，绝不会与外人道及，难道小施主以为老衲

会说谎吗？”

展白整容道：“大师身任少林掌门，当然不会说谎。但据展白所知，此事的经过，确与大师所说微有出入。”

展白十分敬仰雷大叔，据雷大叔在秘洞内告诉他的，有关《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秘闻，与这少林掌门所说不同，他当然还是相信雷大叔说的。

“智海禅师”却被展白这几句话激起了怒火，只见他须眉无风自动，沉声道：“请道其详。”

展白道：“当初‘只眼郎君’修炼一门高强内功，正在紧要关头，被天下第一尤物‘天仙魔女’以‘姹女迷魂大法’所扰，走火入魔，确曾为贵寺前代掌门‘苦水上人’及武当‘铁心道长’施救。”

展白继续道：“但‘只眼郎君’前辈异人，伤好之后，耗费半生心血，绘制的这本秘录，却并未赠给贵寺前代掌门。”

“智海禅师”面色陡变……

但尚未等到他有何举动，展白又道：“而是放置在‘罗浮山’一个秘洞内，在死前并故意透露消息，于是引起二百余年之前，江湖上一场争夺此一秘录的流血惨剧。”

这无异证明“智海禅师”所言不实，“智海禅师”勃然大怒，猛然上前一步，叱道：“照小施主所说，难道这本秘录，还是本寺前代掌门参与群雄夺宝，争夺到手的不成吗？”

“智海禅师”此时功贯双掌，张目喝问，如果展白说一个“是”字，或微一点头，他这力可开山破石的一掌，便要全力击出。

“智海禅师”激怒得如一只被斗败的雄鸡，展白却极为轻松地道：“大师先别急，当时贵寺前代掌门是否参与这争夺秘录之战，在下没听说起，不敢武断。倒是这本秘录落在‘法华南宗’弟子手内，确是事实。”

此言一出，群雄一阵骚动。“法华南宗”及“法华北宗”两位掌门人，同时挺身而出。

“法华南宗”掌门人“弹箏客”张强哈哈大笑道：“说来说去，《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真正的主人，应该是属于敝宗所有。”

“法华北宗”掌门人“铁琵琶手”范丹向展白一拱手道：“就请展小侠把二百余年的失物，交还原主如何？”

展白微微一笑，道：“可是这本秘录，‘法华南宗’的弟子并未能保住，略一过手，即死在当场，而且死得很惨，那本秘录，却又被武功不高的‘五爪灵狐’得去。”

群雄又是一愕，“铁琵琶手”范丹道：“我们虽未亲眼目睹，但参与夺宝之战的，想必俱是当时武功高手，怎会被一个武功不高的人得去？”

展白道：“这还不简单，武功高强的抢先出手，最后死伤殆尽‘五爪灵狐’却始终隐身一边未出手，这叫‘坐山观虎斗’，‘卜庄刺虎’的故事你该听过吧？卜庄力不能敌一虎，但隐身一边等到两虎恶斗，两败俱伤，他却一举猎了两虎。‘五爪灵狐’用了同一的方法，所以他得了《锁骨销魂天佛秘笈》。”

突听一阵怪笑，人群中飞快掠出一个瘦骨嶙峋的老者，大声叫道：

“想不到！想不到！这天下第一奇书，还是我们‘崆峒派’的。”

说着双掌一摊，对展白道：“真主人在此，交出来吧。”

众人一看，这瘦如排骨的老者，正是当今“崆峒掌门”排骨仙王之道。

至此，众人恍然大悟，原来展白口中的“五爪灵狐”是属于“崆峒派”。

心中也均感不忿。

少林掌门“智海禅师”深恐被展白三言两语，不但剥夺了本门对秘录的主权，而且会分散了以自己为首的九大门派之团结，当时智珠一转，强忍住满腔怒火，向展白道：“小施主，照你所知，继续说下去，想那《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既是高手环伺，以当时武功平平的‘五爪灵狐’，就是暂时得手，也不见得能保住此书。后来又落入何派手中？”

展白道：“以后的事，便知道了。在下所知，仅仅如此。”

“智海禅师”冷笑一声，道：“小施主说话，有头无尾，分明是捏造事实妄想抵赖，以图私吞秘录归为已有。”

关于《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之秘闻，展白本来只听到雷大叔说至此为止句句实言，现在听少林掌门，语含谩骂，当时怒道：“大师要顾虑自己的身份，不要含血喷人。”

“智海禅师”也怒道：“江湖传言小施主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今日老衲一见，真所谓江湖传言不可尽信。”

展白道：“此话怎讲？”

“智海”道：“小施主徒有侠名，事实上是虚妄奸诈之辈，当年‘霹雳剑’展大侠的一世英名，都被小施主玷污了……”

展白大怒，暴喝道：“住口！”

这一大喝，声如雷震，可见展白已经怒极。

“智海禅师”当场退了一步，以为展白要出手，双掌提起，蓄势以待。

展白孝心特重，最忌别人辱及先父，当时还是真想动手；但他功聚双掌，陡然记起自己答应“南海门”的约言，不再过问江湖是非，立刻又把聚至顶峰的功力撤了回去，提起的双掌又缓缓垂了下来。狠狠地道：“在下尊敬大师乃一代掌门，但大师辱及先父，若不是展白与人有约，不再过问江湖是非，哼！对大师便要不客气了！现在展白不再多说，你们走吧。”

“智海禅师”身在少林掌门，身份何等尊贵？如今，当着天下群雄，被展白像斥叱下人般一喝，竟当时怔了。

展白说完，毫不理会地转身而去。

突然“排骨仙”一声暴喝：“对九大掌门，竟敢这般无礼？小子别走，先接老夫一掌。”

暴喝声中，腾身而起，半空挥掌，猛向展白后心要害撞去。

展白听到身后掌风狂啸，猛一转身，斜跨两步，“排骨仙”势若排山倒海的一掌，已经落空。

“轰！”的一声，尘沙四溅，“排骨仙”这一掌竟把三合土的地面，硬砸了一个大坑。

“崆峒掌门”排骨仙掌力不弱。

“法华南宗”掌门人“弹筝客”、“法华北宗”掌门人“铁琵琶手”，同时飞身掠至，喝道：“要想走，没那么容易。除非阁下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交出来。”

接着“智海禅师”及另几位掌门人，同时掠上前来，把展白围在核心。

“智海禅师”道：“小施主如果不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交出来，可别说我们九大门派要出手得罪了。”

展白冷笑不语。

事实所迫，他非出手应敌不可；但他又不愿当着群雄自坏诺言。

是以左右为难，一时之间不知怎样才好……

突然——

雷大叔急掠而前，在展白身前一站，面向“智海大师”道：“少林掌门，可认得老夫否？”

“智海禅师”上下打量雷大叔两眼，见雷大叔满头乱发，神态盛猛，双目奇光如电，看来内力精湛。但确实没见过，当时正气头上，也未深思，随即冷冷地道：“老衲眼拙，不认得贵施主。”

雷大叔道：“难道你接任掌门时，上一代掌门，没有交代吗？”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智海禅师”一愣，又狠狠地看了雷大叔两眼，道：“难道少林寺交代掌门重任，跟贵施主还有什么牵连不成？”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恐怕有一点。”

这涉及武林门派派内隐秘算是干涉内政，乃一派之中绝大的耻辱，

“智海禅师”勃然大怒，道：“老衲与施主素不相识，如果施主不将此话交代清楚，老衲必然以性命相搏。”

跟着又加上了一句：“少林寺所有僧众，也绝不会饶过施主，就是少林寺世代代也与施主没完。”

雷大叔又笑道：“这话说得有点过火，真要逼着老夫说出实话，恐怕对少林数百年清修有些不便。”

这话更激起了“智海禅师”的怒火，沉声道：“请道其详。”

雷大叔道：“事关贵寺数百年清誉，不要当着天下群雄说出，还是咱们二位找个无人所在，私下谈谈比较妥当。”

“智海禅师”已经怒不可遏，叱道：“看贵施主也像个人物，怎么这般吞吞吐吐？有话快说就是。”

事实上，雷大叔介入少林寺上代掌门人门户之争，且对整个少林寺有过大恩，还是真不可当众吐露。但二人僵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智海禅师”绝不会接受雷大叔的提议，两个人真到一边去说，而雷大叔在一连声催促之下，势也不能不说出来。

第五十六章 义薄云天

想雷大叔火暴脾气，岂能一再被逼？当下仰天一阵狂笑。

笑声悲昂，高可震天。

笑罢，面色一沉，道：“老和尚这可是你逼出来的，一切责任由你负担。老夫再问你一句：“你可知道这《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是怎样落在贵寺手中的吗？”

“智海禅师”也在火头上，闻言毫不考虑地答道：“老衲已经说过一遍了，乃‘只眼郎君’老前辈，感念本寺上代掌门‘苦水上人’援手之恩，赠与本寺的。”

雷大叔道：“那么，适才展小侠所说的呢？”

“智海禅师”道：“分明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

展白从未当众被人如此责骂过，当时踏前两步，喝道：“住嘴……”

雷大叔拦住展白，向“智海禅师”道：“老夫可以告诉你，展小侠所说，一点不假，那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确为武功平平，但心智过人的‘五爪灵狐’得去。”

“排骨仙”愕然动容……

“智海禅师”冷笑道：“一句谎话，再加上阁下一人，便可以成真了吗？”

雷大叔怒道：“事实如此，由不得你不信。”

“智海禅师”面寒如冰，道：“照你说来，这本秘录，又怎么到了本寺前代掌门手中？又怎成了本寺历代相传镇山之宝？难道以堂堂少林派，也会学那下五门的‘五爪灵狐’，从别人手中抢劫来的不

成？”

“智海禅师”怒极，以致口不择言，他没想到此言一出，“崆峒掌门”将做如何感想？

当时崆峒掌门“排骨仙”面色立变，回头以两道冷剑似的目光，狠狠地瞪住“智海禅师”，脸上抖露出无限杀机……

但未容他发作，雷大叔快嘴接过来，冷冷地道：“正是如此。”

“智海禅师”面色立变……

雷大叔也未等他发作，接下去道：“就事论事，少林前代掌门‘苦水上人’劫夺此书，出发点都与‘五爪灵狐’不同。‘五爪灵狐’暗下毒手，劫夺此书，是想据为己有，练成绝世武功，以便称霸江湖；但‘苦水上人’劫夺此书，却是想消弥武林浩劫，秘录到手，连看都不看一眼，即束之高阁，这也就是少林历代相传这本秘录，少林弟子却从无一人习过秘录上之武功的原因，而且历代掌门交接时，都隆重宣誓，不许私阅秘录，如胆敢偷看，即为少林叛逆。所谓‘千劫一念，一念千劫’，少林前代掌门这一片侠心义肠，老夫绝不抹杀。”

这乃是少林掌门之秘，只有独任掌门之人，在接任掌门时，方由上一代掌门告知，就算寺内最亲信弟子也不得与闻。

如今，由这寺外之人口中道出，“智海禅师”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

“智海禅师”既惊且怒，暴喝道：“大胆狂徒，此事你如何得知？”

雷大叔面色一寒，道：“秃驴敢对老夫无礼。老夫再问你一句，你可知你寺中上一代掌门人三位师兄怎么死的？”

这一问，把“智海禅师”问得瞠目结舌，半晌无言以对。

但话挤在嘴上，“智海禅师”岂甘缄默，当下残眉倒立，怒目圆睁，叱道：“本门三位师伯为什么死的，难道你会清楚？”

雷大叔哈哈一笑道：“我不清楚？老夫敢说，‘正心’一死，天下知道此事的，惟有老夫一人。”

“智海禅师”怒极，叱道：“完全是一派胡言。”

雷大叔一瞪眼，道：“看来你是非要逼着老夫把全部秘密都要抖露出来不可了。我老实告诉你吧。你的三位师伯就是因为偷看《锁骨销魂天佛秘笈》，触犯了寺规自行震碎天灵而死的。”

“智海禅师”面色一变再变厉叱道：“老衲三位师伯，乃上代掌门人师兄，就算暗地看了秘录，也不至于犯死罪，你这狂徒，分明一派胡言乱语……”

雷大叔道：“假如你三位师伯偷看秘录，被掌门人发现喝止时，不但不听掌门人之命，反而突然出事，把掌门人制住，要置掌门人于死地时，以你们少林寺规来说，该当犯的何罪？”

“智海禅师”又是一愣。

掌门人职权高于一切，不要说是同辈的师兄，就是高一辈的师伯、师叔，如果侵害到掌门人，也是死律一条。

“智海禅师”愣了一会，突然智珠一转，道：“事关本寺隐秘，连本掌门都不知道，你这狂徒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不是胡言乱语，企图混淆视听是什么？”

雷大叔不紧不慢地答道：“当时老夫在场，怎会不知道的清楚？”

“智海禅师”震声道：“什么，你在场？”

雷大叔沉重地点了点头，道：“一点不错。若不是老夫在场，‘正心方丈’早已没命了。就是因为老夫救了他一命，他才能以大义斥责你的三位师伯，使你三位师伯羞愧难当，自碎天灵而死。”

此时，“智海禅师”已震惊得透不过气来……

群雄更是眼睛睁得滚圆，鸦雀无声地惊视着雷大叔。

雷大叔接下去道：“也就是为此，你师父‘正心方丈’也睹到了翻开扉页的秘录，觉得此书太艳，不宜在寺中保存，又感念老夫援手之恩，使少林寺数百年命脉不致中辍，才把此书转赠老夫，并且赠送了少林寺三颗价值连城的秘制丹药‘龙虎续命丹’。”

听至此处，“智海禅师”已如冷水浇头，全身凉了。

因为少林寺已落于“南海门”掌握之中，他率领门下潜出少林寺，与门下商议的结果，想从“南海门”手中夺回数百年的基业，以少林寺秘传的“七十二种绝艺”已不敷应用，非要把这本武功奇奥别走蹊径的秘录寻回来不可。

他探听出这本秘录，落于少年剑客展白之手，又风闻展白武功高强，独战“三煞”、“四凶”几至天下无敌，是以费了不少唇舌，并答应了不少好处，才约集了八大门派掌门人，共来索回《锁骨销魂天佛秘笈》。

如今听雷大叔一说，无异是把少林寺对这本秘录的主权给否决了。

听雷大叔说完这段连他本人也不知道的少林寺前代秘密，“智海禅师”，怒火中烧，惊魂甫定，深觉少林寺数百年基业，成败在此一

举。不由怒叱道：“尔是何人？”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江湖无名小卒，，‘天佛掌’雷震远。”

“智海禅师”面色立变，由狞恶之态倏然变成惶恐与崇敬，连忙弯下腰去，深施了一礼，恭谨言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原来是雷恩公。老僧不知，多有冒犯……”

雷大叔见报出自己名字，当今少林掌门，态度立刻变得恭敬，反有点不好意思，连忙伸手挽扶，但尚未等他说出：“大师免礼，不知者不罪……”之话时。

“智海禅师”突地脑筋一转，觉得不对，如果自己当众向雷大叔一认罪，那么《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少林派就算是没有资格问鼎了。

这样一来，少林寺各门武功，均不能胜过“南海门”，少林寺数百年基业，岂不就从自己手上断送了吗？

千古罪人，他自承担当不起。

想到此处，他脸色倏地一变，挺身叱道：“不过，就凭你一面之词，本掌门怎能轻信，你可有个凭证拿来给老衲过目吗？”

雷大叔也一愣，想不到少林掌门态度变得这样快？

于是愕道：“什么凭证？”

“智海禅师”道：“你说本寺上代掌门，送了你三粒少林独门秘药‘龙虎续命丹’，又说《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也转赠了你，这两样东西，你能拿出来，给老衲过过目，你所言一切，老衲便都信以为真。如若拿不出来，哼！便是阁下信口开河，戏弄老衲，那时，别说老衲对不起你。”

雷大叔心中转念：“龙虎续命丹”三粒，二粒在早年救了人，一粒在“豹突山庄”送给展白时，展白不接受，已被自己摔破地下，如今是一粒不存了；《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已被展白撕毁，两桩信物一件也没有。

但雷大叔心里明白，就是这两桩信物都还存在，“智海禅师”也不会就此罢手。雷大叔为了寻访盟兄展云天，夜入少林寺，适逢凑巧，挽救了少林寺一场浩劫，这件事除了当时少林掌门“正心方丈”以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以眼前情势来看，就算他拿出这两桩信物来，“智海禅师”也不会认账。

雷大叔想到这里，仰天一阵豪笑，道：“雷震远虽是一名江湖小卒，但平生所为，大凡江湖上的朋友也有个耳闻，是否惯打诳语之人？想必老和尚也该知道。话，到此为止。信不信，全在老和尚自己了。”

“智海禅师”尚未答言，“崆峒掌门”排骨仙踏前两步，横眉冷目地道：“禅师，我们不必跟他说那么多，问《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在何人身上？”

雷大叔冷笑一声道：“凭你也配？”

“排骨仙”性好渔色，夜不虚度，离开女子便夜不成眠，旦旦而伐，不但弄得一副身子骨瘦如柴，赢来了“排骨仙”的雅号，而且声名狼藉，素为江湖正派人士所不齿。

雷大叔正义凛然，最是瞧不起这些鸡鸣狗盗之辈，是以见是“排骨仙”一出面，便气愤填胸，说话也就毫不客气了。

但，雷大叔这一句话却激怒了“排骨仙”。

只见“排骨仙”惨白寡绿的脸上，一阵扭曲，两只死鱼眼一瞪，怒叱道：“雷疯子，少狂。你先接本掌门一掌试试。”

怒叱声中，把运至巅峰的掌功，平胸向雷大叔推来。

掌出，就地卷起一阵狂飙，向雷大叔呼啸而至。

“排骨仙”掌力不弱。

雷大叔冷哂一声，道：“像阁下这等角色，十掌，百掌，老夫也接着你的。”

说话声中，右掌一挥，一股劲流，直向来势迎去。

两股力道，半空相接“轰！”一声，尘沙四溅，“排骨仙”当场被震退三步。雷大叔却纹丝未动。

“排骨仙”人前受挫，暴怒如雷，虎吼了一声，猛扑而上施出“崆峒派”看家本领，倏忽之间，接连攻出三掌两脚。

只见掌影如山，夹着条条腿影，如狂风骤雨一般向雷大叔周身罩下。

“你这是找死。”

雷大叔也被激起真火，怒叱一声，施出“天佛绝学”，对狂风骤雨的招式，不躲不闪，反而掌指齐出，见招打招，见式打式，硬碰硬，和“排骨仙”对拆了三招。

众人只见两条人影，往上一凑，掌风腿影缤纷交错，“啪！啪！”传出几声气爆，缠斗在一起的两条人影，又倏然分开。

雷大叔傲然而立，乱发在夜风飘拂下，飘飞如蓬。

“排骨仙”脸色惨白，瘦长条的身躯摇了两摇，双目愤怒得几乎

喷出火来，瞪视着雷大叔，像是亟欲再次扑上前来拼命的样子。……

待二人乍合即分，众人还未看出个所以然来。可是，激斗的二人胜负已分，强弱已判。

就在众人惊视着双方，还不知二人谁占了上风之际，只见“排骨仙”身形又摇了两摇，突然张口喷出一口鲜血，人，也跟着倒下去……

少林掌门“智海禅师”急掠而至，适时伸手扶住摇摇欲倒的“排骨仙”，一边从怀中掏出一粒丸药放进“排骨仙”口中，一边回头怒视着雷大叔喝道：“雷震远！好狠的手段！王掌门乃是老衲请来的，如今伤在你的掌下，这段梁子，九大门派是跟你结定了……”

未等“智海禅师”的话说完，“法华南宗”掌门人“弹箏客”张强及“法华北宗”掌门人“铁琵琶手”范丹，同时暴怒，不约而同，怒叱了一声。一个用“弹箏指”，一个用“琵琶手”，分左右同时向雷大叔攻到。

雷大叔照样不闪不避，硬接两大掌门一招，同时，冷笑一声，道：“想不到堂堂九大门派之尊，也是以多为胜之辈。”

这话显然有点伤众。

“法华”南北两大掌门微微一挫，欺身又进。

其他七大掌门人，一齐晃身欺上前来，个个脸露杀机。

少林掌门把“排骨仙”安顿坐在地下，令其静坐调息，也晃身扑上前来，满面怒容地道：“事关整个中原武林，如果不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献出来，说不得九大掌门要全力以赴。”

雷大叔晃身出掌，抵住“法华南、北宗”两大掌门的攻势，同时

一阵狂笑，道：“雷某人行将就木之年，能领教九大掌门的绝艺，实乃三生有幸，你们九大门派一齐上吧。”

说话之间，倏忽劈出七掌，分袭另外七大掌门。

雷大叔是怒极了，已忘记眼前局面的严重性，连环劈出七掌，掌掌劲风狂啸，分向七大掌门卷至。

七大掌门齐声怒叱，纷纷出掌应敌。

只见人影晃动，掌指漫天，齐向雷大叔攻到。

这时，雷大叔已是力敌八大掌门，八大掌门功力均非等闲之辈，如今，一齐出手，威力更是大得出奇。

雷大叔乱发飞蓬，怪目厉睁，身形电转星飞，长袍大袖被凌厉掌风吹得猎猎作响，但他在八大掌门围攻之下，竟然是有攻有守，昂然不惧。

但任何人都可看得出来，雷大叔一人力敌八大掌门，完全是凭一口气，假如时间长了，绝不是八大掌门的敌手。

突见一条人影，疾如闪电，直向激斗的人影中射去。

这时，八大掌门联手合战雷大叔一人，每个人的功力都在一个甲子以上，而且施的都是致命杀招，每一掌每一指，均可开碑裂石。

激斗场中，掌风山涌，劲风狂啸，九个顶尖高手的掌风劲流，激荡在一起，犹如一个巨形的龙卷风。

危险之状，可说是间不容发。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量，竟敢合身扑向激斗场中？

就在众人纷纷惊诧声中，突见那条人影，以肉眼难见的速度，疾

射至激斗场中，只一个急旋。

也没有看出他是用什么招式，只见围攻雷大叔的八大掌门，一个个如触蛇蝎，纷纷惊叱，分向四方窜出圈外。

场中央与雷大叔并肩而立的正是少年展白。

众人暗暗吃惊。

也有不少人在心中暗暗喝彩。

雷大叔独战八大掌门，已属惊人，但雷大叔还是成名江湖多年的武功高手。

而且，力战八大掌门，也不过是勉强支持不败。

如今，展白一个年仅二十余岁的少年，竟能一招把八大掌门一齐逼出圈外，实是出乎众人想像之外。

现在算是开了眼界，少年展白，当真是一掌震八方。

展白一招“佛光普照”，逼退八大掌门，在雷大叔身前一站，侠胆英风，俊美的仪表，真如玉树琪花，神采照人。

他用俊目一扫满脸惊容的八大掌门，朗声说道：“数百年来九大门派一直掌中原武林之牛耳，没想到轮到几位掌门头上，竟这般是非不分，善恶不明。”

这话俨然有教训口吻。

“智海禅师”有鉴于展白适才的一招，威力大得惊人，闻言虽然暴怒，但并未敢轻易出手，只满脸怒容地叱道：“此话怎讲？”

展白道：“方才在下事先已经说明，《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是由在下毁去，与雷大叔毫不相干，因何九大掌门不问青红皂白，竟然冒昧

向雷大叔出手？”

展白此言一出，尚未等“智海禅师”答言，突见两条人影疾射而至。

两条人影脚未落地，半空中即发言道：“姓展的小子，《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既是在你手中，那就赶紧拿出来，交给我老人家。”

话落人至，正是“江南二奇”！

大奇“赤发灵猴”常去恶、二奇“鬼谷隐叟”文正奇，衣着刺眼，而且在江湖上凶名彰著，加上武功高强，行事乖张，是令人闻名丧胆的两魔头。

如今联袂出现，场中不少人暗暗心惊。

少林掌门“智海禅师”心中也微微一凛，道：“《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乃本寺之物，不希望二位再插上一手。”

“赤发灵猴”常去恶嘿然一阵冷笑，道：“少林寺徒具虚名，自己的寺院都保持不住，有什么资格大言不惭，敢说天下第一奇书是你们寺中所有？”

“鬼谷隐叟”文正奇也冷森森地道：“我们老哥俩势在必得，谁要不服，这就是榜样。”

话未说完，只见他单掌一挥，一股凛骨寒飙，随掌发出，狂啸着卷向武当掌门“玄清子”。

掌风未至，先感一股寒气沁人，武当掌门“玄清子”突然受袭，又见掌势来得厉害，惊呼一声，晃身躲过。

“玄清子”横飘三尺，凛冽寒飙，擦身而过，他不由机伶伶打了

一个寒颤。

但在他身后二丈开外的两名“穷家帮”弟子，却未能躲开，掌风过处，只见二人发出二声惨嗥，脸色变成纸一般惨白，周身一阵抽搐，竟然萎顿倒地死去。

这是“鬼谷隐叟”不久之前才修练成的“阴风掌”，隔着二丈余远，竟能一掌连毙二人。

掌功之歹毒厉害，实在惊人。

谁知武当掌门“玄清子”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身任一派掌门，确实有些不弱的艺业，就在冷不防暗袭之下，仍能及时施展独门身法，在危机一瞬间躲过了“鬼谷隐叟”一记杀招。

“穷家帮”两名帮众，糊里糊涂做了替死鬼。

“鬼谷隐叟”一掌击毙“穷家帮”两名弟子，穷家帮的三大长老“风尘三丐”勃然大怒，不约而同，暴叱了一声，同时腾身扑上，半空中各自劈出一掌。

三股掌风，合而为一，狂卷“鬼谷隐叟”。

未等“鬼谷隐叟”出手，“赤发灵猴”大袖一挥，叱道：“穷要饭的，你们给我退下。”

“赤发灵猴”这随手一挥，看来轻飘飘地未施出实力，事实上却是他鬼神皆惊的“黑煞手”一大杀招，“冤鬼挡路”竟把“风尘三丐”合力攻出的三股力道，化于无形。

“风尘三丐”为“穷家帮”盖世高手，就是江湖上声名也甚显著，三人武功不弱，如今三人合手攻出一掌，被“赤发灵猴”挥袖一挡，

三人只觉像是遇到一面无形的钢墙，不要说掌力发不出去，连腾空的身形，也被阻挡落下地来。

“风尘三丐”不由一愕。

心说：这看来形状奇特的猴像老人，武功之高，实在前所未见……

也就在“风尘三丐”一怔的当儿，“南海门”的高手，排成一线，缓步走了上来。

当中是潇洒无比的白衣银扇“神龙太子”及貌如天仙的羽衣丽人“南海龙女”。

左侧“海外三煞”，右翼“域外四凶”，七个“南海门”顶尖高手，在“神龙太子”兄妹两旁雁翅排开。

这九个人向前一迈步，隐然有一股震慑人心的威势。

“神龙太子”用手中银扇一指“江南二奇”旁若无人地道：“你们两个闪开。”

“江南二奇”乃江湖黑道上有名的两大怪物，素常狂傲透顶，从未被人如此呼喝过，闻言怒道：“你小子是对谁说话？”

“海外三煞”之中的白发婆婆上前一步，道：“就是冲你们两个老猴崽子说的，怎么，还不服气吗？”

“赤发灵猴”再不答言，“黑煞手”一招“黑手夺魂”，猛向白发婆婆面门抓去。

“你找死。”白发婆婆怒叱一声，单指如锥，疾点“赤发灵猴”掌心穴。

“哧！”一声微响，“赤发灵猴”如被蛇咬，惨嗥一声，飞身跃出

二丈开外。

一看掌心，已经肿如桃，原来是被白发婆婆“搜魂指”所伤。

“赤发灵猴”又惊又怒，赶紧从怀里掏出疗伤圣药，放在嘴里嚼了嚼，含着口水吐在掌心上，一边赶忙运功调息……

接着“砰！”的一声，一条人影踉跄退出，跌跌撞撞，直向“赤发灵猴”怀里撞来。

“赤发灵猴”举起未负伤的左掌，就要向来人劈下。

突然，他看清了那是他的师弟“鬼谷隐叟”，急急收住劈出的掌势，变打为扶，一手扶住“鬼谷隐叟”。

“鬼谷隐叟”面色惨白，被“赤发灵猴”扶住，虽未栽倒，却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赤发灵猴”大惊，谁能有如此高强武功，举手投足把自己师兄弟二人先后打伤？

但他顾不得多加思索，赶紧又掏出一颗疗伤圣药，给“鬼谷隐叟”服了下去……

第五十七章 决死一搏

原来白发婆婆用“搜魂指”伤了“赤发灵猴”，未等“鬼谷隐叟”出手，“海外三煞”之中的“佛印法师”，一掌敲在“鬼谷隐叟”的后心上，把“鬼谷隐叟”打出二丈开外。

“南海门”的人，连伤两大高手，仍然排成一线，若无其事地缓缓逼近展白。

“南海龙女”纤指漫空一抡，指着九大掌门，道：“你们也闪开。”

被“南海门”气势所慑，九大掌门禁若寒蝉，各自退后数步。

“神龙太子”银扇一抖，指着展白慢条斯理地道：“请阁下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交出来吧。”

语调虽是不疾不徐，但口气却是强硬无比，毫无转圜余地！

展白微微一笑，道：“尊驾有什么资格，可以大言不惭，叫在下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交给你？”

“南海龙女”美中含煞的明眸，狠狠地盯了展白一眼！

“南海龙女”一双美目仍然望着展白，莺声呖呖地道：“难道你不知道那本《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应该是属于‘南海门’之物吗？”

此言一出，展白心中一震，群雄也无不一愕。

众人心中诧异：《锁骨销魂表佛秘笈》又怎会牵扯到“南海门”头上去？

展白不禁又抬起头来，苦笑一声，道：“姑娘，说笑话了。《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又怎会是你们‘南海门’的……”

但他话到一半，见“南海龙女”情焰熠熠的眼光一直盯着他，似

乎眼光中有两支利箭，直要射进他的心窝，吓得他一哆嗦，赶紧又低下头去。

见展白受窘的样子，“南海龙女”盈盈一笑，道：“你看过《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的绘像吧。”

展白脸一红，道：“看过。”

“你可知道那绘像谁？”

“天仙魔女。”

“天仙魔女是谁？”

展白一愕：“天仙魔女就是天仙魔女，怎么还会问‘天仙魔女’是谁？”

“南海龙女”见展白愕然的傻像，不由莞尔一笑道：“实在告诉你吧。‘天仙魔女’乃是我‘南海门’的师祖。《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上绘的都是我‘南海门’师祖的遗像，岂容落人别人之手？”

展白嗤之以鼻，笑道：“在下从未听说过，‘天仙魔女’什么时候成了贵派的师祖？”

“南海门”的众人同时脸色一变，脸露凶光，几欲同时愤然出手……

“南海龙女”做了个手势，阻止住门下众人，神情颇为不悦地对展白道：“我师父是‘鬼面娇娃’，‘鬼面娇娃’乃‘天仙魔女’之徒，‘天仙魔女’不是我师祖是谁？难道师祖还有冒认的吗？如果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乖乖地交出来便罢，否则，哼！将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南海龙女”此言一出，天下群雄莫不吃惊，至此，大家才明白，“南海门”原是源出“天仙魔女”门下。

但展白却是天生服软不服硬的个性，“南海龙女”这极具威胁性的几句话一出口，展白剑眉一耸，冷笑一声道：“我再说一遍，众位来晚了一步。”

“神龙太子”接口道：“六月里贴门神，我们‘南海门’做事向来不会晚的。”

展白道：“数日之前，在下已当着群雄之面，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撕毁，就是尊驾再能言善道，也看不见此天下第一奇书了。”

“神龙太子”银扇轻摇，漫不经心地道：“阁下说此话，请问一问在场之人，有谁会相信？”

展白抡目望了望四周虎视眈眈的群雄，事实上，众人脸上的神色，似乎无一人相信自己之言。不由暗叹了一口气，道：“不相信也是枉然，在下实在是把此书撕毁了。”

“南海龙女”微微一笑，道：“我看展小侠还是把它交出来的好。”

展白一再表明，无奈别人不信，他已被逼发火，当下怒道：“别说《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已经没有了，就是还在，展白也不会把它交给以杀戮中原武林人士的海外门派手里。”

“神龙太子”面色一沉，杀机甚浓地道：“这样说来，我们是非要出手不可了。”

说着银扇向后一招，“三煞”“四凶”齐上前跨了一步，蓄势欲发。

展白横扫了“南海门”七大高手一眼，道：“莫非尊驾忘了贵派

与在下之约吗？”

“神龙太子”面色阴森，嘿嘿冷笑道：“若是怕了，就趁早把秘录献出来。”

展白剑眉一立，道：“展白生平不知什么叫‘怕’字，只是恪守信义，不愿再与武林人士动武。”

白发婆婆一阵怪笑，道：“没关系。我们三个老不死的，可以把约言收回。”

“佛印法师”也阴恻恻地笑道：“小哥哥，上次输的也许不大心服，何妨重新比划一次。”

“葱岭之鹰”冷冷地又加上了一句：“这次绝不再叫你活着离开此地。”

展白剑眉轩动，内心激动不已……

“太白双逸”认为这是展白洗雪前耻的良机，同时掠身上前，向展白道：“小恩公，接受他们的挑战。”

展白也急欲打破誓言的约束，闻言点了点头，面向“三煞”说道：“既然诸位一再相逼，展白愿意舍命相陪。但不知是不是还是由你们三位一齐出手。”

长髯老人竖了竖大拇指，赞道：“小哥儿，当真是豪气干云……”

“神龙太子”面露杀机，沉声喝道：“《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南海门誓在必得，本太子以代理教主身份下令，‘三煞’‘四凶’一齐上阵。”

“神龙太子”此言一出，关心展白的人心中暗暗发生凉意。

“神龙太子”狡诈多端，在场群雄暗为展白捏了一把冷汗，显然

这是一个圈套，要使展白上当。谁知展白傲然一笑道：“展白有机会能领教一番‘南海门’七大高手的绝招，实在荣幸之至。”

展白此言一出，长髯老人竖起的大姆指没有放下，连声赞道：“好！老夫尊你为武林第一人。”

“神龙太子”颇为不悦地甩了一下袍袖，冷冷地道：“仇公公！不要长敌人志气。你们七位上阵吧，无论如何要把这狂妄的小子，毙在掌下。”

“南海龙女”看出哥哥的杀气甚重，当着门下，不好意思出言反对，但望着跨步上前的门下七大高手，加上了一句，道：“只要《锁骨销魂天佛秘笈》到手。”

不知“三煞”“四凶”有没有体会“南海龙女”话中之意，但见一个个杀气腾腾欺身来，各自圈臂立掌，亮开本门架式，长髯老人领先发言道：“今日是空前绝后的一战，请小哥儿发招吧。”

“慢着。”

展白尚未答言，婉儿急掠上前，以万种柔情的眼光看了展白一眼，道：“白哥哥，小妹愿助白哥哥一臂之力。”

展白感动地望了婉儿一眼，道：“婉妹，你不要管。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展白说罢，提掌当胸，蓄势以待。

慕容红亦飞身上前，道：“这些人不要脸，倚多为胜。我愿与展哥哥同生共死，抵抗他们一阵。”

慕容姐妹挺身而出，展白心中大受感动，但以他的个性来说，是

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深爱自己的两个少女，在此危险场合，帮自己出面的。

因此，展白苦笑了一下，道：“红妹，你也不要出面，就让我一个人应付好了。”

金彩凤站立一边，心中暗暗怨恨自己胆量不够，见慕容姐妹能当众表示出深情浓意，自己也在爱着展白，为什么不敢挺身而出呢？也许她是顾虑自己的门阀和地位？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她心中犹豫，见展白拒绝了慕容红姐妹，她就更没有勇气上前了……

樊素鸾也亟有挺身上前的冲动，但她却忍隐了下来，暗想：爱他的女孩子太多了，自己何必再插上一脚……

“太白双逸”、茹老镖头，都是江湖上硬铮铮的汉子，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虽明知武功不是“三煞”“四凶”的对手，此时，却一齐走上前，与展白并肩而站，同时说道：“我们都愿助展小侠一臂之力。”

只有雷大叔站立原地未动，因为他知道展白的性子，既经决定的事，别人绝无法使他改变。

“三煞”“四凶”同时嘿嘿冷笑，道：“多多益善，黄泉路上绝对不在乎多添几个新鬼。”

展白衡量眼前情势，深知己方数人与“三煞”“四凶”相比，武功实在差的太远，人多了不但白白送死，说不定还会碍手碍脚，妨害自己尽量施展所学，于是，傲然一笑，道：“不用在嘴皮子上卖狂。

展白说是一人，就是一人，看看你们‘三煞’‘四凶’，究竟有多少高深的艺业。”

说着又转头对“太白双逸”及茹老镖头道：“几位前辈的好意，展白心领，但展白既已决定之事，绝不更改，暂请几位前辈退下。”

“太白双逸”、茹老镖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黯然退后数步……

长髯老人又把大拇指竖了起来，连赞道：“英雄！豪杰！好汉……”

展白圈臂立掌，功贯四梢，道：“请出招吧。”

白发婆婆性如烈火，双方罗嗦了半天，心中早已不耐，闻展白道请，再不发话，“搜魂指”神功运至十成，指出破风，“哧！”的一声，点向展白“三阳”重穴。

招出，才干嚎了一声：“祖奶奶先打第一招。”

展白上身微晃，掌打白发婆婆右腕“关元”。

这避招打招，快逾电光石火。

白发婆婆估不到展白武功又有进境，自己招未出满，展白招已打至，她骇然而惊，急忙收招后退。

只听掌风破空，“太仓之鼠”向展白脑后劈出一掌。

展白挫步回身，连看也不看，喇的一掌，劈向“太仓之鼠”左臂。

仍是见招打招，快如闪电。

“太仓之鼠”惊呼暴退。

左边“佛印法师”的双撞掌，右边“葱岭之鹰”的九阳魔火功，同时袭至。

展白“巧打连环”，左掌右腿，同时把“佛印法师”及“葱岭之

鹰”逼退。

但前、后双方的“沙漠之狐”、“阴山之狼”，各施煞手，又夹攻而到。

同时，斜刺里“长髯老人”运起“大手印”绝世掌功，如泰山压顶一般，向展白当顶盖下。

展白前、后、左、右受敌，当顶又有力逾万斤的掌力压下，连腾身回避都不可能。

这“南海门”七大绝世高手，各出一招，即已震惊所有在场之人。

好个展白，只见他在密如狂风暴雨的攻势之下，盘打横扫，逼退前后腹背之敌，一招“迅风疾雷”，“轰”的一声暴响，与长髯老人硬对了一掌。

长髯老人那么高强的武功，被展白一掌震得上身连晃。噤！噤！后退了两步。

长髯老人长髯根根直立，狂笑道：“好雄厚的掌力。小哥儿武功又大有进境了。”

说罢，第二次猛扑急上。

展白施展开“无色无相身”法，脚踏“千幻飘香步”，身形之快，当真是电转星飞，手上是“天佛降魔掌”与“风雷八掌”交互运用，只见他身形如幻，掌力如飙，手、眼、身、法、步，几乎以肉眼难见的速度，与“南海门”七大顶尖高手，战在一起。

“南海门”七大顶尖高手，“海外三煞”、“黑道四凶”，推出其中任何一位，均可震惊江湖，如今七人合手，战一个少年展白，更是个

个拼命，均以本身苦练数十年的绝艺相拼。

看得众人暗暗吃惊，心生骇意。

白衣银扇的“神龙太子”已失去往常轻松潇洒之态，双手紧握住银扇，两只眼睛一瞬不瞬地注视着场中的打斗。

貌如天仙的“南海龙女”，双目放光，粉脸上忽喜忽忧，显示着她内心情绪的矛盾和变化……

雷大叔怪目厉睁，满头乱发如蓬……

“太白双逸”、茹老镖头，都紧张地瞪大了眼睛……

慕容红、婉儿，紧张得粉脸煞白……

金彩凤、樊素鸾表面上看来平静，但只要仔细注意她俩紧握着的双手，及酥胸急骤地呼吸起伏着，便知她俩也是紧张万分，表面的平静，不过是极力矜持着装出来的。

在“海外三煞”之中，虽以长髯老人心胸比较谦和，但长髯老人素常以武功天下第一自许，一生未遇敌手，如今一旦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又激起了他的争胜之心，早把那谦和之心与敬佩展白之念丢在九霄云外，“大手印”掌功运至十成，车轮大的巨灵大掌，掌掌扑向展白的要害。

无奈，展白因服食千年圣药“紫檀花”积于内腹的淤血，被长髯老人震开，吐出之后，腑内真气流转，内力源源而生，掌力大的出奇，长髯老人每与展白硬对一掌，“轰！”然暴响声中，便被展白震得五内生痛。

长髯老人怒啸如雷，但再怒也没有用，因此时他的掌力已没有展

白的掌力雄厚。

雷大叔、“太白双逸”、茹老镖头，以及慕容红与婉儿，却渐渐安心下来，因展白力战“南海门”七大高手，显然已占了上风。

九大门派掌门、武林四公子，以及天下群雄总算开了眼界，有谁能想像武林中会产生像展白这样一位后起之秀。

一人力敌“南海门”七大绝世高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神龙太子”心中却在打鼓。

他满以为展白就算武功高强，能够力战“三煞”，独战“四凶”，要让“三煞”“四凶”合力出手，必会打败展白，很快把《锁骨销魂天佛秘笈》抢夺到手。

谁知合“三煞”“四凶”之力，仍然战不过一个展白。他渐渐体会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深恐自己率领“南海门”，倾巢侵犯中原，刚刚建立起来的霸业，将要断送在展白一人手中。

这一战关系太大，他心中的惊恐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但这也更增强了他的杀机。

他俊美的脸上阴晴不定，手握银扇，眼珠左转右转，显然也是盘算一举击毙展白之策。

突然——“神龙太子”清吟一声，朗朗念道：“万绿丛中一点红。”

激斗正烈，“神龙太子”忽然吟起诗来，众人不觉一愕……

但就在众人一愕之间，只见激斗中人影交错游走，“太仓之鼠”忽然“吱！”地一声尖哨，腾身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圆弧，双掌猛向展

白胸前撞去。

展白不知“太仓之鼠”为何忽然用出同归于尽的打法，尤其另外六大高手招式更使他无法闪避，只有运足内力一掌迎着飞扑来的“太仓之鼠”劈去。

“轰！”的一声巨响，“太仓之鼠”半空中被展白掌力震飞二丈开外。

接着“吭！”地一声厉啸，“阴山之狼”用“太仓之鼠”同样的身法和招式，腾空向展白撞来。

展白一掌再把“阴山之狼”打出圈外。紧跟着又是一声怒吼，“沙漠之狐”扑空又到。

话忽絮叨，“四凶”“三煞”轮流向展白猛冲硬打，完全是硬碰硬，而且都采取同一方式，从同一角度向展白冲击。

众人此时才算明白，原来“神龙太子”念的那一句诗，是指示“三煞”“四凶”改变战术方法之用。“三煞”“四凶”七大绝世高手，成轮带方式，轮番向展白猛冲，虽然掌功内力都不及展白深厚，每对一掌，即感头昏眼花，腑内真气四窜，可是他们七个人都有缓口气调息的机会。

但展白却是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接了一个，又来一个，三个循环以后，展白已硬碰硬，连接了三七廿一掌，展白纵是铁打铜铸之人，也架不住七大绝世高手，这般不顾性命地轮番猛袭。

“神龙太子”果然是诡诈多端之人，这一招还真让他用对了，三个循环，四个循环，五个循环以后，展白额角上滚下豆大的汗珠，发

出的掌力亦渐来渐弱，不能把凌空猛然硬冲向他的“三煞”“四凶”震退了。众人已看得明白，“三煞”“四凶”这种硬打硬挨的作风，是想把展白内力消耗殆尽，活活地暴死。婉儿一心爱展白，最为关心，见状不由尖叫道：“你们这是什么打法？”

慕容红急得泪珠在眼眶内打转，脱口骂道：“简直不要脸。”

“神龙太子”见狡计已售，手摇银扇，洋洋得意地笑道：“成者王侯败者贼。战场上胜者为雄，难道打仗还有一定的方法吗？哈哈……”笑声得意已极。

婉儿气得一跺脚，回头对慕容红道：“姐姐，我们冲过去。”

慕容红微一点头，但她姐妹二人刚一举步，“南海龙女”飞身阻在二人面前，面如寒霜，叱道：“你们老实实在地给我站在此地，谁要上前一步，姑娘便叫她死无葬身之地。”

慕容红冷冷一声：“未必。”

婉儿心急，怒叱一声，“搜魂指”神功直向“南海龙女”软肋下点去。

“南海龙女”娇叱一声：“你找死。”

娇躯一转，反劈一掌“砰！”的一声，把婉儿震飞一丈开外。

慕容红怒叱道：“姑娘跟你拼了……”

突听，展白一声惨呼，接着传来“砰！”的一声暴响……

第五十八章 金龙令下

展白一掌，把“太仓之鼠”震退一丈开外。

但由于“太仓之鼠”这迎头一击，是毕生功力之所聚，展白也被震得身形连晃了数晃。

此时，一声惨呼传来，正是婉儿赶来相助展白，被“南海龙女”一掌打倒。

展白略一分神，迎面一股劲风又告撞来。

展白此时是真急了，“天佛降魔掌”运集全身功力狂劈而出。

“轰！”的一声大震，风啸尘飞，夹着一声闷哼，一个迎面撞向展白的高大黑影，已被展白掌力震飞。

这次因展白使出全力，那高大身影，直被震出三丈余远，才“砰！”地一声，跌在地上。

那高大黑影，踉跄爬起，嘴中喷出一口鲜血，双目狞恶地望着展白，正是“阴山之狼”。

但展白也被他这全力一击，震退了一步。

“佛印法师”更不待展白喘过一口气来，身形蹲伏在地，腹部运气如鼓，猛地“呱！呱！”厉鸣两声，两腿一弹，身形电射而起，疾向展白扑至。

半空中双掌猛推，“蛤蟆罡气”的掌功，以山崩海啸之势向展白迎面撞来。

展白关心婉儿安危，又遇“三煞”“四凶”轮番猛冲，毫不给他喘息余地，心中又急又怒，猛见“佛印法师”又挟泰山压顶之势向他

撞来，立即吐气开声，双掌以周身功力，猛劈而出。

“轰隆！”石破天惊的一声大震，砂石四卷，“佛印法师”一副肥胖的短矮身躯，犹如一个大皮球一般，直被展白一掌震出将及四丈开外。

四周观战的群雄，不论敌我双方，均不由倒抽一口冷气，连喝彩都忘了，只暗惊展白的掌力实在惊人。

可是，展白也被这一掌的反震之力，震退了三大步，才拿桩站稳……

在展白接连与“阴山之狼”及“佛印法师”硬拼两掌的同时，慕容红、“太白双逸”及茹镖头，曾先后赶上前来想助展白。

但他几人怎是“南海龙女”的对手，方往前一凑，都被“南海龙女”纤手遥遥一拍，给挡了回去。

雷大叔正在一掌按在婉儿后心“命门”穴上，为婉儿运功疗伤，见状气得满头乱发无风自动，一双怪目更是睁得几乎突出眶外，但只是心中干着急，却无法分身上前相助……

此时，巨大无俦的掌力撞击之声，相继传来，轰！轰！轰！犹如巨雷惊庭，砂飞石走，震地惊天，声势惊人已极。

如今，在“神龙太子”指挥之下，“三煞”“四凶”均以全身功力，轮番向他猛冲，每一次冲击之力道，均不下千斤之重，而且，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在其中一人运集周身功力，迎头做拼命一击之时，其余六人必互相以招式配合攻击，逼使展白除开硬架之外，别无他途。

要知“三煞”“四凶”都不是普通武林高手可比，展白武功再高，

虽能一一把其震飞，但他自己也禁不住，上身连晃，脚步踉跄后退。

同时，七大高手均有调息复原的时间，展白却毫无喘息的机会。

而且，展白每把七大高手震伤之后，站在一旁督战的“神龙太子”，即刻授予一颗枣大的朱红药丸，那负伤之人把药丸吞下，立时伤愈，重新加入围攻展白。

此时，已是第二个循环，换句话说，展白已接连把“三煞”“四凶”每人震退一次，“太仓之鼠”“阴山之狼”又做了第二次全力的一击，展白接连又把这两大高手震退之后，他自己已感到掌心火热，双臂发麻，内腑气血，更是翻滚不已。

“太仓之鼠”“阴山之狼”这回被展白掌伤更重，跌滚两丈开外，从地上爬起来已经溢出满口鲜血。

“神龙太子”手中拿着一个玻璃瓶，这时又从玻璃瓶中倒出两粒红枣大的药丸，这正是“南海门”独制秘药，专治跌打损伤，且能振奋精力，名为“龙虎大力丸”，也可说是一极烈性的兴奋剂，普通人吃了都可增强气力数倍，必须找人扑打，或做极为劳力的工作，把药性发泄之后，才会安静下来。练武之人吃了，再经运气一催，药性激烈行开，更非要找人角力，或拼斗不可。

“神龙太子”竟以这种烈性兴奋剂，分给七大高手服用，所以“三煞”“四凶”竟能不顾伤势，前仆后继与展白力拼。

“神龙太子”手指一弹，两粒药丸，分射向“太仓之鼠”及“阴山之狼”，二人把药丸接过，看也没看便放人嘴中，“咔嚓！咔嚓”一阵大嚼，咽下肚去，长吸了一口气，用手摸了摸肚子，立刻虎吼一声，

又双双扑上。

在这段时间，展白又接连震退“佛印法师”及“葱岭之鹰”，“太仓之鼠”“阴山之狼”，正好补上空缺。

白发婆婆满头白发已披散了满脸，摇了摇头，露出白发遮掩住的一双因激怒而火红的双眼，惨笑道：“小哥儿，再接老太婆一招。”

话到人到，腾身猛扑，及至展白身前，运足了毕生功力的“搜魂指”神功，吱吱破风猛向展白前心“三阳重穴”点到。

长髯老人、“沙漠之狐”、“太仓之鼠”、“阴山之狼”，四人八只手，几如一片掌山，齐向展白左、右、后三方攻至。

这正是为了配合白发婆婆“冷艳红”的攻势，四大高手逼使展白非要硬拼一招不可。

展白此时已满脸是汗，散乱的额发，有两绺垂至眉间，剑眉轩立，双眼怒睁，他脚踏“千幻飘香步”，左冲右闯，却未能把身形荡出四大高手的掌风之外，而白发婆婆凌厉无匹的“搜魂指”已挟着破空锐响奔他胸前点到。

展白咬了咬满嘴钢牙，“天佛降魔掌”力运至十成，用“佛祖参禅”招式，迎着尖锐的指风推去。

“轰！”“嗤！”

一声震天的巨响，白发婆婆应声被震飞一丈开外。

半空中即喷出一口血箭，滚跌地上，这次翻了两个身，却再也爬不起来。

“神龙太子”一掠至前，搬起白发婆婆头颅，接连按在她嘴里三

颗“龙虎大力丸”，单掌并在白发婆婆后心一阵按揉，白发婆婆颤巍巍又站了起来，喘了两口长气，厉啸了一声，重又扑向展白。……

这期间，“沙漠之狐”也腾身向展白猛冲而至。

方才展白掌震白发婆婆冷艳红，那“嗤！”的一声微响，乃是白发婆婆的“搜魂指”神功，已使展白掌心受伤。

讲力大势猛，是指不如拳，拳不如掌。要讲尖利坚锐，则是掌不如拳，拳不如指。

展白那一掌固然把白发婆婆打倒，并使白发婆婆受伤吐血，一时爬不起来，但白发婆婆那“搜魂指”却是无坚不摧，极为厉害的一种指功，且能穿破内家掌力伤人。

展白只感掌心一阵火炎般的痛楚，已知掌心受伤，暗道了一声：“不好！……”

可是，没容他看视掌心的伤势，“沙漠之狐”已呼啸着向他冲来。

“沙漠之狐”这招更狠，右手九十八颗胡桃木的念珠（共是一百零八颗，上次要丢了十颗）连成一串，犹如一条怪蟒，直打展白面门，左手尚以“开碑掌力”狂劈展白项下。

一招两式，合身猛扑，声势骇人。

展白右掌掌心火痛，一时无法运功，当时大喝一声，左掌“空手入白刃”，在大串念珠将打在面门上时，反把抓住珠串，用力往怀中一带。

同时，偏脸躲过砍向颈上的一掌，这时，“沙漠之狐”乐子可大了。

因他是合身猛扑，手中珠串被展白往前一带，就着他本身前冲之势，整个身躯都向展白怀中撞去。

“沙漠之狐”无需借力，身形向前一泻，已心知不妙，口中“哎——呀……”才尖叫了半声。

展白一腿飞去，正踢在他的肚子上。

“砰！”

一声巨响，“沙漠之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直被踢向半天云里，怕不有三四丈之高。

展白这一脚神力惊人。

“神龙太子”惊呼一声，及时赶至，伸手把“沙漠之狐”接住，否则“沙漠之狐”重伤之下，从三四丈高处跌下来，必被摔死无疑！

就这样被“神龙太子”接住，又连在他嘴中塞了三颗药丸，当“神龙太子”把他放下地来时，仍然站立不住，身形摇了两摇，双眼上翻，仍然倒了下去。

显见是凶多吉少。

“神龙太子”大吃一惊，再看场中，展白依然如生龙活虎，在“三煞”“三凶”（少了一凶）全力猛冲之下，掌打脚踢，挡者披靡。

“神龙太子”脸色一变，沉声喝道：“山穷水尽疑无路。”

这无疑是一道催战符，“三煞”“三凶”冲势更猛。

在这种情形下，展白纵是铜打铁铸，也不禁累得汗流浹背，呼呼气喘。

尤其他右手掌心，被白发婆婆“搜魂指”所伤，此时已红肿好高，

火烧似的痛，几使他无法出右掌应敌。

这无形中使他的功力，减低了一半左右。

现在“神龙太子”以暗语催战，“三煞”“三凶”冲势更猛，每一人全力击出，均有海啸山崩之势。

这已不知是第几个循环了，只见“三煞”“三凶”六大绝世高手前仆后继，轮番猛冲，风起云涌，电转星飞。双方掌力击撞之声，轰轰不绝。

展白运足周身功力，接连震飞“阴山之狼”及“葱岭之鹰”，因用力过猛，内腑气血一阵翻涌，终于忍不住，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来。

白发婆婆看出便宜，陡然怪啸一声，右手“搜魂指”，左手“劈空掌”，两大杀招同时出手，猛向展白扑来。

展白不敢再硬接她的“搜魂指”，上身一侧，“嚓！”的一声，一股劲风，擦耳而过。

展白暗道一声：“好险。”

但白发婆婆的左掌，迎面拍至，展白却再也无法躲过，百忙中举左掌一封，“砰！”的一声暴响，白发婆婆被震退五步。

展白上身也一阵摇晃。

突听身后“呱！呱！”两声急蹄，有如怒蛙哀鸣，跟着两股劲风，从身后撞到。

这次“佛印法师”从身后拼全力一击，却是爆出冷门。

说是暗袭也好，说是他抓住机会也好，反正这一击来得不善。

因打了半天，左、右、后三方敌人，均是出招助攻，并不施以全

力，只有迎面来敌是致命一击。

这身后一招，可说实在是抽冷子。

好展白！当真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就在力敌七大绝世高手，身负重创之际，尤其能临危不乱。

只见他身形一旋，臂面一掌，向“佛印法师”打去。“轰！”一声暴响，“佛印法师”矮胖身材，就地一路翻滚，直被展白一掌劈出三丈远近。

但展白也被这反震之力，震得踉跄后退了三步，身形摇了两摇，眼前一黑，张口又喷出一口鲜血。

长髯老人突然地大喝一声：“小兄弟，再接老夫一掌。”

暴喝声中，“大手印”掌功运至十成，手掌大如车轮，劲啸破空，犹如泰山压顶一般，猛向展白当顶拍下。

这一掌来势太猛，左、右、后三方又有敌人阻路，展白一咬牙，“佛光普照”，以全身功力向来势迎去。

“轰隆！”天崩地裂似的一声大震，沙飞石走，树折草飞。

长髯老人高大身躯后退了五个大步。

满头白发飘扬，根根长髯炸立，腹内真气流窜，张口溢出一口鲜血。

这回长髯老人因用真力过巨，被展白潜存体内的先天罡气震伤。

展白上身一晃，却强忍住一口鲜血未喷出来。

但他仓卒迎敌，却忘了自己右掌的伤势，此时被长髯老人掌力一震，只痛得他咬牙咧嘴，冷汗直流。

“葱岭之鹰”“阴山之狼”觑出了好机会，“九阳魔火功”“掌刃切木”两种惊世骇俗的硬杀手，一左一右，同时扑上。

展白双眼发黑，强忍住一口鲜血未喷出口来，昏蒙中又见两股巨飙般的掌力，左右扑至，暴喝一声，“扫清妖氛”倏告出手。

“葱岭之鹰”迎掌退出十个大步，“咔嚓！”一声，“阴山之狼”的掌刃切木，却按在了展白左臂之上。

展白身形一路踉跄，摇摇欲倒，张口喷出一口血箭。

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谁说强人不会倒？

但展白硬是没倒下。

“阴山之狼”得意已极，哈哈一阵狂笑，暴叱道：“躺下。”

暴叱声中，“掌刃切木”第二掌又向展白砍至。

不少人出声惊呼。

这种惊心动魄的打斗，简直是前所未见，观战群雄都惊呆了，这时才是第一次发出声来。

关心展白安危的人，更是一齐大惊失色……

就在这千钧一发，极为危险的境地，展白突然星目圆睁，对“阴山之狼”如刃的掌锋，不但不躲，反而用臂弯肘，猛向“阴山之狼”心窝上撞去。

“阴山之狼”万也想不到，展白重伤之下，还会有这一手。

而这一手，却正是大擒拿手中的一式，“横云断峰”。

为近身搏斗的险招。

“阴山之狼”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

只听“吭！”的一声，那一肘正撞在“阴山之狼”心窝之上。

“阴山之狼”惨嚎一声，鲜血狂喷，翻身栽倒。

这次倒在地下，他却再爬不起来了。

“神龙太子”慌忙赶至，连在“阴山之狼”口中塞下数颗药丸。

但“阴山之狼”连张嘴都不会张嘴了。

“神龙太子”用手一摸“阴山之狼”脉门，才知心脉撞断，早已死去多时。

“神龙太子”大怒，高喝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

展白只感左臂痛入骨髓，举起一看，才知左臂已被“阴山之狼”掌刃切木功夫把臂骨切断。

展白右手负伤，如今左臂又断，心中一凉，暗道：“这回，可真完了……”

他一个念头未转完，“神龙太子”最紧急的催战符又下，“佛印法师”呱！呱！怪啼两声，“蛤蟆罡气”掌功，首先向展白推来。

展白双手均伤，见“佛印法师”又向他冲来，他一咬牙，“千幻飘香步”踩起身形如一股轻烟般一闪，两股劲风，擦足而过。

展白自知不下狠心是不行了。

正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因此，他再不留情，险上加险地以步法躲过“佛印法师”致命的一击，飞起一脚，直向“佛印法师”光头上踢去。

“波！”的一声脆响脑浆四溅“佛印法师”光头开了花，立即倒地死去。

“佛印法师”纵横一生杀人无算，想不到今夜死在展白脚下。

“三煞”“四凶”都是功高盖世的高手，其中任何一位，都可成为独霸一方的巨头。

没想到七大绝世高手，合战展白一人，竟接连死了一煞一凶，另有一凶也负重伤，爬不起来了。

七大高手去其三，只剩下了“二煞”“二凶”。

但这“二煞”“二凶”更加暴怒。

每个人都是拼命的猛冲猛打。

展白也身负重伤。

他右掌红肿好高，痛彻心肺，几乎无法出掌，左臂臂骨折断，已是根本不能使用了，内腑更是气血翻涌，不住口地喷出鲜血，双眼发黑，摇摇欲倒。

但他硬是未倒。

脚步踉跄，以奇幻莫测的身法和步法，与状如疯虎似的四大绝世高手喋血苦战。

而且，他以双肘，双脚出招，仍然是有攻有守。

他是一个裹创犹战的巨人。

四周观战群雄，虽然大多是老江湖，刀头舐血，油锅里打滚，大江大浪经过不少，但也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打斗。

展白负伤的情形，群雄不是没有看出来，但见于惨烈的搏斗，竟无人敢插手上前。

再者，也许是基于微妙的心理，群雄都默然如一段呆木头袖手作

壁上观。

当然，旁边“南海龙女”与“神龙太子”是一大吓阻力量，只要谁一上前，他二人立刻出手拦击，看起来，“神龙太子”兄妹是心使门下高手，把展白毁在当场。

此期间只有慕容红、“太白双逸”、茹老镖头，数次上前想助展白，但均被“南海龙女”击退。

婉儿经过雷大叔一阵推宫活穴，伤势已愈，转眼看到展白浴血奋战的苦况，心中大急，娇躯一挺而起，娇呼了一声，飞身向场内扑去。

但她尚未扑近场中，“南海龙女”在一旁厉喝一声：“小丫头，你给我在旁边老实一会儿。”

喝声中，纤手一扬，一股劲风，直向婉儿撞了过去。

婉儿情急拼命，不管来势凶猛，举掌一迎。

“砰！”

一声暴震，震得婉儿娇躯连晃，一连退了五六步，才拿桩站住。

婉儿大怒，运起“搜魂指”神功，腾身向“南海龙女”心俞重穴刺去。

指风锐啸，破空而至。

婉儿情急拼命，这一指确不简单。

但“南海龙女”乃数十年前把中原武林闹得天翻地覆的一代女魔头“鬼面娇娃”亲传弟子，武功和翠翠在伯仲之间，实比婉儿要高出甚多，就在婉儿指风锐啸而出之际，只听她娇喝一声：“丫头，你找死。”

死字出口，娇躯微晃，侧身躲过迎胸一指，翠袖猛挥，巧打婉儿右肩。

这避招出招，当真是快得吓人。

别小瞧那一只蝉翼薄纱的水袖，在“南海龙女”以“流云铁袖”功夫施出，不亚如一柄铁棒，不要说叫她打上，就是被袖风扫中，也可把婉儿一半香肩打碎。

婉儿微吃一惊，不敢硬进，只有踩起“蹑空幻影”步法，上左步，甩右肩，堪堪躲过那致命的一击。

谁知“南海龙女”这一招“迎风翠袖”却是虚招，就在婉儿晃肩一躲的同时，她嘴中低喝了一声：“看。”

右掌闪电穿出，猛向婉儿酥胸上拍来。

“砰！”

一声暴响，这一掌又把婉儿震出了十个大步。

婉儿粉脸煞白，秀目含泪，自知是无法上前帮助展哥哥。

再看展白，已到了最危急关头。

此时围攻他的七大高手虽然二死一伤，但余剩下的“二煞，二凶”攻势更见猛烈。

白发婆婆的“搜魂指”飒飒破风，指指攻向展白要害。

“葱岭之鹰”九阳魔火功“枯骨掌”方展开来，热浪滚滚，煞是难当。

“太仓之鼠”缩筋功，两条长臂，犹如两根钢条，招招均可致命。

这其中仍要数长髯老人“仇如海”的“大手印”最为厉害。

只见他那大如车轮的手掌，挥舞起来，劲风激荡，掌影遮天，实有山崩海啸，地裂天开之势。

这时展白似有点昏迷之状，嘴角上染满了血迹，俊美的脸上一片惨白。

但仍然拼命力战。

只见他躲过白发婆婆“搜魂指”，震飞“太仓之鼠”，打退“葱岭之鹰”，“轰！”的一声巨震，再与长髯老人硬拼了一掌。

长髯老人被震得仰身后退了五步，几乎翻身跌倒。

展白身形乱晃，连喷数口鲜血。

风啸尘飞之中，长髯老人双目厉睁，似是等待着展白倒下……

但展白硬是未倒。

长髯老人不由一竖拇指，哑声赞道：“小兄弟，你是天下武林第一人。”

展白以手背抹去嘴角上的血迹，道：“老前辈过奖了。”

长髯老人也擦了擦长髯上溅满了的血迹，道：“老夫生平从来未服过谁，更不会妄赞敌人，但，老夫今天要说句公道话，以小兄弟的岁数，能有如此高强的武功造诣，不但堪称天下第一，即称为‘武神’，也当之无愧。”

展白苦笑道：“越发的不敢当。”

长髯老人双手擦着长鬓言道：“书云：‘才智胜十人者为英，胜百人者为雄，千人万人不及为圣，圣人也不可比者为神。’不是吹牛，‘三煞’‘四凶’任何一位都敢拍胸脯说一声有‘万夫莫敌’之勇，

但合我们七人之力，战不过小兄弟一人，小兄弟不是‘神’是什么？……”

长髯老人侃侃而谈，大大的冲淡了几分敌意。

就连狂傲无比的白发婆婆，以及桀骜不驯的“太仓之鼠”与“葱岭之鹰”脸上也莫不透出钦敬之色。

“南海龙女”俏目凝视展白，放出奇异光采……

“神龙太子”见状大急，翻开衣襟，从腰内掏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小金龙来，高举过顶，高声宣道：“金龙令下！二煞二凶速把展姓少年击毙当场，如有宽纵，严惩不贷。”

长髯老人脸色一变，转眼望了望“神龙太子”高举过顶的“金龙令”，长叹了一口气，又回过头来对展白道：“小兄弟，准备接招吧！看来我们不分生死，是无法住手了。”

说着功贯双掌，那两只大掌又猛地涨大了数倍，缓缓举了起来……

大如车轮的巨掌，青筋纠结，好似盘踞了无数条青色小蛇，看来凶恶吓人已极。

婉儿突然尖叫道：“慢着……”

第五十九章 烟消云散

长髯老人巨掌停在空中，冷眼望了望婉儿，一语不发。

婉儿却抡指点着四周观战群雄道：“你们！鼎鼎大名的‘武林四公子’！堂堂九大门派的掌门人！侠名满四海的‘穷家帮’！难道就大睁白眼，干看着由展小侠一人，为你们大家卖命吗？”

这话说得群雄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

个个面现愧色。略有血性的人，已跃跃欲试，但尚迟疑着，未有一人出手。

婉儿抡眼看见展白面白如纸，嘴角血迹殷然，站在那里已是摇摇欲倒，而长髯老人巨掌将欲击下，“太仓之鼠”、“葱岭之鹰”及白发婆婆，均已蓄势待发，不由急道：“你们都是怕死鬼。但展小侠若是战死了，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所谓“遣将不如激将。”婉儿此言一出，群雄蓦然从惊骇中醒悟各人的处境，更明白了展白拼死力战原是为了力拒“南海门”，以保存中原武林各门派的命脉，不待婉儿话了，已纷纷欺上前来……

“神龙太子”估不到婉儿两句话，便激使群雄出手。当时一声喝道：“站住！谁要胆敢上前一步，必杀无赦。”

这一声暴喝声如雷震。

上前欺近的群雄，不由脚步一顿……

“怕死鬼，逃命去吧！姑娘跟他们拼了……”

婉儿怒叱声中，娇躯一顿而起，左掌横劈“南海龙女”面门，右手“搜魂指”，就身形疾扑之势，猛向“神龙太子”点去！

婉儿冰雪聪明，她已看出“神龙太子”手执“金龙令”，乃是发号施令之人，故而虚打“南海龙女”一招，而以全身功力向“神龙太子”攻去。

她想一击奏功，把“神龙太子”毙在指下，则“蛇无头不行”方可救展哥哥一命。

但他低估了“神龙太子”兄妹的武功，岂是一招便可令她得手的平庸之辈？

就在她身形刚一纵起的瞬间，只听“南海龙女”娇喝了一声：“丫头，你当真是活腻了。”

声出招至，三尺长的水袖“唰！”地一声，正抽在婉儿的纤腰之上。

这一袖子，足把婉儿打得滚出一丈开外，立刻倒地昏死过去。

可是暴喝声中，群雄已纷纷扑了上来。

“神龙太子”一见情势不好，手执“金龙令牌”急叫道：“仇公公听着！姓展的小子是交给你了，‘金龙令’下有死无回！如果姓展的小子活过今夜，一切惟你是问。”

喝罢，收起“金龙令”，与“南海龙女”合力抵挡群雄。

突然，三声巨响，狂风怒卷，武功较差，距离又近的，竟被震得跌滚在地。

众人惊愕而视，待尘定人显，才看出那三声巨震，原是长髯老人仇如海在“金龙令”的逼迫之下，汇集了百数十年的内功修为，以全力击出了三掌。

而展白竟把那三掌硬接了下来。

此时，二人对面而立，脸上表情木然，但却充满了凝重之色，四目互睇，瞪视着对方，似是等待着对方倒下……

众人都看得出，长髯老人与展白鏖斗了一夜，具都已负伤吐血，方才那三掌硬拼，必都已用出了周身最后所有的残余真力。

这三掌必已生死立判，胜负立分。

但在二人对立瞪视，还没有一方倒下之时，任何人看不出，他二人究竟是谁占了上风？

大家等着一方倒下去。

这样的等待，一刹那等于一年，十年之久！

终于——

展白身形微晃了晃……

长髯老人的身形也前后摆了摆……

“轰通！”

犹如倒了座山。

众人齐声发出惊噫。

明显的听得出来，惊噫声有的震惊，有的欣喜。

原来先倒下的竟是长髯老人仇如海。

展白此时，脚步才踉跄了两步，张口又溢出满嘴鲜血。

他投给倒在脚下的长髯老人惋惜地一瞥，喃喃自语：“但愿我没有杀死你——老人家……”

说罢，他眼里竟滚动出粒粒如珍珠的眼泪，这才掉转头来，脚步

踉跄地走去。

恋人，未婚妻，朋友，知己，敌人，仇家，甚至连雷大叔，他不看任何人一眼，一直向前走去。

他低着头，脚步踉跄，走至任何人身前，都轻轻地抚一下那人的肩膀，但却一言不发。

任何人看得出，显见这一场毫无意义的血腥惨杀，伤透了这位忠厚诚实，心地光明的少年侠士的心。

众人一齐木然瞪视着他默然离去。

突然——

一声悲惨的哭号，划破沉默地空气。

这悲号之惨，犹如杜鹃泣血，深闺断肠，闻之令人鼻酸。

众人愕然惊视。

原来是白发苍苍的白发婆婆“冷艳红”。

她突地扑至长髯老人身边，伸出颤抖的双手，一摸长髯老人的心窝。

触手冰冷，这武功盖世，纵横一生的长髯老人，心脉已绝，早已命绝多时。

白发婆婆心如刀搅。

这一刹那，时间静止了。

她想起了自己少女时代，绮年玉貌，武功高强，突然遇上了武功比自己更高的一个美少年“仇如海”——就是现在陈尸地上的长髯老人。

她与他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互订终身，新婚燕尔的欢乐，他负有一身血海深仇——否则，他怎会起那么个怪名“仇如海”——她助他报雪，快意恩仇，然后二人并道江湖，游遍了国内名山大川，行踪遍四海，郎才女貌，武功睥睨宇内，羡煞了当时多少青年男女？

他二人比翼双飞，朝夕不离，恩爱逾恒，数十年如一日，白首偕老，只羡鸳鸯不羡仙。

但二人武功绝高，眼空四海，少年得意，难免行事有些任性，心目中只知自己，不知有人。

为所欲为的后果，就是积怨招侮。

敌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

后来，不为仇家所容，被仇家纠集了中原武林数十名武林高手，围殴追杀。

二人在中原不能立足，相偕亡命海外，并有多年好友，方外至交“佛印法师”同行。

亡命海外的生涯，反而使他们夫妻更过了一段平静无波的爱情生活。

舟行于海，并肩操桨，依偎山头，坐看云起；睡卧林泉，以大地为床……有爱，便有了一切！

直到头发白了，已届耄耋之年，他二人伉俪情深，犹胜青年。

当真是愈老弥坚。

可是，他们依托庇护的主子“南海一君”海龙神却突然兴起了称霸中原的心理。

“吃人家的饭，给人家干！”他夫妻当然“义不容辞”，而且，他夫妻静极思动，也兴起了跃马中原驰骋壮志的雄心。

加上武功本就高强，又在岛上埋头潜修了数十年，自认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少年谋利，老年求名，乃是人之常情……

可是——

现在呢？鸳鸯折翼，连理断枝，发现长髯老人已死，白发婆婆的伤感是无法形容的。

她突然厉叫道：“姓展的小子，站住。”

展白却充耳不闻，依然踉跄着脚步，向前走去。

残夜已逝，黎明来临。

但天边有一层灰蒙蒙的白云，朝阳有气无力的暗淡光线，照着广大院落中满地横尸，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凄惨景象。

白发婆婆见展白理也不理，心伤老伴死亡，痛不欲生，厉啸了一声，猛向展白身后扑至。

人未到，招已出，“搜魂指”神功运集指端，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向着展白后心，猛插而下。

展白腑内真气四窜，双眼发黑，右掌心，左臂骨，重伤之后，又与长髯老人硬拼了三掌，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三掌硬拼下来，死的竟是长髯老人而不是自己。

方才血溅肉飞，肝脑涂地的惨状，犹在眼前晃动，他深深觉得这样疯狂的惨杀，实在毫无意义。

他反复地在心中自问：“这样疯狂的惨杀，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名？为了利？为了那本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秘笈》？……

“‘锁骨销魂天佛录’，自己早已经当众撕毁了。但贪婪愚妄的人们，硬是不相信自己。牺牲了性命，却争得是一场空的东西。……

“一场空！一场空！名和利，还不也是一场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人生数十年的生命，称雄，称霸，又能如何？……

“金银财宝堆成山，富贵王侯，又能如何？百年大限一到，还不是一场空？准保一个子也带不走……”

他身心两伤，因此，任何人不愿理，只想早一点离开此地，离开这愚昧的人群，离开这血腥的战场……

突然——

身后一股劲风，疾啸而至。

他下意识的侧身一躲。

但他重伤之下，身法已失去灵活，这一躲，并未能躲开。

只躲过了后心要害，“噗！”的一声，他只感到右肩胛一阵锥骨的巨痛。

双眼一黑，他再也支持不住，伟岸的身躯，摇了两摇，终于，推金山，倒玉柱似地倒了下去。

这回真的倒了。

一个大英雄的倒颓！一颗巨星的陨落！

无数的伤害，无数的打击，使他的思维停止，脉搏不再跳动，灵

魂沉入了黑暗，无知，混沌……

重回到降生以前的渺茫……

这一击使展白毙命的，正是白发婆婆“冷艳红”悲愤中集全身功力的一指。

她一指击毙展白，仅仅呆了一下，没有得胜的骄傲，也没有战败敌人的快乐。

她反身扑至长髯老人的尸身旁边，一恸而绝。

白发婆婆“冷艳红”也死了。

痛哭她丈夫，哭死的。

而她死时，与丈夫并肩而卧，双手紧抱着丈夫的脖颈。

这突然的变化，使当场之人，大大的一愕。

但真正的好人，真正舍己助人的人，死后是不会寂寞的。

因很多的人会怀念他。

首先是慕容红，嚶！的一声悲泣，扑倒在展白身上。

接着是那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这位娇贵的富家千金小姐，素常是极力约束着自己的情感，此时，心上人一死，再也抑制不住，她悲哭了一声，俯至展白的身上。

她的爱心，第一次当众表明，但她的爱人已经死了。

慕容红抬起泪眼，看了看这位美逾天仙的女人，但她已经没有丝毫醋意。

反而觉得她是跟自己一样值得同情的可怜女人。

樊素鸾，那有着男儿风的少女，此时也忍不住踱到展白身边，从

怀里掏出一方丝巾，轻轻为展白拭去脸上的血迹。

她没有痛哭，她只是含着满眶晶莹的眼泪，哀悼展白，像哀悼她的一个知己。

幸亏婉儿先已昏死过去，否则不知她怎样痛哭哩？

“太白双逸”的哭声当真是惊天动地。

因为死的是他二人的“小恩公”。

他兄弟身受“霹雳剑”展云天的大恩，展云天冤死，他兄弟无以为报，才以“活死人”“死活人”自况。

后来遇到展白，知是恩公后人，想对恩公之子尽己心力以报大恩，却没想到小恩公竟然战死，使他兄弟有心无法尽，所以哭得最恸。

茹老镖头，老泪纵横，但他还沉得住气，连道：“先别乱哭。看看展小侠还有救没有？”

待他一探展白鼻息，不由就凉了。

原来展白早已死了。

雷大叔却硬挺着没掉泪，他木然卓立，嘴中喃喃道：“贤侄，你死得有价值，轰轰烈烈！不愧展云天后人！不愧展云天后人……”

就连天下群雄，也莫不走至展白的身边，沉哀致意……

“闪开！”突然，众人身后，传来一声暴喝。

众人悚然而惊，愕然回头一看。

只见“神龙太子”傲然而立，俊面含煞，杀气迫人。

在他身后站定“太仓之鼠”与“葱岭之鹰”，同是面目狞恶，阴森如鬼。

“南海龙女”却背脸站立一旁，双肩抽搐，看样子她也哭了，但不知她是哭谁？

——这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因为，她私恋着展白，但总无法当着群雄去哭敌人……

“神龙太子”及“二凶”的武功，群雄却已见识过，展白一死，可说无人敢与他三人为敌。

这三人自有其不可轻视的威吓力量。

大多数人均吓得身不由己后退了两步。

只有那三个痴情的少女，哀哭恋人已死，没有理会“神龙太子”的喝叱。

“神龙太子”两道细眉一挑，满面杀机，赫然劈出一掌。

掌风如飙，三女惊觉齐呼暴退……

雷大叔怒目倏睁，叱道：“好狂妄的小辈，老夫接你一掌。”

叱声中双掌一翻，猛向来势迎去。

“轰！”暴响声中，雷大叔被震得身形连晃，后退三步。

“神龙太子”更不待慢，唰！唰！唰！接连三掌，环攻而出。

雷大叔竟不是他的对手，被三掌猛攻，逼退三四丈开外。

“神龙太子”倏然收住攻势，回头对“二凶”喝道：“搜。看姓展小子身上有没有那本天下第一奇书？”

“太仓之鼠”、“葱岭之鹰”大步走至展白停尸之前，探手向展白怀中抓去。

突然传来一声娇叱：“不许动他。”

飞掠而前一条娇小人影，横挡在展白身前，正是满面泪痕，伤心欲绝的慕容红。

她粉脸似冰，怒向“二凶”叱道：“谁敢动他一下，姑娘便跟谁拼命。”

她看来娇弱不胜，但为了一心维护丈夫的遗体，竟有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仪。

“二凶”那么狂傲的两大魔头，竟当时一怔……

身后一声冷哼。

“南海龙女”倏地欺身而前，粉面冰寒，以阴森已极的语调，对慕容红喝道：“他是你什么人？死后还值得为他拼命。”

慕容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在仇人面前，她硬是没哭，酥胸一挺，昂然道：“他是我的丈夫……”

未容她把话说完，“南海龙女”脸色一变，狠叱道：“去你的。”

沉叱中，一掌向慕容红面门拍去。

慕容红双掌一迎，“砰砰”的一声暴响，连被震退十数步出去。

“南海龙女”一掌震退慕容红，并未趁势追击，抬手理了理鬓边乱发，只见她一双纤手微颤地向展白身上摸去。

她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异性的躯体，也是她第一次钟情一个男人，虽然那是一个死人。

她娇靥酡红，芳容如醉，以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奇妙心情，双手颤抖着抚摸展白的周身……

“妹妹，秘录在不在他身上？”

“南海龙女”悚然一惊，抬头见是“神龙太子”向她发问，不由脸孔一红。她只顾了沉醉在一种玄妙的幻想之中，却忘了是要在展白尸体上来搜索那本天下第一奇书的。

她一语不发，起身便走。

经“神龙太子”一问，她才记起自己的身份，难为情，使她不知怎样说才好，只有一走了之。

“神龙太子”追问了一句：“没有在他身上吗？”

“没有。”

“南海龙女”头也不回地答道。

“我却不相信。”

“神龙太子”说罢，大步走向展白尸体。

金彩凤纵身挡在展白身前，道：“他已死了。请你不要再动他，使他死而不安。”

这几句话，说得很是委婉，似是一种哀求。由这美逾天人的金彩凤口中说出，更觉凄楚动人。

“神龙太子”眼前一亮，金彩凤之美，真可称得起是艳光照人。

“神龙太子”本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好色成性，初踞金府，他以迷药把金彩凤迷住，金彩凤撕破周身衣服，几乎得手，想起那旖旎风光，他心中不由一荡。

但《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的吸引力，却又比美色重要得多。“神龙太子”不愧有“梟雄之才”，虽喜女色，但并不迷糊，美女到处可求，《锁骨销魂天佛秘笈》确是百世难遇，他权衡轻重，当然是弃美

色，取奇书。当时，向金彩凤一笑，道：“姑娘，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至今后悔。不过，我可以说句老实话，姑娘之美，可称得起天下无双。”

金彩凤心中也一动。人，没有不喜欢赞美的，尤其是女人。

“神龙太子”俊美出尘，风度翩翩含笑望着她，讲清秀俊美实要超过展白之上，但脸上轻薄的笑容及双眼的邪气的光辉，却使人觉得他远不及展白忠厚可靠。

她望着这暗用迷药，差一点使自己失身于他的美男子，秀脸一红，芳心乱跳，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才好……“神龙太子”突地伸出两指，捏住金彩凤粉脸上的一片嫩肉，摇了摇，咭咭笑道：“现在本太子没有兴趣，等事过之后再找你……”那动作轻薄已极。

金彩凤想不到堂堂的“神龙太子”，竟当众做出如此下流动作，想她乃是名门闺秀，心性素极高傲，哪能当众受到如此侮辱？不由怒极。也没有说话，反手一掌，向“神龙太子”脸上掴去。

“啪！”

一声脆响，“神龙太子”脸上立刻暴起五条红色指印。

一是“神龙太子”不防，再者“神龙太子”对着美色究竟有点色授魂与神不守舍。否则，以他的武功来说，金彩凤无论如何是不会一掌得手的。

但，这一掌却打出“神龙太子”的怒火。只见他脸色一变，厉叱道：“丫头，你找死。”

厉叱声中，左手五指叉开猛向金彩凤如花粉靥上抓去，右掌却由肘底穿出，疾向金彩凤酥胸上按去。一招两式，快逾电光石火。

看来他着要施展狠毒招式，不惜辣手摧花……

第六十章 情根深种

金彩凤武功虽得乃父真传，但绝不是“神龙太子”的对手。

她只觉劲风压体，蔽天指影已近面门，她自己无能躲闪，竟昂立不动，微微闭上眼帘，心中默祷：“展哥哥，慢走，小妹跟你去了。世间不能比翼，小妹愿在九泉之下跟哥哥并蒂连理……”

谁知她闭目等死，心中只默念着死后有知，追随展白于地下，但等了半天不见那沉重的一击打来，不由又睁开双眼一看。

这一看不由使她又呆了。

原来此时“神龙太子”已退出数丈开外，而且满脸惊惶之色……

在她面前，不知何时又多了一个道装老者及一个貌比天仙，美决不亚于自己的少女。

道装老者，年约五旬，面如古月，颌下蓄着五绺长须，相貌甚是清奇，身穿一袭灰布道袍，白袜云鞋，一副仙风道骨之态，令人一望便知，必是一道行高深世外高人！

那美丽少女，穿了一件钟形衫，腹部微微隆起，看来似已怀孕。

一张清水脸，脂粉未施，一头秀发，也未加梳拢，随其自然地飘垂双肩。但她的丽质天生，愈是未加人为的修饰，愈能显出其美。

但她秀美无比的脸上，却有一种哀怨忧伤之色。而她的剪水双瞳，正一眨不眨地望着倒毙在地的展白。

金彩凤一眼看出，那无比美丽的少女，正是曾救过自己一命的柳翠翠。

金彩凤暗暗纳罕：“莫非她怀孕了……”

那道装老者突然发话道：“太子，你快回去吧！很多事要等你去做哩！”

“神龙太子”收敛了一下惊惶之态，脸泛怒容道：“柳叔，你让我回去？怎么？柳叔刚才挡我那一掌，是什么意思？”

金彩凤此时才知道是那道装老者救了自己……

道装老者两道长眉一耸，道：“很多是非一言两语说不清楚，我只告诉太子一件事，教主乘舟过海，遇到飓风，船毁人亡，教主以下，全船二百余人无一幸免……”

不待道装老者把话说完，“神龙太子”已惊叫道：“此话当真？”

“你以为贫道会说假话吗？”

“神龙太子”与“南海龙女”对望了一眼，知道这道装老者绝不会谎言欺骗，不由得又惊又急，一言不发，双双飞身便走。

“太仓之鼠”、“葱岭之鹰”望了望横尸地下的“三煞”“二凶”自认已然无暇为他们收尸，见“神龙太子”兄妹走得甚是慌急，二人也相互跟踪。

“还有，”道装老者道：“魔鬼岛已为外敌乘虚侵占，希望太子早作准备。”

道装老者说这话时，“神龙太子”兄妹及残余“二凶”恐怕已在数十丈开外了。

但道装老者乃施用“千里传音”的功夫，相信他们四人必已清楚听到。

此时，雷大叔上前两步，冲道装老者一抱拳道：“如果老夫的老

眼不花，道长敢莫是‘银扇子’柳崇厚，柳贤弟吗？”

道装老者立刻笑颜随开，趋前握住雷大叔的手道：“雷兄，好眼力！一眼便认出小弟，小弟数十年未临中土，故人无恙乎？”

雷大叔慨然长叹下用手一指满地横尸，道：“真是一言难尽。贤弟，你看眼前便死去这样多，至于你们‘江南七侠’，恐怕贤弟是硕果仅存，唯一的一人了……”

在雷大叔说话的当儿，柳翠翠已缓缓行至展白身前，她望着遍体鳞伤的展白尸体，呆呆发怔，既未说一句话，也未流一滴泪，凝站当场，犹如一座名家雕刻的女神塑像。

但任何人也可以看出她的伤心来。

深沉的悲伤，是使人欲哭无泪的。

此时，众人已知这道装老者，就是当年“江南七侠”的老六“银扇子”柳崇厚，无不对其现出崇敬之色。

“银扇子”柳崇厚，嘴中与雷大叔说着话，眼睛却注意到爱女忧伤的神情。

他虽然学道有成，看破红尘，但人非太上，孰能忘情？对他这唯一的爱女，仍是非常关切的，见状他走了过来，也望了倒毙地下的展白一眼，向着爱女道：“翠儿，莫非这就是你委托终身的年轻人吗？”

翠翠点头，珍珠般的泪珠，滴滴滑下她白玉似的双颊。

雷大叔随后走上前来，忧伤逾恒地道：“柳贤弟，此子便是你大盟兄‘霹雳剑’展云天唯一的后人。”

出乎意外的，“银扇子”柳崇厚，并没有现出悲痛之色，两只精

光深常的眸子上下注视着展白尸体，嘴中却冷冷地道：“此子骨格果然不凡。”随又转头对女儿道：“他已死了，难道你还非要嫁他不成吗？”

柳翠翠肯定地点头，她虽没有说话，但从她坚毅的神色上，任何人亦可看得出她的决心非常坚决。

柳崇厚又道：“孩子，你年纪太轻。一辈子的活寡，可不是容易熬的。依爸爸的意见，还是……”

翠翠黛眉一颦，粉面铁青，未等父亲把话说完，即毅然决然地道：“爸爸，这是什么话？女儿既已许身于他，终生便无更改，何况，孩儿，孩儿肚中还有了他的孩子。”

翠翠此言一出，慕容红、金彩凤、樊素鸾脸色同时一愕。

她们不知展白与翠翠，在秦淮河的舟中春风一度的那件事，只奇怪翠翠肚里怎会有了展白的孩子？

柳崇厚干咳了一声，叹道：“痴儿……”

可是，柳崇厚老脸究竟有些不挂，随顾左右而言他道：“听说还有几位少女钟情于这展姓少年，不知在不在此地？”

慕容红移动莲步上前，盈盈向柳崇厚施了一礼，道：“侄女乃是展小侠的未亡人。”

柳崇厚刚一愕，雷大叔已补充道：“她叫慕容红，是老三‘摘星手’慕容涵的大女公子。”

柳崇厚“哦！”了一声，忙道：“贤侄女免礼。”又转问雷大叔，道：“她与展兄之子结过婚了？”

雷大叔黯然道：“还没有举行过婚礼，但已与展贤侄订过婚了，

是愚兄我做的大媒。”

慕容红接口道：“并且，我妹妹也许配了展小侠，媒人是侄女自己作的。”

柳崇厚一愣，道：“有这等事？你妹妹现在哪里？”

慕容红眼圈一红，眼泪泉涌而出，道：“她已战死。就躺在那里。”

说着用手一指晕倒在地的婉儿。

柳崇厚走至婉儿身前，扒开婉儿眼皮看了看，又探手摸了摸婉儿脉门，道：“她还没有死，不过因急怒攻心，内腑又受了严重内伤，是以一时背了气。”

慕容红，雷大叔急趋而前，同时急问道：“她还有救吗？”

柳崇厚也不答言，举掌朝婉儿顶门拍了一掌。

婉儿一震，樱口微张，柳崇厚以极快的动作从怀内掏出一只五色长颈小瓶，拔开瓶塞，连在婉儿口内点了三滴仙露，不一会儿，婉儿竟嚶然一声，张开了眼睛。

顶门一掌，三滴仙露竟使死人复活，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雷大叔，慕容红，同时探手把婉儿扶了起来。

柳崇厚道：“不要扶她站起，要她静坐调治一会就好了……”

慕容红帮助婉儿坐好调息。雷大叔道：“柳贤弟医道越发通神了！不知这瓶内仙露是何药物，能有如此灵效？”

柳崇厚道：“此乃千年‘灵芝仙液’，功可白骨生肉，起死回生！”

不等柳崇厚把话说完，雷大叔急道：“那么，也可把展贤侄救活了。”

柳崇厚走到展白身边，同样扒开眼皮看了看，又用手摸了摸展白脉搏，摇摇头道：“他受伤太重，心脉已断，无法施救了。”

此言一出，“哇！”的一声，同时有四个少女哭出声来。

翠翠，慕容红，金彩凤，及樊素鸾都掩面失声痛哭，婉儿刚从死亡中苏醒，睁着一双大眼睛东看西看，一时不知四女因何痛哭？

柳崇厚奇异地望了望金彩凤与樊素鸾，道：“她们俩又是谁家千金？莫非也是钟情展贤侄的吗？”

雷大叔眼含痛泪道：“说起来她们也不是外人。”说着一指金彩凤道：“她就是老二‘青蚨镖’金九的掌上明珠，名叫金彩凤。”随又一指樊素鸾道：“这位是老幺‘霸王鞭’樊非的女儿，名叫樊素鸾。”

金彩凤与樊素鸾，此时都已知道柳崇厚乃是她们父亲的结拜兄弟，同时施了一礼，道：“侄女拜见世叔。”

“银扇子”柳崇厚眼放奇光，看看这一个，望望那一个，见金彩凤与樊素鸾，同是貌比天仙，丝毫不亚于自己的爱女，不由点头道：“二位贤侄女免礼。”转又对雷大叔道：“难得这几位弟兄，都有这样漂亮的女儿。我听说他们的儿子，不也都在武林中很有名望了吗？有没有在此地……”

不等他把话说完，“武林四公子”都趋前见礼，雷大叔在一旁，一一为其引见。

柳崇厚见“武林四公子”个个仪表堂堂，人品出众，不由点点头，赞不绝口的道：“难得！难得！贤侄们免礼。”随又转问雷大叔道：“贤世侄们，个个人中龙凤，贤侄女们，人人貌比天仙，他，她们，为什

么不互配良缘？这么多女孩子，单单都看中了展兄之子一人，这其中莫非有什么特别的缘故？”

雷大叔摇头苦笑道：“对这儿女私情，我是一窍不通。这还得问问他们自己了。”

“武林四公子”个个面现愧色……

婉儿此时人已清醒，也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爱展白的心最专，所以才不理睬“端方公子”的苦苦追求，宁愿与姐姐同事展白。同时，她年龄幼小，口也最无遮栏，闻言走上来，道：“大叔，有什么不通的？谁能勉强自己的感情？谁能勉强别人爱，还是不爱？”

雷大叔最疼爱婉儿，闻言不但不为忤，反而对柳崇厚笑道：“这可能就是最好的答案。”

柳崇厚摇了摇头，抡指点着五个少女道：“你！你！你！你！你！难道你们都要嫁给展贤侄。”

婉儿、慕容红、翠翠、金彩凤等四女一齐点头，独有樊素鸾默默无语，也没有点头。

点头的算是承认了，抓住一个没点头的，柳崇厚道：“还是樊姑娘明白，哪有这么多女孩子，同嫁一个丈夫的道理？”

谁知樊素鸾忽然一抬头，微红着小脸说道：“世叔，您错会了侄女的意了。侄女虽然不一定要与展小侠结婚，但却要跟展小侠做个朋友。”

在这悲伤的场合，樊素鸾此言一出，柳崇厚忍不住笑了，道：“如果不是有洞庭湖之变，你们都是通家之好，不但是朋友，还是亲戚

呢……”

未等柳崇厚说完，樊素鸾却接口道：“侄女不是这个意思。侄女是说，要与展小侠做一个知己朋友，朝夕相处，永不分离……”

樊素鸾说至最后，声音已很低，秀脸更是映上一抹红云。

柳崇厚一怔，道：“男女之间，除了做成夫妻之外，恐怕还没有做这样的朋友的。”

樊素鸾点了点头，道：“侄女与展小侠就是要做这样的朋友！”

柳崇厚望着这玉体修长，面如冠玉，两眼生辉，秀眉入鬓，颇有几分男儿风的美女子，心中似有所悟。

男女之间，超越情爱之外的友爱，那是至高无上的！那是纯洁无比的！柳崇厚在未出家证道之前，原本也是个多情种，这种至高无上，纯洁无比的友情，乃是基于一种莫逆于心的知己之交。他倏然明白了樊素鸾所说“朋友”二字的含意。

同时这种超乎爱情的自私肉欲的庸俗，只把“红粉酬知己”，不占有，不嫉妒的知己之交，他的心中也曾向往过。

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世俗上也不容许青年男女有这样友谊的存在。于是，他摇头苦笑，道：“贤侄女，你还忘了一件事，展贤侄已经死了，恐怕你的理想，再也无法实现。”

樊素鸾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却毫不犹豫地道：“我要把他安葬，然后，在他墓前结一茅庐，伴他一生！”

柳崇厚又一怔。这样的纯情出自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儿之口，实使他大大感动，他暗地里开始羡慕起展白来，是什么理由能使这女孩

子对他这般倾心？

柳崇厚慨叹之余，突然灵机一动，回身对另外四个少女道：“好了！展贤侄的后事，已有樊姑娘料理，你们都可以回去了。”

谁知他的爱女翠翠首先提出异议，只见她粉脸一抬道：“爸爸，这是什么话。展哥哥的后事，当然应该由女儿处理……”

翠翠的话尚未说完，慕容红、婉儿，同时上前一步道：“我姐妹已三媒六证嫁给展小侠，这莹墓收葬的事，当然是我姊妹二人的事。”

柳崇厚心中暗暗称奇，一个男子死后，还有这么多少女钟情于他……这展白不知究竟有怎样吸引人的魅力？但他胸有成竹，随又问道：“把展贤侄埋葬以后呢？”

翠翠、慕容红、婉儿，差不多是同时说道：“也学樊姐姐的样子，墓前结庐，伴以终生。”

柳崇厚仰头苦笑了一声，道：“四女守坟？世界再大，恐怕也不会有这等新鲜事吧……”

谁知他的话尚未说完，金彩凤也上前一步，道：“愚侄女也愿与四位姐妹作伴。”

这一下，不但柳崇厚愣了，所有在场之人，莫不愕然。一个个心中纳罕：“世上真会有这种事！五个美女，终生不嫁，愿为一个死去的男子守一辈子坟墓？……”

柳崇厚眼放奇光，把金彩凤、婉儿、慕容红、樊素鸾以及自己的女儿，五个美绝尘寰的少女，挨个儿看了一遍。忽然掉头道：“这事情贫道无法处理，还是叫展贤侄自己来吧。”

死人还能管事？这事透着玄虚。

就在众人齐感惊异的当儿，柳崇厚走至展白跟前，伸手向展白顶门连拍三掌。

柳崇厚医术神通，未出家以前在“江南七侠”之中，即以医道与泅水术，名享江湖。出家证道之后，怀抱济世之旨，苦研歧黄，医道更是精进，但他与一般内家高手疗伤之法却大是不同。

武林一家高手，大多是用“推宫活穴”，或是“内功疗伤”。这柳崇厚抬手向伤者顶上拍掌，可说是从未有人见过。

事实上，在他这一掌拍出，内含道家无上玄功真气，已从伤者顶门“华盖”穴贯注入伤者体内，“天灵”过“紫府”，直达“泥丸”“返魂”，伤者穴脉一通，气血也就活了，故不论多么严重的伤势，都可以醒转。再喂以千年“灵芝仙液”是以起死回生灵验无比，较之一般内家高手的疗伤方法高明多了。

他救婉儿的高强手法，众人已见识过。此时，见他又去施救早已宣布死亡的展白，不禁都围拢上来观看。

这时，柳崇厚三掌拍出，道家至高无上的玄高真气，已从展白“华盖穴”通过周身要脉。

展白周身一震，紧闭的牙关自然开张。

柳崇厚即刻以瓶中“灵芝仙液”，一滴二滴三滴……滴入展白口中。

直滴到第九滴，展白竟呻吟出声，缓缓张开了眼睛。

众人齐声惊呼。

雷大叔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赞道：“柳贤弟，真神人也。”

柳崇厚哈哈笑道：“雷兄过奖了。如果不是前几天，我在一座秘洞，巧获千年‘灵芝’，制成这一瓶功可起死回生的‘灵芝仙露’，恐怕就是真有神仙下凡，也难救展贤侄一命了。”

雷大叔灵机一动，道：“说来说去，柳贤弟早就有救活展贤侄之法，方才说不能救，只是故作姿态了。”

这回柳崇厚没有笑，回头望了望展白，点了点头道：“雷兄猜对了。我所以宣布展贤侄无救，只是希望为他解脱情孽纠缠，但是，看情形就是展贤侄真的死了，这一身情孽也解脱不开了。”

此时，五个绝美少女正在围拥着展白，有的为展白抚拭身上的血污，有的为展白包扎身上的伤口，有的为展白推宫活穴……

展白却像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幸福王子，在五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服侍之下，跌坐在地，脸上却是一片茫然的神色。

不要说展白，就是任何人，从死亡的黑谷中返魂醒来，睁眼看到五个美如天仙的少女，服侍在四周，也会瞠目不解，以为身在梦中。

展白神智渐渐清醒，逐个望了望五个少女，然后，俊脸一红，显然当着眼前这么多人，身受五个少女服侍，过多的艳福，使他有点发窘。

他微微挪动了一下身躯，皱了皱两道长眉。

婉儿道：“展哥哥，你身上还会痛吧？”

慕容红道：“白哥，你感觉内腑怎么样？”

金彩凤道：“展哥……小侠，你的伤好了！”

樊素鸾一时没有说出话来，一对明眸脉脉地望定展白，脸上笑容如花，但眼帘中还在汪着晶莹泪珠……

翠翠扶着展白臂膀，细声道：“你还是多调息一下吧！你此番受伤不轻……”

五个少女，一样的细心体贴，一样的柔情蜜意。

展白摇了摇头道：“我已经好了。”

说着，在五个少女扶持之下，缓缓站了起来。

抬头看见一个仙风道骨的道长，与雷大叔并肩而立，正在双双含笑望着他。

他感到一阵难为情，同时也醒悟到一定是这位道长救了自己，才想上前拜谢。

雷大叔已经说道：“展贤侄，快来见过。这位道长就是你父亲结义弟兄，当年‘江南七侠’的老六，‘银扇子’柳崇厚，乃是贤侄的六叔！”

柳崇厚忙道：“他的伤势尚未复原，不宜起来行动，还是多调息一会儿……”

但未等柳崇厚说完，展白已抢先数步，探身跪倒叩称：“六叔！小侄展白叩见。”

柳崇厚忙道：“贤侄免礼！贤侄免礼！”

但嘴中如此说，心中却暗暗地热爱展白。

一样是故人之子，一样是参见第一次见面的长辈，“武林四公子”只是微微一抱拳，展白却是大礼参拜。这虽然是小节，但也可看出“武

林四公子”是狂傲无礼，恃才傲物，最低限度对长辈不大恭敬，展白却是忠厚诚朴，尊敬长上，从此一端，柳崇厚对五个少女一齐钟情展白的原因，有了部分的了解。

展白道：“听说先父遇害，六叔是对先父唯一施以援手之人，小侄理应大礼参拜。”

说着推金山，倒玉柱接连磕了三个头，才站起身形。

“武林四公子”现在大都已悉当年“江南七侠”，也就是他们父亲辈的事情，闻言不由个个面有惭色……

九大掌门见“银扇子”柳崇厚真有起死回生之能，各派下有伤残之人，一齐上前请求救治。

柳崇厚也不推辞，一一为其施救。

在这救治伤患同时，雷大叔问起“南海门”教主遇风覆舟之事，是否有假？

柳崇厚道：“这事倒是真的。所幸小弟未与之同来，否则，也要葬身海底了。”

说着，即把“魔鬼岛”上所发生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原来“海龙神”龙啸天，先遣一子一女，率领门下高手，分两批侵入中原，得到“神龙太子”回报，中原武林大部分已入掌握，只待“九九重阳”在嵩山少林寺召开英雄大会，把少数未曾降伏的武林人物一网打尽，便可独霸天下，“海龙神”得信，亲率全数徒众二百余人，分乘三艘大船，第三批倾巢而出，柳崇厚因与“海龙神”事前有默契，只在岛上修道，不问江湖是非，故而未与同行。

但“海龙神”率众出发后不久，柳崇厚突感心神不宁，自以为思念已到中原的女儿柳翠翠所致，随也掉舟过海，但在海上遇到数艘大船扬帆而至，竟是大股海贼，早就觊觎“魔鬼岛”，想取之为海上劫掠的根据地，以前也曾有几次进犯，均被“海龙神”击退，这次想是乘虚前来。贫道见他们势力众多，而且也不愿多造杀孽，随告诫贼众，小心“海龙神”回来报复，海贼们大笑道：“海龙神早落海喂王八了！还会回来？别作梦吧！”

“贫道当时尚不相信，到船行海上才见不少浮尸及散破船板，又听当地人说前几天海上曾有飓风，不少海船翻覆，至此贫道才知不假。”

群雄闻言，面现喜色，纷纷道：“这样说来，我中原武林还有希望，只要把‘神龙太子’再赶出中原，便可天下太平了！”

柳崇厚道：“无需再赶了，神龙太子顾虑老巢安危，必定率众连夜回岛去了。”

众人没想到一场弥天大劫，竟这样容易就化解了，莫不额手称庆。

柳崇厚转对展白道：“从此中原武林可能有一段时期的平静，贤侄，你做何打算？”

展白一想，自己父仇已报，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且经过一场生死惨杀把荣辱已经看破，又见柳崇厚仙风道骨，飘然出世之态，闻言道：“小侄一切看穿，也想学六叔的样，出家修道。”

柳崇厚哈哈大笑，一指五女，道：“任何人出家可以，惟有贤侄你办不到，你看，你这一身情孽！”

五女听展白说要出家，均自一怔。现在又听柳崇厚这一说，不由

个个粉面通红。

展白一看五女，心中已经了然，不由一皱眉。

五女十道眼光，都脉脉含情地望着他，他心中一阵迷惘。暗暗思量，突觉无法应付。

柳翠翠已怀身孕，脂粉不施，发也未梳，显得楚楚可怜；慕容红体态如柳，显得弱不胜衣；婉儿一脉天真，真情跃然脸上；金彩凤柔情万种；樊素鸾明眸含笑，似是与他无逆于心……

五个少女，一样地柔情蜜意，千万缕情丝一齐缠在他的身上。

展白左思右想，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实在难定取舍，不由一狠心，“呛！”的一声龙吟，竟把背上的“无情碧剑”抽出鞘来。

一道碧光耀眼，众人齐皆一怔！刚才对敌他都未取兵器，此时不知他把剑亮出来是何用意？

柳崇厚道：“贤侄你要如何？”

展白道：“古人云‘慧剑斩情丝’，小侄也想学学先贤，拔慧剑斩断情丝。”

说罢，把手中“无情碧剑”在身前虚空一划，道：“五位小姐的盛情，展白心领。从此咱们一刀两断。各行其是。”

说完之后，掉头就走。

柳翠翠嚤然一声轻啼，飞身挡住展白去路，道：“别人不管，只有我你不能抛下。因为我身上已有了你的孩子。”

展白一愕，道：“我的孩子……”

慕容红、婉儿，双双掠至，同时道：“我们姐妹是你明媒正娶，

也不能抛下。”

樊素鸾也飞掠上来，道：“出家可以不要妻子，我这知己朋友随行总无妨吧。”

金彩凤缓缓走了上来，低着头道：“不管天边海角，小妹永远追随左右。”

愣了！展白真的愣了！

柳崇厚哈哈笑道：“剑虽无情，却斩不断柔丝万种。”

展白一跺脚道：“随你们的便吧。”

说罢，强忍着周身伤势，急掠而去。五女如影随形，一齐跟在他身后。

“小恩公！……”“太白双逸”刚想追去，柳崇厚一手一个拉住二人，道：“怎么？你们两个人也想凑数呀……”

说得群雄哈哈大笑起来。

群雄急于各回其地料理后事，纷纷告辞，雷大叔拉住柳崇厚道：“我们弟兄多年未见，要好好喝一杯去。”

柳崇厚笑道：“可惜，小弟已吃斋了。”

雷大叔道：“素酒，也跟你干三大坛。”

太阳升了半天，众人已走了个一干二净。

事过数年，江湖上真是一波未兴。在洞庭湖附近的居民，常常看到一个俊美少年，携带着五个如花似玉的少妇，在湖中荡舟行乐。

一个人能有五个这么美的妻子，实在是不可想像，就是天上神仙，恐怕也无此艳福。

更使人惊羡的是，五个绝美少女，每个人怀中都抱着一个粉装玉琢的婴儿，互相调笑，好不羡煞人也。

当然，这便是展白，携着五位娇妻隐居洞庭湖边。

——古龙《剑客行》全书完 ——